

一九四七年

观察

第三卷

第十三—廿四期

讀者投書

我不贊成哲學概論定為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必修

編者先生：在一般人都不十分重視哲學的時候，大學裏却把「哲學概論」定成了一年級共同必修的課目。可是我們站在愛護哲學的立場，實在不贊成這樣作，因為一則為了給各種科學的初學者講哲學，就不免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就容易走入曲解；二則凡是定為必修的課程，就有了強迫性，有了強迫性就反而容易降低學習者的興趣。總之，這樣決不是愛哲學，而是害哲學。——害得人人對哲學就討厭了！我記得從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抽屜裏是給偷塞上一部聖經，學校當局的意思是我們因此奉了教，殊不知這樣一來的結果，我們反而很多人成了無神論者了。許多大人先生不許青年看「性史」，可是「性史」不脛而走，原因很簡單，就在禁止。禁止造成了神祕，神祕本身就具備了誘惑性。所以他們的禁止等于提倡，而提倡也流入禁止。將來如果哲學無人問津，便一定是上了現在這樣「提倡」的當了！

再說站在愛護青年的學生（大學裏一年級的學生）的立場，我們也不贊成把「哲學概論」定為共同必修。這是因為：這時的青年正是生命力最活潑，最新鮮，最飛躍的時候，應該引導他們在真實的人生裏去發光，發熱，不該把他們牽入生命已經褪了色的枯寂的概念遊戲裏。我覺得這樣便未免太違反人性了；至少我自己就于心有點不忍！

至于現在的大學裏何以忽然有了共同必修的哲學概論一課，據說是由「黨義」變來的。「黨義」一度叫「國父遺教」。後來因為為人詬病，便想取消「黨義」，代以「民生哲學」，或「國父哲學」之類。大概在教育部召集的課程會議上吧，中央大學的幾位哲學教授說，如果那樣的課程歸哲學系，只好敬謝不敏。所以折衷的結果，便只露出了一「哲學」二字。但是仍然要青年們不要走了「邪途」的吧，又變成一半「哲學概論」，一半「倫理學」，各授一學期。至于「哲學概論」能不能在半年裏講完，「倫理學」是否是相當于從前的「修身」，以及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後來似乎也並不追問了。這就是現在大學裏的學生必須有着哲學的訓練（不，只是有着這末一門必須課程）的來歷。

這概把來歷說明，也許就乏味了點。而且聯想下去，「哲學概論」有走上從前黨義一課的命運的可能（從前學過一黨教一課的人，和教過一黨義一課的人，心裏都明白大家那時的興趣是怎樣的）。試想那樣的話，豈不太不起哲學，也太對不起青年了？

我並非痛惡哲學，也並非不贊成一般人有一點哲學訓練，然而我實在不贊成現在這樣排入大一的共同必修，而且，只有半年！為什麼這樣不合理？一看方才說過的「來歷」就明白！假若為學生想，或者為哲學想，最好是在有着適合的教師這個條件之下，改為課外系統演講，或者改為選修。不必限定一年級的學生聽，而講授時間尤其應該定為半年！

方 稜 十月三十日 北平

關於冤獄

編者先生：謝冠生部長最近發表過一次談話，是關於冤獄賠償法之制訂與實施的，他定了一個期約，以明年為始，來部

份實施外國的冤獄賠償制度。這自然是個響應的號召，在司法改良一方面內，無疑的發生好影響。

截至今日為止，在歐美行之有效的良好司法制度，如陪審制，提審法，冤獄賠償制等，在高瞻遠矚之士，頗思一一移植之於中國，而同樣為我國民眾造福。可是也有一部份腳踏實地之士，以為制度雖佳，則之於今日之中國，仍未免懸格太高，理想自理想，我們仍無法一蹴而幾。此從歐西各國司法演進「盤根錯節」之歷程可以知之。其在中國，今日司法之改良，不在於歐美有什麼，我們也必須有什麼，而在於就現有的基礎之上，規模之下，加以鞏固，擴大之，然後可以講求進一步之擴充與改造。在以上兩種各君所見的主張之下，平情以論，我們寧可附和第一種主張。如其甚難未備，人才未充，徒然彈販西制，勉強則之，則逾准之權，反近於不倫不類，徒然有個點綴而已，於民衆無與。

職是之故，我們認為居今日而言冤獄賠償，實不如從另一方面着眼，切實講求如何儘可能以減少冤獄之成立，更屬為計之得。警閱若干政治犯人，初則經過不盡不實之情報，舉而運之於法網以內，繼則提付軍法處理，（因此可以不必經過一般之普通法律程序），勢禁形格，備極森嚴恐怖之至，最後深文羅後，而以「莫須有三字定讞者，求之已往，誠恐未必無之。而此固非冤獄賠償制度所得而糾正也。今日之下，問題不在於是否也與歐美各國一致，你也有我都有大家都有這麼一個冤獄賠償制度，而在於這實際着眼想辦法免於冤獄之可能成立。假如不此之圖，唯制度之有無，法典之備否為努力之目標，則彼躬負造成冤獄之責者，未嘗不可能繞過這個冤獄賠償法以有所行動，而法律亦終於有等於無。軍法審判之嚴格的限於軍人犯罪之審判而不及軍人以外之任何個人，我們認為乃是今日減少一冤獄形成的可能

浙大情形

編者先生：于子三案發生後，浙大同人部顯得有些手脚無措，雖然一致憤慨，但均敢怒而不敢言。教授宣言本定十月三十一日寄發，但因稿成後，經過多人之手，斬頭斷尾，面目全非，力量大減。另有一部份同人，擬成一文，籲請政府保障人權，禁止傷害學生，但簽名時，有人主張口氣要改得更和緩，又有人主張簽名的人要增加一些才可發出，以致一再遷延，終未發出。然校長為一正直之學者，此為社會所公認者，惟治安當局恆以一浙大是共產黨之大本營，一竺可楨縱容共產黨，掛在嘴邊，而學生方面又怪他態度軟弱，奔走終日並無結果，聞竺氏此次去京，已向當局呈辭。假如他真的做不下去了，未免可惜，竺先生確是一個好校長，實際上在這種環境下，換來任何人也是弄不好。吳有訓先生已出國了，看樣子好人都幹不下去了！

××× 十一月八日 稜編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編者先生：最近教育部又發送了大批青年軍入各大學就讀，此事已引起若干學校的反對，其是非曲直是很明顯的：（一）暑假中成千成萬的青年，費盡千辛萬苦，投考大學，但是每校取錄者不過數百人，（下接十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二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半年七元 一年十四元
郵費在內 航空掛號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費在內 航空掛號 郵費在內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社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陳之邁：前清華大學教授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李理黃：河南大學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我國討論行政改革的人，包括政府機關和專家學者，對於改革行政大都有幾個習常引用的公式。我們不談改革行政則已，一談起來，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必定被人反覆引用，做來做去還是那篇陳腐不堪的老文章。這幾個公式好像已經成了真理，只要政府有決心與毅力，依照着這此公式雷厲風行，中國的行政便有起死回生的奇效。

這幾個公式已經用了幾十年了，中國的行政今天仍待改革，甚而更需要改革。這好像是一個病人服了這幾劑藥已經二十年了，他的病反而顯得更沉重起來，而我們所知的只是叫他繼續服下去。在這個開始行憲的前夕，我想我們應探討我們所開了二十年的幾劑藥，究竟是否對症；我們所叫熟了幾個公式究竟能否達成提高效率與效能的目的。

在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妨與外國的情形之相類似者作個比較，雖則我們研究的對象仍為中國本身實際行政的情形，因為政治根本組織的方式固不能全學人家，東抄西襲，行政制度也得順應本國的環境人情，不可專憑外國的學理與成規。

討論行政改革最常用的一個公式是裁併駢枝機關。但是這個公式引用了二十年，中國的行政機構似乎越來越多，其間的關係也似乎越來越複雜。

所謂裁併駢枝機關，關係中央，省，縣三級的行政機構，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故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可供裁併。

我們可以先自中央政府說起。一般認為現在行政院的組織太龐大，其所屬的機關應當予以裁併。行政院現在所設的部會比以前多，大家認為這是一個不健全的現象，故主張調整歸併使其合理化。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央曾經對於行政機構作過一次很大的調整，那時一般認為這個改革頗為合理。但不久中央的部會又逐漸增加起來。二十七年一月的調整成立了經濟部，主管全部經濟行政，其下設有經辦全部國營工礦事業的資源委員會。不久農林行政事務由經濟部劃分出來，另成立了農林部。抗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又自經濟部提升為直隸行政院的機關。在抗戰期間，水利也由經濟部劃出而成水利委員會，最近則又成立了水利部。抗戰以前原有衛生部，後來改為衛生署，二十六年改隸內政部，數年後改為直隸行政院，最近又改為衛生部。抗戰以前，行政院裏沒有社會部，糧食部，地政部，這些都是新增的，司法行政部也從司法部又改歸行政院。以上所舉的不過幾個例子，說明在這不斷的調整中，這些機構都曾經多次的改變。但是部會署少的時候，我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也未見特高，多的時候也未見得便特低。這個公式用了許多年之後，我們現在也許已有充足的材料來探討這個公式本身究竟有多少價值。

據作者的觀察，中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之善，癥結似乎不在行政所直隸的部會當局之多少，也不在如部會當局所直隸的

機構之多少，或其所分的署司處科的多少。例如近來報載有人主張裁撤糧食部，認為他是一個戰時的機構，現在已無用處。我們姑且不去辯論在此時期政府還應否向農民徵購糧食，或去研究糧食部過去辦理他的主管業務有無成績。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抑且是國際間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我們政府用最可寶貴的外匯到暹羅緬甸安南甚至於美國買米，到美國加拿大買小麥及麵粉，並到其他地方去買肥料。這是因為我們的糧食不足，不能不買來接濟。我們糧食不足，一部分原因是若干地帶近去水旱為災，一部分原因是國內交通工具被戰爭破壞而不能互通有無。但中國是現在缺糧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計口授糧制度的國家，這不但貽笑外邦，聯總運華的糧食也因為我們沒有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流入黑市，造成糧食的投機，及予不肯官吏以許多貪污的機會。再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糧食不但無缺，而且剩餘可以出口，在這個世界糧食大恐慌的時期，我們更可由政府大量收購，輸出國外，不但可以換取外匯，並且可以造福人類，增進國際間的友誼。所以無論我們有沒有糧荒，在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中，政府絕對不能沒有一個主管糧食行政的機構，依照科學的統計，估計民食的供應情形，調節盈虛，並盡我們參加國際糧食組織的任務。一個有效的糧食主管機關，可以統籌全面，不要等到災患臨頭時才圖救濟。這種措施可以挽救多少千萬人民的生命，減少多少國家財富的損失。比較起來，區區幾百個職員的薪俸是微乎其微的代價。

在抗戰期間，中央全會決定將內政部的地政司改為地政署，近來又擴充為地政部。那時便有人認為這個決定也是增添無聊的駢枝機關，浪費國幣。但是土地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不但民生主義裏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應當澈底實行，中國全部經濟的榮枯以及全國財富的分配，都與土地問題有最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時候，諸如土地兼併的程度，自耕農，佃農和地主的比例，租佃的關係，我們政府以及專家學者似乎最多只有概括的認識，而無翔實可靠的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討論的時候，只有引用金陵大學伯克教授及其他幾位外國學者的部分調查估計，其他似乎一無所知。甚至於我們對於幾個重要都市的土地分配也沒有詳確的材料。現在中共注意土地問題，外國人也注意中國的土地問題，但他們也是所知有限，不過用這些極端概括的觀念，或限於一隅的所見，而大聲吶喊。事實是立法的根據，我們的土地法在制定時便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因為至今我們還不知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如何可以希望有賢明有效的改革，來完成民生主義的理想？如果我們的地政機關，能够利用他的組織，對於中國全部的土地問題，

有詳盡確實的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製成妥當完善的方案，則事實勝於雄辯，地主土劣也不敢明目張胆反對或阻礙這種有科學根據的設施，至少也不敢利用我們智識的貧乏而信口雌黃，企圖保障他們既得的利益。我們設一個地政專管機關，只要能在三五年之內完成了這部調查研究的工作，全國的土地改革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充分的證明了設置這個機關並不是國幣的浪費，而是基本國策實現必需的投資。

三

我們不能相信中國的行政機關太多，因為現代國家的政府的確是業務繁多，所負的任務委實重大，實不能不有相當專門的機關來完成政府的職責。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組織，比起其他國家來，即不以人口多寡土地面積大小為比例，也是比較上最小的一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並未會有什麼浪費。裁併駢枝機關因此並不是救濟今日行政弊端最適宜的方案，這個公式似乎可以不必再用了。

中央政府行政效率與效能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在他本身層級太多。這一點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弊端，如果能在此加以改革，倘有良好的效果。

平常論中國政制的人大都認為中國政治組織分中央及地方兩級，地方又分省縣兩級，合起來一共三級。這是一種只看表面，不看內容，而且是與事實根本不符的說法。

在外國人說來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各部合起來所組成的內閣。中國的中央政府却與此完全不同，因為國民政府本身便分了許多級，各級間的關係與中央與省的關係簡直沒有多少區別。所以在中央政府作一種決定的時候，稍重要的事情便須有許多公文的旅行，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

且以當年隸屬於內政部的衛生署為例。衛生署要辦一件事情，即便完全屬於他的主管範圍，也必須請示內政部，故須向內政部分呈文。內政部對於衛生署的呈文，也許加具意見，也許照轉行政院，又將上一次呈文。行政院收到之後，予以審查，然後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行政院討論通過，照正常的手續，即須送至國民政府，又是一次呈文。那時國府是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所以要送到中央政治委員會去核定。中政會於交付審查之後，將提出常會討論，通過之後，此案如果是法律條例，更須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又得審查，然後才提出院會討論，三讀通過，這件事情才算作了最後決定。決定之後，立法院不

能直接通知衛生署，而只能呈達國民政府，由國府令知行政院，行政院令知內政部，最後由內政部令知衛生署。這樣這件公文才在中央政府的內部作完了他的環球旅行，在每一站停下來，少則三五日，多則兩三個月，每辦一次呈文時必須把前後果詳細說明，附件再三抄錄；每辦一次指令時也得如此。這件事情如果是國家大計，所有的精力也許值得，但也許這件事情根本是衛生署主管範圍內極小的事情，也許只是衛生署長想添用一位秘書。而最奇怪的是這次環球旅行，完全在中央政府範圍之內，並不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據我們的觀察，全世界各國的政府辦公程序沒有比這種程序更笨重遲鈍運用不靈的。這才是行政效率致命之傷，這才是絕大的浪費。所以改革行政的第一步是在簡化每一級政府中的階層。

蔣主席數年前會提倡行政三聯制以爲改革中國行政的方案。這三聯制的演辭中，蔣主席曾提到所謂分級負責的原則。分級負責的意思是減少公文旅行時所要上下的層級，亦即是說衛生署有許多事情可以不必請示內政部，有的事情內政部可以作主，不必請示行政院等等。我們認爲就目前的政府組織而言，分級負責是一個良好的補救方法，可惜過去討論行政的人沒有充分注意到這個方法，而致力於駢技機關的裁併等等。但是根本治理這個弊端的方法仍在廢除中央政府本身的層級。依照法理而言，各本部是行政院的組成分子，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組成分子，其間原不必有上下級機關之分。有關國家大計的事情應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如屬行政事務即由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行政方針的事情應當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即由主管部長提出。純屬一部主管的事情應即由部長決定辦法，即予執行。部院與國府三者之間不必有上下之分，更不必事上呈文下令，因爲部院與國府都是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本身應當是整個的，其中不應有寶塔式的層級。多少年來中國的行政制度受這個上下級機關區別的流弊而失却了效率，平空改制恐怕是積重難返。新憲法的實行我們希望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這是行政現代化的起碼條件。

四

提議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人過去多少年來也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其中之一也是設法限制省級的機構及縣級的機構；省級機構限於民、財、教、建四廳，和祕書會計兩處。但是這數年來，受中央各部會不斷的壓迫，省縣兩級的機構也不斷的增加，在省爲處，在縣爲科或室，現在加的有地政、社會、保安、田賦、衛生、人事，統計等等的機構，農林部想在省縣內部增加的農林機構似乎

尚沒有成功。提議改革省縣機構的人一律主張裁撤這些新添的機構，中央的部會則認爲沒有這些機構他們的工作沒法推行。

據我們的觀察，省縣行政改革的重心也不在斤斤計較這些機構的多寡，或其分設與歸併。省縣兩級政府中也多少有本身分層級的弊病，但不如中央嚴重，故也不是問題的重心，雖則從前省府合署辦公，縣政裁局改科的兩個原則是應當嚴格實行的。

我們認爲地方行政機構的問題在中央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究應如何劃分的一點。這個問題我們認爲是目前癥結之所在，必須有相當澈底的改革。我們認爲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上述的一點是地方自治所以迄無所成的根本原因，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改，地方自治是沒有希望的，民主政治也始終無前途。現當行憲開始之時，這一改革應當以最大的勇氣予以貫徹。

在地方自治沒有實行的時候，地方的官吏，包括縣市長，都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內政部及銓敘部並且希望縣市長由中央考選分發任用。在他們看來，縣市長也是公務員，故應適用所有的公務員任用的法規。在地方官吏未曾民選以前，這個觀念也許尚可說得過去，但是他根本違反地方自治根本精神的，至少他只能是地方官吏民選以前一種過渡性的改革，用意在防杜省主席及民政廳長任用甥舅馬弁等弊端，絕不是所說的百年大計。民選的縣市長不應當是普通簡任的公務員，而應當是今日法規上所稱的「選任官」，其地位之隆應與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相等。他們不能運用文官制度下的任用法規。

二十九年中央開始實行「縣各級組織綱要」。這是蔣主席提倡地方自治最着重的一項措施。那時一般人對於地方自治並沒有一種正確的觀念。中央政府的各部會都認爲這是注重基層政治的表現，而所謂注重基層政治便是由中央部會，用他們上級政府的威力，以監督自治爲名，強迫地方政府担任許多行政任務。中央政府機關從前沒有能力辦的事情，現在都可實行新縣制爲託辭，命令地方政府去辦。中央部會對於地方政府顯然沒有信心，絕對不放心讓地方政府有一絲一毫的自由。他們更不願見地方人民表露他們自由的意志。每一種行政，中央部會都訂有詳密精細的法規，由中央而省而縣市而鄉鎮而保甲，層層地命令下來。所以在地方上一個縣市長以及鄉鎮保甲長天所奉到的是中央的命令，執行的也是中央的命令。他們可以拿着中央命令的招牌，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敲詐威脅善良的百姓，造成空前的紛亂與貪污。換言之，他們是中央的公務員，他們與地方的人民沒有絲毫干係，沒有遵循地方人民意志的義務，地方人民也沒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種情形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地方官治，是中央

集權而非地方分權。這是與新縣制的精神恰相反對的，而一切則以實行新縣制為託辭。這是無知，這是狂妄。

往者可以不必追究，來者則必要改弦更張。現在我們的新憲法對於地方制度有了劃時代的決定。縣市長將要民選，縣市的自治事項上經憲法劃定。目前正是我們策劃將來大事的關鍵。

任職上級政府的官員，包括中央及省政府，在觀念上此時應有一番新認識。民選的縣市長將來不復是同他們部裏科長一樣的低級部下；他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公僕。對於他們，院長部長及省主席廳長並不能憑藉着官高而濫發命令指揮調遣。民選的縣市長的「上司」是縣市裏的人民，他們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大官不應亦不能再號令他們。在官階上縣市長是同部長們的頂頭上司——總統——同等的，雖則他們的範圍限於那個縣市。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縣市）自治事項是縣市長職權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的事情，應由地方自治，即由地方自行治理，不容上級政府干涉。在法理上如果地方政府超越了自治的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規定，地方政府應得將其措施撤消。反之，如果中央政府侵越了地方自治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判定，中央政府的措施亦將因違憲而失効，縣市政府當然可抗不執行。這是地方自治的根本精神，中央政府今後自不能如以前一樣作威作福。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自治事項不多，亦即是說自治的範圍並不太廣。我們對於這種規定完全贊成。地方自治原是練習民主政府的一種方法，我們並不會希望用地方自治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有全國一致性質的事務當然比有因地制宣性質的事務為多，且前者亦顯較重要，故中央政府保管許多大權是應當的，特別因為中央政府也是民選的，且對民選的立法機關負責。

照我們過去的做法，屬於中央政府的事務也由中央政府委託縣市政府辦理，稱為「委辦事項」。在地方政府本是由中央任命的時期，這個辦法初無可非議，雖則中央委辦原與中央令辦全無分別，皇皇命令忙得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根本無力再辦自治事務（這是新縣制實行不良最大的原因）。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系然我國過去的經驗，及歐美各國的成規。深深感覺到「委辦」制度有極大的缺點。「委辦」和「令辦」本沒有分別的可能，既然「令辦」則執行命令的縣市長便多少失去了他們民選公僕的隆重身分，逐漸的變成低級的公務員，如同今日的縣市長一樣。他們疲於奔命的執行中央委辦事務，對於地方自治事務自不免荒疏，地方自治當蒙不利的影響。

我們經再三的思慮，認為在憲法實行之後，「委辦」的制度應當根本廢除

，而代之以中央自辦的原則。

這個制度的改革似乎是革命性的，好像我們從來沒有過中央自辦的經驗。但這也不盡然。例如征收所得稅一項中央職權，財政部自始便沒有委託地方政府代辦。然而這種事例不多，此處所要提倡的是所有一切中央政府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一律由中央政府設置直屬統一的機構散布在全國各地自行辦理。這些中央在地方上所設的機構既然有其固定的職權，受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他們不應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衝突，他們不相統屬也不致引起機關間的磨擦。

對於這一項改革可能的引起兩點反對的理由：

第一，有人必定以為過去中央直接辦理的幾件事情並不見成效特著，有的反可弊竇叢生。上說的征收所得稅便是一例。我們絕對不否認中國的所得稅沒有辦好，但是我們也不肯承認如果這件事情委託地方政府去辦便會有更好的成績。試舉一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業，行總在各地設立了分署，直接發放聯總供給的物資。行總在過去受了中外的批評，也有幾件驚人的貪污案件。但是我們也很難想像，如果這五億三千五百萬元美金的物資，如果分別配給各省市去自行發放，有多少可以真正送到應該受惠的人民，有多少會流到地方軍閥富豪的手裏，有多少會被地方官吏偷竊變賣。我們並不否認行總的成績不佳；但是我們有充足的經驗及事實使我們懷疑交給地方去辦便較為進步。我想這個論斷不失持平。因此而認為中央自辦不見得便完全不妥。中國的郵政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情，中國的電信事業亦然。我們的郵政，較之充滿了政治分贓氣氛的美國郵政顯無遜色。我們的電信事業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也掙扎出很好的成績來。如果中央直接辦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們的效果，中國行政便可無愧。

這些具體的事例使我們相信「中央自辦」的制度是應當立即採行的。我們相信此一改革可以增加我們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我們更認為如果提倡民主政治，推行地方自治，這是必循的途徑。因為必須如此才能使民選的地方政府有力量來辦理地方人民所委他們辦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權責分明，隨時受地方人民的監督。他們不能以中央委辦之事多而逃避責任，尤不復能假借中央命令來魚肉人民。

至於中央機關有了自己的事業可辦，便不致於再以為下命令便是辦行政，天天關起門來出新花樣，朝令夕改，治絲益繁。現在監察院和參政會可以質問交通部和行總，這兩個機關沒有一點方法可以逃避責任。但是參政會不能質問內政部，因為內政部並沒有自辦的事業，他的施政報告的內容只是某日訂定某

種條例規程，辦法細則，於某月某日以某字第幾號訓令通飭各省市政府轉飭各縣市切實施行。如果省市縣政府不辦，內政部唯一的辦法只有再下訓令，叫他們辦理具報。參政會不能課內政部以鮮明的責任，因為內政部本無事業可言。我們不容一個責任政府有這樣為的逃避方法。

第二，必定有人認為中央自辦的制度勢得添設許多機關，增加許多人員，是行政上的浪費。我們一方面不承認中國政府的機關太多，人員太多；一方面則認為實行了這個制度之後，現在的省市縣級機構人員必可大量裁減，總數未必劇增，而效率則可能有極大的改進。

談行政改革的人最常用的口頭禪，除了前面所討論過的裁併餅枝機關一項外，便是裁汰冗員。據我們的觀察，中國的公務員人數並不多，而是冗員太多。美國國會近來也在裁減政費，國務院的職員問起我們外交部有多少人，聽聽之後就說此一數目萬不可讓國會知悉。美國的聯邦政府有二百多萬公務員，中國的中央政府只有二十九萬。美國國務院有五百多人專辦有關國際經濟外交事務；中國的外交部沒有一位職員專辦此類事務。比起現代國家來，中國政府的人員是世界上最少的一個，然而中國廣土衆民，在土地面積上是世界第三大國，存人口上居世界第一，在聯合國內是五強之一。以如此少數的人員治理這樣的大國家是事實上不可能的。

然而中國政府又的確嫌人員太多。我們政府機關裏儘有全無所事的人員，在那裏抽烟看報。同時，機關裏的所設人員，他們所辦的也多是上文所說的那些承轉的呈文與命令，並非與國民生有密切關係的事情，真正同人民發生干係的反而是那些不領國家報酬的保甲長。這才是中國政治上絕大的浪費。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中央及省政府並沒有多少直接由他們辦理的事情。他們所辦的只是紙片的「公事」，而不是具體的事業。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政府裏的層級，如上文所說，我們可以減少幾千的秘書，科長，科員，錄事。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委辦的制度，省縣政府當然可省去幾萬專辦承轉上峯命令的職員。這些人員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有志的青年，國家也費了許多金錢來養活他們，而他們所辦的是絕對不實用的紙片公事，天天「磨桌子」，斷傷了他們青年的志氣。

我們應當利用這班有志有用的人才，將他們轉移到事業機關去為國家辦理具體的事務。在事業機關裏，他們有發揮智能的機會，有求上進的刺激。郵政局打郵戳的職員是不可少的；他的工作對國家有貢獻。國民政府簽字蓋章的簡任秘書少幾個是無妨的，他的工作是未必需要的，他對國家的貢獻微乎其微。

即使他每天所蓋的圖章與郵局的職員所打的郵戳同樣的多。

現代政府所應辦的是事業而不是公文，不幸我們的制度只許上級機關辦公文而很少許他們去辦事業。一個政府內自然得有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但多數的機關是可以辦具體事業的。

至於那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他們的工作也不應當只辦公文。政府的施政係以事實為根據的；政策方針以及法律命令都不應是玄想的結果。我們以為在例行公文減少了之後，行政機關的職員可以調派去做調查考察的工作。每一個主管部門應當具有其主管事項最權威的事實，以為施政的參考。內政部的禮俗司應當知道中國現在還有多少女人纏足，然後才能知道禮俗司所擬的禁止纏足法律會否生效。衛生部應當知道中國有多少人患有肺病，然後才能擬訂防病的計劃。這些材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的，但多一點材料即增加了人類一點智慧。辦理這件事的人對於國家的貢獻當較承轉一百件公文為大。這才是現代行政的精神。

五

中國的行政有幾千年的傳統，不幸這個傳統已不能適合現代的要求。我們的行政機關是一架笨重不靈的機器，他的動力多半耗費於沒有實益的工作，費力多而成功少，費時多而效率低。今後我們的政府將為責任制的政府，他的舉一動將受人民代表機關嚴密的監督。政府每辦一件事情，訂一種規章，主持者要能向人民，代表機關陳述充足的理由，這些理由要有豐富的事實根據。政府辦一件事情後，要充分明確陳述其具體的效果，既不能盲目的發號施令，更不能不問號令的成效如何。睿智的人民是不容許這種行政的。所以對人民說，「本部奉令後業經通令施行在案」一類的「報告」，或「本部前經擬訂五年發展計劃分令逐步實施」一類的「計劃」是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的。如果我們的行政能在此行憲的時機照上述的新途徑發展起來，我想中國的人民一定甘願納稅來擁護這個政府，只要政府能多辦事業，多採現代行政的科學技術為人民服務，多設有用的機關，多用有事可做的人員，人民是不會要求政府將其裁汰的。

卅六年十月廿四日，美京。

提高稿費 (第十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二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八萬至十萬元；此啓。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孫克寬

中國今天的情況，無容諱言，正面臨着非常嚴重的局面。我們姑拋開滿天的烽火和嚇人的物價不談，祇要冷靜地分析平日所接觸的一切，便可以發現出種種的危機，令人思之不寐！這些危機，可以把它歸納為兩類。第一是國民道德的破產，第二是政治威權的消退；前者為主，後者為賓；前者為因，後者為果。綜括的病根是一個，便是政治問題。

先從第一方面說。首先發現出來的是陶孟和先生。陶先生本年六月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道德的危機」一文，他認為「中國一切的問題，乃是「道德崩潰的結果」，乃是「道德破壞的表現」。他舉出「最大的不道德是貪婪、不擇手段、畏葸、冷淡」，為政治的、社會的退步的原因。繼之而起的是黎照寰先生，他在六月十六日發表的「如何挽救道德的危機」一文，更分為治人與治於人的兩類，歷舉不道往的條目，為無公德心、無責任心，無比例意識，無配備意識。於陶先生所指斥的之外，又提出一種「嚴重的不道德為無信（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這真可謂割切深至了！我現在從兩位先生議論之外，綜合現在的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吏的共同易犯的毛病，也有四點：

一、公私不分。中國人所受的儒家教育，本來最嚴於「義利之辨」和「名分之別」的。但在今天，這種教條已成「老生常談」的迂腐之論了。現在講究的是「因利乘便」，假藉權勢！那個人掌握了一部份權力，便可以憑藉權力，解決個人一切的問題。民間的公司商號、經理人的應酬開銷和家庭食用、照例是公家負擔，假口營業的需要，做自己的交際活動。許多人由商而官、由富而貴，便是這個訣竅。各機關的主管官，很少的人不叫總務人員「辨差」。報紙所傳：某銀行單付各董事的零賬，每月即在幾十億之上，幾乎公館的解大便紙，都要行裏開支。伍啓元先生在論中國經濟的文章內，常常抨擊過這變相的「貪污」的情事，這些都是說明中國人公私不分的例子。

二、是非不明。由於國人的畏葸成性，辨理不精，同時「世故」的訓練與可怕的「暗箭傷人」，對一件問題，或一件公共事務之評價是很難找到公道的論斷的。韓愈在唐朝的時代，便會慨嘆過「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何況今日！我們的冤獄賠償法，至今未曾訂訂，學法的人引為憾事，其實即使制訂

、如果一個絕無勢力的平民被冤枉，何常能够獲得社會的援手！即使有仗義執言的人，依然有可能被誤會為「別有懷抱」。我們的處世箴言是「難得糊塗」，大家都糊塗下去，那裏有真是非？

三、榮辱無關。中國人最不易得的是團體觀念。大之對國家，我們讀過魏德邁的諺言，其間感到羞愧的究有幾人？大家都說「罵的對」！都以為罵的不是自己；而「貪污無能」與「失敗主義」者，是我以外的任何一人。政治頹敗，體面喪失，似乎與我個人不生關係！次之，在一個機關團體裏，祇有個人的表現，沒有相應的合作，甚至表現在運動場上，也還是個人英雄，不容易有團體的榮辱觀念，自然不易做到合羣互助。人與人之間，便只有一種漠然的輕蔑了！

四、不擇手段。由於上面的幾點，今天的中國人，是真懂得「現實主義」的了。為了滿足個人的貪婪，不惜以種種的方法，來奪取金錢權勢。學生投考大學，已懂得如何請客運動看卷子的先生。商人做生意，不惜出高價的回扣，拉攏購辦的官員。做官，求財，真是用盡心力，無孔不鑽。犯法坐牢也不怕！寡廉鮮恥也不妨！市場物價的動盪，政治風氣的頹靡，社會論理的漲減，皆「不擇手段」之一點有此致之！由此而發生「反淘汰」的作用，善良清白的人士，不是被擠到不能死不能活的地步，便被拖進渾水，自喪清白！如此，而還想見到健全的社會，豈非夢想？

國民道德的破壞如此，乃影響到整個的國家政治威權之不能建立。從來維持人羣秩序的條件，內在的為道德觀念所支配的良心，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有所愛惜而不忍做。如果這個藩籬破了，便是外在的社會紀律——法制來裁抑，懲一儆百，消弭禍患；或者獎進賢能，勸勉不肖。這便是「治世之微權」，中國人所謂「政本」者是也！但到了不畏法、相率蔑視國家的威權，即使殺之不可勝殺，維持之術窮，整個的局面，便要動搖了。我所看到的國家威權的減退，有以下的幾點：

第一，命令效力，勝於法律！國家的政體，無論其為何種形式，總有共同遵守的法典。行政力量的源泉，原寄存於法律，一切行政的命令，祇能為補充

推行法律的工具，斷不能代替法律，或者超過法律的效力，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我們從討憲護法以來，所爭者即此。此之所謂法律者，必需最高政治機關所承認，合法的議事機關所商決。在訓政時期，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是循着政治會議或黨全會所指示的原則，戰時是國防會代替此權，但經過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政府無故不能延不公佈，抑且不能另頒代替的法規。我們如果循着這個原則來考察現在的政治現象，必然會遇到邏輯上的困難。舉例言之，一部關係地方制度的大法：「縣各級組織綱要」，便不為立法機關所同意，至今猶在施行，反之，縣組織法這一套法律，却為着「抵觸綱要」而停止作用。再如省政府組織法，立法院最後一次修正，到今天仍未公佈施行。現在各省政府的組織，是以訂立合署辦公細則的方式，經行政院批准而有效，這兩種法規與人民的權利義務，有多大的關係！其在法理上的效力如此，可概其餘了。中國各級政府的政令推行，隨時隨地，都有「二元化」的形勢，隱存於法令之外，必有一套命令在那裏，法令焉得不紛歧，人民何從來抉擇！

第二、人事運用，超越制度。就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所頒佈的法典來看，制度的樹立，確有規模。可是實際情形，仍是寓人事運用於制度之中。最顯著的如主計制度和人事制度，姑不論超然獨立，是否為行政原理所許可；即以本身規定說，似乎也與各級機關，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但今天止，這兩種制度的人事，還是與行政機關主官，脫離不掉關係，人事是「密荐明派」，工作是一「奉行意為」，以法令來彌縫事實，實例正多，不勝枚舉。再像選舉指導的辦法，更說明人事的運用是如何的重要。制度不能保持客觀的地位，即使樹立起來，亦所謂「具文」而已！

第三、地方疆吏，籠過過隆。我們的政治，形式與內容，迄未一律。以法令的形式看，集權的彩色甚濃，地方政府，好像事事受到拘束。張君勱先生，為此曾發表感想，認為地方無權，不能做事。但實際呢？疆吏之權，實非想像所及，簡直超過前清的督撫。在單一國家裏，通常人事權是握於中央，前清的吏部，便掌理天下百官，督撫只有調劑權，參劾權，並無用人權。所謂「翻砂大權，歸之君上」者是。現在各省政府改組，那一次不是先發表主席，而後由主席來推若委員和廳處長？行政院會訂有各省長人選審查辦法，只不過形式上的手續。勝利後又頒佈了一個吏治改進辦法，也還是一個具文。疆吏可以自用同僚，委員制便成了獨任制，把地方團體的權力，輕輕地移轉到個人手中；這是一。其次用錢。財政與預算久已脫節，地方疆吏於向中央討價要錢之外，還可以自籌行款，省營企業，便做一個人外政，而無法稽查。人民負擔，可以一

紙命令而增加，如某省的「戶養保，保養鄉」的辦法，增加人民負擔，不可數計。各省此例甚多，名為省府決議，實則首長一人的決定；這是二。關於成績的考核，僅僅有一個「政績考核辦法」，也只能列舉細故；大政策的成敗，私人行為的違法與否，沒有機關能夠認真的考核獎懲。我們倘能統計各省人民控告地們本省大吏的結果，與監察方面糾舉彈劾的下文，便可以發現有千鈞百鍊而祿位依然的「不倒翁」在這裏可以說明疆吏的地位如何重要，和今天國家賞罰黜陟的大權，是多少打點折扣了！

第四、社會豪強，力量雄厚。中國古來施政的格言是「無侮鰥寡，不畏強桀」。政治本來是保護弱者，求得一個公道。可是在今天便很難說了；固有的封建意識所產生的集團或人物——都市裏的閒人階級，鄉鄰裏的紳士羣——聯合了新興的暴利既得階層，便成了特殊階級，和政府的法令與人民大眾的願望為難。民主政治基本要件之一的普選，在四川便成了「炮選」。上海社會對政府某種法令的推行，如果不得到幾位先生的點頭，便很難通過，港粵的走私問題之嚴重，與久而未絕的煙禁，在在均說明這個陰影的存在。「日出」中的金八爺，到處都存在着他的威脅！這樣下去，法律的執行，便顯然有個差別。號稱民主的國度，公然有一大部份無告之民。在施政者，仍然利用了這些既成力量，獲得一些便利，其在威信上所付的代價，便無法估計了。國民黨革命的目的，本是打破政治與社會的不平等；和這些特殊力量，本是對壘的，現在却向他低頭，實在是矛盾的現象！

以上四點之外，再有一點便是善良份子，在今天的社會裏，幾乎不能存在。首先是生活的壓迫；社會的酬報，不能與真實的價值符合。辛勤終歲，為國家社會效命的，如學校教師以及守法的公務員階層，無法專心致力於本業。更進一步，以金錢來決定社會身分，使清貧淡泊之士，仰豪紳大賈的鼻息，受盡揶揄，予後進青年以相反的示範，因之敗壞政風，從而加重國民道德的破壞。復濟之以上述各點現象，政治威權，無怪其日見消退了！

中國今天並未全盤進化到工商社會，經濟的條件尚不足以決定國家的存亡。所怕的是以政治助長經濟的危害，復因經濟加深政治的危機，才真是無可救藥！現在不幸已兆其端。如果不自政治的環節上，倒轉逆勢，其他皆是徒勞，改進政治的途徑，必須自上述兩大「根本之圖」上下手：

第一、施政的觀念，須有澈底的變更。我們本是奉行儒家哲學的，那末更澈底的奉行好了。國民道德的養成，視於政治的示範。中國人施政，向來注意「移風易俗」「推己及人」，如何能「厚風俗」呢？首先要拋棄個人功利的

要求，為全體遠大的前途幸福着想。以誠破虛，以拙濟巧，用模樸的實踐之士，離開縱橫捭闔的策士之流，這便可以阻抑住宦途的微倖之風，也可以糾正過社會上的投機取巧的傾向。漢武帝退級黜而用公孫宏，才給方術遊說之流開了路，不免輪意之一海！唐太宗用魏徵房杜，不聽封德懿的當面阿諛，才有了比美堯舜的「貞觀之治」。「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人心」，今天想來，還有道理的！

第二、公民的教育。風氣的轉移是無形的，還需要健全的公民教育。這裏所謂教育者，並不是「說教」，而是要躬行實踐的教育來實施。「謹庠序之教，必濟之以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如果讓教師在飢餓線上掙紮，賺學生在課堂裏的同情憐憫，還不如不設教的好！生計與道德，非並重不可。於此有特別要說的，職業的訓練專家，對公民的德智教育，並無裨益。還是讓真正為人民表的先生，回到教育的崗位上，教育才有辦法，社會才可示範！

第三、是公道的政治。我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政治是執行全體人民的意旨，均衡各階級的利害的，我們必須走向「公道的政治」一途。所謂「公道」的條件：一是「法律前面一律平等」的原則，須嚴格執行。司法超然的態度，更須絕對保持，一掃政治上社會上的特殊階級，違法收紀的行為！二是政治的客觀標準，須共同一致遵守，孟子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蕭公權

中國今日的教育呈現着種種的矛盾：國家感覺到建設人才的缺乏，但大學生畢業生却遭受失業的威脅；投考的學生惟恐不能錄取，甚至舞弊以冀倖，但在校肄業的學生却有許多不肯用功求學；導師重道的口號隨時可以聽到，但當教員的不僅生活困苦甚於苦力，而且有時還會被學生毆辱傷害；政府用種種方法去提高程度，肅整學風，結果不堪教的學生，不像樣的教員依然瀰漫於校中，程度學風反有低落的趨勢；教育當局直接或間接地設法管制思想，而學校中思想之龐雜似乎有增無減。這不過舉其大者。仔細探索一下，恐怕「南轅北轍」的現象還不祇此。在千矛百盾圍攻之中，中國的教育縱然一息尚存，却已經

是體無完膚，缺少生氣。

要解除矛盾，誠然不是一朝一夕的措施所能見功。教育裏面的矛盾實在

人民是政治服務的對象，憲法是政治措施的準據，此外再不容有畸輕畸重的標準存在，應幾法治的規模漸能樹立。三是善良份子須有保障。政治上用人的激濁揚清，工作報酬的切合生存需要，社會地位的提高與保障，使職務的自由（公務人員，在法令範圍內，應忠實執行其職務，不受外在的人事的干涉，）與學術的自由，可以保持，而後理性政治與科學的社會纔有實現的可能。

第四、是地方權力，寄存制度。前面所據的第三點病態，並未意味着不贊成「擴張地方權限」，相反地，我是主張國地事權，更要從嚴劃分，充分發揮自治的效能。不過要權力寄存在自治團體中間，自治團體的活動，依據於國家法律的制度，決不應容許以首長代表地方，以地方自治的權力，掌握在主席或者「省長」的手中。政治的措施，聽命於議會，人事的進退，聽命於人民選舉和政試甄試的制度。割據與封建的意識不容許存在於現代的中國。在過渡的階段，不妨修訂一簡單易行的制度，如「吏治改進辦法」（行政院上年七月間公佈）之類，由法定的部會嚴格執行，以矯現在的「人事運用」的現狀！

當然，改進政治的辦法很多，這些也不過是卑之無高論的常談，可是國危人禍，至於如此！不在本身上想法，何能挽救？在人治的局面未改進，政治還是要自上而下的今日，我們還是以這一點的熱忱，作一次微弱的呼聲吧！

卅六，雙十節後四日，南京

整個社會矛盾的反映。雖然治本的辦法一時談不到，我們儘可先着手於治標，以救眼前的危急。

第一，要立刻寬籌教育經費以大量充實學校設備，充分改善教職員生活。今日財政的困難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再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誠然是火上添油。然而政府並不因為財政困難而避免動員裁亂。政府認為不努力裁亂就不能夠安定政治，所以，就是要開支天文數字的費用，也不可不辦。但教育是否也重要到同樣的程度呢？政府的看法我們難於確斷。照國民的眼光看來，教育的絕對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教育是造就人才，保育國民的工作。是一切建設，政治安定，社會進步的本源。國家的大政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

退一步從安定政治的消極理由來說，教育的危機也必需迅速挽救。因為教

育經費不足，弄到學校設備不充。教師的研究工作固然停頓，學生的讀書興趣更難於鼓起。物質生活的壓迫不必提，精神的苦悶無形中造成學校當中不安的心理。聚成千成百的「知識份子」於一處，使他們的生活貧乏而苦悶，使他們的心思精力不能集中於學術，其結果就難免會向着學術以外的方面去活動。

物質生活的壓迫也不容忽視。在抗戰期間，教職員的生活雖然痛苦，他們却不曾口出怨言。因為知識份子無不擁護抗戰，認為個人受些磨折是應當而值得的。但是他們對於戡亂的看法却大異其趣，如果政府對於教育的危機不甚關心，依然為「軍事第一」的看法所蔽，其結果是相當危險的。

教育本身的安定也值得考慮。照以往的經驗看，一般學生對於他們的教師頗能尊視。然而近年教育破產的現狀似乎造成了師道破產的現狀。少數蠱惑學生的教員不必說，就是誠心指導學生向學的教員也苦於威信之低落。他們勸學生專心讀書，學生也許反問他們有多少圖書供瀏覽，有多少儀器供試驗？何況學生看見教員生活的窘態，縱然同情，下意識却難免輕視。「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重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一部份的學生既然根本瞧不起窮教員，無怪乎在他們認為必要時就會飽以老拳或刺以白刃了。學風由何而純良？學校由何而安定？

年來政府用於教育的經費不過佔總預算百分之五上下。這比較用於戡亂軍費者必然是一個很小的比例。政府爲什麼不可以把教育經費增加到憲法所定百分之十五的最低比額呢？爲什麼不可以縮減其他次要甚至不必要的經費以裕教育呢？縱然預算無從縮減，爲了搶救教育而小有增加也是十分值得的事。否則照現在這種情勢推演下去，筆者很懷疑將來我們能有多少可用的人才以擔當建設的責任。

第二，要改換現行的畢業證書制度，以糾正一部分學生對於教育的錯誤認識。從社會的立場看，辦教育的目的在培植人才。從個人的立場看，受教育的目的在發展智能。畢業證書的用意在證明個人學問的造詣。以便社會分配適當的地位或工作。如果個人真正得着了學問，證書確實表明了造詣，畢業證書誠然是一個有用的制度。然而在中國現今教育出軌的情形之下，這個制度已經成爲一個用少弊多的形式主義。學校多數內容空虛，學生程度普遍低落，各級教育已經不能達成培植人才的最高的目的。「畢業」云云，不過表示一個學生住校若干年月，修習若干課目。是否得着了按照標準應得的學識往往大成疑問。政府却依舊注重畢業的形式。升學投考要證書，文官考試要證書，銓敘就業要證書。有了證書未必有出路。加上「特殊關係」纔可以有把握去解決許多就業的

問題。個人的學問能力有時候還是次要的因素。但是沒有證書却很難有辦法。流風所播，使得有些青年人忘記了學校是求學的場所，而把它看成博取資格的必須途徑。「畢業」和畢業證書成了他們進學校的主要目的。學問、興趣、服務，幾乎全成了裝點門面的空話。商學經濟學的出路寬，就羣趨商學院與經濟系。法律司法的出路穩，就羣趨法律系和司法組。教育政治的課程比較容易混，就羣趨教育系和政治系。生物物理的考生少，比較容易取，就投機報名，冀圖徵俸錄取之後設法轉系。在學校裏打聽那些教員的功課易，給分寬，就儘量選修他們所授之課。教員如果給了「不及格」的分數，那就是阻撓個人的出路，非向他理論，哀求或拚命不可。到了四年期滿，用功求學的學生與混取資格的學生一齊畢業，同得證書。這樣的證書那裏能夠作爲正確可靠的學識造詣之證呢？何況證書偶然間還有偽造的呢？

這種已「畢業」而未必有學問，得證書而未必該畢業的弊病，教育當局不但知道，而且曾用若干方法去改善防止。中學會考，督學視察，審核教員，證書部發或廳發，招生報部或報廳等等都顯然意在整飾學校，使其符合培育人才的目的。然而因爲環境困難，執行未當，所收效果實在不豐。這些防弊的辦法本身也受了形式主義的侵蝕。

要想改正視聽，使學校真能發生教育的作用，必須首先打破形式主義，必須廢除徒具形式的畢業證書制度。(一)各級學校，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祇容納合格的學生分科修業。「畢業」與畢業證書均予廢除。(二)規定一個最多的肄業年限(可參酌現行各校畢業年限略予延長，例如中學八年，大學六年)。逾限以後，無論成績如何，必須離校，以免久佔學額。(三)教員平時可給予習作及考試成績，以供學生自己參考，使其知道學業的進度。一切成績概不對外發表。(四)小學可按普及教育原則，免試入學。中等以上學校入學則須經考試合格以後方准肄業。中學入學考試由教育廳會同公立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各校教員中安選。專科以上學校，入學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專科及大學教授中安選。學生報名時就願入之學校中填明第一、第二、第三志願。錄取後按各校學額及學生成績分發。(五)招考學生由各校分別彙集報名。學生自問能力充足，可以向本人肄業之校申請。但爲避免濫請起見，可限定升學報名之肄業最低年限(例如報考專科以上學校應在中學肄業滿足五年)，並規定每生在初次報考失敗之後，可於此後三年以內再行報考兩次。如果還不能錄取，此後不得再考。(這樣的學生應當轉入他

途。(六)大學修業生可申請參加文官考試，研究院考試，或「學士」學位考試。研究院肄業生，滿足適當年限後，可參加文官考試及「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由教育部聘請合格的專家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這些考試的報名，仍由各校彙辦，不要學生自己的證書。(七)學位考試合格的人可以發給證書，但不作為銓敘，就業或任何其他考試的證件。政府或社會機關選用人員，憑考試成績及服務成績以為取捨標準。「學歷」祇能看做個人求學經過的記錄，以備參考，不作為鑑定「資格」的證件。——以上所說，不過是幾個要點。詳細的節目，當待研究。

廢除畢業證書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促使學校成為純粹的治學求學機關。想借證書為就業敲門磚的人可以絕迹。教員與學生可以在學術的立場上相見。好教員可以發生影響，得到尊敬。壞教員難於立足，終久會被淘汰。分數的寬嚴不是重要的關鍵。教員有學善導，學生好學勤修，在參加各種考試的時候自然

西歐紀行：(三) 義大利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記者從法國經瑞士穿過著名的桑伯隆墜道而入義大利。瑞士的幾天耽擱，使對義大利的印象，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愈覺得相形見拙。阿爾卑斯山在這裏劃界，一邊是安定，整潔，富足，一邊是紊亂，骯髒，貧窮；一邊是戰時中立，戰後繁榮，一邊是戰敗國承受着自作的禍孽。從邊境到米蘭的路上，同行者有一位中年的義大利人，據他說他曾在齊亞謀手下做過事。他不願意表示現在的身份，看去似乎在經營什麼買賣。他用法語和我談天。起初他表示戰後的義大利，到處是破壞和貧困，再因政治的不安定，短時期內不易恢復元氣。接着他便追述戰前的情形，政治如何的上軌道，社會如何的安定，人民如何的滿足，一切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功績。沒有墨索里尼，不用說許多現代建築。新式工廠不存在，即是人民在馬路上行走也不知道先後左右。他異常正經地頌讚過去的首相，車過史脫拉隆，他指着湖邊的一座房子說：當年四巨頭會議即在那裏舉行的，言詞中頗有今非昔比的感嘆。這樣的人我以後遇見了好幾個。他們都非常直率地說過去的首相為義大利做了多少事情。祇要我們對現狀稍表示一點不滿，他們便解釋：「以前却不是這樣的啊！」這一種極端反動的心情在法國是少見的。一則因教法國的民主基礎堅實：一般人民的生活也比較寬

可以見長。反之，縱然偶爾有少數微倖得售，大多數必難倖。其次，空虛鬆弛，「誤入子弟」的學校，久了定然無人上門。(證書制度無形中替壞學校拉生意。)不學無術的教員也不會有人請教。私立學校祇能靠教出來的學生考試多能獲薦而存在。反之，多數學生成績不佳，政府縱不勒令解散也自然難於維持。公立學校的主持人也可以按歷年學生考試的成績而分別獎懲。學校當局聘請教員也不敢不儘量認真。督學視察，教員審察，中學會考一類的麻煩手續儘可免除。因此政府對於學校的監督可以不費多事而收到實效。其三，這個辦法施行之後，中學(尤其是大學)的學生數目可能因混資格者的裹足不前而減少。這並不是壞事。而且還可以略略減輕教育經費不足的困難。

這個建議似近荒唐而確有根據。它是中國往昔考試制度以及近代學校制度的參合。它也是孫先生考試制度原則的擴充應用。我們何妨把它試行一下呢？

裕，再則，維持偏安的貝當既不如會赫赫一時的黑衣宰相，而解放英雄戴高樂以國家為本位的獨裁政治尙未生根。

在另一方面則是左的極端。共產黨之懷恨墨索里尼，不自今日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自始即不兩立的。二十年來共產黨在法西斯政府的壓迫之下，備受痛苦人。一旦獲得解放，報復心的迫切，可想而知。何況在戰敗以後，人民生活艱難，而政權卻又落入右傾的基督民主黨之手？

兩年來義大利共產黨在政治上遭遇和法國共產黨頗有相似之處。法國共產黨在內地抗敵運動之中出了很大的力，受了很大的犧牲，義大利共產黨也是如此；法國解放以後，戴高樂和內地抗敵份子合作，邀請共產黨共同組織政府，義大利解放後的情形也復如此；法國共產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義大利共產黨在去年的大選中也獲得了最大多數之一的地位；法國共產黨因與執政的社會黨右黨及天主教黨意見不合因於今春被排出聯合內閣，義大利共產黨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再加上這次華沙國際會議，除蘇聯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的六國外，便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

法國是戰勝國，義大利是戰敗國，在國際地位上似乎應有很大的差別。然

而事實上不然：義大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增高，而且出乎意料之外。例如和約國簽字，史芳馨外長在巴黎的十六國會議中已，英法美重視義大利不亞於重視法國。外長並肩於西歐頭等國家之列。這自然是靠英美的提拔，由此而看義大利共產黨不謀而合的發展和遭遇也是極其自然的。

目前義大利的執政黨基督民主黨相當法國的天主教黨，溫和保守，維護既得利益，在外交上親英美，也正因為親英美，所以該黨領袖加斯伯利能再三的組閣。義大利的社會黨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同樣內部分左右兩派，因為這一分，本身的力量日見薄弱，這本是一般現象。然法國社會黨兩年來還能在左右兩大黨之間折衝，發生相當的作用，雖然不過是過渡的調解，而義大利社會黨連這作用都沒有。華萊士今年五月間在巴黎演說西歐政黨的傾向和出路是社會主義，而且是偏向於英美式的民主。他接着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可以共存共榮，祇要各方執政當局能開誠布公之解決一切問題。我同意華萊士的意見，但看目前的情形，大陸上都在開倒車，到社會主義之路，尚很遠長。最有希望的是英國。但在這樣反動的歐洲政局之中，英國的社會主義即使成功，也不過是限於狹義的帝國以內，對各民族共存共榮，恐無大裨益。

政治上雖然不安定。義大利兩年來的復興不能說不快。美國人的幫助也真是無微不至，從政府借款，救濟總署接濟以至於退還德軍擄去的存金等，用種種方式支持着基督民主黨的政權，並且還有軍隊駐紮，為執行的保證。

誠然，義大利全國的交通幾乎都恢復了，破毀的橋樑有的已修好了，有的正在重建，許多工廠已經開工，破壞的房屋許多在修理，例如世界著名的米蘭的史卡拉歌劇院戰時被炸毀壞很大，現在美國人願意單獨拿出一筆錢來修建。但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儘管在那裏做，人民的不安却一天甚於一天。少數人發了國難財或經營大黑市跑了腹，享文豪後的生活，直接間接受政府的保護，公教人員和工人則受到日益嚴重的經濟壓迫。一個普通工人每人一萬里爾左右的收入在羅馬米蘭等地的大飯店中祇能換取一頓盛宴。可是到過那些大城市的人，對於一餐數千里爾的食客竟如此之擁擠，都覺得非常驚奇。

但無疑的義大利一般人民是窮了，無論在政治中心的羅馬，工業中心的米蘭，或最吸引遊客的佛羅梭斯和威尼斯，大多面帶菜色，精神衰頹。因為政治上的不平，經濟上不能滿足他們最低的要求，他們對於工作漸漸鬆懈，對於生活漸漸失望。因此有的便想念過往，有的憧憬將來。這是共產黨活動的機會，而在另一極端即形成了所謂半法西斯的集合。其實大多數人對於政治和主義並

沒有興趣，他們偶然的極左或極右，同樣的祇爲了想獲得較好的生活。

美國的投歐動機原是好奇，但在義大利和法國的做法太不聰明。兩年來的成績把中間的勢力壓倒了，讓左右兩極澎漲。這也許不是美國的私願，但現實是如此，如要故意把歐洲開倒車，退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封建社會，或把它一提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像目前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兩者都是夢想，嘗試的結果，不敢預料，然終非歐洲之福，也非美國之福，這是可以斷言的。
(全文完)

(上接二頁)其他大部均被擄於門外；而青年軍以一紙命令即可入學讀書，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二) 大學爲國家人才培育之所，在學備上其獨立與崇高的地位，其發展不容受外力干涉。今政府以其政治的力量威臨學府，保證青年軍入學，對大學教育的尊嚴，實是一種莫大的侵犯！

(三) 青年軍未經考試即進入學校，這其中自然難免良莠不齊，因而影響學生一般成績的水準。

(四) 不合理的待遇使一般青年對政府的作風心懷憤懣，無形中打擊了政府的威信。

因此政府應該毅然地取消這種保證入學的制度。若說青年軍有功於國，則政府可以其他種種方式酬勞其功，而絕不能以大學教育爲酬功的禮品。且曾有功於國者除青年軍外尚不知有多少，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何況大部份的青年軍都只受優待，而未曾於抗日戰爭中發揮其戰鬥力量。若政府必欲維持此種制度，則在一般人心目中必認此爲政府維護特權階級之又一證明而已！

陳榮輝 十月廿九日 武昌

在美國的煩惱

編者先生：我們到美國後，感受許多煩惱，現在擇要報告，以供後來者的參考。我到紐約的第一天，以每天七元的房租

住的一家旅店裏，而且要一次付五天。但在同一樓式的房間內住一個美國人，他每天只付三元。請旅店伙計到街上買四塊三文治，一罐牛奶要三元，但實價目價值一元左右。還要付小賬，二毛不夠，一定要三毛，輪起價來。有一次到餐館裏吃飯，這了一個皮包在櫃台旁，內有一百四十元，鋼筆及文件等，一會兒同去找，掌櫃說並無所見。到一家鞋店去買鞋，有一隻自己覺得特別滿意，看了又看。老板說只剩下一隻了，不能賣出。滿面失望，步出店門。但他又擱我回去。說假如我買的話，需多付三分之一價錢。到藥店裏買襪子，有一雙標明了價目是一元二毛，但女店員却索一元六毛。到理髮店理髮，要付一元八毛，而實際價目是六毛至一元左右不等。……後來我註了冊，搬進了學校宿舍。但學校不備膳食，祇好到中國餐館裏去。起初我以為是自已人，總要好一點，但結果因爲我點不起大菜，仍然受着侍者們的冷眼，奚落。

溫典光 十月廿一日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關於「火車要人推」

編者先生：頃閱十月十八日貴刊三卷八期所載譚家丁先生的陝甘通訊一編歲終身苦，凶年不死亡一文，末段「火車要人推」，說「寶天鐵路全長一百四十公里，要走兩晝夜，有時上坡，(下接十四頁)



國軍全盤戰略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東北共軍發動六次攻勢，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但是雙方還沒有主力決戰。很快東北要冷了，軍事行動上不能說沒有妨礙。以東北煤及交通的困難，國軍的向東北增援似乎已經到了飽和的程度。陳總長決不讓共軍再有七次攻勢的雄心，將來也許像「一月打通平漢津浦」，「半年底定關內」的雄心一樣會拖歸幻滅。同時，看情形，共軍在東北的六次攻勢，除破壞一部分工礦以外，不會有大作為了。這也就是說，國軍似乎有把握「粉碎」共軍六次攻勢，但是七次攻勢是不是還有呢？自稱不願多作預言坐在東北行轅辦公室裏患着胃病的陳總長，目前他也不一定判斷的清楚，這倒用不着去問林彪。

在關內晉冀魯豫的共軍是南移了。伏牛山大別山兩錯威脅着中原，膠東半島也還沒有肅

清，陝北共軍曾傳一度突入延安，榆林近郊亦已鏖戰多日。粵桂邊境有大規模清剿，鄂南通山大山沙坪也有戰鬥，江南澄處地區不清。在共軍不斷的向南發展中，國軍以全力北來爭取東北一隅之短長的戰略是值得考慮的。一方北來，一方南下，只有一時的遭遇，沒有主力會戰！沒有主力會戰是解決不了軍事上的問題的。國軍過去及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軍事上能有一個整齊線，劃分前後方，獲得前方勦亂，後方建國的機會。但是目前這種形勢，大後方有變做大前方的可能，於是國軍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全盤戰略了。廬山南京的兩次重要軍事會議，無疑的將要對全盤新戰略有所決定。這兩次會中獨小陳誠總長參加，國軍全力爭東北的計劃或許會變更，傳陳總長日內或將自瀋飛京，看一看由蔣主席親自主持所決定的新方針。

南京電傳政府為指揮魯豫鄂皖軍事，將在鄭州設立主席行轅。記者在本刊上期「八方風雨會中州」一文中曾談到中原指揮機構的需要調整，以應付共軍的兩鉗對三點一線的力，壓現在似乎漸臻具體。從鄭州將設行轅這一個消息看，可以看出政府對中原戰事開始注意了。壯士固然可以斷臂，而華中及中原是心臟，腹內的通蟲須要趕快治癒，不然外援吃進以後，並不能增加營養，黃油麵包吃到嘴裏，並不能長在身上，結果還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孩子。或許當局在考慮要斷臂，還是斷東北或西北，心臟是要保護的，迴蟲是要治療的。就是不要「起碼」與「盡力」的分別，起碼也要盡力做出一條整齊線來，分開前方後方，形成一個亂建國的有利形勢，不然在對內對外觀瞻上也不好。

政府重新考慮的全盤戰略，事關軍事機密，外方無由得知，但衡以目前軍事形勢也不難尋求其軌跡。以後東北冷了，軍事行動有些不便，政府人員也一再說接收東北是外交問題不是軍事問題，打下去問題複雜。這意思也就說，關內從長江到黃河是內政問題，倒可以在任手的來打。同時在國軍軍事接收東北之初，政府中也有人不甚贊同，認為應當專心注意關內。嗣後共軍在東北幾次攻勢頓挫時，也有人主張遏可而止，抽兵進關，所以曾經傳出國軍將放棄東北的謠言。

嚴冬東北軍事凍結以後，國軍可能全力掃蕩從黃河到長江的地區，一方面壓制共軍向南發展，一方面重新計劃平漢津浦之打通，美方的一救濟糧食一年底可以用完。雖不直接用於軍事，民糧增加了，軍糧自易籌劃，打油的錢省出以後，自然可以多打醋。糧食問題解決後，也許以後還有交通器材的接助，交通器材，也可以說，只為中國人民，不為中國內戰。但是鐵路公路修好，水上運輸加強以後，誰又能禁止不准作軍用？

河北平原始終不是主戰場，雖然地位重要，但始終作為北方的一個配角。察綏有事時平漢路被破壞，東北有事時，北寧路被破壞，山東劇戰時，這裏也限於兵力不能策應，年來十一戰區及保定綏署的任務始終是確保平津保石唐等重慶城市及交通幹線及港口工礦地區，在軍事上雖然有過幾次戰鬥，多半是附帶的。聶榮臻與李運昌出沒破壞鐵路交通，保定綏署在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兩股共軍和策應東北察綏及山西。鐵路屢破屢修，屢修屢破，損失相當重大。平漢路北段自去年九月廿九日起到現在前後經過七次的大破壞，至今石門已孤，平保還是不通。上月共軍再攻徐漕，石門守軍第三軍羅歷戰率第七師李用章全部十六軍的一個團和軍直屬部隊，馳援徐漕，在望都西南兩合附近被共軍包圍，全軍覆沒，這是河北國軍最大的一次損失。據說共軍在徐漕也死傷近萬，戰俘千餘。過去的姚村戰役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戰鬥，其規模均不為外傳之大，去年冀東掃蕩也不曾有過一團人以上的戰鬥。今年六月十三日共軍的襲取涿縣，國軍地方團隊損失在七八千

人，津南的地方幹部也有重大損失。年來河北境內的戰鬥不過如此，比起東北山東乃至陝北察綏，都算不了什麼戰爭。

國軍如果再計劃打通平漢津浦，無疑的河北將為主要戰場，楔入東北的國軍在東北凍結以前，仍然是要以滄陽為中心，控制冀熱遼邊區，使東北華北聯成一氣，以守備所餘的兵力調進關來，策應平漢津

(上接十三頁) 機車無力拖拉，乘客得下來推車，第一天通車，火車進站，觀者大恐，說是真龍出現，相率逃走……「確與事實相差甚遠。查寶天鐵路，由寶雞至天水北道埠之天水總站，正綫全長一百五十四公里，原作者所云一百四十公里，實屬錯誤。通車之初，規定行車時刻，全程為二十小時，誤點間亦有之，然絕非每次均行兩晝夜。該路因工程艱巨，戰時趕工，坡度較大，復以機煤欠佳，列車上坡緩慢，旅客可以自由上下，有人以手扶車邊，故作推車狀，則係事實。其意只在遊戲性質，豈貴人力可以推動整列火車前進耶？又該路鋪軌完成，第一天鋪軌隊列車進天水站，附鄉數十里民衆，趕來參觀，路局方面，派卡車十餘輛，往返車站與市區間無條件接送天水民衆赴車站觀光，全體員工，列隊備迎。當機車二六號拖車箱十節，滿裝旗幟，駛及可望見站房時，汽笛大吼，爆竹與掌聲雷動，萬頭鑽動，爭相觀瞻，何云「觀者大恐，相率逃走」？未免渲染過甚，而把甘肅人民說得太愚昧了！

王多幹 十月三十日 甘肅定西

浦之戰，在北國萬里冰封的時候，這是很有可能的。以全局論，共軍發動八月攻勢已經有兩個月了，南進千里，兵力分散，補給困難，國軍或許在他攻勢間歇的期間，在關內發動一個全面的反攻，到來春暖，再進兵東北。這種新戰略的考慮，或許已經有多人同意了，看陳總長言京後他的意見如何。

十一月十日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吳有訓出國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中大通信)

中大校長吳有訓已於十月二十三日離校，現已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會議，吳氏為何被派出國？返國後是否仍長中大？這是一個「謎」。

吳氏接長中大，已屆兩年，但自去年「二五」學生運動後，先後表示辭職已不下二十餘次，每次均為校內師生所挽留。分析吳之辭職，不外二因：(一)吳氏為一物理學者，自稱「一介書生」，對於實際行政工作缺乏經驗，而中大為全國最大之學府，地處首都，一舉一動，皆為官方密切注視。且校內組織龐大，人事複雜，實非「一介書生」之吳氏所能應付裕如。(二)在國內戰亂之局勢下，教育面臨災厄，教育經費的短少，影響學校發展。現實政治的腐化，激起學生運動。凡此種種，均足增加校長之困難與苦惱。觀吳氏每遇困難挫折時，渠即表示辭職，

不為無因。

至於學生之擁護吳氏，並非表示熱烈愛戴，而毫無不滿。吳氏平日對學生接觸甚少，亦不瞭解學生，故學生對他亦常有不滿之表示。如本年暑期中文系之解聘教授事，學生方面即認吳氏難辭其咎。誠如校中一位老教授對吳氏的批評：「善者不能居，惡者不能去」。不過，學生方面亦能諒解吳氏，因為在目前這種局勢下，以一學者接長這個握着中央牌子而一再在政治環境下拋來拋去的大學，實屬非易。所以學生是無條件的擁護他。即使對校方有所不滿，亦決不放棄擁護吳氏的原則。吳氏對同學之直率誠懇的態度，亦屬令人珍貴。現在今日吳氏長校，外有當局之切注視與指示，內有各種潛在派系之牽掣，吳氏又怎能自由施展其理想！

吳氏此次被派出國，實應追溯到「五月學生運動」時。五月學生運動之先，中大教授曾發表挽救教育危機宣言，對形成學生運動，不無影響。五月學生運動中，中大學生首倡於先，且支持達三星期之久，當時吳氏雖對學生之表示同情，但亦無法阻止，且教授對學生同情者極多。當局對吳之不滿與責難，已屬必然。

本年暑期，當局逼令各校解聘同情學生運動的教授，與開除學生運動中的領導份子。但吳氏難辭其咎。誠如校中一位老教授對吳氏的批評：「善者不能居，惡者不能去」。不過，學生方面亦能諒解吳氏，因為在目前這種局勢下，以一學者接長這個握着中央牌子而一再在政治環境下拋來拋去的大學，實屬非易。所以學生是無條件的擁護他。即使對校方有所不滿，亦決不放棄擁護吳氏的原則。吳氏對同學之直率誠懇的態度，亦屬令人珍貴。現在今日吳氏長校，外有當局之切注視與指示，內有各種潛在派系之牽掣，吳氏又怎能自由施展其理想！

職一途。

八月六日，校中突聞吳氏辭職獲准，學生極感不安。當時有校中某新聞性報紙之記者，急遣校長寓所謁晤吳氏，吳氏一邊避走，一邊說：「你們安心讀書做什麼，你們安心讀書好了，這些事你們不必管」。又有記者暗訪劉慶雲訓導長，劉氏則謂：「校長辭職極可能，但還不會這末早。校長辭職已經三二十次了，每次到教育部均聲淚俱下。但辭職照准說，純粹係例云：『現在校長辭職正是時候，學生擁護他，教育部也挽留，如果萬一不幸發生大那樣，對兩方都不好』。學生方面因之極感惶恐不安，故在民主牆上有「願吳校長永長中大」之呼聲。

吳氏表示辭職，校內學生熱烈挽留。使教部不得不慎重考慮，且教部如准予吳氏辭職，繼任人選之擇定與其能否得到學生之擁護，實屬難事，在此情形下，就是教部也不得不挽留吳氏。因之吳氏辭職並未獲准，而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的消息則隨之由官方發出。

吳氏辭職雖未獲准，劉慶雲訓導長則已辭職，校方並於九月十一日正式公佈。劉氏在職中任訓導長，劉氏在職半年，深得同學之熱烈愛戴。五月學生運動中，渠不接受某機關交下之一「黑名單」，其後，中大同學得有安全保障與未被開除，也不能不說是劉先生各方奔走折衝的結果。因之，當劉氏辭職之說傳出，民主牆上亦有學生紛紛呼籲挽留。學生方面紛紛呼籲，係受內外壓力所致。為中大民主作風更替之象徵，但渠則表示「辭職純粹係便利私人教書及家務累所致」。十月廿二日，吳氏離校前夕，分別在四牌樓與丁家橋召集學生訓話。吳氏稱：「此次出國，須五個月後始能返國，同學須在進步中求安定，安定中求進步。中大同學四五百人，規模龐大，盼勿輕信謠言，將小事擴大。研究政治以關心政治。青年政治為政爭場所，中大應成為學報的最高學府」。接着報告校政甚詳，全體學生並以簽名函吳氏致謝。

(上接二十頁) 然是中肯的，如不是而是另一「物」之概念，則吳先生似乎還可把這另一個「物」之概念之所以不能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理由說明白，以求說理嚴密。再不然，吳先生也應將馬克斯主義必須只能用同一的基本觀念去解說社會並解說自然現象，而不能用以「生產方法」及另一種「物」之概念去分別解說社會及自然現象的論據說明白，才可使自己理論周密。

其次，吳先生解釋馬克斯的階級劃分的標準為「一個人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與其當時流行的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是極中肯的見解。不過當吳先生談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時，又說：「馬克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三個階級，即資本家或資產階級，工資勞動者或無產階級，及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第一頁)吳先生並接着去分析此三者間的實際關係，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的社會關係，並用以再去說明它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論理學說的影響。在這方面，我覺得，地主階級原也是不宜於忽視的。就馬克斯的經濟學說看來，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地主階級值得注意；資本論中的若干範疇，都與地主階級有關而與中產階級無關。再就歷史來說，地主階級與資本家間的從經濟利益到倫理學說的鬥爭更更人所週知的。而且此兩階級間對立的程度及實力的消長，又在影響着某一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化的程度。因此，為求理論的完備起見，地主階級與其他階級間關係的分析也是值得一談的。不知吳先生以為然否？

總之，這本書是很有價值的著作，我服膺拉斯基對它的批評，現在把它引用來作為本文的結束吧：「我相信它將是該類文獻中的一個有價值的貢獻」。

十月廿日 夜

廣東的走私

陳微子

(觀察廣州通信) 勝利復員後的廣東，走私情形，日見猖獗。走私間巨額走私被查獲的，過去有好幾宗。其一是穗市沙面勝利大廈經理楊某的走私，全部走私物品為收音機及西藥。據六月中行職公布偵查的結果，認為與海軍機關某要員極有關係；他們的走私工具是一砲艦。其二是六月十七日，在由港離開的廣九客車中，緝獲私貨計玻璃物品、鋼鋸條、香煙等一大批。其三是七月十五日在由港到穗的佛山輪上，從機房右側煤炭庫中，緝獲私貨西藥、顏料、玻璃紙等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左側煤炭庫，搜出同等私貨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特製暗倉內，緝獲同種私貨八十三大包，計時值二百餘元。佛山輪特別製了儲藏私貨的暗倉，倉門用鐵閘封閉，再加以螺絲，技術巧妙，要不是有人告密，是查緝不來的。

最近查獲的零星私貨時有所聞。同時，走私不祇限於進口，出口私貨也敢不在少。數月前各地米糧偷運出口，轉港圖利，便會編織一時期。而且走私的方法形形色色，種類繁多。舉凡一切有利可圖的貨物，私梟們都不容放過。比如九月三日警探隊就在白鵝潭海面上的行總貨船中，搜出錫鐵一千二百斤，這時貨船正將啓錠駛港。廣州當時時值每斤錫鐵在百餘萬元左右，到香港便獲利一倍以上了。十月十四日海關又在穗市上九路第十號柏榮行內，會同員警搜出大批漏稅貨物。經過了七小時的搜查工作，計搜獲顏料、鋼綫、玻璃紙、西藥、毛絨、毛冷、錫紙、等共一百八十五大包箱桶。據關員說，這項漏稅貨物，約值港幣三十萬元，經數次卡車運送，繞全部解回海關。

私梟業者專播其中。每天天港離來往一次，一百萬元的資本可拿二三十萬元的利潤。這些小規模的走私者，實在五六千元港幣的不過少數，多數是千元港幣以下的。所以每天高低限度的走私是兩件事。有人說，想在廣九路局里當一員雜役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薪水雖然不怎麼多，在生活却夠豐裕的。在他們的收入部門中，大部分也與走私有關。

有些私梟具有極好的跳車技術，如果他們認為到達終站會逃不掉，便會到附近的地方上跳下來。在由港回穗時，及東山附近跳下，再彎彎曲曲地回市的。私梟跳車斃命的事情斷斷續續地發生，往往路軌旁邊的斑斑血跡還沒有乾淨，新的血痕又印在這土地上了。

另一方面，在輪船上也是同樣的情形。曾經有過婦人虛裝受孕，企圖騙過關員的耳目。入口的私貨是以呢絨、布疋、收音機、西藥、化妝品為多。但是零星走私者，走私不過為了生活，利有份子的走私是兩件事。有人說，想在廣九路局里當一員雜役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薪水雖然不怎麼多，在生活却夠豐裕的。在他們的收入部門中，大部分也與走私有關。

技巧與路線

每天廣九線上有幾千人在火車上來來往往。據一般的估計，其中最少有百分之五十靠走私。

長便由石龍渡河到博羅屬的石灣，曲折地到了增城，便搭公路車來穗。或者由澳門用電報經順德寄信，到了佛山的時候，便立刻可以到穗了。

曾經開採過。在江門，這個漁鹽集散地，相當發達的商埠里，近來也開了私鹽充斥。果得海關派了二十艘砲艦去監視，可見私梟活躍的一班。

沿海地帶特殊背景

其次，在沿海地區，走私情形也不稍減。各地私梟為了將貨物運回內地圖利，多以澳門為集中點，將私貨轉運中山屬的灣仔、前山、橫琴一帶，以及台山屬的都斛、三埠和江門等處。然後再轉運往內地。澳門商人為了招徠顧客，紛紛在新馬路、酒盤街及草堆街擇地，開辦洋什、洋烟、罐頭、呢絨、顏料等類商店。

還有的是錫鐵走私，也可以和港離間媲美。港離間有一次在輪船上搜出了五十噸錫鐵，可以稱之為「錫鐵」；廣九軍上則僅有十三數斤的「錫客」。但是陽江縣屬的南鶴島和寶安縣屬的大鵬灣，却是錫鐵走私的大本營，是經常有電氣來往港澳的。南鶴島蘊藏的錫鐵相當豐富，戰時敵人佔領期間，曾經開採過。

港離間的走私，從沒有精確的數目統計。但是廣州每一個人部明白，靠走私吃飯的人是相當龐大的。行經太平南路時，那些攤位上全掛滿了呢絨、西服、羊毛織品、大襪、玻璃鏡……等等，價目總會比正式店便宜些，那幾乎全部是沒有經過納稅手續的貨物。

粵海關本年六月份的稅收雖然沒有減少，可是增加甚微。據宣佈六月份的粵海關稅收約為一百億元，比五月份約增百分之十，但與五月份同時的物價和外匯比較，便已無形減少了。

無稅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從敵人手里接收過來的幾隻輪船，更是一種極大的方便。在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走私下，不但使金省生產事業崩潰，國家稅收喪失，而且正當的商人已無事可做了。因為私貨和正式進口商的貨物相較，價格相差達二分之一以上，全部都遭受虧折之苦。

據一般的估計，去年海關緝獲的私貨當達一百億元以上。今年以來，每月自港運入的私貨也在五萬噸左右。由於走私數目字的龐大，根據省統計處的公布，本年五月份廣東各海關出口淨值為七〇〇、三〇〇、四、三六六、〇〇〇元，進口淨值為六〇〇、六一、五二二、〇〇〇元，比對之下，便「出超」九、六六六、八二四、〇〇〇元了。

對大規模集團走私「老虎」沒有制止，却對零星的走私「蒼蠅」搜查沒收，問題始終解決不了。零星走私者的冒險預示了一個生與死的博鬥，官僚集團的存存在殺殺民生的路子；這不單是走私和緝私的問題，而是一個最現實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十月十九日。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余才友

簡歷：生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籍直隸天津。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畢業於南開中學。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考取遊美學務處公費留洋，入美國威士脫工業大學，習電機工程，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畢業返國。五年（一九一六）秋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十四年（一九二五）秋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十五年（一九二六）任清華校務處長。十七年（一九二八）赴美任留學生監督。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二月返國任清華校長迄今。現年五十九歲。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二日，全國各地清華校友會同時舉行紀念會，慶祝梅月涵先生服務母校二十五週年。美國吳士脫大學亦變更親領往例，授予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這無疑地，是清華大學的一件大事，同時，這也是全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在這樣大規模的祝年會裏，各方面的教育當局，教育界名流和清華校友，或由書面，或由講演，發表了他們底頌詞和感想。他們說梅月涵先生有一民主的風度和涵養。或者說他「教誨三善，化洽四裔，蕙澤滂流，高風遠被，朝野欽其文采，中外仰其聲施」。或者說他「以其學生精力，盡瘁清華一校，數十年如一日；抗戰後，清華遷地聯合設校，丁茲環境困難經費不裕之際，其苦心孤詣，尤堪欽崇」。或者說他是「一位嚴肅而緊張的紳士，脚步迅速而有力，說話總是那麼誠懇，忠厚，他決不是煽動家，從不作發動人的言詞。可是他卻也是一味嚴肅，一味作其言也訥的仁者的，他有時却也是一個富有風趣的智者，也很會開玩笑，那諧謔却又多半機敏而高雅」。或者說他是「誠懇，公平，而具備中西美德的真君子」。或者說他「和藹可親，遇事鎮定，遇危難更鎮定。國難中之清華，他能應付裕如，困難到來，他以身當之，決不閃避」……等等。當然，這些頌詞和感想，都是對他「公允而最恰當的評價。潘光旦先生說：「試問，清華所培植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竭而不舍的，已有幾人？試問，目前從事於大學教育的人中，或負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從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

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試再問，一般從事於高等教育的人中間，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於大學環境之中，數十年如一日，中國之大，又有幾人？」所以周寄梅（詒春）先生說：「自我國舉辦新式教育以來，數十年間，教育界同仁中不乏堅苦卓絕終身從事教育之士，顧十年間，亦有一部份同人，中途改途從政，無論其改途之原因是否由於不甘寂寞之一念，或迫於人事上之不得已，亦無論其改途後對於國家之貢獻是否較不致途為大為多，對於原來所服務之學校及其個人，總不免為一種損失。余為中途捨教從政之一員，但余反對近年來逐漸形成的教育家紛紛從政之趨向，余認為今日教育界同人所負之使命，較任何人為重為大，余甚願梅校長之服務精神，足以感召學人急起糾正上述之趨向」。

本來清華校友通訊的祝年專號（二十九年九月）想請梅月涵先生寫點二十五年來的經過和感想。不過他十分謙虛地謝絕了。他說：「我覺得沒有甚麼可說。」再說：「我不用說甚麼。」但是，全國各方面的獎譽像雪片樣地飛來了。對於這，他只好假昆明校友在雲南大學集會之便，發表了一篇十分簡短的答案：「無論那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祇是語位不肯說這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語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這個學校的校長作一種獎勵的表示。諸位覺得一人在一個學校服務廿五年，應予鼓勵，其實在清華服務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二三十人，而馬約翰先生且達二十六年之久，可見清華近些年之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個人的緣故。承諸位勉勵，再為清華服務二十五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願做，但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歲，在這以後的二十餘年，未必還能大有用處，那麼愛清華的人，必不願以老朽累清華。不過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個船，飄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肩負艱難的責任，此人必不願退却，必不願畏縮，只有鼓起勇氣緊急前進，雖然此時此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致告無罪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提前在清華園大禮堂隆重舉行三十六週年校慶（四月廿九日）紀念會。在梅月涵先生向四百八十餘校友和一千五百餘師生報告學校復員的經過，內心感覺到異常興奮和愉快。照他過去的說法，他已經把清華這隻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了。到現在，他可以向清華的同仁和校友一啟告無罪了。

選記得，明成祖定都北京，遷移江南大族安定北方局勢的時候，梅月涵先生底一位數世前的裔曾祖，一位顯赫的皇家駙馬，從原籍江蘇武進落戶到了天津衛。那是五百年前的事了。五百年來，梅家的子孫讀書從政，在天津衛梅官屯維持了一種富貴榮華的士大夫門第的局面。不過庚子年（一九〇〇）的「拳變」給梅官屯，也像給其他許多大戶一樣，帶來了不幸的厄運。在庚子年前，雖然梅官屯也在漸漸地沒落了。但總還能說得上小康。在這之後，五百年的士大夫門第就整個兒地破產了。梅家的子孫不得不離開「學優則仕」的道路，有的去學生意，有的從事勞力工作，支撐著一種艱難困苦的生活。梅月涵先生出生在庚子前十年，從小飽經憂患，遭逢了家庭悲慘的變亂。十歲的年紀，學生意早就過了時候，從事勞力工作也正好開始了。但他還是沒有學生意，沒有從事勞力工作，還是在士大夫的道路上走下來了。

梅月涵先生底老太爺字臣，號伯忱，是一位個性極強，有膽量有魄力的人物。他中過秀才，但有新的思想。他覺得，那怕生活再苦，總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書。再，他覺得，他自己的那一套，如讀四書五經，寫公文程式之類的東西，再也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了，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洋書」。在那時候，他底族人們說：「孩子們大了，怎麼不叫他們去學生意呢。」或者說：「叫他們去賣賣力氣，也可以養家糊口呀。」或者說：「讀書最沒有出息。」但他堅決排除眾議，還是把他底子女送去讀書，送去讀洋書了。他有五個子女，梅月涵先生排行第三。他把梅月涵先生底兩位姐姐送去天津女子師範學堂讀書，在四五十年前的社會，真可說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從梅月涵先生回國之後，他對另外兩個子女的教育就再不過問了。他那放心地說：「去找哥哥吧，他會照顧你們的，他不會錯。」所以，這樣一位忍辱負重，不避危險，而特力獨行的人，對梅月涵先生的影響多大，而留給的印象又多深刻！

還記得，嚴修先生是當時的學部侍郎，思想相當新。他覺得救國之道，就是在舉辦新式教育。所以在表裏面成立了家館。嚴家也是天津衛的大族。由於世交的關係，梅月涵先生被送進了他家館讀書。當時教館的就是張伯苓先生。

之後，由嚴修先生集資，由張伯苓先生負責，南開學校於是開辦了。梅月涵先生也就是南開學校第一班的學生。在學校裏，他還是軍樂隊的隊員，吹小笛子。他那時候讀寄宿，每當他穿着制服，帶着小笛子回家給姊妹們吹一段的時候，他底姊妹們還十分羨慕呢。後來，他以第一名在南開學校畢業了。他們給母校打了一口井，留作紀念。

梅月涵先生在美國的時候，還從各方面節省，好剩下幾塊公費來，那麼按月寄回家，貼補家費。從這裏，可以知道他十分愛他底家。可以知道他願對家負責任。到回國之後，他底父親年事已長。整個兒家的重擔，於是就扛在他一個人底肩膀上了。

三

回國之後，梅月涵先生開首在天津青年會工作。他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秋進清華的。他服務清華可以分做兩大時期：一是校長以前；一是校長以後。

校長以前的時期，梅月涵先生最初算學教員。後來教物理。他在教課之餘，還兼任童子軍的排長。和他一道兼任排長的還有林語堂先生等。童子軍都是中等的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他以童子軍的三大美德——智，仁，勇，和那些天真活潑的小孩生活在一起，享受了人生的樂趣。那時候，他除開讀書之外，還喜愛打籃球。他打中鋒，打得相當棒。

之後，梅月涵先生被教授會公推作教務長。那時候，教務長和教授的接觸比現在多得多。教授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外國人；一派是中國人。兩派之間不常來往，關係十分冷淡。他站在教務長的地位，對兩方面都保持了一個公正無私的關係。這對清華的教務，可以說起了一種示範作用。

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梅月涵先生還當過代理校長。不過時間十分短促。三個月後，他就到美國當留學生監督去了。

校長以後的時期，又可以分成好幾個段落：一是清華大學；一是長沙臨時大學；一是西南聯合大學；一是復員後的清華大學。

二十年(一九三二)十一月，國府任命梅月涵先生為校長。那是九一八之後，國家遭逢了空前的困難。北平各院校也遭逢了空前的困難。但他主持校務，反能有長足進步。他本來是學電機工程的。所以他特別注重理工教育的發展。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呈准添設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和原有的土木工程學系而成工學院。二十三年(一九三三)呈准建築機械工程館和電機工程館，設立金工木工工場。暑假後，接受資委會津貼設立航空講座。並進行航空工程的試驗。增設農業研究所，添置發電機改建電廠。建造航空試驗館和飛機庫房。偏重理工教育，這功績的大小，雖然還不能有定評。但抗戰時期，理工學生對國家的貢獻，卻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於是，清華的教職員和學生的人數是急遽地增加了。梅月涵先生對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認識得十分清楚的。他覺得要讓教授們有一個好的研究和傳授的環境，要讓學生們有一個理想的讀書的地方。所以開首就呈准添建女生宿舍，男生宿舍第五院，和西院教職員新住宅。二十三年又建築新齋男生宿舍和美如仙境的新南院教職員住宅。暑假後，又加建平齋男生宿舍和齋新後兩列。

清華的民主制度誕生於十八年(一九二九)。但這制度是異常脆弱的。梅月涵先生是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長。在教授會和評議會裏，也有「吾從眾」的風度和涵養。而學校的一些大事小事，又都要由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決定。他本人不願意變更多數的意見。但他不是沒有主見的。他是一位能幹的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集大成的賢才。

對於誠實而負責的人，梅月涵先生是想要設法地去幫助他的。比如馬約翰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馬先生說「我每次請教員，領經費的公事，梅先生都是照批的。我每次說謝謝他，他照例說，馬先生不要謝謝我，我們都是為着學校，用不着客氣。」

梅月涵先生的酒量相當大。在公餘，他常願意和朋友坐乾杯。有時候，他也愛聽京戲。

抗戰後，清華遷地長沙，與北大南開合辦長沙臨時大學。他最早到長沙。當二十六年(一九三三)九月十三日開籌備會的時候，他是主席。之後，一切臨時大學的校務都由他全權處理。後來因為時局關係，臨時大學奉命結束。三校又遷地昆明合辦西南聯合大學。他單獨留下來辦結束，遲到二十七年(一九三三)三月底才離開長沙。

西南聯合大學在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學，梅月涵先生是聯大常務委員會的主席。我們知道，張伯苓先生是

長期留在四川的。而蔣夢麟先生又常在外面走動。所以聯大的校務實際操在他一人手裏。因為三校的傳統不同，學風不一樣，管理起來十分困難，不過他以誠懇待人，以公正處事，任勞任怨，茹苦含辛。幾年來的慘淡經營，使三校的精神合而為一。茅以昇先生有次到聯大講演，說「南湘北台，聯大花開」，一時傳為佳話。

至於清華單獨的事業，在抗戰開始後，農業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和無線電研究所限有遷設到了昆明。二十七年(一九三三)秋，因為地方和時代的需要，在梅月涵先生主持之下，國情普查研究所和金屬學研究所也先後成立了。後來，清華又與資委會合辦雲南水力的探勘，與交通部合辦公路研究的試驗。另外，文理法三研究所所在經費極度拮据下，仍舊繼續進行。而留美公費生考試，在戰前曾經舉行過四屆。戰後，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先後舉行兩屆，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到戰爭結束的年代，五研究所已併入有關的系院裏面了，她們都有了內容翔實的報告，水力探勘之結果已為有關當局採用，而公路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成果，對國家都可以說有了貢獻。

最後要附帶介紹的，就是梅月涵先生的夫人韓詠華女士對他底事業很有幫助。他還有四位小姐和一位公子。公子祖彥排行第四，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從軍，參加美軍通譯工作，現在美國。大小小姐祖彬已畢業於聯大外文系，現任清華助教，二小姐祖桐，已畢業於聯大生物系，曾任聯大助教。三小姐祖杉，已畢業於聯大社會系。五小姐祖芳現正準備應考大學。

本刊合訂本

- 第一卷下冊(重印裝竣)
 - 第二卷下冊(有)
 - 第三卷上冊(重印裝竣)
 - 第一卷上冊(重印中，不日裝竣)
 - 第二卷上冊(有)
 -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可裝訂)
-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票：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掛每冊二萬三千元

大選太平

編者先生：國大投票，業已竣事，各地尚無大的糾紛發生。官方及中官方的報紙對此一再頌揚。民社黨張君勛先生和青年黨曾琦先生，亦均發表談話，引為欣慰。「普選」在民主政治的運用中，是惟一的方式，選舉如能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形下舉行，自然是很好的現象。不過我們應研究：為什麼這次大選，如此順利，沒有什麼重大的糾紛或意外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次的大選，是在政府黨（國、民、青）的控制下舉行的，候選人中，很少有反對派的人物在內。在此種情形下，一切自然容易太平無事。假如真正是「自由競選」，政府派和反對派都能公平地自由地參加這次競選，則是否能如此「太平」，這就成為很大的疑問了。

唐宏達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

如此行憲，與訓政有何異乎？

編者先生：今日為大選前夕，本縣（安徽和縣）競選之激烈，已達白熱化。候選人代表者，有朱祖貽、羅北辰、高思九、等三人。朱為青年黨人，經該黨提名發表後，最近始返和活動，時間匆促，希望甚微。羅與高均為國民黨人，返和活動均已半載有餘。最近政黨提名，羅因在黨內上層獲得有力支持，經國民黨提名為和縣國大候選人。高則被核定為「候補候選人」，但高在鄉間獲廣大羣眾之支持，不甘心為國民黨之「候補候選人」，乃由五百選民簽署，向本縣選舉事務所登記為候選



人，作自由競選，聲稱即使被開除黨籍，亦所不惜。如此局勢，將來鹿死誰手，即可測知「黨權」是否高於「民權」？不料昨日縣黨部散發電一通（和黨字第六五五號），謂奉中央電令，勒逼「候補候選人」高思九填具「放棄當選聲明書」，於投票前呈遞，否則即通知縣選務所，撤銷其候選人資格，雖經連署，亦屬無效云。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吾輩無黨派之老百姓，選誰還是高思九與八兩，均無不可，惟覺「黨」對大選之控制，尤甚於十年以前。二十五年之大選，人民雖不能選擇「黨」，但在「黨」內猶可選擇「人」；今則一切指定，連「人」亦不許選擇矣！如此實行「憲政」，與「訓政」有何異乎？

XXX 十一月二十日 和縣

編者按：據報載國大候選人名單，和縣候選人為朱祖貽。

中國文字的改革

編者先生：在觀察三卷八期，讀到費孝通先生所作「論智識階級」一文，深有所感。因此我想請費先生倡導中國文字的改革運動。

我是一個學習工程的人，有如費先生文中所述「學成」了一轉而成為食於人治的人物，承襲着傳統智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我曾飽嘗過傳統規範智識界的冷落，深感到自己是中國社會中不健全的一份子。尤其感覺痛苦的，就是費先生所說中國文字是最不適宜於表達技術智識的文字。我因為自知對於國故國粹，並無研究，自慚識淺，故對於五千年文化的結晶品，先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文字，雖然內心甚感不滿，却不敢妄倡改革。

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歷年來遭受多少傳統文人之攻擊，幸虧胡先生對於經典考據頗有根基，能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音字母以及拉丁化運動，至今假旗息

鼓；「論語」在林語堂先生時代曾一度用簡體字印刷，但此風亦未能持久普遍。傳統社會中既得利益階級，獨佔着社會規範決定者的權威，在文字上費工夫，不願提高生產，不知服務人民，更不屑研究自然知識；他們更把文字視作獨佔品，簡直就是在葬送中國智識階級的前途。

近年來工程界及自然科學界提倡翻譯專門名詞，化學界且創了好些新字如鑛鑛鑛等，但是我們仍舊感覺中國文字不宜於寫作科學的文獻。工程師們儘量的叫 Piston Ring 為活塞環，但是司機及修車工匠還是叫它為「配司登令」。我不懂日文，但見日本工程刊物中，很多用字母拼音的專門名詞。最近日本有大量削減漢字的運動，亦可使中國傳統智識階級的權威們反省一下。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世人部稱為一大成就。但是自認為革命者的國民政府，却對於「等因奉此」之程式，保守得十分努力。有一次，某警官填寫報告時，稱一位飛行員死亡，沒有稱他殉職，奉令記大過一次。

我想請求費先生倡導文字革命，如何改革，我並無成見。為科學界的便利，頂好一律橫寫，自左而右。外國專門名詞，頂好能以直捷翻譯。此運動的障礙自然不少。簡體字，拉丁化，及注音字母等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其故何在，我亦希望費先生調查一下。

王士偉 十一月一日 貴州大定

關於湖南省政府的參事

編者先生：湖南省參議員，均兼任省府參事，每人照四百元月薪支給待遇。七十幾個省參議員，此筆支出該不算小。省政府為籠絡計，亦樂得給與。長沙報紙，雖有諷刺，然「好官我自為之」，並無影響，乃多以「民意官」目之。

劉恆勳 十月十五日 長沙

奉交下

貴社編輯部十月廿日函一件，以讀者投稿，稱本省省參議員一律兼任本府參事，按四百元月薪支俸，不知是否事實相詢。茲將實情分告如次：（一）本府所設參事名義，係沿歷任舊例，並非編制內人員。（二）本省參議員中僅有一部分者，聘兼本府參事，且內多前任即已延聘者，旨在諮詢，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准函前因，相應覆請察照為荷，此致觀察週刊社。

湖南省政府人事室十一月七日
（人字第七一〇號）

一衣七億五

編者先生：日前出動王府井大街，一家皮貨商店正作著一筆交易，一位貴婦人以七億五千萬之代價購妥貂皮大衣一件，當時開出支票三張，登汽車揚長而去。我在一旁直看得目瞪口呆，若癡若呆。回家的路上，我盤算著，按照最近調整的薪俸計算，我一個月可拿一百五十萬元，如果我買這件大衣，餓著肚皮，得過四十年零八個月才能湊足這數目，我幾幾懸置身於另一世界之中。這幾天來，北平竟日黃塵蔽日，西風如剪，嚴冬是到了！窮困者久已匱乏的生活上又添一樣威脅，救濟事項尚無眉目。可憐的窮人們呵！你們的冬衣在何處？七億五的一襲大衣，在夢中去尋吧！這世界，這中國，真是太平不

平了！

賴質君 十一月十三日 北平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

編者先生：重慶市面一觀察一零售，有時價高至一萬元一本。書商這種剝削，加重了許多無力購買「觀察」的讀者的負擔，以致使書刊喪失了不少的忠實讀者。據個人調查，「觀察」在重慶知識分子心目中是稱為目前中國惟一的（下接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四一號

國內郵寄：三個月十二元
半年廿二元
一年四十二元
國外郵寄：三個月十二元
半年廿二元
一年四十二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給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庄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 周叔厚：國立政治大學
-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 梁漱溟：
-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 魏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周叔厚

選舉是一種以和平方式解決政爭的辦法，在現代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都是以選舉為憲政的一部分；且為實施憲政的必經程序，要實行憲政，必先從選舉做起，已屬一個不移的法則了。但是，選舉這件事，很是一篇大文章，尤其是參加競選的人，對於這篇大文章，更是難得下筆，如果候選人是由政黨提名的，則其所屬政黨的政見如何，個人聲譽以及社會地位如何，都是須要考慮的地方；不僅這些，而競選一事，又是需要相當的活動的。在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中，關於選舉規定有所謂活動的公民和被動的公民之分，祇有活動的公民才能够參加選舉。現在雖然廢止了這種限制，但由此可以想得到，凡是參加選舉的人，無論是受他人選舉或選舉他人，都是比較活動的份子。特別是受他人選舉的競選者，必需非活動活動不可，何況「其爭選也無殊其戰也」（語見嚴譯社會通論一、二一頁）。由於這種選舉上的活動，於是活動的費用也就無論如何是不可少的了，即令在一選區內僅有一候選人而成為無競選者的不競爭之當選（Uncontested），如英國一九二四年有三十二區，一九二九年有七區為無競選者。但是印製傳單的宣傳費用也是必需的，且在有些國家規定，凡參加競選的在繳提名單時，尚須納存保證金者。所以，跟着競選活動而來的，便是競選活動的費用問題。

競選費用的來源，在政黨提名的，多由所屬黨部支給；自由參加競選的，當然掏私人的腰包。如英國的選舉，在各選舉區內各黨有地方黨員大會與黨委員會，若地方黨員大會或黨委員會不能籌措充分款項，以進行競選活動，可請求該黨中央委員會補助之。美國亦復類此情形，不過美國國會在一九〇七年會通過議案，禁止公司或其他團體對於總統副總統和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捐助金錢。至於準備作競選活動的金錢，當然是限於正當的宣傳費用，如籌備演講會或印製廣告傳單，僱請人員肩負廣告招示行人等類用途。但是，有些時候，尤其是初辦選舉或國民政治道德低下的國家，每每把競選用的金錢，用在極不正當的事情上。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在十八世紀時的選舉情形：英國在十八世紀時，選舉證的買賣，成爲一種極通見的現象，大多數的選民，都把選舉權視爲一項產業，選舉證就是他們的財源，當將要開始選舉之先，即便計劃如何可以得到大宗收入。這些選民，不僅要如何想法賣選舉證來賺錢，甚至還要候選人供給美酒鮮肉或其他禮物的醜陋等報償。有良心一點的選民，收受金錢與大吃狂飲之後，當選舉場公開唱名（英國在一八七二年以前所行的是公開唱名制）的時候，祇舉一次手，不再受他人的金錢；那些沒有良心的，甚者收受好幾個候選人的賄賂。在一七六八年英國選舉時，有一選舉區，其選民總數還不及一千，但是同時收受三個候選人的賄賂，結果這三個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共計用到一百萬鎊，造成一種極腐敗的現象（見 I. H. Humphreys: Practical Aspects of Electoral Reform, 1922, chap III）。所以我引以英國這段選舉「佳話」，是因為英國的選舉歷史甚長，它所經過的事件也最多，後代民主憲政國家的選舉所發生的情形，英國都會發生過。所以，我們可從人家的覆轍來作自己的殷鑒。「殷鑒」二字於此用得頗有語病，因為在我國的選舉，也曾發生過這種腐敗現象，如民國初年的選舉議員，以及廿五年國民大會代表的普選，「鬧得全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裏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訴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無法計算」（梁漱溟先生語，見觀察三卷四期）。及到近年，這種情形還是一樣的繼續存在，如聯勤總部經理署秘書胡慎明先生在觀察三卷四期

上發表的一篇參加W市參議員的競選經過報告：「有個最有錢的商人，為競選已經化去了三四千萬元，可是攀不起兩次威嚇，一次四個人上樓拿出手槍教訓了他一頓……終於打了退堂鼓」。這三四千萬元祇是用到選舉途中的一半，如果一直用到投票那天，其數當更鉅。這些錢用在甚麼地方呢？酒食徵逐（請保甲長警察吃飯）和送禮醜贈（送西裝給區長）佔了十分之九。而在開始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個候選人派其基本的幾個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後輪流頂替去投票」。又有一個候選人以一萬元一張收買公民證。這一些，都是可靠的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所表現的恐嚇詐欺，無容論矣。若從候選人所耗的費用看來，一個市參議員的競選，就花了一筆這樣大的款項，而且可說完全用在賄賂送禮買公民證上面，競選一次不啻就是鈔票的鬥法。與十八世紀時英國的選舉情形，一模一樣的重演一番，禍害之烈，真可稱為「選災」。但追究這些原因，當然一方面是國民政治道德的敗壞，一方面却歸因於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太沒有限制所致，憑其資財的富足而濫用以達選舉目的，遂使缺少幾張鈔票的人無法與之抗衡。這也是一件大不公平的事。

當然國民政治道德，是需要慢慢培養的，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做到，但於競選費用，却是可以加以限制的，是一朝一夕所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再來考查英國對於濫用競選費是如何限制的：本來英國對於選舉舞弊，在法律上早有防備，一六九六年的法律規定有賄賂之處罰，一七二六年的防止舞弊法及一八〇九年的新防止辦法和一八五四年的選舉舞弊法，都是制裁選舉的不道德行為，消極的於事後處罰。至於對付引起這些不道德行為的競選費濫用問題，英國國會直到一八八三年，才通過一件腐敗和不合法的行為律（The Corrupt & Illegal Practical Act of 1883）來積極的予以防止。在這件法案中，其所稱腐敗行為，係概括賄賂、恐嚇、假冒、及偽造票數等類敗壞道德的行為。所謂不法行為，係概括多種行為，其性質非不道德，但足使選舉失其尊嚴或使候選人費用過大而言。該法案的內容有三大點：

- 一、禁止一切腐敗的行為及其處分。舉凡賄賂、款待選民、威嚇、冒名頂替、偽造選票均係不道德的行為，為法律所絕對禁止。
- 二、禁止一切非法行為及其處分。如僱用選舉活動人員，僱用車輛接送選民到場投票，但僱用人員肩負廣告指示行人，則非所禁。
- 三、嚴格限制候選人或使候選人花費過大之競選費用。即在城選區，凡不到二千選民之城市，其競選費用以三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增加選民一

千，可多增加三十鎊。在鄉選區內，鄉村選民不到二千者，以六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多選民一千，可多加六十鎊（因鄉村交通不便，故其競選費用倍於城市）；又在城選區僅能為一選民花五便士之費用，在鄉選區則為六便士。一切競選費用，由候選人聘請經理人支付之，選舉後三十五日內，經理須公布全部費用清單報告於選官（returning officer）以查明其用途是否正當。

自從這項法案公布施行之後，對於英國國會選舉的秩序上，很有影響。舞弊腐敗的行為也大為減少，國民政治道德也跟着提高。此蓋因競選費用的龐大而漫無底止是引起舞弊腐敗行為的原因，與其消極的於事後加以法律制裁，不如積極的於事前限制競選的費用為有效。此外，在美國對於競選費用，法律上也有限制，規定眾議員候選人於選舉時期，除私人費用外，不得超過五千元；參議員候選人之競選費用，不得超過萬元；亦須由經理人宣佈費用之數量及性質。在州立法上，也同樣的協助聯邦法律，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所以，從選舉制度的立法上看來，限制競選費用是一種應有的趨勢，也是一種進步的、公平的表现。

至此，吾人可考查我國法律的規定。我國法律祇是對於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在刑法上有所謂妨害投票自由罪、投票受賄罪、投票行賄罪、誘惑投票罪、妨害投票正確罪、妨害投票事務罪及妨害投票秘密罪（刑法第一四二至一四八條）等等罪名的事後消極制裁。在選舉法規上並沒有積極的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不能說不是一大缺憾。競選費用的任意支付，是引起犯這些罪名的原因，如果把競選費予以適當的限制，自然無法可以請酒送禮買選舉票了。這種限制雖不能絕對的發生效力（這又牽涉到政治道德問題），但總可以減少許多選舉犯罪的腐敗不法行為；「選災」也多少可以消滅一點；國民政治道德也可以藉此培養培養。所以，對於候選人競選費用的限制問題，在我國政治道德敗壞無遺的今天，是應該要深切加以考慮的。

至於限制競選費用的辦法如何，因為目前國內各區域的物價指數不同，所以不能夠定一個全國性的限制額。譬如在甲地印刷傳單需費甚至數倍於乙地，則甲地的限制額應較乙地為高。這種限制額的決定方法，最意以為可以參酌公務人員薪俸待遇辦法分區決定競選費用的最高額。這裏所提出的，不過是一項原則，提起立法家的注意而已。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

文化與政治

樊弘

在最近第三卷四、五、七期的「觀察」上，梁張二先生曾經發表了兩篇文章，均以爲憲政不適用於中國文化的需要。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兩點：（一）從中國的憲政史上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爲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的一次選舉，不是由金錢買得。但即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替特權階級作工具。現在的選舉且將比從前更壞。（二）更從中國文化的本質上說，中國不嫌自由太少，而嫌自由太多，實行憲政，適以加重其弊（梁語）。溯自海禁開放以來，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來，都幫助了「甲檝」即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權，除使其對人民更事高壓和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張語）。梁與張二人對於中國文化積極的解釋雖不盡同，但消極的否認憲政則一。然則中國的文化所需要的政治是什麼呢？現在且讓我們來看梁張兩先生所給的解答。

依據梁先生的意見，中國需要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治理。他說：「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睿的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礙滯，而後在方面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梁先生這種主張，很像柏拉圖在希臘的時代，眼見着斯巴達皇帝的暴戾恣睢和雅典皇帝的淫佚無度，本其悲憫救世之懷，主張以哲學家來做皇帝，依照至善的原則，來治理希臘，有些相同。

依據張先生的看法，政治有甲檝和乙檝之分，甲檝是皇帝的政治，乙檝是鄉民爲了地方公益，而實行互助。中國是甲檝之下，保留了許多乙檝。在這一點上，儒家哲學確有大功。中國不但需要乙檝，而且要限制甲檝。儒家思想在保護乙檝，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以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但要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呢？張先生說：「這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的

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政治需要一些通儒來領導。

總括來說，就是梁先生與張先生因爲看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到中國來都壞了，因此，他們在根本上，都否認民主政治，而主張少數政治，或通儒政治。

梁張兩先生和我這位後輩，都是受過儒家哲學熏陶的人。記得我在四歲的時候便開始讀經，一直讀到十一歲。雖然那時並不真正了解儒家哲學，但在行爲上，却很受我的先祖父母的儒家思想的指導。在大學畢業而後，雖然在我的生命之中，滲入了不少的實證主義的成份，但我在人生行爲上依然篤愛王學。直到抗戰之時方纔發生懷疑。儒家的哲學既同我結了一段這麼深的關係，今番再聽着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好像一個在萬里之外浪蕩江湖的孩子，忽然看見他的鄉里兒時的故友一般，特別的感到真誠而親切。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相信儒家的思想可以救國了，所以，我對這兩位前輩所主張的通儒的理論治國或通儒治國的理論，雖然覺得高尚而優美，但我却很難信任他是救治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病症的良方。我想把我的意見盡情吐露於後，請求兩位前輩教正。

我以為梁張兩位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如果要有效的付諸實施，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通儒們必須已經是中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們可依照他們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國。（二）他們雖然尚未變成中國的統治者，但統治者却能夠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不但虛懷樂取，而且躬行實踐。可是在今日的中國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昨日亦是沒有，在明日我相信依然亦是不會有。所以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理論，最多只是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種點綴品，好像閩人先生們在他的富麗堂皇的客廳裏所陳列的希世之珍一樣。但我恐怕這點小小的希世之珍的地位，在中國也是不會得到的啊！假如世上大多數的人，或世上的統治者階級，果肯依照哲學家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事或治國，那末，世界也許早就好了，並也用不着梁先生和張先生

來苦讀深思，亦不用着我們這些後輩來討論了。以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來說，幾乎只有很少的哲學家纔是鼓吹戰爭和否認和平的。而且即在戰爭販子的口裏，亦還是說和平好。但他們是否遵照這種理想做呢？現在美蘇兩大國不是正在預備戰爭，印度不是正在從事戰爭，中國的國共兩黨也不是正在從事戰爭，而打的你死我活麼？試問和平主義在那裏？在中國的哲學中，凡孔孟之徒，沒有不主張「見利而思義」的。但今日中國的營私舞弊的官僚，坐吃空額的軍閥，黷武窮兵的戰犯，和囤積居奇的好商，他們亦在見利而思義麼？思是思了，可是他們在照着做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上，不是極力提倡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麼？而且他這主義得到了全中國一致的同意，但誰在真正的奉行它呢？梁張兩先生縱令本其高明深睿的哲學（梁語），並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學者來討論出一個專門為中國而設的制度（張語），我恐怕他在將來受人歡迎的程度未必趕得上中山先生的思潮。但中山先生的思潮都還缺乏足敷的人照着做，我們很難有理由說，梁張兩先生所認為的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政治哲學，世人便要躬親去實踐。假令他們對你陽奉而陰違，梁張兩先生又將何如？張先生豈不是說，中國向為特權階級所統治嗎？又政府本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嗎？梁先生豈不是在說，中國近年以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確是一種不應存在的病症嗎？假令梁張兩先生的理想的政治主張出來之後，依然與中國的特權階級的利益相違背，倘不受特權階級的明令禁止，便遭他們的夾帶否決，結果又如何呢？這豈不是明白表示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哲人的思想，也把這個特權階級無可奈何麼？

把我上面所說的話，再行重複一遍，即梁張兩先生所主張的通儒政治，如果要想在實際政治上發生效力，必須讓通儒們來作中國的統治者。可是中國的通儒者，不但一向不是通儒，而且不聽通儒所說的話來治理，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儒的政治，好像鏡花和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很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的豺狼馴服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駝到月宮和彩雲裏去遊玩，這是何等的美麗啊！但可惜豺狼還是要吃人。這個美麗的理想辦不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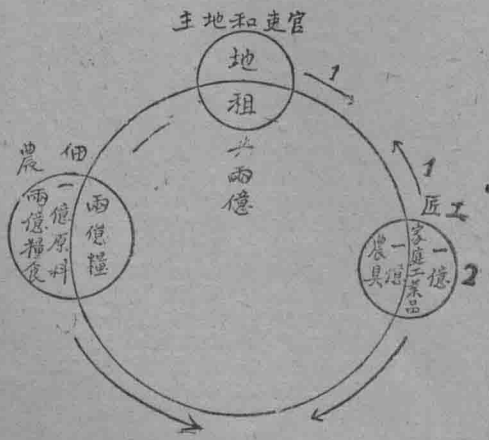
張梁兩先生不贊成西歐的民主制度，而主張根據中國的文化再造一種通儒的政治，其所根據的理由，單因大選在中國被利用。但大選為什麼在中國被利用呢？單因他不適合中國文化的要求。但中國文化的要求是什麼呢？又中國的

文化與外國的文化有什麼區別呢？梁先生說，中國「從不開有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的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靦然不以為恥，實有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張先生則謂中國「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為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無為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即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櫛下仍保留乙櫛，不使甲櫛完全吞沒了乙櫛。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櫛，就中尤以儒家道家為最。因此張先生「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我對於梁張兩先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認識是贊成的。但我還想更進一步，專去說明中國這種無為政治產生的經濟背景。

誰都知道，中國原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經濟社會。在這社會之中，最發達的就是農業了。從實物的經濟觀點上看，只有農業的生產纔有剩餘，小工人和小商人均沒有。農人在他的每年總生產量之中，除了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外，尚有餘物來贍養一個地主的階級和政府，其餘的階級則無此能力。在海禁未開之時，田賦實占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半。由此可見，中國的農人能够生產淨餘，確無問題。因此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是特別的以農為重。但工業確乎最不發達。試看在今日中國農村的冷僻的角落裏，所浮現的泥水匠、木匠、鐵匠和瓦匠等生產的能力之低劣，和他們的破衣和赤足，我們實在不禁要說，他們所生產的貨物，除了依照分工和交易的原則，與農人換取農產品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費外，實在沒有替過什麼資本家生產淨餘的性質上，在中國停滯在農業階段的時候，土地實是中國全部社會的生活的依據。中國的整個文化都是建築在這個土地生產地租的關係上。所以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的思想都在以維持這個土地生產力於不墜。

我所謂的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便是重農學派的老祖宗所說的維持財富在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裏繼續流轉的意思。正如換內大師所說，在一個農村社會裏，存有三個大階級：（一）生產淨餘的佃農的階級，（二）不能生產淨餘的小工商階級，（三）地主和統治者的階級。在這三個階級之中，只有佃農的階級和小工商的階級能生產，餘如地主和統治的階級完全是坐享現成的。假令在一年之內佃農在土地上投資價值三億石糧食的資本（一億石穀種，一億石糧食

圖 一 第



留出兩億糧食來，作為次年度的再生產之需。以一億糧食留作自用。一億向小工商階級交換家庭工業品。經此交易之後，地主既有一億糧食，又有一億家庭工業品。其需要業已滿足，他們於是退出流通過程之外去了。小工商業者既得到了一億的糧食，他們可算是也收回了他們所投下的資本之一半了。他們急於以其一億農具換取原料，恰好農人手中有原料一億以之交換農具。二者的供求與需要既各一致，當然兩者要從事交易了。經此交易之後，農人原保留有兩億糧食，今又得一億農具，他可謂恢復了他們的投資的全部。小工商業者此時既換得一億糧食，又得了一億原料，完全恢復了他們從前的地位。二者於是均各可以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第二年再把第一年的生產和流通的狀態重複一遍，第三年再把第二年的狀態重複一遍。在這財富流轉的不斷重複裏，中國便長成了一個適應於這個財富流轉需要的文化。

這種文化的本質，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就是張梁兩位先生所標榜的儒者的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了。一來呢，是因為何農和小工商業階級，安於低級貧困的標準，且日夜辛忙不休，把所有時間都佔據了，簡直沒有機會來問政。再來呢，因為他們在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上，亦無問政之必要。他們的正常的思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三來呢，地主和官吏們，因為把這簡單的農民生活，知道的非常透澈，逐漸認定它的必

和價值一億石的農具)生產出四億石糧食，和值一億石糧食的原料出來。他們獲得淨餘兩億。此兩億淨餘，地主認為是他的土地的使用而來，要求佃農給他們作地租。在他方面，小工商業者投資價值兩億石糧食的流動資本：一億原料，一億糧食。他們因為不能生產剩餘，所以在同年之內，只生產了價值兩億石糧食的製造品：一億家庭工業品，一億原料。當生產完結之際，財富在這三個階級之間，開始流通。佃農在其所生產的五億農作物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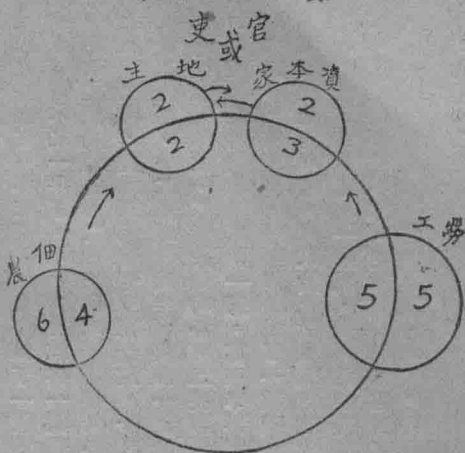
然性，除非外侮侵入，亦不欲多所變遷。因此這種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成為士農工商所擁護的一種理想了。在宗教上所表現的是聽天安命主義。一來呢，因為在自然科學未發達的時候，農產物之豐收與歉收完全視自然的氣候為轉移。莫怪中國的宗教要以天為法了。二來呢，是因為自然的變化，大半識不透，遂不免疑心此中有神明在支配，莫怪社會要相信命運了。三來呢，是因為聽天安命之說，最足以維持地主們的身份，因此等級的觀念便出來了。在哲學上所表現的是窮理盡性以至乎命。命即天命的意思。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哲學與宗教合而為一。在文藝方面所表示的是輕鬆、優閒、含蓄、自然。如詩經和陶淵明的詩篇並唐宋的山水畫，都是可舉的例證。一言以蔽之曰，中國整個的固有的文化只是中國的簡單農村生活的一種意境而已。

由此可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從維持中國的土地生產力一點上說，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回憶歐洲在中古時代，社會的最主要的生產的手段亦是土地，它亦不會需要民主不是？

近代的歐洲不然。因為在近代歐洲的社會內，生產力比較從前進步了。社會全體的生活不僅依賴土地，而且最主要的要靠資本。因此近代歐洲的文化不僅需要能維持土地的再生產與再分配的流轉的過程，而且要能維持資本的再生產的過程。為滿足這個新興的要求起見，民主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便成為全體社會所擁護的制度了。

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進步，人類已可利用機器來生產了。近代的機器如同古代的土地一樣，人們如使用它來生產，其所生產的物品，不僅能維持直接參加者的生存，而且尚有淨餘來維持機器所有者的優裕豪華的生活。從人類全體的物質生活的享受上說，機器的發明無論對於任何的階級都是比較的利益。為圖資本的迅速的積累起見，除了使機器為資本家所有外，機器無法改良和進步。由是在近代的社會之中，除了舊有的階級之外，尚增添有兩個新興的階級，其一是生產剩餘的工業勞動者階級，又其一是坐食剩餘的資本家階級。由是在今日的生產業內，財富在各階級之間流轉的過程較為複雜。假令在這一社會內，農業的生產因為人口增加之故，產量亦增加一倍，即農人以價值六億石糧食的投資，內中包含三億石價值的農具，生產八億石的糧食、兩億石的原料。工人以五億石價值的投資，內中包含兩億石價值的(均以糧食計算)的機器，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石價值的原料，生產出十億石價值的製造品，內中包含五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三億農具，二億工業機器。當生產完畢之際，農人以四億糧食，工人以五億家庭工業品繳納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他

圖 二 第



的地租和利潤。資本家需要兩億石糧食，地主需要兩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二者既各相需而相給，各別皆有滿足。工人在其所餘五億石價值的工具財中，留出兩億石價值的工具財出來，作為自己的生產之需。以三億石價值的農具向農人換進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原料。經此交換之後農人和工人的資本均已收回，他們於是又可進行再生產了。但我們應強調的，即在資本主義急劇進步的時代，他不但要維持資本而且要壘積資本呢？

當資本家階級出來之後，他們的富力雖然強大，但政治的權力無有。可是他們如沒有政治的權力在手內，他們的營業便要感受許多的不便。例如他們要把貨物賣到極遠的地方去，並要從極遠的地方買進廉價的原料與糧食回來，地主因為糧食與原料的價格的低落，當然便要出而主張保護農業了。這便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又到農村去吸收農工，直接提高了農工的工資，地主當然亦要出而反對了。又加資本家為了賺錢起見，不惜在貨物裏面濫假，不惜無情的僱用婦女和兒童，並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即便開除工人，這均不合於農村社會的傳襲，地主利用他們政治的權力，亦不免出而干涉。為打破這些障礙起見，他們均非爭取政權不可。他們爭取的目的乃在維持資本的流通與增殖。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資本的維持與增殖恰好對於社會全體均是比较的有利的。於是資本家爭取政權的活動便得到了大多數的擁護。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作我自己的買賣！」於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便出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政治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為了促進資本自由的權利。

為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而屢敗呢？就是因為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感在維持土地生產力一點上，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始終沒有造成一個可與地主階級對抗的資本家階

級。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不為舊社會所竭誠擁護。

然則中國就不需民主了嗎？我以為這個問題的答覆須要看中國的將來的工業是否去走資本主義的老道。假如是的，中國自然需要民主了。假如不是，中國亦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民主，但只需要由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就是了。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進步，和人與人間的關係的進步，今後國民生活最主要的依據，我以為既非土地，亦非資本，而是有計畫的集體的勞動。現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社會不復需要儒家道家的無為的政治。資本萬能的時代亦已經過去了，所以我們亦不需要保護資本家的營業自由的民主的憲法。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我以為尚未過去，而且正在發展。例如蘇聯的計畫經濟的成功和英國今日國營企業的成功，似乎均在對我們暗示，中國今後還有一個勞動萬能的時代。為迎接這個新的時代計，我以為今後中國的建設須要由中國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同時中國的民主的政治亦需要這個偉大的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正如蘇聯的計畫經濟是由共產黨來領導和今日英國的建設是由英國的工黨來領導是一樣的。

保護農業自由權利的儒家的政治哲學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資本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保護營業自由權利的民主政治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世上還有什麼偉大的主產的能力比得上計畫的集體勞動麼？中國的民主政治，經過這些年的失敗之後，我們似乎應該有一個澈底的覺悟，即除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外，民主政治在中國無論由任何哲學家來領導，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遠是站不住的。

民卅六、十一、四、於北京大學

(上接二頁) 權威刊物，彼此互相交換閱讀；我自己訂閱的這份，每期的讀者總在十人左右，只要「觀察」一到，朋友紛紛紛來預借，借出去總要一禮拜以後才能收回，然後我又把它寄到家鄉給一些做中學教員的親友們閱讀。(他們簡直沒有力量來訂閱任何刊物)。為了使西南大後方讀者能很便利的閱讀「觀察」，我誠懇向先生建議，儘早在人、力、物力及環境許可下發行「西南航空版」。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從北平到南京再轉回重慶，一年半以來，經常訂閱「觀察」，為了使我們祖國的人士能夠有一部分人來接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教育。我希望「觀察」能夠更普遍的銷行在祖國的每一角落。大公報因為有津滬渝三版，它的言論得以傳達到中國的各地。貴刊已有華北航空版，是否可考慮增出一「西南航空版」呢？不然，在西南、西北廣大的區域裏，「觀察」將失去很多忠實的讀者。這不僅是「觀察」的損失，這是中國的損失，(因為它的未來希望都寄託在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的身上)，我愛讀「觀察」，這個意見，先生以為然否？ (下接十五頁)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梁漱溟

——答張費二先生

要討論一個問題，就要澈底討論才過癮；只說一些零碎感想，實在沒意思。假使非為情勢所逼，我是不願寫零篇文字底。上次「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只為乘時機給國人一個問題之提醒而已，談不到中國政治問題之討論上。現在此文自然更談不到。只因爲張東蓀先生寫了「我亦追論憲政及文化的診斷」一文（見本刊三卷七期），文末好像還在徵問我的意見。又費孝通先生的「基層行政的僵化」一文（見大公報），既爲張先生所引用；費先生更有「再論雙軌政治」一文（見大公報），答覆張先生和幾位其他朋友。文末且明白提出幾問題來問我。凡此，我若全然置之不答，似乎不好。於是極不得已，又逼到寫此。

第一、我聲明：我上次那篇文只說「一個人自己出頭競選」，——或擴大了說「選舉競爭」——不宜行於中國。我並沒有說選舉制度之根本不能行。我既然沒有說中國不能行選舉；當然更沒有說到中國不能行代議制。然而張先生文內，却竟然誤會我是認定中國永遠不能有真正選舉底了。費先生文內，却竟然誤會我認爲中國不能行代議制了。這真未免聯想太多，推想太過。據說有一位頗肯用心底先生，看了我那篇文，表示看不懂。又聞張先生文內，提到「鐵路飛機輸入中國所給我們的災害，引起了吳景超先生寫一篇「鐵路飛機不可反對」的文章。真令我懷疑：究竟寫一篇文所給人的影響，是增加了明白，還是增加了不明白？

在我自己方面對中國政治問題，是早有答案底。並非只有消極底批評，而是有正面主張，且是有一具體方案。這方案在戰前時候，已具輪廓；抗戰中更加成熟。在戰前已多少有所發表；戰中戰後，亦不時向人談，亦會著之文字（時在香港及桂東）。其奈時人不留意何！現在正謀爲正式全盤之發表，而先從理論入手。那其間，自不可能沒有選舉制，沒有代議制；不過從精神到面目，都將與西歐和蘇聯不同了。

第二、張先生說我只看見中國傳統政治中他所謂「乙概」之優點，而忽略「甲概」；且論定甲概幾乎完全是壞底。這我不能同意。張先生以其「甲概

「乙概」代替費先生所說「雙軌」，殊覺有所不足，此在費先生「再論雙軌政治」文內已經聲明。費先生於傳統政治有明文之一軌（自上而下者）外，復見出其無明文之一軌（自下而上者），而申明其爲雙軌，是很對底。還有其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之說，都是很對底。納甲概乙概於雙軌之中，則可；離開雙軌平行之義，而說兩概則不可。上下既相通相聯，則似難以劃出一概好，一概壞。我們應當知道，中國傳統政治（指秦漢以後）早已落到只能如此地步，無法再好，亦無法再壞。它有時已上達於其所可能有之好，有時亦會下降於其所可能有之壞。無論其好其壞，總皆與今日情勢完全不合。我初無取其一概之意。

張先生費先生以其於現代學術之造詣，又對於固有文化肯用心，一切都很快通達，在國內實在不多其人。但張先生缺乏費先生那樣在鄉村住過一時期的生活，對於鄉村知道底不親切，遂多想像。又見我多年致力鄉村工作，便謂我喜歡那乙概優點了。

第三、張先生的意見，中國今天選舉所以不能辦，就爲特殊勢力之利用它；若撤除了特殊勢力，而還說選舉不能辦，則無據。我聲明：至少是我原意並非如此；再則我亦不能贊同此意。因此文只在作答覆，作聲明而止，所以現在不討論下去。

第四、費先生以爲我不贊成代議制，於是發生不用代議制，用什麼之問題。我現在不能正面答覆用或不用代議制，以及用什麼代替它。——此殊非本文所能及。我只作下列兩點聲明：

一、從我上次那篇文內，強調要有方針有計劃來建國，且要把一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融治爲一，來看，則其勢必着重加強自上而下那一軌道，可無疑。於此，舊日政治上之第一道防線——無爲主義——固必撤除；即第二道防線——中央權力懸空起來，僅到縣衙門爲止——亦必須撤除。

如某君所強調保甲制度之需要，是有理底。國人亦許還記得二十多年前，山西村政是全國聞名底。那就爲閻錫山在山西當真發狠，衝破兩道防線，連續工作

十年而來。他發誓要作三件建設之事，三件改革之事（第一防錢破），而却發見它作不動。何以作不動呢？因為他的政令至縣政府而止，不像他以總司令所下軍令一樣，由軍長而師長，而旅長，而團長，而營長，而排長，而伍長，以直達士兵。於是恍然大悟，非把縣政府到各人家門內那一截補起來不可。要由縣長而區長，而村長，而團長，而家長，以直達各個人；（第二防錢破）而後一件事，要辦就辦。中國近三十年來，在縣政府以下之正式行政機構之創設，實以山西爲其嚆矢。今後不必定是保甲制，亦不必定是村閭制；但自上而貫徹到下之一條軌道不可少，則是一定底。

二、單是如上所說一條軌道，則必然「把基層社會逼入了政治死角」（費先生的話）；那是萬要不得底。山西村政所以終歸死亡，即在此。我們所以有見於第一軌道之不可少，而却從第二軌道入手，爲由下而上之建築（鄉村建設），亦即在此。像費先生第二篇文中四次三番所致意者：

在我的結論，却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地，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啓發和領導作用。

在我看來，只有把人才滲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自治事務中去。

所以我說，如果真心要改革社會，只有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我們必須加強變軌中自上而下那一道。

二十年來鄉村建設運動所號召於世者，難道不就是這個嗎？「七七」事發後，「八一三」戰事前，我有「我們怎樣應付當前大戰」一文（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十二兩天上海大公報），爲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而設計一個全國統系的動員機構。內容共列舉十四要點，就明白指出要一面自上而下，一面自下而上，有循環作用。自上而下的一面，愈下愈具工具化。——即在下之基層民衆是被動員的抗戰工具。但單是這樣把人當工具來用，是不行底。同時要把全國人當成國家主體，而主體化之。即從下而上，節節有其自覺自願者在內，以基層民衆爲民意之來源地。而爲了建立這機構，完成這工作，第一步必須動員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到各級機構，尤着重於基層最小單位。這一設計，即本於平素鄉村工作之經驗而來。十月尾，會應蔣公面囑寫成草案。第以上海撤退，接着南京撤退而不能談。廿七年入川而後，且曾一度計劃爲改善徵兵而行之於四川。卅年到香港，辦光明報，亦曾有所發表（見「我努力底是什麼」文中）。

年，在桂東之八步，屢向朋友提出，亦曾發表於刊物。惜外間多不知道。今爲使費先生及讀者明瞭我的思想，特摘錄當時文章一段，附本文後。不過我還得聲明：這爲我對抗戰期中之中國政治而設計之一部分，非全部。從它可以窺見我所抱意見之一斑，或一點影子。至如何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之全部主張，自不在此。

第五、費先生又問我，以往中國沒有學像英美代議制，是「不爲」呢，還是「不能」？我且借用舊作來作答：

（上略）雖然百分之八十的蚩蚩之氓，大都厭嫉民國而想望真龍天子，但却沒力量在社會上形成一較強傾向。反而由少數有力份子——較有頭腦有知識底人和較有勇氣較愛活動底人——對皇帝制度之否認，斷絕了帝制再興的命運。十幾年來擾攘不定，就是指示舊轍之已經脫失，新軌的未立。（下略）

新軌（西洋式憲政）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而世人不知也。舊轍之所以不能返歸，其難在少數有力份子意識上明白地積極地否認它。新軌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難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無力份子——不明露在意識上之一種消極地不接受。多數無力份子，從其數千年迷信和習慣，對於新制度無了解，不接受，這是容易知道底。而其不接受，實有更在迷信與習慣之外者，則人多不留意。少數有力份子固明明爲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識後背隱暗處同時復爲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數年政局之紛擾，政象之污濁，未嘗一指示我們新軌轍之不被接受，而昧焉焉寄其期望者，至今猶盈天下也。

這是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所寫，第不知是否回答了費先生之所問。此外還有「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分就物質條件之不足，精神條件之不合，來指明其不成功之故，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可參看。

附摘舊文數小段——

第二個原則：從戰時之國民動員，引致國民參預政治，即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以爲民權政治之始基。

（三）從新整理建立全國各地方團體職業團體，將現在漫無統紀之民衆，悉數納於組織。即因之以構成大小動員單位，爲動員之前提。發動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在各單位中，從事上述調查統計宣傳教育等工作，爲動員之入手。各單位知識份子，領導民衆商討策劃，如何完成其上

級所賦予本單位之任務，為動員之實行。

(四) 成立各級動員會議，儘量給基層被動員的老百姓及各級從事動員工作人員，陳述困難，發抒意見之機會；以增進上級政府對事實之了解，並助其發見許多更好辦法，來完成總動員。此即謂國家的動員計劃和法令，將不由政府片面制定，而由人民協贊訂定之。人民於此，將實行他們自己所情願或所承認的事情。

中國的老百姓，在平時總覺得沒有國家沒有政治，他亦能生活。他自巴既不熱心政治，尤盼望政府少作事，少管事。但今天來，誰亦不得不有國家觀念。國家亦迫得非動員民衆不可。如徵兵、徵工、徵糧，一切逼到老百姓頭上來。事情原是很痛苦，然而誰亦不得不承認其必要。此時政治再亦不能消極，而老百姓以痛癢利害切身，亦再不能不聞不問。引致國民參預政治，這真是最難得底好機會。(中略) 鄉村間的動員會議，恰是一種教育。於此解釋法令，灌輸常識，練習民權，為民主政治養成其種種習慣能力。知識份子善為領導，收效必宏。

縣市級動員會議，在某種範圍內，應許其有權決定他們自己如何動員問題，而指示其下級行之。對上級，他們還可以作某種請求和建議。此時出席者，即代表各鄉鎮而來，在會中必然傾心研究討論而不肯放鬆。既經參預決議而後回去負責執行，必能認真而且得當。因在戰時，十之八九都是動員的事情，即全部一總納入動員範圍，亦無不可。所以縣市動員會議而外，不必再有縣市參議會，如今日者。——此即寓民意機關於動員機構之中。

從省級到中央，則實行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之原則。省參議會議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十分之八應從各大動員單位(地方團體職業團體

推選而來。像參政會，其主要任務應當就是議決政府提出的全國動員計劃和相關法案，而擁護之。

我在國民參政會幾年，深知其最大缺欠尚不在沒有權力作事，而在它本身對於廣大社會是一個飄浮無根的東西。參政員名為這是某省區選出底，那是某團體選出底；而其實那些全是空無其物。參政員只有他個人的意識，或遇着某問題有點黨派意識。至於上而國事，下而民瘼，縱然他關心，却總不過一些推想與傳聞。談到徵兵和徵糧，統制和專賣，一切當前重要問題，於其政策和辦法既不清楚熟悉，於其積弊所在和民間所受苦亦同樣隔膜。臨到開會出席，尋題目寫提案，覓材料作文章，既不足以代老百姓說話，更提供不出高明有價值的建議給國家。這固然是他們缺乏外國那樣真正政黨之故。然而沒有真地方團體真職業團體，整個社會形勢散漫，却是根本底。照我們的設計，情勢就大不同了。第一，參政員不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地方的或職業的某些大動員單位的代表。他是受委託而來中央，亦有其團體為後盾。第二，他早帶來好多問題，亟待大會為之解決。其中有鄭重提出之民間要求，有幾經各級會議研討而得的寶貴意見，不再是無聊文章或風聞言事。第三，在大會上彼此討論，或與政府人員辯論某一問題，他自然不外出行；政府人員欺他不得。會場上，亦沒有誰發空議論，荒時誤事。第四，他不像現在參政員開罷會，便算完事。他還須回到本團體，報告他此行結果。假如他不能盡職，下次自然另推人。大會通過之案，倘不見實行；他下次出席必然追問。總之，處處扣緊，事事認真；這才是政治，不是兒戲，不是點綴品。

以上摘自「論當前憲政問題」一文，見民憲月刊東南版第一期。

卅六年十一月八日脫稿

新大陸的餘音 (美國通信)

紀錫瀾湖之遊

楊慶莖

一 遺留的角落

今夏九月，素稱終年天氣如秋的美國西北部，也有點炎熱起來，於是乘著學校的假期，到山區一遊。挑選的地

方，是華盛頓州東北角連接加拿大國境的雪瀾湖 Lake Chelan。我到美國十年來，對於開發新大陸的開荒者的小角落。所以，我一向只能看看美國工業文明現況的都會與農村，而沒有看到美國工業文明前身的開荒世界。但是雪瀾湖區域，是一個未曾充分開發起來的地方，至現在，

著新大陸氣象的真荒野，只剩下遠處美國國境邊沿的幾個小角落。所以，我一向只能看看美國工業文明現況的都會與農村，而沒有看到美國工業文明前身的開荒世界。但是雪瀾湖區域，是一個未曾充分開發起來的地方，至現在，

裏面還住着幾個老軍的隱士和壯年的開荒者。在美國還帶着新大陸氣態的幾個荒蕪角落，這是其中的一個。這就是此次遊雪瀾湖的動機。

雪瀾湖是狹長形，由南而北，長約二百六十哩（約八百華里），湖寬不過三五哩，但倘將屬於湖區的山地算在內，也有十多二十哩寬。在地面上看，這湖像條藍色的長蛇。從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圖城出發，開五個鐘頭的汽車，到湖之南端的雪瀾湖鎮後，就要把汽車寄放旅館，因為從此北入湖區，就完全沒有道路。湖區和外界的交通，祇賴來往極疏的小汽船和貨船。這湖區的情形，使這二百六十哩長和一二十哩寬的山區水域，成了退避塵囂超然自處的小世界。

二 湖上的隱士

我們到雪瀾湖的次早，剛好趕上船期，於是棄車登船。汽船快捷地沿湖北駛，一會子，湖南的村鎮人煙，就隱沒到天際去，四面所見的，只是一泓蔚藍的湖水，水的週圍，萬山環抱。重疊的峯巒上，密覆着葱鬱的森林。湖濱的山野森林中，每隔十來哩，就見有一處人工闢出的小空地，空地上綴着草坪，花卉，菓樹，和一所木房子。船經過這些空地，往往略停幾分鐘，將郵包，報紙，信件等物，遞給早就守候岸旁的老翁或老太太。他們是湖上的隱士，這些郵包和信件就是他們和塵世的唯一媒介。

這些隱士多半是告退的商人或專門職業界。他們在不斷地緊張和傾軋的工業社會裏，勞苦了一生，獲得小廉的積蓄，於是退出鬥爭的行伍，到這湖濱買塊山地，蓋所房子，過些清閑的歲月，終日只見湖山林鳥，最近的鄰居，要越過幾個高山或渡十多哩的湖水，才能遇得到。這些隱居的人家，間中也有兩處在夏季兼營招待遊客事業，和中國深山寺廟招待遊客的性質差不多。但這到底是例外。這些人的隱居，雖不如我國許多隱士墨客的過世或厭世，但他們主要的還是為着「消遣世慮」而來，所以就多不喜歡素不相識的外人，把麻煩的世事，帶到他們的清幽境界中。

美國的工業社會裏，小商人和專門職業界這一流中產階級人物，在壯年的時候，抱着進取的雄心，奮鬥得很辛苦，其中除了小部分藉着幸運或天才而躍登顯達之外，其餘的，到了老年，已婚的兒女各散東西，既沒有兒孫繞膝的溫暖暮景，又沒有很多財富去在繁華都會裏渡其豐滿的晚年。獨身或帶着老妻，退隱園林，於是成了多數美國中

產階級的梦想，以簡單，清靜，和孤寂的休息，去做他們塵世一生的結論。在美國城市中，試和四五十歲的中產階級一談，就苦臨到他們許多關於老年退隱的準備和計劃。雪瀾湖的山嶺水崖，正是美國個人主義工業社會放諸暮年分子的理想背景。

三 「離去人間」

從此越往北走，沿湖人煙越稀，最後到了湖的北端盡頭處，那裏更是崇山峭壁，拔水而立。船在峭壁下的小碼頭靠岸。搭客登陸後，爬登傾斜的曲徑，就到了橫嶺山坡的新搭希根 Stearns 鎮。這小鎮是湖上遊客的駐足地，也是週圍百多方哩山野居民的生活和交易中心。這市鎮規模小得很，只有一間郵政局，一間雜貨店，三戶人家，和專為夏天遊客開設的飯館旅店各一所。一到冬令，遊人絕跡，這一所鎮就只剩下郵局，雜貨店和三戶人家了。鎮外是幾條車輪走壓而成的泥路，伸入四面的森林山野。讀美國早期歷史和看美國歷史圖畫時，常常見到這樣子的開荒區域的小鎮店。

我此次既為了觀察美國的開荒生活而來，所以登陸不久，就決定不和十多名遊客一起住在鎮上的旅店，而獨自帶了太太和小孩，跟着幾位本地的居民，到離鎮六七哩的山區中。那邊有一所空房子可以租，暫住，因為這房子的主人要來探訪十幾哩外的鄰居，一時不會回來。

這所房子是一間新建的粗樸木屋，背山面水，四圍盡是參天古樹，房子就是主人親自伐取這些木材而建造的。房前兩三丈方的空地，有塊小菜園和幾隻鷄。此外唯一的空地祇有湖邊乾涸的淺灘。房子附近沒有人煙，最近的鄰居要經一個多鐘頭的森林小徑，才走得到。

主人把我們安頓好之後，就獨自沒入森林。他夫後，一切寂然，週圍只有默默的青山與林木。入夜，油燈下，窗外除了山風和樹聲，還聽見獸蹄踏踏地上枝葉的聲響。第二天早上起來，門外和湖邊都有屢屢可數的熊跡和鹿跡。後來我們知道這是夜裏野獸出尋人們拋棄的殘餘食物，和到湖邊飲水。這獸跡鳥跡之道的環境，若久居其中，真難免有「離去人間」之感——至少是離去擾攘掙扎的工業社會的人間。這裏，人和人的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人的最密切的鄰，是草木鳥獸，人的奮鬥和要克服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四圍環抱的自然界。

四 一個開農者的創業

我們在湖邊的林子里，和附近絕無人刻鑿痕跡的山泉和虹瀑 Rainbow Falls 盤桓了兩天，就去探訪相隔八哩的一個鄰家莫爾斯氏。那兒是一家三口，丈夫，太太和四歲的小孩。丈夫是四十上下的壯年人，以伐木和打獵為生，砍下的木材，拖到湖邊，從水道轉運出去；打來的野獸，食肉之外，還可以賣皮。這樣的林獵經濟，在美國歷史上開荒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慣例。

莫氏原是西雅圖城裏的一個電器匠，祇受過中等教育，他的碩健的身軀流露着十分堅強自信的品格，和飽滿的魄力。三年前他才辭了城裏電器廠的工作，搬到此地來經營林獵。我問他為什麼要放棄城裏舒服和現成的生活，把太太和幼兒帶到這裏來，受這荒野苦役的磨難，他只說這裏的生活較自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用不着因別人的幾分工錢，而一舉一動都由人支配，此外，他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來。他之到這裏來開荒，本來是充滿意義的舉動，但他不是個哲學家，他是個少想多做的人。

他們的房子是簇新的木屋，房子週圍和我們租住的房子一樣，是新砍劈出來的幾丈小空地，上面種些菜，養些鷄。據莫氏三十多歲的太太說，前年全家從城裏初搬到此地的時候，生活真艱苦。丈夫拿了多年的積蓄，買盡家中笨重器物，檢起細軟，到此間買了這塊一千二百多英畝，半山半湖的荒地，但地上祇有天然的草木，而沒有一樣不經過人工努力就能享用的資源。頭幾個月，他們夫婦和才滿一歲的嬰兒，都住在小布幕裏，夜間常常睡在潮濕不堪的地上，日間則把啼哭不休的嬰兒放在一旁，夫婦二人拚命的伐木除草，闢出一塊小空地，再把砍下來的樹幹，鋸削成材，親自架起一座山棚，釘上地板，一家三口從布幕搬了進去。這所臨時的住宅，像一隻大木箱，裏面祇有一個房間，但已比布幕能蔽風雨，避潮濕。莫氏一面蓋房子，一面伐木打獵，開始生計，幾個天期氣清的夏秋月份，就在這沉重的勞役中渡過了。

不久，濃雲重霧壓着四面的峯巒和山谷，宣佈荒野嚴冬的到來。山中風雪吹颯得很早，到了十二月，雪下得更利害。一次，大雪不停的飄了兩個禮拜，地上積雪七十吋，把他們的小房子埋沒了，要從雪中掘個大洞才能開門。他們和外界的交通是完全斷絕了。事前儲下來的糧食，一天的短少，新的接濟運不進來。連生火的柴木，也因為大地的冰凍而難以砍取。大人，尤其小孩，要是染了重病，就只有死，因為祇能推開六尺的厚雪走出去，附近百方哩內，也沒有藥房或醫士。



南京初冬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初冬的南京，正點綴着種種昇平的氣象：先是菊花展覽會，考試院前的廣場上，堆積着戲院的紫千紅。接着是玄武湖一座最新式的米球形銀色音樂台，為二十多個單位演奏的菊展音樂。至於陸軍的菊展當然更不能比上次遜色，在那裏古典型的音樂台是現成的。新羅歐舞團，其風光殆不下於西京賦中奇獸角抵。再次就是大選了，登不完的新聞，載不盡的名單。凡此種種昇平氣象，用最動人的標題來佔據了南京報上最大的篇幅，把戰爭的消息，擠得無聲無臭。有時打開報來，完全是承平風光。至於在這塊殘缺的秋海棠葉上，平均每天在炮火下死了多少人，更令人無從想象。甚至就在京華塵裏，平均隔兩天軍車撞死一個人，隔三天停一次電，(據說是一用一電

力不足)來向政府要某軍器材物資)更不會在報上看到一個字了。在這昇平氣象之中，東北戰場上的六次攻勢已成尾聲，只有正太滄石平漢三路交點石家莊的淪陷，似乎給人們一點兒刺激。在官方的報告中，石門之役是因為已經達成了消耗敵人的兵力才撤退的。河北這一區域，自抗戰初期萬福麟部隊崩潰以後，呂振球一營不願降敵，轉戰游擊，擴充至十餘萬人，成為後來八路根深蒂固的老巢。國軍也深知這一着，原駐有重兵。為應付東北的六次攻勢，調去侯鏡如安春生兩個軍的兵力，給蔣榮臻部在徐水一帶活躍的機會。守石門的國軍原有羅歷戎的一個軍。羅軍長為了要消滅徐漕區的共軍，親率兩個師沿平漢路北進，一直衝到望都。共軍退出了徐漕區，繞過保定，散布在望都附近，和羅軍打了一個硬仗。國軍戰鬥的壯烈，殆可與魯西孟

真崗之役媲美。但是在石門的，除了地方團隊之外，只有一個師。共軍的戰術，素來是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只要有機可乘，決不會抱頭鼠竄。在梁冀懸殊的形勢之下，國軍只好用大量的空軍。先用空運增援，運到了三個團以後，飛機場便不能運用了。石門是沒有城垣的，只憑濠溝工事來作戰。主要的是兩道，即所謂外濠和內濠。在軍民合作努力之下，很快就完成了內濠的飛機場，但似乎也不及利用，於是空軍只好完全担負戰鬥任務。據公布，前後空軍在這次戰役中曾出動千架。這個數字，即在八年的對外作戰的任何一次戰役中，也是少見的。而且，B 24 重轟炸機除了炸彈外，還有火箭炮。

共軍的作戰是攻佔石門北面六十里的正定，以阻止北來的國軍增援。保衛石門的戰鬥繼續了六天，羅軍的三十二師完成了他的任務，據

說會戰至最一人。接着共軍又攻佔了石門南面的元氏，其西的井陘已為所據，這一區域的戰訊將會沉寂下去。大家擔憂的是北面的保定。但國軍在平保津區兵力雄厚，將星如雲，共軍決不敢輕於嘗試的，而且石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不在保定之下。他所搶去的物資，消化也要相當時期。這一據點東通滄州，西指太原，平漢路經其南北，其地位有點和濟南相似。在他南邊的若干縣份，久為共軍所盤據，國軍如欲奪回，只有自北南下。事實上在望都正定失陷以後，石家莊已成孤島，並無據守價值。所以今後的看法，仍舊在北而不在南。

在石門攻守戰正激烈時，榆林也被圍攻，而晉南僅存的兩大據點臨汾與運城，同時告急。旅京的山西人士，紛紛開會，要求中央派兵增援臨汾和運城。晉南在春間由胡宗南佈防，十分安全。但在莫斯科會談時，胡將軍為要向國際間表示國軍的威力，揮戈西指，一鼓而向陝西攻下延安。晉南的防務就空虛了。陝北的老八路，河入晉，圍錫山是知己知彼的，趕緊集大軍以拱衛太原。老八路由陝北而晉西而推磨入晉南，使山西人士始終覺得以陝北的「瘦骨頭」換去富庶的晉南為失策，等到風塵渡一度被佔，陳賚部隊又威脅潼關時，胡軍再南下馳援，老八路又滲入了陝北的鄉村，一再威脅榆林。榆林之圍現已解除，彭德懷害怕寧夏的馬隊襲他的後路，掉轉頭去伏在牛路上，雖與援軍發生了一場遭遇戰，但畢竟解了榆林之圍。彭軍久攻榆林不下，很吃了一些苦頭。至於臨汾運城，目前局勢也緩和了。

在陝西的戰局中還有一段插話，即孔從周的叛變。近來因為魯冀民盟西北區杜斌丞等七千人，杜的單狀與孔從周有關，這個名字也常在報端出現。據熟悉內幕者說，孔之叛變，完全是為個人利害問題。孔原為軍長，胡宗南將其改編為三十六旅，却另派了師長，他甚至希望為旅長而不可得，因此就率師叛變了。孔衝出了胡軍的包圍圈，率領部隊渡河投共，依然用三十師八的番號。至於杜斌丞的處死，却另有原因。杜斌丞是杜華明的叔叔，自持耿介，相當囂強。在被捕前曾到南京三次，權威方面勸他轉變，他却反過來勸別人轉變，此老之恐不畏死，一至于斯，以致終遭不測。

南京離各戰場的炮聲到底遠，比較顯得有點戰時空虛的氣息，鄂、湘、贛、皖、蘇、六省的聯防會議。這當然是受了劉伯承、陳賚兩股的長途旅行的刺激。共軍沒有交通工具，即使有，他們也是用來搶運物資而不是運軍隊的。他們徒步的訓練是驚人的，機動性似乎比汽車還大。劉陳兩股的到處流竄，避實乘虛，使固守據點的正規國軍疲於奔命，而地方團隊之當此變局，不論從裝備、訓練、聯絡任何方面看來，都不足以應付。這六省的若干地區原來都經紅軍，新四軍盤據或竄擾過，潛伏的土匪也不可輕視。因此，中央對於組織和加強地方團隊，以前是頗具雄心，不敢放手做去，生怕為土共所，反滋隱患。惟經上月劉陳兩股竄擾以後，又鑒於東北各地匪勢猖獗，正規兵力頗感不敷分配，調動為勞，這才從陝西以前的自衛武力，想到長江流域各省的老百姓。原先是怕老百姓為土共所利用，現在既然事實證明，怕也沒有用，不如求其放心，爭取人民，把地方武力加強組織起來，也許反而可以抵禦小股大據點的土共，正規部隊在大的土共，處於領導地位，萬一地點稍遠，轉運費時，也可以由地方團隊來爭取時間。這一計劃在軍事上原無問題，主要的還是錢。「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由此一端，也可以見得美援的重要了。但在南京，畢竟與重慶不同，上述種種是不足以引人注意，攪亂其昇平氣象的。又一次截亂大會剛剛開過，號稱十萬人的遊行秩序異常良好，而大漢的高潮，立刻掩蓋了一切。逸興濤飛的詩人們，棲遑的菊花也賞過了，現在，暫時收拾起登山臨水的雅致，來學習民主國家公民的第一課：大選投票。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請勿超過三千字，千字酬八萬至十萬元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

陳微子

戰事激烈

(觀察廣州通信)

內戰在廣東方面，除了海南島之外，其嚴重與激烈，當推南路。在過去幾年，廣東南部化縣、廉江、吳川、遂溪等地，斷斷續續地進行着時大時小的戰鬥。「奸匪」的力量雖還沒有達到可以穩固地把握一個大地盤的程度，可是綏靖當局也一直消滅不了他們。最近他們的勢力日見膨脹，以致省警隊長長陳沛親自出馬，兼任南路「剿匪」指揮官，派了兩團警隊去「圍剿」了。

戰事在廣大地區廉江、化縣、吳川、遂溪、海康、靈山、湛江一帶激烈進行。官方的戰報，說已經「圍匪」二百餘人，繳獲槍枝數十，並摧毀「匪巢」十餘處，捷報頻傳。另據省新聞處南路隨軍特派員的電訊謂：「各處「匪」經我機動部隊分頭進剿後，多化整為零，或隱匿山林，或散竄四鄉。我部隊所到之地區，均逐步搜剿，及辦理清鄉，連保連坐，順利進行」云。但據新日該地來稿的人說，「共匪」的機動戰術，避免和陳沛軍作正面主力戰，常乘虛反擊。雙方的損失都有，戰事已經在鄉村與及山僻地帶展開，這對「共匪」是有利的。而且他們和桂南的「共匪」保有連繫，桂武宜一帶「匪勢」正在「猖獗」之中。

在十萬大山，「匪」配備精良，有式的小鋼炮和衝鋒鎗，而且還有大批騾馬供應運輸。南路方面的「進剿」，使桂南的局勢顯得緊張萬分，各地風聲鶴唳，隨時戒嚴與準備疏散。無怪當局有抽調勁旅，馳援桂南之意。

現階段的南路內戰，無疑地已在進行一鄉一村的爭奪了。陳沛軍要摧毀「共匪」的鄉村老巢，「共匪」也將在大大的村落山林地帶迎擊下去。

「匪軍」分佈

官方宣布南路「共匪」總數在萬人左右。但據一般的估計，最低限度也在二萬人以上，實際上或不祇此數。因為軍就遂溪來說，「匪軍」縣長周文照部已有數千人，又金耀烈部四百餘人。

他們分佈的地區遍於南路各縣，以廉江、化縣、吳川、遂溪、海康、湛江、茂名，為最嚴重。因為在這一帶有符春茂部九百人，王海部千多人，張啓彬部千四百餘人，黃海部三百餘人，吳衛部四百餘人。其大是靈山、欽縣、防城、合浦，有蘇顯樞部百餘人，有展威部百餘人，另不明番號的數百人。而本年六月間在防城「反叛」的陳鴻盛，劉鎮夏部達千人，配有輕重機槍，勢力日趨龐大，威脅性很嚴重。電白和兩陽(陽江、陽春)雖然比較安定，但「股匪」仍然經常地活躍着。

在遂溪、化縣、廉江，他們已委出了縣長，在一部地區行使政權。化縣縣城十多里的鄉村，財主們大多搬到了縣城居住。遂溪在今年初，前任縣長戴朝恩就是被伏擊而死的，官方却硬說他是「剿匪」殉職。湛江市的戒嚴是家常便飯，陷於風聲鶴唳的狀態中。

(十一月七日)

張炎 的

「叛變」

戰爭是有連貫性的。南路內戰演變到了今天，我們得追溯一下當年張炎的「叛變」。這一位勞苦出身的前十九路軍戰將，戰時在南路當了兩年專員，得到當地人民極端的信賴。後被驅離，在那時張發奎的第十戰區當一名參議。民國三十三年冬，他

回到了家鄉吳川，在南路人民忍無可忍的憤激情緒下，他相當於領導者，「叛變」起來了。那時，他們的武裝有駐紮吳川的廣式師部連隊，吳川的地下團隊，和各地風起雲湧的響應。甚至專員公署派去進剿的警察大隊，也一反叛「過去」了。專員林時清固執手足無措，所謂南路團隊最高指揮官郭郭，也慌得一無辦法，頻電向上乞援。

這件震動着當時整個南路的「叛變」，延續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由於張炎在入桂途中中計被捕而被槍決，和「叛變」隊伍受壓散開，大局暫告平定了下來。可是「治安」問題一直還是解決不了，而當時地方政府慘無人道的屠殺，却令人觸目驚心。

(上接八頁)

試想：在貴陽、昆明、西安、成都、蘭州等地的公教人員，他們拿全國最低的特遇，怎能看得起比京滬價格還高的書刊呢？他們不是不想訂閱，但一百萬元左右的薪水，使他們無法於柴米油鹽之外，一次抽出幾萬元來訂閱。只有偶爾零購，錢不方便時(我想重慶以外的地區，「觀察」價格總在萬元以上)便只好付之一歎！此事請先生從長考慮！

十一月十一日
重慶

當時戰事雖然是在吳(川)、廉(江)、化(縣)邊區進行，然而整個南路都在風聲鶴唳之中。地方當局在手忙脚亂的情況下，大舉捕殺青年。有的是私仇構害，有的是乘機敲榨。但在張炎任內當過差前，或稍有關係的人，不論參加「叛變」與否，大多皆又死於非命。

估計那時在電白縣被捕的青年達二十人，在茂名，學校里學生天天失蹤，學校無從負責，家長訴冤無路。最慘的是吳川世德農業學校的學生，軍事當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部份是于被捕後被割肚或活埋掉了的。(這所學校是紀念張炎的叔父張世德的)。

事後政府組織了連剿零星「股匪」的機構，指揮官蕭仲明在吳、廉、化一帶實行慘無人道的「清鄉」，燒殺搶掠，更結下了深仇血恨。

「一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戰術，地方軍隊固然沒法應付，正規軍隊也無從捉摸。「匪患」既然日趨嚴重，警備處長陳沛幾經籌劃，便於十月十日起程赴湛江，在那里設置了粵桂南區剿匪指揮部。陳沛在出發的時候，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告南路父老書，歷數「奸匪」罪惡。說他身經百戰，所向披靡，今「奸匪」為害他方，禍國殃民，末路途窮，消滅之期不遠云云。

「剿匪」指揮部既經成立，陳沛便在湛江召開軍事會議。到會的人有南路各縣的縣長、縣黨部書記長、軍事科科長。陳沛提出了：一、以武力對武力，二、以宣傳對宣傳，三、以建設對破壞等三個原則。而且鑒於以往「奸匪」到處流竄，地方軍隊處於被動挨打地位，今後應採取主動攻勢。口號的內容，不外是以討好鄉中父老，重建軍風紀，暴露「奸匪」罪行，收攬人心為主。

「一頁舊賬」

幾年來，活躍在南路的「奸匪」，他們的足跡踏遍了南路各鄉鎮

清剿原則

清剿原則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重慶通信)

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時，英國議會訪華團的專機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傍晚驅車入城，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和重慶市見面了。他們在舉田灣勵志社稍事休息後，開始拜會地方軍政首長：行轅主任朱紹良，市長張篤倫，市參議會議長胡子昂等。其後，訪華團因時間過晚，來不及開始參觀，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他們來訪的意義。僅在拜會朱主任時，亞蒙勳爵說：「訪華團若不訪問重慶，即不能謂訪華之任務完成，蓋此為中國戰時首都。」而出席張市長的宴會時，亞蒙勳爵說出了訪華團的性質。

張市長的歡迎詞，是說「霧」，這個倫敦和重慶同具的特徵說起的。他說：「諸位先生到渝之時，山城正進入霧季。說起霧，不禁令人想起霧倫敦，許多外國朋友曾以重慶跟倫敦相比，說是世界上兩個霧的部城，我們覺得重慶的落後不致與工業先進的倫敦比肩，如要提及這兩個都市的關聯，只有在精神上重慶或可追隨倫敦而無愧。這觀點當可得到你們的同意吧？我們今天只要追憶盟國的勝利還未到來的時候，那些艱難的日子：倫敦以不屈的姿態，抵住納粹企圖渡過運峽的進攻。重慶也以不撓的勇敢，抗禦過日深入西南腹地的侵襲。論轟炸，這兩個城市同受敵人嚴酷的摧殘。論戰爭的意義，這兩個城市自始至終代表著世界的正義。太相像了——重慶與倫敦。」最後說：「在此時此地，我相請諸位先生會從中英百年歷史關係想到重慶早年對外通商的情形，進而想到促進中英相互貿易的動機，我們衷心歡迎兩國在貿易上有新紀錄，有新起點。大家為平等互惠而遵循兩大民族傳統的真誠，使中英歷史及貴國人民與重慶商務關係都有嶄新的一頁。」

亞蒙勳爵的答詞，一方面說明訪華團的組合性質，同時，在一個中國人聽來，又像是對中國的暗示。他說：「這次訪華團的英國議員，不僅是代表英國工商界，而且包括其他各黨派。」又說：「政治的進步，就靠不同的意見。」

訪華團在重慶，實際上只參觀了一天，十一月一日晨他們便飛到南京去了。這一天參觀的地方，包括重慶下水道的工程，戰時有名的大壩公司，豫豐紗廠，重慶大學，南開中學，保育院，育嬰院，和林園主席官邸，最後並曾謁林故主席的陵墓。雖說是一走馬看花，但凡他們能參觀到的地方，他們總不肯馬虎了事的。亞蒙勳爵在豫豐紗廠說：「對於重慶，他已獲有很好的印象。」「很好」，是否是他的真話，不敢斷言；「印象」，却不能說是亞蒙勳爵當掛在口邊的外交辭令，他和他的團員們，對重慶一定是印有印象的。由於他們訪問重慶，是為了重慶曾是中国戰時的首都。在戰時，重慶是遭受了敵人嚴酷的摧殘的。於是，他們臨時決定要去一看大壩道。警察局動員五百工人，滿夜工作，排水溝壩，燃好煤氣燈，讓他們一償心願。他們全體走完了這寬二公尺五寸，長六十二公尺的隧道。白髮的亞蒙勳爵領著頭。

在豫豐紗廠，他們不僅參觀各種設備，詢問了工資等問題，也曾親到廁所去看。最有趣的是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的巡商店。參觀完抗戰勝利紀念碑後，衛生局長李之郁陪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到郵局，到中華書局，兩大公司去逛。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各買了把胡琴，羅伯遜並為他的公子買了件繡衣披風。買完東西後，專車早已開走了，送他們到豫豐紗廠去的是救濟

車。訪華團的團員是由保守黨，工黨，自由黨三黨的議員組成的，是一個政見不同的組合。亞蒙勳爵在市參議會

長胡子昂的宴會上有一句語雙關的話：「本團團員有上下兩院的議員，有好幾種黨派，本團決沒有意見集中的事。意見不統一，是很現象，唯其不同，才有新的好的意見產生。從歷史上看，意見的不同，更有好處。英國近百年來不曾有過武力鬭爭的革命，最大的原因，就是英國有一個健全的，意見不同的巴力門。英國國會容納了不同的意見，就消滅了流血的革命。這一點，是提供貴國一點經驗，以供參攷。」並說：「以我們所聞所見，中國目前的環境相當困難，欲求解決這些困難，自力更生與刻苦耐勞，是唯一的辦法。要達到中國今天的需要目的，還須看見危難時不用懼怕，彼此的努力，應該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的前面。但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涉及香港問題，內河航行問題時，這位勳爵便施展出他運用外交辭令的能力了。如對香港問題，他說：「這是一個外交問題，我不便發表意見。」如對內河航行問題，他說：「中英商約現在已經磋商得差不多了，正由兩國政府考慮中，如果我這裏多發言，恐怕沒有什麼好處。」其團員的談話，卻比較明顯。他們各以不同的觀點，說出了他們所見到的中國的各方面。

林賽認為中國與英國人民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有民主的天性，在復興工作中又碰到相同的問題，在危難中具有同樣的勇氣去克服。並會說：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兩個政策：(一)組織一個良好的政府。(二)消滅共產黨，或把他逐出中國的領土以外。羅伯遜說：當前中國局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不幸的方面，即中國的國內問題轉變成國際性的問題，則情勢將日益趨於嚴重。第二方面，是中國的內部問題由自己來解決，不需外來的力量參與其間，鞏固本國的實力，使成為遠東的領導國家，成為國際間的穩定力量。

艾穆里勳爵曾在英

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郁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說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哈里遜最愛問長問短，博採衆情，但輪到別人問他時，他的發言是極為慎重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沒有談什麼。

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十一月一日晨九時午英國議會訪華團的團員們搭原機離渝飛京。在機場上，張市長問亞蒙勳爵對重慶的觀感，亞蒙勳爵說：「重慶的公共衛生工程很有成績，學校裏面的青年學生都很活潑，這個充滿了進步和活潑氣氛的重慶，比中國很多其他地方都好，我們很喜歡。」(十一月三日特)

是重建工作。中國人民

勤苦耐勞，只要有和平的環境，不但可以解決中國本身的工業問題，還可以爭取世界商場。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郁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說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哈里遜最愛問長問短，博採衆情，但輪到別人問他時，他的發言是極為慎重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沒有談什麼。

是重建工作。中國人民勤苦耐勞，只要有和平的環境，不但可以解決中國本身的工業問題，還可以爭取世界商場。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郁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說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哈里遜最愛問長問短，博採衆情，但輪到別人問他時，他的發言是極為慎重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沒有談什麼。



爲自由而歌

斐多菲

斐多菲詩選譯

裴多菲·山大 (Petőfi Sándor)

，一八二三至一八四九，匈牙利最偉大的抒情詩人。當匈牙利不得不爲自由和獨立而對專制國家作戰的時候，他正在他的壯年。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的自由之戰中，他是很重要的一員，他就在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陣亡。

他是爲自由和解放而歌唱的詩人，這里的五首都從匈牙利世界語者福克思博士的「裴多菲詩選」譯出的，第一首和最後一首，還參照了「匈牙利文選」所載的考羅卓博士的譯文。孫用譯并記。

(一)這在我是可怕的

思想

這在我是可怕的思想，
假如一定得死在牀上。
像一朵花，慢慢地凋謝，
有小蟲在牠心頭咬噬，
像一枝燭，久久地燃燒，
在教堂之內，寂寞無聊。

那樣的命運，我不願意。
不要讓心那樣死，上帝！
我情願是大樹，任閃電
和狂風將牠擊穿，吹斷。
我情願是巖石的峰巒，
轟轟倒下於大海之中。

假如奴隸的民族有一天
起來反抗，要掙脫了鐵鍊，
終於在戰旗之下響應
這偉大的時代的呼聲：
全世界的自由！
他要在全地球
咆哮着，作一百次的血戰，
這次戰是給暴君的審判；
正是我的死亡，
在這樣的戰場！
我的心血就在這里流盡，
胸前也響着最後的歡聲；
熱烈的騷動，鋼鐵的釘玲，
喇叭的吹號，大砲的轟鳴。
有戰馬一羣羣，
在戰場上飛奔，
報道這光榮的勝利，
我却在馬蹄下安息，
那里是我的遺體，
假如再舉行葬儀，
唱着輓歌，又蓋着戰旗，
一座大墳，送給了大地，
你的殉難者們的尸首，
神聖的全世界的自由！

我渴望着流血的日子，
牠會將舊的世界毀壞，
在那過去的廢墟上，
建設起嶄新的世界。

就要響着，就要響着
戰爭的光榮的軍號，
我渴望着，不久聽到了
那作戰的高聲大叫。

那時候，我愉快地跳起，
跳上了戰馬的馬鞍，
就一起向戰場馳去，
歡快地，在勇士們之間。

假如我的胸膛流血了，
有人會來到我的身旁，
用了芬芳的吻的香膏，
她治愈了我的創傷。

假如我失掉了自由，
我的監獄却輝煌燦爛，
她用了星星似的眼睛，
就給我驅逐了黑暗。

假如死了，假如我死了，
無論在刑場，在戰地，
她就用了她的眼淚，
洗掉我屍體上的血跡……

(三)作戰

憤怒遮過了大地，

憤怒佈滿了天空，
太陽的光線照着，
在鮮紅的血河中。
太陽沈下於大海，
紫色波浪重重……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蒼白的太陽望着，
透過了黑的雲朵，
驚心動魄的武器
在煙霧之中閃爍。
都黑暗地瀰漫着
煙雲陣陣的砲火……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死亡分散於四方，
劈拍的鎗聲連連，
大砲雷一樣響着，
牠震動了這世間。
處處是荒涼破滅，
在大地和在高天……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奮勇作戰的狂熱
在我們心頭沸騰，
我沈醉地吸入了
煙薰血腥的氣味。
我向着死亡前進，
領導着我們的軍隊……

跟着我，戰士們！
跟着我，匈牙利人！

(四) 犯人

「我爲了自由不息地鬥爭，
却在監獄的鐵鍊中禁閉！
我又渴望着光明，可是，
却田鼠似地匍匐於地底！

「幾時才是自由的時候？
全能的上帝才給我恩惠！
那時我又呼吸新鮮的空氣，
也向我照耀着太陽的光輝！」

深深地，在活人的棺材裏，
那犯人這麼地呻吟，悲歎，
上帝知道：他說了多少次，
他在這里已住了許多年。

還是，只過去了不過幾天，
他忍受着這樣的痛苦淒涼？
監獄正是巧妙的藝術家：
能將一小時拉到一世紀長。

不是幾天，不，幾年過去了，
他儘在這監獄之底安身，
這過去了的痛苦的幾年，
給憂愁的額上劃深了皺紋。

這可憐的人也許死了多次，
他要用銹銹擊碎他的頭，
幸而那希望，唯一的伴侶，

拖住了他的鐵鍊之下的手。

那希望，到了自由的一天，
雖然已經消磨了半世，
只要他出了監獄，他還有
半世甜蜜的自由的日子。

他這樣等待着，也因了這，
他才不用鐵鍊將頭顱打擊，
他長久地等待着，在上面，
年歲像一羣烏鴉似地密集。

可是，在那一羣烏鴉之後，
白翅膀的鴿子終於飛來，
牠帶來了可愛的消息：
他要從這活的墳墓離開。

這時候，打開了監獄的大門，
這時候，也鬆下了他的銹銹，
他大聲喊着……倒下……死去……
；他爲了這刻兒的歡樂死了。

(五) 檻獅

不比以前的無邊無際的荒原，
他的王國成了小小的囚檻。

哪，就是這狹窄的鐵枷的籠子，
住着那沙漠之王，驕傲的雄獅。

讓他靜靜地享受沈默的和平，
在疲倦之後，他需要安寧。

雖然他已經失掉他的自由，
至少讓他還有幻想存留。

雖然大樹他已經望不見，
至少讓他在樹陰下安眠。

哪，他站着，威武而且剛強，
顯示了他的氣象的堂皇！

他的自由雖然已經完了，
他的眼光仍是無比地驕傲。

他堅定地站着，和金字塔相似，
他的黑暗的石塊曾向他凝視。

他的游離的思想在那里盪漾，
他記起了他自己的生長之鄉。

他大聲咆哮着，在沙漠之中，
也嗚嗚地吹着毀滅的沙漠風。

哦，美麗的大地！哦，美麗的時
間！

哪看守人來到了他的身邊。
驟然地飛去了他的幻想，
這人的鞭子打到他的頭上。

他，他竟對這可惡的鞭子屈膝！
你看這樣的事，偉大的上帝！

難道他應該這麼深深地低頭，

這樣的恥辱，難道他應該忍受？

你們喪心病狂的驚訝的人們，
看着這樣的卑污，却喜笑歡欣！

哈，你們能不能仍是這麼大胆！
假如他竟毀壞了他的囚檻。

他就狂怒地撕碎你們的肢體，
也不讓你們的靈魂到地獄裏！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一卷下冊(有)

第二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二卷下冊(有)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
可裝訂)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資：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掛每冊二萬三千元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二萬五千份

全頁：四百五十萬元

半頁：二百五十萬元

封底：一百四十萬元

書評

美國政制的改造

樓邦彥

Ca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Do the Job?

By Thomas K. Finletter, New York, 1945.

如果把這本書的原文書名直譯出來，應該是：「代議政府能完成它的工作嗎？」但是就其內容言，作者純粹是借代議政府能否完成其工作為題，提出了一種如何改造美國政治制度的建議。正如替作者寫引言的參議員 Robert F. Wagner 所說：這是一本具有刺激性的書（"Provocative and stimulating book"）。儘管作者的建議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以前。戰爭是一種非常狀態，在不正常的戰爭期間，任一國家的行政機關免不了要獲得不少的戰時權力，以為領導作戰努力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亦非例外。作者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並且也相當承認這個事實，但是他預料在戰爭結束後，政府的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必將恢復常態，這常態在美國就是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制衡。就在這個假定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基本政治制度的問題：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以後，美國的國策已有即將繼續發生激烈的變更。這變更有兩方面，外交的與內政的；由於這種變更，美國的原有政制是否尚能完成它的使命呢？作者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就是說，在分權和制衡的憲法原則之下，國會和總統兩相對立，時時衝突，絕對不能應付新時代新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需要；假使代議政府在運用的方式上沒有相當改變，它的工作和使命是無法完成的。

問題。在上一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幾乎做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他發揮了總統最大的功能；在本世紀的前後兩次大戰期間，情形亦復如此。另一方面在正常的平時，假定正統總統（Orthodox Presidents）在朝，他們尊重分權的原則，絕不存駕御國會之念，結果便形成了政府非常柔弱的時期，整個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而在本世紀中，正統總統在朝也幾乎佔了一半的時間；假定強有力的總統在朝，雖然很多人覺得美國總統可以成為民主國家中權力最大的行政首長，作者却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舉了兩位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和 Franklin D. Roosevelt）和威爾遜總統為例，證明國會對於強有力的總統也可以百般阻礙其重要的措施。作者於是提出了改造美國政制的三個主要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改進並增加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使兩方面彼此都可以盡量知道各種工作的進行。具體的說，一向的由各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逐年報告，或由各部部长及其高級公務員列席國會的委員會是不夠的，作者支持參議員 Keatinger 的主張，認為各部部长應該能列席國會兩院，此種計劃在一八三三年和一八八一年，已早為法官 Story 和參議員 Pendleton 所提出。

第二個方向是組織一種行政和立法的聯合內閣（Joint executive legislative cabinet），由九個國會議員和九個部長共同組成之，總統為主席，他們必須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於是總統的權力並不因此減小，而國會亦經由其參加內閣的議員獲得了各種關於政府工作進行的報告。

第三個方向是修正憲法典，予總統以解散國會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任期之權，和規定國會和總統同樣長短的任期（可規定為六年）。假若國會和總統之間的關係異常惡劣，總統即可解散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的任期，然後舉行大選，產生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新總統和新國會當然都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正常的政府計劃便又可以順利地推進了。總統的解散國會權，過去也曾有人主張過，如 W. Y. Elliott, Henry Hazlitt, William Macdonald 等，但是本書作者的建議却是相當新穎的，因為總統不但可以解散國會兩院，並且其本人的任期亦須終止。這樣的建議，確實是很值得一般人尤其是研究政治制度者之注意的。

在本書的字裏行間，常常可以看出那種易見的狹窄的美國人成見。例如作者一再說明美國人的政治能力是絕不成問題的：這裏邊當然包含有些國家的人民不具有政治能力或政治能力顯弱的見解，我們覺得此種看法不免武斷而帶支離。又如作者一再強調他所提出的改造美國政制的建議是純粹「美國的一」，絕無抄襲模倣之嫌；固然任何政制的改造必須顧及實際的情形，但祇是證明了一「美國的一」不一定就是好的，最完善的情形。這雖與作者所提出的建議本身並不發生關係，我們祇是覺得「美國化」其辯護的理由似乎是不必要的。

還有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改造政制固然重要，最完善的政制應該是一種最能完成其時代使命的政制，因為制度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作者似乎隱約地提到（可惜沒有加以發揮），這個時代的人除深深政治自由，尚有別種需求——尤其是經濟的需求；我們深深感覺任何政治制度若不能配合此種時代的特質，它是永遠落後的，不進步的！

（上接十三頁）人工的機械，和渴望環境的進步。在美國歷史上，昔日的開荒社會，是今日文飾繁華的基礎，這一點，在雪蘭湖區域就看得出來。試等這荒野開闢起來，到那時，不怕斯提希根沒有平整街市，百貨商店，時裝中心我們初來的時候，在船上很羨慕湖中美麗的倒影。我們此次在湖區逗留的時間很短促，但在歸程裏，雪蘭湖的倒影中，除了兩岸的青山和湖底的浮雲之外，似乎已隱約地添了一種新的開闢社會，湖中浮雲之外，似乎已隱約地添了一種新的人間味。這裏，人只向自然界討生活，並不去踐踏人，但也絕不讓別人踐踏。這裏，鄉間的吵鬧和批評，雖然也常聽到，但大體上，人與人之間的主要關係，是善意和互助，不是嫉惡和鬥爭。這和外界交通十分困難的雪蘭湖山區，幾使人起了美國的世外桃源之感。

我明知這山區並未脫離美國工商業經濟社會的關係，但這桃源的幻覺一直伴著我們回到西雅圖城，反映出城裏氣味的差別。這工商重鎮的六十多萬人口裏，不是老板，就是傭工，其中到底沒有幾個人能夠自己當主人翁而又不去奴役他人。人們雖還是渴望著獨立自由，但在擁擠的城市街頭，到底找不出很多獨立自由的機會。然而，百多年前，約當我國乾隆嘉慶年間，美國土地的大部分是和雪蘭湖相同的開荒區，兩三代之後，這些地方都震蕩著汽車聲和煤煙味。雪蘭湖山區的湖濱和湖底，有大量的平坦沃土，可以闢作良田，山中並且蘊藏著業已證實的豐富銅鐵。區外週圍的鐵路和公路，都在等著時機，向山區推進，去接駁山中新築的短公路。山裏這羣開荒者能否在一生之內，保持這桃源似的境界，正成問題，他們的後一代的命運，更難說了。

（十月十五日）



斥一種謬論

上海益世報十月廿七日社論

蒲立德的「訪華觀感」發表後，由於其態度的懇切，立論的正大，文辭的動人，以及對中國現狀了解的深刻與透澈，已得到普遍的歡迎與好評，這是美國真正民意的反映，其得到歡迎與好評是應該的，但也偶有聞之不樂，甚至表示深惡痛絕的，那就是蘇聯出席聯大代表的維辛斯基，及蘇聯在華第五縱隊的共匪。不過這原是可以想得到的事，並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一向披着愛國愛時的外衣，而以中國自由份子自命的某大學教授，現在竟也與蘇聯和共匪採取同樣態度，且竟至以「評蒲立德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為題，大發其荒謬絕倫的怪論，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不能不予以駁斥。

說起來真令人驚異，這位教授所以認為蒲立德援華主張的動機為偏私，除認為「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外，乃是因為：「蒲立德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處於一種情形。顯然在他的眼裏，國民政府在未來的歷史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將是另一個政府。他還怕我們不懂，他的暗示，竟

更赤裸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這又顯然在他的眼中，是另有一個政府在政治上已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經他這樣一來，蒲立德援華主張的動機就成為偏私的了。我們在此並不願為政府辯護，但政府之值得批評是一回事，而其代表國家乃另一回事，我們何能因其值得批評之故，而否認其代表國家？同時今日政府如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難道今日的共匪就能夠代表中國人民？以自己偏私的立場來付度蒲立德援華的主張，恐怕真正偏私的是發此謬論的作者自己，而非居於客觀地位的蒲立德。

其次，這位教授所以認為蒲立德援華主張的看法為不健康，乃是因為「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信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的貨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間接替美國貨做買賣」，這真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其實，我們對外貸款所應顧慮的是有無損害國家的主權。貸款之不能毫無條件，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然中國以貸款購買美國的食物和機器如係基於國家迫切的需要，即替美國貨做買賣，也絕不是什麼罪惡之事，何況這種以美國商業圖來反對極無聊的棉花棉呢？乃是一種極無聊的捏造呢？

以上兩點，為其主題所在，其他荒謬之處尚多，我們不暇逐一駁斥，不過不管這位教授如何鼓其如簧之舌，顛倒是非，企圖迷惑讀者，而其背後的真面目，我們是看得異常清楚的。實之，這只是代表中共發言而已。我們不相信這種謬論除代表中共當前經濟危機重，大家生活均受威脅。中國今日需要經濟援助，有經濟援助始可減輕生活威脅，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意破壞之，於其幸災樂禍之想。然在我們所最驚異者，現在尚在政府區辦雜誌

政府的度量

天津益世報十一月十七日社評

而深受「白報紙」威脅的這位教授，竟一喊鼓動反美運動，反政府而寄其希望於共產黨一至此極！

現階段的世界歷史，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要從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一種生活方式是建築在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其特點是自由的制度，代表式的政府，自由的選舉，個人自由的保障，言論及信仰的自由，及不受暴力的壓迫。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制多數，利用恐怖威脅，統制報紙廣播，控制選舉並禁錮個人自由。這段話是杜魯門總統今年夏天演說中的警句，也就是世界不同政治制度的縮寫。我們即將行憲的政府當然是憧憬於第一種生活方式的。要採取這種生活方式的政府必須有寬宏的度量。

接受批評是實行民主政治者應當有的風度。美國憲法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一制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書迭次申述各邦政府不得制定法律，一制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遵守這些法典是美國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也是美國政治的最大優點。因為除非有言論批評的自由，你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選舉同真正的自由政府的。也許有人認為在一個國家遭受困難的時期，容忍反對的意見，便不能集中民衆的意志，而有礙於政策的推行。這未免是坐井觀天的說法。言論自由，是革新社會最大的力量。平時如此，危難之時，亦復如是。假定政策是正確的，反對意見的存復，祇要不成威力性的爭奪，匪特無害於政策的推行，甚且還是一種保障。

其實放任排怨，容忍異己，不僅是現代理主政治的基礎，抑亦為我們歷代相傳的立國之道。譬如周武王伐殷以前，很注意殷朝的政治動向。據說他曾一連收到三

個政治情報。第一個是「纘黑勝負」，第二個是「賢者出走」，第三個是「百姓不敢誹謗」。頭兩個報告武王都認為「其亂未至」。直到第三個報告，他才敢動員與師。足見自古以來，莫談國事的現象並非國家的好兆。

近來本報電訊，上海觀察週刊有將被查封之傳說。觀察週刊揭示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點為其言論的基本立場。我們在其第一卷二十四期所載一幸耐、忍耐、向前！一文中，可以看出在滔滔的今日，出版這樣的一個刊物確是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我們固然不敢斷言該刊主編人有無政治背景，但就刊物本身表現的來講，觀察週刊有數的讀者，是一個超然的刊物，其銷路由五千跳到二萬五千並非偶然。當前的政治未能盡滿人意，實為當局切膚之痛，一個無黨派背景的民營刊物對於現實的批評指摘亦屬理所當然。觀察所載文字，既非無一二人即寫，故其論調，見解，亦無固定之型。即以儲安平所著評論立特報告一文而言，立論雖覺激烈，而其言詞，如與美國共和黨對於民主黨，英國保守黨對於工黨的讚賞比較，並不足異。蒲立德的報告原為美國人看的，處處要就美國人的立場來推斷中國的局勢，所以儲氏認為偏私。至於儲文第二段說到政府與國家的問題，乍聽確是刺耳，但是受過英美式民主訓練的人們會感覺這是民主國家在野政論家的慣態，一個最能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也可能聽得到這樣的呼聲。

總動員以來，政府曾重申保障自由的信念。在軍事進行期間，激烈的批評指摘自非當局所樂聞，但祇要其所論列，皆不在鼓吹武力推翻政府，當局容認為憤，想不在禁錮之列。實施和平建國的方針，在於掃除民主障礙，貫徹和平建國的方針。像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笨法決非當局所屑為。民主的修養，要著政治的容忍，國家的安危繫於政府的度量；當局想不河漢斯言乎？

見觀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 星期五 第六期

第五十期



第三卷

專論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吳恩裕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韓德培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儲安平

倫敦通信

做「要人」得像「要人」

的樣子

田汝康

觀 陝北榆林之戰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察 鮑爾漢與麥斯武德

(迪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通 中大競選武劇前後

(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論勇敢的表現

徐中玉

讀者

請政府一讀此函

大選史料

投書

中央大學競選規則
加強輿論力量的呼籲

撰稿人

王仲琳 王鴻生 任世昌 何世昌 吳澤霖 李鴻昌 沙澤霖 周浩霖 季先霖 胡美霖 徐君霖 馬君霖 陳君霖 陳君霖 許君霖 高君霖 孫君霖 柳君霖 宗君霖 周君霖 李君霖 李君霖 吳君霖 沈君霖 呂君霖 伍君霖 王君霖 公君霖 德君霖 世君霖 覺君霖 耀君霖 坤君霖 光君霖 民君霖 升君霖 廣君霖 趙君霖 蔡君霖 趙君霖 雷君霖 楊君霖 楊君霖 費君霖 傅君霖 程君霖 馮君霖 郭君霖 郭君霖 張君霖 張君霖 梁君霖 夏君霖 陳君霖 陳君霖 許君霖 高君霖 孫君霖 柳君霖 宗君霖 周君霖 李君霖 李君霖 吳君霖 沈君霖 呂君霖 伍君霖 王君霖 公君霖 德君霖 世君霖 覺君霖 耀君霖 坤君霖 光君霖 民君霖 升君霖 廣君霖 趙君霖 蔡君霖 趙君霖 雷君霖 楊君霖 楊君霖 費君霖 傅君霖 程君霖 馮君霖 郭君霖 郭君霖 張君霖 張君霖 梁君霖 夏君霖 陳君霖 陳君霖 許君霖 高君霖 孫君霖 柳君霖 宗君霖 周君霖 李君霖 李君霖 吳君霖 沈君霖 呂君霖 伍君霖 王君霖 公君霖 德君霖 世君霖 覺君霖 耀君霖 坤君霖 光君霖 民君霖 升君霖 廣君霖

撰稿人



請政府一讀此信

編者先生：今年陝西收成，很不景氣，尤以鄂縣長安為最，全年所得不敷差帳所出。農村破產，人民整天在饑饉線上掙扎。富者僅以包穀糊口，窮家唯有地菜充饑。今雖顯明，朝不保夕。

邇來秋收正忙，人們無暇他顧，而鄂長催糧之急，甚於水火。凡欠糧未繳清者，都是債戶。因為整個農村破產，所以每家都在被催之列。衙門差役，狗仗人勢，狐假虎威，對於百姓，百般侮辱，兇惡萬狀，毫無同胞之情。每至一村，蓬人索糧，善酬付者酬以小賄，方免其禍，否則便拳打足踢，亂棒交加，繩索捆綁，視為罪犯，押至鄉公所嚴辦。繼又延門追索，男性若他往，則女性代蒙其禍，亦押鄉公所。甚至老頭幼童，均不成人質，值此嚴冬降臨，秋收未畢之際，人們真是饑寒交迫，無可奈何。

縣役一來，風聲鶴唳。每至一村，鄉人們四散奔逃，各自逃命，十室九空，有若警報一般。無知婦女兒差役驟至，驚惶失措，有跳井避避而遭滅頂者；慘絕人寰，古今少有。凡鎖門而走，驟避征催者，縣役則損其鎖，破其門，然後入內以水灌坑，濕及被褥無到歸宿之前。

被押者於未完糧之前，絕不釋放。家屬們因急於救人出難，於是勉力籌糧，繳納者整日擁擠，有等候數日以待完糧者。若託人於晚間繳納，則須賄賂。糧賦處在驗麥過斤時，秤無條件的是四十五度的角度，而且繳納者無權親自驗看或要求重驗。於是原來的百斤，變作七十。

鄉鎮的先生們，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

會，大做生意。名義上公開賣糧，代人繳納。其實買者若屬在押，立可當時釋放。人們為求解救家屬早離苦海，因之不惜高出市價近倍之代價完糧。鄉鎮的先生們不但濟人，而且營利，一舉兩得。

張一文 十一月廿日 西安

大選史料

編者先生：我是廣州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的一位小職員。大學畢業的那年正是廣州和武漢淪陷，政府西遷的時候。從那時起，我便參加了抗戰的工作。在敘昆及滇緬鐵路滿過汗，也曾在中印和史迪威公路流過血。八年的血淚，只望勝利了，得做個強大的，民主自由的國民。誰知二三年來我們的政府不爭氣，自相砍殺，在國際上不獨把國際地位慢慢的從四強中擠了出來，變成了五強中的尾巴，甚至最近恐怕連尾巴亦不大做成了。對內呢，近兩三天又來一套實施民主憲政的全民普選。據中央社本月廿二及廿三日的電訊，說是普選已完滿成功，民主憲政之中國已奠定了萬年不拔之基礎。青年黨的曾琦更厚顏的說普選經過良好，無愧於歐美諸先達國。其實，這都是騙老百姓的把戲。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奉公守法的公務員，照理算得是一個中等國民，應該有資格投一張神聖的票。但是天哪，說來痛心，我們整個公路三區局的員工不獨連選舉權選他們黨的候選人，同時還要捱攤派「投票事務費」呢！這樣的時候我們才能有一個理想的政府。現在且讓北方的朋友們知道一些廣州的普選情形，使大家得知道天下的烏鴉到底都是一樣黑吧！

且先說明我們公路三區的員工與工會及黨部的關係，以便容易明白好好的選舉，為什麼會跑出一些黨棍來。南京有個交通部。交通部下面有個公路總局，專管理全國公路方面一切的業務。公路總局將全國面積分為八區，每區各設一個公路區局。總局和區局各有一個公路工會。相當這些工會而存在的便是中國國民黨若干區公路特別黨部。我們是廣州公路總局第三區局的員工，所以有一個第三區公路工會，因此亦同時有一個中國國民黨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第三區局的員工加入第三區公路工會作會員是很合理，很自然，同時亦很願意的，但要每個第三區公路工會的會員都填申請書請加入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作黨員，却有幾分不合理，也不好。但不管你是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所有工會的會員證部一律印上「信仰三民主義」的口號。由此總可知黨部的利害，你縱不願和黨發生關係，黨的關係却會一定纏到你的身上來。

現在說選舉。本年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普選的玩意來了。我們職業團體的第三區公路工會共得選舉權證三千一百五十張。照理這些選舉權證是分發各會員，由各會員自行投票的，當正在分發選舉權證時，我們三區公路特別黨部的黨官不由分說，先把所有選舉權證一手搶過來，然後訓話「你們不能自由選舉，我有困難，上面要我負責把中央指定的第七區公路特別黨部的張國華同志由我們第三區公路工會真以全票選出。這是上面統籌選舉的，沒辦法。黨選出，黨就是這樣跑出來操縱我們職業團體的工會了。結果黨官是有辦法的，沒辦法的才是我們老百姓，因為我們只能眼巴巴的看著黨官把選舉權證放進他的皮包去。這年頭打紅領帶的部常常被指定是共產黨，又有誰敢不願活與黨官爭短長呢？

黨官把我們工會的選舉權證機械後，還要限我們去排隊打手指印，和填寫「張國華」的選舉票。這樣却使我們有些火了的選舉權被剝削了不算事，還要當監犯一般的打指印，這還算是人嗎？但黨官說：「這是命令，沒辦法。但他終究有辦法的，他於是把眼光轉移進三區局裏面各工作單位主管人的身上去，在那些主管人的身上轉念頭。他的辦法是要各單位主管人員貴湊出會寫字的工人或雜役五十名，分別在廿二及廿三日開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張選張國華的票。當時即成立了這樣一張攤派投票專家的協訂：

中國國民黨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	十五名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	十五名
交通部第三公路運輸處	一十名
共是五十名。黨部所派的投票專家為何等人不得而知，三區局，第三運輸處及第二築路隊所派者則通是司機、技工、和工人雜役。這樣，打手指印，填選舉票總算沒有問題了。	

但是問題還有。這五十名投票專家要在廿二及廿三兩天內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張票，則平均每人每日至少要投完三十張。每日工作八小時，每小時起碼要投三張至四張。黨官是講面子的，親自規定標準連接一氣的寫完投完這三千一百五十票，要轉彎抹角的，這裏站站，那裏跑跑，這裏來一二張，那裏投三四張的，總要裝出不是作弊的樣子去完成這神聖的任務。這樣，問題就發生了。第一，這般專家要吃飽，要跑路，要喝茶和抽煙，因此要錢用。第二，這筆錢從那裏來呢？張國華同志還在開州，大家既素昧生平，又無親戚關係，誰肯為他拔荷包？問題是的確嚴重起來了。但我們的黨官有的辦法，自然又是他站起來說話了。各單位既然可以派專家去投票，自然可以以再痛快一些，送佛送到西天，再來派一些「投票事務費」。下面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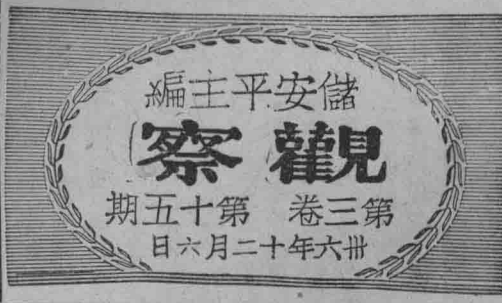
(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一年四十八元
郵寄：掛號：六元 航空：七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下馬路井邊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譚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 學研究生
徐中玉：山東大學教授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吳恩裕

一個國家在動亂的狀態中，其人民的行動最迫切地需要指導的原則。但是，在實際上，他們却不易得到這種原則。何呢？因為在這種國家裏，不但「事實」被有力地曲解着，甚至於蒙蔽着；並且更有力地宣傳着似是而非的謬誤的「理論」。可憐的是那些作為平民的羔羊，被強力的牧人無情地鞭撻着，被謬誤的理論引電着。鞭子的威脅使他們不敢反抗，理論的迷惑使他們都想想不到反抗。

我願意闡述西方三種關於動亂時代的理論，俾供人們參考。不過，我要先聲明：這些都是西方人的看法，我祇是在「闡述」這些看法而已。雖然把這三種看法聯在一起討論，是我的見解；但我個人對於這三種看法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創見。

（一）第一種看法是人們一切行為應以法律為依歸。無論各派法理學對於法律如何解釋，但它們却都認為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需工具。有了它，不但人類的生活在消極方面可以避免許多擾害及損失，在積極方面也可以增進人們的物質的及精神的福利。所以人們必須服從法律。服從法律就正是實現你自己的利益。這是一種最普通，最正常的看法。在常態下，我們認為這看法是有理由的。

然而這種看法是要遭遇到一個困難的。這困難便是：所謂法律是會永遠代表「公正」的麼？事實上，法律是不會永遠表示公正的。不但時代環境的演變，可以使一條法律違背時需，即造法人的智力、偏見等等，也可以產生與民衆利益抵觸的法律。這些法律當然都不能算是公正的，它們所代表的是無知，是偏見，是守舊，是退化。當法律真正到了這種性質的時候，要人們仍然服從它，恐怕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於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有追求一個另外的行為準則的必要。這必要不是近代纔有的，古代希臘就認識這種必要性。他們早就有所謂「較高法律」(Higher law)的觀念。那就是說，當現行法律不公正不合理的時候，他們訴諸一個比現行法律更高的法律，來做判斷行為的準則。那準則，據今日所知，希臘人是奉「自然」觀念中發現了的。他們認為：自然是絕對公正的，凡法律必須與自然法則相符合；否則應以自然法則為最後的準繩。例如有人反對當時的奴隸制度，而說：現行法律承認奴隸制度是不公正的，因為照自然法則的啟示，人們生來都是一樣的；你是公民，我是奴隸，完全是習俗的法律造成的，因此奴隸制度便應該取消。這種講法，充分地表明一般法律不公正不合理的流弊，以及追求另外一個行為準則的必要。我想我們是不應該忽略這種必要性的，因為它的實現可以使整個社會更進步，更合理。

（二）近代人並不是不承認這種必要，而是放棄了「自然」的觀念。他們每當國家政治腐化，法律不能代表公正的時候，便訴諸「道德」的裁判。如果我們說古代重視「自然法則」，我們便可以說近代重視「道德法則」。按着這種看法，一件事情儘管從「法律上」能做得通，但在「道德上」還發生不應該做的問題。這也就是在一般法律之上，又有一個較高的行為準則。

我們可以說，直到現在，西方國家的人民仍然根深蒂固地受着這種觀念的影響。有名的哲學家羅素，在第一次歐戰時

，曾倡反戰之論，並拒絕徵調入伍；他所根據的就是道德的原則。從道德觀點上講，他既以根本地認為一切戰爭都會給人類帶來重大的損害，因此便都是不道德的；也可以認為某一次特殊的戰爭，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在上述兩種情形中，他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良知(Conscience)而反戰，而拒徵。這便是以道德為準則而抗拒現行法令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又如政治多元論反對國家權力獨尊的論證，也是站在道德立場上面的。照他們的意見：國家不應該以專制的法令限制其他社團的自由，妨害其他社團的獨立。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也不過是一種之社團，而凡是社團都和人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也都是由於適應人性的需要而產生的，所以國家和其他社團在道德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國家的法令祇能有調停各社團間關係的功用，不能干涉社團內部的發展。這種反抗國家專權的論證，也顯然是立脚於道德的基礎上面的。

道德之足以匡正法律，之足以做為一個在法律之上的行為準則，已如上述。然而，道德果然是一個圓滿無缺的公正原則麼？進一步的探討仍然會發現：道德不一定代表公正。在以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中，是沒有一致應用的道德原則的。對於甲階級有用的德目，對於乙、丙兩階級便不一定應用。反之亦然。如以勤、儉兩德目為例：照某一派的理論講，它們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資本家更有意義的德目。因為一個資本家愈勤，愈儉，他的資本便愈積的愈多，所以他勤有勤的效果，儉有儉的效果。對於一個中產階級，勤、儉的意義便比較的稀薄。何以呢？因為中產階級如果祇希圖用勤、儉來變更他的階級地位(即欲變成資本家)，是不夠的。他顯然地還有待於特殊機會的造成。如果他時運不濟，不但不能上升為資本家，反而可以淪為無產者。至於對於勞苦大眾，勤、儉幾乎可以說毫無意義。即使他們能勤，也不會多賺多少金錢，因為他們筋肉勞力是有限的；即使他們能儉，也不會多積蓄，因為他們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勤和儉的美德，對於他們祇是一個諷刺。

由上述一例，可見道德原則的應用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的。因此它代表的公正，在某些人看來是公正，在另外一些人看來便不是公正。總之，道德也不是普遍的公正原則，它在某些時候，對於某些人，可以說比法律更能表示公正一些；但在另些時候，對於另一些人，它也和法律一樣不能代表公正了。有人說：『道德是階級偏見化了』，似乎不無道理。

(三) 如果照上面的說法，我們豈不是一個比較公正的行為指導原則了麼？我們既不信任法律，又懷疑道德，這豈不將使社會紛紛離析了麼？不會的，我們不是主張取消法律，取消道德，而是找一個批判法律和道德的更高

的標準，給人們的行為找一個更公正的指導原則。這標準，這原則，就是：大眾的利益。

法律的公正，顯然地不能建築在創造它們的權威上。一條法律，儘管是有權的合法的造法者所創造的，但假如它的內容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們仍然沒有理由說它是公正的。和公正脫節了的合法性，是應該被揚棄的。法律治人，原為利人；不能利人，反而害人的法律，取消了它，不但不不是不公正，反而是公正。因為取消了它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一切作為實現人民利益的工具，其利弊的考驗，最後仍然須以『人民的利益』為準則，為依歸。法律也是這種工具之一，所以它也不能例外。

道德也是如此。它也是維持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工具。過去的思想家少有懷疑道德的公正性的。偶有一二大膽的詩人、怪人，發為懷疑道德之論，便必然地遭遇到社會強烈的攻擊，認為大逆不道。但經過馬克斯的分析，便使我們真正瞭解：所謂道德的階級性，實在是不能掩飾的事實。對於甲階級公正的有用的，對於其他階級即不能應用，反之亦然。所以，道德的原則也不能普遍地應用於所有一切的人。這種道德可以說也喪失了它做為為社會人羣造福之工具的犀利性。這一類的道德原則，也應該被揚棄。

但是上面的話，並不是說社會人羣不需要法律，不需要道德；而祇是說，法律和道德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並且是大眾利益。關於必需代表『大眾利益』一節，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或說明。第一種說明是：人與人在道義上，『應該』是平等的，我們『不該』祇顧及甲的利益而忽視了乙的。假如忽視了的話，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但是這種說明只能算是人道主義者的說教，其結果或者他可以說服三五個虔誠的信徒；若他希望他的說教普遍地生效，顯然是不能的事情。所以，這種說法不能做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政治理論。

第二種解釋便比較切合現實了。這種看法認為：人們本來自然是平等的，任何社會設施都不能祇注意甲的利益而忽視乙的；假如忽略的話，則自己利益被忽略了乙、丙、丁等，必不會長久容忍，必將與甲從事抗爭，以求達到普遍地實現每個人的利益。因為照我們的看法，人類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特權逐漸消滅的歷史。任何特權，即使有強大的力量維持，也不能延續多久。因為特權包括少數人特別的享受，也同時包括相應的多數人特別的犧牲。整個社會所趨赴的目的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目的，而在達到此目的的進程中，多數人變成了活的工具。任何一個人都是不會長久給他人做工具的。他遲早要反抗，反抗到他和旁人的地位一致時為止。這種爭一致的企圖就正是人類追求平等的本質。

因為人們爭一一致性是由於天性，所以平等乃是社會政治理論中一個基本的原則。而這原則的普遍實現就正是大眾利益的實現。因此，法律、道德假如不能代表普遍的利益，不能代表平等，也就是說不能代表大眾利益，那麼，它們便一定會逐漸地走上被揚棄的路途。這是必然的，因為大眾利益是人類社會行為、

政治經濟措施的一個必然趨赴的，最後的目標。我們生值動亂時代，一切道德、法律的價值及準繩，都已發生動搖，我們唯一用以裁判，量度那些制度的最高、最後、最公正的準則，就是大眾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南京旅次。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韓德培

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正式頒行的出版法，先後有過兩種：一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國府公佈的出版法，一是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國府修正公佈的出版法。前者姑名之曰舊出版法，後者即現行出版法。已往在國民黨訓政時期之內，爲了要取締一切不利於國民黨以至國民黨所組織的政府的言論與思想，上述兩種出版法對出版品及出版事業的限制，都是異常嚴酷的。這次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通過的出版法修正草案，把「黨」的氣息擺脫了，誠然是一大進步；但是此外，除了在細微末節上做了一些修正工作而外，在若干重要關鍵上，却仍沿襲着過去的精神，並未作值得使人贊美的重大改動。甚至在有些地方，還可說這個草案所規定的限制，比現行出版法還來得更嚴厲，更苛刻，更瑣細。從這些地方看去，外面傳說修正草案「已將尺度放寬」云云，祇可能認爲將原有限制的範圍擴大加寬了，而不是把原有的限制放鬆放寬了。

以上是我看過草案全文後的一個籠統的感覺。以下再分三點作一個分析：
(一)從出版的手續方面說：過去兩種出版法，對於出版的手續，都係採取一種特許制，(舊出版法對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皆然；現行出版法則限於新聞紙，與雜誌)就是出版品特許在出版以後如屬違法須受法律上的制裁，並且在出版以前，就須向行政官署「聲請登記」，必須經行政官署「核准」以後，始得發行。(如有關於黨籍或黨務事項之記載，在舊出版法，且須另得中央宣傳部之核准，在現行出版法，則須另由內政部轉得中央宣傳部之同意)這種特許制，頗易流爲行政官署束縛出版自由的一種危險的武器；因爲在這種制度之下，誰能保證行政官署不濫用其職權，而不予「核准」？雖然在法律上發行人尙可有提起訴訟甚至行政訴訟之權，但在中國的政治現狀之下，這些談何容易？在西洋，當印刷技術開始發明之時，一般人認爲從事出版事業乃是一種特權(Privilege)，所以非得皇帝的特許，不得享受。但是這種制度，在今日就

稱民主自由的國家，都早已不復存在了。即在我國往日君主專制時代，雖間有因出版品中的文字問題而大興所謂「文字之獄」者，但對於出版品仍祇是實行事後的懲罰，而非實行事前的干涉，到了今日——尤其即將實行憲政的我國今日，如果真正尊重出版自由，這種事前干涉的特許制，就必須廢除才是。然而修正草案中對於新聞紙及雜誌的出版，却仍係採取這種特許制，實在令人惶惑不解。(可參閱草案第二章第九條至第十四條)鄙意倘若政府今後仍不願對出版事業在事前實行完全放任，而須預先知道有些什麼刊物將出現，以便隨時加以注意，似不妨另採一種備案式的報告制；就是由發行人於出版品首次發行以前，負責報告主管行政官署一次，但不須得其特許，便可逕行出版。這樣，發行人雖有報告之義務，而行政官署却無拒絕准許出版之權力，對於人民的出版自由當可不致有太大的妨害。

(二)就記載事項的限制說：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對於這一方面的限制，實在嚴厲得怕人。至於修正草案中的規定，對此雖略有刪削，但其限制之嚴，仍未見減輕多少。而且草案中，還另行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制，爲已往所未有者。這些規定，可算是草案的精髓所在，值得特別予以注意。現在讓我將這三種法律的規定分別一一列舉出來，以資比較：

A. 舊出版法規定：

- (一) 出版品不得爲左列之記載：
 -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
 - 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 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
 - 四、妨害善良風俗者(第十九條)
- (二) 出版品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第廿條)

(三)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軍事或外交事項之登載(第廿一條)

(四) 有關黨義黨務之出版物，不得違反中央關於出版物之各項決議(舊出版法施行細則第廿一條)

B. 現行出版法規定：

(一) 出版物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者

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第廿一條)

(二)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第廿二條)

(三) 出版物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第三十三條)

(四)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第廿四條)

(五) 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物者，應受前四條所規定之限制(第廿五條)

(六) 出版物審核標準，除依出版法第四章各條(即以上五條)規定者外，並適用中央關於出版物之各項決議(現行出版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C. 出版法修正草案規定：

(一) 出版物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

一、意圖顛覆政府或危害中華民國者

二、妨害邦交者

三、意圖損害公共利益或破壞社會秩序者(等廿一條)

(二)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名譽之記載(第廿二條)

(三)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第廿三條)

(四)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之記載(第廿四條)

(五) 出版物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出版物對正在訴訟秩序中之事件，不得加以批評(第廿五條)

(六)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第廿六條)

(七) 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物者，應受第廿一條至二十六條所規定之限制(第廿七條)

綜觀這些規定，有三點最值得注意：第一，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都承認有所謂「意見罪」(Delius d'opinion)，而修正草案亦復如此。按思想和意見之自由表達，乃促進人類文明提高人類文化的必備條件之一。假如思想和意見無自由表達充分交換之機會，則不但今日世界上的種種科學文明將無從產生，即今日國人所熱烈企求的民主政治，亦必無由實現。所以在一個民主政權的國家或想鞏實行政民主政治的國家，對於意見和思想的表達自由，都必須切實尊重，乃屬當然之事，無待煩言。我國新憲法中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一條)，其着眼點當不外此。而且從法律的觀點講，單單表達了一種思想或意見，通常並不認為就構成一種犯罪行為。照我們現行刑法的規定，假如有人「意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必須還要「着手實行」，或至少要達到「預備」或「陰謀」着手實行的程度，始足以構成所謂「內亂罪」，否則便不成為「內亂罪」。(參閱刑法第一百條)一種思想或意見的表達，至少至少要總要像美國已故的聯邦最高法院推事賀摩士(O. W. Holmes, Jr.) 所云：「如果足以使國會有權防止的實在禍患，有顯然即將發生之虞。」(“such...as to create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hat they (the words) will bring about the substantial evils that Congress has a right to prevent. 見 S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 S. 47 (1919) 一案) 然後始應該認為非法而予以取締。修正草案中，雖不復有「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一類字樣，但是第廿一條第一款與第三款，却仍係承認有所謂「意見罪」，仍是對於出版自由的一大箝制。

第二、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所用的若干字眼，都是非常廣泛而籠統。例如所謂「顛覆國民政府」「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破壞公共秩序」等等，便都極寬闊而無邊際，極易入人於罪。加以如後所述，這些名詞還可由行政官署的行政人員去自作解釋，於是人民不用文字發表言論則已，一用文字發表言論，便難免不「動輒得咎」了，尙何言論自由之足云？我們將來實行民主憲政，當然是要實行多黨政治的。那有一個在野黨對執政黨不常常以文字作嚴峻的批評，甚至率直表示希望它早些下野，好讓自己上台？這類表示算不算有意圖顛覆政府，或損害民國利益？一個國民對於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不批評則已，一批評自難免不對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有多少的不利。這類批評算不算「破壞公共秩序」？修正草案對於這些廣泛而籠統的名詞，都繼續採用，未予刪除。

（除字面略有變動外，如改「損害」為「危害」，改「公共秩序」為「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它不但繼續採用了這些名詞，並且還增添了一些簇新的名目，其中最刺眼的，一個是所謂「妨害邦交」，另一個是所謂「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之名譽」。究竟這些用語應如何解釋才對？假設現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實行了某種於中國不利的外交政策，中國國民站在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而加以批評，這算不算「妨害邦交」，算不算「妨害友邦元首之名譽」？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今後國人對於一切有關外交的問題，恐怕最好就只有一言不發了。照新憲法的規定，我們將來的元首，既不像戰前日本的天皇那種神聖不可侵犯，又不像英國國王那樣統而不治，僅和國旗一樣代表一個國家，而是掌握國家政治大權的一個首領，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措施，在民主憲政的大原則之下，就不能禁止人民指摘批評。這種指摘批評，算不算「妨害本國元首之名譽」？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就不成其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而己成為中國昔日專制時代的一個皇帝了。而且在我們的刑法上，對於妨害國交罪，妨害名譽罪，都已有非常合理而明確的規定，對於維護邦交及本國與友邦元首的名譽，都已充分顧到，（參閱刑法第三章與第十七章各條）我不懂何以又要在出版法中疊床架屋地加重規定，反顯得畫蛇添足。

第三，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這樣一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規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本來舊出版法中規定只限於「禁止或限制關於軍事或外交事項之登載」，而現行出版法中則擴大為「禁止或限制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修正草案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採取了現行出版法的規定，只把「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規定」，改為「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規定」而已。這一條規定，關係極大。有了這條規定，憲法中所承認的言論，著作，出版諸種自由，都可隨時用命令一筆勾銷；連出版法中其他關於記載事項的限制的規定，都大可說是裝璜的門面，成為不必需了。所謂「特殊必要」，所謂依「命令之規定」，所謂「禁止或限制」，所謂「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等等，這些簡直就是說在任何時候，只要政府認為有特殊必要，就可立時以一紙命令，禁止任何出版品關於任何事項的記載。這也就是說，政府如要使某種刊物停止發行，就可隨時下令予以停止。這種規定，在過去國家對外作戰時期，尚可說是出於事實上不得已，但如在實行憲政以後，還要保存這樣一條規定，用意何在，殊難索解。我們知道依戒嚴法的規定，國家遇有「戰爭」或「非常事變」時，政府本可對

全國或某一地域，依法宣告戒嚴，而在戒嚴地域以內，最高司令長官就有權隨時取締報紙、雜誌、圖畫、告白、標語等等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參閱戒嚴法第十二條）可見在這種緊急時機，政府並非無臨時應急的辦法可以採取。上述出版法的規定，不但在理論上是講不通，即在事實上亦屬不必要。這一條規定，一天不取消，出版自由便一天無保障。

修正草案中，還有一點是新增加的，是特別為保護個人的利益打算的。依其規定，出版雖不得為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之記載。一個人的名譽和信用，法律自當予以保護。但出版法中的這種規定，却是不必要，不合理，而且有危險的。第一說不必要。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如有人以文字圖畫妨害他人之名譽或信用，他不但應負刑事責任（參閱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三條），還應負民事上的賠償及回復名譽之責任（參閱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而且據出版法修正草案的規定，新聞紙或雜誌所登載關於個人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如認為不確，尚有請求更正之權利。（第十九條）這種種規定，對個人的名譽及信用的保護，不能不說已非常週到了，何必在出版法中再作規定？第二說不合理。照刑法的規定，如有人誹謗他人，而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且非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罰。又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不罰：一、因自衛、自辨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衆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參閱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零四條）這些規定，對於發表言論的人，也有適當的保護，實極合理。而修正草案却把這些完全抹殺不顧，所以不能認為合理。第三說有危險。出版品中關於個人之記載，是否確係妨害他人之名譽或信用，應由法官去作公平適當的解釋。而修正草案却將此種解釋之權，授與行政官署的行政人員，而這些行政人員根據他們自己的解釋，便可有權對出版品禁止其出售、散佈、並得於必要時加以扣押，甚至對於新聞紙及雜誌，且得定期停止其發行，或永久停止其發行。（第三十六條）這樣使行政人員兼有解釋法律與執行法律之權，是多麼一件危險的事！

從以上這些地方看來，誰能不認修正草案對出版自由所加的限制，較諸現行出版法還來得更嚴厲，更苛刻，更瑣細？

（三）從違法出版品的處分說：在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中，對於違反出版法規定的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尚有處以罰鍰及罰金的種種規定。這些規定，在修正草案中，大部分都已刪除，不能不說是一種改進。不過，就違法

出版品的處分問題說，仍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處分的機關問題。修正草案對於此點，仍像沿襲過去的辦法，即任由行政官署來實施停止發行，禁止出售或散佈，扣押出版品或扣押其底版等等處分。這個問題，與前面所講的特許制及關於記載事項之限制兩個問題，本有非常密切的聯帶關係。如該兩問題有比較妥善的修正辦法，則此一問題，便可隨之而減輕其重要性。不過，無論如何，停止發行與扣押出版品或其底版，對出版事業影響極大，如任由行政官署隨意實施，終屬不妥。這種比較嚴重的處分，應屬諸司法機關的職權範圍，以由司法機關去執行為較當。

我現在作一簡單結論如下：

- 一、出版的手續方面，應取消特許制，改採備案式的報告制。
- 二、記載事項的限制方面：
 - a. 「意見罪」應取消，至少應有更確定而具體的規定。
 - b. 妨害邦交，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之名譽，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等規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儲安平

- 定，皆應刪除。
- c. 第廿六條應完全刪除。
- 三、違法出版品之處分方面，停止發行（無論定期或永久），扣押出版品或扣押其底版，不得任由行政官署隨意實施，而應歸司法機關執行。
- 四、此外政府如真正想予出版自由以保障，應針對當前摧殘出版事業之種種不法行為，作嚴厲制止之規定。例如規定凡聚眾搗毀出版機關或嚴傷從事出版事業之人員者，應比照刑法之規定加重處罰。
- 五、為獎勵出版事業亦即文化事業計，應規定每年終由教育部、新聞局或其他著有聲譽之民間學術團體，聘請學術文化界學識品德俱負重望之人士，組織一評議會，選出一年內最有成績之新聞紙、雜誌、或其他出版品，最有成績之編輯人、社評撰稿人、著作人、新聞報導員（分國內的及國際的）等等，分別予以獎金或獎狀以資獎勵。

十一月八日

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本刊約韓德培先生撰文評論，以供當局參考。韓先生這篇文字，是從政治的和法律的兩個角度上着筆的，所論極為詳盡，我們極望立法院審議這個「草案」時，對於韓文所論，能予採納。我現在再就條文的本身，就韓文未觸及的地方，補充意見如左：

一、「草案」第二條：「出版品分左列三種：（一）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二）雜誌，指用一定名稱，並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者而言。（三）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

右文發生左列疑義：

- 1. 用一定名稱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但並不裝訂成本，在此種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 2. 用一定名稱，並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三個月以上，（如每一百日出版一

期，或每四個月出版一期）繼續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3. 有一種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種「叢刊」），其編制與雜誌相仿，其刊期大體上每隔十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並未明白規定，在此種情形下，該出版品究為「雜誌」，抑為「書籍」？

4. 「草案」第二條最後一句：「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所謂「視為新聞紙或雜誌」，其義含糊不清：視為「新聞紙」或「雜誌」乎？抑視為發行該項號外、增刊、副刊之該新聞紙或雜誌之一部分乎？如係前者，則該「號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須按照「草案」第九條規定，於事前申請登記，非奉核准，不得發行。如係後者，則報社（新聞紙）即可出版各種副刊（即「雜誌」），雜誌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聞紙），或其他副刊（即雜誌），而不須另行申請登記。

- 右舉四點，足見原文用字，頗多含糊。立法院於審議時，應求其明確清楚
- 二、「草案」第九條前半段：「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者，應由發行人於

首次發行前，填具登記聲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於十日內轉呈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發行。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

右文發生下列幾個問題：

1.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政府或直隸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時又須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這兒發生的一個問題：即省政府或直隸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為最後之決定？抑或須俟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以後，才算獲得合法的發行權？如係前者，則內政部登記證之獲得與否，便無意義；即使沒有內政部的登記證，亦無礙於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果係如此，則又與「草案」第十條，第十五條所規定者不符。如係後者，即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須於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後，才算完成依法申請登記的最後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但「草案」祇說「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而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證的時間，却無明文規定，實有不安。因為既然認為要俟取得內政部的登記證，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則該新聞紙或雜誌，雖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發行；而如內政部的登記證遲遲不發，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始終在一種尚未獲得合法根據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勢必影響該新聞紙或雜誌的業務計劃。按照過去情形及「草案」規定，內政部的登記證應當是依法聲請登記證程序中的最後一步，因此我們認為：修正的出版法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證的時間，亦應有明文之規定。我們認為內政部於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後，應於三十日內發給該項登記證。

2.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應於發行前填具登記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地方主管官署，於十日內轉呈省政府，而後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是則自申請至核定，前後僅有二十天的時間，不能謂不迅速。新聞局董局長十月三十日在南京發表的談話中，並特別提及此點，謂以前的規定為「十五日」及「二十八日」，現在一律均為「十日」，使核定期間縮短一倍以上。但是問題不在核定時間的縮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時間以內核定，又怎麼辦？按照過去經驗，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最感苦痛的，是依法聲請以後，常常石沉大海，迄無下文；甚至有經過六個月以上而不見批復者。因之，為解除這種情形，並減少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的困難起見，我們認為：修正的出

版法應當規定：假如在向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聲請登記，於三十日後仍不為核定者，該申請人即可逕行發行該聲請登記呈文中所指之新聞紙或雜誌。

3.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市市政府。但細查「草案」，關於此項核准與否的標準，祇有一條，即：「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這個規定的反面應當就是：祇要不是與規定不符者，即應核准。但是問題不在此；問題在假如聲請登記，與規定並無不合，而省市市政府批駁不准登記，則其補救辦法應為如何？在原則上，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其核准與否的權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滬平津一帶，地方政府在各種顧慮下，人民要求發行報紙或雜誌，比較上或尚容易，而內地及後方邊遠省區，如將此種權力，完全交於地方政府，則人民發行報紙或雜誌的權利，恐將遭受更大的限制。因為內地的民主空氣比較稀薄，中央也不能處處顧到，在此種情形下，恐將發生親我者予之，不親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論上說，憲法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這種權利，是為違憲，人民可以向司法機關進行訴訟。實際上，今日中國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種方式，殊為疑問。因此，我們認為，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應當更積極地明文規定：祇要與規定相符，即應核准；同時規定：地方官署無故批駁，不准發行新聞紙或雜誌，申請人可以向更上級的機關訴願，以為補救；我們願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以供立法院審議此案時的考慮。

三、「草案」第九條後半段：「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一）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二）發行趣旨（三）社務組織（四）資本數目，器材設備及經濟狀況（五）刊期發行新聞紙者並載明其版數（六）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七）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年齡、籍貫、經歷及住所。」

「草案」第十條：「第九條所定應聲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者，其發行人應于變更後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變更登記。……」

「草案」第二十八條：「……不為第十條之聲請變更登記，而為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于其為合法之聲請變更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按照右引條文，凡第九條所載各項，如有變更，便應聲請變更登記，否則即將遭受停刊之處分。我們參以實際情形，此種規定，困難滋多：

1. 資本數目，器材設備，經濟狀況，先說資本。在幣值這樣不穩定的狀態下，任何事業，它欲繼續支持，勢須時時增資。其事至明，不必舉例。再說器

材，譬如一家報館，本來沒有汽車，今年買了一輛汽車，這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於經濟狀況，含義更不清楚，上一個月稍有盈餘，這一個月勉可維持，下一個月或者虧折甚多，這不算經濟狀況有了變動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則一家報館或雜誌社，恐怕一年到頭，每個月都要聲請變更登記。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所謂「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釋。「所在地」之變更，可能有左列三種情形：

- a. 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
-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遷至乙街乙巷。
- c. 在同一街道，自甲號門牌遷至乙號門牌。

條文中所言「所在地」之「變更」，不知究係指上列三種情形中的那一種。若係第一種，則猶可說。但因為發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則照本「草案」第七條第二十九條等之規定，其「地方主管官署」業已變更，自應變更登記。但若包括第二種第三種，則對於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便極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所謂發行所所在地之變更，包括第二種第三種情形在內。）譬如在上海這種大都市裏，搬個家是極尋常的事情，而且照一般租賃契約，都規定期限，期限滿後，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種情形下，關於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即須聲請變更登記，未免使新聞紙或雜誌之經營，太不穩定。至於印刷所之變更，也屬同樣情形。特別對於雜誌，它可以這一個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個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個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換一家印刷所，便須聲請變更登記，亦未免騷擾太甚。

因之，我們認為：「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中，當應求其簡單。即以第九條第六款而論，需要在登記聲請書中載明印刷所之名稱，但事實上，辦一個雜誌，核准與否，尚無把握，還那兒談得到交那一個印刷所承印呢？至於變更登記，應當僅限於發行人之變更爲限，因爲「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若有變更，則一方面對於舊的是「註銷登記」，對於新的是「聲請登記」，不應作爲「變更登記」論。其餘社務組織、資本數目、發行所地址等若有變更，應令發行人呈報備案，不宜作「變更登記」論。關於此點，我們希望立法院審議時，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十五條：「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行人之姓名、登記證號數、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我們以爲於關「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並無記載之必要。我們認爲新聞紙或雜誌，其責任已由發

行人負之，印刷所不應再分負任何責任。既不分負任何責任，亦即無將「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記載之必要。這次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通過雜誌用紙節約的辦法，不正正當當的通知各雜誌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紙節約的通知）而却規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過頁數之雜誌，企圖通過印刷所來控制雜誌，我們甚以當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爲可惜。印刷所和雜誌社的關係是業務關係，除此以外，即無其他。我們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業，而不要企圖通過商業性質的印刷所來控制言論性質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十七條：「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在日刊之新聞紙應於接到請求三日內更正或登載辯駁書，在其他新聞紙或雜誌應於接到請求後第二次發行前爲之。……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

右文最後一句，發生困難。舉例言之，假如一個報紙的頭條新聞，有記載錯誤，被記載錯誤的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是否應在頭條新聞的地位，將該更正或辯駁書登出來呢？按照「草案」，是應當這樣辦的，因爲「草案」規定：「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但考諸古今中外，從未有一個報紙，其頭條地位是登載更正或辯駁書的。因之我們認爲「草案」第十七條最後一句，應予刪去。

同時又可發生一個問題（雖然在事實上不致於發生），即假如有一項記載，被記載的人認爲記載錯誤，提出辯駁書一篇，竟長達十萬字，則這個新聞紙或雜誌應不予以刊載呢？如不刊，則違反法律。如刊，則照目前報紙或雜誌的篇幅，恐非爲之出一特刊或專書不可。（假如是雜誌，則它又違反了「紙張節約」的規定。）關於辯駁書字數的問題，亦應有補充的規定。

六、關於「草案」第四章（二十一條至二十七條）出版品登載事項的限制，韓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詳論，我們完全同意。其中關於第二十六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規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此條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們主張在這條條文之後，加上左列文字：

「中央政府此項禁止或限制之命令，應於命令發佈後一個月內，咨請立法院追認；立法院應於接到咨文後十日內決定對於此項命令之追認與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項命令時，該命令應即作爲無效。」

關於「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評，本人僅補充陳述幾點意見，主要的均包含在韓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們反對另設「出版法」來約束出版事業；出版品的一切責任問題，儘可照刑法的規定予以處理。假如在實際的情形之下不能達到這個理想的地步，則出版法的製訂，應力求其合理。我們竭誠希望立法院審議此案時，能考慮並採納我們的意見。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倫敦通信) 田汝康

有人會對「要人」爲什麼值得加以崇拜？這個問題作過這樣的回答：認爲做「要人」太苦，慎言慎行，一刻都不容鬆弛，很少人願意受這樣的束縛；但因爲一個社會組織又少不了像「要人」這一類的人物，於是不願意做「要人」的人得竭力設法使一般做「要人」的人有所補償，——對他們恭敬，把他們當作偶像來崇拜。不過這樣一來顯然更苦了一般「要人」，因爲自己既已經被人看成偶像來崇拜，所以一言一行——更得隨時小心，竭力做出百年以後真一定成聖成賢的樣子。這雖是人類一齣滑稽戲，但在這齣滑稽戲裏却產生了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做「要人」最好自然是超人。但因爲超人不常見，所人一個普通人也常常可以做「要人」，並且也很可能做很好的「要人」，問題是看他做「要人」的條件殼不殼。因爲不管一個人政治意見如何，做事的能力怎樣，做人得有做人的基本條件，例如，做事得認真，有錯誤得立刻改正，諸如此類。這類條件自然不僅做「要人」的人得具備，就是普通人也得一樣的注意。但是人不做「要人」還可，要是一旦做了「要人」，那便得加上一個得做人模範的條件，所謂「爲政之大，譬如北辰」也可以這樣的解釋。照中國人恕道的看法，常說君子之過有如日月之蝕，原因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既然除了聖與賢之外，誰沒有錯誤，可見至少聖與賢是不應該有錯誤的了。由於有這樣的看法，於是做「要人」便相當苦惱。「要人」雖不一定是聖與賢，但是從社會責任上看，他非裝做聖與賢的樣子不可。這樣的看法自然不公平，不過爲了維持社會組織的秩序與紀律起見，做「要人」的便得隨事多加留意，不然便祇好準備隨事犧牲些。最近英國財政大臣道爾頓辭職的事件便算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同時也可以看出「國法」與「人情」的不同在什麼地方？而法治國家的條件究竟在那裏？

道爾頓現在算是工黨政府五巨頭之一，在工黨歷史上看，他是爲社會主義奮鬥半生的老戰士，從學術地位上講，他是過去倫敦大學的名教授。在議會中，他的能說善辯是人所共曉。而年來執長財部的政績已可算是盡如人意，甚而有一度他的聲望是僅在外交部大臣貝維之下，成爲第二位首相的候補人。不料

三分鐘無心的談話竟弄到辭職而去，雖然不能說從此便一蹶不振，但政治家一旦受到像這樣的打擊，也不能不算嚴重。他的辭職事件的特殊，不僅令有的外國人士莫名其妙，就是在英國政治史上也算稀有。

「財政預算」是英國政治上第一樁大事。其實也應該是一樁大事，除去你把國家財政看成僅是印刷紙幣以外，誰不敢說收支平衡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起碼條件。所以每年當財政預算提出的時候，英國人士不論貧富都十分注意，因爲任何人都關心國家稅賦會不會不公平的落到自己身上來。既然財政預算關係如此重大，因而擬計這個預算的人隨事也得更加小心；消息一有洩漏，便可能是投機取巧的最好機會。依照英國人的傳統習慣，一個財政預算擬計好之後，得放在一個特製的小箱子裏，一加封鎖，那便是財政大臣的責任了。英國人兩百多年前自然也有過貪污的財政大臣，不過財政大臣自身將消息洩露出去的還少見。這可見一般習慣與輿論對這件事體監督之嚴，而從最近道爾頓的辭職更可見其嚴格到什麼程度。

在預算未正式在下院宣讀以前，一般敏感的商人與民衆自不無揣測。例如這一次秋季預算未公佈以前，一般人猜測香煙可能再加價，有的太太小姐猜測化粧品可能會加稅，於是設法多買香煙口紅的人也並不少。今年夏天正式預算公佈時，有議員也曾提出預算洩露的質問，但一經政府澈查，也並未發現實有其事。這一次秋季預算却真出了毛病了。預算中的主要項目竟先於預算正式公佈前十四分鐘在一張晚報上出現。雖然這是無心的洩露，甚而消息即使洩露也沒有人發到財，但財政大臣不得不因此辭職。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在十一月十二日下午當財政大臣進入下院的時候，會同倫敦晚報星報的一位特派員談了三分鐘話。當這段談話中無意中竟多少洩露一部分此次秋季預算的大體綱目。爲什麼財政大臣會這樣的疏忽，道爾頓本人並未加以解釋。有的人說大致是因爲擬計這個秋季預算時身心太過於緊張的緣故。在今年夏天當正式預算擬計好之後，在未向議會正式公佈前，道爾頓曾提了那個小紅皮箱同三位其他閣員到鄉下一家旅館去休息了一天一晚。這一次就沒有休息的機會。這是否是原因之一，自然無法探曉。而更要緊的關鍵是道爾

頓當時也並未向這位新聞記者聲明過請他暫時不為發表這段談話。於是這位新聞記者一得消息之後立刻向報館打電話，預算消息便因此多少洩露了。財政大臣開始在下院宣佈這些秋季預算綱目的時間是當天下午三點五十九分，而同時街頭的晚星報早在最後消息一欄上登載有八行小字的預算綱目情形。這一版報出現的時間是早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這一次秋季預算的主要綱目是：(一)利得稅加倍(二)營業稅的普通增加(三)所有跑狗、跑馬、以及足球獎券得增稅(四)酒稅的增加(五)遲繳納所得稅、附加稅的，得罰加利息。但在晚星報八行小字中早已洩露出：(一)啤酒一品特加稅一辨七(二)香煙不增稅(三)利得稅加倍等項消息。

據每日快報的消息，在十三號早晨道爾頓一聽到預算消息洩露的情形，便立刻去看首相阿特里，不僅坦白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同時準備辭職。首相同時也便召集重要閣員會議，在會議中大家同僚都一致向道爾頓加以勸阻。最後的決議是至少不立刻就宣佈辭職。當天下午道爾頓同首相仍出席下院財政預算的辯論，但早已準備好對這個問題提出的答覆詞語。在這一天下午，祇有很少的議員覺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據各報的描述，道爾頓當天在下院中的時候，態度表示得很好。不過首相便面露憂容了。當最後一位保守黨議員臨時在議事程序中提出關於這件事情質詢的時候，這位議員首先問：是否財政大臣應該追究查問已何以晚星報能够在三點四十五分以前得到預算消息的情形。道爾頓立刻回答認為這事件發生在昨天當他進入下院的時候。他承認這是他自身的失慎，並立刻向下院表示他的歉意。然當這位議員繼續追問是否應令報館知道，這樣的事體是有違新聞道德的時候，邱吉爾突然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插入發言。這時候邱吉爾態度上來得很慷慨大方，絲毫沒有想到利用這件事情來作政治鬥爭的念頭。邱吉爾認為以反對黨領袖的資格，他覺得財政大臣坦白的態度來得很得體，並且對財政大臣這樣誤用信任的事件很同情。另外又有一位保守黨議員想再追究這位新聞記者的責任問題繼續發言時，道爾頓回答說：認為他願負起他自己應負的責任，至於這位新聞記者，下院中人家對他都很熟悉，他不願再表示什麼意見；道爾頓並認為他本身已經承認他失慎的地方，所以他願再講話。道爾頓這番話自然很得體，充分表現他坦白，勇於負責並不想讓過於人的精神。這番事情當時表面上似乎好像可以告一段落的樣子。

道爾頓既然承認自己有失慎的地方，在保守黨看來自是一個好題目，藉此可以大作文章了。邱吉爾當時並沒有捉到這個機會，但其他保守黨黨員則立刻開會討論，認為不管有意或是無意，財政大臣洩露預算消息總不是一樁小事，

主張正式在下院提出調查。在這樣情緒之下，邱吉爾隨即又變了主意，當即徵求自由黨下院首領的同意，並同時通知道爾頓，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正式提出下院組織特殊委員會加以調查。這樣一來，整個下院纔開始感覺事態的演變並不算簡單了。道爾頓得到邱吉爾通知後，便立刻去看首相表示決心辭職。在這一閉關中，其他同僚的勸阻，道爾頓並沒有接受，堅持辭職以澈底解決這樁事體。經兩小時的討論，最後正式向首相辭職信函終於提出。到夜間十時二十分首相接受財政大臣辭職的官方消息正式發表，距離道爾頓在下院提出秋季預算的時間不過三十個鐘頭。

道爾頓的辭職是很少人所預料得到的。尤其是當工黨議員聽到這種消息的時候，大家竟認為道爾頓的行動未免過份。在最近幾任政府中重要閣員能這樣坦白承認自身有什麼錯誤的事體，據說還很少見；而因為這樣一時的失慎而提出辭職更屬少見。不過他這樣的行動不知道博得若干人的同情和贊佩。英國各報紙全異口同聲對這樣勇於負責的風度加以宣揚。幾張保守黨報紙，素來以道爾頓作對頭的也特顯作風，於事大家容還有異議，不過於人亦贊揚不絕於口，認為難得。在全體下院議員眼光中看來，不管是政府黨或是反對黨，大家同情道爾頓的表現更來得顯著。據孟却斯導報記者的描述，在道爾頓辭職的第二天，全下院充滿了一種像教堂中嚴肅的空氣，議員們見面時也彼此默默無言。這種沉重的空氣在下院中很少見，可比擬的僅有前英皇愛德華八世放棄皇位時候的情形。另外還有兩樁事情也可以表現一般人對於道爾頓人格的欽佩，一件事是他所代表的選區全體工黨黨員對他一致的信任投票，另一件事是今天下院工黨內會議對他信件和慰問的議決案。道爾頓的政治事業雖然受到打擊，但他的聲望却更有增加，道爾頓雖不再做財政大臣，但他却做了一個做「要人」應做的事體，換言之也可以說做了一個真正的人。

道爾頓這樣的辭職，在有的人看起來簡直無法了解。有的外國記者說這樣的事體恐怕祇能發生在英國。有的外國廣播說：要是某國國會議員都這樣的認真的來一下，大致國會祇能殺有一少部分人能繼續留職了。但不知我們中國官場中人的看法如何？道爾頓這樣的完成了他做人應做的事體，不惜犧牲個人政治前途來維持英國議會政治的傳統習慣。這樣勇於負責的精神，任何人對之都應加以欽佩的。這樣一來，對個人前途自然打擊很大，但為了維持團體的生存和繁榮勢必出此。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人類的羣居生活是在一套規章法令建立起來的。要人的任務並不是專是監督別人是否犯法，最重要的是用自身的行為來鼓勵別人尊重法令。

中大競選武劇前後

郝稼

(第一信)

(觀察南京通信)

在全國大選聲中，中大學生大選聲也恰逢改選的令節。雙喜臨門，這龐大的學府頓形熱鬧起來。教授競選國大，學生競選常務，標語貼得到處都是，宣傳花樣競奇翻新，白天旗幟飛揚，入夜懸燈結綵，置身其中，恍如年關已到。其實這熱鬧大半還是自治會的競選帶來的。因為校門外的選舉，大家已經看穿了，倒是校門內的「民主」，比較切實得多。自從中央社發表「民盟叛亂經過」後，現任自治會常務列入名下之後，同學們似乎一直都有點惴惴不安。接着近在咫尺的浙大于子三慘死案又帶來了不少的激動。風雨滿城，騷亂盈耳，大家不由得很關切注意這一次自治會的競選。

像往常一樣，這次競選又表現為兩個陣營的對立。吳校長曾大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出國前夕又懇切寄辭，希望「中大不要應武的好戲」。

進步安定

為政爭場所；言猶在耳，要來的終於還是來了。在這幕戲剛要開台的時候，主角原來不祇兩個。俄文專修科的印君和華團同時宣佈參加競選，但因雷聲不大，兩點更小，後來大概料敵不過，或者由於志同道合，竟不惜甘拜下風，屈就華團內閣的一個社偏將。另外還有一個社會系的陳君早就透露有意競選，但在大家引頸行望之際，忽然出了一個啓事，說因為籌備不及，放棄組閣，祇因「辱承關注」，不能不「特申謝忱」，於是大家寄予望之的「第三者」就這麼地還沒有開始呼吸就斷了氣。劇情發展至此，台上便祇剩下了男主角華彬清和女主角尹毓秀。前者是政治系的健將，「天公報」說他「風度翩翩，交遊甚廣」；後者是教育系的奇才，「精明幹練」，自譽為「第二吳貽芳」；這種兩虎相鬥互爭雌雄的角逐，自然會發展成一齣有聲有色亦文亦武的好戲。

吳校長治校兩年的方針是「安定中求進步，進步中求安定」，這已成爲中大師生信守不渝的座右銘。而在這次競選裏，這兩句話却成爲競選雙方的屬性的試金石；因為這兩句話並不像「蛋炒飯」一類「蛋」似的可以翻來覆去；這兩個話的熱先熱後，意義截然不同。動員「安定」，尹圍着重「安定」，她的口號是「安定至上」，「讀書第一」。根據這個原則而訂的政綱也多半屬於「福利」方面，其特色在於「有關機關」字樣之多，因為她要同學們騎馬駕汽車，而這些都是要向「有關機關洽借」的。在另一方面華團所看重的「進步」，他的口號是「進步至上，安定第一」，而且彷彿爲了意義不夠明顯，還特別標出「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在安定中做奴隸」；他把「發揚中大自由民主傳統，團結師生保障人權」列爲「基本精神」，他高呼「團結就是力量」，而且在競選演說裏還提出了兩個被一方尊爲鎔言熱烈的呼而另一方面斥爲謬論大肆攻擊的話語：「安定之中要流汗，暴力之下要流血」！

除了「進步安定」安定進步」之爭以外，還有許多事項可以作爲雙方立場的索引。其一，華團在演說裏還指出這傳統是在迫害摧殘滄萬以及流血之下成長的；尹方則譏其爲「不知道傳的什麼話」，尹在演說時聲色俱厲，頹頹以拳擊案，痛詆以前歷屆自治會的民主都是少數人的民主，強調祇有自已的民主才是不折不扣的十成黃色。其二，許多爲競選吹噓捧場的報紙於報導評論時往往現出其真形，其中尤以尹系的「天公報」最爲凸出。該報平時社論開口共匪閉口好盟，說于子三是一「天良發現畏罪自殺」，「一二五」大遊行後的自治會常務被擄地稱爲「郭逆」，上次競選時他就曾爲失敗的一次更以「第三者」的身份出而爲尹團服務。其三，許多「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記者曾詰問雙方對於五月學潮的態度，華團的答覆是肯定的，爽直的，而且「欣然色喜」(天公報語)；尹團則則避不作答，次則閃爍其辭，最後亦僅假以「嚴肅的同情」(天公報)了事。

枝節橫生

雙方的招牌既已表明，剩下的問題就是願主的選擇。然而誰也不想不到爲山九仞，功虧一釐，投票的技術偏偏又成了無法解決的難題。原來選舉事務是由系科代表大會常設委員會負責推行的。常委會是直向系科代表大會負責的，間接向全體同學負責的。她在競選中的任務是審核競選資格(從事黨務工作者不得競選)；辦理製票、發票、監選、開票等事項。這一次選舉改爲單記名式，常委會爲慎重而示公允，已經督督照例選舉各方派代表參觀選舉各項程序。諒科尹團突于投票前夕(二十二日夜)提出要求，要改「參觀」爲「監督」，並在選票上加蓋兩競選團章以防濫發之弊；常委會當以受命系科代表大會，拒絕尹方請求，雙方澈夜商談，毫無結果。至次晨同學紛赴大會堂投票時，發現常委會辦公室前一片嘈雜，常委數人已被包圍，出外小解也要受到監視，彼等既失行動自由，投票自然無法進行，當時羣情激憤，紛紛簽名要求召開臨時系科代表大會商討解決辦法。

系科代表大會於二十三日午後六時半召開，旁聽席上座無虛地。首先發言的一位代表不願主席提請表決的議事程序，力主尹團之要求必須予以滿足。但是經過須臾，表粉加駁斥，已到提代表表決時見大勢已去，竟拂袖退席，跟着幾個代表也陸續離場。是時會場空氣緊張萬分，旁聽席上喊打叫罵之聲四起，並且有人傳言將以武力解決；但以退席者不過數人，會議繼續進行，通過拒絕尹團要求，選舉依照預定計劃辦理，絕不因任何一方而有所因循。當時此種硬性決定以前，有人就預料一場較大的風波已屬無法避免。

果然，次晨投票甫將開始，尹團突然宣告解散，並且發表告同學書，聲稱在此種不民主的選舉下真正民意根本無由表現。到投票開始，剛發出選票不過二十多張，大禮堂前突然齊集數十打手，闖入會場，連人帶票，亂打亂打手趕到圖書館前而草地上拖擱在地，一時拳足交加，雖然訓導處人員及時趕至，使之免於更大的凌辱，然而已經鼻青臉腫，不久就被送往大學醫院。

這一幕武劇發生後，同學們無不憤慨萬狀，民主牆上「抗議暴行」「開除打手」的呼籲雪片一般飛來。第二次緊急系科代表大會復於二十四日午後二時召開，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是懲究除暴，航空系代表井宣佈該系爲整肅陣營，已要求系主任轉呈校方將該系充作打手之某君開除學籍，否則全系同學一致罷課以示抗議。大會並決定要求學校嚴懲兇手，特定二十五日上午任人檢舉；至於投票日期則未作硬性決定，祇議決仍由常委會負責辦理，投票時並

停課一天，由各系加選代表維持秩序，以免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無疑地，中大民主已經面臨一次嚴重的考驗。少數幾個人於一悲憤之餘，建自治管理事，願像伏食團幹事一樣地「抽籤產生」，但是這種離奇怪誕的「頭紙」被認為是一種瞎打，而且建議人不分青紅皂白把層層自治會裁選大會都罵做「王八蛋」、「乾兒子」，實已失去論爭的常態。還有，「天公報」對這一次全武行的看法是值得報導的。牠也認為這是一幕「醜劇」，另一方面却說全是常委會自導自演的，手是常委會自己預伏的，選票是常委會自己撕毀的，至於常委的被毆成傷，當然，正像「于子三的自殺」一樣，又是共匪的「苦肉計」！

不知道。看情形，一兩天之內局勢不會澄清。側面傳來的消息說，事實發展至此完全出乎三執發的意料之外。二十三日上午常委會被包圍時，她曾親往排解，不料為她叫嚷的英雄們却對她說：「你來幹什麼？這事情用不着你，還是回去好了！」後來她為自己罵下己之過份「民主」而置之不理的，尹國大哭。轟轟烈烈的，尹國大哭告辭，據說和牠的心灰意懶也不無關係。至於華彬清呢？失去了對手之後彷彿也趨於沈寂了。自治會的寶座在虛席以待，然而等牠坐上之後這一幕戲就要終場了麼？當然這裏祇敢作預言，也許這裏祇不過是一個「序曲」。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校方嚴懲兇手，同時並接受挨打以及目擊同學的檢舉以求各代表的安。全有所保障。當時因為時間短促，關於如何恢復並繼續進行選舉等事項都未及討論，最後決定各代表回去徵詢全體同學的意見，等次日（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再行復會。二十六號晚風清月白，大家都有「如清其夜何」的感覺，就相率前往大禮堂旁聽。及至到了會場門前，看見各個門口都佈滿了人，空氣緊張，如臨大敵。一些見勢頭不妙的同學都放棄旁聽計劃，溜之大吉，還有一些留在近周巡視。果然，會議進行不久，忽然有一個被「檢舉」的同學走到講席前而要求「說幾句話」。口稱「承蒙檢舉，不勝榮幸，願於法庭相見」云云。主席因他並非代表，正在婉言勸他離去，禮堂電燈忽然熄滅，數十人漢一湧而前，打聲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電筒木棍下頭破血流；數分鐘後電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繼續開會，突然電燈又熄，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翻牆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數代表被追到毛廁裏久高不得脫出。於是滿座高明，又被打得落花流水！

態度表示沈痛的抗議，至此全校絕大多數的科系都已進入罷課狀態。在這裏值得提議起的，是「帽子」和「職業學生」的論爭。「天公報」指出常委會的某君是「赤色份子」和「職業學生」，其肯定某君為「職業學生」的依據是某君曾「留級一年」而且「設法」轉系，針對着這一點一些同學發佈了一篇「為天公報登行進一言」，裏面鄭重的指出兩點：第一，際此動員戡亂之時，紅帽子千萬不要亂加；第二，依據留級轉系即「職業學生」的邏輯，該發行人本身必為最標準的「職業學生」無疑，因為「進言」請人以一度同系同級資格可以證明該發行人曾「留級一年」，「轉再轉」。這「頂帽子飛來飛去的結果正巧落在自己的頭上。

使在這時候不由有力的第三者挺身而出，一場大流血大決鬥勢將無法避免。二十七日校務晨起盥洗用膳的同學驚覺於風暴之一觸即發，原來全校各處已經貼滿了新的充滿殺氣標語文告，每一張都蓋着「中大愛國護校勳好團」的圖章，牀目驚心的口號是「我們不怕流血！」「清除赤匪XXXX！」「打倒共特XXXX！」「赤色漢奸們站出來！」在「告中立同學書裏」勸好團聲稱要「創造安定的中大」；在檢討國際局勢痛心祖國將亡之後嚴軍地發出警報說：「一戰門的暴風雨即將到臨」；這是摧毀賣國叛徒的神聖之戰！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為佈告事：查本校同學近因競選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始則張貼揭示互相攻訐，繼則迭行讒罵，非僅學校不能安定，即學校榮譽亦遭受損失。念及校長臨歧訓辭，以求安定求進步辭辭相囑；瞻望前途，糾紛迭起；瞻望前途，高勝慷慨！各同學受高等教育，同處一校，正宜情如手足，和衷共濟；乃因細故，意氣憤張，竟致行動越軌，捫心自問，當知慚仄！茲為安定學校維護同學起見，經第五次緊急行政會議議決，查明滋事門職學生，依據校章嚴予處分。在調查期間，所有學生自治會之常設委員會、系科代表大會及競選團等，應自佈告之日起暫行停止活動，免滋糾紛。現任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暫許繼續維持至本年十二月底。在此期間，任何學生團體不得張貼互相攻訐及刺激性之印刷品等，如不奉行一經發現，定予撤毀，同時絕對禁止任何越軌之行動，如有故違，定予懲處。望各同學維護學校，潔身自愛，靜候處理，並勿輕信

次晨天剛破曉，各處又貼滿了「太中」、「天公」等報的號外，「暴徒」、「打手」等字樣也連篇累牘，不過認定這還是「苦肉計」的續演；該記者並「擅自唱」當委於第一次自拉自唱後曾舉行秘密會議，認為光常委受點輕傷還不夠一刺激，必須以更大的犧牲精神製造更大的流血事件云云。然而一般同學却為該「號外」一出刊的迅速而震驚，甚至有人還當堂演「二部」，「苦肉計」讓上演的「肉肉」，報導這幕「醜劇」的油印號外已經「一呼之欲出」了！

而同時，上課號吹過之後，很多到教室上課的教授都望然共之，原因是各院各系各級都在分別地或聯席地舉行會議，議題雖然如前，打聲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電筒木棍下頭破血流；數分鐘後電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繼續開會，突然電燈又熄，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翻牆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大家一致的表是嚴懲兇手，消弭打風，全體同學共同護衛系科代表大會，同時大家對於校方縱容坐視不問不問的

局勢演變到系科代表表大會需要全體同學護衛才能召開，則此種局勢也實在岌岌其危也了。而事實告厥我們，偷

「為佈告事：查本校同學近因競選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始則張貼揭示互相攻訐，繼則迭行讒罵，非僅學校不能安定，即學校榮譽亦遭受損失。念及校長臨歧訓辭，以求安定求進步辭辭相囑；瞻望前途，糾紛迭起；瞻望前途，高勝慷慨！各同學受高等教育，同處一校，正宜情如手足，和衷共濟；乃因細故，意氣憤張，竟致行動越軌，捫心自問，當知慚仄！茲為安定學校維護同學起見，經第五次緊急行政會議議決，查明滋事門職學生，依據校章嚴予處分。在調查期間，所有學生自治會之常設委員會、系科代表大會及競選團等，應自佈告之日起暫行停止活動，免滋糾紛。現任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暫許繼續維持至本年十二月底。在此期間，任何學生團體不得張貼互相攻訐及刺激性之印刷品等，如不奉行一經發現，定予撤毀，同時絕對禁止任何越軌之行動，如有故違，定予懲處。望各同學維護學校，潔身自愛，靜候處理，並勿輕信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後事如何小波未平

下回分解大波又起

（第一信）

風暴將臨

校方出馬

局勢演變到系科代表表大會需要全體同學護衛才能召開，則此種局勢也實在岌岌其危也了。而事實告厥我們，偷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通信寫到這裏告一段落。筆者自己很知道在這裏停頓下來是有着章回體小說的「賣關子」之嫌的，但是下回究竟如何寫法連他自己也

不知道。看情形，一兩天之內局勢不會澄清。側面傳來的消息說，事實發展至此完全出乎三執發的意料之外。二十三日上午常委會被包圍時，她曾親往排解，不料為她叫嚷的英雄們却對她說：「你來幹什麼？這事情用不着你，還是回去好了！」後來她為自己罵下己之過份「民主」而置之不理的，尹國大哭。轟轟烈烈的，尹國大哭告辭，據說和牠的心灰意懶也不無關係。至於華彬清呢？失去了對手之後彷彿也趨於沈寂了。自治會的寶座在虛席以待，然而等牠坐上之後這一幕戲就要終場了麼？當然這裏祇敢作預言，也許這裏祇不過是一個「序曲」。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校方嚴懲兇手，同時並接受挨打以及目擊同學的檢舉以求各代表的安。全有所保障。當時因為時間短促，關於如何恢復並繼續進行選舉等事項都未及討論，最後決定各代表回去徵詢全體同學的意見，等次日（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再行復會。二十六號晚風清月白，大家都有「如清其夜何」的感覺，就相率前往大禮堂旁聽。及至到了會場門前，看見各個門口都佈滿了人，空氣緊張，如臨大敵。一些見勢頭不妙的同學都放棄旁聽計劃，溜之大吉，還有一些留在近周巡視。果然，會議進行不久，忽然有一個被「檢舉」的同學走到講席前而要求「說幾句話」。口稱「承蒙檢舉，不勝榮幸，願於法庭相見」云云。主席因他並非代表，正在婉言勸他離去，禮堂電燈忽然熄滅，數十人漢一湧而前，打聲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電筒木棍下頭破血流；數分鐘後電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繼續開會，突然電燈又熄，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翻牆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態度表示沈痛的抗議，至此全校絕大多數的科系都已進入罷課狀態。在這裏值得提議起的，是「帽子」和「職業學生」的論爭。「天公報」指出常委會的某君是「赤色份子」和「職業學生」，其肯定某君為「職業學生」的依據是某君曾「留級一年」而且「設法」轉系，針對着這一點一些同學發佈了一篇「為天公報登行進一言」，裏面鄭重的指出兩點：第一，際此動員戡亂之時，紅帽子千萬不要亂加；第二，依據留級轉系即「職業學生」的邏輯，該發行人本身必為最標準的「職業學生」無疑，因為「進言」請人以一度同系同級資格可以證明該發行人曾「留級一年」，「轉再轉」。這「頂帽子飛來飛去的結果正巧落在自己的頭上。

使在這時候不由有力的第三者挺身而出，一場大流血大決鬥勢將無法避免。二十七日校務晨起盥洗用膳的同學驚覺於風暴之一觸即發，原來全校各處已經貼滿了新的充滿殺氣標語文告，每一張都蓋着「中大愛國護校勳好團」的圖章，牀目驚心的口號是「我們不怕流血！」「清除赤匪XXXX！」「打倒共特XXXX！」「赤色漢奸們站出來！」在「告中立同學書裏」勸好團聲稱要「創造安定的中大」；在檢討國際局勢痛心祖國將亡之後嚴軍地發出警報說：「一戰門的暴風雨即將到臨」；這是摧毀賣國叛徒的神聖之戰！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通信寫到這裏告一段落。筆者自己很知道在這裏停頓下來是有着章回體小說的「賣關子」之嫌的，但是下回究竟如何寫法連他自己也

不知道。看情形，一兩天之內局勢不會澄清。側面傳來的消息說，事實發展至此完全出乎三執發的意料之外。二十三日上午常委會被包圍時，她曾親往排解，不料為她叫嚷的英雄們却對她說：「你來幹什麼？這事情用不着你，還是回去好了！」後來她為自己罵下己之過份「民主」而置之不理的，尹國大哭。轟轟烈烈的，尹國大哭告辭，據說和牠的心灰意懶也不無關係。至於華彬清呢？失去了對手之後彷彿也趨於沈寂了。自治會的寶座在虛席以待，然而等牠坐上之後這一幕戲就要終場了麼？當然這裏祇敢作預言，也許這裏祇不過是一個「序曲」。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校方嚴懲兇手，同時並接受挨打以及目擊同學的檢舉以求各代表的安。全有所保障。當時因為時間短促，關於如何恢復並繼續進行選舉等事項都未及討論，最後決定各代表回去徵詢全體同學的意見，等次日（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再行復會。二十六號晚風清月白，大家都有「如清其夜何」的感覺，就相率前往大禮堂旁聽。及至到了會場門前，看見各個門口都佈滿了人，空氣緊張，如臨大敵。一些見勢頭不妙的同學都放棄旁聽計劃，溜之大吉，還有一些留在近周巡視。果然，會議進行不久，忽然有一個被「檢舉」的同學走到講席前而要求「說幾句話」。口稱「承蒙檢舉，不勝榮幸，願於法庭相見」云云。主席因他並非代表，正在婉言勸他離去，禮堂電燈忽然熄滅，數十人漢一湧而前，打聲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電筒木棍下頭破血流；數分鐘後電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繼續開會，突然電燈又熄，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翻牆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態度表示沈痛的抗議，至此全校絕大多數的科系都已進入罷課狀態。在這裏值得提議起的，是「帽子」和「職業學生」的論爭。「天公報」指出常委會的某君是「赤色份子」和「職業學生」，其肯定某君為「職業學生」的依據是某君曾「留級一年」而且「設法」轉系，針對着這一點一些同學發佈了一篇「為天公報登行進一言」，裏面鄭重的指出兩點：第一，際此動員戡亂之時，紅帽子千萬不要亂加；第二，依據留級轉系即「職業學生」的邏輯，該發行人本身必為最標準的「職業學生」無疑，因為「進言」請人以一度同系同級資格可以證明該發行人曾「留級一年」，「轉再轉」。這「頂帽子飛來飛去的結果正巧落在自己的頭上。

使在這時候不由有力的第三者挺身而出，一場大流血大決鬥勢將無法避免。二十七日校務晨起盥洗用膳的同學驚覺於風暴之一觸即發，原來全校各處已經貼滿了新的充滿殺氣標語文告，每一張都蓋着「中大愛國護校勳好團」的圖章，牀目驚心的口號是「我們不怕流血！」「清除赤匪XXXX！」「打倒共特XXXX！」「赤色漢奸們站出來！」在「告中立同學書裏」勸好團聲稱要「創造安定的中大」；在檢討國際局勢痛心祖國將亡之後嚴軍地發出警報說：「一戰門的暴風雨即將到臨」；這是摧毀賣國叛徒的神聖之戰！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通信寫到這裏告一段落。筆者自己很知道在這裏停頓下來是有着章回體小說的「賣關子」之嫌的，但是下回究竟如何寫法連他自己也

不知道。看情形，一兩天之內局勢不會澄清。側面傳來的消息說，事實發展至此完全出乎三執發的意料之外。二十三日上午常委會被包圍時，她曾親往排解，不料為她叫嚷的英雄們却對她說：「你來幹什麼？這事情用不着你，還是回去好了！」後來她為自己罵下己之過份「民主」而置之不理的，尹國大哭。轟轟烈烈的，尹國大哭告辭，據說和牠的心灰意懶也不無關係。至於華彬清呢？失去了對手之後彷彿也趨於沈寂了。自治會的寶座在虛席以待，然而等牠坐上之後這一幕戲就要終場了麼？當然這裏祇敢作預言，也許這裏祇不過是一個「序曲」。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校方嚴懲兇手，同時並接受挨打以及目擊同學的檢舉以求各代表的安。全有所保障。當時因為時間短促，關於如何恢復並繼續進行選舉等事項都未及討論，最後決定各代表回去徵詢全體同學的意見，等次日（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再行復會。二十六號晚風清月白，大家都有「如清其夜何」的感覺，就相率前往大禮堂旁聽。及至到了會場門前，看見各個門口都佈滿了人，空氣緊張，如臨大敵。一些見勢頭不妙的同學都放棄旁聽計劃，溜之大吉，還有一些留在近周巡視。果然，會議進行不久，忽然有一個被「檢舉」的同學走到講席前而要求「說幾句話」。口稱「承蒙檢舉，不勝榮幸，願於法庭相見」云云。主席因他並非代表，正在婉言勸他離去，禮堂電燈忽然熄滅，數十人漢一湧而前，打聲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電筒木棍下頭破血流；數分鐘後電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繼續開會，突然電燈又熄，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翻牆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態度表示沈痛的抗議，至此全校絕大多數的科系都已進入罷課狀態。在這裏值得提議起的，是「帽子」和「職業學生」的論爭。「天公報」指出常委會的某君是「赤色份子」和「職業學生」，其肯定某君為「職業學生」的依據是某君曾「留級一年」而且「設法」轉系，針對着這一點一些同學發佈了一篇「為天公報登行進一言」，裏面鄭重的指出兩點：第一，際此動員戡亂之時，紅帽子千萬不要亂加；第二，依據留級轉系即「職業學生」的邏輯，該發行人本身必為最標準的「職業學生」無疑，因為「進言」請人以一度同系同級資格可以證明該發行人曾「留級一年」，「轉再轉」。這「頂帽子飛來飛去的結果正巧落在自己的頭上。

使在這時候不由有力的第三者挺身而出，一場大流血大決鬥勢將無法避免。二十七日校務晨起盥洗用膳的同學驚覺於風暴之一觸即發，原來全校各處已經貼滿了新的充滿殺氣標語文告，每一張都蓋着「中大愛國護校勳好團」的圖章，牀目驚心的口號是「我們不怕流血！」「清除赤匪XXXX！」「打倒共特XXXX！」「赤色漢奸們站出來！」在「告中立同學書裏」勸好團聲稱要「創造安定的中大」；在檢討國際局勢痛心祖國將亡之後嚴軍地發出警報說：「一戰門的暴風雨即將到臨」；這是摧毀賣國叛徒的神聖之戰！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照抄下來供愛護青年的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論談，安心向學爲要！
合行佈告週知，此佈！

在佈告貼出之後，學校又派出大批工友，把全校各處形形色色的標語、漫畫、號外、傳單、畫行撕毀；其因黏貼過牢撕之不易者復施之以水，於是「一片飛花減却春，芳蹤霎時無處尋」，旁觀的同學一時間目瞪口呆，不知道究竟已經清醒還是仍在做着惡夢！

何以了局 且待明春

半天過去了，表面上似乎已經安定下來。會沒有重開，新的招貼也沒有出現。在審量了目前的局勢之後，校方提出的權宜之計也許會爲大家所接受。大部份的系科還沒有復課，然而着樣子再罷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了。校方的辦法自然也不過是不了了之，但在澈底的解決無法得到之前，一切問題恐怕也祇有不了了之吧？有人說中大的局勢太像中國了。「二五」是一個時代的分水嶺。有人在追憶先前的好日子，千方百計要把中大倒車開回過去的狀態裏去；有人在另一方面

更多的人認爲是從「一二五」開始中大才真正走向了一條光輝和新的路，而當前的任務就是堅持那條繼續這條路執着地向前走。一個要向前進，眼前的情勢正是兩種勢力的第三種力量制衡下的平衡。可是「十二月底」以後又將如何？前進還是後退？每一個人的腦子裏都充滿了問題。然而有一點不必置疑：時代不會在眼前靜止，不前不進的平衡終會失去，權宜之計決非長久之局，而路，不管多麼險阻，紆曲，而且遙遠，終是要走下去的！

歲暮天寒，夾道的梧桐已經脫盡了黃葉；萬物都已經開始蟄伏，中大的民主也被「凍結」起來了。然而這凍結不會長久，雪萊的電鏢千古的名句已爲我們作過史詩式的預言：「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遠嗎？」（十一月廿七日）

通信字數 請勿太長

這篇中大通信太長了，臨時祇得把別的文章抽了出來。篇幅有限，以後讀者惠投通信，最好在三千字左右（編者）

（上接三頁）「投票事務費」獻金單：
中國國民黨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 免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 二百萬
交通部第二公路總局 一百萬
交通部第三公路總局 一百萬
共是四百萬，即日繳現，工程總隊 一百萬
單位自己的事。錢是有了，怎樣用呢？投票專家是些工人，講實惠，而且這件事又有一些不大見得光，不能不放鬆一些，所以由黨官決定，每人發六萬作津貼，另在廣州會邊路愛國旅店開房間間作專家休息歇腳之用。其他如牛奶紅茅，香煙水菓，一應俱全。有這樣的恩德，自有滿意

的結果。無怪中央說說普通完滿成功，會琦吹牛經過良好，無愧於歐美諸先進國了。

話說回頭，他們普通選已成功，但我們蟻民却飽受了普通之苦。因爲一、我們給黨官剝削了選舉權，精神上捱了強姦。二、那四百萬的「投票時務費」啊，終究攤到我們每一個員工的身上來，物質上捱攤派了血汗換來的金錢。從前有所謂「猪仔議員」，雖出賣靈魂，究竟還有一些代表。現在的年頭却不同了，捱強姦，還要捱派錢。一切都反了，老百姓難做了。

中央大學競選規則

王兆和 十一月二十四日 廣州

編輯先生：看到貴刊三卷十四期「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一文，深爲感動。在中央大學，這個問題已有相當完善的解決，故奉上中大自治會理事會競選規則一份給先生一閱，如我國大運能如中大一樣的自由民主，則國家幸甚矣！但不幸而校外的惡勢力侵入中大，一連串的暴行破壞了中大的自由選舉，國法校規保護了這些暴徒，訓導當局縱容這些暴徒，壓迫善良的同學，因貴刊素來立論公正，故冒昧將事實真象報告先生。

（觀察）一羣忠實的讀者謹上

十一月廿九日南京

（編者按：「一羣忠實的讀者」寄來的「報告」，因本期通信欄已有關於中大競選糾紛的記載，故不再刊佈。「競選規則」附刊，以供大家參考。）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理事會 競選規則

一、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之競選，除章程已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之。

二、競選團應受常設委員會之監督

三、競選團之經費須向本會會員公開募集之，不得接受非本會會員任何方式之資助，其募捐方式如左：

（一）設公開募捐處。

（二）捐冊先行送交常設委員會蓋章編號，並隨時接受常設委員會之查詢及監督。

（三）捐款人須親攜學生證付款，並於捐冊存根，加蓋私章。

四、競選團接受每一會員之捐助，不得超過一定數額，其數額由系科代表大會或常設委員會決定之（本屆爲二元學號及五）；由競選團逐日公布捐款人學號及競選團之收支賬目，並將單據及收款存根送交常設委員會審核。

六、競選團不得於校外辦理競選事務

七、競選團不得延攬非本會會員襄助競選工作。

八、競選團除揭發對方違法行爲，駁斥對方政綱外，不得互相攻訐。

九、競選期間，凡未書名發行人學號之報刊，不得報導有關競選消息，否則由理事會負責取締之。

一〇、競選期間，常設委員會對競選團之違法行爲，自動糾舉負責制止，且公告同學周知。

一一、競選團之宣傳自投票開始前二日起，至投票開始時止。

一二、本規則經系科代表大會通過公布施行之。

加強輿論力量的呼籲

（卅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四十一屆系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編者先生：最近在貴刊三卷十三期裏面，讀到陳之邁先生所撰「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覺得它不但明確地指出了中國行政效率低差的原因，而且它更是體地指出了根本改革的方案。我相信凡是稍具國家觀察的人，讀過之後，誰也不能不承認這是挽救當前中國行政低能危殆的灼見真知之作。

不過處在中國現時代裏，政府當局一部份自以爲是的心理，牢不可破；另一部份則正忙於裁亂與大選，對於任何具有改革性的意見或建議，是絕少肯加採納的。不論是關於教育的、經濟的、財政的、農業的、工業的以至類似陳先生這次改革行政的建議，雖然耗去作者們不少的心血，博得社會間不少的同情，但歸根結底，也不過成爲歷史的文獻而已。對於民主政治的國體，該是「大的諷刺」！對於作者的精力和心血，又該是何等的可惜啊！

依照國父中山先生的解釋：「政治，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那麼，對於管理不適當的政事，我們當然有促使改革的權利。因此，筆者建議：凡是具有減輕羣衆痛苦，增進羣衆福利，加強行政效能等建議之類之文章發表之後，再即由一百名以上的讀者署名蓋章的附議，即由原發表之報館或雜誌社負責抄同原文及原作者與附議人姓名，轉寄政府主管部院採擇施行。如果確有窒礙難行之處，儘可列具事實，寄交原報館或雜誌社公開發表，公開討論，以期真理昭白，歸於至當。

假如筆者這意見不任妄的話，則我願從陳先生這篇文字啟起，我完全附議。並呼籲具有國家觀念的朋友們，具有正義感與責任感的朋友們，勇敢而振奮地發出你們的呼聲！

范綺石 十一月三日 上海



論勇敢的表现

徐中玉

「陳言」在我國的文學史上老早就懸為厲禁。陸機「文賦」說：「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答李翊書」說：「惟陳言之務去」，「陳言」簡單說就是因襲俗濫的語言，文章里如果充滿了這種語言，那就成了因襲俗濫的文章，毫無價值的東西。然而要去陳言，却「憂憂乎其難哉」！韓愈自述他一再「有年」之後，才「浩乎其沛然」地有了點把握，而且還是「不可以不養」，「一輩子都不能疏忽。陳言為什麼這樣難去呢？」

原來，難就難在一個極不容易衝破語言上因襲俗濫的圈套。隨園詩活卷七引陸齋語說：「凡人作詩，一題到手，必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老僧常談，不召自來」。為什麼？就因為我們的習慣最喜歡走抵抗力小的路，人人都走這條路，人人都用這些字眼，管保不會出亂子；因襲俗濫的字眼也就是在用語上抵抗力最小的道路。美人都是「如花似玉」，「豔若桃李，凜若冰霜」，感情要好都是「如魚得水」，「如膠似漆」；為此所以從前有人他們倚靠的「文料稿」，「事類統編」之類，現在坊間也不少各種文庫的「描寫字典」。

因襲俗濫的語言引不起新鮮真切的情趣，它不能示人以一種獨到的境界，這就因為中間沒有一點創造性；惟其沒有創造性，所以這類字眼表面上儘可以很具體，其實一點也不能使人產生真實的感覺。「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才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單從這兩句套語怕誰也難有什麼印象。

語言不是孤獨存在的，一個人的語言是他的思想感情的表現，所以語言的因襲俗濫亦必就是他思想感情的因襲俗濫。凡有創造性的思想感情必要用創造性的語言來表現，否則那創造的性質就無法明白顯現；反之，既沒有什麼

創造所以也就能安於種種的套語里，甚至還可以安樂得「沾沾自喜」。所以最後歸結起來，陳言的難去，是難在個人極不容易衝破他在思想上感情上因襲俗濫的圈套。

卡萊爾 (T. Carlyle) 於其「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曾說：「專心坐在椅子寫詩的詩人，決做不出怎樣有價值的詩句。他決不能諷詠英雄性的戰士，除非他自己最少也是個戰士」；他又說：「究竟我們所謂的道德性是什麼，那也不是生命之力的一方面，一個人藉此而存在，而工作的麼？凡一個人的動作，都可以說是他的形貌。你看他怎樣唱，就能知道他怎樣作戰。在字句中，就能看出他的勇不勇，正跟親眼見他挺鎗拔劍時一樣的清晰」。這兩段話都說得很好，詩人不能不是戰士，雖然也許沒有持鎗去過前線，從一個人的用語就可看出他是不是勇敢的戰士。「繫辭傳」說：「將叛者其辭繁，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從語言的表現來觀察一個人，因為「言為心聲」，一般都是難於掩飾，所以常常十分可靠。

戰士的語言決不會是陳言，等於滿心而發的真話決不會不感動人。真實的語言永遠就是新鮮的語言。魯迅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無聲的中」)

做文章而有真的聲音，真心的話，這才可以寫出好文章，真可以感動人；同時，也才可以真正從根地解除了造成陳言的因子。

所謂真的聲音，真心的話，在它最深的意義上講固然是指精深博大的思想和情感，但我們也可把凡是真切的體驗和認識都包括在裏頭。一個人沒有什麼努力，因而一切活動都是淺嘗即止，渾渾噩噩，自然不必說，而有着一點體驗和認識的，却也未必就能有很好的表現，因為他知道得並不真切，所以就不會感到推敲的需要，所以就很容易跌入因襲俗濫的陳言的陷阱。但有真切體驗和認識的，就完全不同了，他再也不會「依樣葫蘆」，「人云亦云」地說話，再也不會毫無抉擇地因襲人家，為什麼？就因為他的確看見了那東西的真相，那真相決不是那些俗濫的套語所能表達出來的。在俄國文學里，傳統的描寫戰爭的方法就是

這樣：膽怯的人抖索着，藏到小溝里去，勇敢的人却帶着如火的眼光，騎在驍悍的馬上，跑到騎兵中尉的前邊，發狂似的奔向敵人核心去了，可是托爾斯泰出來了，他描寫戰爭却完全是另一種樣子。在他的書里，胆怯的人可以變成勇士，而勇敢的人有時却彷彿鬼子一般，抖索起來，悄悄地躲在軍服底下禱告。究竟那是一種描寫較好？不消說這是一種更容易使人感動，因為這才是戰場的真實，這才真正是人間的戰爭。托爾斯泰不是在亭子間里幻想戰爭，也不是在離開戰場很遠的地方冒充參加過戰爭，他是親身經歷了高加索，杜拿兩地的作戰，親身防守過著名的塞凡司托泊爾圍城，並且還以勇將著名過一時的。一真正的藝術家照着他親眼看見的去寫，却不照書籍和談話說他看見的去寫」，萬雷薩夫這樣說，關於語法、模樣、比喻、和形容也都是這樣，托爾斯泰的作品里有「藍色的馬」一語，又在柏拉東，加拉他夫的肩膀睡着一「藍色的馬」；契訶夫的作品里你可以讀到一句話：「暮星閃耀在綠天上」。綠的天麼？如果你在六月里天氣晴朗的薄暮時候，在太陽落後，向明亮的西方看去，你一定可以看見天色是綠的。又譬如：在荷馬的「伊里亞特」里，希臘人為了被格克托爾所殺死的伯特洛克的屍身，同脫洛撒人打仗，雅典女神走到美男勒前邊，責備他胆怯，一面激勵他重行作戰，當時他的心，荷馬說，「充滿了着火的勇氣」。着火的勇氣？是，是，着火的勇氣！你不是一定要說「獅子的勇氣」麼？這個一定美麗些並且大方些。好，但是請問你曾有一次觀察過獅子表現勇氣的時候麼？你曾看見過獅子麼？是，你在獸園場中，因籠里看見過的。但是牠在那里能表現出什麼樣的勇氣來呢？當守獅人把肉塊放在籠籠上而從柵欄底下塞進去的時候，獅子自然要向他吼叫；但就是腿快的獵狗處在這個地位也要吼叫的。至於着火的勇氣，那我們倒時常能夠加以觀察。在盛夏的夏天，着蠅落在你的汗手上好堅實並且很韌皮的樣子，你壓掉牠，——牠又落下來了；幾乎要把牠捉住，牠却又從你指頭中間滑逃了，——又坐在原位上面。如果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獅子恐怕也要曳尾而逃。你看，這種比喻把阿海人的勇氣描寫得如何確當呢！脫洛撒人驅逐他們離開屍身，可是他們又奔逃去了，正彷彿着蠅一樣。所以，我們從荷馬作品里，可以看出了一種活潑的形狀，如果你說了「獅子的勇氣」，那麼，就不成爲活潑的形狀，却只是字的集合物，和那因爲長久使用而喪失其明晰的錯版了。

然而，有了精確的、真切的體驗和認識，就一定不會

在文章里造出陳言來了麼？也不見得。還需要勇敢，還需要大膽！

托爾斯泰的描寫戰爭，如果他不會有這樣的經驗和感覺，他當然不能這樣描寫，可是如果他害怕了，害怕描寫之後會對他招來不利，那又怎樣呢？他也許不寫了，也許就隨便說幾句，更可能的，他和從前那些人一樣地來描寫。就是說，他也非跌進因襲俗套的陳言陋坑中去不可。

偉大的影刻家羅丹告訴後代的青年藝術家們說：「一要做到深刻，極可怕的就真話的人。在表現自己所感到的東西的時候，決不要躊躇。就在知道了這是和公定的思想成反對的時候也要這樣。也許你們最初不會得到了解，但不要害怕孤立。同感的人不久就會到你們那邊來。為什麼？因為在一個人的人心魂里是深刻真實的事，在一切人的心魂里也是同樣的深刻真實。」

羅丹的話對極了，他以自己刻苦的一生實踐了這幾句話。可是要做到這樣是多麼不容易呵！你得衝破因襲的圈套，爲了你的「藍色的馬」，暮星閃耀在綠天上，「蒼蠅的勇氣」，你得準備接受人家的輕視和嘲笑，你得和「自己的苦差作戰，和傳統的用語方法作戰。這還是指那些無關宏旨的創造而言。至於那種和上層社會斷然不同的論調，激烈尖銳的揭發，意義深長的指導，那麼，你就不但要立刻受到他們的圍擊，被罵爲大逆不道的叛徒，隨時隨地都得吃虧受損，甚至你在殘酷的壓迫之下連生命也得犧牲。你可以不怕受到一些挫折和嘲笑，就像在喊喊喳喳的文人之間那樣的，可是難道在刀鎗的威脅之下，連生命都可完結於俄國的危險，在能坦然不顧，毫不畏懼麼？羅丹所說的「同感的人」在那里？於是在俄國的你又能有什麼幫助？並且生命都已完結了，還談得到什麼瞭解不瞭解，以及「在一切人的心魂里也是同樣的深刻真實呢！」

沒有勇氣，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很難讀到一本真實的書的重要理由了。在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許多書本中，往往在一大堆書中我們纔能挑出一本，而由於其它的一些原因，我們甚至在這一本書里也只能找出少數幾頁或者幾行是值得畫上圓圈的。它們不是愚笨不化的人，也並非沒有進步的思想和相當的熱情，而且亦有觀察的能力，可是爲什麼在他們的語言中會充滿了這樣多的含混，支吾，和壓抑

？他們不是沒有看到，他們不過是害怕不敢說出來吧！對於一己利害的重重顧慮打消了他們的勇氣，於是隨着勇氣的消失，他們語言中的一切爽朗、生彩、和精確的東西也都消失了。那代替它們的則是掩飾、歪曲、胆怯、吞吞吐吐。

不要以爲一個人發表他的思想感情是完全自由而毫不費力的，不要以爲我們隨便那一個人都能有笑就笑，有罵就罵。舊社會滿佈着的那種勢力，就是要來干涉你的喜笑的怒罵的，只有使他們受用，他們感到愛聽的才例外。因此事實上只有那些最大的勇者纔真能夠敢笑敢罵敢說敢爲，而事實也證明着只有這些最大的勇者纔真能說得最精確，最遠離了因襲俗套的陳言。同時，因為他們有驚人的大膽，所以也只有他們纔能作精確真切的體察。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對於有些事物的精深的瞭解，原來就決不能僅僅從書本子的述讀，或普通一般的體察方法所可獲得的。葉斐「原詩」以「才胆識力」四者爲詩人之本，以爲

「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和熱情一樣，勇敢也是產生才能的一個極重要條件。「識明則胆張」，固然如此，他却不明白那另外的一面，大膽的掘發常常可以掘出比胆小拘謹之徒窮年兀兀更豐富更寶貴的東西。諷理斯在他的「斷言」(Affirmations)里會這樣說：

「在無論什麼時期，偉大文學沒有不是伴着英勇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種英勇的實現，較別時代更爲便利。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道路，轉入商業方面，很惡毒的往世界極端去實行。因爲我們文學不是很英勇的，只是幽閉在空曠的濶空氣里，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不復是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內室與孩房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爲在法國不斷有人出現，敢於英勇的去直面人生，將人生鍛鍊接到藝術里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是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能夠承認它的造就。如有不且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困了它的英勇而知道它，倘或不是惹了別的詛號」。

偉大文學沒有不是伴着英勇的，因爲它敢於英勇的去直面人生，所以它就有了世界的勢力。這種英勇諷理以斯爲在用語上也可以看出來，雖然用語上的勇敢並不是所在皆好。左拉喜歡用粗俗的話寫理髮的事，成了舉世詬病的原因，但這也正是他的一種好處。諷理斯說：「推廣用語的範圍不是有人感到的事，但年長月久，才有了那些大膽地採用強烈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章也有了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爲社會的傾向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文詞，很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回過去檢查風塵，或者就是莎士比亞也好，便可知道我們失却了怎樣的表現力了」。所以「如一個人只帶着客廳里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里去，他是不能走動的」。

發真的聲音，說真話的話，忘掉了個人的利害，推開了一切阻礙進步的因襲俗套的規矩習慣老調，大膽地說話，勇敢地表現，五十年前諷理斯這論英國文學的話，也能照在我們的文學身上。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文學將成爲「世界的勢力」，豈僅乾乾淨淨盡去了陳言而已！

(上接十二頁)誠如英國一般報紙評論所指出的，因一時失慎而受這樣的打擊，對個人講起來實在不太公平，這樣小的事體竟受這樣大的處罰。但有什麼辦法呢，他既做「要人」，既負這樣大的責任，相對的自然應該有這樣的處罰，因爲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這樣說起來，有人至少會這樣問：做「要人」既這樣苦，那還有誰想做「要人」呢？別處的情形暫時還不曉得。在英國說起來可真是沒有多少人想做「要人」的。不久以前有一家報館向一般讀者發問過這樣的問題，問在他們心目中他們希望他們的兒子將來做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是：百分之四十多都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做一個誠實的人。百分之三十的人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爲自己應得的權利加以維護，換句話說便是希望自己的兒子不是個弱者。有百分之十的人希望兒子將來做音樂家文學家。不到百分之六的人希望兒子能選入下院，僅有不多百分之四的人希望兒子做首相或是各部大臣。

據這樣的統計，可見英國一般人並不想做「要人」，因爲大家知道做「要人」不容易——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三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派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觀 察

·元千六售份每·

日三十月二十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六十第



卷三第

專論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

學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
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敬答樊弘先生
中國能永遠中立化麼？

紐約通信

共和黨援華運動

外論選譯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

政治年度總結賬

(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看今日河北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通信
北平自治會競選記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欄

爐邊天下 (二) 從冷仗說起

費孝通

游歷者的眼睛

書評

錢鍾書

讀者 答樊弘先生 北方哀情

投書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撰稿人·

蕭韓戴鮑錢錢樓蔡趙雷楊楊費傅程馮郭董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季吳沈呂伍王卞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 孝 希 有移東沉實炎瘦友德覺克無 白子廣純恩有 啓迅之
權培光民升廉彥濤構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蔡長秋德竹松珩數寬忘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申琳

顧蕭戴戴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天
翊 鍾文鍾歌能大光家公人 斯昭友斯正德忠印 維衡之君寅 先美東學浩澤世永鴻翰芸
翠乾齡賽書川欣杰且璧超樓剛年掄蘭以銘昌絨堂禹穆哲適遠初盈驪林郊浚瑋霖昌估萬愚生

·撰稿人·



本刊自本期起

每冊售六千元

讀者先生：本刊自本期起，每份售六千元。

我們在第八期改售五千元時，曾表示希望這五千元售價能維持一個相當的時期。我們當時希望維持兩個月。兩個月是多麼短的一個時間，但在今日物價這樣波動的局面上，兩個月又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我們現在自五千元增售為六千元，加了兩成，但是我們看，這兩個月中物價漲了多少！在兩個月前，紙價每令八十多萬，最近一度最高跳到每令一百四十餘萬，我們最近買進的一批紙是每令一百二十八萬。排印工這兩個月中已漲過兩次，每次漲了三成，兩次合起來等於漲了七成。事實上，在半個月以前，我們就需要加價了，但終於又熬了兩期。上星期密勒士評論週報已自每份一萬元加到一萬五千，世界知識亦自六十加到一萬元，我們現在勉勉強強加了一千元。這一千元的收入增加，當然抵不過日益加重的支出增加，但讀者的負擔我們又不能不顧及。我們祇得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忍耐苦撐下去。

關於直接訂閱的費用，我們略作說明。三個月十二期，我們照例應該收費六萬元，但我們現在改收六萬五千元，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得太利害，我們收了三個月或六個月後，又不好再加價，所以不得不將加價的可能性略為計算在內。另一方面，我現在每個定戶每期寄刊所用的牛皮紙信袋，已經要化到一千二百元一個，這個負擔實在太重，希望讀者和本刊雙方大家分擔一點，所以我們決定每三個月平寄收六萬五千元，務請定戶先生曲予體諒。

合訂本加價在即

本刊合訂本將自明年元旦加價，在本年十二月底以前購買者，仍照原價出售。目下計有第一卷上冊，第一卷下冊，第二卷上冊，第二卷下冊，第三卷上冊五種，每冊售六萬五千元，郵費另加。我們的合訂本已售完好幾批，這次再版了一千五百本。這一批售完後是否再印，不能說定，希望要購存本刊訂本者，從速函購。

答樊弘先生

編者先生：三卷十四期樊弘先生「與梁張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一文已讀過，茲略答數語，乞於讀者投書欄中刊出為幸。

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中，一開頭我便聲明，我只不過借此番選舉行憲機會，再度向國人提出我夙來懷疑外國憲政的話。——那亦就是表明這算不得正面主張。臨末，更有如下之聲明：

在我看憲政既不可久，則如何為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為之計。那麼，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近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能就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止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舊著，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年來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言之過於渾括難於盡曉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教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不知樊先生為什麼這樣心急，不但不等待全部理論，而且不等待看見正面主張，只摘捨我對英國憲政所懷疑其不合中國眼前建國之用的第六點一兩句話，而製造一箇「通儒政治」名詞，強加到我身上而譏評之批評之。須知在其懷疑意見中之某點，亦許是透露其真正主張之一點影子。但如此捕風捉影的批評，有何意味呢？樊先生如自己有見解主張須要發表，儘可立題目寫文章發表好了。何必抓住我和東萊先生兩人，來借題發揮呢？

請看樊先生對我們的譏評罷！

（上略）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儒政治，好像鏡花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好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官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二先生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豹狼馴服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飛到月宮和彩雲裏去游玩，這是何等美麗啊！但可惜豺狼還是要吃人，這箇美麗的理想辦不到啊！

我們既然這樣迂呆不中用，而樊先生於其文章開頭還要說「請求兩位前輩教正」；那未免過謙，實在用不著！我只勸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只好學深思領導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

恕我不能就問題內來商榷。因為我的意見要提出全部提出，不能零碎提出來說。這次便是吃了零碎提出的虧，只引人誤會，而未能使人明白也。

北方哀情

編者先生：茲有友人最近自本溪湖來函，語多酸鼻，茲節錄兩節，乞在貴刊刊出：

一、最近撫順東營盤一地，發生戰事，據撫順來人談，營盤乃撫順煤礦門戶，守軍被圍七日，無援軍可調，乃派空軍轟炸，房屋全燬，平民死亡數目在一萬人以上。

二、我前幾天因公赴瀋，馬路上到處是流亡的人，年輕的青年的都有。有許多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拿了一些報紙或刊物叫賣，狀極哀慘。本溪湖煤礦有限公司駐瀋辦事處職員王姓，住在一院內，該院內有兩家，每天祇買些棒子麵用開水沖食果腹。又有一家，共有五人，但五入祇有一件小棉襖，因為其餘的衣服都賣掉了。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上海各雜誌社鑒於過去缺乏連繫，業務諸多困難，最近物價波動益烈，尤感支持不易，爰於十二月五日集議，為左列二事之陳述：

一、組織公會：十月二十四行政院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分新聞紙、雜誌、及圖書三類。新聞界業有報業公會，書業業有書業公會，獨雜誌界尚無公會之組織。同人等身受種種苦痛，認為有即刻組織公會之需要，俾對發行、廣告、印刷、裝訂各項業務，有一統之計劃，協力合作，以利文化之傳播。現正進行公會的籌備工作，即行具呈政府，請求批准。吾等竭誠希望俯察困難，同情處境，允許吾等成立公會。

二、要求配紙：年來紙價飛漲，出版界難於負擔。政府為維持文化事業起見，爰有官價紙之配給，但官價紙之分配，尚須求其普遍公平。所有經政府核准登記之出版單位，均應同等享受此種配給之權利。雜誌界之資本極其脆弱，又無鉅額廣告費之收入，平時純賴發行，勉力維持。最近紙價一再漲漲，售價則無法比例增加。同人等過去大部未能獲得官價紙之配給，揮扎至今，筋疲力盡，整個雜誌界業已瀕近崩潰之階段。我們為特要求政府為維持文化雜誌業之存在，（下接二十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半年七元 一年十四元

航空掛號：九萬五千 航空掛號：十五萬
航空掛號：十萬元 航空掛號：十八萬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如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運發行所：北平新實書莊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端木正：清華大學教員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錢鍾書：作家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

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

准其入學之不妥

儲安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載該報十一月二十日南京專電：「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開除後，必須呈報教育部，並由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對此項開除學生，不得准其入學。此項規定，因日久不免忽視，現教育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專科以上學校今後應嚴格執行，絕不准通融，以整學風」。我們認為此事深有不妥，爰為文論述，並為青年學生呼籲。

一、學校開除學生，總不出下列兩種原因：或者認為該生學業太壞，不堪造就；或者認為該生品行不端，不堪訓誨。社會生活中不能沒有懲戒，超過了某種限度，自然應該予以處罰。但是今日中國一般大學，關於課業及訓育的標準，並不一致。先說課業。有的學校學術水準高，有的學校學術水準低；有的學校功課嚴，有的學校功課寬；有的學校以學生有無特殊心得、是否能融會貫通來衡量學生的造詣，有的學校祇以機械的考試、學生是否能背熟筆記或教科書來決定學生的成績……在這種差別裏，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中國的一般大學之間，甲校與乙校之間，乙校與丙校之間，丙校與丁校之間，甲校與丁校之間，在學術水準及學生程度上，是有距離的。因之，在甲校或許是一個「低材生」，但這個在甲校不過是一個「低材生」的學生，可能轉到了校之後，却變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這個學生在甲校是被認為成績低劣者，他到了校後，不一定同樣被認為不堪造就。這一點，我相信無論教育部當局或一般供職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認為我們這種說法為無據。因之，在甲校因學業太壞而被開除的學生，他的實際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學生來得壞。但程度不及這個甲校開除學生的丁校學生既然仍可在大學讀書，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學生程度好的學生，反而因甲校之開除而不得轉入其他學校，永遠剝奪了就學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再說操行。今日中國一般大學，由於各校的歷史、環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訓導方面，其標準和作風，也並不全國一致。有的學校採取嚴格管理制度，有的學校採取自由發展制；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上課下課、按部就班的學生，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有創造力有新理想的學生；有的學校對那些對於國家大事關懷熱心的活動學生，總是不甚放心，處處加以管束，有的學校則對於有領導力有活動力的學生，中心贊賞，處處予以鼓勵和指導……因此，同樣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成為校方最顯忌的學生，但在乙校可能成為校方很賞識的學生；同時同樣一個行為，在甲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超越了常軌，破壞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是無所謂的，可以原諒的。在這種差別之下，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是一個「敗類」，但到了乙校可能變成一個「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被埋沒，在乙校，他竟然獲有機會發揮他的才幹。同時，一個學生，他的品行

，(包括他的思想、胆識、組織能力、服務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認為不堪訓誨，而到了乙校可能被認為後生可畏、大有作為。因之無論從學業或操行的觀點看，要使一個學生，被一個大學開除後，全國其他大學便不再准其入學，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發揮理性，理性的目的則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們認為教育部規定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的學生，全國其他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這一規定，與「教育」本身的意義，背道而馳。我們希望教育部對於這種規定，能重作考慮。

二、在從前君主時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為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丟官甚或搬動腦袋。共和以後，民命反而越來越不值錢了，試看今日，民命與蟻命，究有何異！在學校裏，情形亦正相仿。在我們做學生的時代，可能一年之中沒有一個學生記大過，兩年三年中沒有一個學生被開除；開除了一個學生，那就全校騷動，極端嚴重。可是現在，學校開除學生已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而且現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體開除」，一開除就是十幾個或幾十個；學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幾十根。我們不知道這還是教育的權威「漲價」了呢，還是學生的價格「貶值」了呢？從前開除一個學生那樣鄭重，現在開除一個學生甚至幾十個學生這樣輕易，難道現在的學生，無論就學業的原因或品行原因，真的那樣不堪造就嗎？假如說真的學業不行，為什麼不在錄取的時候，將錄取的標準盡量提高？假如說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訓導，平時對於學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沒有切實的指導。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名為德智體三育並重，但體育不過做到開運動會，德育不過做到上紀念週。現在的學生，伙食這樣壞，還有學校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合住一間宿舍，基本的營養、空氣、日光都不夠，還講得上什麼體育。要學生幫政府忙的時候，如發動青年從軍等類，於是把學生大大捧一捧，學生要是對國事有所表示，而不不利於政府時，便把學生大大打一陣，這還講得上什麼德育。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大體上說來，不過是一種「書本教育」而已。按時上課就不扣分數，考滿八十分算及格，讀完多少學分升級，讀完四年拿到文憑。請問今日中國有幾個大學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學，比較有一種優良的傳統，學生沐浴在這種傳統裏，經過四年的薰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漸漸地得到一種正常的訓練；或者一個學生幸運地親近了一位優良的教師，受了他的影響，在性格上漸漸定型。但就整個中國的高等教育看，這種情形是佔極少數的。(這也就近似牛津導師制的精神。中國有許多人都很嚮往這種導師制，後來教部也規定各大學設立導師，但是中國大學裏的導師是「帶兵式」的，或者「保甲長式」的，凡是教師都是導師，每個導師帶上幾十個學生。不說在各種條件上根本無行「導師制」的可能，因之有導師而不知其所屬的學生有多少者，學生經

年猶不知其導師為何人者，就是中國導師制的真正目的，亦不過是要叫這個導師管管幾個學生，不要他們亂若是非，闖出亂子。所以結果中國大學裏的導師制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於一般大學裏，除了上課、考試、分數、文憑外，還有什麼做人做事的訓練？一年復一年，墨守陳規，一批一批的畢業，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國家的光陰。現在許多學校，這樣容易地開除學生，可是學校當局是否已經盡了「教」與「育」的責任？在目前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大學的主持人，縱然有這方面的理想，但事實上又是否能夠有所作為，貫徹他們在這方面的理想？同時政府當局所行所為，又是否能夠激發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環境惡劣如此，却希望學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錯誤，也當網開一面，讓他有條路走。越是開除學生容易，越不能實行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這種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是迫人墮落，迫人自殺，迫人走險，其結果與教育的本義完全相反；所以我們對於教育部這個規定，不能贊同。

三、但是教育部為什麼要有這種規定，而且認為此項規定，日久不免忽視，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嚴格執行，絕不通融，以肅學風？假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的學術水準和訓導作風都是一致的，則施行這個統一的辦法，猶有可說。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種規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據我們的觀察，其動機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顯然企圖用這種嚴峻的措施，以壓制對於現狀日益不滿的學生情緒，希望學生祇管書本，不管國家。我們認為政府用這種嚴峻的手段來對付有熱血而無理智的學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則上，我們反對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為出發點的辦法來控制教育。政府應當讓大學學生在學術上自由發展，在思想上自由發展，在公共生活的訓練上自由發展，祇要這種發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們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保守消沉，我們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穩定謹慎，青年人可貴的就是那一股活力，這種活力就是國家的活力。沒有活力的國家是一個死的國家，沒有活力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社會。政府應當自疚自省，盡量刷新政治，締造一種光明而有朝氣的社會風氣，使一般純潔而有理想的青年在這種有光明有朝氣的大環境下，潛移默化，培養成為建國的良才。我們對於年來各大學學生的活動，素極注意，對於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競選這一類事情，亦不惜篇幅詳加報導，這就因為我們認為：今日這一批青年在這種校內活動中所受的民主的訓練，與二十年以後中國政治的趨向大大有關；歷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務就在要能看得到每一個社會現象它在日後所可能發生的社會影響。我們衷心希望政府當局能創造一種新的風氣，以這種新的風氣來積極地激發青年的抱負，薰陶青年的和操守，而不要單在消極方面以種種方法來限制青年的活動，削弱他們的活力。

十二月五日

敬答樊弘先生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拜讀了樊弘先生的大文，雖然是把我與梁漱溟先生拿來併論，但我個人願意把這件分開。我本來決定在最近寫一本書，在未寫完以前，不做零篇文章，不過對於樊先生這篇文章却不能不答復。其故因為樊先生對於我似乎是完全誤會了。何以知之呢？因為樊先生引用我的話似乎都是從梁先生所引用的之中轉引下來的。我疑心樊先生沒有拿我的原文之出處從其前後左右來通觀一下，而僅就斷章取義來加以解釋。所以本文分兩段。第一段可以說是一個辯正，即說明樊先生對我的認定是無根的。第二段乃是藉此說明我的意思，以便與樊先生作進一步的商榷。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我決不是主張採取儒家的無為哲學。我更沒有主張過甚麼通儒主政之說。不但現在沒有，並且從來也沒有這樣說過。一個主張民主的人不會把政治專建立於那一種人之上。以通儒為統治者，這是樊先生硬替我安置上去的。不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並且我連作夢亦沒有夢到。這里只是我的辨答，却不關梁先生的事。至於他究竟是否如此主張，應由他來說明，我無權替他解釋。現在既把梁先生一方面除外了，則樊先生對我的辯駁可以說是變為無的放矢。

其次，我與樊先生恐怕有一個根本差異點，不在於主張的內容而在於主張的態度。我以為一種政治理想由於人們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實現，這是一件事。而這個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類幸福，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當然不可分，但為了研究便利計，却不能不分開。于是在思想上便有兩派：一派只注重現實；另一派只够談理想。注重現實的以為一切都是由事實推演而成。高談理想的以為必如此如此方算為好，其弊在於絕屢而奔。但只注重現實亦無由以說明何以會有進化。因為進步總是變現狀而為較好於現狀的。這兩個狀態如趨于極端，在我看來，皆有毛病。所以以為只有如何由現實推理想，又由理想提高現實，二者互相作用以向前進而已。根據這一點，我們只能說在逗留于農桑中的中國人因為對於民主不感到迫切的需要，未即全體努力去推動他，却不能說中國人不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我相信即鄉下老百姓，雖不識字，然而苟有人澈底告訴以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們必定會

明白民主比專制好。這正等於一個未受教育的人，如果能教以加減，他自然也會算出二加二等於四來一樣。所以需要民主與認識民主並不完全一樣。樊先生說中國囿於農業經濟，尙未突破，故無由使民主實現，這是大家無甚異議的。但這却決不包括說中國人不能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

所以我們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隨資本制度而有的。我個人對於民主的看法是分兩種：一是把民主只認為是一個理想，一個原則。一是把他當作一種制度。制度當然是由理想而模製的，但實際上因為情形不同，不但總和理想相差，並且各地因環境而有不同的實現。至於理想亦不是完全憑空而來，當然有種種因素與影響，現在不必細加討論。這兩種雖不完全分開，然而却不可完全混為一談。根據這一點則我個人始終相信民主主義如要澈底，終會形成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乃是民主主義的必然涵義。關於理論方面似乎不應該有爭論。

問題只在于中國這個現實，如何嵌入于這個理想。樊先生提出集體勞動，在大體上本和我的主張並不相遠。不過我更向細微的方面來看。樊先生所謂集體主義却是我所謂社會主義。但今天中國的真正問題是如何在中國的這樣國情上使這樣理想得實現幾分。老實說，樊先生的集體主義百分之百的在中國今天實行乃是不可能的。外的條件有困難不必說了，內的條件亦不够，更不可勉強，明眼人自知之，不必細說。這裏只是 imperfect Collectivism 或 partial socialism。這個前提如果樊先生承認了，則問題便在這個部分或不完全的是在何處劃界。好像給病人吃藥一樣。我們既不完全抄人家現成的藥方，則對於人家的藥方的如何加減便成了問題。即應該加上一些甚麼藥；同時減輕一些那幾味藥等等的問題。老實說，今天中國非但不能照抄蘇聯的藥方，並且亦不能照抄英國的藥方。在此乃有兩方面：一即病人本身的體質；二即藥方本身的分量。體質有變化，分量可增減。二者相連即都會生出不同來。如果樊先生亦承認此點，則我說的「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人討論一個為中國而設的制度」便有了根據。樊先生因此乃誤會為請通儒作統治者，真可謂誤會到一萬八千里遠了。須知一個制度所以能實現，必須在這個制度下的人們各得其所；如果專靠統治階

級少數人來維持則可以說這個制度沒有生根。民國以來所有變法（如憲法與黨治）皆未生根，即由于此。我雖不肯，何致仍主張用通儒來做統治者硬要維持不生根的制度呢？所以以為樊先生這種誤會是「莫須有」或可說有些近情理的。至于樊先生說，擬訂出來的制度亦不過和中山先生的一樣，我以為更是擬于不倫。老實說，一個制度的擬定是一件事，而其實現又是一件事。我在上文說過，欲使其實現必須使人們各各都感到滿足，或相當滿足，尤其在經濟方面。但是這些感到滿足的全體人民却不能每人都來擬定制度，上文說到英國，須知英國所以不學蘇聯，就是因為他另有一個比較上生根的制度；我相信資本主義必變，美國將來亦會走上社會主義，但必又另有美國的樣式。如果我們能够照抄人家的制度，當然可以省事了，無如不能。所以中國有其特殊的地方，總之，我與樊先生意見不同的地方，或許就在此罷？

總之，我與樊先生根本上可以說沒有兩樣，只是我看得複雜些罷了。並且我願意告訴樊先生：如果實際投身下去做這樣的工作，根據其處處實際上的教訓，必定會感覺到複雜；決不會以為就是這樣簡單的。姑舉一例，如土地再分配，農民仍是從私有的觀點來歡迎的，而真要增加生產則非集體耕種不可。此事便不像分田那樣容易了解與接受了。所以問題愈到深處，愈離簡單為遠。

（十二月三日寫）

寫完以後，再願補述一點：即關於工業化的。我以為中國終須向着工

業化而走，否則無以提高一班人民生活水準。問題不在要不要工業化，而在如何使其實現。對於這個前提，恐怕我與樊先生並無不同。只是好像樊先生以為農業是第一階段，由資本主義而始變為工業化是第二階段，他所謂的集體勞動是第三階段。由第一階段可以一跳到第三階段。我亦承認中國今天走以前英美資本主義的老路是困難萬狀的，但我却以為即使採用集體勞動的制度而須再向工業化推進。所以工業化不是第二階段，不可中間略過。今天的問題只是到工業化的路途之選擇。提到工業即須提到機器，今天的蘇聯雖全力對抗美國，而仍想買他的機器。可見問題複雜，但不是無法解決。用集體勞動制來達到工業化，當然是很好。不過倘使「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亦不見得就是不好。樊先生是經濟學專家，當然比我知道更多。如果樊先生承認這一點，則必亦不能不承認研究到詳細具體的計畫時必須要有深通此道的人。恐怕樊先生本人亦就是要負這樣的責任之一人。並且在文化思想等方面以與經濟配合，又恐怕不僅是懂經濟學的人就够了的了。總之，今天不是採用那一類的藥方之爭，（無論如何總是民主兼包社會主義）乃是對於這個藥方內容如何加減折衷與其輕重界限之問題。以上所說依然不能盡意。但在此「文字無靈」的時代，實在不想多說。樊先生如蒙不棄，最好賜函，作文字交，以免在雜誌上再有答辯。好在現在的問題早已超出說話以外了。

（四日補）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端木正

附帶討論朝鮮永久中立問題

一月二日上海出版的民主論壇第二卷第九期發表了宋文明君『中國永久中立論』的論述，這是一篇簡潔有力的論辯，想為中國未來國策立一基本的新原則，而將中國『急速從火坑中拔出』。『永久中立政策』，從宋先生看來，是一劑萬靈藥，『也就是救國政策，救民政策，和救世界政策。』在文前，大題目之下，還有兩行頗覺自負的引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真為也。知其不可必言而言之，是真言也。』作者立論的心情是很容易了解的，也是無可批評的

這篇論述的主旨，已很明顯。首先，作者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雅爾達協定將中國捲入美蘇對壘的火綫上。『今天要想擺脫這種命運，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立刻宣佈中國永久中立，把中國從兩大夾縫中，從世界糾紛中，根本解脫出來。』然而作者對自己所用的『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政策』或『世界永久中立地帶』等用語的確切意義，並不能把握，作者只以模糊的概念，解決最複雜而微妙的實際問題。這一問題是多方面的，涉及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還有法律的問題，『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不是『立刻宣佈』就可

以成立的？假如如此簡單，有如此輕而易舉的萬靈藥，那世界未免太愚蠢，讓宋先生作了先知！

任何國家，在不違反國際法的範圍內，本有決定自己外交政策的絕對自由。假如一國決定永不參加任何國際戰爭，或不參加可能發生的特定戰爭，或不從事某一類的戰爭，那是該國自己的事。但維持這種政策，和「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截然有別的兩個問題。前者是可以「立刻宣佈」的，後者並不如如此簡單。宋文明君原文的意義顯然包含後者，將中國變為「永久中立國」。（宋君並未用這個名詞，而他所用「永久中立地帶」和「永久中立國」的意義，本不盡同。一個國家可以不以永久中立化，其國內一部份地帶，因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慈善的原因，也可能有局部永久中立化；但宋君通篇指全中國而言，當然就是指「永久中立國」而言。）宋君概略地敘述永久中立化以後的情況，並未舉例，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永久中立國，就是為人熟知的瑞士。而宋君理想中的中國也不外「瑞士型」的永久中立化。我想這點解釋是合理的補充，不致有傷宋君立論的本意。

世界上永久中立國本不止瑞士一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還有比利時和盧森堡兩國，以及其他一些並不永久的中立國。比利時自一八三一年獨立起，一八七九年脫離德意志邦聯起，到一九一四年永久中立被破壞，也有四十八年的太平歲月。瑞士的歷史最久，從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公會列強同意瑞士永久中立化，經該國接受而成立，至今一百三十三之久，經歐洲多少次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其中立始終維持不墜，簡直是國際政治中一大奇蹟。然而瑞士有此類似奇蹟的紀錄，以及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一度享受永久中立之福，是有其個別的歷史條件造成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均勢和歐洲協調的支配下，是比較有和平的時代，盧森堡那四十八年更顯明的是寄托在俾斯麥武裝和平下而存在。歐洲那時並不是兩強對峙的時代，而是法、普、奧、俄、（也可算上前期的西班牙，後期的意大利，）及海上大不列顛並峙的時代。永久中立國便是這均勢下的緩衝國。然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德對立之勢已成，夾在兩強之間的比、盧兩國，就難以維持其中立了。瑞士的地理條件可謂得天獨厚，居歐陸之脊，為柴水之源，真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又處德意志，填甸帝國，法蘭西和意大利四強之間，均勢之維持也易，其造成長期和平狀態，是很偶然，也極不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從客觀條件看，國際政治的形勢是否有產生緩衝國的可能，是考慮建立永久中立的先決條件之一。

從國內政治的要件看，欲建永久中立之國，必先有永集中立之民。瑞士是多民族的國家，然而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風靡一世時，她並沒有分裂為三個以上的國家，各自依附外國，認自己的乾爸爸。因為能團結，所以能民主，她底民主也在世界政治制度史算一奇蹟。她底寬容不止及在本國人民，全歐洲的紛歧錯雜的思想都在那裏滋長，許多犯上作亂的團體借地開會，我們都還記得，一九一七年列寧從那裏回到俄羅斯。因為民主，內政可以自行解決，不必從國際戰爭中求外援，假如瑞士多的是哭秦庭的申包胥，借清兵的吳三桂，那永久中立也早就壽終正寢了。這一項條件，是國內事務性質，雖說現在國際影響無孔不入，但總還是自己可以相當作主的事。這裏就不能全推之天命，有人謀的因素存在餘地。

除了人的因素，其他立國條件也有關係。永久中立國既是緩衝國性質，必在國際間無舉足輕重之處，所以此中皆是弱而小之國。至若小而強，或弱而大，雖想潔身世外，其奈人不我許。尤以弱而大者最可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九一九年前的土耳其大帝國是此類國家。不到百年，把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病夫帝國，剝剩下半島之地，至今猶未完全死心，列強之爭霸戰中，這類國家正是犧牲的對象。比利時本來守志安貧，到了二十世紀，吞下了大殖民地剛果，第一次大戰中，盟邦英法念其當初抵抗有功，併肩作戰，便很恭維他。當戰爭結束之際，國際地位之高，僅次於列強而已，於是結盟強法，放棄永久中立。時移勢異，到一九三六年，比王又想舊調重彈，為時已完，今非昔「比」了。從國勢看來，要想恰如其份，作一永久中立國，可見並不容易，大有一分也不能增減之勢。

具備了政治條件，還有法律條件也得滿足。從本國永久中立政策「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關鍵在此。一國儘可「立刻宣佈永久中立政策」，假如不能得到別國尊重，也是枉然。如何使其他國家都尊重或承認？從歷史先例看，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協議，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歐洲協調的列強行動，就代表國際社會。瑞士，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永久中立都是列強一致同意承認的，承認不足，還要有列強肯出面保證，集體保證或個別保證。一九一四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就為了德國破壞比利時永久中立，英國為履行條約的義務，盡保證之責，不惜一戰。當然，不從純粹法律觀點看，實際上的理由，自然是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利益不一致當初也不肯承擔保證。建立一永久中立國，並非僅為該國和平安全設想，也必與國際大勢的要求相符始可。自行宣告永久中立，有一九一八年冰島國之前例在，法律上講無効，別國不承認，更不保證，等於未宣佈

永久中立國既永不受別國攻擊，享受權利也要盡義務。外交政策受此根本限制，主動不起來，還得處處防備列強指責，永久中立，每事不偏袒，談何容易。一旦法律地位確定，要想自己放棄，也是違法，除非得當初承認及保證各國同意。永久中立國除自衛外，不得用兵，（盧森堡甚至除警察外，不得有軍隊）也不能締結攻守同盟條約，連關稅同盟都有問題。一九〇〇年為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對華武裝干涉，比利時躍躍欲試，德國便以其為永久中立國，不得出兵，否則就成了九國聯軍了。

因為有這些複雜情形，所以永久中立國日見其少，至今只剩下瑞士一國，碩果僅存。就整個大勢講，本世紀來有減無增。嘗試的努力很多，有的根本未成功，有的知難而退。首次世界大戰後，波羅的海三小國想永久中立化，只得到蘇俄同意，不足成立。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通過菲律賓獨立案中，附帶請總統在非獨立後，與各國進行談判使之永久中立化，經過一次大戰，此話也無人重提了。

永久中立國所以不合潮流者，更有基本原因在。今日的世界，在經過兩次慘不堪言的大戰後，國際社會休戚相關之認識已經普遍，用聯合國憲章序言中的話：『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隣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這種精神和永久中立國是不相容的，一是消極，一是積極，一則兼善天下，一則獨善其身。在國聯時代，盧森堡和瑞士之參加，還可有保留。現在聯合國已斷不容永久中立國入會，瑞士所以至今未聲請入會者，原因在此。她只能和安道耳、聖馬力諾、摩納哥、梵蒂岡等微小國家同立在大國際社會之外。因為永久中立國不能履行憲章所載義務（第四條一），也不能協助『對於聯合國依本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第二條五）。今後任何聯合國會員國要想永久中立化，只有退會之一途。

有如上述，永久中立國是不易為，不宜為，也不能為的。中國的情形尤然。今天的世界大勢誠然是美蘇對立的形勢，兩大之間也有一大串緩衝地帶，這些地帶，却都還沒有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緩衝國是世界政治大舞台的小配角，列強是少數主角，圍繞著列強，展開戰爭與和平的演出。中國今日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不折不扣的五強之一。中國如果不能積極地成為美蘇間的橋樑，也決不可能消極地成為美蘇間的隔離物；政治現象，正和自然現象一樣，是不容有真空地帶的。

關於國內政治所該具備的條件，不加檢討自明；何況中國外交政策的傳統

法實，就是『以夷制夷』。到最近還可以聽到『你不理我，我就投到他懷抱』的高論。一時之中立且不易，永久之中立更不待言。由於這種傳統政策的結果，中國的外交一向是孤立的，不在任何世界政治集團之內。雖然今天想『擇主而事』的頗不乏其人，無奈至今仍停留在單相思階段，倒還不如前敵國日本已經進了圈內。宋文明先生大作最後也提到美蘇的態度，已經說明美蘇都未必願中國參戰，但不要中國參戰，和願中國永久中立化，其間距離甚遠。所以法律的要件，也無從滿足。

最後，關於聯合國的關係，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有特權，其有特殊責任。中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想都不願放棄此項特權，假如宋文明先生考慮到這一點，也未必願中國永久中立化；設想當代巨強之一，忽而擺脫一切權利責任，獨善其身起來，那又是神祕的奇蹟了。

永久中立化既不可能，是否中國就命定地要捲入未來的世界大戰中？當然不然。一國儘可維持長遠的中立政策，而不必考慮永久中立。美國從開國以來，自華盛頓去職演詞以來，就保持不參與歐洲糾紛的國策，形成傳統的中立政策，而並不考慮永久中立。對內立法機關有常設的中立法規，限制行政部門的動向，指示國民應守的本分；對外維護國際法所賦予的中立權利，必要時不惜以戰爭來維護。國際法上中立法的发展頗多美國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北歐奧斯陸集團各國中立法，尤其是美國國內討論修改中立法法的爭執，想猶在世人記憶之中。美國並未能以國內中立法避免戰爭，那是法律以外的原因，這套辦法仍自有其價值。

國內中立法以外，對外中立條約也是一個辦法。此類條約或為個別的雙邊的，或為集體的多邊的。兩次大戰之間的蘇聯，恐帝國主義包圍，願集體安全成立，以求建一個國內社會主義，其外交政策目的只在自保，不求侵略，所以個別地和其他各國訂立了許多互不侵犯條約或中立條約。（一九三七年與中國，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皆可為例）。這類條約個別簽訂，而自成統系，明顯地表示一國外交的方針。以集體的，多邊的條約，涉及尊重或保證中立的，可以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第六條為例，原文如下？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参加戰國，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在九國公約中，此條訂立後並無多大影響，其內容本為國際法既定原則之重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此條所採的立場，此條是中國自己提出的，提出的

動機有其歷史背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歐戰日本攻取德租借地青島，都是在中國領土作戰，中國將自己的領土割出一部分讓交戰國作戰，以求作戰區域以外的中立，還不可得，未免太慘。所以中國要求列強尊重中國中立權利；九國公約以後，太平洋均勢一時得保，直到九一八事變，而列強之間也無戰爭，此條也未經試驗。就條文言，中國並未得到較國際法已有者更多的保障；就經驗言，則一國若立國弱點太多，參戰固不易言，中立又何足恃，委曲未必能求全。華府會議是在對華有利的國際均勢下舉行的，今而後，中國即再想有如此條約，恐不可復得。

年來國人恐浩劫之將臨，作未雨之綢繆，以中立自保之念也是很自然的。宋君永久中立的希望代表不少善良心腸的國人。目下中國既絕不可能永久中立化，國內立法的控制也極少希望，試想我們『萬能的政府』，如何能受議事機關事先設立的限制。今天的國際大勢，中國在在聯合國的地位和責任，也不容中國再提出國際條約的保障。比較可行的，只有和隣國各別訂立中立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但說明不得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精神衝突。這是惟一比較可行的辦法。總之，中國如果將來必以中立自保，還得在中立以外設法，要先在國內政治上建立可以中立的形勢，然後才有『立刻宣佈』中立政策的可能。

以永久中立為救國救民的萬應靈膏，絕不止宋文明先生一人。朝鮮革命家李宗（忠）樸先生，在十月十五日英議會訪華團抵北平時，曾訪晤奧蒙助爵，呈遞備忘錄一件，提出對朝鮮問題的主張，其中第五項就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承認韓國為遠東之永久中立國。（以上紀載見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這種議論也極值得同情。關於韓國永久中立化的擬議，倒並不太新奇，自從韓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國以來，始終有此種醞釀。較之中國，當然韓國所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要多些。從國際政治的演變看來，韓國有兩次機會有

此可能，但都稍縱即逝，一去不復返了。一是甲午戰爭之前，尤其是甲申事變前後，日本沒有戰勝中國，其國內輿論界也有過此項論調，以防帝俄南下，國際間也不乏作如此看法者，當時在遠東，俄之南下尚未及此，中國仍不失大國勢大有可為。第二次機會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假定以後在德黑蘭會議能得蘇聯同意。其何以未成功，這裏不追細說。

可注意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氏最近討論朝鮮問題時，說若不能使之成遠東斯堪的那維亞，將成遠東巴爾幹，而語不及瑞士。此話頗有道理。就地理形勢論，很明顯地，朝鮮是個半島。半島和島國近似，是和全世界有海岸綫國家為鄰的。（空運時代，更甚於此，此說也不免陳腐了）。故今日朝鮮問題已不止是中日蘇三國間的問題。提起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也曾有過永久中立化的企圖，為時在四十年前，都未成功。其中瑞典兩次大戰都守中立，已事實上近此，但還不能造成法律地位。巴爾幹是歐洲火藥庫，其中有一小國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結束時獨立，取得永久中立地位，不過一年，歐戰爆發，就無疾而終了。何以巴爾幹各國自己，或歐洲列強，不將火藥庫變成永久中立的世外桃源？此中關係大堪思索，前文也已論及。世間多少小邦，自古以來，敵騎縱橫，斫殺不絕，『百年苦樂由他人』，安得個個皆似瑞士，得享一世紀以上太平歲月，此中實『各有因緣莫羨人』，非可強致。

韓國之不能永久中立化，衡以前文所述，皆極明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未始不是一個辦法，聯合國固不容永久中立國為會員，但並非不可為國際和平設立此項地位。寄語我唇齒之邦有心之士，國家命運終須本國人民自行解決，國際的保障制度也須本國先具備某些必要條件，否則皆是空談，無補大局。願共勉之。

十一月廿八日清華園

共和黨援華運動

(紐約通信)

楊剛

自從亨利魯斯發表了蕭立特對華放款三年計劃以來，久經醞釀的共和黨就中國保姆職的傳聞越來越表面化了。在這一個半月之間，關於中國問題，熱鬧

處全在共和黨要人方面。參院領袖范登堡已經發吼了兩次。衆院中國牧師麥德跟馬歇爾先生吵紅了臉。參院威權塔夫特與衆院領袖馬丁都變成了中國的保衛者。明年總統候選人的之一杜威省長，尤不能不聽魯斯先生的話，出來為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擔憂，而大責行政當局不長眼睛，不講良心，把中國送給蘇聯。

除這些外，天天在無線電上嚷着應處置蘇聯和共產黨的共和黨要角們也頗對中國問題實力氣。今天早上衆院外委會爲中國提出了六千萬之數，暗示明年一月正式會議時，中國還有希望再得一點。魯斯先生既然能够組織和支持意大利的底加斯下里政府，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權力，在美國當然不是一件小事。爲蒲立特一篇文章，他登了六百家報紙的整版廣告。在時報和論壇報上的整版廣告，據說是每家三千元一天。一篇文章廣告費總起來不下幾十萬美元。除此之外，他在共和黨領袖們中間的活動費宣傳費也不知要花多少。幸而有魯斯先生，降生於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假如從此能見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真不知怎樣才能報償這位財主所投的這一筆大資本呢。

魯斯先生這一次的作風與過去稍有不同。過去他對於中國問題是處在輿論界的地位上。他相信在美國有錢就有輿論，有輿論就有政策。所以重點似乎是放在寫文章方面，其次才是政策製造者方面的活動。大體的說，有錢就有輿論，這個信仰在美國是有根據的。所以魯斯先生是有堅實信仰的人。毛病出在錢和輿論并不是以同樣速度向同一方向進展的東西。輿論雖有極可能跟錢走，有時它太慢了，常常緩不濟急。所以這一次魯斯先生翻然改圖。一面先後請浦立特和麥德兩先生到中國去，以作製定政策的地方根據，一面在共和黨首要中間，提出以中國問題作爲明年黨爭的中心問題之一。這樣，他這次是以共和黨政策製造者及推動者的模樣在活動。在輿論方面好像他至少是不十分在意了。爲了生活畫報的聲動性，他不得違反自己的政策，在最近一期生活上，把中國政府在天津附近決運河堤，水淹三百方英哩農莊以阻止共軍的圖片發表出來。還要登出政府用軍隊阻止鄉民搶修。不管他的按語怎樣，他難道不知道美國一般人現在的對華看法麼？即使承認他的心全然不在中國政府身上，但從他們共和黨政策着眼，也覺得邏輯上莫明其妙。

二

杜威省長以默契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就中國問題發表了兩次話。十一月廿四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演辭應看成是共和黨對民主黨所投的一通戰書。在那篇演詞中，他巧妙的把中國說成好像是美國的親骨肉一樣，「亞洲和西歐」是美國的「兩條長了爛疔的腿，不能只醫治一條，而把另一條丟着不管」。他說「美國已經把中國從一個壓迫者（日本）救出來，不能把她再交給另一個」。他說美國是爲了「保衛中國的自由」「保衛中國的獨立」才和日本打仗。他說雖然中國的形勢甚爲緊張，但只要美國幫忙，「中國人民偉大的忠忱」（他

沒有說是對誰的，大約是對美國）還可以動員起來」。可是民主黨的糊塗中國政策，竟把這個要靠人保衛的中國慢慢的弄到「蘇聯和他的友軍」一手上去了。這位美國政客應付國內一些問題也許相當拿手，但是對於中國問題保姆一樣的姿態，好像這篇東西只有美國人才會讀到，中國人是不會看見的一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受過外來者征服，近百年來也曾曾在東西洋人面前低過頭。這便得一些肥頭大腦，不懂自己國外人情的洋人把中國看成地理名詞，看成是受慣了別人「保衛」，永遠是在異民族之間被救來救去，交來交去的一塊區域。中國人民對於祖國深厚的如赤子對母親一樣的愛與尊崇，非但這類人不能想像，即有些中國通也不十分明白。中國人民餓死凍死，心在祖國。華僑們在國外保持沉默的自尊心，胼手胝足受盡痛苦要寄錢回祖國去，只希望祖國堅強壯大，不肯只圖自己在外國的發展。這種民族感情，一方面是傳統的家庭主義所產生，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國人民不滅的德性。專講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很難理解。在杜威先生心目中，希臘既然受得了美國的「保衛」，受過了「美國保衛」的中國人當然更不用說。有這樣心理的人若掌握美國政策，將來無論中國有怎樣的政府上台，都會覺得這方面事情難辦的。

從美國情形看這問題又比較複雜一些。在這裏外交和內政聯在一起，黨爭和國是聯在一起，而兩黨立場混淆不明。假如我們大膽的說，從現在起，到明年秋選爲止，把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發動的出發點多多少少歸之於黨爭，大致不會十分錯。到現在爲止，美國黨爭雖甚利害，然在所爭執的焦點何在，却是一般的糊塗。兩年以前，人們能够大致感到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共和黨會勝利。現在却沒有這樣感覺。其中原因甚多，但最大的原因是兩黨都搶同一政綱政策，并且在極小的差別之下，（如在華萊士及美國進步公民會壓力之下，民主黨不得不有時對工人問題上作姿態，而共和黨不理。）兩黨差不多都搶同樣階層的選民。非但世界政策如此，即內政問題如工人政策、房屋政策、反壟斷政策、物價政策等等，莫不可以作一例看。大政上不能分別界限，兩黨深知。同時社會分野中又沒有一個確定的力量起來，逼使黨派在政策上不能不採相異的道路。因此美國的政爭就自然流於繁瑣的鉤心鬥角，找小麻煩，爭成功，擠失敗。回復到新政以前的狀態。

在現在情況下，共和黨的形勢不算有把握。去年秋選他們用反物價控制把民主黨打下去，同時他們儘量利用了他們領導的所謂兩黨世界政策。開年以來，民主黨在這兩方面都比他們跑得更起勁。現在，兩黨世界政策的名稱久已爲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方案代替了。共和黨雖可以爭說這些東西都是他們領頭，

特別是范登堡和達勒士的主張，無奈執行這些東西的總是杜魯門和馬歇爾，成績大有被別人搶去的危險。這還不算。另一宗麻煩是通貨膨脹問題。這東西本是誰都可以利用的。共和黨可以把通貨膨脹的失敗責任推到民主黨身上，說是因為行政機關在國外亂花錢的原故。而民主黨也可以往對方身上推，說是因為他們取消物價控制。無情的民主黨先發制人，在特別會議上，用援歐的大帽子一壓，說為了制止通貨膨脹要行物價工資管制與配給制度。事實上要使馬歇爾方案的成功能有幾分之幾的把握，最低限度，在它的成功失敗判明之前，要使國內危機不致爆發，就非實行信用、物價、工資等管制與配給制度不可。但民主黨現在提出，却是明知共和黨不會通過物價管制。即使他們通過，那東西不夠完備，也不容易生效。民主黨因此叫共和黨一交跌進了茅坑，出來也臭，不出來也臭。不通過，通貨必繼續膨脹，也許僅能因信用稍受管制而慢一點。通過，有可能黑市與通貨膨脹並行。兩者都是明年算賬時的麻煩。假如他們索性將其通過，而明年把罪歸到提出來的民主黨，則他們背後的大老板們又不許可。煤油業、鋼鐵業、總商會、全美製造家協會……這些華爾街的王公都已經表示反對。

正當共和黨焦頭爛額之際，中國問題的形成真是如獲至寶。共和黨之運用中國問題，一如民主黨之運用物價管制問題。他們提出來的中國計劃，每年二億五千萬，給三四年，實際上和馬歇爾所提的頭十五個月三億元相差無幾。他們的看法是：反正你是要給錢的。我正當名分的提出來，若中國問題改善，是我之功；不善，只怪你拖得太久了，太不可救藥了。他們知道錢量太少，不能改善，明年好狠狠打一拳。這一下可算民主黨難以扭脫。

中國的命運被掩在別人的黨爭裏，是非常可悲而且可怕的事。假如我們不能夠擺脫對於這些英雄好漢的倚賴，那麼我們將來還要變成美國黨爭的足球，在美國向來陰陽不定的政治季候下浮沉。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問題在這裏單純的是國內黨派問題。在國際關係上，在范登堡或者達勒士或者魯斯的眼光中，從現在起，倫敦會議失敗，與西德訂和約是歐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給中國少量的錢，但必須先說年年給，使那邊局面能拖幾年，是亞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因為中國局面必須能拖到一個時期。第二步是不是全球大打呢？我們不知道。但即使是范登堡眼前也不敢說要這樣來準備戰爭，同時他的西德和約計劃又在搖擺不定，得經過較長時期籌備，包括輿論方面，才能實現。

三

民主黨對於中國問題的苦衷，一言難盡。他們對於中國政府之關切，起碼不會比共和黨少。在世界關係中把歐洲和日本放在中國前面，也不是民主黨獨佔的觀念。兩黨在這些方面沒有根本不同。所不同者，民主黨以十幾年在朝黨的經驗，中間經過一場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對於中國政治社會民情的複雜性，比共和黨多理解一點，作風上因此要避免打前鋒的姿態。試看近來關於馬歇爾方案非正式的討論中，共和黨主張寫下不許受惠國家繼續社會主義的條文，民主黨行政機關則期以為不可，因為會更加刺激歐洲反美情緒，且招本國一部人反對。事實自身的邏輯，原不用條文來保障。在兩個性質與政綱大致與相同的政黨之間，不同處只是經驗和有責與無責的問題。

從今年一月馬歇爾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宣言以後，民主黨對於中國就採取了「游擊戰」的政策，換句話說，是沒有正面的政策。從那時候起，麥克阿瑟以日本作基地，中國做戰場的理論也就在醞釀半年之後，真的佔了優勢。中國既有戰場價值，就不能完全撤退，完全不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既無遠東主要根據地的資格，也就無須爭全力支持中國政府。只要常常有一點半點東西去維持其還能是一個戰場就够了。

這情形持續到今年七月，看是越來越不行。中國局面在中國固嚴重，在華府的嚴重性至少也不下於在中國。在此地段，假如南京不守，中國這個戰場就要垮台。即使彼時不是中國共產黨專政，任何另一上台的政府其向美之心不可必。即使這個政府不站在蘇聯一邊，即使它講保護安民，站在中間，如六月以前自命為東西橋樑的法國政府，美國也就失去了滿洲，失去了西伯利亞的後門；失去了成都、西安、蘭州、迪化，失去了趨貝加爾湖的孔道（這是根據八月卅一日紐約世界電訊報）。因為中國政府若堅持中立，美國除了硬派軍隊佔領中國之外，無法弄蘇聯的後方（日本當然不够用）。這一着太麻煩了。得打完中國，才能打到蘇聯去。

是這樣一種考慮使魏德邁去中國。他的主要任務是考察中國戰場一般的以及各別區域的軍事形勢和對比力量。那時候的問題是：繼續過去的「游擊戰」呢？還是大幫特幫，起碼使政府能守得住現有的區域？

從現在回看魏德邁回來後的種種跡象，我們可以說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只有一點地方還在遊疑，以援歐餘力來大幫中國政府的決策，倒是不下於共和黨。這點遊疑是究竟是否堅持一切美國援助都要美國監督，甚至於財政、經濟、工商業、軍事政策全由美國參預支配，像美國待希臘一樣。華盛頓有這樣一個流行的說法。說魏德邁此行對中國意見太壞，認為他所看見的比他所想像的壞

六十倍。他認為今後一切的做法，政、經、軍、財等方面，都非由美國直接參與，直接監督不可。要在中國設一美國總代表管這些事，而此人只對華盛頓負責。並且說他認為美國在中國的交涉對象，不必一定是某某個人，只要是能够產生效率，能與美國合作的人就可以支持上台。但國務院對於這種軍人見解頗不同意。認為大幫是必要，但美國露而監督則不可。因為中國與希臘不同。關於交涉對象之說美國認為不現實。共和黨方面如魯斯、如萊德、如在生活中雜誌發表文章的蒲立特，則認為美國事實上需要去監督。中國人只講面子，只要面子上過得去，則監督也無妨。而關於交涉對象則以為萬無慮改變之餘地。

民主黨行政機關對於中國的考慮和關切不能拿到表面上來。一方面是因為緊急援歐與馬歇爾方案牽制住了，另一方面是馬歇爾依然考慮美國與論這個東西有效的方法。中國不是西歐。經濟、政治都無西歐那種比較可靠的根基。中國又不是希臘。在希臘花了三億元，改組了她一個政府，情形反愈來愈壞。三月間還是不到一萬人的游擊隊，現在變成了近三萬人。因此，無論是馬歇爾方案的主張都是杜魯門主義的規模。甚至於杜魯門總統連在一個月以前，也曾請馬歇爾重新發一個對華政策的聲明。馬歇爾則以為還是不聲不響，暗暗送東西的好，當然是要比以前送得多。

在黨爭方面，共和黨雖以為抓住了民主黨的大礙，衡量各種論點時，民主黨却也站得相當穩。左說它有理：它一貫地贊成有民主的、強大而獨立的中國。右也說它也有理：它從頭就支持中國政府在那裏花了幾十億元。而且，在杜威沒提出他的辦法來以前，馬歇爾已經說了要給中國每月兩千萬元。到明年這問題之鬧大鬧小，一要看馬歇爾方案當時在歐洲進展的情形與歐洲政治分野上的變化。假如法國和義大利情況變化，馬歇爾方案的政治目標注定失敗，則中國問題跟着也會鬧大。再要看明年中國的情況。無論大鬧小鬧，這問題總不過是波瀾而已，因為美國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實在是太少了。比起中國人對美國的興趣來，可說千分之一都不到。關心中國的人大都是到過中國的傳教士，這些人政治上與論上能發生作用者很少。其次則是中國通，其中包括教授、新聞記者和退職的外交官吏。也就是這些人形成現在美國對華輿論的中心。這些人和共和黨的看法很合不來。

四

就中國本身問題說，記者一向以為自己既要打，就不要靠別人。因為別人

總是一個不可知數。靠別人打內仗，情形就有些像把中國萬萬人的生命推在一個自己管不着的、動搖的泰山上冒險。至於中國因此所受的侮辱和輕視倒是用不着提了。

美國之不可靠不在於她想在蔣主席或者李濟琛之間有所選擇，當然更不在於國共之間有所選擇。這些都有很明白的答案。真實的原因是美國目前在中國的行動出發於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這個觀點沒有積極的經濟的利益作後盾。拆穿了說，這行動的出發點是除害——蘇聯和中共，而不是興利——投資利潤與商品市場。試看馬歇爾方案的種種做法，決定的要點還是與利為主，除害次之。眼前東西兩德佔領區的商約，西德與東歐的商約，乃至於西歐十六國將來在馬歇爾方案下與東歐通商的趨勢，都在政治上強烈的東西分裂主張下矛盾地進行就是證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利害之間還有餘隙，可供雙方週旋；另一方面也因為政治的害和經濟的利不是絕對針鋒相對的東西。這也就是封建國家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能够並存的基本原因。即使歐洲法義情況變化，這情形也很難突然改變。明白的說，即使義大利明年選舉共產黨上台，即使法國今冬發生內戰，第三次大戰也不是必然爆發。

假如這個分析合乎事實，就知道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如何不足以使美國為中國拚命。中國現在是美國的負擔，無利可圖。美國在中國的行動，經濟上既然是負數，政治上的贏數又不可必。在這樣情形之下，再加以她在全世界各方面的開銷，美國在中國方面之搖擺動盪，迂迴遲慢，恐怕非在第三次大戰發生時不能改變。不過，這一實不可以隨便亂壓，因為又是個不可知數。即使在短期間爆發，假如蘇聯不先派兵長驅南京，則美國還是要先顧歐洲與中東，而不能即搞西伯利亞。但蘇聯為什麼放了歐洲，先弄南京呢？從這樣看，即使大戰爆發，中國所得之於美國者也不會比抗戰期間所得，或者現在所得，超過太多。主要重點依然不會超過於加強空軍，與訓練中國軍隊以外。因為到那個時候，美國的陸軍是不會十分够用的。而海軍在中國無太大用處。經濟上除軍費以外，美國能支持者會更少。

從種種方面看，共和黨援華運動對於中國的意義是很小的。除了中國案子在議會辯論中，更便利於民主黨議員抨擊，而有傷中國政府以外，它既不表示美國政策上今後將對於中國大熱心，也不足以根本改變美國民間對華的冷淡，輿論方面能為這些人所動的尤少。雖然美國駐華新聞記者在此地一般的反共的空氣之下，在中國挨了中國政府幾次罵之後，絕不再說中共好，也不再亂罵中國政府；雖然此地輿論家決不表示有所愛於中共，但是有一個觀點經過了多少年的迴蕩，現在是確定了，即亞洲是在空前絕後的民族社會革命浪潮中，這浪潮誰也不能阻止。這些輿論家希望中國政府能够是這種浪潮的領導者，但共產黨是否願意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司達吞島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

英工黨國會議員 K. Zilliacus

Stalin and All That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 1947.

八個工黨議員 (Arthur Allen, Geoffrey Bing, A. J. Champion, Fred Lee, Ben Parkin, George Thomas, Henry White 及本文筆者) 的訪問斯大林於其 Sochi 消夏別墅，乃是他們從九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連續訪問了捷克、波蘭、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地後的最高峰。他們在這些地方訪問所得，都在這最後一次訪問中獲得了證實和解釋。

這次訪問的最重要意義是在它的時地：斯大林不常接見外國訪問者，據筆者所知，他在這所高加索山麓俯瞰黑海的別墅裏這會是第一次接見訪問者。並且，我們和斯大林二小時的晤談，乃逕接着和莫洛托夫三小時的談話；兩次談話都坦白而友善。Alexander Werth 曾一針見血地對我們說過：「你們知道莫洛托夫為什麼願意爲了你們這羣後排的工黨議員而費掉三個小時？這是因爲蘇聯政府還沒有把工黨的英國認爲無足與語而予以棄絕。」

筆者認爲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對任何人都先說明：我們並非官方代表，亦不是國會內或國會外任何團體或組織的代表，尤其不負有任何使命或權力。我們唯一足以引人注意之點是：我們很平均地足以代表國會裏工黨的橫斷面，包含廣闊的不同意見和有利的工會方面的多數。爲了這點緣由，我們纔不僅受到蘇聯的，尤其是其他三個東歐主要國家的接待。我們到處受到友善的歡迎，從總統、內閣總理等起，一直到工廠裏的工人和街頭的平民。他們對我們問無不答，知無不言。

斯大林對我們所爲陳言：他需要兩國間的友善和合作，得以通商條約的締結，和英蘇同盟的修正與加強爲基礎，筆者認爲我們中任何人都不能懷疑其非出於誠意。斯氏尤其強調地認爲：從蘇聯政府的觀點來看，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英國對於東方或西方兩者間的選擇；因爲他完全了解：英國必須與全世界貿易，特別與美國必須有密切的經濟與政治聯繫。但是俄國人却不解：英國爲了自己的和俄國的利益，爲什麼不能糾正他向美國一面倒的關係，而同時也和東歐——蘇聯在內——建立良好的貿易政治關係。

這個態度是有意義的。因爲，在我們訪問的旅程中，各國的國策計劃者如商業部長等會向我們指出：(甲)東歐的農業經濟正是工業英國的天然補充者

，因爲前者正需要輸出食糧和原料，而和後者所要輸出的機器和製成品相交換。(乙)東歐各國的計劃經濟乃旨在提高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和人民的生計程度。這是說，他們可以逐漸增加輸出英國所需要的東西，同時也增加從英國的輸入。(丙)他們的計劃經濟是超然獨立於美國資本主義——美國的借款同所歡迎，因可加速他們計劃的完成，但是他們也並非必需此項借款，沒有了它，他們依然可以完成其計劃。所以，英國苟能和他們互通有無，不僅將易於避免危機，並且將多少不受累於美國行將到來的經濟恐慌。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述了我們在東歐各國所聽到的：英國希望這些國家能在貿易協定中具體指出他們所能交付的貨品，它們的數量和交付日期。他們會接受了這個條件，因爲他們正行着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但是他們需要交互條件。他們埋怨着：當他們向我們的政府提出這點時，我們貿易部的答覆常是：「抱歉得很，我們的辦法並非如此。這裏是我們企業者的名單，你們可以直接向他們接洽，看他們願意如何辦。」

這些國家的貿易和計劃當局所指出的另一點是：我們政府好像祇想締結些「狹隘和舊式」的通商條約，而他們所希望的是較廣闊和長期的協定，足以配合雙方的整個計劃，而爲此後數年釐訂雙方的生產目標和輸出計畫。

最後，一個波蘭高級當局對我說：「現在的問題是誰吃得少，誰吃得多——波蘭人還是英國人。我們可以叫我們的人民在食糧方面忍受些不利，若是我們可以確切告訴他們所將從英國得到的交換品，以及雙方如何爲了互利而合作。」他又指出：這樣的合作不必限於兩國間，它更可擴及於區域性的多邊協定。俄國人講得沒有如此具體，但大體上是和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相同。

體更具地說：波蘭將於本年內供給我們三千萬個雞蛋，明年可以增加五千萬個。在正常收穫下，他們還可輸出糖、小麥、和肉類。南斯拉夫在本季可以輸出四萬至五萬噸玉蜀黍，明年還希望增加，此外也能輸出小麥和肉類。捷克今年歉收，但仍能輸出糖。俄國今年提供一百萬噸穀類，明年一百五十萬噸，此後兩年每年三百萬噸，此外，又有二十五萬噸的魚蟹等，逐年遞加。這些國家都能生產木材。南斯拉夫今年能賣給我們煙草（筆者相信保加利亞也能），來代替美國的煙草。（下接十九頁）



政治年度總結賬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着筆寫此通信，已是十月初旬，距今年大除夕，不過二十幾天了。今年這一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由初議而戰亂，由戰亂而準備行憲，辦理普選。在政府的立場說，可以算是做了幾件大事。本年年度開始後，張岳軍以試行一責任內閣的姿態上台。當時政府當局，表示今年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吃、打、選」；第一件是物價，第二件是戡亂，第三件是國代表和立委的選舉。到今天止，每一件事的發展，都深刻地受着客觀環境的牽制。現在時令已是「風雨凄其，草木零落」，政治的形勢也正配合着時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適」了。粗略地看今年政治的成果：

軍事

東北地區，從熊式輝、杜聿明到陳辭修，其態勢始終是政協破裂前夕的態勢。不獨東北

渡，還把安東一地自動放棄。最近共方六次攻勢，政府軍僅止於保持瀋陽長春幾個據點，在這裏吸住了三十萬至五十萬大軍，形成一筆可觀的負擔。平漢線，上半年還略有進展，到上個月，竟輕輕地丟掉石門重鎮，平津三角地帶時時在敵勢的威脅之下；算是這方面的成績最壞。山東方面，費了五次攻勢，付却李仙洲、張靈甫兩兵團和其他零星部隊犧牲的代價，拿下了煙台，控制了魯東。關中軍事，自攻克「赤都」之後，始終為賀龍彭德懷留置的武裝力量糾纏。榆林三邊，由於「馬家軍」的效忠，幾次危而復安，這是一個相持之局。最麻煩的莫過於劉伯承的南黃大別山，陳賡的東渡黃河，進據豫西，和陳毅的突圍打進津浦路，隴海路三角地帶。在八九月間，皖中名城迭陷，烽火幾乎燒到江邊。鄂東三黃金陷，九江武漢的江面一度斷航，武漢戒嚴了好多天。這時山東地區的大軍還未回擊，西南的軍隊又遺水不救近火，連首都這個神經中樞，都動盪不寧起來！說也可笑，神經過敏的有產或有權階級，近日來頗有「台灣路線」之說，可想見自相驚擾的程度了。

經濟

政府對今年經濟措施，第一是國民黨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案，和全國經濟委員會所頒佈的經濟改革方案。那是一篇八股，把各方對經濟的觀點，都羅列進去，避開現實，高談闊論，在經濟界中，簡直未生影響！因為所保證的如發展生產事業，增加生產等等都落了空；而現實的市場反應，卻是發行無法遏止，物價繼續上揚，枯竭的外匯無法增加，因此改定了外匯官價，隨市調整，以官價追隨黑市。可是問題又來了：第一是發行不斷增加，法幣隨時貶值，持有外匯、美鈔

黃金的人們，心理上總覺得財產是自己所有的安全，政府所給予的沒有保障，因此官價反為黑市促進的力量。第二是華南走私。儘管把羅卓英換了宋子文，依然堵不住港九的漏洞，並且更加甚走私商人的藉口，與特權階級在此處的方便。走私一天不在此，官價外匯便一天不能保持住穩定的價格。這其間還有一個新矛盾。年來適宋倒孔和宋去張來，適代表表去經濟集團與另一經濟集團力量的消長。宋孔是豪門資本，憑藉着國家金融團伸張其官僚資本網；現在的中央銀行主人，却是民間資本的代表。前者要統制，要打擊民間資本，才能壟斷市場；後者則需要扶植，開放，以補償幾年來的損失。從外匯政策上，從工商貸款的政策上，都可以反映出來。為什麼前些年時頭寸泛濫，助長物價，黑市金鈔生意興隆呢？明眼人可以窺知其間消息。經濟的

另一面是糧食。但今年的糧食政策還是繼續抗戰以來的路線，牠的成功是建在：一、人民把勞力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貢獻出來；二、各省縣財政，受到極度剝削，以實物換低微的糧價，而把所有正當的開支，轉嫁到良善的小工商業者和農民身上——攤派；三、是政府支出浩大的經費，約相等於所收糧食的價格數字，法幣。有些地方，幾乎收不敷支——這種支出，其實是養着大批糧官和舖肥了若干交結官府的糧商。在這裏更要注意的，是糧價迄今仍保持着領導物價的作用，並未「微實」而削弱其漲價的價值。另外一向領導物價上揚的公用事業，尤其是運輸郵電等，在這一年內，儘管政府仍有補貼，而仍一再漲價。就中鐵路仍一再漲價。就中鐵路的營業收入，一直未交國庫，亦未交部統籌；樂死兩路，餓死其他。有贏餘的路，建築、福利、式具備；沒有收入的路，一切缺乏，借債度日，還要担负若干不必要的開支。如此而來經濟管制，豈非去國萬里？

政治

這方面最重要的是選舉。國大代表是如期選舉了——綏靖區除外。可是三黨在選舉中所表演的，都是令人啼笑皆非！從頒佈的國大和立委等選舉法看來，大祇是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辦法而起草的。可是事實上，又是另外一套，種種問題都來了。首先是黨內派系作祟。凡是黨官——黨內既成派系的人物，在選舉會報中，差不多一律做候選人。非黨官和無背景，無力量，而保有社會的信仰的黨員，大吵大鬧起來；鬧到招待新聞記者，自己翻自己的垃圾。這個問題好容易讓一黨紀一壓倒，而民青兩黨提名要求保證的問題又來了。其實民青兩黨也太相信國民黨的紀律了。國民黨這些年來所維繫黨的團結的，毋寧說是歷史與感情。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衝突時，便只有自己。在上年六月大會選中，李文實因為沒有當選中，委憤然辭職抗議；某女同志痛哭流涕在大會場裏罵陳立夫，便是一例。這次各方面候選人的競選方式，首先利用黨的關係來籠絡，圍不着時便回家玩「五百人」競選。兼之地方政權；多與中央黨權有矛盾；安

人未中圍，便指示縣政府「依法選舉」，即其一例。民青兩黨以絕對統制，期望國民黨，無怪其失望而抱怨「友黨保證多數落空」了！以此，國民黨中央，遂運通壓力到國選總辦，悍然以政黨提名為唯一途徑，已當選的人士，不惜壓迫令其退讓。其作用只是維持「三黨行憲」之局，以此為民主的象徵，豈哉！

(上頁第十七頁)
並非是逃避。為了鞏固平津保三角地帶，平綏線的一路部參謀員又用過上次這個部隊到三角地帶的感想道：「我們在察綏是打過歇手出去，到河北來，却是打着進來，又打着出去。我們河北的政治工作自己可以反省了。」

一位軍官批評王鳳崗，只有他一個的區域可以看出有組織來，他說：「他有一部份社會力量，因為他在鼓勵雙方的仇恨增加，所以他的部隊在這種空氣中，死了求生，所以不惜戰降。」這是一組織民衆的一種方式。河北新伐交響樂，沒有完結，好像正在開始。

這方面最重要的是選舉。國大代表是如期選舉了——綏靖區除外。可是三黨在選舉中所表演的，都是令人啼笑皆非！從頒佈的國大和立委等選舉法看來，大祇是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辦法而起草的。可是事實上，又是另外一套，種種問題都來了。首先是黨內派系作祟。凡是黨官——黨內既成派系的人物，在選舉會報中，差不多一律做候選人。非黨官和無背景，無力量，而保有社會的信仰的黨員，大吵大鬧起來；鬧到招待新聞記者，自己翻自己的垃圾。這個問題好容易讓一黨紀一壓倒，而民青兩黨提名要求保證的問題又來了。其實民青兩黨也太相信國民黨的紀律了。國民黨這些年來所維繫黨的團結的，毋寧說是歷史與感情。個人的利益與黨的利益的衝突時，便只有自己。在上年六月大會選中，李文實因為沒有當選中，委憤然辭職抗議；某女同志痛哭流涕在大會場裏罵陳立夫，便是一例。這次各方面候選人的競選方式，首先利用黨的關係來籠絡，圍不着時便回家玩「五百人」競選。兼之地方政權；多與中央黨權有矛盾；安

請看今日之河北

觀察特約記者

(觀北平通信)
這要觀報者一點大河以北的新聞。

石門陷落以後，河北省政機構又從保定遷到北平，而臨時參議會也在北平開會。勝利以後，如喜得流下眼淚來的人，如今在流下傷心之淚了。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而政治的基礎竟是在沙灘上。

中國通病

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開會時候，一位李濤參議員問道：「要保衛着這最後的平津保唐等大據點，你們說，要多少兵才夠？要多少錢才夠？按着你們的報告書上說，不算常備自衛隊，只算保安隊、保警隊，已有五萬多人，還有三個軍，也有五六萬人，他們的任務是什麼？能說地面太大嗎？三月開會時候，你們說有四十一縣，這時候呢，我想最多也不過二十幾縣吧。你們究竟要多少兵才能維持？再說出錢出口的大城，唐保則是五

糧，上次我們問究竟出多少錢才夠？孫主席對我們說，每畝出三斗糧食才夠，今天我們加倍出到六斗成不成，新威縣已出到九斗了，照這樣下去，人民整其所有，而官家不能統籌的結果，也總是不夠，那麼，你們說：究竟要多少才夠？」

河北省原按照江西的行政區劃而劃分了十五個專員區，最近專員能夠到任的只剩了第一區秦皇島、第二區塘沽、第四區豐潤(收駐唐山)第五區通縣、第六區涿縣、第八區清苑、第十區新改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六縣為綏靖模範區。雖說有專員駐在地，並不能說明所屬的十縣或八縣仍然存在。有縣府存在的也並不就代表那整個的地區。至少在目前的形勢下，山海在對立，城鄉在對立，而且一天比一天尖銳了。河北人口習慣稱為三十萬，這一些城市所代表的是多少人呢？平津都是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唐保則是五

十萬左右的小城了。

河北省府這兩年來施政花了多少錢。據上層報告：三十五年度花了二百五十萬，外有復員費七億。本年預算為三百五十五萬，下半年又追加了六百一十一萬，最近又奉到補助三百萬元。這數字幾乎全為中央撥給，至於地方貢獻了多少，則有位參議員說誰也不知道比正額增加多少倍。從數月一次的攤派到一月數次的攤派，小兵官娶媳婦也由地方攤派，碗口大的樹膠，他們就要什麼，這不就是民謠所謂「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兒來了一頭剝」的寫照。儘管兩年來有救濟款九十四億，振糧八千噸，行總的各種賑濟剩餘物資又有六萬三千二噸，被救濟的民衆計有九十五萬，自救的有二百萬人。也都是約數。即使被救，而每人所得只是「振款九千元，糧食十四斤，衣服半件。」三

千萬人中有十分之一在

流離，他們真獻了所有，他們會不會得救？這像個變形蟲似的河北省，越變越小，越變越壞。他犯的病症與全中國的病症是一樣的，就是貪污無能和「家天下」。惟一的女參議員李淑敏嘆息道：「這次開會還能有北平，希望下次我們能回保定而不是到了南京或香港！」

不要家天下，也不要家河北。李瑞恆參議員說：

「河北會計處有幾個很重要的職員，一個是孫世洪，一個是何國宣，一個是何世昌，一個是孫含章。孫世洪作科長，是處長的大姑爺，何國宣當機要秘書是二姑爺，何世昌當秘書是三姑爺，孫含章當庶務是處長的太太，這種機關家庭化的作風，到底是什麼政治制度？」

「有人說，要在河北作官，非雄縣人不可。這樣一來，非親即友，狼狽為奸，那豈不出了孫主席？貪污的起源就是缺少良好的人事制度，在今天有了貪污不辦，那麼官吏的監督與罷免的具體辦法是什麼？」

參議員劉葆筠說：「我要問一聲，孫先生對河北是什麼意思？行政專員有十分之六是不稱職，結果都沒有辦，是不是貪污過後，這樣馬馬虎虎地便算完了？這個專員查不出來，那個專員又跑掉，使我們懷疑這是不是叫作互相諉解與官官相衛？這樣的操守，這樣的作法，是不是互相諉解，是不是官官相衛？」

民政廳長答覆武清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至少在上半年這還不算一個太大的數字)刺刺不休，有位參議員聽得煩了，請求停止。廳長答道：「這不僅是關乎我的名譽，也關係我太大的名譽，他們告密和質問朱再川送我太大兩付金鐲子，我可以告訴諸位，朱再川不單

不是我薦的人，他連我家的衙門口向那方開都不知道。我希望流言止於智者，勿再以小人的心度君子之腹。」

人事制度不能建立，下層負責，上層豈能無責。更上一層，對河北這樣一個殘破局面，一年多來，專員犧牲了一位，縣長犧牲了二十多位，石門陷落後又有十一位流亡縣長在行蹤不明的狀況下，可是從本年六月以後，行政院派來了為綏靖區訓練的縣長四十六名，內政部又分發到了二百三十六名，新來的對地方自然不熟悉，而去年派的縣長六名，到如今一個也不肯出去。主事者說，這樣的矛盾之下，那武雙全部要一人担，那麼，能夠「剿匪」的就特別被重視而不計較「小節」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于華峯說冀中滄縣區專員王伯顯不曾請准假就從滄縣逃走，而且把幾億元的接收敵偽物實運到天津出售了，當地麵粉公司的任經理也無下落，這些案子辦了沒有？新任鄭專員不到專員區內安撫民衆，竟

不是我薦的人，他連我家的衙門口向那方開都不知道。我希望流言止於智者，勿再以小人的心度君子之腹。」

最近國大正選舉，他是四區選舉事務所主任，却不願職守，回到河南原籍去競選了。至於選略，平谷、玉田在「戰時撤退」前，半小時才通知，以政縣長丟了行李，難民到現在平唐一帶還在露宿。尤其奇怪的，是原有的地方武力按規定是應保存的，而為何硬要編到豐潤的團隊之內，餓了一天才答應，收編時一律降一級。投降的八將軍改編時選升一級，為什麼對自己地方人還要降一級？」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黃濬慶說起二區某專員也具私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興就直接要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起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再川貪污十億元怎麼辦了？」

在天津內道，這是不
是有虧職守？

劉葆筠問馮縣 崔
世昌專員因案撤了職，
但是辦不辦呢，結是「
查」找不到「來」，這個
專員我不出一來，那個
馬馬虎虎算了，我們河
北省十分之六的專員都
是不稱職的。你們辦不
辦？

范秉之問既然是一
個專員劉培初貪污有據
撤職查辦了，又為什麼
讓他也逃去，而且到國防
部去作了官，到今天一
查就打官話，沒有辦法
，有罪就該立刻就辦。
也不必等他回來時想偷
偷摸摸把他扣起來。這
是不是還有法律？

至於縣長的問題却
更多了，據民政廳長在
口頭作答覆的，有真鄉
蕭縣長，貪污公款是下
層所為。三河周毅亭因
殺人如麻，送法院「
他是剛匪的前三名能手
，多殺幾個人算了什麼
？」呂平張縣長因殺匪
被控。滄縣李振宇縣長
貪污是辦公費不夠用。
武清縣長朱再川只是歸
了縣府所存的樟木作箱
子。對滄縣及順義前縣
長的案子沒有答覆。劉
古復縣長逃到那裏，還
沒有找到。張進篤案仍
然在查。

「清花縣二年以來

換了四位，沒有一位縣
長能夠開展城外的村落
的」。周滿川這麼說：
「最近這一位在每天修
城防工事的時候，總
要替自己留下「一百多名
到城隍廟街修衙門，那
裏的三十多家商店被驅
逐了，縣政府的門樓修
得除了不及綬署的之外
，比較誰的都要大。一
個管四十幾個村的縣政
府，已十萬火急的時候
自己修衙門，而綬署省
府和專員三個大機關在
城內誰也不管？城外的
二十里內爲了清掃射線
，是既折民房，又遷民
墓，民衆出錢出力不要
緊，難道就不要民心？

保警隊每中隊一百零
四人，一月只有三百萬
元，三萬多人，每月的
差額更大，中央警廳從
十月份起補助，但到如
今仍是沒有匯到。這次
石門來人說，這次
戰役中，保安團打了五
天，羅軍打了五小時，
而保安隊還是單衣無補
給，元氏魏國長子和報
告，他們是以必死心情
作戰。於是孫民廳長也
這麼說道：
「地方武力是有力
量的，上次匪入房山，
我們自衛隊沒有損失，
却打死了七八百，十一
月十六日匪入武清，新
任縣長帶著弟兄們就打
了十二小時，在多少次
戰爭中，我們人民的英
勇超過了軍隊」。常少月
參議員問道：「我們的
十二保安團，由東明長
垣負担薪餉，却調到河
南輝縣去了，是不是我
們的團隊要給別人作模
範？」

武力與成敗

軍隊很多，軍隊要
保的是平津保唐大據點
及鐵路線。至於面則全
要靠民衆武力，保安隊
、保警隊、常備自衛隊
及零星還鄉組織。最
後者是公開被禁的。
「保安隊現在石
門元氏都表現得很好，
張愛松秘書長說：「
可是在中央沒有答應編
入戰鬥序列以前，保安
十五個團，二萬人，每
月的主食費不敷三十億
元，衣服費不敷六十五億

元。房山縣的長頭鎮一千
多團隊又是一槍沒有放
，而報紙上的宣傳頗像
逼清時在報上吓唬洋人
的意思。真難的要地方
繳餉子，不至少給一條
；涿縣的到處要烙餅吃
，人們那之爲烙餅餛飩
房山縣的，到現在恐怕
還在搶糧中；真鄉的地
方機構本來要改組的，
花了幾個錢便又成爲過
去了。在房山，玉米沒
收，就開始搶，到現在
也許還沒有搶完。這是
不是土匪？第四總隊研
完了碗口大的樹，有人
登了報，觸怒了他們，
硬向地方攤派二千民夫
，你們知道不知道？」
子介中參議員問道
：「政府對於地方武力
是不是有顧忌，聽說石
門庫存的槍支就丟了許
多槍枝，爲什麼不早建
立民衆武力？聽說保定
庫存的槍也不少，有沒
有武裝人民的決心？肯
不肯發出去？」

省府代表說，政策
技術，是要隨時改，並
不是一成不變。新城縣
長王鳳崗辦民團有功，
特別提升爲第十區專員
，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
六縣畫給他作爲綏靖模
範區。其中的作風有下
列幾點：（一）專派比
平常的單位擴大，辦公
費實報實銷，縣長有八
十斤的糧食；（二）增
加團隊，從新城的四個
團想擴充爲十個團，國
軍即使不在，也可以地
方武力自衛；（三）縣
長自下而上，有能力可
以不要實歷；（四）各
級幹部增加待遇，以減
少貪污行爲；（五）在
收復地區內解決土地問
題，舉行種種試驗。省
府秘書長並且公開報告
道：
「我們想把保定自
衛團的團長張恩明，他
是地方上的民衆英雄，
派他去作博野縣長。」
孫廳長最後說：「
我在檢討會議上說過，
縣長要兼文武，我們要
看重他，人民是基本的
武力，要愛護他。但吏
治不能刷新，是政治的
失敗，民衆不能安撫，
是政治的失敗。如果不
能革新，我一定辭職讓
賢。」

長是七月上任的，他向
大眾報告道：
「我的任務很簡單
，那就是向中央要錢。
我們說不上理財，僅僅
作爲一個出納。可是諸
位要知道，只有窮人是
天下最慷慨的，向人要
錢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河北省的財政在天
文學數字中徘徊，支出
的龐大如駱駝，而收入
的物價總指數到十一月
中就已漸到戰前的十一
萬五千倍，北平市公教
人員是按一級待遇的猶
在叫苦連天；而出了城
圍到省境內，就是二級
待遇了，真是難爲當家
人，他不獨將作無米之
炊，而且連鍋都將被成
片片了。
「這一千三百億的
重點，是剿匪第一，也
就是先發保安警隊的經
費。中央答應按國軍待
遇而款額卻沒有匯到。
其次是救職工及公費的
學生，今年一月至三月
我們的膳費是每月每人
三萬元，上月已增到二
十萬元，最近又增加了四
十萬元，若是追着物價跑
，那真是差的遠，只是
我們的一點意思。再次
是難民救濟，可是軍事
嚴重，難民增多，真也
救不勝救。」（有人已

表示這一種意思最好由
難民從軍去復仇。每名
難民壯丁的安家費規定
是四百萬元。今冬還要
徵兵一萬五千人，以萬
名計，那麼就有一萬名
青年難民有了出路，而
四百億安家費來自民間
，豈不一舉兩得。）
從建設方面看，
可能的公產整理也就限
於平津保唐四大城的附
近。北平附近門頭溝大
小煤礦裏也就不管地方
上的反對，設立了礦務
局，與當地的警備司令
部聯合辦事處相對磨擦
；天津附近敵人遺下的
墾業農場中，選出上上
地畝設立了小莊農田局
，從事於米麥生產；在
唐山附近向敵偽產業
處理局承購的，在中紡
勢力範圍內搶出來的華
新紗廠，可以從棉花上
賺一點錢；英人的開濕
也有一部分官股，每月
也要孝敬個五六萬股息
。要養雞生蛋，先要有
錢有閒，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快一些見效的加稅
一方面，只有百分之十
的棉花稅很順利，中紡
一家就出到百分之九十
，共有一百二十億。牛
羊稅却很順利，在食
肉者的反對聲中只收到
了十億，去預料其遠，
計畫中還想收點漁稅，

河北省地方稅收積
極整頓才從每月十億元
到五十億元，這其中有
一部還是靠着通貨膨脹
的影響。英國留學生
研究過理財的高文伯廳

駱駝與針尖

河北省地方稅收積
極整頓才從每月十億元
到五十億元，這其中有
一部還是靠着通貨膨脹
的影響。英國留學生
研究過理財的高文伯廳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大通信)

北大以前並沒有學生自治會，復員以來，院系擴大了，學生的福利校方已無法全部顧及，故去年下期，胡適校長即與學校首負責任人協議，協助學生成立自治會。學生本身，由於年來許多事實的教訓，深感北大一向的散漫作風，實不足以適應當前的環境，所以亦一致要求從速組織一個強有力的自治會。現在自治會已經成立。全校師生已經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使命，而這次理事選舉的民主精神，在實施憲政的今日，更有其示範的意義。

一個特色

自治會成立之先聲，是十月十九日的代表大會成立大會，賀麟訓導長曾出席指導，他提出自治會的使命有四：一、是養成良好的校風；二、是增進同學的福利；三、是促進學術的研究；四、是促進民主的實現。而這次大會主要的工作

是訂定會章。事實上，會章的訂定並非是幾十個代表之力，在開會之前，各社團，各系級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各代表則將這些討論的結果，作一個最後的表決。這一個會章的最大特色，就是自治會總會的理事會由各區分會推派理事組成，因之理事的選舉不是沒有全校性的普選，而由各分會各別普選；各分會選出的理事，一部分即為總會的理事。總會理事會與分會理事會不同處，即一為決策者，一為實際的執行者。這種特色乃因客觀環境所形成，因為北大的校舍非一體的，而是星羅棋佈的，欲反映全校的民意，總會理事不得不按各區人數比例選出，而各分會都得執行總會與代表大會的決議，是雖分而仍為一體。

理事選舉

代表大會的第二使命是辦理選舉。為鄭重其事，特組織選舉委員會，限期完成任務，故

十一月十四十五兩日是投票日期，顯要處都有票箱，牆壁上貼滿了標語：「不要放棄你北大的權利！」「這北大的權利！」是什麼呢？就是每個人都得投票。憑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圈選理事，宣佈只是

校長鼓勵

學校當局看着這熱烈的場面，深覺北大有前途，在講演晚會中，胡適校長和吳之椿教授等都帶著愉快的心情趕來講演。胡校長說：北大過去所以沒有自治會，乃因北大学生太愛好自由，注重個人的發展，把公共事情忘掉了。個人主義不可築在自由的民主主義之上。不過與個人主義之上。不過公共事情仍須大家出來管理，但也不能人人都參加公務，這便產生了所謂代議制度。代議制度欲行得好，有賴於選舉的民主；而選舉的民主，決定於提名。因此，他強調提名的重要。他覺得這一次理事候選人太多了(全校共二百餘人，總會理事僅二十五人)，選票難於集中。他希望大家在投票前對候選人加以研究，誰好就一定要選他出來！誰不好，就要設法打敗他。他說他今晚來參加這個晚會，就是特地來為同學捧場打氣的。最後他說：「民主不應該以多數人壓迫少數人，你們要容許少數黨也有說話的機會。」吳之椿教授從校外的選舉來看校內的選舉，不勝感慨，他說：「你們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氣氛裏舉行的！你們的候選人是已經提出來的！你們就選的動機是純正的！外面的選舉……」

投票與開票

支持的自然人數較多，因之這十九人所得的票都在五百以上(沙灘區共取選票一二三六張)，比起其他沒有集團支持的便佔了絕對優勢。如果硬說有一鬼，這一鬼就在不該「集體競選」，但民主政治却明明允許這一變。故此種實論並未激起什麼波瀾

農院風波

現在，除羅道莊的農學院外，各區的理事都已選出，每區所收選票都在各該區百分之八十以上，四院新生黨職者尤少。各理事當選票數約佔選票數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連日來，看看北平市國大代表選舉的情形，我們怎能不說這是一個成功的選舉！可惜美中不足，在北大更進一步團結的時候，農學院自治會籌備會有四個委員提出要脫離總會而獨立，為另三脫離籌備委員所反對，於是提出公決，結果以九十一票對九十一票僵持不決。如果大家不過問，農學院又將繼續其一年來與北大其他各區脫節的特殊環境，將來北大的學生運動又會被大認為是一部分人的行動。最近留在沙灘的農院一二級同學，對此已提出嚴重的抗議。北大是一家，此種分裂的跡象，將是暫時的！

鼓勵仇恨

省政府選到保定不到半年，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就是在石門陷落的第四天，十三日省府秘書長，還向外界說不會遷移，十四日就分坐了十輛汽車，外有他車輛六十輛，一天就趕到了北平。「我承認錯誤，」代表人答覆了：「一是我們當時並沒有與石門發生聯繫。為聯繫便利，遷到豐台是孫主席二十天以前的命令，因為新二軍來移防，所以延到那時候才動身，我們(下接十四頁)」

范秉之參議員已警告他們「小心重演打漁殺家」，「想辦個貿易公司，以五千噸煤作資本到江南去買糧，有人又說了「勿要與民爭利。」省銀行要改組，但各縣的參議會都沒有成立。「諸位批評貪污」

高廳長說：「混水摸魚法而不能行，就開了漏洞。過日子與打仗是兩回事，多少資源與人力作孤注的一擲，一切沒有常態可言。我們只有說實話，作實事，從縣財政下手，切切實實地整理到那裏算那裏。」



從冷仗說起

費孝通

寒流日漸侵，缺煤的歐亞居民，縮緊了脖子，爲着將臨的嚴冬憂愁，美蘇的「冷仗」却愈打愈熱了。「冷仗」

「Cold war」是美國專欄作家李普門用來描寫兩強爭霸的局面的新名詞。這是一場不用槍炮的戰爭。冷仗的軍火是金元、麵粉、動聽的許諾、無情的諷罵。遠地聽來，冷仗打得比熱戰還響亮，成功湖竟以「毫無成功」之名喧傳世界每一角落。可是這究竟是陳虛熱，在有煤斤有麵包的交戰主角實在還沒有所傳那樣熱心。

克園姆宮裏慶祝十月革命的心情是悠閒的。「絕不信第三次大戰會上演」。「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大可並存，而且如果願意的話，還可並榮」。——所彈的還是舊調。被報導鐵幕所封鎖的禁地裏的人民們究竟在作什麼活，我們固然無法知道。但是就那些不犯禁的蘇聯報紙看去，國際新聞的地位被貶在角落裏，使我們這些習慣中國報紙的人覺得古怪。連篇累幅的是生產數字。說這是政府的「愚民」政策也好，說讀者不關心國際時間也好，這些戰後有建設機會的人民，過分熱心於生產的心情，我想是不難瞭解的。如果我還能回到中國戰前的政書生活，我很不能相信在這時還會寫目前這些文章。

美國的情形呢？報上的專電看去似乎應該忙著「杜魯門主義」之類敷衍了，甚至去得時常想想明年選舉那個做總統的問題了。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是。當年華盛頓的官場鬧着要召集臨時國會給馬歇爾到倫敦去繼續冷仗時備下足夠的軍火，美國人民的注意力却在紐約 Ebbets Field 球場上「洋克對擊」(Yankee V. Dodger) 的棒球比賽。英國旁觀者周刊的記者有一天在離紐約五十哩之外的小鎮上，剛逢着那球賽賽到了重要一場的日子，這小鎮的中心廣場上高懸着一個廣播器，放着在場觀戰的廣播員的口頭描寫。廣場上擁擠着男女老少，每聽得某一方得了分，就起一陣歡呼。「洋克」領前，但是「擊」却緊緊的壓了上來，當「擊」轉敗爲勝時，小孩子跳了一陣還不夠，在地上翻筋斗來，年紀大一些的，把帽子代替身子，滿天各色各樣的帽子在舞動，真是一場有聲有色的奇觀。那記者看得口呆目眩。——美國人的興致

夠高了。這球賽連續了幾星期，杜魯門、馬歇爾等名字在收音機上被 Jackie 搶走了。

Jackie 是 Jack Robinson 的小名。這是一位黑人球員，屬「擊」隊。黑美能進入球隊，和白美一起玩，在美國傳統上說來是空前的。其實如果 Jackie 的幸運視作美國種族偏見逐漸在消失的證據，未免過分了。黑美在維業的技術及本佔重要地位。賽球本來不算是要維的，但究竟還是供人玩賞的技藝，尤其自從賽球的重要性從「玩」變成「賞」之後是如此。我不知道 Jackie 的風頭是說明了黑美從末技(像舞和樂)升入上技，還是棒球從上技降爲下技。可是無論如何他壟斷了老美的注意力却是事實。

Jackie 被選入「擊」隊是有作用的。洋克隊的退名遠著。擊隊處於下風，好像是處在球場「被人欺侮」的地位。老美的性格却總是同情於 underdog。誰被入欺侮就值得同情，誰處於下風也就有理。因之，他們都愛這一擊隊——名字也提得可憐——盼望他們能打倒這盛氣凌人的洋克隊。Jackie 是黑美，更屬可憐隊中的可憐者。我說「可憐」並不確切。老美最討厭沒出息的乞憐者。他們的理想人物是敢欺侮而肯努力，肯努力，有本領，把欺侮他的人打倒，翻得了身的弱者。老美心目中的公道就是如此。這是在擊隊轉敗爲勝時，小孩子翻筋斗，大人飛帽子的原因。

如果我說美國人民對國外的情形也看成了一場球賽，似乎太冷酷了一些。(拉斯基教授却真的這樣說過)。但是，他們那種同情於有骨頭的苦難者的心理却是很重要的。他們對於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的內容明白到什麼程度很可疑。據說有一位富有政治使命來華的名記者，聽人家說起「雅爾達」，他虛懷若谷的用臂膀敲敲坐在旁邊的朋友，輕聲的問：「雅爾達是甚麼？我更不用提這些了。連我們的元主席蔣還是姓石都弄不清楚的大使。這些對於有百億金元可以外借的富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却是誰值得幫助，於是這深入人心的傳統觀念怎能不起作用呢？美國政府要與蘇聯開冷仗，目的且不必管，這仗的軍

火是金元和麵粉，得向美國人民去要，甚至得要求老百姓少吃一些才夠應付這冷仗的消耗。人民的心理是要捉摸住的。於是第一步要把美國政府選定的貸款對像描寫得在被欺侮，一付窮相。這倒不難，本來就帶着一層神秘氣氛的斯拉夫民族可以抬出來做「欺侮人的壞傢伙」。在他鄰近的人自然該是被欺侮的了。困難的倒是第二步。一個沒出息的乞憐者又引不起老美的同情。所以一定要叫貸款對象表示出很有出息。那是馬歇爾計畫比杜魯門主義進步的地方。杜魯門把款送給希臘和土耳其，可是希臘不氣，受了美國人民的批評，杜魯門無法交代，馬歇爾出場改變方針，轉向有出息的「德國」、「英國」。——

馬歇爾最不喜歡聽的是說他的計畫是個美國經濟的自救政策。這樣說不是太不領情了麼？而且，這樣說也等於說美國非貸款出來不可，不排洩一下，自己會漲出病來。果真如此，接收他貸款的反而不是給美國幫忙了。面子還不要緊，講起條件來，美國的處境就不硬了。因之，在他飛去倫敦之前，選得在芝加哥痛罵一頓「誤解美意」的人。其實公平一些說，那是兩全其美的事，大家實個面子也不關緊要。如果說美國「借不借由我」也不是實情。據聯合國經濟專家的報告，美國如果不能有承認的國外市場，國內的繁榮是不能維持多久的。美國承認這點也不損體面，繁榮的國外市場不是大家願意的麼？問題却在美國政府要人們和子裏的政治計畫。他們要同時和蘇聯打冷仗，把白熊關入寒冰地獄裏，不見陽光。這個打算之下，貸款不能不附帶政治條件。於是問題複雜了。連馬歇爾自己也不能不在答覆議員的質問中說出一「情形複雜」四字來了。

情形太複雜，怎能叫沒有機會到國外來調查過的美國老百姓弄得明白這個局面呢？同時，有煤有麵來過冬的人也何必去弄清楚這個複雜的情形呢？外國的人名和地名真麻煩，甚至有把姓都倒放在名字之前的人，那麼重要的會議又找到普通地圖上，小學教科書上沒有的小角落裏去，不是有意爲難除了要應付考試不再讀地理和歷史的人麼？於是，那是人情之常，你我均非例外，還是把收音機上的轉轉到更動人的電波上罷。Jackie 是多順口的名字！冷仗的特點是交戰對手可以冷冷靜靜做動口的君子，而在旁觀戰，也許聽戰更切當些，的人却飢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

寒流逼得人發抖，爐子裏沒有煤，爐上沒有麵包，這是難受的。聽說有人肯在雪中送炭怎能不長了耳朵，猜摸債主的心理。如果天下祇有一個債主，就是安肉內，也

得上他的門，不然怎會演得出一「威尼新商人」呢？情形複雜的原因是這對在打冷仗的債主，各有各的條件。借了甲就會得罪乙，借了乙又會得罪甲，甲乙是怨家。

處在甲乙兩個怨家之間的人們，假如齊心一字太不易做到。這些需要借款的國家已受到上次大戰破壞最深的國家的解脫，靠原有秩序過日子的人却感覺到式微和毀滅了。任何社會固然不能長久處於混亂的過度狀態，但是安定在怎樣的秩序之上呢？回到原有秩序去，還是創立一個新秩序呢？這裏按下了「不齊心」的根苗。

甲乙兩個可能的債主，各有主意，甲想借錢給這些在混亂中的人回到原有秩序去。他不但明白有任何比原有秩序更好的秩序，而且他為了要維持自己原有的秩序也不願在別地方有新秩序出現。乙却反是，它本是個第一次大之後形成的新秩序，他也不明白為什麼還要這些在混亂裏的人退回原有秩序去。同時，同樣的，他自覺孤單，很盼望有類似他自有秩序的國家出現。於是甲乙不同的主意，把想借款的國家裏的人民也分裂成兩種不同的看法，一向甲，一向乙。款還沒有借得手，內部的分裂已引起了各種程度的衝突和磨擦。

這種情形至少也是不幸的。戰爭的傷害未復，繼續着這無法正當從事生產的局面，人民的痛苦更甚；痛苦更甚，心緒也更不寧，社會浮動，人心遑遑，任何秩序都建立不起來。自力更生罷，先得國內齊心，不再作無謂的消耗，束緊口帶，咬緊嘴巴的苦幹。像英國那樣社會秩序沒有混亂的國家，加上他們政治的素質，教育的程度，免強在向這路上走。可是問題固然簡單了些，困難還是重重。克利浦斯的坦白演說，承認即使依了他的計畫做去，如果借不到外債，英國的經濟還是沒法平衡的。他說，這是個歷史上難於避免的難關，不是誰能做得好，誰做不好的問題，而是全英國人民不能不蒙受過甚的痛苦渡過此關。英國政府是打算遏止生理上的需要來爭取時間，等待條件較有利的債款。這又是一種冷仗，英國得準備萬一美債不來的可能，所以非克苦忍耐不可。由素食而且虔信宗教的克利浦斯來掌握經濟船舵，不但由於他卓著的能力，而且也是由於他富於象徵作用的性格。願上帝祝福這從不妥自非薄的國家。

就是在這深知借錢渡日是件恥辱的英國，寒冷和飢餓

的影子（也許缺乏汽油和香煙是比冷戰更難受）也已經使在上次大選中沒有投票的中產階級出頭在這次大選中，議會選舉中支持保守黨了。選舉結果工黨在一千五百個本屆工黨的議席被保守黨奪去了六百席。數目是驚人的，但是仔細一分析，情形還不算過分嚴重。在這次地方選舉裏有幾會投票的總數是一千五百萬人，而其中有六百萬人却沒有去投票，這給保守黨搶先的機會。舉一個實例：Edinburgh 地方在六星期前曾舉行過一次國會議員的補選。工黨得一萬八百二十七票，保守黨得八千八百七十四票。這次地方選舉工黨祇得八千七百五十九票，保守黨得九千七百六十三票。保守黨所多的票並不是由於本來投工黨票的人變了心，而是從其他政黨那裏搶來的。在補選中其他政黨得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票，地方選舉中一票都沒有。所以工黨的失敗是出於有二千多支持工黨的入棄權的緣故。工黨的刊物 這次失敗的分析都認為並不嚴重，但是六百席地方議員的損失是個事實。保守黨勢力在增加也是不容否認的。

歐洲的嚴重局面並不在英國而是在大陸上。多事的歐陸讓我在下次「爐邊天下」中再談罷。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清華勝因院

（上接十三頁）可是，要和這些國家合作，我們就得付出代價，這代價便是貫徹我們對內的社會主義政策，使我們能够生產和担保對於這些國家所應交換的工業品輸出。並且，若是我们要做到能相合作的計劃經濟，更需要政治上的信任和親善。這就牽涉到工黨對於歐洲各共產黨的態度問題。

筆者相信斯大林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他說：這個組織並不是第三國際的復活，而是某些國家負有重大責任的共產黨間的自衛和互助。事實上，東歐和法義的共產黨，是和蘇聯與一九二〇初期的各國共產黨，具有很大的不同。現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是政府內的政黨而不是革命的政黨。雖是在法義，若是政府為了維持右派的永久統治和排斥工會和勞動階級代表的參預政權，而認為應該接受美國的金元，那末，共產黨也會被迫而採

取革命的自衛。果真如是，則此自衛將在義大利為絕大多數的社會黨所共同參加，在法國凡社會主義者不願跟隨戴高樂政策走的也將站在工人的一方，戴高樂的政策乃在強有力政府的建立，私人企業的復活，和聽任美國在對蘇作戰中支配法國。

對於今天歐洲強大而成熟的共產黨，仍用一九一七年列寧的戰略來解釋，未免過於陳腐。例如，捷克和波蘭的共產黨都含有很多天主教徒，在前者又含有天主教神父。波蘭共產黨的一個領袖會對筆者解釋：從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得不經過無產階級獨裁的階段。這種說法，捷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者也曾講過。從馬克斯的社會分析來看，這說法的論據如下：當勝利時，整個國家的法西斯機構頓形崩潰，在這機構下所形成的公務員、法官、教員、警察、軍隊、以至地主和大企業家也跟着沒落，於是經濟權力的樞紐自然地落到勝利的抵抗者和他們政友的手上，這時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沒有不能和平和民主方法的理由。

但是我們正從各方面聽到關於美國議論着戰爭，美國準備着戰爭，和美國在西部德國和希臘所採挑戰政策等，所引起的驚惶。波蘭國會中一個天主教獨立黨議員 Dr. Frankowski 會告訴我們——他並且叫我們引述他的話——說：「你們西方人士若是真想幫助我們發揚一個自由的和基督教的文明，那末，你們須得了解，你們對此所能給予的最有效的幫助乃在終止你們和蘇聯的爭吵。」他說：和平和貿易乃是民主和自由可得發揚光大的唯一條件。他又指出：在理論上，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義有如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在實際上，天主教徒和共產主義者却都覺得可能互相適應和妥協。在波蘭，他說，現在沒有宗教的迫害，他和國會中的同僚，從極右黨派到共產黨員，都能友善相處，不僅在私交上，也是在政治上。（本刊特約譯者譯）

觀察

已刊登

·元千六售份每·

日十二月二十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七十第



卷三第

十二

信 通 察 觀

一個歷史的教訓

論這次的大選

論發展學術的計劃

外論選譯

歐洲完了嗎？

生活與文化

論保長

蔣主席抵平後的北方政軍

共軍入川之勢

武大自治會普選記

秀才遇着兵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談詩歌的晦澀

編者報告

吳恩裕

樓邦彥

陳序經

拉斯基

胡慶鈞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西安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武昌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余才友

戴錫齡

編者

撰稿人

蕭韜戴鮑錢錢樞蔡趙雷楊楊費傅程馮郭宜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下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孝希有移東沉實炎瘦友德覺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啓迅之
權培光民升廉彥藩構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臻長秋德竹松蔚敷寬忘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中琳

顧蕭戴戴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玉
翎鏗文鍾歐能大光家公人斯昭友新正德忠印維衡之君寅先美東學浩澤世永鴻韞芸
羣乾齡賽書川欣杰且璧超恆剛年掄蘭以銘昌絨堂禹核哲邁遠初盈彌林郊浚培森昌佑萬愚生

撰稿人

編者報告

我們從上期起，售價加了一千元，每冊售六千元，但是這一點增加的收入，遠抵不上日益膨大的支出負擔。自報紙本星期一又跳到一百五十萬一令：物價紙本星跳，我們膽念前途，真是令膽惶恐。收入無法增加，而支出不斷加重，因之我們不得不不在各種開支方面，盡量節省。

廣告

我們本來每期出版時，在大公報封面刊載廣告一天。最初是十五行，後來減至十二行，十行，甚至八行；這也可以反映雜誌業處境的困難。最近我們連封面地位都感覺負擔太重，已將每期廣告移到大公報發賣版的下面。這樣一個月可節省二百多萬元。

退稿請附信封及郵票

我們過去來稿不用，一律退還。雖然曾經請求投稿人附足退件郵資，但事實上，我們為顧到投稿人的心血，即使是有附郵的。來稿如其不用，我們也仍然是退還的。但是最近郵資加價，一封平信已要二千元，航空要三千元，掛號要五千元；稿子都比信重，所貼郵資當須加重，再加上退稿用的信封，大約每退一稿，須費六千元至八千元，照我們過去的經驗，每個月平均退回的稿子，大概在三百件以上，一個月退稿所用的郵資及信封，至少總在二百萬元至三百萬元。我們希望能夠節省這一部分的支出，所以自明年一月起，所有投稿，如於不用時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以便照退。

希望定戶寄還信袋

關於直接定戶寄刊所用的大信袋，照

上月份的市價，已經合到一千二百元一個，照最近的紙價，恐又不止此數。這是一筆極大的負擔。有些刊物寄刊時，都用舊報紙包捲，但我們覺得這樣的包寄，定戶於拆閱時，易將刊物拆破，而且捲過之後，刊物皺紋很多，不易保存。我們為顧全定戶的利益起見，所以不惜工本，採用信袋，並用牛皮紙印製，避免裂爛。但牛皮紙實在太貴了，我們現在決定，遠地郵政周折很多的地方，仍用牛皮紙信袋，近處郵政簡捷的地方，將改用白報紙信袋，以資節省。同時定戶若能於拆閱時，小心拆開，不使破裂，積有數份，仍能寄還本社，以便再用者，最為感激。這也可以幫助國家減少紙張的浪費。

停止贈閱(自三卷十九期起)

我們出版以來，承蒙許多前輩朋友鼓勵支持，並給種種幫忙，非常感激。我們曾按期寄贈，藉請教益。一年半來，這方面的負擔，亦屬可觀。現在我們每期贈閱的數目，約為二百五十份(包括股東，撰稿人等)，即照目前售價計算，再連郵票及信袋，每份約須八千元。這就是說，每期贈刊的負擔為二百萬元，一個月為八百萬元，一年需負擔九千萬元左右。這個負擔實在太重了，所以自明年一月份起，(即三卷十九期起)，我們不得不盡量減少贈刊，以資節省，俾這一部分負擔，不致轉嫁到一般讀者的頭上。務請原有受贈的先生們體諒。

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

法·暫停兩個月

我們除了盡量顧到讀者的利益外，對於作者的利益，我們素來也是十分關切的。一方面我們隨時調整稿費率，一方面實

行「文到即奉」的辦法。關於稿費的調整，過去十六個月中，已調整了十次，自千字四千元增到千字十萬元。自明年一月起，將再提高到千字十萬元至十二萬元。這也足以表示：我們一方面在開支方面盡力節節，一方面在必要的支出上，應當增加的還是增加。但關於「文到即奉」的辦法，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暫行停止兩個月。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我們將改用「發表後再奉」的辦法。主要的原因為我們最近有一筆很大的支出，「頭寸」驟然之間緊得利害，所以稿費支付的辦法，須稍改變，但希望自三十七年三月份起，仍可回復採用「文到即奉」的辦法，這一點務請惠稿的先生們體諒。

售價或將再加·訂閱

務請從速

照目前的物價情形，本刊自一月份起恐怕還要加價。讀者如欲避免漲價，希望早日訂閱，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關於訂閱，我們願向讀者說明，務請直接向本社定閱。因為我們直接定戶的刊物，都是在星期五上午付郵的。讀者如向他處間接定閱，則至少要在星期六上午付郵。同時向他處間接定閱，收費總要比我們多收一點，所以向本社直接定閱，最迅速，亦最經濟。

投書惠函務請註明

真實姓名

我願願便在此報告一點，即希望讀者投書或賜函，務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地址。有許多讀者都不署真姓名，或者我們以為是真實姓名，可是一經去信，便原函退

回，說是「查無此人」，或「無此門牌」。我們一向的態度是要求大家說話負責任，所以本刊傳統，例不刊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投書雖與論文不同，但至少應對編者負責，讓編者知道投書人的姓名地址。假如連這一點責任都不負，則投書人選有什麼權利要求我們發表他的意見。中國人一般的缺點是鬼鬼祟祟，自己躲在後面，不堂堂皇皇的挺出來，一切災禍都希望由別人來擔當。例如有許多讀者投書時，常常這樣說：假如我们不登他這封信，就表示我們不公正，不勇敢。但是這位讀者自己連一個姓名地址都不附，逍遙自在，一切乾淨。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公道的。而且有時我們收到讀者的投書或信件，我們需要有所商洽，竟因來函未附地址，無法回覆。我們希望以後讀者無論是投稿，投書，或者給編者個人通信，務請註明地址，以便必要時可以函覆請教。(編者)

定戶公鑒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航掛需五千一百二十元，航平需二千一百二十元，掛號需三千一百二十元，平寄需一百二十元。其中以航掛及掛號郵資增加尤多。

凡用航掛及掛號寄刊的訂戶(照本期刊訂閱辦法訂閱者在外)請速補郵資。(自三卷十六期起每期補二千二百元)以便照常寄奉。否則本社酌扣寄刊，不再另函通知。(訂戶課啓)

廣州中流出版社鑒

廣州昌興街四十一號中流出版社鑒：辱處每次來函，謂款即匯滙，囑本社繼續寄刊。但款始終未到。其後一再函催，前後數月，隻字不覆，如此行爲，跡近欺騙。至爲遺憾。即請將所有欠結，迅即擲還，以清賬目，以維同業信譽爲荷。

(批發課)

正視這個問題，並求良法，以謀解決。方法倒並不一定。蘇聯的方法，固然是
一種辦法，英國工黨的方法，也是一種辦法。我的意思是：必須有一種辦法。
以上兩個例證，一個是過去希臘的史事，一個是近代當代的經驗。事實雖
然是不同的，但是它們給我們的教訓却是一樣的。這教訓便是：經濟如不平等
政治必難安定；我們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也必須接受這種教訓。

我們決不能再走上歐美資本主義的老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礎
上，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不會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少數人攫得利潤
；而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大眾享受物質的福利。因此兩者根本是衝突的。惟其
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背景中的民主政治下的目標如「自由」和「平等」等
，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在這種社會中，平等是根本找不到的事實，我們
祇有在法律條文上，能看到「平等」的名詞而已。同時，在這種社會中的自由
，也祇是少數階級的特權，大多數人並不能享受。在中國社會中，已經有了地
主與農民，官僚資本家與平民等等的的不平等，若再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則必

將又增加工業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不平等。前鑑不遠，我們當然不能再走這條
路。

可是，反對走上資本主義，並不是反對工業化、現代化。因為資本主義是
一種生產方法；凡是生產方法都是有兩種特質。一是生產的技術問題；二是生
產的分配問題。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反對其私有財產制度，而並非反對其生產的
技術。因此，祇若有更公道的分配方法，我們當然可以用最進步的技術從事於
生產工作。這樣，我們也會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路途。這是唯一既能達到工
業化或現代化而又沒有經濟上不平等的辦法。

就中國人的理論言，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
趨向於這條路的。中國現在國民黨是唯一掌握實際政權的政黨。如果他們忠於
謀國，他們應該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如果他
們忠於黨的信條，他們應該趕快實施中山先生上述兩種政策。

論這次的大選

樓邦彥

幾個月前，我曾在「動員，戡亂，行憲」一文內（「觀察」三卷一期），
強調政府要有行憲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誓不作行憲的打
算；我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
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
，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
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各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憲政的
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
，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至今我的看法依舊
如此，並且更為加強，因為近來又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這種看法並無錯誤。
很多人一致認為行憲總比不行憲強，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因為他們覺
得民主雖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得一步一步地學習，那麼今年的大選年正是我們
學習民主的開始。他們的出發點顯示他們是怯懦的，他們的立論顯示他們是錯
誤的。何以他們是怯懦的呢？因為他們逃避對於現實作一番認識，他們不敢想
我們當前尚有一個根本問題有待解決，或者從不認為這是一個先決的根本問題

。我們在對日作戰的時候，曾經在八年中不斷高喊過「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的傳奇式的口號，這在一個原來在各方面都已經很上軌道的國家將會成爲一種
奇蹟，而在我們這一個破爛的國家，不敢作何妄想的現實人必會默默相對，作
過會心的微笑，因為事實擺在我們面前。勝利之神冷不防地降臨得那樣突然，
我們在慘勝之餘，恍然發覺我們不但沒有開始建國的工作，連一個像樣的計劃
都拿不出來，却又緊緊跟着去接管敵人在作戰期間所做了的偉大建設，而尤其
慘的，這樣偉大建設的大部份，兩年來一直在聽其荒廢腐蝕，或燬於內戰的炮
火。「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現在已毋須再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口
號：「一面戡亂，一面行憲」。由於過去的抗戰慘勝和建國無成的教訓，我
們對於戡亂和行憲的前途，也不能不有幻滅之感。我們不禁要問：鑒於目前的
局勢，亂能戡得了麼？亂戡不了的話，憲能行得成麼？即使亂能戡得了的話，
憲又能行得成麼？行成的憲將是甚麼樣的一種憲呢？這是今天所有的問題中之
必須先決者，但是那些人却避而不顧；如此逃避現實而說要學習民主，我祇能
稱他們是懦夫。

何以又說他們的立論是錯誤的呢？那些人似乎有一個基本的假定，這個假

定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民主的條件多已具備，所缺少的祇是「東風」，「東風」就是能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因此他們主張行憲，贊成選舉，因為在舉辦選舉和行憲的過程中，人民可以逐漸懂得他們是主人翁和怎樣當主人翁，一俟主人翁能站得起來的時候，民主的理想園地也就到達了。這與國民黨訓政的主張是基於同一的理論基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治權利之分際及方略案」中有一段話最能表達訓政的精神：

「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生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就重心放在人民身上這一點來說，訓政也好，學習民主也好，實在是異曲而同工。其實政治權利的行使是最簡單不過的一件事情，與其說重要的在如何行使政治權利，毋寧說關鍵是在行使政治權利的環境和情緒，環境是民主的客觀條件，情緒是民主的主觀條件。當今天大規模的戰亂正在擴展的時候，我們絕對談不到太平時期的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內戰的事實一天存在，民主的客觀條件便一天不能具備，這是太顯然的事了。至於講到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情緒，這又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今天除掉官僚和資本家以外，社會的各階層都在趨向沒落中，吃飽穿暖已感不易，那裏再有情緒去對投票發生興趣。更何況在這二十年中，一般人民所感受到的儘是些貪污、迫害、暴力……一類的惡行，他們早已一個個進入了麻木狀態，除非他們能夠自發地去爭取他們應得的社會地位，他們對於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絕不會感到是一種刺激。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業已普遍地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感覺：對於大部份麻木了的老百姓，民主也好，選舉也好，一概視為似同抽了蠶繭等一樣不可抗拒的遭遇；對於另一部份頭腦尚清醒的人民，則民主和選舉便變成了一種極其可笑的騙局。如果我們承認民主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目前都不存在，而那些好心腸的人還在以學習民主來替正在進行之民主騙局辯護，我祇能說他們是過於天真了。

說到此次大選本身，我們從報紙上已經可以知道層出不窮的畸形現象，我覺得在普遍腐敗貪污的氣氛裏，選舉的利誘、操縱、威脅等情事的發生原為意料中事，無可足道。我祇想在這裏提出那些活躍的政客們在光天白日下公開地所幹的幾件事情，願意我們大家在那些把戲中警覺這不是選舉，乃是分贓，這不是學習民主，乃是被驅使利用。

選舉的先決條件有二：一是不同集團的競爭，一是不同主張的辯護。先說

第一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為要履行還政於民的諾言，一方面加緊裁平共產黨的叛亂，並解散否認「憲法」的民主同盟，另一方面又捧出了誠意合作準備粉墨登場的青年黨和民社黨，於是表面上我們便至少有了三個政黨了。然而這三個政黨實際上並不是三個獨立的個體。假如此次大選稱得上有競選，那是三黨的聯合競選，換言之，除掉個別的無黨無派份子以及個別活動的國民黨黨員外，再也沒有與政府相對立的政治集團了。在選舉以前，我們便已聽說青年民社兩黨由要求保證候選而進一步要求保證當選，在選區的分配以及名額的確定方面會爭得耳紅面赤，一則說大選提名如不獲協議，即將退出政府，再則說國民黨專政已二十年，我們何必一定參加政府。這怎不令人啼笑皆非？能保證當選是說明了國民黨在選舉時的神通廣大，要求保證候選是證實了青年民社兩黨甘作國民黨的尾巴，猶似一九三一年以後英國的國民工黨(National Labour)和國民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是保守黨的尾巴一般。青年黨總部於大選前夕發出下列一個通告，它是此次大選的重要文獻之一：

「本黨參加此次大選，應與國民黨民社黨切實合作。國民黨中央黨部已通知各地協助本黨同志競選，本黨各級黨部負責人，應即與該地國民黨負責人切取聯絡共策競選互助事宜。其在國民黨提有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竭力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其在本黨與國民黨並提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充分發揮民主作風，作和平合法之競選，凡此原則，並完全適用於對民社黨。」

從這裏我們可以確定三黨的競選聯合陣綫。但是由於非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的活躍情形，投票結果並不如預期那樣滿意，民社黨候選人金侯城在上海的落選，尤使張君勱大發牢騷，說是青年黨陳啓天當選，而金侯城落選，顯為厚於此黨薄於彼黨，那是竊盜民主，違反民意。其實這那裏又是民主或民意的問題，乃是分贓不均的氣話；國民黨既能如意地厚此而薄彼，選舉不就是多此一舉麼？所以我說張君勱這一氣，把三黨協議的馬脚全都露出來了。此其一。

再說第二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的還政於民的諾言原為一個了不起的理想，現在證明這個理想原來是幻想，我們因此更相信了凡是獲得權力者是絕不會輕易放棄其權力的。國民黨二十年的執政，自然有功也有過，現在要還政於民了，在大選時却聽不到任何有關失敗的國民黨統治的言論。大選而無反對意見，大選而無充分言論自由，這不能不說是對於民主憲政的極大諷刺，我們有選舉，但是沒有對於不同主張的辯護；老百姓投票了，但是不知道選出的人去幹甚

麼。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國民大會的僅有職權既然是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並修改「憲法」，而首屆國民大會最重要的任務當然是選舉總統副總統，則候選人似乎應該在競選時提出他們對總統副總統人選的主張，要不然光是拉攏、宴客、汽車接送……選舉還有甚麼意義呢？投票豈非連趕廟會都不如呢？近代的選舉，尤其在政黨政治相當確立以後，其對象應該是政黨和政策，而非候選人個人；是則即使要有學習民主那麼一回事，也應該是讓人民學習怎樣選擇政黨和怎樣瞭解政策，絕非讓人民學習怎樣為有錢有勢階級所驅使利用。此其二。

多少年來，不斷的戰亂災殃，已使一般人厭棄政治，惡恨政治，他們所要求的祇是飽飽穿暖，安居樂業。我們的這個時代這個國家，十足顯示了政治自由的限度和經濟安全的可貴。北平市此次大選便有一個值得深思的插曲，某郊

論發展學術的計畫

陳序經

區在投票那一天有很多鄉民成羣結隊到投票所來，拿着國民身身份證，說是保甲長叫他們來領取麵粉，這是多麼逼真的一幅社會的縮影！老百姓要的是生命生活，他們終日在饑饉疾病線上掙扎，那裏再能顧得到以國民身份證去換取選舉票？我們希望我們的政治家應該多多去體驗這現實的人生，他們如果倘有良話，應該立刻有所覺悟，重新選擇們他的路線，不然，社會上終有一天會產生一種力量把他們拉下來的。

今天談學習民主，除非是那些好心腸的人的夢想，否則，若引用張君勱的話來說，那簡直是竊盜民主！竊盜民主者或能欺騙得了人民，也或能蒙蔽得了某些外國，但是他們怎能欺騙蒙蔽得了他們的良心？

卅六年十二月五日北平。

自胡適之先生發表他的學術獨立的談話（九月八日各報均有登載）之後，我於九月九日曾寫了一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發表於九月十一日的天津大公報。此外，鄒魯先生也致函與胡適之先生，詢問所謂五大學中的中大，是指着中山大學，還是中央大學。胡適之先生為了答覆我的文與鄒先生的信，於九月十四日又發展了一篇談話。據這一天的大公報所載，其中有了下面一段的話：

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為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所指中大，確為中央大學。本人並未以地域分配。東北、西北、西南，都沒有提到，並不祇華南。平時我也認為政府所耗外匯太多。如馮玉祥政府撥給六十萬美金，李漢魂考察歐美一行，達二十人之多。衛立煌大約也在國外耗費不少。資源委員會高級職員在國外的，有四百人之多。我在美國作大使數年，作旅行講演，達四百次，都是未帶一個隨員。帶了皮包，自己走路，未替國家精化一個美金。我並不是反對留學，不過是拿來與建設國內大學相比而已。

我那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主要的也是指出胡先生之提倡用政府的全力，去發展五個大學，這就是北大、清華、中大、武漢、浙江，是不見得公平。同時我又指出我雖贊成國內大學，要充實起來，然我却反對用目前的留學的外匯，去作這件事。因為國家的外匯與錢財之浪費於其他方面，實在太多。若以此區區之數，去發展國內大學，也未見得是好辦法。胡適之先生這個談

話，既聲明「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為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同時又並不是反對留學，而且承認政府所耗外匯於其他方面的太多。這個聲明之於我的意見，可以說是比較接近得多了。

但是，胡適之先生這個聲明，不只能使鄒魯先生滿意，而且引起馮玉祥先生的反感，與翁文灝先生的答辯。馮玉祥先生的信，曾在十月四日的北平世界日報上登載。翁文灝先生的信，由胡適之先生發表（十月五日天津大公報）。翁先生的信裏，承認戰後資源委員會，先後派出赴美實習人員，總數確有四百人左右，雖則他也指出，今年五月以後，已令其逐漸回國。至於馮玉祥先生之指出胡先生「任意胡說」，胡先生雖也正式請中央社更正他所說的數目字的錯誤，而且表示歉意，然而據薛篤弼先生的信中說，馮玉祥先生出國，除了政府給國幣之外，政府先後給了十三萬餘美金。

平情而論，胡適之先生所舉的數目字，雖有錯誤，可是馮玉祥先生用了十三萬美金，數目並不算小。戰後多少大學，請求政府准購外匯，以便在美國購置圖書儀器，其請求十萬或八萬美金者，據我所知道的，固未見其照准，就是請三千五千的，也未見得容易答應。馮玉祥先生並非水利專家，赴美考察水利，已使人們驚訝，而所用美金若此之易，較之一般的大學請求美金若是之難，兩相對比，我們惟有慨嘆「師道衰」而已矣。

胡適之先生雖有了上面的聲明，但是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愈來愈熱烈。除了我的文章，與上面所舉出的函件，以至胡先生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九月廿八日天津大公報）之外，天津的益世報的記者，曾訪問了平津的十多位學者，對於這個計劃的意見，發表於十月四日與五日的該報。此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之發表於各處刊物的，也有十多篇。最近在北平出版的「現代知識」，還出了一本學術獨立專刊，這都是表示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

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大致上雖已在「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以及「公論耶？私論耶？」兩篇文中說明，可是還有不少意見在那兩篇文中沒有說及，或是說及了，而却言之未盡的。我願意在這裏，再略加解釋，以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作參考。

在這一一次的討論中，好多人都覺得胡適之先生所用「學術獨立」這個名詞，未甚妥當。因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所謂學術獨立，會變為孤立，而成為閉門造車的流弊。我以為胡先生之用了這個名詞，雖未免有了語病，但是在意義上，胡先生也並沒有這樣的想法。胡先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裏也說：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已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人員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担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我們希望中國的學術，能够作到這個地步。所以大致上，我們也可以贊同胡適之先生這種想法。不過要想這樣的作，與其說是爭取學術獨立，不如像袁賢能先生所說，是爭取學術並立。換句話來說，我們所要爭取的是想與歐美的學術並駕齊驅，或是進一步的去駕而上之，並非獨立。而况照胡先生所舉的四個條件來看，無一不與現代世界的學術先進的國家，有了關係，而所謂「分工合作，共同担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更不允許我們去談學術「獨立」了。

假使我們不以辭害意，而同胡先生一樣的希冀中國學術能與歐美並駕齊驅，或是駕而上之，那麼問題是如何始能達到這個地步了。胡適之先生說：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之內，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我們同意於胡先生所說在學術方面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未必贊同胡先生所說，在五年或十年內，政府用全力去幫忙五個到十個大學，就能達到胡先生所希望的學術獨立。

我們知道中國之接受西學或胡先生所說的現代學術，雖然有了七八十年的歷史，但是因為我國固有的文化的情性作祟，所謂「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以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使中國的自然科學，落後得很，而且使中國的社會學科或人文學科，也遠不及人家。在尋求高深的智識上，大學的歷史，既不過是五十年左右，研究院的成立，更為較晚。至於圖書儀器的設備，也是簡陋不堪。再加以數十年來的政治上的波浪，與經濟上的凋零，學術的研究，當然難於進展。抗戰八年，又加以二年來的紛亂，一般的大學，固多是基礎未堅實，而在風雨飄搖之中，就是一些歷史較久的學府，像北京大學，亦何嘗不尚築在「沙灘」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欲以政府的全力，去培植五個或十個大學，而想在五年或十年內，能够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是否能作得到，實在是一個問題。

而況學術水準的提高，不只是靠着五個或十個大學的努力。因為一般的智識水準，以及好多的條件，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美國的學術，在現代的世界上，不能不稱為發達，在殖民的時期，固是深受了英國的學術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以至上次歐戰，大致上又很得力於其留學生，而尤其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的提倡。三十年來，若用胡適之先生的名詞來說，美國的學術，總可以說獨立了，然而不少的美國權威學者，也曾指出，在應用的科學上，美國雖很發達，可是在理論的科學上，還趕不上歐洲，有一位還說美國在這一一方面，至少落後五十年。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還要跟着像愛因斯坦這些人去學。美國有了三百年以上的哈佛，有了將近三百年的耶路，以至二百年的普林斯頓，與好幾百餘年歷史的大學，再加上美國的安定的政治與富裕的經濟，以至近數百年來的歐洲的學術的堅實的基礎，而在學術的某一方面——也許是主要的方面，尚趕不上歐洲，那麼中國而欲在五年或十年內，發展五個或十個，成為世界上的一流大學，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並不忘記，芝加哥大學以至加里福尼亞大學，在很短的時期，也能躋於

第一流大學的地位。然而這不只是有了像哈佛、耶路、普林斯頓、以及好多多學所發展的學術風氣，而且有了美國以至歐洲的一般的智識水準。有了充份的經費，固是發展學術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只有了這個條件，是不夠的。陸志韋先生說：「有人才才有儀器設備，儀器設備不能造人才」。這也許太看輕了儀器設備，然而若說只有錢財去充實儀器設備，就可以成爲第一流大學，那又未免把辦大學看得太容易了。

我以爲在我們這種大學教育還在萌芽，與學術水準很爲落後的時境之下，假使要政府而對於高等教育有計畫的話，在目前的中國裏，至少對於下列兩點，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一）是各大學有成績的院系，（二）是各大學的所有區域。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著名或所謂第一流的大學，未見得樣樣都辦得很好。所以一個著名大學，其學院或學系，儘管很多，或是幾乎無所不有，然而辦得好的，往往也只是少數或一部分的院系。有的某一院或兩院，特別著名，可是不只在一院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系或兩系，甚至在一系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兩種科目，所以，成績卓越的大學，固往往未見得各院系都好，而一些人們所目爲辦得不很好的大學，也未見得一定是樣樣都要不得。比方年來國人對於中山大學的批評，相當嚴厲，可是，比方我已說過，我們未必（按世紀評論二卷廿一期中所載拙作「公論耶？私論耶？」漏了未必兩字）同意於朱光潛先生所說：「廣東的中山大學，雖然歷史很悠久，面積很廣大，建築物很好，但除此以外，卻沒有什麼」。我曾指出過去主持中山大學的人們，因爲只顧了政治上的地位，而忽略了辦教育的職責，使中山大學吃了很大的虧。然而若說中山大學，除了歷史久、面積大、房子好之外，卻沒有什麼，却是不公平之言了。中山大學的農學院，醫學院，都有其貢獻，其他的院系，也有其好學的人士。農學院的昆蟲學，有了很好的歷史，新辦的北京大學的農學院的昆蟲系，還要請了中山大學的昆蟲學的教授去幫忙。假使我們而說凡是中山大學所辦的，通通都不好，那是未免太過了。而事實上，國內之多多少少的大學之比中山大學之辦得不好，又不知多少。所以，平心靜氣而論，假使我們對於中山大學的責備，較之別的好多大學爲甚的話，與其說中山大學辦得比別的好多大學爲不好，不如說是我們對於中山大學希望太大。中山大學，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大學，又是革命策源地中的唯一的國立大學。在抗戰之前，所用的經費，又特別的多，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個大學，應該是國內的模範大學，應該是一世界的第一流的大學」。然而正

是因爲大家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太大，結果是失望亦容易很大。在失望很大之餘，中山大學却爲世人所詬病，但是事實上，願意去作了詳細考察的人，大概不致於若是之失望罷。

所謂著名的大學，既未必樣樣好，受人譏罵的大學，也未必樣樣壞。公平的辦法，是應當去鼓勵那些成績卓越的院系，使其基礎更加堅實，使能充分去自由發展。這纔是政府秉公辦理的善法。若只含混的去培植幾個大學，而一筆勾銷了其他的大學，結果是不只其他的成績卓越的工作因之而停頓或退步，就是那幾個受了特殊待遇的大學，在五年或十年內，其有成績卓越的院系，既未必就成爲第一流的院系，而其新辦或一向沒有什麼成績的院系，基礎也未必能穩固。這不只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是國家的很大的損失。

不但這樣，全國各大學，大致上，既皆在萌芽的時期，政府對於各大學在地域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我國大學教育，一向集中於平津東滬數個地方。這本來就不很合理。抗戰時期，雖有數個新立大學或不少內遷大學在西北與西南各處，可是戰後內遷的，既已遷回原來的地方，而新立的，基礎又太不穩固，結果是大學教育還是集中於這些地方。從地域方面看起來，這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又我國交通事業一向不發達，再加以抗戰時期以至戰後的慘重的破壞，不只內地青年之考上平津京滬的大學的，不易負笈來求學，就是中部南部各處的已被取錄的青年，也難於到校。這是辜負了不少的青年，而未免失乎國家造就人才的本意。

而究學術的研究，往往有與特殊的地域，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西北考古的工作，最好是在西北的大學中發展。西南民族的研究，最好是在西南的大學推動。又如研究廣東各種方言，以至研究中國之於南洋或中國之於西洋的關係與海道的交通，最好是在廣東或福建的大學去負擔這種工作。此外，又如農學院或工學院的發展，最好是能顧及地域上的特殊性。這不過只是隨便的舉出一些例子而已。

總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國，大學教育既在萌芽，而學術水準又很爲落後，我們對於大學教育，假使要有計畫的話，合理的計畫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已經辦理得有成績的院系，既應該加以特別的鼓勵，而對於大學教育的區域的特殊性，也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若只是隨便的舉出或指定五個或十個大學，希望政府能全力去培植，而期望在五年或十年的時間，成爲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這不只是一不見得公平，而且未必能做得到罷。

歐洲完了麼？

英國拉斯基教授

Is Europe Done for? The Nation, Nov. 22, 1947

這是拉斯基教授最近發表關於目前國際問題的重要論文之一，和另外二篇即將在 *Nation* 雜誌內發表的論文成一整套。該兩篇的題目是：「美洲橫跨世界」*America Astride the World*，和「蘇聯的實際」*Russian Realities*，我們希望也能把它們繼續譯出。（譯者）

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辭，它更是一個鉅大傳統和一個心靈的性格。在過去，它曾見過狂風暴雨，正像現在掃蕩着它全境的一般。它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 時見過，又在法國革命時代見過。因此，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大革命，它生命中最顯著的徵象是危機的感覺和危機的事實，這對於歐洲以外的人也不應引為驚異。現在歐洲正經受了六年的大範圍破壞，戰爭的蹂躪更遺留下深潛的疲乏之感。從前由於慣習的訓練，使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成規，被認為有似一種自然義務，但也因了納粹的侵略而大部喪失。最重要的是：現在歐洲的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不僅喪失了自信，更喪失了把他們傳統價值

束縛一般民衆的力量，除非像弗朗哥西班牙地訴諸醜惡的強制方法。今天歐洲正代表着一個文化特徵：這文化的最後基礎已發生了問題。在此廣闊的地域上所建立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政府，足以證明一般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不滿，無論資本主義已成功了裝置上政治的民主機構的裝飾。這是歷史過程中一個真實的轉捩點，它和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緩性變易，同樣地真實。可是現在歐洲的危機却更為生動和震撼，這是原因於：

一、近代工業技能已使事物的變易比前更快；二、歐洲帝國主義的崩潰已剝奪了資本主義在遠東、東歐、和東南歐，繼續維持其地位的機會——它已不再能使大眾人民付出代價以維護原來統治者的傳統特權。

祇當美國能給予歐洲統治階級以廣大的支助，歐洲的危機纔會成爲一個長期的危機。這輩統治階級雖已不爲人民所接受，但他們靠了美國的支助，還能發動一個對革命的反攻，或能阻延安定的建立，一直等到人民，像在納粹德國一般，投向像希特勒般的政權，而希望能從他獲致一個新秩序的基礎。不然的

話，歐洲危機將不至拖長，因爲在這裏，恢復秩序所需要的主要元素，差不多已具備。這裏有必需的人力，有大量的技術人才，更有生產資能，祇須配合上必要的安定，足以很快地恢復戰時所受的損失。但是目前所欠缺的正是一個喘息時機，使歐洲能在一個由新興力量爲領導的基礎上重新前進。在世界的現狀下，這個喘息時機的獲致，得從兩種可能：一是美國給予三年或四年的援助，二是自動接受生活程度的減低。這第二個可能，若是沒有美國援助，將先經由艱困的犧牲，作爲社會主義的改革的前奏，然後達到富裕的新水準。但是，若是新興的領導者缺乏勇氣，效能，和理想，也可能使歐洲進入一個新的黑暗時代。

二

美國現在顯然願意予歐洲以援助，但是援助却附有條件。這些條件中的一部份已表明於美國所予英國的借款；大體上說，也是公正地說，這一部份條件是：以前由英國輸出商所獨占的市場，現在須給予美國輸出商以同等機會。另一部份條件已表明於美國所予希臘及土耳其的借款。這二個借款，若是剝除了外交辭令，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於華盛頓所謂「蘇俄擴張主義」危險的一種防禦方法，也可以說是美國的一種恐懼，怕希臘和土耳其人民會步捷克和南斯拉夫の後塵而放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些條件最後復明示於馬歇爾的哈佛演說和此後一連串的官方聲明，包含十二月三日國務院所舉行的記者會談。美國政府準備給予歐洲以大量和較長期的援助，若是歐洲能向美國確實保證：美國援助將不被用像臨時的治傷藥，而將真實地用於擔保歐洲的永久復興。

若是美國的援助，如馬歇爾氏所描述，真能依據戰時租借辦法 *Lend-Lease* 的原則，——邱吉爾會確當地稱譽它爲歷史上最純潔的一件事，——筆者相信歐洲的復興將絕無問題。這樣一個計劃將保證歐洲政治安定的迅速達到，因爲它將給予該地的新政權以時間和經濟機會，足以用來鞏固他們的權力和馴伏他們所想像表現的新社會價值。筆者更相信：此種新政權，尤其在東歐，既從而獲得自身安全的真實信念，則歐洲民主自由的範圍也會跟着擴大。這計劃更將能

解放人力和減少軍備費用。它復將使德國問題可能迅速解決，因為德國將因此而重新加入歐洲經濟體系。

但是事實上，在馬歇爾心目中，似乎並非以戰時租借辦法為模型。這個事實曾預示於美國撤回對匈牙利和捷克的貸款，——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決策，——再預示於美國拒絕英國對於魯爾重工業的國營化計劃。從實際上看來，美國援助似乎將以如下的默示約定為條件：接受援助各國應停止進行其從資本主義社會轉到社會主義的變易。簡言之，美國援助將囑合到市場經濟中，而後者正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原則。

三

反對者或會指出：具有工黨政府的英國，一部份為社會主義的法國，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占有重要地位的其他各國，都已參加了馬歇爾計劃。筆者認為對此質詢的答復很簡單。沒有了美國援助，英國在此後十二個月內的經濟處境將極端嚴重。工黨政府正尋求保障，以避免像一九三一年一般的新危機。因此，貝文的政策是寧冒歐洲分裂之險，以冀美國援助能使英國獲致全部復興所需的时间。法國政府正恐懼經濟狀況的惡化會使正在戴高樂領導下新組成的反動勢力獲得全部權力。這樣的結局，實際上將是由一個新的維希法國來代替初興的第四共和國，所不同的祇是貝當換了戴高樂。

同樣的結局將形成於意大利：這裏會是一個新的法西斯，而以恢復皇位為先導。筆者認為：在法意兩國，這樣的變化將形成內戰。至於在英國將如何變化，雖較難預測，但至少它將分化該國的勞工運動，使現在全用於增進生產的力量，多消耗於設法抵制在危機中復活的資本主義傳統計謀。若是果然形成現在保守黨所熱烈討論的聯合政府，則將是工黨的滅亡；以工黨政府現所占有的多數地位，想把這樣的計謀施諸該政府，殊非可能。

若是有人提出質問：筆者何以相信美國援助的條件將無法為歐洲新興社會主義領袖們所接受？則筆者的答復將是：據筆者所能見及，這些條件將為歐洲資本主義復活的基礎，而資本主義的復活將是對革命運動的反攻，這種反革命更將形成半個以上歐洲的內戰，而這個內戰很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若是有人指出：美國政府並無如此的希望或意願，則筆者完全同意。筆者所關心的，並非美國政府的意圖，而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若是美國政府已決定——事實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顯已如此決定——維護「美國的生活方式」（這不啻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別號），那麼，美國政府究將如何做。美國資本主義現所面

臨的嚴重問題，祇有一個方法可予以拖延：用外向的橫面擴展，來代替迄今的內向的縱面擴展——後者是殖邊時代所奠定的。這就是說：美國在對於亞洲、歐洲、和中東的關係上，必需是一個投資的和拓殖的國家。這個半意識的必需，足以迫使美國建立種種關係，而這些關係可能和它建立的人的意願無涉。也是這個必需，迫使美國敵視蘇俄，更迫使美國對於德國的重建，堅持以私人企業為基礎。因為這樣一個德國，不僅是為美國投資的廣大市場，並且，當德國已經重建，美國資本家更能控制法國，進而和德國結伴以制止蘇俄。

四

歐洲現在正需要一個統一的經濟，像美國在十九世紀中配合其廣闊拓展的大陸經濟一般。有了統一的經濟，歐洲纔具備了經濟復興的一切條件，甚至能引出一個和「文藝復興」相似的偉大文化復興。可是，歐洲的統一，現在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始能完成。資本主義則不能供給該統一所需的任何條件。資本主義不允許大規模的解除軍備。它更不允許充份就業，或是對於原料的有計劃的利用，或是工業和農業間重行裝置的相互配合。資本主義將形成歐洲內部的競爭輸出政策，而不是整個大陸的計劃的輸出政策。最重要是：它將阻礙歐洲工資結構的重行調整，而這個調整正是整個增加輸出問題的最後決定因素。凡是種種目的，祇有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纔能配合得上。但它們却都同時牽涉到生產關係和財產權法律制度的澈底變易；這變易足使歐洲的小資產文化的歷史，從而結束。無論如何，它們將使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結束。

因此，這種變易正受到迄今為歐洲統治階級者的猛烈反對。因為市場經濟一旦被超越，則社會的生產將非為了贏利，而是為了需要，於是價格將不再被決定於市場的自行機構，這個機構正是其它任何組織技術的總樞紐。這些變易將更是特權的被迅速取消。至少，凡利用愛國情緒做煙幕，驅使彼此本無仇恨的人民從事戰爭，以保護少數人剝削人民的特權，此種特權將迅速地被取消。進一步說，這些變易將造成遠邁過去任何時代的高度安全，因為，現在所費於國防者，那時將都能用於建設性的生產。但是，歐洲這輩統治階級顯然不會輕易退位，除非他們已經清楚地了解：他們已不能倚賴美國援助，來阻擋住這個正在增強中的社會主義潮流，來不惜任何衝突而增強他們對人民的傳統桎梏，以維護其特權。

所以，一針見血地說，歐洲的是否還有將來，行將決定於華盛頓，並且將

決定於此後的幾星期內。當然，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歐洲將對美國發生重大的影響，心理的和經濟的影響。在經濟方面，它將迫使美國資本家對歐洲生產品開放其內國廣大市場；這足使美國經濟上已設法延擱了一代以上的種種問題，遲早就得暴露。它更將大大影響美國的政黨制和其它政治制度。在心理方面，它將迅速地和更生動地使「新政」創建時代所潛而欲發的許多問題重復發生。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將第一次取得美國的信任；也可以說：美國此後所致力將是「人民的世紀」，而不再是「美國的世紀」；另外一種更妥當的說法是：美國世紀將從而變為全世界的人民世紀。

正像歷史上任何一個革命前夕，現在是一個幻想毀滅而悲觀的時代。筆者不知道：美國，尤其是少壯的美國，是否具有足夠的冒險精神，來採取一個準備自願接受革命的政策。短見地看，這個政策將是對於美國一輩經濟巨款，要求他們勇於自制，正當他們顯然感到雄視世界的時會。但遠見地看，這個政策對於美國普通人民顯然有利。因為，若是美國政府，用了人民的名義，幫助歐洲資本主義復興，則我們將因而更接近戰爭，推其極，美國既沒有了推銷的市場，最後將不得不在如下兩個可能中選擇：一是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是資本主義和獨裁。當資本主義不復能向橫面擴展時，它會很快地轉過來推翻民主。我們祇須稍究「經濟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s)對羅斯福總統社會改革所予的反對，就不難了解這個真理。

五

所以，據筆者的看法，歐洲的將來乃繫於他經濟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獲

論保長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三

保長，這些活躍於法定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它的出現是依託一套被稱為「保甲制」的制度，這一種制度又產生在中國歷史傳統裏。保長的存在究竟是表示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生？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系統，在地方自治的美名下，用作作為控制人民的工具？讓我們從現行制度的源流與保長實際的扮演裏，去瞭解它的特性。

苦難的產兒

保長這一個名日本孕育在苦難中國的歷史因緣裏，它的最初出現是見之於宋徽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安石變法的動機是由於當時國勢的羸弱，強隣壓境，內政不修，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募兵制的虛敗，既不足以禦外侮，又無能保衛閭閻；這樣，安石就適應了當時環境的需要，制定了一「保甲新法」。新法的要點一是編人民戶籍，以防容隱奸徒；二是藉編義勇民兵，改革原有兵制；保長就是在這種保甲制裏適應其選的人物。

得，得由於一條艱困的道路，或由於一條文明的道路。前者將是對於美國援助的堅決拒絕，若是援助的附加條件足以阻止歐洲領袖們完成他們所欲達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變易。這更將形成一個世代的苦難，內戰的可能，和由黑暗到光明的緩慢進程。對此種種的畏懼，總促成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熱烈接受。另一條文明的道路則是租借辦法的重現，期間得為五年，受益國包含東歐及蘇俄。遵此道路，據筆者判斷，「鐵幕」不難戳破，蘇俄潛在的民主力量不難被動員，我們更不難從而解決以解放原子能力為中心的種種迫切問題。

若是美國政治領袖們對於筆者所稱的文明辦法認為不能採用，則筆者的私見却希望歐洲的領袖們能採取那個艱苦的道路。筆者並不認為這是歐洲的末日，正像羅馬之陷落並非歐洲的末日一樣。它將是長時期的艱困，生活程度的降低，更將是民主與自由的漫長冬季。向領袖們要求如此決策，確是有點駭人聽聞。但是，當文明的辦法已向他們關閉，他們又不願肩負艱苦辦法的犧牲，則他們祇是拖延，而把責任推給後來的人，最後或須在更艱難的環境下來作同樣決策。

筆者尤其認為英國政府應該做領導者。工黨政府在國會裏既有廣大的多數，得為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基礎，他若是因為須在暴風雨中完成其職責而遽行退縮，則將是一個懦夫。英國須再度靠其自身的努力而獲救，進而以其榜樣拯救人類的文明，現在正是這樣一個無上時機。祇有不怕暴風雨的人，纔能駕駛他的船，安然返港。(本刊特約譯者譯)

胡慶鈞

我們追述保長的這段根源就指明它背負着中國的歷史傳統，現代保甲制的復活，更證明它是一個苦難的產兒。繼隨在外患，朝代更迭和軍閥混戰的長期內亂之後，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裂又使南中國重新陷入戰爭的災難裏面。為了應付當時割據區域的實際需要，保甲制便產生在二十一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的一紙公文裏。這一次的出現顯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因為當時的局勢，正有類乎八百多年的以前的熙寧時代，保甲制度的功能就可以從保

甲新法裏面得到應有的解釋。

通過剿匪總司令部對各省政府的訓令，在兵荒馬亂之際，保甲制度得到很迅速的推廣，這個由上級政府向下推行的政制，以編戶籍與練兵為主要工作的基層行政機構，它就把先前的呼喊了多年而略具幼苗的地方自治一筆勾消，代替了它的地位。後來，這種主張似乎不足以成為民主國家的政法設備，於是，這個一手由軍事機構呵護的寵兒，又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之內。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經過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規定了一將保甲容納自治組織之中，鄉鎮內之編制為保甲。一條根本原則。立法院根據了這個原則也將縣自治法予以修正。經過這次的確定之後，保甲便成了縣地方自治組織的基層單位，代替了舊制的閭閻。這個原則在二十八年九月公布的縣各級組織綱要中選沿用著，成功為今天的新縣制。

從二十一年到現在，保甲制從豫鄂皖贛四省開始，逐漸向各省推廣。雖然各省推行保甲制的時期不一，好比雲南直到二十六年才改用保甲的編制。可是現在除了邊疆的盟旗、政教、部落、土司制度之外，保甲制已經風行在內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不用說：這個孩子已經由強裸孩提而進入少年時代；可是在這前後十五年當中，經歷了剿共、抗戰和正在進行的內戰三個階段，保長還是一個在苦難中成長的兒子。

沒有民主的傳統

保甲制沒有民主的傳統，保長也不是民主的兒女，我這樣說並不是存心跟保甲制度或者保長開玩笑，我知道保長是當前地方自治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但是我們要瞭解保長的特性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以及當前的尷尬局面，必須瞭解他所依附的制度所具有的特質，而這種特質不是從當前保甲制的民主形式所能瞭解的。

要瞭解保甲制的特質還可以去從歷史的傳統裏去追尋，可以稱為類似保甲的制度在周朝便已開始，這就是當時的鄉遂制，和稍後管仲的軌伍制，商鞅的什伍制等。自周秦以至現在，這一連串的政治制度一進入了統治者的權力系統裏面，便被作為統治的工具。聞鈞天先生說：

此法制之精旨：在周之政主於敬，齊之政主於兵，秦之政主於刑，漢之政主於捕盜，魏晉主於戶籍，隋主於檢査，唐主於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以衛，終乃併以雜役，元則主於鄉政，明則主於役民，清則

主於制民，且於歷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見聞者中國保甲制度第二頁）

這一段分析也證明歷朝的類似保甲制，制法者的本意原在把它作為行使政權的一個手段，用以達到管教人民的政治目的。自然，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裏面，特別是達到承平的時代，統治者既不容易也不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也由於時代的著重點不同，此起彼落，在不同的地區也難普遍設立縣級以下的基本施政機構，地方自治的權力機構就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伸張。好比清代因襲宋明舊制，在縣級以下原有保正鄉約的設置，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普遍認真地推行。有些省份就由氏族組織代行其事。有些省份好比雲南，鄉約變成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的人物，由人民自己選舉，政府非但不加以干涉，反而利用這套機構作為推行政令的工具。

民國二十一年公佈的保甲制却顯然不重視清末以來注重自治的情勢，而在繼承以此為控制人民工具傳統的由剿匪總司令部為編查保甲戶口條例頒發到各省政府的文告裏面，一再強調保甲制的設立是自衛而不在自治，並且認為全民政治「非目前漢政政治未經訓練之人民所能行使，尤非各區區蕩析流離之農村民眾所樂與聞。」這種自衛組織應「多由委任，因有命令服從與統制便利之關係。」現代的保甲制依照政府的規定，以戶數為單位，在一個地理區域或者社區上加一層法定的規則，「十戶為甲，十甲為保」是一個共同的原則。戶數和地域兩個因素描寫了保甲組織的性質，保甲組織是在同一地區內有一定戶數的公共團體。

根據二十三年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保甲制雖然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裏面，可是保甲如何組織？組織的動力如何？政府的規定與編制都指明它不是一個人民自動組成的團體。在實際的行政裏，一個保長究竟具備了多少民主的素養？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出身？他做了多少可以符合地方自治的事業？我想在這裏用不着解釋，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為我找到解答。我在這裏只要指出：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今天，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當前的情勢與需要和民國二十一年相較，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客觀的情勢下保甲制決不會中途變質，十五歲的保長是從呱呱墮地時長大的。

平庸的出身

我們從歷史傳統和現實情境裏分析了保長所依附的制

度，現在要進而描繪所謂保長的這一流人物，這裏首先要提到保長的出身，看這一個中國政治的基層人物，究竟有多少政治資本？

中國傳統社會裏很早就分化出兩種人，這就是現在所習知的紳士與農民。組成農業社區的份子大多數是在田地裏直接生產的農民，而紳士却是主要依賴地租為生的少數知識地主或退隱官吏。紳士與農民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生活程度與知識水準，他們是上與下，富與貧，高貴與卑微的分野，在傳統的社會結構裏，具有聲望的人物不是農民而是少數的紳士。

如果具有聲望的紳士對於保長這份差事還感覺興趣，很自然的上級政府會要把這份頭銜加在他們的身上，可是在我的記憶所觀察到的事實裏，只知道前幾年為了示範的作用，成都市曾經選舉過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吏擔任過保長外，在遼闊而廣大的農村裏面，担任保長的並不是屬於紳士這一流人物。

紳士不願意當保長，這份頭銜便推到農民以及紳士和農民之間的人物身上，這些介乎農民和紳士之間的人物：可以是比較清正的小學教師，也可以是專愛打聽是非脫離農作的閒人，也可以是做小本買賣的行脚商人，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過是一個平庸的出身。

紳士為什麼不願意當保長？我在雲南農村調查時曾經問過許多人，一個普遍的回答是：「這職務與紳士的身份不合！」這句話是對的，可是要瞭解這句話，却須知道保長的地位與他所担任的工作。

一個保長擺在政府的行政系統裏面，他是一個最起碼的芝麻小官，從中央而省，縣，鄉，保，一字排下來這麼許多的頭頭上上，「等因奉此」與「仰即知照」，保辦公所變成了「仰止堂」。紳士大體上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他這份錢勢就靠自己傳統社會結構裏面的權力維持，而這種權力在上級政府的統治之下，只希望得到政府官吏的支持却不願意受政府權力的干涉。這一個芝麻小官的地位，既不能夠裝璜自己，却徒然把自己推到政府權力的直接壓迫下面，這是紳士所不願的。紳士在這裏表現了他的巧妙才智，把農民一類的人物推了出來，讓他出面，自己在幕後作一個牽線人。握住了行使公務的權力。於是，保長的地位就在這裏面更貶了實，一個保長不是真正的一保二長，他所做的工作盡是些瑣碎的技術事項。好比徵糧、派款、捉兵拉伕……等等，事情煩瑣得可怕，他沒有權力，除了奉行政府的命令外，還得受紳士之命而工作。

雖然，現在有些地區保長的產生已經具有民主政治的形式，這就是經由保國民大會選舉，可是這種「選舉」的保長也決不會交到紳士的頭上。據我個人在雲南農村裏的觀察，選舉保長不過是個虛名，在寥寥數人的所謂「保民大會」裏，紳士就可以當場指定誰出來當保長。

平庸出身的保長沒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在縣長甚至鄉長的眼睜裏，保長是一些卑微不足道的人物，以這種「不受尊重」的人來担任推動地方自治的基層行政責任，我怎能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叫屈！

政治地位

不雄厚的政治資本也無法提高保長的政治地位，他得同時侍奉兩個上司：一是上級政府，一是地方紳士。面對着政府權力所代表的統治者的利益，紳士權力是代表地方利益的，兩者容易形成對立的局面，保長就得在這兩種權力的夾縫裏面工作。一個成功的保長是如何在政府權力與紳士權力之間求取平衡，這就是一個方面推行政府的功令，一方面顧及地方的利益。可是，保長又如何能顧及兩者之間討好！

我們在前面說過：保長是個苦難的兒子，保甲制或長在干戈紛擾的局面之內。上級政府為了加強動員和管制一切的人力物力，以達到某種的目的，政府權力就一天一天的往下面伸張，這種伸張的結果使保長慌忙的幾乎是上級政府委託的公事。在許多場合下，紳士權力便在一天一天的萎縮。若使政府公事太侵犯紳士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紳士要提出反對，也決不敢公開指摘，只能用拖延的方式或暗中向政府官吏疏通說情。

不管是「民選」或者經過紳士指定的保長，他都得經過上級政府的委任，進入政府行政機構的系統裏面，在政府權力伸張權縮的情形下，他盡可以倒在政府的懷抱裏，或者站在行政人員的立場上，來地方辦「公事」。保長可以不顧地方利益，或者藉着奉令徵兵派款的名義，濫收錢糧，以求中飽，現實政治裏正不乏這種的例子。一個想從這裏面獲取利益的人，他就可以活動當保長，活動的方法甚至不惜出錢向官紳賄賂，這樣的保長也就成為眾人詛咒的對象。

若使保長是一個外鄉人，我想這種狐假虎威營私舞弊的現象也許要變本加厲，可是保甲制却規定保長要由本地人担任。保長既是本鄉人，有着一份鄉梓情誼，同時也得顧及地方團體的社會約束力量，使他們行事都不能不考慮

幾分，這就加深了保長的矛盾與痛苦。以一個忠實於地方的農民出任保長，他若是對上級政府的公事推行不力，或者無能為力時，他就得隨時請進縣府的班房，甚至丟掉了自己的性命。一個縣長不敢隨便得罪有能力的紳士，他卻可以捕殺送命的保長，因為兵派款不力被押致死或者逼死的保長何止多少，保長真是一個苦差！

保長所担任的工作和他今日的政治地位，已經是一個正流之士望而却步的陷阱，這就解釋為什麼人們一提起保長，除了漠不關心之外，往往還夾雜着可恨和可憐。保長的人物，不是想從中撈一筆油水，就是些目不見識了的愚厚農民，這種局勢如果繼續下去，保長的品質還在一天比一天的低下，他們的出身平庸且更平庸。

保長與鄉約

現實基層行政機構裏的保長有他的特色，這特色我們若和舊制的鄉約加以比較，就容易使我們瞭解。我們在前面說過：保正鄉約原是滿清政府參據宋明舊制，在縣級之下所設置的基層行政人員。可是，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承平時代之，並不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政簡民輕」的哲學也容許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滿清政府並沒有嚴格推行他所制定的「保甲法」，當時的編制原是十家為牌，牌設牌頭；十牌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正。可是這種制度一進入民族組織嚴密的社會，日久就渾渾不不彰。在民族組織不嚴密的社會，好比雲南東部的農村，這種編制雖然存在，但因滿清政府的放任政策，編制就逐漸溶入人民自動的組織裏，變成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的骨架，這就是現在的公家編成甲或數甲，一個村落是一個公家，按村落的大小，公家編成一甲或數甲，會牌就是甲下的牌，鄉約是在村落的公家機構內執行公事的人物，他的地位出身就等於現制的保長。

承平時代之鄉約所担任的公務並不如今天的龐雜，當時上級政府委託的公務普通只有催租催糧，承辦差徭。在合理的制度下，每個鄉約對於他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應當能夠勝任愉快。可是，皇權統治所培植的官僚作風，規定一個縣官出來也得坐八人大轎，鳴鑼開道。過境的官吏所需要的差徭更多，這些差徭都通過鄉約在各村居民中派給。鄉約的辦事稍有失誤，往往得受縣府差人的逮捕與吊打。另一方面，地方紳士的權力多少連帶着封建的色彩，對於政府規定的錢糧向不繳納，這份錢糧得由鄉約從中貼補。鄉約也得隨時侍奉在管帶紳士的左右，紳士進茶館喝茶，

或者上館，都常常接受鄉約的招待。因此只要輪着鄉約，便法定是一個貼錢挨打的苦差。雲南呈貢安村觀音寺嘉慶七年的石刻碑記上，有下面的幾句話：

古者保長之設，所以衛民而非以病民，後世公務日繁，差徭漸冗，躬肩厥任者，每有遭大投艱之患：每遇督任之年，或防患而賄賂求免，或畏難而逃避他鄉。愁苦之狀，莫可勝言！因而互相酌議，約為善處，本寺中無論士庶，每月公捐錢文，送踪二根，將所獲錢銀，制買田畝，收租利息，點貼保正，以供差徭之需。

鄉約進入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他的職務是由地方紳士所指派，沒有受到政府的委任。現在的保長可不這樣，他已經進入政府行政機構裏面，是經過政府委任的人物，這就是鄉約和保長顯著不同的一點。因此，一個鄉約的痛苦始終是痛苦，貼錢、挨打，只能自認晦氣，除公家規定的貼補數字外，可不敢隨便開罪紳士，更不敢向人民有所攤派。一個保長的痛苦也許還夾雜着快樂，他可以「公事公辦」，誰不完糧納稅，他可以據實呈報，縣府征收員與槍兵就可進到抗糧人家的家裏。政府有什麼需求，他可隨時向人民派款，一個保長每月的辦公費並無具體的規定，也沒有薪餉，可是他不能自己會要貼錢。一個不能派款，一個隨便派款，這就描寫了權力來源的不同，也描寫了鄉約與保長的不同！

從鄉約到保長，從差徭租糧到苛捐雜稅，徵兵派款，客觀的情勢與保長的工作注定了他不是一件民主的差事。保長如何能民主？保長如何能是民主的兒女？保長的存在如何能象徵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生？

（編者按：「從社會結構看中國」本來是費孝通先生所寫的一連貫的有系統的文章的一個總名。胡先生這篇文章是費先生寄來的，就可以作為「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三。「之一」「之二」已刊本刊三卷二期八期。「之四」仍為費先生所寫，「論師儒」，刊下期。）

請介紹你的朋友
訂閱本刊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萬鍾民

形要起變化。

主席抵平

將星雲集

(觀察北平通信)
 北方一片烽火。大塊大塊的地方都變成了解放區。政府從而而線而點，現在連幾個重要的據點和幾根相接的斷線都岌岌可危。十一月月中旬林危急，運城吃緊；平保定早就不能。石莊雖運去數十萬的鈔票，并連日出動各種性能的飛機，仍告不守。并且連保定也發生動搖。華北的局面是已到萬分緊張的階段了！

蔣主席是廿六日下午五時到北平的。同日午，張垣綏靖主任傅作義已先來北平。傅氏在這一一年多以來的華北戰場上，早成了一個頭等的角色。榆林一直是他的部隊在堅守，且已幾次打破了共軍的包圍。這次榆林解圍，一方面仍靠他部隊的堅守，而另一方面決定解圍之局的馮鴻逵部隊的來到，又是成於他的邀請。甚至由石莊失守後所造成的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危迫局面，也仍賴他的察統部隊來支援。

最近石莊失守，冀局吃緊，再來三角地帶，是為第三次了。因之名義上華北的統帥雖為坐鎮北平的行轅主任李宗仁，實際上他手下無兵，而保定綏靖主任孫連仲又一事無成；華北軍事早已成了以傅作義及他的部隊為中心的局面了。蔣主席一到北平，就和李宗仁傅作義談話。第二天(廿七號)上午，又單獨接見傅作義及熱省主席劉多荃。同日，孫連仲也從保定趕到北平。這時在天津及其他各線的將領如馬法五、侯鏡如、上官雲相、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文、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及參謀長等也紛紛來平。當日晚，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陳繼承等有會談。第三天的軍事會議就舉行了。

蔣主席抵平以後，海內的居仁堂舉行的。出席的人員有六十餘人，包括所有行轅、綏靖的主要官員，各野戰指揮官及平津線上新到察統師長以上的軍官。計有李宗仁、熊式輝、傅作義、孫連仲、羅澤闓(從南京來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吳奇偉、徐啓明(行轅參謀長)、上官雲相、陳繼承、馬法五、張知行、徐廉真(空軍第三路司令)、李文、侯鏡如、鄭挺鋒、安春生(暫編第三軍軍長)、林偉偉、袁漢、軌幼麟、劉廣濟、張伯遠(平副市長、何市長因病缺席)杜建時(津市長)、……等。會議一共舉行了六小時，至下午三點多鐘才散。在會上最重大的決定，就是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并宣佈以傅作義當總司令。

北方大計，就在這一天作了重大的決定。廿九日(這是第四天)早上，蔣主席四度召見傅作義，并接受傅氏所擬方案的報告(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的)當日午後，即啟程返京。原來隨行的隨員均同回京——只有熊式輝仍留北平。熊是留在北平負責與各方聯絡周旋的，他的任務就是為傅氏「造橋鋪路」，進行籌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工作。十二月二日，大局已定，就在南京正式發表國府主席的手令：(一)保定、張垣兩綏署即行撤銷，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二)調孫連仲、傅作義兼北平行轅副主任，并任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三)晉、冀、察、熱、綏五軍隊均歸華北總司令部傅總司令節制指揮。

「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傅作義做了總司令，北方局面就大不同了。行轅參謀長徐啓明在三號(十二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答覆有關總部的問題時說：「總令十天左右可以就職。總部地點可能設在長辛店或北平新市區。行轅與總部的關係為總部負責指揮軍事，行轅負責軍政，對總部也有監督之權。至總部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將由總司令視其需要程度擬定方案。關於經濟統一問題，將由各省與行轅商討。」

傅作義不僅是一個「軍人」而已。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他自己的許多原則，并且在蔣主席離平那一天，包括在「收復區施政方針」中以國府命令方式由行轅公佈了。他在總司令部職務發表以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那是他同張垣去的前一天，即四號)也曾發表談話，說軍政配合，必須各有關方面力求聯絡，詳加檢討。而軍事不能單靠打仗獲勝，必須政治和經濟同時想辦法，更為他歷來所強調；并且是在北方政經的若干改變，也將是意料中的事。但這種意料之內有一個意外，即是五日的冀省委全體向孫連仲請辭！辭職書已見各報。

山西問題

五省包括山西。山西有太原的綏靖公署。華北共三個綏署。現在張垣和保定的撤銷了，何以太原的仍舊存在呢？原來太原綏署主任的閻錫山，是傅作義的老

上司。在蔣主席抵平磋商期間，傅作義最初本來連組織五省聯防都不敢答應，但結果不做不成。然對統率山西一點，却一直「謙讓」。最後，乃產生一種權宜辦法：名義上包括山西，但太原綏署依舊存在，仍由閻錫山指揮，主持晉南軍務。雁北則歸「華北剿匪總司令部」。

「華北原來是楚漢春承閻氏命指揮的，後來楚調到東北，由于鎮河坐鎮。這一次，于鎮河特從大同來，算代表太原綏署接頭，完成了如上的協議。」

大計決定

這一個軍事會議是上午九時半在北平中南

蔣主席抵平以後，海內的居仁堂舉行的。出席的人員有六十餘人，包括所有行轅、綏靖的主要官員，各野戰指揮官及平津線上新到察統師長以上的軍官。計有李宗仁、熊式輝、傅作義、孫連仲、羅澤闓(從南京來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吳奇偉、徐啓明(行轅參謀長)、上官雲相、陳繼承、馬法五、張知行、徐廉真(空軍第三路司令)、李文、侯鏡如、鄭挺鋒、安春生(暫編第三軍軍長)、林偉偉、袁漢、軌幼麟、劉廣濟、張伯遠(平副市長、何市長因病缺席)杜建時(津市長)、……等。會議一共舉行了六小時，至下午三點多鐘才散。在會上最重大的決定，就是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并宣佈以傅作義當總司令。

北方大計，就在這一天作了重大的決定。廿九日(這是第四天)早上，蔣主席四度召見傅作義，并接受傅氏所擬方案的報告(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的)當日午後，即啟程返京。原來隨行的隨員均同回京——只有熊式輝仍留北平。熊是留在北平負責與各方聯絡周旋的，他的任務就是為傅氏「造橋鋪路」，進行籌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工作。十二月二日，大局已定，就在南京正式發表國府主席的手令：(一)保定、張垣兩綏署即行撤銷，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二)調孫連仲、傅作義兼北平行轅副主任，并任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三)晉、冀、察、熱、綏五軍隊均歸華北總司令部傅總司令節制指揮。

「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傅作義做了總司令，北方局面就大不同了。行轅參謀長徐啓明在三號(十二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答覆有關總部的問題時說：「總令十天左右可以就職。總部地點可能設在長辛店或北平新市區。行轅與總部的關係為總部負責指揮軍事，行轅負責軍政，對總部也有監督之權。至總部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將由總司令視其需要程度擬定方案。關於經濟統一問題，將由各省與行轅商討。」

傅作義不僅是一個「軍人」而已。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他自己的許多原則，并且在蔣主席離平那一天，包括在「收復區施政方針」中以國府命令方式由行轅公佈了。他在總司令部職務發表以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那是他同張垣去的前一天，即四號)也曾發表談話，說軍政配合，必須各有關方面力求聯絡，詳加檢討。而軍事不能單靠打仗獲勝，必須政治和經濟同時想辦法，更為他歷來所強調；并且是在北方政經的若干改變，也將是意料中的事。但這種意料之內有一個意外，即是五日的冀省委全體向孫連仲請辭！辭職書已見各報。

這個總部是在當局責難，冀省人士抱怨情形下產生的。孫連仲長河北省政府，又主管保定綏署，年來政治上無建树，軍事上打不開局面。路透社曾發消息，說這次蔣主席來平又以其一指揮失當而受申斥，并記大過一次。北

共軍入川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

在全國軍民視聽集中大別山會戰的今天，陝西的戰局却在醞釀着新的變化。由於消息封鎖得很嚴密，陝境戰局很難窺其全貌；雖在指揮部所在地的西安，也無法窺其底蘊。可是從陝北、陝南等地來西安的各色人物口中，可以知道不少的消息。

就以榆林之戰來說，就攻堅言，彭德懷是失敗了。可是他吸引了國軍實力來看，他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成功。這次國軍投擲在榆林戰鬥的人數，前後有守城的第二十二軍，鄧寶珊所率南下應援的第十七師，和由西路東進的寧夏兵團計一個師及一獨立旅，可以說使用了飽和兵力。共方所發動的榆林攻城戰，最大的目的還是想吸引各路援軍到榆林外面，而他們想伺機迂迴到後面去找便宜。所以當馬敦靜部輕騎進時，彭部的兩個旅避開了馬部的鋒芒，繞到他的後方三邊一帶去。現在安邊雖然收復了

平經世日報先登了這個消息，第二天又登聲聲道歉。但無疑他是受盡了刺激的。這次副總司令部成立，他空掛行轅副主任之名，雖仍兼主席，但將受傅氏的若干支配，這當然為他所不能忍。可是他自已又怎好折台？自己既無法請辭，便只好由他抱澤發難了。

一片慘痛

河北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冀省大部分土地已成解放區，政府區所管有限。而這個區域裏人民的痛苦是與日俱深。(編者按：本刊上期通信「請看今日之河北」一文，已有報導。此處從略)，天津大公報以「冀德參會激昂的質問」為題，評述：「這充分反映着全體參議員焦急煩燥的心理，同時這也正反映着河北省人民樓惶苦悶憤懣失望的種種情緒」。再省看府負責人員對於這些質問的答覆，似乎都太空空洞洞，太謙遜，除苦苦求諒以外，一切無具體計劃，一切無切實辦法。情勢嚴重，問題棘手，而且彈盡糧空，說空話，轉來轉去依然在一套陳腐的觀念裏兜圈子。當局這種態度和做法，實在不足應付日趨艱危的新變局」。同時評述百姓的苦況說：「以現在河北各地的攤派說，確實太重也太不合理了。平均每半個月就須出一次攤派；省府原說每田一畝要納三斗糧，現在每畝竟要繳納六斗乃至九斗了。房山瓦鄉各縣，農民米糧還不曾入囤，攤派就已經運到頭上來了。鄉間僅僅係碗口粗的樹木都被砍光，老百姓一聲抗議，就要被強派二千民夫示懲。保定修築城防工事，地方派款一次就要五萬元，為掃清界，人民還須拆房遷墓。由遵化平谷一帶逃到唐山難民大軍，至今還無一人得着棉衣。……清宛縣長現所轄不過四十個村莊，而今天正在保定戒內大修衙門。這就是太不為老百姓設想一個例子。」這就是當今河北的苦況——不惟河北，

辦法與環境

傅作義究竟將如何處理華北呢？

有着小康的局面。這種局面，是他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結果。據大公報記者之行錄報導，他的「政治民主」是徹底實施民衆組織，提倡廉能政治。在「經濟平等」上的辦法，是發展中層，限制上層，扶植下層。——他最重視經濟，認為一切部與經濟問題有關。在北平有一次對記者們說：「就是父子之間也存在着經濟關係」。因之他在察綏盡力在經濟上下功夫。他使土地及工廠資金化，規定土地工廠的利潤，辦法獲得工廠紅一類的辦法使士兵得到土地股權。現在還在詳密研究平均地權的土地方案，準備下年度開始實施。有家屬和張

北兩縣，中央已批准了作為實驗縣的。但他以為施政應當是全面的，只要適合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是一定擁護的。所以他準備把他的土地方案不經過實驗階段就根據法令開始作全面的實施。這是在察綏。他被任為「華北勸匪總司令」以後，記者招待會上有問他是否準備把察綏的一套辦法用到整個華北來，他答覆是察綏的辦法是應付地方當和地方法府方面商定的辦法。其實他的大原則不會變，並且早在他一被主席內定為總司令之時，已被主席接納而以法令公布了。這就是十一月廿九日(蔣主席臨走那一天)北平行政公布的「收復區施政方針」。——這是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簽署的「布告」。

這個「施政方針」的布告包括八條。即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收復區地的處理；收復區的佃租；收復區的田賦和稅；救濟貧民；食污土劣的糾察與檢舉；人民本身的組織；處置後方共產黨。——這一文件日期是三十六年十一月，但以前并不見在其他地方公布。其中若干條尤為以前任何法令中所不見。因之顯然是蔣主席來北平後接受傅氏所擬方案以後所產生的東西。像收復區的佃租「處理辦法」：「(一)收復區的佃農對地主交納由田租不准超出正產物的三分之一，如果雙方講好要拿錢來納租時，付出的租錢不准超過農產正產物三分之一的價錢。(二)收復以前佃農差欠地主的佃租，不准地主追問佃農交納。」以及「救濟貧民」辦法：「食污土劣的糾察與檢舉」辦法：「等部是辦新的大刀闊斧的手法，也正是在察綏所用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原則。

但誰來實際執行這些方針，把它徹底做出來呢？這就是一個難題。而今在他尚未上任之時，有發生熱省主席劉多荃卷動，河北省全體省委請辭等等現象，已表示前途之難於樂觀！華北現在有了傅作義這樣的「勸匪總司令」，也出了好些傳作義在察綏那種好辦法。但華北再沒有像傅作義那樣能行的沒有人，也沒有再如他察綏那樣的好環境。冰天雪地的華北，四處的烽火恐怕還不能很快息絕！

武漢大學自治會普選記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武昌通信）

選風吹過了珞珈山。十一月五日，武漢完成了它第一次的自治會普選。這是一六一一的寬血所凝鍊而成的里程碑，刻劃着民主的前進方向。

武大在樂山時，校舍東零西散，距離有五六月路者，同學間極難聯繫。過有重要事件發生，向由各宿舍推舉代表，集合商議，推個臨時主席，事情完畢，主席的身份亦隨之結束，從來沒有組成一個正式健全與整體性的自治會。復員以後，雖然開始有了自治會的組織，但是因習乘便，最初選是以宿舍為組織單位，產生代表的。過去自治會的選舉並不公開競選，只在暗中活動，並且多少受着地域觀念的支配，甲省人選甲省人，乙省人選乙省人，政治色彩極其濃厚。年來種種制劑，使同學們深感種別之別，而原來的組織規則和選舉方式，應加修正。經過六百多位同學的簽名要求改組（達到法定人數

組織與競選

什麼人「組織」是同學們最關切的問題。

最先傳出的是××軍集團組團的消息。由於年來各種事實的慘痛教訓，同學們聞此實有不寒而慄之感。接着傳出的是崔唐三組團（即這次當選的福利競選團）的消息，但流言立即散播，帽子也不價擱出。接着又有唐汝厚組團（即這次敗選的競選團）的消息，他們以「自由份子」為號召。崔唐二團和一反崔團的作風。這團是錦旗，唐團是襍

後，××軍集團組團之說，終於流產，所以實際參加競選的祇剩了崔團與唐團。武大同學很嚮往於英國的政治制度，祇有崔團與唐團，却也近似英國的兩黨制度。系統代表會規定就選不得攻擊私人，競選說只能限於政綱政策的範圍。這是一個好的風氣，這次武大普選，大體上也確能做到了這點。崔團領前發動競選活動，他們擁有女高音，運動健將，事務專家，伙食能手，一三三四各級，真可謂人才濟濟，聲勢煥赫。一頓午餐時間，各式各樣的標語貼滿了整個校舍。他們的「政綱」是注重同學福利，他們宣稱他們的態度是坦白公開，不推，不拖，不拉；發揚民主精神，自由進步的傳統精神，他們並出一團員一介紹專刊，展開競選募捐。接着而來的是唐團的活動。唐團和一反崔團的作風。這團是錦旗，唐團是襍

競選演說

在投票的前一天（四日）的下午，系統代表大會常委會召開「競選演說會」，唐汝厚的演辭是：

伏着極大危機，因為共方諒讓的交通綫，國軍始終未能截斷或控制。已經深入到鎮平，內鄉一帶的陳賡部，始終還留下了一股兵力在洛寧、盧氏地區，一方面牽制國軍以減少對陝南孔從周之三十八軍及李先念之獨立縱隊的壓力，一方面等於給李等安置下一個預備隊。趙壽山股早已進入湖北境，鄂西、白河都有他們的。陝南重鎮——鎮安，在卅日上午為國軍克復，可是在距大巴山五十公里的安康附近又發生了新的情況。這一新形勢的出現，意味着事態相當麻煩。國軍是最不願任何一股的共軍竄入四川的。在大巴山南

「我叫唐汝厚，政治系四年級，今年三十二歲。首先，我要闢謠：第一、有人說唐汝厚競選團缺乏人材，毫無工作表現。其實並不是我們沒有人材，而是我們不願意作過於鋪張的宣傳。第二、漢口某報說我們到處拉票，份子複雜，這與事實不符。第三、有人說我們有什麼背景，其實，我們都是自由份子，並無任何背景……『福利』原是

陝南的局勢，更潛藏地區原來有些「土八路」，（一說是李先念的殘部），巫溪一帶的治安情形就不太好。假如孔從周竄入了川境，那將使國軍從事另一新形式的迷藏戰了。據白崇禧部長表示，劉伯承一股也有西竄入川的企圖。這種見解相當正確，因為他不能長期過着流浪生活，必須找一個立足點。以現在局勢來看，逗留在豫南的陳賡部似在等待劉伯承的大別山突圍，然後合股集中主力向川陝邊境竄犯，劉、陳、孔、李四股合流。民國十五年，劉伯承尚未投共時，在四川順慶與四川部隊田頌堯等激戰突圍，經川陝邊而達武漢，就任第十五軍軍長。那時他走的那一條路，今日他未嘗不想再由此逃回去。可是就雙方戰略地位及軍力對比而言，應該是不可成功的。白部長聲稱要在本年底解決劉伯承。現在劉也面臨背城借一的大形勢。孔從周股竄向大巴山的企圖，若將劉、陳、孔三股連接起來看，孔從周算是一根鬚鬚，這根鬚鬚已向四川試探了。國軍當然知道這種形勢的緊張，所以川陝防早已開始準備。抗戰期中駐防陝西的川軍，租負了保衛家鄉的重任，傳說胡宗南將軍又將負責川陝聯防的指揮。川籍師長潘華國（潘文華之侄）於本月初曾來西安，晉謁此間軍事負責當局，現階段的職局，如從純軍事觀點觀察，黃河以南的共軍面臨生死鬥爭，這一地區的國軍也面臨極重大的關頭。因為到目前為止，共軍還未能在任何地點立腳，是一個很好的滅滅機會。同時共軍也是形成一拚死活的態勢，這將以劉、陳、孔等能否合流竄入川北山區為一評斷標準。很顯然，大別山區不可能長留，伏牛山區太蒼瘠，無法支持龐大部隊的給養，桐柏山區也與大別山區同樣國軍之心臟地帶，欲留而不可得。所以白部長說他們欲竄川，是有戰略眼光的判斷。大別山區戰鼓正緊，大巴山區警號鳴，這是一個冬天，是黃河以南地區雙方戰鬥的決定期。寫至此，獲悉劉伯承突圍已部份成功，陳賽在宛西接應劉伯承的趨勢很明顯，局勢如此嚴重，難怪國軍忙於由陝南調大軍往川北去填補那一片真空地帶了！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簡歷：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生於江蘇寶山羅店鎮。民十（一九二二）卒業清華學校。民十二（一九二四）美國優生學館研究員。民十五（一九二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碩士（動物學）。民十五（二十五）（一九二六—三四）上海，教職，編寫刊物（新月、中國評論週報、優生月刊、華年）。民二十五——至今，清華大學教授。

在一間整潔的書房裏，隔着一張寬大的寫字台，我訪問了當代的人文思想者潘光旦先生。

是一個晴朗的天氣。美如仙境的新林園景把書房裏陪襯得異樣平和，異樣雅緻。寫字台上的陳設考究而富於風趣。點綴在那裏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寶的兩旁，那靛紫色的，給彫刻得像樑小樹樣的台燈，那淡藍色的石獅子，那乳白色的小鳥蛋兒……都可以間接地說明它們底主人有獨立特行的個性。

「你找找，那裏面有我過去寫的一篇文章，人文思想的骨幹。」因為潘先生知道我底來意，所以指着窗台上的那幾本人文月刊的合訂本說。

一會兒，我找到那篇文章了。那是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十五日發表的。潘先生本來在寫信，於是仍舊繼續他那尚未完成的工作。跟着，在他慈祥的笑容裏浮現了一層靜穆的莊嚴。使來訪的客人覺得他是和藹可親的長者。同時，也是肅然可敬的大師。

潘先生底人文思想分做四方面。一方面是對人以外的各種本體。一方面是對同時存在的別人。一方面是對自己的粗淺的認識。所謂對同時存在的別人，可以分做兩點。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點是人的類別和流品。人與人間的關係包括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等等。而人的類別和流品就是性別，血緣，形態，操行和智慧。合起來，成為儒家所稱的人倫。前面一點是動的人倫之用。後面一點是靜的人倫之體。而所謂對自己，就是要對自己底感情有節制，有分寸。贊情止禮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方面的理論根據。而所謂對已往和未來的人，就是要使人承認「來際」

，安壽「去路」。承認「來際」就包括「償終追遠，民德歸厚」一類的意思。安壽「去路」就包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類的意思。這三方面，我因為聽過潘先生底社會思想史，所以還記得相當清楚。

但對第一方面，潘先生雖然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講得異常詳盡，不過我現在的印象好像有點兒模糊了。所以我輕輕地把他那本寸半厚的人文月刊的合訂本打開了。我想摘要地把它「人文思想的骨幹」讀一遍。

「第一方面當然是最基本的。所謂各種本體，可以包含許多東西。最粗大的是西洋的神道與物道，或中國三才中的天地兩才。但是許多人道範圍以內的事物，大之如文化的全部，小之如一派信仰，一種制度，一個階級，也往往會畸形發展到一個尾大不掉的程度，使人不但不能駕馭，反而被駕馭……」

「人開闢了各式各樣的物質環境，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物的環境是一個客體。但結果往往喧賓奪主，甚至於反客為主。人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意識環境，如宗教，道德觀念，社會理想之類，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而意識環境是一個客體。他自己的福利是一個常，意識環境的形式與組織是一個變。應執變以就常，不應反常以就變，但結果也往往弄得常變倒置，主客易位……」

讀到這兒，我倒想起一個問題來了。這問題是當我讀完奧格本(Ogburn)底「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之後就老在想着的。奧格本把文化分做兩種。一種是物質條件。一種是適應物質條件的方法。當物質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那種適應性的方法也要跟着發生變化。但因物質條件的變化可以累積而且十分迅速。所以適應性的方法的變化往往遠落在背後，形成一種 Cultural lag 的現象。這奧格本說就是社會的失調。而因之，許許多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就都從這兒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和馬克思底理論在本質上沒有甚麼分別。馬克思說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在後。前者發生變化，後者也要跟着發生變化。最初配合着某種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是社會演化的推進力，到現在反而成了一個障礙。所以必然要引起革命，使社會結構被揭棄，被調整。

但是，問題跟着來了。那就是，所謂物質條件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所謂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變化又是怎麼發生的呢？這問題一直留在我底心底裏沒有得到合理的解答好了，當我讀完了潘先生底這一篇文章，這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功能派說人是本體，文化是手段，和人文思想大致相同。從這裏，可以知道奧格本和馬克思有同樣的錯誤。就是他們把文化看成了那麼一個可以離開人而存在，而發展的，而演化的東西。所謂文化，無非是在控制外在環境所想出來的辦法。那麼，所謂社會失調，不是因為人所想的辦法不周密，不合理嗎？要是人所想的辦法周密了，合理了，那也就沒有甚麼社會失調的現象了。

這時候，潘先生寫好信了。我於是把人文月刊翻在一邊，開始問着：「潘先生覺得功能派的文化論怎樣？」潘先生說：「人文思想和功能派的看法相同。不過功能派着重在文化的解釋。直接談到人的地方比較少。當然，人文思想是大部分建築在生物學基礎上的哲學觀，從人出發，又歸宿到人，着重點在人。而功能派的看法與方法可以說是從社會心理學出發，着重點在文化。兩者是有些分別的。」

潘先生接着說：「任何東西不宜太多，No-thing too much，希臘人底看法是對的。涂爾姆(Durkheim)一派的社會思想，專門注意集體意識和社會事實。所以有些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因為他們忽略了人對社會的影響。」

「任何東西不宜太多，這原則和儒家底中庸之道有甚麼分別？」

「人文思想是包括着中庸之道的，並且是以中庸之道做核心的。人介乎天地之間，執中有權。所謂天，自然之天而外，其餘是人想像與創制出來的。比如宗教，西洋人把它當作目的，但中國人把它當作手段。而所謂地，自然之坤而外，其餘也是人創制出來的。所以中國人不重視神，也不重視物。這就是中庸之道的一個適用，和希臘人底看法沒有甚麼分別。」

對了，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潘先生曾經說過，任何抽象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天。任何具體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地。天地二元，但一元於人。文為天，質為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未為天，本為地，末本兼賅。博為天，約為地，博約具備。西洋的唯心論也就等於天，唯物論也就等於地，但中國人認為兩者應該兼容並包，不應該分甚麼高下。不過，問題又跟着來了。這一來，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

切，是不是可以唯我獨尊呢？

「潘先生，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呢？」
「當然不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人文思想不過要我們防人以外的水體，或嚴然有本體資格的事物出來喧賓奪主，以至於操縱我們底生活。換句話說，人和它們的關係，都得到一個分寸。對於天道，鬼神，始終保持一個存疑的態度，不否認，也不肯定。在董仲舒的眼光裏，通天人三才的總配叫做儒。總之，我們對人接物的態度居敬，要自謙，要虛己。」

「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和人文思想有沒有分別？」
「在人文思想的四方面，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始終沒有超越出第一方面的範圍。那些廢項放踵以利天下的人，在人文思想裏並不是最高的典型人物。」

「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重心是甚麼？」
「全部中國的文化史始終是一部重人道的文化史。各派思想中，比較最有線索，最有影響的始終是儒家。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不同。希伯來文化是重神的。希臘文化是比較重人的。中古時代和希伯來文化是重神的。希臘文化是重希臘時代的精神，但沒有成功。到近代，西洋文化又是重物的。結果，人可以不通天文，不通地理，反而不通人事。最近，我曾經寫過一篇人文學科東山再起的文章，就是對這種遠人的趨勢的一個反響。」

「關於倫的涵義，在靜的一方面似乎很少聽到。」
「是的。中西的思想，在先秦與希臘以後，講到倫，完全偏重在動的方面。最近生物學發達了，於是靜的人倫才受到一般優生學者和教育家的注意。但在日常生活裏還是沒有多大勢力。在中國，以前是動靜兩方面並舉的。但現在，一些研究倫理學和人生哲學的人大多注重動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這倫的體，倫的基礎。」

「所謂人的類別流品和人與人的關係究竟有甚麼聯繫？」
「先要明白了人的類別和流品，才可以談人與人的關係。動的人倫是建築在靜的基礎之上的。靜的人倫重在理智的辨別，是在自然變異的基礎上而用價值的觀念來評量的。而動的人倫重在感情的運用。但是，在感情的運用上，中國人前不一視同仁。一視同仁便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沒有分別。」

「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在人文思想裏有甚麼地位？」
「對自己感情的控制，人文思想者主張節制，有分寸，而不主張禁慾。實際說來，禁慾強人所難，是是不可能的。」

「禁慾主義在人文思想裏有甚麼地位？」

。文藝復興以後的自然放縱主義可以說是對禁慾的一個反動。比如美國禁酒，可以說是強人所難。在開禁之後，美國人底放縱可以說是對禁酒的一個反動。但中國人懂得節制，所以不放過量，不及亂。」

在社會思想史上，潘先生曾經說過，衡量一個社會，可以有幾種尺度。一種是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一種是社會的進步。一種是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這裏面，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靠個人的適性。社會的進步靠個人的個性。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靠男女之別。對於這，可以和人文思想的後三方面的範圍相配合。所謂個人的適性，要在人倫的原則下才可以得到調協。而個性，要在節制的範圍裏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發展。所以我問着：「慣性追遠，民德醇厚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對社會的貢獻是甚麼？」

「民族種族的綿延當然靠男女之別，而慣性追遠與無後為大的思想對民族種族的綿延可以說是一種助力。到現在，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除開中國人，差不多都已經滅種了。這不能說不是這種思想的貢獻。」

「那麼，在西洋文化裏沒有這種思想嗎？」
「這在西洋文化裏是不發達的。一直到最近，一部分的民族思想和種族的優生學才比較地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潘先生底家庭背景——」

「從洪楊之亂以後，我家一連四代沒有過一間房子，一塊田地。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是坐冷板凳的。到父親手裏，坐冷板凳算是坐出頭了。父親中過舉點過翰林。不過他不喜歡作官，專門從事教育事業，在江蘇寶山縣原籍辦過許多學校。前清末年，當過資政院議員。民國初年，參加過當國的國務院，不久就在北平去世了。」

「潘先生進清華唸書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二年。那時候我才十五歲。進清華也是我父親底意思。在清華，連病一起，我一共就了九年。我底眼是跳高跌壞的。因為不小心，結核菌進去使發炎了的骨節潰爛起來，我沒有辦法只好在民國五年把他鋸掉了。」

「潘先生到美國去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十一年。我那時候因為對優生學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決定學動物學。」
「潘先生從美國回來之後就進清華教書了嗎？」
「沒有，我從民國十五年回國後，還在上海一共就過八年。那幾年裏，我除了在上海幾個大學裏教書之外，還擔任過青年會的工作，編過英文中國評論周報，華年，優生等雜誌。時事新報的學燈，我也編過幾年。到民國二十五年，我就被約回到清華來了。」

「潘先生有些甚麼愛好？」
「除了收藏書籍，我就只愛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會約我到各地去講演的。在雲南我每一次暑假總要到外面去跑跑。」

「潘先生底個性恐怕對黨派生活不大適合罷？」
「是的，我對於形式上的種種約束，是不習慣的。」

(上接二十頁)
乙：正是差不多，因為這實在是講不完的題目。我說過限於時間，所以只能勉強再補充一點。下面說到文學傳統，只有向過去看的詩人才對傳統敬禮。但同時一個詩人會向未來看，他的思想情懷比他的時代更進步，一般人缺乏他的先知遠見，一定看不懂他，說他晦澀。要看懂他，也許得再隔一百年兩百年，等到他所早先看到想到的，別人慢慢開始看到想到。這樣的詩人，身前不但不受注意，甚至被人誤會攻擊，但身後往往聲名一天高似一天，近代英國詩人 Blake 便是個好例子。

甲：照你說來，好像凡是晦澀的詩都有為它辯護的餘地。乙：不盡然。詩人必須忠實於自己，他心裏有值得說的話，所寫的正是他心裏所要說的。假如一個人本沒有東西可說，或是沒有值得說的東西可說，却偏要說幾句，還要假裝似乎值得說的，於是故意影射琢句，玄之又玄，不但別人看不懂，他自己也未必懂，這也是晦澀之一，可是起因是以艱深文其淺陋，大可不必為之辯護。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
本刊每期實銷二萬五千份

全面：五百萬元
半面：二百五十萬元
1/4面：一百五十萬元

底封



談詩歌的晦澀

戴錫齡

甲：大致地說，我很喜歡詩，讀詩比讀小說戲劇更感到興趣。但有時我灰心極了，一首詩讀來讀去讀不懂；不明白詩人既要寫詩，為什麼寫得那麼深奧，教人看下去，曾經有一兩次我決定以後不讀詩了，但我知道我還是很喜歡詩。你看我是多麼充滿矛盾的一个人！

乙：你的讀詩經驗多數人都有過，我即是其中一個。你不能因噎廢食，讀不懂就以後不讀，我勸你還是繼續讀下去。有些批評家，例如 Herbert Read 等人，以為越是好詩越難懂。如果遇到不懂的就不讀，這能算得喜歡詩麼？也許有很多好詩，你根本失去欣賞的機會，豈不可惜！

甲：那麼，看不懂有什麼辦法？

乙：哪有一看就懂的詩？我不是說越是好詩越難懂麼？語文的程度，修養的高低，閱歷的多少，都能影響你的懂，這些上面值得下點工夫。

甲：假使語文、修養、閱歷等都已經不壞，是否每首詩都能看懂？

乙：不一定都馬上能看懂，但看不懂的或許可以慢慢看懂幾分。能懂全部，就算你的運氣了。

甲：可見「懂」這一回事真不容易。記得有些詩人十個讀者就有九個覺得不大好懂，法釋家費盡畢生的力量去考證講解，所給予後人只是滿紙空言。即是一個斷斷的詩人，偶而也會來一兩首晦澀的詩，教人莫名其妙。你說奇怪不奇怪？

乙：毫不奇怪。主要因為一個詩人對於事物物有他的看法想法。

甲：我承認詩人有他的看法想法，而且比普通人看得更真，想得更深。但這和他的詩的晦澀有什麼關係？

乙：我先問你：他既有他的看法想法，可見他跳出普通人

的陳腐看法想法，那麼普通人的陳腐語言能否表達他所看到想到的呢？

甲：我想不能。

乙：問題的癥結就在此。詩人對於事物物既有獨到的看法想法，當他表達他的看法想法時，一用陳腐語言，所要表達的就變了質，打了折扣。為要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折不扣把它表達出，他不得不慘淡經營，幾經推敲，鑄鑄一種新鮮的語言，這種工夫本身便是創造，幾乎是極其困難的創造。但凡是詩人，必定能創造自己的語言，由於他的語言的特殊，他就成為不好懂了。

甲：你提出語言創造問題，甚是有理。韓愈說：「惟陳言之務去，憂愛乎其難哉。」他指的散文，詩自然更是如此。不過很多詩，文字相當簡單，並不特殊，本來大家懂的，但一經詩人使用，便顯得奧妙，又祇好說近於晦澀。詩人似乎隱隱約約其辭，教讀者捉摸不定，愛物薄抹角打譬喻說，儘管用字淺，却有深遠的寄托，所謂言近旨遠。

甲：古人解詩「比興」的說法，就指這麼？

乙：正是。你舉出詩經比興的說法，甚妙。即是後來楚辭裏的美人香草，你以為真指美人香草麼？屈原不那麼呆板，他不過借題發揮，別有所指。很少的詩人不用明喻暗喻的，這是不愛直說的明證。西洋有些言萬言長詩，只是一個 Fable、一個 Allegory，走到極端，有時流於所謂 Metaphysical Concepts，或是近代的象徵派作風。這些詩假如照字面去解釋，難免以文字害辭，以辭害意。

甲：原來文字上寫了一件東西，意義上指另一件，我以往太拘泥於文字的本義了，難怪晦澀不通。

乙：但一經道破，雖不能全通，晦澀的程度總該減少些。可惜詩人如自己不下注腳，往往命意何在，很不容易道破，所以說詩的大家瞎猜，猜來猜去，添了許多冤枉的筆墨官司。

甲：詩人為什麼不明白些，免得大家瞎猜呢？

乙：他寫詩原不是為別人看的，至少不是為一般人看的，你們不問和他同時或是在他一千餘年後五百年後，瞎猜他的詩，干他底事？即是他的詩是預備給某些人看的，也不希望他們一看就明白。我得再重覆上面已經說過的一句話，越是好詩越難懂。所以用假借，打

甲：你上面說的都令我心服，令我承認，你不必再往這方面說。我臨時又想起一種難懂的晦澀例子，煩你指教。杜甫的「紅豆生於鴉鵲巢，碧梧棲老鳳凰枝，」不是也成為問題麼？

甲：你倒是聽見有人討論過這兩句。主要是文字構造的特殊，才引起誤解。詩和散文不同，為了韻腳，為了音節，為了表達簡潔，詩人有時不得不省去散文上不應該省去的字辭，倒裝邏輯上不應該倒裝的句法，割裂習慣上不應該割裂的成語。這兩句犯了上面的不應該，用散文的眼光去講，自然問題隨之而來了。

甲：經你這一解釋，這問題算我不成立。你上面似乎中西詩都提到一點，這就猛然教我想起近來學讀西文詩的現狀，也許我的西文差，我總感覺西文詩比中文詩更晦澀，更不容易領悟。

乙：限於時間，今天不能和你詳細討論這點。但不妨簡略地從廣義的典與一層說幾句。詩人有時引用古人的成事，自覺或不自觉地學做借用前人的名句，挑選能引起特殊情調或豐富聯想的字眼。這些都是有來歷的，而且因文字而異，因為每一種文字的文學傳統不同。因讀西文詩，能先熟曉西文學傳統，自然便利不少。因為如詩里所引用的東西，不問是一件事，一個成句，或某種字眼，它的來歷早就為你熟悉，當你讀它時，你定覺得似曾相識，乍驚乍喜，使自己的想像生活有了新的證據，新的收穫。若是臨時讀詩，臨時請人解釋或查注文，則你的準備不夠，你的心靈不能和從那首詩所獲得經驗立即適應融合起共鳴的作用——在這樣情形下，覺得它晦澀正是難以共鳴的。

甲：你又說得似乎頗有道理，真的種種晦澀的原由都給你說得差不多了。

（下接十九頁）

甲：詩人為什麼不明白些，免得大家瞎猜呢？

乙：他寫詩原不是為別人看的，至少不是為一般人看的，你們不問和他同時或是在他一千餘年後五百年後，瞎猜他的詩，干他底事？即是他的詩是預備給某些人看的，也不希望他們一看就明白。我得再重覆上面已經說過的一句話，越是好詩越難懂。所以用假借，打

甲：你上面說的都令我心服，令我承認，你不必再往這方面說。我臨時又想起一種難懂的晦澀例子，煩你指教。杜甫的「紅豆生於鴉鵲巢，碧梧棲老鳳凰枝，」不是也成為問題麼？

甲：你倒是聽見有人討論過這兩句。主要是文字構造的特殊，才引起誤解。詩和散文不同，為了韻腳，為了音節，為了表達簡潔，詩人有時不得不省去散文上不應該省去的字辭，倒裝邏輯上不應該倒裝的句法，割裂習慣上不應該割裂的成語。這兩句犯了上面的不應該，用散文的眼光去講，自然問題隨之而來了。

甲：經你這一解釋，這問題算我不成立。你上面似乎中西詩都提到一點，這就猛然教我想起近來學讀西文詩的現狀，也許我的西文差，我總感覺西文詩比中文詩更晦澀，更不容易領悟。

乙：限於時間，今天不能和你詳細討論這點。但不妨簡略地從廣義的典與一層說幾句。詩人有時引用古人的成事，自覺或不自觉地學做借用前人的名句，挑選能引起特殊情調或豐富聯想的字眼。這些都是有來歷的，而且因文字而異，因為每一種文字的文學傳統不同。因讀西文詩，能先熟曉西文學傳統，自然便利不少。因為如詩里所引用的東西，不問是一件事，一個成句，或某種字眼，它的來歷早就為你熟悉，當你讀它時，你定覺得似曾相識，乍驚乍喜，使自己的想像生活有了新的證據，新的收穫。若是臨時讀詩，臨時請人解釋或查注文，則你的準備不夠，你的心靈不能和從那首詩所獲得經驗立即適應融合起共鳴的作用——在這樣情形下，覺得它晦澀正是難以共鳴的。

甲：你又說得似乎頗有道理，真的種種晦澀的原由都給你說得差不多了。

（下接十九頁）

中官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六千元

見觀察

• 元千六售份每 • 日七廿月二十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八十第



卷三第

專論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

本看法

美國通信

柴那門的機會

生活與文化

論師儒

乾坤一擲

(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戰火西延

全川設防

(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

週未闡欄

劉建緒

蘭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文藝

費孝通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讀者

左鞭右打

我在犯法中求生

投書

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就不應當活着嗎?

撰稿人

蕭公權 戴世覺 錢端升 錢賓四 錢穆 錢大鈞 錢宗澍 錢穆 錢賓四 錢穆 錢大鈞 錢宗澍 錢穆

蕭公權 戴世覺 錢端升 錢賓四 錢穆 錢大鈞 錢宗澍 錢穆 錢賓四 錢穆 錢大鈞 錢宗澍 錢穆

撰稿人

讀者投書

左鞭右打

海國新社的通訊，說貴刊已為陳立夫所利用，甚且說，先生曾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這對先生未免是一種侮辱。現在我將該新聞抄錄如下，這新聞是登在今日該報第一版上的。

(國新社上海航訊)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滿立特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國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惟恐得罪得太厲害，又順便罵一下蘇聯，滿以為這樣可以混過去了。殊不知，這種罵法不是曾經當過中央日報主筆的態度，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一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

編者先生：自從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發表了一篇評滿立特的訪華報告之後，先生的立論正確和放胆敢言，雖獲得無數讀者的共鳴，但由於觸犯當局忌諱，從十一月初旬以至末旬，傳之不絕，香港華僑星島兩報，幾次刊載這樣的專電，令人讀後深感不安。隨後更傳說先生離滬他往，貴刊已無人負責，彷彿貴刊已有不得不停刊的趨勢。但結果貴刊仍是照常出版，甚至並未脫期，我們的心裏才安慰一些。但瞻望前途，貴刊今後處境顯然將更困難；先生的處境也是一樣！

有什麼好說呢！在國共雙方武力決鬥之下，愛好自由民主，尊重理性的老百姓真是左右不討好，備受雙方夾擊。即以貴刊而論，國民黨固然不喜歡，中共也覺得有點礙眼，因為他們已堅決不願回復政協路線，不惜一切代價，企圖推倒現政權。因之，他們對政府固然大肆攻擊，就是一切不同情政府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認為是革命途上的絆腳石，這因為自由主義者并未參加他們的鬥爭，甚且顯然妨礙到他們用武力去推翻現政權的企圖。他們在過去及現在，都不停地揮擊施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的政治路線」，近來又不高興周鯨文主編的「現代批評」。貴刊自查封的消息傳來之後，中共主辦的華商報也曾登載過兩篇文字(其中一篇是通訊)既及這件事情。當然他們藉此攻擊國民黨之不尊重自由民主，但字裏行間，他們顯然并未有尊重貴刊之處。今日華商報更刊載上

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滿立特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國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惟恐得罪得太厲害，又順便罵一下蘇聯，滿以為這樣可以混過去了。殊不知，這種罵法不是曾經當過中央日報主筆的態度，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一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等公館里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以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一篇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是否如此，那就需要「觀察」的讀者留心觀察了。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觀察的通訊有很多是道聽途說，完全靠不住的。對於這篇通訊，我認為更是荒謬，因為祇要對先生近來所發表的言論看來，先生決不是像這段新聞中述的那種人。但中共的報紙居然將它刊出，是則他們對貴刊的態度如何，可以想見！

先生光明磊落，對於這些謠言，當不置意。但是我現在感到嚴重的，倒是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之下，那些在國共雙方夾擊之下的愛好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今後究竟向那裏走？

跟着國民黨去「戡亂」，大家不肯，跟着中共去「鬥爭」，大家也未願意這樣做法；眼看國家已面臨毀滅的危機，不能閉目不管，但又不能有所作為；就在這樣徘徊苦惱的當兒，却自然而然地成了國共雙方的敵人，遭到兩面的壓迫。

坦白的說，對於施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政治路線，我很景仰；但時至今日，我的信念總不免有點動搖，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個個都希望和乎息爭，民主統一，中間路線不愁找不到羣眾基礎，可是如何使散沙般的羣眾團結一起，成為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就很困難了。在這個刀槍擄殺的街頭，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團結抵抗有刀槍者的壓迫真非易事。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如董時進先生在貴刊三卷十一期上所說：國共雙方都是崇尚武力，不要人民的，在此情形之下，你欲想扭轉局勢，祇有不辭犧牲，以武力對抗武力，庶幾可以使內戰英雄回心轉意，否則，你如何可以令內戰停息？(除非一方打倒對手)在刀槍劍戟之下，手無寸鐵的國共以外三方面人士顯然是力量軟弱，這種說法，雖或很正確，但有組織然後有力量，散沙般的羣眾如何能發揮力量？人數雖多而無團結終是無用的。但問題來了，在國民黨區內，言論上反對「戡亂」都難存在，你如何進一步團結羣眾去反對他？至於中共區內更不必說了，簡直不許反對他，毫無言論集會自由之餘地！

跟着國共後面而走既不甘願，中間路線又不易建立起來，埋頭不管國事又做不到，苦悶彷徨更是傷心而一無是處，今後的自主由義者究竟往何處去呢？目前很多青年朋友都談起這些問題，大家苦悶不堪。

梁子奇 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

但據我的直覺，恐怕現在已有人對先生作集中的攻擊了。最近出版的中央週刊上有一篇「觀察」記者，謂先生「必將為社會所揚棄」。另外有一本最近創刊的週刊，創刊號上祇有兩篇論文，第一篇是「評周炳琳等四十八人的『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兼論董時進的『感想』」。第二篇是「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觀察』儲安平」，長達八千字，說先生「奸詐，陰狠，投機」，「沒有一點心肝」，「沒有一點人性」。把先生罵得狗血噴頭，茲將該文剪下，奉上一閱。

王慎甫 十二月十七日 南京

編者先生：即使抹殺事實，也無法掩飾我在生活中所感到底痛苦和恐懼，尤其精神上所受底刺激和苦楚。邊疆特殊情形和不合理底現象，毀滅了我服務邊疆底理想和熱忱，現實底生活環境把我打入苦惱和悲憤底深淵，迫使我往法中求生。

我是輜汽兵團底駕駛兵，在盛世才統治權結束，新疆鐵路揭開後，我抱着一個美麗底理想和好奇底心情，踏進這西陲廣袤底國土，在古西域底天山南北間工作。

自從伊犁事變，伊、阿、塔三區特殊化後，新疆底社會經濟顯然激起了急劇底變化，跟內地一樣，物價像脫了韁底野馬，新省政局底動盪，更加劇它狂奔底速度。如今，即以靠近內地底東疆哈密而論，米價已售到每斗(四十斤)新幣十二萬元(合國幣六十萬)，麵粉也售到每百斤新幣十萬元(國幣五十萬)猪肉更自每斤四千，六千而漲到現在底八千(國幣四萬)了，由內地來底日用品，更昂貴得驚人，當地政府對平抑物價也因失去信心而放任了，新疆原是冒險家和投機份子底樂園啊，我們底待遇，過去還有邊疆加給，現在却和內地一樣了，雖一再改善調整，但和物價對比，(下接十六頁)

我在犯法中求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四、四四八二、四四八一、四四八〇

訂費：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平寄：六萬五千元 掛號：三萬三千元
航空：九萬五千元 掛號：五萬五千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書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 史超禮：
- 黃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劉建緒：福建省政府主席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吳世昌

今日中國政治之不能立刻納入民主軌道，並且在望得見的將來也望不見中國政治會民主起來，我想除了當前的許多現實原因，已為時賢所經常討論者外，尚包括着幾個積重難返的因素。第一，最明顯的，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看來，不論在思想上或事實上，我們毫無民主政治的憑藉。其次，如果要探索這個現象的原因，又包括許多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在交通不便的時代要統治一個幅員廣大的中國，而且必須維持統一的局面，非用極專制的中央集權方式不可。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大多數的納稅人，政治費用的真正負擔者，幾乎永遠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幾點，雖然不是今日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全部的原因，却是主要的原因。

近來有的學者愛說中國古代也有民主思想，甚至於民主政治。如果是為了談民主是時髦，變為「當世之顯學」，所以也來談談，或者因為愛國心切，不甘示弱於洋人，那就不必深論。如果因為對於民主的涵義根本不會了解，不懂得西洋所謂民主是什麼一回事，人云亦云，強為比附，則雖有辭而辟之的必要，也還不足深責。但如果心知其非而想用「狸貓換太子」的手法，以阻礙中國的進步，儼然為不民主的政治辯護，那就其心可誅了。我曾經在別的論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篇什中說過，尙書中的「厥作民主」是為民主而非尊民為主。「民」為邦「本」，「天聽視我民聽」，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其他類此的思想，直至最近傅作義將軍那一套辦法，都只能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這一字之差，是可以道里計的。馮驩為孟嘗君擅自燒了老百姓的債券，他的動機和目的都不在為老百姓謀幸福，而是為孟嘗君「市義」，這個「市」字是「政治資本」的確話。我所以說：「民本」之「本」，亦即近人所謂「政治資本」之「本」，「主」動者仍為統治者，而不是被當作資本的「民」，這是明白得無須多說的。在思想和文字上既然如此，在歷史事實上中國人民更從未夢見可以作主。傑出的政治家如子產之流，因知尊重「輿論」，但不是他不能禁止，而是不願禁止。人民不因罵政府而遭殃，是運氣，不是權利。何況一個鄭喬喬不過十分之一個嬴政，何況鄭喬喬不世出而嬴政以百計？人民有時以所謂民謠來暗示一種願望，正在興起的野心家利用之以為順天應人的讖語，統治者則自古到今，一律認為謠言惑眾者應殺無赦。過去所謂郵治之世，不過如周豫才先生所謂，大戰亂大屠殺之後，給人民以僅够活下去的生活條件而已。（手頭無書，大意如此。）在這裏我還想加一句：讓人民可以活下去的目的是培養稅源，而未必真有所愛於人民。這也可以說是民本思想的一部分。

我曾經想過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為什麼如此其困難。它的歷史的原因，似乎不在中國之不易統一，而在統一的代價太大。司馬遷在記述了嬴秦帝國崩潰以後的長期內戰以後，不禁太息道：「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其實說劉邦「以德」也是天曉得，惟有這一個「難」字是司馬遷真正的諷刺，這其中不知包蘊着老百姓多少的血淚，國家多少的損失。自戰國以後，每一次的一統都要經過長期的內戰，付出無算的代價。一統以後的政府，為要防止分裂，都必須有一套中央集權的專制辦法；這一套辦法的本質又必然要逐漸腐化中央政府及其人物，弄得民不聊生，於是又有野心家起

來取而代之，或者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不論是中央集權或地方割據，其殘民自肥是一樣的，——如果是被外族征服，情形當然更慘。無論怎樣，在中國政治史上絲毫找不出民主的跡象是確定的。

西洋的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的城市文明。造成這種民主政治的最大可能性是城市小，人民容易參政。近代史上的民主政治都是容許各個地方單位有自治的權利，有自己的法律和自選的官吏，中央政府不過主持若干有全國性的大事，不可能也不敢有專制性的統一。所以演變到現代的許多民主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最民主的國家，也都是聯邦或邦聯（Federation or Confederation）的形式。瑞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也可說是最幸福的國家，因為她躲開了最可怕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和州長，英國現在稱為聯合王國，即在三島範圍之內，愛爾蘭和蘇格蘭也是在半獨立狀態中，然亦無妨英國之統一。蘇俄合十六個國家而成蘇聯，十六個國家各有憲法，互派使節，但統一得比誰都堅固。即使不談民主而單就統一而論，則在中國史上，裂土分戶的封建制度，也比廢封建改郡縣以厲行中央集權的嬴秦帝國祚來得長久。

每一個統一時期的中國政府都愛採取中央集權，固然因為權力本身是一種誘惑，但也由於在交通不便時代地方太大，不好控制的事實需要。但如果再追問爲什麼中央政府老想控制全國各地，則唯一的解釋是它既用暴力取得政權，別人自然會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也用暴力來打倒它。管理衆人的事——者既然如此的威風而舒服，別人自然會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慨嘆。據說是樞風沐雨，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周公，自然不容易使人想代替他。統治者如果是有才能的，他還可以用權威來奴役人民，但是兩傳三傳之後，又往往是些『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絕物』，野心家就想起來代替他，歷來的儒家最怕戰亂，沒有想到從根本上提高人民的政權，則在一方面用天道觀念來壓天子，在另一方面提倡忠君愛國思想來維持現政權，以免戰禍。這裏面當然也還牽涉到許多複雜的文化問題。中國民主思想之素無憑藉，上而的話可以說明一些原因。

世人往往把古希臘的黃金時代比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以說明彼時中國學術思想的發達，也有人歌頌秦始皇的統一中國是中國史上的光榮，到現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還在灌輸這類英雄崇拜的欽羨心理。是否想教我們的子弟也有當年項籍劉邦的抱負，我不知道。但是秦始皇的統一不是用齊桓公會盟的方式，而是用暴力來消滅六國，却替後世立下一個最壞的榜樣。楚人固然可以說：『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其實其餘的五國又何嘗是真有罪而被滅的？秦用法家

本來很好，但是用血寫的法律，人民也會用血來洗去。在戰國的長期戰亂之後，統一的趨勢原已無可避免，然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大統一局面是用無情的暴力造成，造成以後又用極度專制的中央集權，把以後中國統治者的胃口弄壞了。結果是消滅了戰國時代的一切優點：諸子爭鳴的思想自由，成一家言的學術自由，處士橫議的言論自由，立談拜相的參政自由！僅僅保留下來戰國時代唯一的罪惡——內戰。自東漢至唐最講門第閥閱，『貴胃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平民只有納稅的義務，更無干政的機會。唐以後用科舉，雖有人稱道這個制度，以爲平民可以經考試而爲公卿，頗爲民主，殊不知第一，無論出將入相，依然是天子之臣。『臣，牽也』，許慎說得好，其原意是牽來的俘虜。這個『牽』字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的『牽』字並無區別。第二、這些將相公卿們，從田舍郎登了天子堂以後，立刻從一個階級轉入另一階級，不但可以無須納稅，而且可以向平民抽稅，如果有時候他們也納稅，依然有方法轉嫁到平民身上。英國是老牌的民主國家，他們的政治民主是由納稅人爭得來的，中國的納稅人則自古至今，尙沒有發言權。越是在鄉村中受徵實、徵借、攤派、徵工，徵役等剝削最重的老百姓，越沒有發言權。在戰亂中，則連活下去的生存權也沒有。假使生物學上『用進廢退』的原則可以用在政治上，則要使中國最大多數的納稅人有干政的興趣，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由此以窺今日所謂選舉的渣息，明眼人當可以思過半矣。

要培養人民關心『管理衆人的事』，從關心而進於參與，自然只有從地方做起，逐漸擴大區域，以至參與中央的政權。現在嚷嚷的所謂地方自治，其本意殆亦如此。但若由中央規定一切步驟辦法，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則依然是替中央辦公事，『上面交下來的，沒有法兒，』而不是替地方辦事情。中國的地方，譬如說『省』，本來就不是地域單位的名稱，而是中央的分支機構名稱。唐之『中書省』相當於行政院，而『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相當於『行政院（駐某地）辦事處』。假使省是人民自動集合的單位，如美國各州，由人民先已自動設立機構，則中國的民主政治一定較易推進。因此我曾設想，假使秦之統一，不滅諸侯而但爲盟主，則中國史上專制集權之腥穢淫毒，必不至如是其甚，禍延到今日的中國，還無法推進西洋在百餘年前早已有了的民主政治。秦政大一統這一事實，以今日的標準看來，爲功爲罪，大有問題。

中國今日還有一個隱憂，即政府愛用中央統一的虛名，而不顧國土在實際上的削小。例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政府總是有力則想控制，或羈縻，無力則任其自然，也聽憑鄰邦之覬覦而不問。我以爲這樣下去，內蒙、新疆、西

藏都可能為外蒙之統。要避免這種危險，只有實行中華聯邦的制度，而這種制度則與中央集權的體制背道而馳，最為朝野人士所厭聞。如果在中華幅員之內，各種民族能採取平等的民主方式，結成一個聯邦，則外蒙可不至這樣不明不白的獨立，甚至將來可能加入到別的聯邦中去。局勢演變到今天，如再沒有勇

氣正視現實，而欲以虛驕文其詞，以掩宕代替決策，則這個隱憂是永遠存在的。而推究問題的癥結，還是二千年來集權制度的觀念太深，不能推進民主政治有以致之。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樊弘

最後答覆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的指教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我曾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政治主張發表了一點批評，附帶也論及了張東蓀先生的政治意見。在十六期上，張梁兩先生對我，均有一點解釋和指教。既然梁先生一再聲明，他的政治主張的全貌不久便要發表了；他在觀察上的零碎思想，還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意見，請我們先莫要加以批評，那麼，我便只好等待他的全部理論主張發表後再說。張先生說，他的根本主張與我相差不遠，既然相差不遠了，我實在也不用多講。然則，我還有什麼話要說呢？我所要說的，只是張梁兩先生和我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的認識，在根本上，似乎尚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我把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澈底表明一下，也許還可以減少我們彼此之間的不少的誤會。

主義要實行民主政治，國民黨中便有不少人喜歡獨攬大權。國民黨員與普通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在行動的時候，絕不受他所相信的三民主義支配，而受他們自己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因此三民主義便為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所毀壞。社會主義之不能執行，當然更是因為他與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資本相衝突的原故了。總括來說，就是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之所以不能實行，都是由於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而為特權階級所反對的原故。

我覺着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想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耶穌基督的博愛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確是由於他與羅馬的貴族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奴隸相衝突，並不是由於他的主義不偉大。我們知道，耶穌一生的使命都在以救主的資格來解放被壓迫的貧民及奴隸，攻擊那個壓迫同胞只圖私利的階級，並且常向富人發出警告，上帝一旦震怒，必定要把你們那些壓迫別人的人來處罰和治罪的。你能說他不偉大麼？偉大是够偉大了，無如他的主義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結果他便被犧牲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未能忠實實行，亦不是由於三民主義缺乏哲學根據，而是由於他的三民主義與大多數國民黨員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例如三民主義是要發展民族工業的，但政府的大員就有人在做洋買賣，因此他便要不顧三民主義的指示，而極力為美貨傾銷謀便利。三民主義是要實行廉潔政府的，但有許多人在作囤積居奇的勾當。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國民黨員就有不少的大地主。三民

假令我的這種分析可以成立，那麼，我便覺得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在他的開宗明義的第一頁紙上，都須對於特權階級表示態度。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起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我所謂的被壓迫的階級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特權的或壓迫的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一切的階級。假如說，一個人的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級，或不是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級，必須一齊聯合起來，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的階級的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這一種的政治主張，因為他沒有實現的可能，我不能不說，他是空想的、虛偽的、和無效的。前一種政治主張，因為它採相反的態度，並有實現的餘地，我却不能不說它是科學的、實際的、和有效的了。舉例來說，比如孫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論，他是主張被壓迫的漢族聯合起來，推翻奴役漢族的滿清政府，而不讓一個滿人混入革命的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想便成

了功。反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雖然比較的精深博大，但他却沒有主張把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三民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人，如拉用軍餉的軍閥，媚事帝國主義的新貴，便利外貨在中國市場上傾銷的買辦，捧上欺下貪污中飽的政客、流氓、豪紳，一致趕出革命的大本營之外，而把他當做革命的對象。相反地，三民主義的敵人均混入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未成功。

梁漱溟先生的系統的或正面的政治理論，雖然我們尚未看見，但他的系統的政治理論的面影，我們已看見了。他的面影是什麼呢？是要由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並且這個救國大計，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可是對於這些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則未一字提及。假如世上竟有一些哲學家，他們雖然在一方面，把哲學也學得極其精通，可是在他方面他們却也係特權階級的代言人，或極易與特權階級謀妥協，如像德國的黑格爾，極力擁護普魯士政府，尼采極力擁護超人，澳地利的全權主義社會哲學家史盤極力擁護納粹，和中國的康有為極力擁護滿清政府。他們在哲學上均有極大的造詣。假令現在他們均一一現身於中國，而為梁先生所賞識，叫他們來給中國製定一套救國大計，在製定之時，並只許他們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是不是就可救中國呢？假令不幸中國的救國大計，果由這一類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造並強制的付之實行，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迅速滅亡而已，尙何救國之有？我不是說，梁先生所指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的哲學家。我的意思只是說，哲學家也可分為兩個絕然不同的門類，其一是專以擁護特權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又其一是專以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

論不滿現狀

朱自清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裏，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

為使命的哲學家。假令不把這一點分辯清楚，徒然提出一個空洞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口號，我所最就心的，就是恐怕不幸中國落入在這些代表納粹思想的哲學家的魔掌下，而把中國淪為德國第二，或把中國永遠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而永不得翻身。漱溟先生！我真是害怕得很啊！不知先生亦曾看出這點危險否？我看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梁先生在他答覆我的短文內，曾以師長的口氣，婉勸我說，「我只勸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我願答謝梁先生的，即我深願努力做到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這一點。但我同時却也要向青年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我在世紀評論一卷二十二期上曾指出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不中用，和在去年三月一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曾指出儒家哲學的不中用，在知識與生活的第十六期上曾指出張君勱的憲政主張的不中用。我覺得，我既然在中國這個角落上，負有小小的文化的使命，而且又是一個學經濟學的人，除了教課之外，假如我對一切時下的思想都一概靜默無言，而不從經濟的觀點，去發表我的無畏的批評，我覺得我便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我相信真理愈辯而愈明，所以，我要繼續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的批評。

張東蓀先生在他政治理論裏面，不知是否肯承認政治含有階級性，假如說他不承認這一點，我看我的批評，至少，還有一半的價值存在。假如說，他承認這一點，那麼，我的批評便將全部失掉了它的存在的意義。我以為世上也沒有什麼從天而降的真善美均具備了的政治主張，除非他所喊出的是代表被壓迫的人民的聲音。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北京大學

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着；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

，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少多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也是一輩子憧憬着這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够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洩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羣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纔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爲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閒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弔着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爲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面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着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一「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我們的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弒，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爲中心，自己爲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

常說「衆擎易舉」，「衆怒難犯」，也常說「愛衆」，「得衆」，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葉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衆」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衆」，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一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爲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不理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着」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沒有「養」着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着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羣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真是個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警覺來應付的。

(上接十二頁)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維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持高位的型式，一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常見的官僚面目。從公孫弘所開創的官僚階級上，孔子所維持的這道統，已不復成爲王天下的規範而成了歌功頌德支持皇統的節調了。韓愈雖則自以爲是開八代之衰，直承道統的人物，而他的這道統却完全變質了。在他的「諍臣論」中簡直把諍諫的意義訓作了爲皇帝獲取美譽的手段了。他說：

夫陽子本以布衣農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正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至吾君子堯舜，熙鴻臚於無窮也。

韓愈已不再問皇權是否合於道，這已不是他的問題。皇統既然即是道統，帝皇就有責任起用這些士人，士人也有責任自薦於朝廷。兩者也應合而爲一。他的理由是這樣：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贄，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勢欲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他甚至責備四十餘日不覆他自薦信的宰相說：今雖不能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宣默默而已也。從韓愈自承的道統起，中國之士，已經不再論是非，祇依皇統來說話了。所謂師儒也成了鄉間誦讀聖諭的人物了。

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於清華勝因院

「柴那門的機會」

——美國人眼中的華僑

史超禮

美國有一種約略相當於我國「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專門描寫早期美國開闢西部荒野時代，牧羊漢子(Cow-boy) 勤強扶弱的故事。(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二人都愛讀這一類小說，據說他們一晚都可讀兩三本。)書中當描寫到惡霸，匪棍無法逃出英雄們的掌握時，只簡單的說一句：

「啊，那些匪棍們只有「柴那門」(註一)的機會。(Chinaman's Chance) 那等於說……」

「啊，那些匪棍們絕沒有機會。」
一九四六年紐約的中國人間會流傳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代表，住在華道夫大飯店(註二)。一天在房間附近遇到另一位貴夫人的「客」，拿了一包衣服要他去洗。這位代表解釋說，他不是洗衣的。這位貴夫人大為驚訝道：

「你這個中國人竟不是個洗衣的？」(You, the Chinese, are not a Laundryman!)
一位在工廠實習的朋友，曾告訴過我另外一個故事：一次他去一位相處年餘的美國朋友家吃飯。飽餐之餘，那位先生(一位很有經驗的工程師)，很誠懇地問道：

「若是不見外的話，我想有件事請你幫忙？」
「當然沒有問題。」那位朋友慨然允。
「我想請你把燒「雜碎」(Chop Suey, 中國菜的通稱)的方法，教給內人，使得我們有機會在家裏也可嘗到你們中國菜的美味。」
這是一般美國人眼中華僑簡單的寫照。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却得承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華僑(中國人)似乎只有兩種：一種是開闢門面洗衣店，掛着「手工洗衣」(Hand Laundry) 招牌的洗衣工人。另一種是開飯館，用年紅燈擠成一堆「廣告來招徠顧客的廚師。」
華僑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得到的，除了洗衣和開飯館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

當然事實上也有例外。有的幸運的，或能力超乎常人

以上的，可能打入醫生、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或其他的專門性職業的領域。像美國電影界幾位華僑演員，一位著名的電影攝影師 Howe Wong，一位出色的卡通畫家 Paul Fang，和一位名滿西岸的女外科醫生 Dr. Margaret J. Chang。然而絕大多數却靠着洗衣和開飯店過活。除了這兩項「標準化」的職業外，還有一小部份在市郊開小農場，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雜碎餐館。另外一小部份開乾貨店或玩具店，出售中國特有的小玩意，靠美國人的好奇心賺點錢。

因為華僑在一般美國人的眼中已經典型化了，使得他們相信華僑對別的職業沒有野心，沒有興趣，只死守在洗衣和開雜碎館兩個範圍內。有的美國人甚至歸咎于華僑的宗教(註三)。一位名叫勃魯爾的神父(The Reverend Dr. David James Burrell) 曾說過：

「這些「柴那門」的宗教(孔夫子教、(Confucianism 多中美國人認為孔子的一種宗教。))使得他們變成今天這樣一種洗衣匠和苦力的種族；愚蠢、鈍拙、忽視上帝，像生活在洞穴裏，終年不見陽光的土撥鼠。」
好像太平洋彼岸四萬萬中國人全部是洗衣匠和苦力似的。

難道華僑真的對別的職業沒有興趣和野心麼？當然不！華僑之所以有今天，因為除了飯館和洗衣店兩條路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別的職業很難插入足。有的行業根本是不歡迎華僑的，有的職工會不准華僑參加。走來走去最後還是走上這條老路。例如一位在紐約黑人區(Harlem) 開洗衣店的華僑陳明，在美國生長，中國本土的情形很少知道。受的是徹頭徹尾的美國教育，除得了一家有名大學

——當然是美國大學。——的學士學位外，還在匹茲堡(Pittsburgh, 美國鋼鐵業中心)念了兩年研究院。然而因為要找一個如他所學的本行的事，到處碰壁，最後還是開了一家洗衣舖了事。另外一位土生華僑幼年曾給家裏送回國內受教育，長大回到美國進大學，連得到兩個學位。所遭遇到的命運，同樣是學非所用的故事。所不同的，

這次這位華僑學士沒開洗衣舖，而是做了他父親雜貨店裏的伙計。

在戰時，因美國一方面人力缺乏，同時中國畢竟是盟國，這種種族成見和經濟上的歧視要好一點。學工程的華僑多半能找到工程師的職位。工廠裏的熟練和半熟練技工的位置也容許華僑參加。停戰之後，一切又恢復到「常態」。紐約附近一家工廠，一停戰就把實驗室裏面一位惟一的中國工程師(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裁掉。華僑技工也由幾十人裁到只剩一兩人。一廠如此。餘可概見。

華僑在目前雖然在美國人的眼中只剩下兩大類。然而百年前，華僑初移民到美國時却如此。那時的華僑，要地是礦夫，鐵路苦力。和莊稼秋收時的短工。開飯館和洗衣舖的很少。一八四八年美國西部的採金熱潮(Golden Rush) 卓別爾電影「淘金記」可給你一個大概的印象。)

是華僑移殖美國的開端。一八四八年之前，全美國的華僑不過五十人。一八五〇年之後却增加到 25,000 人。僅一八五一年內就約有 10,000 名華僑到達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其後全礦的熱浪逐漸消沉，鐵路業一天天發達。鐵路業極需廉價勞工。於是華僑又轉而為鐵路苦力。這需要一直延續。大批華僑便由香港、廣州、汕頭、澳門、上海一帶當「豬仔」給運來美國。當時時時每頭「豬仔」約值 400 到 1,000 元美金。換句話說，花上 400 到 1,000 元就可買一個終生工作的奴隸。這和由非洲向美國運售黑奴的情形正相彷彿。跟着鐵路的發展，華僑人口逐年增加。到一八六八年時總數竟達 90,000 人之多。

(華僑現在的八數，據美國戶口統計是 75,000 人。實際不止此數)。這 50,000 人口差不多全部集中在沿太平洋海岸幾州。其中尤以加州為多，約 75,000 左右，佔全州總人口的百分之九。當時這些華僑苦力們的苦力錢全部用在修建鐵路上一。一八六九年(離現在整整七十八年)第一條橫貫全美，溝通兩洋的鐵路在猶塔州(Utah) 境內最後「合龍」時，西半段「中央太平洋」(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鐵路幾百分之九十是華工穿山越嶺，經過不

毛的沙漢築成的。東中段「聯合太平洋」鐵路綫(Union Pacific Railroad)則係以愛爾蘭人為主的勞工築成的)。

除在鐵路工地上做工以外，那時華僑還在白人放棄了的礦上做工，或在莊稼上做臨時的短工。所有這些都是最下級，最沒有油水可沾，最實力價命的工作。

雖然這樣，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等鐵路幹綫築成，礦也開的差不多，勞力的需要漸達飽和時，局面便改變了。

華僑苦力們從來就沒有和白人「競爭」過。華僑所做的差不多全是白人「不願做的最下等工作，所開的礦全是白人礦工認為無利可圖放棄了的礦。

華僑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命鼓動全國反華潮，終於在一八八二年使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華人移民律」(Chinese Exclusion Act.)

其待遇簡直是天壤之別。這情形一直延長了六十年，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好轉的現象。

當白人發動排擠華僑運動時，華僑為了避免犧牲，避免和白人「競爭」，便逐漸地由鐵路、礦山、農莊退了出來。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華僑在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

五分之三的華僑家庭只有「單間」或「雙間」的屋子可住，而四分之三的屋子又不合標準。

「中國城」的房子不但擁擠，而且設備簡陋，因此衛生的環境差，疾病率高。

這種現象，當然使華僑想起來向外發展。可是鬼頭就碰上兩大問題。第一是經濟的。向外搬，脫離了「中國城」的經濟體系，不易找到生活的立腳點。

這也許是由於歷史的傳統關係。例如戰時一位華僑航空工程師帶了家眷在加州南部聖地牙哥城(San Diego)住宅區買了座房子。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在華僑，找屋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

，男與女平常約為四對一之比。聞妻子荒當然不在話下。華僑討妻不外：一、討華僑女子，這點因數目太少，相當困難，二、向國內設法討中國妻子，可是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通過實施的移民律禁止華籍妻子進口（註三）三、討國內來美留學的中國女子。這點因國內來美的女子多半社會地位較高，不易高攀得上，也很困難。這幾條路走不通，只有討白種女子，這點更困難。首先白種女子很少真心願嫁華僑，除非你特殊有地位或有錢。有的嫁給中國人的也多多半來自較貧寒的家庭，不是純粹爲了思想和學術的共鳴或是真正的愛情，而是另有別的原因。因此這種婚姻的持久性頗有問題。一九三六年左右，故林森主席囑咐和一位五分商店店員結婚後又離婚的故事便是一例。這種情形由「幸福」雜誌（Fortune Magazine）所舉辦的一次測驗看得更清楚。那次測驗的結果，指出美國人在選擇室友或配偶時，最不受歡迎的除黑人和猶太人而外就是

論師儒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四

我在「論紳士」一文（觀察三卷二期）中曾說：「這種仍被稱爲士大夫的人物，自從封建解體之後，一直沒有握過政權。」我所謂政權並不指做官，而是國家的主權。在封建時代，主權屬於貴族；在陸即國家的皇權時代，主權屬於帝王。中國歷史上不但沒有過士大夫階層共同握有主權的時期，甚至以說，以士大夫個人身份占有皇權的事例也是罕見的。這被視爲篡逆的行爲，不但受士大夫階層的支持，而且是認爲不應當的。士大夫階層從沒有過以奪取政權爲目的的運動。在政治史上，他們是消極的，不是一個爭鬥的力量。這個階層在經濟結構中是中國農業社會裏的特權階層（關於這一點留在以後續論），在地方社區生活中是社會威權（見論知識階級），可是在政治上他們却並不和帝王爭取政權，在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有如英國大憲章一類的事情，怎麼會這樣的呢？儒家思想裏的這統觀念，在我看來是形成這事實的一個因素。維持這統的是師儒。本文就想分析師儒這種人物和皇權的關係。師儒這種人物的創始者，也是模型，是孔子。所以我們不妨從孔子說起。

中國人。再，有的如太平洋沿岸灘州根本就法律禁止黃種人和白種人通婚。縱白種女子真心願嫁也不行。如上所述，娶白種女子既多困難，自己黃種女子又太少，於是有的華僑（多半是中年或近老年的洗衣作老閩）便娶黑人女子爲妻。這一方面解決了家室問題，同時在經濟上又有不少幫助，因黑女多半可以在洗衣工作上幫忙。這種情形並不多。然而已引起其他華僑普遍的責難。他們的爭點是：這樣一來把中國人的地位降得更低，降到和黑人一樣。一些由國內來的一高級「華人更引以爲恥，提到便搖頭太息。在他們的看法是：這樣多開洗衣舖和飯館的華僑已經夠「丟」中國人的臉了，再加上娶黑女爲妻，變得更和黑人一樣，真要陷到萬劫不復的地位了。

然而在一股美國人看來，所有的華人都是一樣。無論來自中國的貧賤或土生土長的老華僑，他們都一律同等看待。在他們眼中。華人總是華人。而華人不是白人。

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孔子在血統上是一個謎。這個謎並不是偶然的，正象徵了士大夫社會地位的謎。從社會史演變中的重心說，從部落的文化英雄燧神，神農，嫫祖，傳到部落的政治領袖五帝，再傳到封建的帝國——這個系統：堯，舜，禹，湯，文，武，都是在朝的，而且是帝王。到周公，發生了一點變化，就是在封建宗法上並沒有做皇帝資格的王叔却執了政權。這固然並不是說從周公確立了貴族主權的政治，但是在系統的傳襲上却發生了新的意義，重心開始離開了帝王，轉入其他人物的手上。孔子的潛意識裏念念不忘的是這象徵着歷史中心轉移的周公。可是周公祇表示了皇統和道統的分離，所分離的也極微，祇是個開始，到孔子才把這趨勢實現。在這轉移中，當於象徵作用的「萬世師表」應當是怎樣一種人物呢？孔子出生之謎：在這裏有了意義。

正史說孔子是貴族之後。在封建體系中，他是微不足道的，和周公相比差太遠了。在道統依附在皇統的時代，

（註一）「柴那門」是Chinaman的音譯。Chinaman和Chinese不同。後者可譯爲中國人。雖然有時侯有些美國人用意味深長的調子說這個字。然而Chinaman則簡單地告訴你：中國人不是單純的中國人，而是些比白種人天生差一等的神秘的怪物。

（註二）華道夫大飯店（Hotel Waldorf-Astoria）是紐約最華貴的旅館。各國達官要人，王公貴戚來紐約多半下榻於此。最便宜的房間二十美金一天。孔祥熙氏全家是華道夫的老顧客。

（註三）華籍兵本來也受此律限制，不許他們把在中國戰區作戰時的華籍妻子帶到美國。（雖然白人美兵可以。甚至可討德國和日本女子爲妻，帶來美國）。後經華籍美兵退伍軍人會力爭，始獲特許。

費孝通

孔子是無法從血統的身份上得到這「統治」的，於是傳說發生了，這傳說得爲孔王找一個離開封建系統的來源。史記上對於孔子的身世就露出可疑之處。先說是「野合」，別說是他母親不把父親的墓地告訴他。後來他母親死了，別人向他說了，才合葬。孔子的出身據說當時也很有人懷疑：「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這是說孔子自認是貴族之後，可是，「陽虎細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這是說不承認他。

如果要孔子接周公傳道統，一方面要表示他血統裏有貴族的素質，可是又要他把道統和皇統分離，另一方面得表示他另有來源：史記上說是一「禱於尼丘得孔子」——這是神授；外史稱履大人跡，更把這神授的意思提得清楚一些。

孔子自知是一個轉變中的人物，一個封建和非封建之間的接頭。下面一段話形容得頗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棄棄若喪家之

狗。一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這是一幅人首獅身的圖畫。帝皇，貴族，大臣，平民的雜揉物——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衛道者

皇統和道統的分別是儒家政治理論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和西洋中古時代的政治和宗教的分權有相似之處，但也不完全相同。在理論上，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他是指權力的雙重系統。有一次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責問耶穌，「你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耶穌問他們：「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來的，是從人間來的？」這些人不肯回答。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這些事。」——這裏說明了在耶穌的眼睛裏作事的權柄有兩：一種是從天來的，一種從人間來的。兩者可以並行。但是歐洲中古的歷史裏人間的權力却降服在天上的權力之下。降服在宗教之下的皇權。政教分離的結果是民間的抬頭。在西洋政治意識中，權力不從天下來就從人間來，人間即是民間；在他們似乎不易有「天縱神明」的自足的皇權。

在中國，孔子也承認權力的雙重系統，但是在他看來，這兩個系統並不在一個層次裏，並不是對立的，也不必從屬的，而是並行的，相輔的，但不相代替的。該撒的一個系統，就是皇統，是相同的，而另一系統在西洋是宗教，或是教統；在中國却並不是宗教，是道統。有人把儒家看成宗教，或是無神之教，因為他自成一系統，不過這系統和教統有性質上的區別，區別也不祇是理論裏有沒有個神，而且在和人類行為的關係上。耶穌的確用一種「權柄」，作一些「事」，因之在大家要做事的領域裏，上帝和該撒最後還是會衝突的。衝突的結果是有一個克服另一個。在我們，道統是一個「理」，一個應當這樣做的規範，一個依着這樣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並不是「事」，因為按不理做和沒有理是分不開的。事歸皇統，而理則歸道統。這一點孔子說得很清楚：

孔子曰：「回，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這裏說明事實上在「匪兇匪虎，率彼曠野」的亂世，道還是可以「既已大脩」的，那是說事與道是兩回事，道是可以離事而脩的。道脩之後，用道於事，並不是一不在其位」的人的責任，而是「有國者」的責任。「有國者」可以用道，也可以不用道；「不在其位」的維持道統者可以設法「推而行之」，以見「容」於有國者，但是却不能直接行於事。所以「推而行之」祇在取得有國者的「用之」的一層裏，而並不進入「仗著權柄，作這些事」的一層裏。皇統和道統，一是主動，一是被動；所以站在被動的地位才會有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是有權的，行藏是無權的。

在持執規範的人看去，實際的政治有些和有時是合於規範的，有些和有時是不合於規範的，於是分出「邦有道」和「邦無道」。堯舜是有道的例子，桀紂是無道的例子。皇權可以失道，當失道之時，衛道的人並沒有意思去改正它，祇要動於自衛，使這規範不湮滅。依孔子的看法，則白規範的把道藏好。師儒就是在這道統不相離的時候好好的把道藏好。師儒就是和這道統不相離的人物。皇權和道接近時，師儒出而仕，皇權和道分離時，師儒退而守。所以他一再說：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道統消極的等待機會

關鍵是在皇統和道統怎樣接得通。師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說就是皇統加道統。怎麼去實現這理想呢？這裏埋着孔子的矛盾。他是封建的後裔，他注意社會秩序，一個定於一尊，按着禮治的秩序，靜態的社會。封建的傳統使他想不到皇統可以脫離血統；靜態的理想使他厭惡改變社會結構的革命，這是這道統的後半身。因之他對於皇統是看成既成和不變的因素。可是同時他又以道統自負，死守那個王天下的理，也是不能變的。關於這一層子貢曾勸過孔子，而孔子很固執。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盡少取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而求為容，而求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

這樣說來，這兩個不變的因素怎能碰頭呢？於是要碰機會了。一方面要有耐性的等待，一方面要耐勞的遊說。他等待的心情在子貢的談話中說得很露骨：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孔子的周游列國，據史記，他曾「七十餘君」。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他那種不肯錯失機會的心情在下列一段史記的記載中更可見。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庸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當孔子得到了有人用他的時候，他是想做事的：孔子年五十六出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諒魯大夫亂政者正少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但是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別人眼中却是：「滑稽而不可動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為國。」所以儘管有耐性，儘管到處碰機會，與聞政事的機會還是不多。即使碰着了，如果不把皇統屈服，還是沒有把握使王道繼續下去的。孔子自己還是「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的離開了魯國。他感慨得想「乘桴浮於海」。但是如果他真的「三年有成」，怎樣呢？他在費鳴犢，舜華之死看到了所謂學而仕的師儒人物的結局了：

「孔子」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盾子未得志之時，實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丘乎？」

而况丘乎？」

可是這教訓也未能改變孔子對政權的消極態度，因為他和以後的士大夫一般認為「道理」可以存在於「實際」，不必一定要出現於「實際」。讓我再引一段史記來點出這種儒家的「本的看法」：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處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我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春秋是一部政治典範，但存在於實際，不必存在於實際的。所謂道統和皇統也就平行着。孔子的尊號是「素王」。這個沒有位的「王」是中國政治概念中的特色。這也是我所謂士大夫沒有握過政權的意思。素王的後裔是師儒。

奉天以約制皇權企圖的流產

道統如果永遠不能控制皇統，儘管在道統的立場罵這些失道的有國者不知恥，皇統自己並不覺得如此。那無道時，師儒們固然不妨把道卷而懷之，可是其如蒼生乎？師儒們儘可以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是同樣可能的是：「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這是說師儒們並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一次凡；世界不好，拂然上天。皇權的統治是「率土之濱，莫非國土」。道統可以自求不辱的合則留，不合則去。皇統「有着權柄做這些事」，他可以燒書坑儒，可以興文字獄，可以干涉道統。孔子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祇要是在一個世界上，道統和皇統在實際上是無法各行其是的。道統不爭皇統，皇統却可壓迫甚至消滅道統。如果情形是這樣，師儒們怎麼辦呢？積極的出路是走上西洋的方向，制約皇權，把皇統壓在道統之下。但這和封建裏所養成的傳統不合。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並沒有採取過。所採取的却是另一套。

秋因之也有了這基本的差別。董仲舒嚇虎皇權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傷敗，而天必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詔主矣。然而天地不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在董仲舒的公式裏上天是天，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他抬出天來壓到皇權，使皇權得有所畏。誰知道天意的呢？那是師儒。他特別注重師道，師道必須歸於一統，然後才能代表天意。這一點和從民意去看天意的民主萌芽是不同的，雖則大家都保留着聽不聽天意的權柄給皇權。依着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之際的符兆主義，師儒不過是幫着皇權去應天。天要降刑罰時，並不用民，而用自然的災異，先是警告，然後是打擊。在這套理論中，雖則對皇權增加了一項壓力，但是利用這壓力的並非師儒，更非人民。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許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師儒來當天的代表，成為牧師，或主教。師儒再加組織，形成一個教會，獲得應歸於上帝的歸之於教會的權柄，發展下去，可以成為西方的政教關係。但是這並沒有發生在中國歷史上。董仲舒的災異說發展到不利於皇權時，先就受到壓迫。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之是。行之一國，未嘗不閉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殿高圍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高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災異論雖則沒有做到控制皇權之功，但是給民間一個

道統被出賣

和董仲舒同時的，徒董仲舒到膠西去的陰謀家，公孫弘，也是學春秋的儒者。但是他却另開出一條納師儒入官箴的道路。在當時正統的儒林看來是出賣了孔子衛道的傳統，不肯遷就皇權的九十老人轅固生，罷歸的時候，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師儒有着維持道統的責任，不能投機。但是以曾做過獄吏，又牧過豕的卒伍身分致顯朝廷，封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孫弘却並不這樣看。他看到的是出賣道統，依附皇統的投機利益。其實這早就註定的命運：孔子的矛盾，祇有兩個可能的解決，一是道統制服皇統，一是皇統制服道統。轅固生，董仲舒不肯甘服，被放逐了；公孫弘甘服了，做到宰相。

公孫弘所主張的是由皇權來利用師儒去統治人民。他說：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殺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公孫弘的「做官」「事上」也開了官僚的風氣。漢書裏描寫得很逼真：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終飾以儒術。上說之。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信，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

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下接七頁）



乾坤一擲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政府當局在今天，實在遭遇到空前無比的嚴重形勢。在黨政各方面負責的人，都不否認當前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各種危機。儘管行政院張院長依然維持他一貫的戰戰兢兢底政治姿態，擎着官話當真話說；可是在南京政治圈裏最近一些緊急措施，和目擊各機關的風氣形勢，誰都會意味着這是抗戰以來最難過的一年。

當局諸公的表現，可以煩燥與苦悶四字盡之。上面的手令皇皇急如星火，奉行的大官們爭辨、推諉、互相歸過咎到「以命令變更法律」，連面子都顧不住。關於戰亂的政治經濟的辦法，天天研討，各是其是，你來一套，我來一套，都經過批准而試行。舉例言之，傳作義以在級察的特殊地位，與他的一點幹的精神，僅僅收效一時，便立刻變為政治上的紅人；連陳辭修都為之遜色。

傳定級遠利用軍權，統黨政軍的一套辦法，被一位黨工人員給鬧揚出來，於是訂立辦法，通令做行。其實傳的成敗，根本不是由於辦法的本身，而是由於人事的條件。又如棉紗代紡代織的辦法，原是戰時花紗布局已失敗的辦法，並且為着那些辦法不合理的，望息了中小工廠喂肥了官僚資本的廠家，和經手機關，才鬧到主管人撤職，花紗布局撤銷。這在棉紗缺少的地區，已經行不通，現在舉到上海來，如何搞得更好？并且根本違反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憲法上面企業自由的精神。但是終於拿出來了，誰又肯來翻舊案呢？再次如這次選舉法規，關於候選人，本是規定以公民簽署提名為主，政黨提名為輔。由國民黨內的一番「範圍」運動，使得民青兩黨眼紅，硬要「保障當選」；主持黨務的人們，即藉之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所謂「地雷」者，本是臨時裁的，如果那一處國民黨候選人非有關係，可能的便拿出「地雷」來，黨員如何心服？這些不服氣的黨員祇好抱着選舉法規，進行簽署，黨中央這時纔着急了！幾次和選舉總所商量，辦事的的人，當然不敢違法，這才逼出國務會議變更提名方式的決議案來。緊接着又是未經立法院決議而以命令實施的郵電加價，這些：：：都可以看出政治上是如何的焦燥來了！

反之，不在權位，或事權並未全屬的人們，目擊着兩黨黨張，「武治」發揚，和政府內部的傾軋矛盾的現象，便只有苦悶的一途！以負責黨的某某，還慨嘆着說：「我們的政治，真變成少數人的政治了！只有兵和××，才是政權的支持者！」另一政治中委，大喊着「政治不能改革，只有坐待××黨來，一切都通了！」這些牢騷，一半是推應負責，一面亦何嘗非真正的苦悶！

在這煩燥與苦悶的當中，當局居然想出幾條「求活」的路子：
第一、要建立地方政治據點，決心以政治和敵人競賽。辦法是：調黨團的編餘人員，和招收一部份人員，設置訓練機關，大規模地訓練。一面在收復地區如大別山、魯中、鄂東等地，劃出一個特別行政區，編練武力，組織民衆，相當的辦經濟事業，解決土地問題。一面等訓練結束，派遣他們到那些地方去工作，主持的人，可能是少壯、忠誠、而為當局所最親信的人。報端傳出康澤在老河口綏靖司令之說，便是這個來源。

第二、劃地分防，以民衆力量，代替國軍。

這是白崇禧氏所最主張的。當然他最憧憬於手創的廣西民團制度的「三自精神」，這次民衆自衛隊組訓的一套辦法，多是此公手訂。六省主席會議之後，紛紛回去招兵買馬，籌款加綱，大有不惜政令，紀綱、民力的代價，來加強地方大吏權力，使他們能效忠中央，打擊敵人。此一政策的影響，引起「建警」與「建團」的磨擦，本來已經成

立的省警保處，紛紛撤銷，保安團依舊是省主席的親兵，今後警察方面的動向，只有走向管制警察的一途。

第三是金融管理機構。外傳這是上海方面所擬的「經濟裁亂」一方的結果，其實並不盡然。原來金融管制是件很複雜而繁重的的工作。在孔府之當國時，財政部與中央銀行，本不分家。那時中央銀行，對行政區，並不熱心。此類工作，外有銀行監理官，內有錢幣司，大半是財部辦理，餘外便是四聯總處，也常過問。到T.V.宋登台，財部與之為「別子」，央行却是嫡系，這類金融管制的的工作，多在央行。同時經濟的決策，又多出於其智囊團之手。T.V.宋倒了，央行與財部分在兩個派系的主持之下，央行方面加上行政院的支持，仍是不斷負責，而財部的錢幣司，也不肯後人。幾個商業銀行的撤銷，頗露鋒芒。但對金融市場的實際，如證券、金鈔之類，甚少觸及。反之，經濟檢察的觸鬚，已經伸進來了。軍方的檢查，挾着無上的威權，與對金融資本家們的反感，橫抑進來，財主們，是吃

不清的，在這裏央行與財部立場，毋寧是一致，願意以正當的職掌，與成文的法令，負責管理；又可擔任軍方檢查的鐵腕，一面也可對本集團以上的遊資與既得階級，加一道管束。有人計算，在抗戰期間，川滇兩地的豪富資產，幾乎發達到寧波，廣東資本的水準。自抗戰結束到現在，由於形勢的推移，和上下商戰的手法靈活，再加上官僚資本的參加，內地幣已削弱到不堪之境。連帶着漢口、西安兩市場，也大大的衰微下去了。

以上幾點，加上其他零星措施，總結起來是更深刻地管制人民，榨取軍事費用，在「自

力更生」中求出路。當然，當局的估計，是三月後的外援。這是王雲程自美歸來的樂觀條件，必然來到，藉着對方在嚴冬的軍事休眠，來加強本身的力量。事實會不會這樣有利的發展呢？那便要看執政黨內部是否肯團結應變？

明年三月如期開國大。政府公敵人員與軍隊，能不能束緊肚皮工作？最有力的選要仗着有良心的商人，手裏拿十萬大鈔，而不肯增加貨價！歲暮冬寒，本年度的政府的財政，是不能夠再增加支出了。因此又有緊縮機構和裁減人員之傳說，這也許是「自力更生」之法吧！

提高稿費

自三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本刊稿費每千字致奉國幣十萬至十二萬元；此啓。

本刊下期仍須加價
讀者訂閱務請從速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當此大別山共軍突圍，向平漢路西側竄擾，以及陳賡部的猛攻西峽口之際，四川省參議會大喊趕快「防匪竄川」，政府也在大喊人民快納糧出丁，以便建設大巴山防務，看來情勢非常之緊急，可是人們的注意力全為每月上漲百分之四十的物價吸引去，對此相當的漠然。雖然無人願意出錢出糧出人，但政府還是在手忙足亂的準備在大巴山設防。

實際說來，四川的「防匪」工作，在去年內戰初揭幕時就在進行。那時謠傳共軍同盟匪有用土匪的傾向，兼之以西匪民變，於是乎重慶行轅成都綏署，出動十萬國軍保安團隊及地方武力，剿滅了一些土匪，結果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算了事。後來李先念在河南被擊潰，他的軍隊散在東南西北，於是蓉渝報紙上一再的謠傳着川東北的城口萬源(都是二十二年

共軍入侵的要地)有着共軍，又說劉伯承已帶了他的幾千子弟兵回來了。一次一次的謠言都被事實攻破。可是一般人心裏總放心不下，認為共軍的軍事將領大半是四川人(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從松潘以東以迄於巫峽都是。設防的區域預計包括三十縣：計為昭化、劍閣、江油、儀隴、廣元、通江、巴中、萬源、城口、旺蒼、巫山、巫溪、奉節、雲陽、開江、開縣、宣漢、達縣、梁山、大竹、忠縣、墊江、萬縣、石柱、蒼溪、營山、渠縣、閬中等，不僅四川沿途各縣就連川中的營山、蒼溪、閬中都在內了，約略是以城口、萬源為頂點，向內作一扇弧形而如此劃定的。防線共有二道：第一道自巫山、巫溪、城口、萬源、通江、南江、廣元、昭化、至平武，第二道自奉節、雲陽、宣漢、達巴、閬中、南江、蒼溪、江彰至北川安縣，以及綿陽第二道綿內就是成都

重慶了，綿陽到成都與宜漢到重慶都只有一天的路程。設防大巴山的第一階段是修兩條公路。據云第一條公路是橫貫第一條防線的，已築竣，還有第二道公路也將在本月內完成。據說所有公路都是由人民自備工具並出力完成的。全線長七百七十里，耗款五百萬，經中央批准發下的足五十八萬，另外還築有三千座碉堡。第二階段是軍事的配置。全部防務以川軍三十九師(鄧錫侯的軍隊)為主該師師部在成都，軍隊原駐成都以北各縣，現改在川北成立前進指揮所，由師長黃履任主任，大約成立在廣元。指揮所除指揮該師外，在川東北另配原駐防川東及川南的中央軍兩師。閬中附近有彭煥章師一團(原屬宜昌綏署)，另外四個保安總隊。駐在成都雙流的青年軍二〇三師也調到廣元以北去了。據說全部兵力為十萬人，現在川南及西昌等地的防務已由憲兵接替。軍隊調動緊張時，傳聞會使用若干飛機載運至梁山廣元等地，連民飛機也打過軍差。在這一段時期中，成都方面發生了一

一段插曲，就是鈔荒。此項鈔荒自十一月中旬到今天已有四個星期，市面上還見不到現鈔，弄得中央銀行二日關門一天，商業銀行還有被搗毀的。要想在何種銀行中取一萬元的存款或放款都是不可能的事，市面連國家銀行的支票貼現也要十分之一二，就是一億元的支票，只能換到九千萬或八千萬現鈔所有的現鈔都到軍隊裏去了。十一月卅日運來一飛機鈔票，共四百多萬，一號那天，二〇三師就提去了三百多萬，軍隊提去了一五〇萬，軍校提去了一五〇萬，軍校都沒有錢發十一月份的教職員薪津。

設防的第三階段是加緊空軍力量。除了恢復新津機場外，並在川陝邊一未宣佈名字的縣境內新築一龐大機場。新津與廣漢兩機場曾經容納過一百架超空堡壘。目前據說是空軍已加強大巴山區之空中巡邏，藉便隨時報告山地內面之一切情報告知地面部隊。防空機構如防護團與防空司令部在計劃恢復中。在參議會中有一位參議員對此表示異議，當向保安處長王元暉提出質詢，王氏還說不但要恢復，更要比

抗戰時加強。三者雖說是分階段作的，但是只開始時有先後，目前却正在同時並進。目下這三者的齊頭並進，可算得是緊迫至極。其實劉伯承的部隊正在平漢路信陽附近，陳賡部也還在西峽口吃了敗仗，至少在一個月以內都不會逼近四川邊境，然則何以政府當局弄得手忙足亂呢？此中另有道理。原來在陝西叛變了三萬份政府軍，據說在二萬份以上，由孔從周率領，杜斌丞之死，就與此次軍變有關。這一支人馬就在大巴山附近。這一個消息，外間罕知，月前曾傳進叛軍會竄過寶雞，進擾及川北的青川、平武、安縣等地，後來證明不確。但是陝南的難民確有三四萬人逃到廣元來。省議會一直到昨天(十二月十一日)都還在喊「防劉匪」，那知最迫切的還是在防孔部。

成都中央日報的社論曾坦白承認「四川局勢岌岌可危，整個大局險象環生」，他們——實際也是黨政雙方的意見——「認為設防共匪萬源，勝於異日在川子以殲滅」。所以政府積極的在大巴山設防，並

且一再的喊人民出錢出糧出丁來保衛大巴山。但是設防大巴山能否堵住共軍呢？這很難說。黃河天塹和大別山兵牆都可以輕易衝過，那嗎十萬人的萬里長那的大巴山又豈是銅壁？所以全川各縣——尤其是成渝綏以北各縣，正進行幾項必要的措置，總計約有下列數項：(一)各縣市局普遍聯防，已實行者已有一百二十處，並已成立三十一個指揮部。川北各縣擴大自衛隊至九中隊，在十八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有當隊丁的義務，每月三更番一次，定本月十五日全部編成，由川北前進指揮所節制同時全川實行四級自衛，皆由保安團隊負責，縣區由保安大隊負責，鄉同鄉鎮由警察負責，庶使各單位都有兵可用，而不至互相牽制。整修縣及鄉村各路，普遍建築自衛工事。(二)開放民間武力的禁令，據說將允許私人製造槍枝，收藏自衛槍械。這一點很重要。原來三十二年攻入四川之共軍之敗退幾全是地方自衛武力強盛之結果。(三)加緊搜剿土匪，免為共軍利用，此事正由重慶行轅及各行政區各縣擴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米蘭民

(觀察北平通信)

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報都登載了一個至少是兩欄標題的新聞。那條新聞上面主要的說：據南京經濟權威分析的结果，認為是政府發行大鈔已經到了不應該猶豫的時候了。他的理由是：「目前市面稍大收斂之交，即已深感籌碼不夠之苦，如政府不及時解決，則年關日近，各業需要現鈔亦多，某時或將發生高貼水之不良現象，則政府再謀補救，將有為時過晚之感。」

另外他說最近全國商業聯合會與全國銀行聯合會因鑒於市面籌碼不夠，曾三番兩次向財政當局建議立刻發行大鈔。而且他強調着發行大鈔不是物價高漲的原因，相反地，因為物價高漲由於實際需要不得不發行大鈔，故也可說是物價高漲的结果，最後他的結論是：「發行大鈔，政府不該再猶豫。」

好像平地起了波浪，但其實是自然的，北平的人們已經預感到：發行大鈔恐怕不可避免的了。因為大家都知道

是投機品，敏感性大，在大鈔發行後，物價高漲的浪潮中，他一馬當先。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在嘆息，在嘆息和今後生活的無着落。街頭巷尾，人們罵不是漲時在就相走告什麼又漲了多少倍，「什麼漲了多少倍的消息。這是「物價不受影響」嗎？」

隨着一日大鈔出諭的消息後，物價普遍的再度上漲。麵粉零售每袋五十六萬，棉紗又漲三四百萬，布每疋漲七萬。但是增漲最快的還是金鈔黑市，因為金鈔

是到處監視不准商人提高物價，據說這是為了配合「經濟戡亂」。參議會連日開會均討論如何抑止物價，但除了請政府設法「如何使生產煤鹽棉花之北方組成經濟體，不再遭受剝削以蘇民命」外，也沒什麼好法子。

各有關當局雖然都在想辦法平抑物價，但是也都想不出什麼澈底的好辦法。這一點可以由行轅某負責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說：「大鈔發行，當亦刺激物價，但關於物價暴漲，并非局部問題，故行轅對此難談有何對策。」

北平當局，市府、警備部、參議會都忙起來了，都在想商議平抑物價的辦法，「以解民困」北平市府連日召集主管局長緊急會議，他們的「有效措施」是由警察局長、社會局出動高級職員，勸導各商店停止漲價。警備部的任務

實際上收入就更會減少，據他的估計，去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過只相當於戰前的六億元（而戰前是十五億元），而去年就相當於戰前的十億元。本來增加租稅，發行公債，究竟比無限制發行通貨好，但是樊先生認為：在目前，政府是不會採取這兩個辦法的，因為這兩個辦法都能使特權階級利益受到損失。只有發行通貨，不但對特權階級者毫無損失，反而能使他們這些善於投機者大獲其利。於是受害的只有一般公務員、學生、普通職業者 and 一般老百姓。

為了明瞭這次政府發行大鈔的意義，記者曾先後訪問幾個大學的專研究經濟學的教授，徵詢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下面就是他們的看法的大概。

北大經濟系教授樊弘說：「這次政府發大鈔，好像給病人喂鴉片一鈔，這個方法的合適與否是大成問題的，他認為：增發通貨，政府

對於一般傳改革幣制的說法，樊先生認為恐怕很難作到，他說：「整理幣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國家的預算能平衡，但是在今天中國是不存在着這個前提的。」

從整個經濟情形看來，樊先生說中國經濟已漸漸在奔潰的路上走了，他以為到那一天，人都只要錢，不要錢，那就是經濟崩潰的日子。僅僅等於強心針，是挽救不以中國經濟危機的辦法。」

大劑辦中。其中經省保安處辦者，本年秋季以來，已格斃匪徒數百名，俘獲二千名，機關槍迫擊砲甚多，同時期內行轅也擊潰了每股五百名以上的股匪十多股。

看來四川對共軍之入侵像是即將完成各種準備了，可是能否截共軍於川境以外。尙待事實證明；而共軍之必然侵川，是無可置疑的，因為陳賡已打出川陝鄂民主聯軍」的招牌。雖然我們在此刻無法斷定共軍之能否入川而將來的勝負如何，但是雙方的優劣形勢我們可能加以推知的。共軍的有利點在：一，四川，的國軍兵力單薄。二，四川的民盟份子多而有潛勢力，這些人大都是同情共軍的。三，四川的土匪多，共軍可與之取犄角之勢，而牽制政府把握住的地方武力。四，在政府的經濟政策之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共產主義者的有力對頭中產階級大部淪為貧窮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賀龍徐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於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憎恨一點上，因為二一三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贖還可以看到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蹂躪，怎願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速，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的飛漲，以徹底破壞經濟為目的共軍的。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堵住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爲。」

教授首先肯定了「內戰繼續打下去，開支不能減少，財政不能平衡，永遠沒有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的論點。其次，他覺得政府這次發行

（十二月二十二日寄）

（十二月二十二日寄）

大鈔，在減少發行成本上達到了他的目的，因為在現在一萬元與十萬元有多大的差別呢？

由於物價再度作直線的上升，此刻北平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都將瀕於危險的境地。不久前，北平各中學教員因待遇微薄，「集體請假」而罷教的浪潮剛剛消滅，最近，請華師助教又因待遇不公而沉痛的罷教一次，這兩樁事雖都已成過去，然而面對着今天這樣困苦的生活局面，他們又將怎樣呢？

燕大經濟系饒毓麟說：「此次政府發行大鈔，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為目前物價高漲，不管作什麼總是以千以萬計，用小票太不方便了，不過問題在政府發行以後的效用究竟怎樣？」饒先生以為目前政府若干負責人員的辦法都不大實際，即會要控制那些機權取利，操縱市場的有人，那是那些人多是有靠山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們配給食物，因為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這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以後的效用究竟怎樣？」饒先生以為目前政府若干負責人員的辦法都不大實際，即會要控制那些機權取利，操縱市場的有人，那是那些人多是有靠山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們配給食物，因為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這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們配給食物，因為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這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們配給食物，因為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這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是在目前這種內戰局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們配給食物，因為他們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這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被響應，今天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醞釀着。

（上接第二頁）真有望塵莫及之感。坦白底說，為了解決生活底高壓，我祇好利用運輸工具底方便獲取維持最低生活所需底費用，我利用事實和賄賂，獲得了直屬長官、指揮和檢查機關底默許，因為他們和我一樣想活下去。雖然明知這是犯法底行為，會受法律底制裁和輿論底指責，但，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撫慰我求生底慾念呢？離開現職是最安全的，可又不可能，軍籍冊就等於寶身契，誰叫你穿上二尺半呢？

西北行轅運輸檢查組，九月十一日在奇台槍決了因犯利用軍車挾帶麵粉底貪污罪底獨汽某營一個少尉和一個駕駛兵。他們犯罪底動機是為賠償承運失耗底馬掌（在新疆承運軍品，如有失耗，要由駕駛兵賠償）及開支食宿和修車費用。當那駕駛兵李志成被執行槍決時，身上僅餘新幣四萬元，且尚未全部償清因工作上所負底債務。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却有較這更鉅額底私貨混過去時，事實昭示一財能通用神。

在犯法中求生呢？還是坐以待斃？我祇有選擇前一條路，因為我雖利用公家底運輸工具，却也為公家維持着運輸底任務，如果和我一樣底人，都採取後一條路，我敢說會使目前運輸工具底半數失去效用，因在邊疆器材補給極少，何況又有一層層底轉折，配用到底車子上底能有幾多？我覺得我底行為要比較那班掛着清高虛偽幌子底貪官污吏，來得光明和坦白，雖然不能獲得法律底赦宥，但，如果政府沒有辦法解決我底生活問題，我祇有繼續把生命和名譽作為求生底賭注。

為了控訴這不合理底現實和表明邊疆生活底苦悶與精神底痛苦，我盼望 先生這能把信發表，使人們了解在犯法中求生底小底底心情，以及一個人明知犯法而不得不犯法的原因，伯 識 十二，六，哈密

編者先生：在我們學校（國立X中）裏，凡是熱心服務公務的，有正義感的，對貧民或窮困的同學有同情心的，當於進取心的，精明能幹的，甚而愛好文藝的同學……即被很少的一部分人物加給他們「左傾」或「共產黨」的頭銜。我還沒有得到這兩個光榮的「頭銜」的條件和資格。可是在近兩個禮拜以內，我收到了兩封不具姓名的黑信。第一封，說我是民盟盟員，必須把我驅逐學校去……第二封，就來了恫嚇，要在一個月內，「不是魚死便是網破」，並且向我聲明，他們在這裏有十三人，要我晚上小心我的腦殼。他們有的是刀子……編者先生，我不是怕死的懦夫來向你問卜，而是：我們也不知道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憑良心說，我也不是民盟盟員，而僅是有一點良心，有點正義的青年學生！是否有這點良心，有這點正義的人，就不應當活著？先生，由此觀之，國民黨將來能吸收到什麼樣的份子？什麼人再自願加入青年團也可想見一斑了！

羅 特 十一月十四日 陝南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通信)

劉建緒

安平先生：我自主持國政以來，就注重於農業復興的工作，認為惟有從農業復興的過程中，逐漸把各項生產事業推動起來，纔是當前我們這個農業社會促進經濟建設和走上工業化途徑一個比較切實而有效的方法。但因人才和經費、時間等關係，我的理想至今未獲充分實現。最近看到貴刊三卷三、五、六各期刊載留美青年農業專家李克佐等八位先生一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有關的另幾篇文字，覺得和我意見相。我很希望獲得這八位有智慧有熱情的青年合作，在福建以新的方法試行農業的改進。因此，願將福建省政府過去關於農業方面的措施和我的意見作一簡括的敘述，敬請先生教正，並望轉告這八位專家，作進一步的商洽。

福建農業建設，始於民國廿二年，而全盛於抗戰初期。當時在省有農業改進處及其事業與試驗機關不下十餘單位。在縣有普通農改的示範農林場或農業推廣所。另外還有隸屬省研究院的農林研究所。組織重疊，人力財力分散，反而鮮有實績。我在三十年九月接長閩政後，對於這個大而無當浪費多效用的機構，便決定加以合理的整頓：在(一)使農業行政與技術機構確切配合，(二)節省不必要的的人事費、辦公費、儘量充實事業費這原則下，逐步調整。現在僅有省級的農業改進處、農事試驗場、和為着適應實驗上不同的需要，在重要區域所設的三個分場。縣級也只在較大縣份(能籌得相當財力的地方)設置農業推廣所，從事試驗和推廣的工作。這些機構調整後，原有業務併併，力量集中，在試驗和研究方面，確已增加不少成績。但是推廣方面效果還不好，不好的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正如八位先生所說，就是這些機關依然未能與農民打成一片。

在農業的改進上，戰後我們已根據戰時增產積累的经验，發為全面的策劃。我們盡到一切可能，力圖發展，除了農業技術的改良以外，曾撥出十萬擔特種積穀，貸與農民興修小型農田水利，五萬担特種積穀舉辦換種，推廣優質稻麥品種，選運用行總的救濟物資和社會力量圍墾海塘，藉以擴充耕地面積。由於這些努力，福建的糧食產量得有顯著的增加。現在寧德縣西波塘，面積約一萬餘畝，和福清縣天寶渡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畝，即可

完成。還有類似的工程好幾處，或在計劃或在進行中。此外，閩江流域的水電工程正在開始，預算明年年底可發電八千瓩。那時閩江兩岸一部分農田，就可得到電力和灌溉的便利。這些工作，都還是為着擴大我們農業改進的基礎，至於如何為農業的新生命畫下一條正確的路線，我們正在繼續研究試驗中。

自然，發展落後的中國農業，土地改革是一個極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建設新農業的試驗便以實行土地法為重心。我們依循「國父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不願任何困難，在福建發動了兩種措施：第一是在閩西的龍巖縣實行扶植自耕農政策，將全縣土地分期分鄉收購，配給農民，使現有的耕作者人能能以溫和的手段取得耕地所有權。這項工作，推行甚屬順利，今年年底即可全部完成。第二是組織保農生產合作社，以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為主體，集體向地主租地並有權優先租地。政府儘量給他們以經濟上和技術上的援助，誘導其合作經營，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是今年才創辦的，現在已在全省各縣指定地區積極實驗，計已成立一百二十餘處，社員一萬一千四百二十餘人。內包括佃農十分之七，自耕農十分之二，半自耕農十分之一強，共有耕地一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畝。成績如何，一時尚難預料。

以上是目前福建農業建設的一個輪廓。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農業的改進，單單從事技術改良而忽視土地問題，固然是「舍其本而求其末」，豈不貽誤農民生產的熱情，使他們不願接受也無力接受一切新的技術。單是分配土地而不徹底改革經營方法，耕作取得地權以後，細碎農營的缺點依然存在，而且加重，則農民仍被束縛於小農經濟，不獨生產不能增加，生活也還是無法改善。拿龍巖縣推行土地政策的實際情形說，該縣可說已全面達到「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因農村人口過多，耕地分配細碎，每家農場平均不過五畝地，推廣的技術，就難得到良好效果。所以，「一耕者有其田」的實行，不能只做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統一就了事，接踵而來的新的任務，必需是如何使生產由細碎、集體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土地改革，其作用應不僅做到分配合理為止，還要達到發展生產的積極的目的。八位青年專家所建議的以生產農場為辦法，推行農業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確是一個完善的計劃。在已實現「一耕者有其田」的福建龍巖，更恰合需要。因為他既可實際領導着已經分到田地的農民學習新的知

識技術，從小農制向中農制或大農制前進，又可糾正了過去農事機關與農民脫節的嚴重錯誤。還有一層，我以為農事機關所以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原因可作兩方面分析：(一)是農事機關自身不健全，推廣工作做得不夠，引不起農民的興趣和信賴。(二)是農人根本不願進農事機關，這類機關雖然辦得好，試驗有成果，農民總以為花的是公家錢，不惜工本，不信這是普通情形所可做到的。任憑農事機關如何勤懇的勸導，仍不肯效法。從這兩種病態探求對症的真藥，我們需要今後農事機關以更適宜的方式，接近農民，爭取農民的信任，更需要大批智識耕作人，在廣大的農民面前，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展開改進農業的工作，成為打開新農業與普通農民之間有隔閡的一個橋樑。這是我對生產農場

的建議表示贊同的另一个理由。在原建議中，對於政府僅要求消極的保障，據我個人的經驗，覺得這是不夠的，技術改良必須取得政治的配合，才易收效。否則，縱使成功，影響也是非常有限的。在福建，我可以提出保證，一切需要的保障和政治、經濟的配合，都可取得。假如八位青年專家願來這個氣候溫和土壤適宜環境安定而幽美的東海之濱試驗他們遠大計劃，福建省政府願意劃出下列幾個地方供給地選擇應用：

- (一) 福清縣天寶渡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畝，即可種植農作物，環境靜美，交通方便。
- (二) 龍巖縣的縣農場，面積雖不大，一切都是現成的。可全部撥供使用。政府還正計劃在該縣青草湖與辦水利工程，預計完成後可交通孔道，水陸均甚便利。
- (三) 莆田縣笏石的海墾區，面積約兩萬畝。
- (四) 漳浦縣大廳坂農場，面積約五千餘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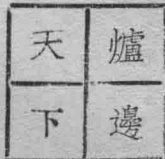
以上兩處利用來辦理集體或合作農場，都極適宜，交通條件也很具備。

(五) 寧德縣的西波塘，面積約一萬畝，全屬地方公有，只待復墾工程完成，即可招收墾民墾荒開墾。如果有人願來墾殖，并贖負給與其他墾民以政府指導的責任，或指導墾民試辦合作農場，均可獲得省技術一切的幫助。此外，我們對於新農場，一定籌給充裕的資金。如果願到試驗會遭遇到人事上的影響，更可用契約作保證。倘使同意我的意見，那末就請他直接寫信給我，提出更具體的計劃，開列所需的幫助(如購買農具種子費用等)，以便在他們回國以前，雙方都有充分的準備。

請將此信和附件轉交他們。 劉建緒 頌

十二月五日

編者按：劉先生原函及附件七件，業已掛號寄美。我們願便報告，兩月以來，凡是讀者有信呼我們轉寄的，我們均隨收隨轉，謹希各位託件人釋念。



蘭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費孝通

黎翁·勃魯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裏陳訴的聲調是陰沈，抖擻，和淒厲的，使人記起他五年前，在呂奧姆，貝當的審判官面前，陳訴的聲調。當他已成階下囚時，他用這陰沈、抖擻、和淒厲的聲調，並不是想說服早已打定了主意的審判官，也不是想呵責出賣祖國的維琪政權，而是在陳訴他對法國傳統民主的信念。他不滿於法國布爾喬亞，這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懦弱，在還有爭鬥機會，還沒有絕望時，已放下了武器。他的心寄託在不會屈服的法國西的人民，雖則當時，一片黑暗，納粹的魔掌壓制了一切，勃魯姆在監獄裏盼望天明。他絕不會想到，在他劫後餘生，在所盼望到的天明裏，還會再度用着呂奧姆陳訴的聲調來警告法國人民。

他在國會前受考驗，組閣的大命已降到他身上，要他再做一次像去年冬天一般的穩定內閣。但是今年冬天已不是去年的冬天了。去年冬天法國的背後是英國，那時美國似乎還以為英國有力量在歐洲弄出個秩序來。勃魯姆訪問英倫回去，宣布壓低物價和穩定工資的政策，居然有一時的成效。我那時在倫敦，勃魯姆的聲價赫赫。中間路線似乎很足以左右蓬源地自處於兩大之間。我記得我回國後不久，竟說起過我們中國應當向法國學習的話。曾何幾時，法國竟步上我們的覆轍了，那是因為今年冬天法國背後已不是英國，而是美國了。

勃魯姆豈不知道景隨時遷。俯仰之間，已非曠昔？他死心眼地還是走中間路線，要求農民和中產階級犧牲一點利益去滿足工人的需要。在法國戰後，負起復興責任的主要是工人；富農們窖藏食料，走黑市高價出售；資產階級投機謀利，操縱黑市，這是公開的祕密。從英國到法國去的人回來總是說，要什麼有什麼，祇要拿得出什麼（美金當然更好）。——這種情形，在我們本來沒有什麼稀奇，祇有英國人才大驚小怪，當作事說。但在勃魯姆看來這是不合理的，而且不能持久的。工人們會反抗這種不合理的情形，反抗的手段是罷工，罷工會使生產停頓，復興計畫交到打擊。

法國的布爾喬亞沒有因戰爭而變質，還是短見，懦弱

，和自私。這性格，勃魯姆是最熟悉不過的，他吃過他們的虧。那是何以去年冬天，他居然能暫時把局面穩定下來的呢？那倒不是勃魯姆手腕高明，而是這些資產階級被壓低了頭。那時共產黨的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成了最大的政黨。如果資產階級不放手一點，把物價壓一壓，罷工一起，說不定共產黨就可以獨占政府。於是他們聽命於勃魯姆了。英國更支持着他。英國還在夢想一個「社會主義的中間地帶」，勃魯姆是個合格的盟友。

現在情形不同了。英國已經洩了氣。歐洲的乾坤讓給了美國去擺佈。退出希臘是第一步，讓出德國是第二步，英美換了防，法國背後不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馬歇爾計畫接替了杜魯門主義，把法國正式裝點成了美國協同體裏的一員角色。法國的布爾喬亞很快的明白他們已沒有向工人讓步的必要了。他們本來怕共產黨會利用工人生活的艱難擴大勢力，獨占政權；現在美國公開向全世界一切共產黨挑戰了，決不會坐視法國赤化。而且以往如果要改善工人生活，非得向富農及資產階級身上想法，現在馬歇爾計畫裏有着一大筆款子，正可把這改善工人生活的費用開到外債帳上去，自己不必管了。這種想法自然使勃魯姆的王牌失去了作用。

勃魯姆知道這些資產階級見錢眼開，民主，愛國等名詞對他們是沒有內容的。但是他却看得到法國的危機，這危機並不如七年前輕：那時將要滅亡民主法國的法西斯力量是在外邊來的，現在同樣的力量却在內滋長。他明白法國不屈服的人民必然會拒絕以美國利益作中心的借款，但是資產階級自身的復興却依賴於這借款，於是這借款也不易避免成爲分化法國的觸媒，分化引起爭鬥；不論爭鬥的結果怎樣，左勝也好，右勝也好，民主傳統却完了。——這至少是標榜中間路線的勃魯姆的看法，於是他的回復到這五年受審時的聲調了。他明知這個國會不會支持他，即使支持他，國際的局面也不容許他依着中間路線進行。以前是左右蓬源，現在是左右爲難了。準備協助勃魯姆的雷諾說：「沒有政府可以在兩線履職的」。

有人說，假如勃魯姆二十一日信任投票前，不抨擊戴

高樂，他的內閣是組得成的。但是沒有讓步，結果是以缺少九票之數而失敗了。他不願做許曼。這祇是法國內部糾紛，甚至內戰的信號。繼續這信號所發生的一串故事，過去近一個月來，歐洲的熱鬧場面，雖則已經幾次占據了國際版的頭條新聞，但是其間的演化却好像是邏輯的演繹罷了。普通觀察家都預料得到的，左右開始火併了。

不祥的預言已經在各處放送：新政治家周刊向許曼內閣說：「巴本並沒維持多久」，論壇周刊說：「他（許曼）是個保守的天主教徒，極像魏瑪時代德國的白魯姆，一片好意地爲希特拉築路」。——在這些評論家的自目中法國的希特拉是誰呢？那就是被維辛斯基公開指責爲戰爭販子的美國杜勒斯，馬歇爾的顧問，特地到巴黎去晤談的對手，戴高樂。許曼是否再度扮演巴本或白魯姆，大概在明年春暖花開時節就會揭曉。我並不太相信歷史會重演。戴高樂或者很有意重串個世界舞台的反角，但是這反角能否上台還是個難於預測的謎。

兩週的大罷工，創造了二百萬工人放下工具的高記錄，而又能在短期內復工——那是表示許曼內閣開壓住了工人勢力，還是工人給許曼一個下馬威，看看顏色？（給許曼看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威是示給羅羅欲試的戴高樂看的，不，其實還得遠一點，是示給在倫敦開外長會議的馬歇爾，和在華盛頓國會裏討論援歐計畫的議員先生們看的。）我想我不必回答這問題，馬歇爾，杜勒斯心裏明白就夠了。

在我們旁觀者看來，這種左右火併的方式究竟是件不幸的事。有人可以在第三勢力走到窮途末路之時，拿出列寧的話來說，革命和反革命之間本來沒有立場的。到革命形勢已經造成了，中間人物自不能夾在火線裏倖免於兩面的受攻，但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革還是可以挑取和平的方式的。放棄和平方式是不幸的，雖則可以是無可避免的。

正在處於兩大之間的國家，一個繼續一個的，走上內戰的路上時，英蘇的商約締結的新聞却隨着法意罷工結束的消息傳來了。像我這種曾被譏作「善於幻想和平」的人，還是不能不對這類事特別看得重一點。這不是個富於啓示性的協定，而且這協定締結經過很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國際變動的風向。

英國內閣裏包含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貝文——亞力山大等外交軍事界的看法，那是個美路線，也可以說是向西拉攏主義。這路線有着傳統的根據：大英帝國過去一貫的外交政策有三個鼎腳：一是以優勢武力控制殖民地，二

是維持大西洋的和平，三是分裂歐洲。主要是第一脚，英國的經濟基礎在商業。控制貿易區需要力量，從地中海到印度洋，伸到遠東。這方面要費力，另一方面就得節省，大西洋兩岸得聯絡好；加拿大是自己人，美國是遠房兄弟，大西洋上風平浪靜才能使帝國力量向東發展。歐洲是英國潛在的競爭勢力，所以得加以分裂，使歐洲國家互相消耗力量，不來和帝國找麻煩。

可是英國經過了這一次戰爭，情形改變了，他已沒有力量去維持原有帝國的格局。在過去一年中，印度、緬甸、埃及、中東、希臘、意大利，甚至德國占領區，一個一個地吐了出來，因為如果他要維持，人力財力都不夠應付，結果會掙扎了半天，連國內的經濟都給拖垮了。這一退，使他們沒有理由再繼續傳統的外交政策了。但是轉變一個傳統的政策是不容易的，所以新的看法過去在內閣裏所占的分量不太重。站在新看法那一方面的，也是被稱為進步的，人物是不久之前因為失慎而辭職的唐爾頓和現在執着經濟大轡的克利浦斯。這兩位本來担負着財政和商業的責任；從經濟着眼，英國的出路必須減輕維持帝國排場費，加緊復員，增加生產力，和展開和歐洲的貿易。換一句話英國立國基礎，在他們看來，將換三個鼎脚，一是增加生產，二是清算帝國，三是聯合歐洲。

自從金元荒之後，進步的看法逐漸獲得了人民的支持，當時商業部長克利浦斯就派了次長威爾遜，這三十一歲的青年政治家，到蘇聯去談判商約。克利浦斯在戰時曾到過中國來，他的真正目的地却在中國，而是在蘇聯；他以繞道回國的藉口，訪問了史大林，而奠定了蘇聯和聯合國的基礎。所以他在一般人眼中多是聯蘇的象徵。但是威爾遜初訪蘇聯却毫無成功而返，功虧一簣的原因是在馬歇爾的哈佛演說。英蘇商約的停頓表面原因是說蘇價太高，（因為蘇聯附帶要求豁免一部分戰時的債務，）和蘇聯所要的英貨英國無力按期製造。實際的理由是英國怕得罪美國，損害了再舉美債的可能。貝文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從美國得到困難的解脫。

談判停頓了數個月之後，英國內閣改組了，經濟樞紐全入了克利浦斯的掌握，威爾遜也繼克氏作商業部長。這任命其實已透露克氏並未忘情於蘇聯的糧食。馬歇爾計畫熱鬧一陣，這一仲夏夜之夢一覺醒來，已是秋深，嚴冬日近，而這位威爾遜商人對英國顯然除割內外並不準備其他條件，而且即使英國能在馬歇爾計畫中分潤得着一些，也得在明年春後。這嚴冬的糧食從那裏來呢？貝文的一小夥

計」政策並沒有帶來足夠的麵包。麵包不夠，工廠地位動搖，這形勢逼着艾德禮再訪蘇聯的大陸路線了。耐人尋味的就是威爾遜的再訪蘇聯是在馬歇爾在倫敦開四外長會議的時候。外長會議還沒有結束，馬歇爾為了法國罷工在頭痛，杜勒斯自告奮勇，去找戴高樂會晤之際，莫斯科却傳來了英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蘇聯即將運英」一百萬噸糧食可以使英國結束麵包配售制度。這少壯政治家真有閃電手腕，在一星期之內商定了這大筆買賣的原則，不但糧食市場將有廣泛的影響，芝加哥的投機商為之變色，而且整個政治市場恐怕也不會沒有深刻的影響；為之變色的人，到處都有。

威爾遜在「衆院掌聲雷動中宣佈：蘇聯價格和主權目前世界市場的價格相比，實在非常公道，非常客氣。」主宰世界市場的就是芝加哥的投機商人，也就是美國外交的後台之一。

好像是打開了一道水閘，這類消息如湧而至：英南貿易談判繼續了，荷蘭派代表去蘇聯貿易了，蘇捷簽定貿易協定了。這一聯串的消息中去來看一個相反的插曲：「蘇聯中止與法貿易談判。」在談判中的輸法食糧有一百五十萬噸之巨。這談判一旦破裂，許曼內閣是吃不消的。當我寫這篇「爐邊談話」時，許曼已經在着急，指令在莫斯科的代表不能接受這停止談判的建議。顯然的，這是政治，不是生意經。許曼怎樣應付是值得注意的。許曼如果不能支持下去，戴高樂能麼？馬歇爾有多少力量來穩定法國？法國人民為什麼要出高價來向美國低頭，而不派個「威爾遜」去簽個又公道又客氣的商約呢？

勃魯姆內閣果然沒有組成，但是他這篇陰沈、抖動、和樓厲的陳訴却打入了每個不屈服的法國人的心頭，戴高樂能否成為希特勒還是一個謎，也許祇是蘭茵河底一個不可捉摸的陰影罷了。

十二月十七日清華勝因院

（上接第二十頁）翻遍衣櫃，到處找尋。誰要和他做交易，必須自己先認吃虧。他從來不讓誰奪他園裏的無花果；甚至不准別人走過他的園地。不僅如此，就是棗子橄欖之類落在地上，亦不許別人去檢。他每天都去察看他的田地，看到四圍的籬笆仍在原處，他才覺得放心。要是有人欠他的債，過期一天不還，他就利上加利，決不通融。如果他宴請來賓客，將食物切得又小又薄，親自分配給他們。

他上街去，往往空手回家，一樣東西都沒有買。他嚴禁他的妻子將燈心草香藥或大麥餅，或祭神時宰牲用的包頭布以及放在神壇上面的聖餅，借給別人，因為他說：「這些零碎東西，一年到頭，總算起來可就不少。」

總而言之，這類傢伙的貯藏室裏積滿塵土，而他本人，腰裏掛着一串生鏽的鑰匙，穿着很薄的外衣，油膏塗得很少，剃頭一直刮到頭皮，中午拖着鞋皮。假如你在漂布店裏碰見他，他一定正在叮囑漂布店的老闆，漂他的衣服不要節省漂布泥，免得過不多久又要來漂。

迷信者

迷信就是畏懼鬼神而失魂落魄。一個迷信的人，在聖泉洗了手，廟裏洒了聖水，嘴裏叨着桂葉，整天走來走去，總是仰着不放。要是路上有隻伶聽經過，他就裏足不前，一直要等到別人先走過去，或者他偷了三塊石子從路的這邊扔到那邊，他才往前走。要是他在家裏看見祭神用的石頭，他就連忙從絲絨袋裏掏出油來倒在上面，然後雙膝跪下，膜拜而退。偶而有耗子咬破了他的麵粉口袋，他就跑去問先知應該怎樣辦法，假如先知隨便回答一句：「你拿到修補店裏去打個補綻就是了。」他就覺得事情相當嚴重，連忙趕回家去，將那口袋當作寶貝一般供奉，不再輕易應用。他經常忙着淨滌他的房屋，因為他既時有妖魔鬼顯他的家中。假如他有貓頭鷹飛過他的走道，他就嚇得面如土色，大聲嚷着「你瞧，智慧女神來了！」他很小心，決不踏上坟墓，走近死屍，跨進產房，他說這免這類不潔之物，對他大有好處。每逢每一個月四號七號，他給全家人預備下麥酒，澆熱加上香料，親自上街去買桃金釧和乳香，回來之後，整天就忙於給神像加冠。只要他做了夢，他就跑去問預言家或詳夢者，他應該去求拜那一位神或女神。他在參加秘密祭之前，每一個月都用聽訓，有時帶着他的妻子，有時帶着兒女以及奶媽一同前去。

每次走過叉路口，他必洗頭。他家裏舉行特種淨滌時，他常邀請幾位女祭司來參加，當他必恭必敬站在女祭司中間，她們就給他一根葱或一隻小狗。假如他碰到一個瘋子或是突然發病的人，他就嚇得渾身發抖，胸中作惡。吐

（陳廈竹譯）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作

蕭夫拉司徒斯：Theophrastus, d. 278 B. C.) 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之弟子，後繼其師講學於雅典城外萊赫翁書院 (Lyceum)。平生著作甚富，有植物學九卷蔬菜學六卷傳於世。然其最大之貢獻，則為短小精悍犀利深刻之「人物素描」三十篇。蕭夫拉司徒斯曾友人玻利克勒斯 (Polydes)，述其著作經過：

『在一個民族之中，如希臘人，雖然住在同一地方，受着同一教育，而人的言行舉止，却無一相同，每當我追究其中理由的時候，總是不勝惶惑。

『你知道，好朋友，我對於人性，向來喜歡精密觀察；我現在九十九歲，在此數十年中，我曾與各色人等親密交談；而於每一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的言行舉止，未嘗稍加忽視。本此經驗，我來描寫入各不同的性格特徵，諒無不宜。因此，我就陸續描寫各種人物的日常行為以及所謂習慣動作，呈獻給你。

『好朋友，我深信，這類作品，對於後世之人不無裨益；我們看過這些好榜樣與壞榜樣之後，立刻知道嫉惡如仇，從善如流，而無愧於賢德的祖先』。

『現在再說我的作品，請你依照我的步驟，判斷我的觀察是否正確。閒話少說，我就開始描寫偽君子；根據我的原定計劃，第一步先解釋名詞，然後描寫那類人物的言行舉止。我想應用這種方法，依據每個人的特異之處，表現與人性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特性』。

這部作品，不僅對於當時喜劇大師梅南德 (Menander) 貢獻甚大，而於英法等國小品文中之人物描寫，影響亦至深且巨，如 Joseph Hall, Sir Thomas More, John Earle 與 Jean de la Bruyere 所作「人物素描」(Characters)，無不師承其法。此書有 Jebb 英文全譯本，遍訪不得。茲據 Grant Shou-erman 所編 Century Readings in Ancient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無名氏英譯五篇，重譯如次。

偽君子

偽君子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種圓滑手段，藉此隱藏他的惡意。這一類人，走到他的仇敵面前，故意大講交情；他分明正在暗算別人，可是當面卻又勤殷奉承，看到他們遭遇劫難，便去慰問他們；對於曾經毀謗他的，他當眾饒恕曾經罵他的人；他逆來順受，唾面自乾，凡是有人因為被他暗算吃了大虧而十分怒憤的時候，他就用甜言蜜語敷衍他們。

如果別人有所要求，偽君子一向慣於因循其辭，避免直接答覆；譬如有人特地找他商量一件緊要事情，他就說『你明天來找我吧』。避免人家追問，他總設法推托，說是剛從遠處回來或是昨晚方才到家，或是近來多病，不談生意。他從來不肯承認他曾經投資貿易，只對人說，關於那件事情，還在慎重考慮之中。假如有人向他借錢，或是來收他的捐款，他便說近來一個錢都沒有賺到，可是等到生意蕭條的時候，他就大吹他做買賣如何精明能幹。他假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意裝腔作勢，彷彿正在考慮某技術出不窮；有的時候，却又茫然一無所知；有時聽到別人的話故作驚異，有時又說正合他的意思。他慣用一套口頭禪，現得與眾不同，他常說這類話：『我真不免要懷疑』；『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大為驚奇』；或者，如果另有作用的話，他就說：『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一種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類話；你說的話，全不可信；你要說這一類話，最好找另外一個人說去；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騙人的是你，還是他』。

碎嘴子

碎嘴就是多話，想到就說，說個不完。有次，一個碎嘴子碰巧坐是一個陌生人旁邊，開口便囉囉嗦嗦，細說他妻子的各種長處；然又說昨夜做了個夢，接着他就大談其夢；最後又當晚餐時放在他面前的菜，一樣一樣說給人聽。說到這裏，舌頭上像是塗了油一般，說得越來越快，滔滔不絕；後來，他神氣活現，煞有介事的說：『唉，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不知壞到那兒去了！市面上穀子

的價錢，跌得簡直不成樣子！這城裏擠滿了外路人！這時候，酒神節 (Bacchanalia) 早就過了，海上到都是船隻；這時候，要是老天爺高興，下一陣大雨，麥子那就長得更快了』。說着，他就宣佈，從明年起，他決定親自種地。他說：『可是，這個年頭，要想混碗飯吃，好不容容易！我看，你是個外路人，所以，我得告訴你，上回過節的時候，那個玩最大一根火炬的是戴彌福 (Darniphus) 說起來，請你告訴我，奧德翁 (Odenn) 音樂廳一共有多少柱子。昨天，我不舒服——嘿！請問，今天是幾月幾日呀？』

冒失鬼

凡一個人，他的言語舉止，用意雖好，但總不合時宜，因此人家見他，都不歡迎。這冒失鬼，一旦有事，要去請教他的朋友，總在人家正是忙得頭昏眼花的時候跑去找他。他的情婦正在生病發燒，他就去陪她吃飯。有人因為作保而受連累，剛將罰款付清，這冒失鬼却去請他出來做他的保人；一場官司剛好判決，他却不早晚跑去提出他的證據。吃喜酒時，他嘲笑笑女性。他遇見剛從長途歸來的人，便邀他和他一路去看迎神賽會。你分明對他說過你的貨物已經脫手，他却大獻殷勤，情願給你兜一個肯出高價的主顧。他站在大庭廣眾之中，從頭到尾敘述一件大家早已非常熟悉的事情。凡是遇到某種事情，當事人真心不願意他來干涉，但又不好意思當面阻止不來插嘴，他却愛管閒事，夾在裏面纏夾不清。每逢大家正忙着宰牲祭神飲酒作樂，他便跑去討債。假如他碰巧走到那人家去，看見鄰人正在打奴隸，他就站在一旁，大談從前那人家裏所發生的事情，說是一個僕人，亦像這樣挨了一頓打罵之後，就跑去懇求自盡了。假如有人請他出來調停事端，雙方本來都想和解，可是因為他在中間纏夾不清，反而又使雙方爭執起來。人家還沒有吃晚飯，他就去約人家跳舞。

吝嗇鬼

吝嗇就是過分節省，而且省得不近情理。吝嗇鬼特地到債戶家裏，追索上月沒有付清的半文錢。請客的時候，他細心注意每位客人喝了多少杯酒；每逢祭神的時候，他的供品總是最少。他買日用的零碎東西，無論價錢怎樣便宜，他總嫌貴。傭人打破了他的罐子，他就扣除傭人的工資；要是他的妻子偶然掉了一個銅紐扣或是一個小銅幣，他就將桌椅圖書箱櫃一齊搬動，(下接第十九頁)

見觀察

元千七售份每

日三月一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週

期九十第



卷三第

專論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

白報紙配給情形

知識生活的偏向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新德里通信

印度的道路

生活與文化

論商賈

蘇北實地視察錄

(蘇北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通觀
信察

台灣總有一天

(台灣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人物及事業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觀察文摘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

朱光潛

余才友

李孝友

嚴紹端

袁方

儲安平

劉緒貽

讀者
投書

政府改進為一切之前題
又一個被鬥爭者的陳訴

上海監獄
關於「美國的機器」
沒有錢結婚

撰稿人

蕭韓戴鮑錢樓蔡趙雷楊楊費傅程馮郭筮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卞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蔭長秋德竹松珩敷寬忘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中琳
權培光民升廉彥濬構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蔭長秋德竹松珩敷寬忘適華亞田青裕乾復元中琳
顧蕭戴戴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吳何任王王
翊錦文鍾歌龍大光家公人 斯昭友新正德忠印 維衡之君寅 尤美東學浩澤世永鴻贛芸
翠乾龍養書川欣杰且暨超檢剛年掄蘭以銘昌絳堂馮穆哲適遠初盈琳林郊浚培霖昌倍萬愚生

撰稿人



重要啟事

本社業務日繁，原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分在吳淞路及北四川路兩地辦公。以後各界來函，請改投「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為荷。

直接定閱·優待十天

從本期起，我們仍須增售一千元，以維持收支平衡；每份改售七千元。但為優待直接定戶起見，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定閱的，仍照原價（見第三頁上右角價目）；外埠以郵費為憑。

合訂本在一月十五日以前，亦仍照原價發售，每冊六萬五千元；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冊改售八萬元。

政府改進為一切之前題

編者先生：今天打開大公報一看，有兩件新聞頗值得注意，同時也令人發生感慨！第一件，司徒雷登大使在北平發表談話，最後強調中國目前局勢之解決，必須兼三方面的力量：（一）政府的改進，（二）人民的覺醒，（三）外來的協助。第二件，成都電報：蓉市最近談話的參議員官箴子突然失蹤。這兩件事連起來，甚有意義，也可以表明現階段中國的政情。我個人以為司徒大使所指出的三點，不能並列，必須把第一點——政府的改進——做為其餘兩點的前題，才是關鍵所在。大家知道，中國的局而精如此，人民中的確已有覺醒的自由份子，可是高高在上者對他們

總懷着一種敵意，使他們不能形成力量，這是事實。美國何嘗不想借款？但我們老是貪污與無能，人家眼着着拿錢投到水裏面，那就要多所考慮了。官箴子的大名，不但震動了成都，就是四川全省以及全國都已知這這是一個真正能代表民衆的好漢，為什麼會失蹤呢？這其中就有文章了。前些日子，有一位前輩先生曾有這樣的感慨：現在的中國，有心人既不能做甘地，又不能做華萊士。這兩句話，真可說「一言蔽言平」，確能搔着癢處。現在據說已經行憲了，我們拭目以看政府的改進的程度如何？官箴子一案的結果如何？

又一個被鬥爭者的陳訴

編者先生：拜讀貴刊三卷八期讀者投書欄，鄙人對貴刊之公正，無任欽仰。現在政府確有甚多不滿人意者，常見京滬一帶許多報紙刊物大加攻訐，實屬應當。但對中共的「解放區」則避而不談，殊失公正。不悉是不敢言，不欲言，抑立場關係不便言？人心之壞，臻於斯極！鄙人係山東平原縣馬腰務鎮人，於三十年離家就學於安徽阜陽國立廿二中，旋以經濟及環境關係加入軍隊，隨軍抗日，勝利後編餘。深夜捫心，對國家雖無大功，亦已流過血汗，方冀回家團聚，突於去年七月九日，接舍弟自濟南來信，驚悉舍下遭共軍鬥爭，家徒四壁。除鄙人老婆被共軍抓去，強迫加入婦女會外，全家老小於廿四年陰歷十月間星夜捨命逃奔濟南，一家在濟缺乏衣食，終日以淚洗面，苦不堪言。共軍鬥爭的理由：一因舍下是「資產階級」（家中有一薄田卅五畝）。二因家嚴曾於戰前在政府當過小職員，共軍指為「國特」。三因鄙人在外作事，共軍曾見往昔寄家之信，因之更加痛恨。四因本縣共軍區長邱某係一無賴刁棍，舍下早有嫌怨，藉以報復。舍弟來信言，若非夜間逃出，全家必遭

上海監獄

編者先生：上海監獄係前英租界工部局監獄，其時外人為主，國人為奴，一切設施，悉與其殖民地政策配合，同一監獄，有中西畛域，設備亦殊。監禁外人，儘可優待，國人則另以歐式小室囚禁，制規嚴密，動輒得咎，稍有不通，鞭棍隨之。同屬人類，同為守法，而待遇懸殊如此。勝利以還，接收監獄，兩年於茲。整頓限於經費，原有設備，漸難維持，大有每况愈下之勢。際此國步維艱，自難苛求。惟人犯待遇，仍有差等，不特中外人犯待遇之各別，抑且本監職員亦不若外籍犯之享受。爰就該監中外人犯待遇懸殊情形，陳述於后：

一、外籍犯禁於感化院，三人二人一人一室不等，內有桌凳床燈等設備。其他人犯，皆無床鋪，更無桌椅，三人一室，室大不如外籍犯室六分之一，更。電燈裝置可隨意開關。尤有甚者，值此前電時期，本監職員嚴禁使用電爐，而外籍囚犯，居然任意裝置，燒菜取暖。

二、例假日及非辦公時間，人犯一律收封（鎖於室內），其他時間，除操作者外，整日禁於一室。外籍犯既飽食終日（

關於「美國的機器」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刊載史超禮先生的「美國的機器」一文，發現幾點毛病。

（一）關於工作母機的意義：史先生說「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這話是對的，但他接下去說「這等於要燒飯非要有鍋灶；要成衣非要有針線；要種田非要有鋤一樣。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量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線、犁就相當於他們的工作母機」。這幾個例，實為檢討的必要。因為如照這樣解釋，反而把「工作母機」的原意失去了。工作母機實際是製造各種機器的機器，是最基本的機器。譬如造紡織機，許多另件都離不了車、刨、鑽、銑、磨等等基本工作，所以有了工作母機就可製造紡織機，因此我們可說車床、刨床、鑽床等等是紡織機的「工作母機」。「工作母機」的「母」字，含義很好，譬如母親，生下子女來，母親是人，子女亦是人。工作母機是機器，製造出來的亦是機器。（下接十九頁）

活埋，並稱：嚴懲被鬥爭者幾佔半數，因言語不慎或被指為「國特」而被刀砍活埋者日有所聞！人人危懼，朝不保夕！家鄉已成人間地獄等語。鄙人聞訊痛苦萬狀！曾蒙西安華北新聞報登出舍弟來信，以向社會人士控訴，並曾找書西安書報精華社，詎料該社未予刊出，不悉中共及其同情者所謂的「自由」、「民主」、「解放」，作何解釋？現在舍下的地被瓜分，房屋被扒，老少逃亡，言之悲痛欲死，素仰貴刊立論公正，主持正義，為特哀懇編輯先生賜登貴刊一角，永世感戴不忘。

郭少川 十一月七日 陝西涇城

有配給麵包），無所事事，如與普通人犯同等待遇，自應不予開封。然而非特例外開封，且在例假日及普通犯收封時，外籍犯仍逍遙室外，怪叫喊聲。甚者隨意離去監房（感化院），乘與所之，看守尾隨其後，來去匆匆，嚴若當差。無殊「洋大人」之保護。

三、家屬之接見，普通犯均依法定時間在法定場所為之。外籍犯不然，另於輪點間（全監輪點匯集之處，武器庫亦在其旁，為警衛禁地）接見，每月次數倍於普通犯，每次在一小時以上，較之普通犯每次五、六分鐘，大相徑庭。外籍犯且可攜備言談，談笑自若（與普通犯之隔窗對立，自有不同）。吸煙不禁，人犯家屬傳遞香煙，授受鈔幣，毫無忌憚。

張明琴 十二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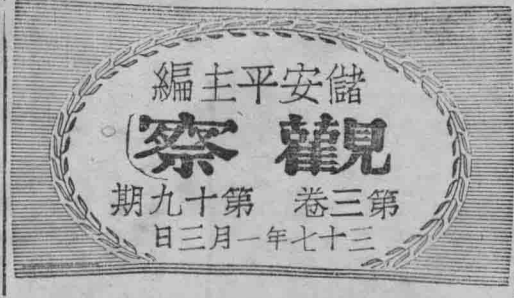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掛號：十萬五千 掛號：三十萬元
航平：九萬元 航平：十八萬元
航掛：五萬元 航掛：廿五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觀察社 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真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 李孝友：中央大學學生
- 嚴紹端：印度全印廣播公司
- 袁方：清華大學教員
-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

白報紙配給情形

儲安平

最近英商字林西報、美商大美晚報和上海報業公會，因為白報紙配額問題，引起嚴重糾紛；上海報業公會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的第四十二次會員大會決定第四季白報紙配額時，認為字林西報和大美晚報在紙張篇幅上，未能遵守公會公約，故將字林西報的白報紙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九十，即自九千四百十元美金減為九百四十一元美金；大美晚報的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五十，即自八千四百五十八元美金減為四千二百二十九元美金。被處罰的兩報連日以極大的首頁新聞地位及社評地位，向報業公會提出抗議。在性質上，這本來是一個同業公會之間的內部問題，但在趨勢上，幾乎變成一個涉及國際性質的外交問題。輸管處主任委員張公權於十二月二十日致函大美晚報，謂白報紙配給額之最後決定權，在輸管處而不在報業公會，並謂該處對於字林西報及大美晚報之配額問題，將有公平之解決；遂使情形略趨緩和。我們現在願就一年來白報紙配給情形，陳述意見，希望政府能使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合理公平。

白報紙的價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極其平穩。從三十五年底起，開始波動：經常在二萬五千元一令的白報紙，五萬、十萬、十五萬、躍漲不已。在白報紙曾經最高漲到一百五十萬元一令的今天來看，十五萬一令的價格，不啻是黃金好夢，令人戀憶不止。但在三十六年二月間，一般文化事業的經營者，對於這種漲無止境的白報紙價格，已都惶惶不安。在這時候，政府決定以國家的力量來扶助文化事業，遂有白報紙配給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個月一次的進口限額中，以一定的數目，配給文化界出版界，使得到配額的出版機構，可以向政府購買外匯，訂購報紙。其後白報紙的價格，一日千里，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八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直到最近最高的一百五十萬（令），白報紙的價格越漲，白報紙配額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報在這次的配額爭端中所說的，假如他們不能獲得他們原有的配額，他們勢必被迫停刊；這話既非誇大，也非威脅，在實際上確有可能。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出版界，無論是報業、書業、或雜誌業，無不為這高漲的紙價壓得透不過氣來。以本刊論，我們在三十五年九月創刊時，紙價祇有二萬五千元一令，現在漲到一百五十萬元左右，約漲六十倍之多，但是我們創刊時的售價，祇有五百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七千元一份的售價言，本刊的售價亦僅上漲十四倍。這個在同一時期內，紙價已漲六十倍，售價祇漲十四倍，都是確確實實的事實，而其對比的強烈，則令人看後不禁心弦震盪。除非報紙、書籍、或者雜誌，它的銷路或者它的售價能與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則終將血乾汗盡，垮了完事。但是報紙、書籍、雜誌，無論是銷路或者售價，要和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貧窮使報紙、書籍、雜誌的銷路越來越呆滯，一切出版物的銷路，不僅無增加之望，反有下跌的趨勢。經營門市的人都增加使買得起的人越來越少，而銷路越少則售價更須增加；如此循環，出版業的前途便越來越黯淡消沉。所以現在大家

都希望獲得白報紙的配額，藉以減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撐持，以維護文化事業的生存。

過去一年中政府所實行的白報紙配額制度，我們認為其中最可批評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額中所佔的比率，實在太大。據我們所獲得的材料，即以最近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三十七年一月）的白報紙配額分配情形說：第四季的配額總額是二百五十餘萬美元，但上海一地的書業分到八十餘萬美元，約佔總額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報業分到六十餘萬美元，約佔總額的四分之一；國民黨黨報紙刊物分到三十五萬餘美元，約佔總額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紙商業分到二十餘萬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國各地的非國民黨黨報業，包括北平、天津、漢口、廣州等地，一共亦不過分到三十餘萬美元。易言之，在全國的白報紙配額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幾乎佔到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時，平津同業大都表示上海書報業享受的配紙數額太多。在同一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李俊龍副部長視察河南一帶時，當地的同業也一致呼籲，要求享受白報紙的配額。這一年來，內地報業因受紙價的重壓，被迫縮小開數甚或停刊者，時有所聞；西安紙荒的嚴重，幾乎使西安全體報業解體。再以上海報業的分配情形而論，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據我們獲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左：

新聞報	一四七、五四四元（美金）	大眾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申報	九一、五七七元	自由論壇報（英文）	九、一七二元
大公報	八三、五三三元	中華時報	七、九一一元
正言報	二九、一〇〇元	金融日報	七、〇六四元
東南日報	二八、七〇〇元	立報	五、九三三元
和平日報	二六、二六二元	大美晚報（英文）	四、二二九元
前綫日報	二二、一五七元	俄文日報	二、七六四元
益世報	二二、一五七元	字林西報（英文）	九四一元
商報	二二、一五七元	英文回輪日報	四〇〇元
大陸報（英文）	二〇、九一九元	鐵報（小報）	五、九六〇元
華美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飛報（小報）	四、三〇五元
新夜報	一〇、二二三元	小日報（小報）	二、五〇〇元
時事新報（晚刊）	一〇、二二三元	力報（小報）	二、五〇〇元
大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羅賓漢報（小報）	二、一〇〇元
新民晚報	一〇、二二三元		

誠報（小報） 一、六〇〇元 東方日報（小報） 九五〇元
活報（小報） 一、五〇〇元 辛報（小報） 九二〇元
風報（小報） 一、五〇〇元

右列數字可以幫助我們明瞭目前上海報業白報紙配額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個國家為單位來看，我們不能同意這種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漢口、開封、西安、蘭州、迪化、成都、重慶、貴陽、昆明、桂林、長沙、南昌、廣州、福州、瀋陽等地，各有其優秀的報紙，在各區域的地理處位上，負其傳播文化的使命，我們絕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國各地。我們認為這種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應以全國為單位，就各地報業與出版業的需要與貢獻，衡量實際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將感情完全側重於京畿附近的一二個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過去一年中，白報紙的配額情形，物議甚多。最通常的兩個毛病：第一個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過其實際的需要，少的少到遠不敷其實際的需要；第二個是分到白報紙配額的人，當他利用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時，不一定能符合國家所以要分給他白報紙配額的本意。國家所以要給各報館各書店各出版機構白報紙的配額，其目的乃在減輕報業、書業、出版業在用紙方面的負擔，亦即間接減輕讀者的負擔，用以傳播有益於社會的文化及思想。白報紙配額的目的，並非借此以補貼各受配對象的龐大而近於浪費的行政開支，或借此以肥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私囊。白報紙的配額不是一種分贖、救濟、或補貼，受配對象應當將所配到的白報紙，用之於印刷報紙或出版書籍，不得將配到的白報紙作為受配對象在業務上的一種資金，發生買賣行為，以此週轉或以此贏利。但一年以來，實際情形與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無論報業或書業，有些人家所分到的配額，是否不超出其實際需要，不免令人懷疑。在報業方面，據我們所知，會有人提議在報業公會內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調查各報的實際發行額，用以決定該報所得到的白報紙配額是否超過其實際需要，但這個提議始終行不通，因為大多數的報紙都不願公開其實際發行數。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週報第一篇社論中就有這樣的敘述：上海每一家報紙都虛報他們的發行額，用誇大的發行額以便招攬廣告。密勒氏評論週報甚至懷疑，上海有些報紙，為了要求配紙折，祇給了那家報紙相當於日銷三萬份的配額。那一家報紙發行人，一方面向

報業公會抗議其議決的不合理，一方面心裏却十分高興，因為實際上這家報紙僅僅日銷二萬份，（密勒氏評論週報一〇八卷四期一〇八頁）。張君勸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他們所需要的白報紙是一家半官方報館分給他們的。一般人都有「一種共同的印象，即單就上海一地言，白報紙的配額並不是完全公平的。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同樣見之書業方面。我們甚至又可以說，書業分配白報紙的情形，比報業更壞。報業每一次決定配額後，其配額清單雖不向社會公開，但在報業公會的會員之間，是公開的，各會員還有機會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額。書業公會則除了理事們之外，其他會員很少知道每一次白報紙配額的實際情形；一切都操之於少數理事們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頭要求書業公會開白報紙配給的清單，但被詢問的人則要求巴金先生用書面提出來。其後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萬有書店三家聯名正式致函書業公會，請求公開白報紙配給賬目，但書業公會迄無隻字答復。有許多人都懷疑書業公會的理事會員，利用其自身為「理事」，都能分得相當多的白報紙配額。這種懷疑有無根據，祇須書業公會一方面公佈其理事名單，一方面公佈其過去各次配給的清單，便可證明。在書業中，有許多的確確在認真出版有價值的書的出版業，他們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非常微小，遠不敷其實際需要，以致有許多稿子，業已排好，打好紙型，而沒有白報紙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書籍的書店，却可以獲得為數甚大的白報紙配額。又有些書店，白報紙配額雖然分到不少，但極少出書，就靠分到的白報紙「坐吃」。所以現在上海有一個新名字，叫「吃白報紙」。前幾天，上海新民晚報上有一段新聞，說有一家書店，要拋出白報紙，價達二百億之鉅。這個消息假如是事實，則大可證明書業中的確有人配到了白報紙而不用以出版書籍。政府以國家外匯購進的白報紙，配給出版業，原是鼓勵並幫助出版書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為他們的業務資金，移作非與直接付印有關於用；這實大違政府施行白報紙配給制之原意。更進一步說，我們認為白報紙的利用，應以有益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為限。我們絕不同意以國家艱難的外匯購進的白報紙，浪費在印刷大篇幅的商業廣告或娛樂廣告，或者印刷色情誨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書業公會，一方面要求書業公會公開配額清單，一方面會質問書業公會為什麼出版黃色色情書籍的書店却可獲得極大的白報紙配額。我們認為這種質問極其重要。白報紙的配給，既要公平，亦須合理。一切分配超過了其實際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報紙去印刷無益於社會文化的圖書，或者乾脆分到報紙而不出版書籍，「坐吃白報紙」，這一切情形我們都認為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不

僅浪費着國家的外匯，並且間接剝削了全國學術界文化界的作者讀者的利益，有害於整個國家的文化事業。我們更須進一步地明瞭，目前白報紙價格的如此飛漲，亦與這種配額制度有關，因為絕大部分的白報紙配額都給「既有對象」分去了，所能剩給紙商的數目也就有限，所以紙商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囤積居奇，高抬售價，其結果，使一切不能獲得政府配額的出版業，就受其累。

關於本刊自身，我們亦願在此略述數語。我們過去的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我們在三十六年五月曾一度向中央信託局購紙，請求購買四十噸，公事至七月才批復下來，准購兩噸。中央信託局的紙是日本紙，但須照加拿大紙的市價七折計算。事實上，我們申請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但批准購紙時，市價已超過了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實際支付的價格，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為高，而紙質則遠不如市上所購的西報紙。據說最近上海有二十幾家科學期刊聯合向中央信託局購紙，祇批准了一噸，每家祇分到二令左右，我們覺得這簡直是滑稽。我們於加入書業公會後，書業公會在第三季配額時，曾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們因為書業公會的配額不敷本社實際需要甚甚，故于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雙掛號公函一件致書業公會，正式請求該會派員惠臨本社，調查本刊的實際需要。我們的掛號信收據是上海第五郵局第 0747 號，並於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收到書業公會的「收件回執」。但迄今一月，書業公會既未接受我們的請求，派員調查，亦未有隻字之答復。我們致函書業公會的態度是誠懇的，而且我們認為我們這種請求乃是基於一種合作的精神，願意協助書業公會明瞭其會員的實際需要，以作為該會下次決定配額時的參考。本社現除出版週刊外，並將出版叢書，叢書的原著且已陸續寄到，本社對於配紙的需要，比以前更為迫切。我們絕對不能承認，那些色情的書籍，在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貢獻更為重要。那些色情書籍都可獲得為數可觀的配額，為什麼我們所分得到的獨如此之少！我們對於這種不公允的情形，難於緘默！

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已行一年，現在又是一個年度的開始。我們認為政府對於過去一年白報紙配額的情形，亟應加以調查：究竟過去一年中的白報紙是如何分配的？其實際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書業方面，到底過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書籍？那些書籍？其用去的紙量與配給的紙量是否相符？我們希望政府加以調查，並公布其調查結果，使一般社會都能明瞭這一方面的實際情形。對於過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應根據調查所得，作進一步的改善。

（十二月三十日）

知識生活的偏向

劉緒貽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脫節

任何一個社會裏面，尤其是離開原始生活較遠的社會裏面，都有一羣人，靠獲取、傳授、或運用知識過活；從經濟的觀點看，這便是販賣知識。這種人，我們通常稱為知識階級。事實上，人類的生活行為，除開很少的幾種本能反應以外，大部是學習得來的，裏面都多少包含着知識的運用。比如一個農人，並不是生來便會種田的，因為種田也需要關於播種、加肥、除草、收穫、天候、土壤等知識；愈是要做一個好的農人，需要這一類的知識也愈多。石工木匠，至少也得要懂得如何應用規矩繩墨，做生意要先當學徒，這表明工商行為是不能與知識絕緣的。不過，這些人的生活行為雖然與知識有關，但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知識的獲取與運用是混雜在一起的；即使有距離，也不會太遠。做生意和做手藝的人，雖有一個當學徒的時間，但他們在此時間所學的知識也同時在應用。第二，這些人的知識都是和生產勞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離開了生產勞動，他們的知識便沒有什麼用處。至於知識階級的生活行為與知識的關係，則與此不同。第一，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亦即獲取與運用知識之間，有一個很長的距離，所以凡是閒暇少的人都做不到。第二，他們獲取與運用知識的活動，是和生產勞動無關的，至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一個人變成一個知識份子的過程，便是他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過程。

由於運用知識方式的不同，知識份子可以分成許多類。在舊時代的中國，大約只有做官的和教育的兩種。現在，除了公（包括文武兩種）教人員以外，還有自由職業人員如醫生、律師、藝術家、工程師、新聞記者等。由於職業的分化，各種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作用不同，影響不同，此地篇幅有限，暫難詳說。不過無論職業如何分化，他們有一點總是相同的，即如前面所說，培養他們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而他們的工作，又和生產無關，不能，至少不能直接增加財富。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需要社會來養活的人。

尤有進者，根據美國經濟學者凡布倫（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一個知識份子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途程愈遠，身份也便愈高。所以從前中國讀書人

的面孔白、吃飯少、指甲長、多愁多病等，俗話稱為「秀氣」，都代表一個人的身份。愈是「秀氣」的人，也便愈為社會上一般人看得起。然而，從另外一方面看，這包括兩層意義。第一，愈是「秀氣」的人，愈是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照顧的力量，因此便得一批人服侍。讀過紅樓夢的人可以算算，服侍賈政和賈寶玉這兩個寶貝的，直接間接一共有多少人？目前也許不容易找出這種極端的例子，但仍然辦公室裏有工友，家裏有廚子、老媽、和車夫等。這又是一大批不生產的人。所以，一個社會裏靠販賣知識的人愈多，不生產的人便加速度的增加；相對的，生產的人與生產物便愈減少。第二，脫離生產勞動而身份又高的人，一定要有些東西來表明他們的身份。於是，他們吃要吃得好些，穿要穿得漂亮些，玩要玩得巧些。生產這些好食物、漂亮衣着、和巧玩具的勞力單位，自然比生產普通食物、衣着、和玩具的勞力單位要多些。所以社會上這種身份高的人愈多，社會的生產負擔也便愈重。

既然從生產的立場，知識階級在社會上是一個純粹的負擔，所以每一個社會，如果生產的技術不變，其能養活知識階級的數量，亦必有其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這個社會便要出亂子。一方面是生產者，尤其是農民的暴動；一方面則是知識階級的分化。在這種分化中，一部份知識份子或者為了鑽不進「既得利益」的那一羣；或者抱着一種悲天憫人的精神，為生產者抱屈；或者兩種緣因都有，於是組成團體，往往與暴動的生產者結合，反抗知識階級中的「既得利益」羣。這種演變，有時再加上別的色彩，往往是內戰的基本緣因。尤其是中國內戰，更大半淵源於此。如果我們認為內戰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的社會結構，實在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間接聯繫

要補救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所引起的缺陷，不是沒有辦法的。但是這種補救的辦法，並不是要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直接聯繫起來，因為社會分工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愈是文明的社會，分工愈複雜，愈有必要。只要我們不想恢復原始生活，只要我們不想「率天下而路」，我們便不必企圖勸從

事知識活動的人，同時也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不過，從事知識活動的人，雖不必同時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也不必盡去談玄說理，吟風弄月，卻可以做些更有用的事，這便是幫助種田和做工的人去改良種田和做工的方法，以增加生產。這便是自然科學發達以後，西洋和日本一部份知識份子所走的路。

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也需要長期訓練，也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是他們的活動，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了起來。我們這裏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舉出例來，說明科學家與工業家等，怎樣用育種、防蟲、防旱、灌溉、運輸、肥料的改良、機械的應用、以及科學管理等等，來幫助農人和工人增加生產。我們只要舉出一個事實，便可以有個整個的概念。北美在白種人沒有去以前，只住着少數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中，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份是不直接參加生產的。但當時北美沒有一個像樣的文化；全部人民，都度着原始或者近似原始時代的生活。三四世紀以來，白種人把歐洲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這塊地方，而今，這同樣一塊地方，不獨養活了更多更多的人；而且，北美的生活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九四六年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美國約一萬萬四千萬人，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二千五百二十萬人。相反的，他們的知識活動加多了，全國強迫教育都到了高中的程度，好幾邦更到了兩年畢業的大學。靠獲取與傳授或應用知識為生的人，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更是有增無已。這都是由於他們的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結果。

我們知道，縱然不像凡布倫所說，脫離體力勞動或生產勞動是一種基於人性的傾向，至少也是林頓 (Ralph Linton) 所謂普遍文化型。因為無論在那一個社會裏面，人們只要能以知識生活來脫離直接生產勞動，都是會如此作的。所以，每一個社會裏面，純消費的知識份子，只要是沒有特別阻礙，總有增加的傾向。不過，如上所說，除非我們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間接聯繫起來，一個社會負擔知識份子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社會知識生活的偏向

從上述觀點來看我們的知識生活，無疑的，兩千年來，我們的知識生活是走了一條偏路。從西漢以來，我們的讀書人便看不起「奇技淫巧」，禁止言「利」。我們只要讀一讀桓寬的鹽鐵論，便可以看出這種偏向的程度。其結果，我們的知識生活完全與生產勞動脫了節，讀書人變成社會上的純粹負擔。歷史上，往往到了社會上知識份子達到飽和程度，遇着此路不通時，也有出來補偏救弊的人，如劉晏、王安石、張居正、徐光啓等，但終因勢孤力弱，雖挽狂瀾於既倒。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有意無意的覺悟了這種偏向，於是辦新學堂，派留學生，但除了極少數例外，我們想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企圖，都僅止於獲取知識這一段，（也許有人以為到了傳授知識這一段，但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們傳授的也只是我們受訓練時獲取的知識，並不是後來自己研究的結果。）沒有再向前走。因此，我們農人以及大多數工人、尤其是農村中手藝工人、的生產方法，仍然留在舊時代，養不活更多的人；也無法提高我們的生活程度。這種偏向的知識生活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民國以來，我們的新教育制度造出了更多的知識份子，更多更多純消費的人，這些人都要有個安插的所在，官場中，學校裏，投機場所，容納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做官和投機雖好，當教授雖然還沒有餓死，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大批人去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起來，官與投機家終是要被清算的，教授也有一天是當不成的。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

主義者的道路

李孝友

讀了「觀察」三卷十期楊人棟先生的「關於中共往何處去」一文，一方面感到楊先生的若干論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一方面又覺得楊先生所提出的問題

須要加以闡發與引申。本來楊先生那封信的目的只是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但附帶的談到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的態度問題。楊先生說，

「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相同，此距離之長度亦因之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綜觀全文，楊先生似乎以傾向後者自居；目前他之所以保留批評者，乃恐被人曲解作爲「幫閒」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即在度量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中間的一般距離，並討論在中國此距離是否可以縮短至最小可能。

自由主義是一種人生觀，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因其所處之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之不同，其態度與特性因之而異。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無論任何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基於個性的自覺和價值和企求個性能得到完美的自由發展爲出發的。所以對於任何抑壓個性的社會制度，自由主義者必挺身反對。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敢於反抗權威的叛逆精神，在整個人類進化史上有著極其輝煌的偉績。古希臘雅典的自由主義者曾兩度反抗貴族與財閥的專制，促成梭倫(Solon)與克利西尼(Cleisthenes)先後的改革。中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更揭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兩面光輝的大旗。研究過近世史的人，更可以從洛克、盧梭、伏爾太、潘恩……這一串響亮的名字裏，看出其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

自由主義之淵源甚長，我們不必從希臘詭辯學派(Sophists)主張「人是萬物尺度」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一算起，因爲對於後世，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智識份子有深厚廣博的影響的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潮，大體分爲兩派：一是以法國盧梭爲創始者的天賦人權論者，一是以英國亞當斯密爲代表的個人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前者激起了波瀾壯闊的近世民主洪流，後者促進了資本主義的進展和成熟。亞當斯密的學說，因資本主義的春蠶絲盡與弊端百出而受到了揚棄。但盧梭的天賦人權論至今仍光芒四射，深入人心。

本來整個自由主義的精神是爲了個人人格完美的發展進而追求每個人人格都能完美的發展的打抱不平精神，所以每當一個社會制度僵化，妨礙了多數人生存的時候，自由主義者輒吹起了改革的號角。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可以說是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每一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恆身爲先驅，與新興的改革勢力站在一起。但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及二十世紀以來，共產主義的思潮奔騰澎湃。人們除了要求選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夠的麵包的呼聲，使自由主義者開始處於最尷尬的局面。

甚麼是共產主義呢？我們不妨用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馬克斯葬埋時所發表的演說作爲最簡短的註譯：「馬克斯發現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有了

衣食住行以後，纔能對政治發生興趣；這就是說：那種直接維持人類生活的物質生產，是政治制度及法律關係的基礎。」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描寫出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擷取生產工具之後，商品的生產就宣告結束。生產品就不受生產者的操縱，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被有意識的計劃組織所代替。個人競爭生存時代的階段從此即告結束。在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纔得最後脫離了禽獸生存的世界，而進入真正的人類世界……」但是如何達到這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呢？共產主義宣言上說得明白：殘酷的階級鬥爭與流血革命之後，再繼以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雖說毫無悖於自由主義者的公道正義精神，但對於其手段的粗暴，自由主義者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出身中產階級有著溫飽生活的自由主義者，不能瞭解無產階級，正如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不能瞭解一羣飢寒交迫的囚徒爲甚麼要用暴力衝出牢獄的鐵門一樣。

自由主義者對於一切事物態度，固然是出於個性的自覺，但這種個性的自覺却具有雙重的特性。一方面具有個人性功利性，一方面又具有社會性與正義性。基於前者，所以自由主義者對於極權主義富於干涉性的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整個社會的改觀與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同意；基於後者，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目睹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罪惡又不能不對這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一羣，寄以深湛的同情。這時造成一部份自由主義者在「自由」與「平等」的歧途上選擇的榜徨，而另一部份的自由主義者在開始殫精竭慮的探討二者是否有協調的可能。這些自由主義者以「不虞匱乏的自由」，更具體的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內容，同時努力進行一種抑強扶弱的漸進的階級水平運動。這是世界上整個自由主義者的趨勢；英國工黨的執政便是這種趨勢的最顯明的象徵。同時西歐國家中如法比等的共產黨接受了議會政體，取決於選票的多寡。法共領袖多列士更坦白的說：「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只莫斯科一條」。這似乎是證明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矛盾，有協調之可能。

甚麼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呢？正如以上所述，自由主義是對社會的一種態度，自然隨社會的變遷而易其形態。如果脫離中國空間與時間的背景，未能深刻瞭解中國的社會，而欲論列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的社會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型態（去年賀昌羣教授於大公報上中國政治社會的大矛盾一文中間述甚詳。）此已爲不爭之論，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使命就是摧毀這個封建的社會，完成一世紀以前法蘭西自由主義者所完成的相同的工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也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屬於小市民階層與智識份子，但其中堅力量組織比較嚴密的，表

現比較凸出的仍然是青年學生。所以我們不妨將從提出科學與民主的「五四」運動起，到「五二〇」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止這一段的學運，視為自由主義的要求改革現狀反帝反封建的呼聲。三十多年過去了，固然這種運動對社會對文化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本質，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却未能動其毫末。這不能說不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自由主義者溫和的甘草二花失效之餘，中國共產黨遂乘機投之以猛烈的虎狼之劑。而這劑「革命」之藥，却已使整個的封建勢力戰慄不已。

在這裏我們不免要檢討以往自由主義者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自由主義者未能伸根於廣大的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中去；僅僅是斤斤於注意個人的自由，而忽略了多數人的福利。更未能根本瞭解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農民的覺醒與土地的改革。唯有農民覺醒與土地改革後，封建勢力始能無所附麗。土地改革雖然不是摧毀封建社會的充分條件，但是它是必要條件。

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遭遇雙重的苦惱。一方面受全世界的兩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盪，一方面中國又有着特殊的國情。歷史所交與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課題有二，一是摧毀封建社會，二是使每個人的個性得到完美的發展。就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來看，這兩個課題中的前一個工作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並非格格不入，但後一個工作則二者見解懸殊，互異其趣。這便是自由主義者苦惱的淵源。楊先生所謂自由主義始終不能接受共產主義是事實，但謂二者無法妥協則似乎未免言之過早。

印度的道路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印度的獨立不過才四個月。但因為真納的巴基斯坦美夢也於八月十五日實現，異族統治者的撤退在古老佛國劃上了一條新的界線，一般沒有族族偏見的印度人心里，獨立的狂歡本來就已經籠罩了一層陰影。不幸接着到來的是東西兩旁遮普省的大屠殺，繪出一幅歷史上少見的悲壯的流民圖。「人口交換」所牽運到的數字據估計在八百萬人左右！而克什米爾土邦的連天烽火，又將決定着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一對孿生兄弟的未來關係。這重的憂患，不惟使得尼赫魯內閣苦心焦慮，無暇喘息，不惟使得有識的印度人對獨立的獲得唏噓慨嘆，就是一個純粹同情印度的外國人士也深深覺得時日悠

我所謂之「妥協」是指促使中共造成承認異己尊重異己的民主風度，與發揚個性沖淡黨性的溫和氣氛。但這種「促使」工作的進行是須要真正的和平到來以後。大半出身於中產階級的中共，我相信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者善意的批評。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應當有這種希望，同時也應當有這種信心。如果說僅僅是爲了中共對個人自由有一「威脅」的可能，而像楊先生所說。「某些自由分子嚷著要消滅中共」，準備與腐朽的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最多也不過使歷史倒退幾十年罷了，但是歷史決不可能倒退的。在目前與其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始能顯自由主義者的面目，不如說自由主義與封建社會對立更能顯露其特性與使命。雖然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須要對立，但須要在二者共同的「敵人」封建社會摧毀或却步以後，這種對立始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正像楊先生所說，每一個自由主義者無法贊同內戰。因爲內戰的本身所造成全民破產的後果，及炮火所刻畫出來的那幅慘絕倫的圖畫，使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不能忍受。雖然一方面爲了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由「動員」而「戡亂」，但整個的政治却已病入膏肓，已到非變不可的階段。然而國脈民命，懸於一絲。如果「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誠懇的期望中共的領袖念人民痛苦之日增，及本身幹部因革命而犧牲的慘重，善於運用此一權力，在適當時期，重新回到政協的軌道裏來！當前中國自由主義者所期望於中共的，就是在摧毀中國封建社會的共同工作上，不到最後絕望關頭，不必訴諸武力。

長，好像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並不只四個月。

一個執政多年的政府，我們往往容易加以批判，因爲這樣的政府不惟有着未來的計劃和決策，而且還有着過去的一切計劃和決策所表現出來的成績。憑着已有的成績，我們便可以決定；這政府是不是一個有作爲的，值得歌頌的政府，或者是不是一個腐敗麻痺，人人得而攻之的政府，但印度政府是這樣年輕，假若我們想要了解得比較深切一點，那我們只有從這政府目前一切決策和計劃的動機上去探尋它未來的途徑。

印度政府是一個國大黨政府。國大黨經過了六十幾年的鬥爭，終於達到了

自由獨立的目的，從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當年他們爲了印度人民大眾的福利向異族統治者所要求的，現在已輪到人民大眾直接向他們要求了；當年他們可以向異族統治者要天上的月亮，現在人民大眾却很實際的向他們要求不再束緊褲帶，不再裸着身體。當年異族統治者拘捕他們下獄，危害他們活動的一切文件，現在却在他們掌握下的案卷里作爲他們鬥爭歷史的驕傲紀錄，提供他們以同一代人而作爲創業者 and 守成者的警惕。在這種通過痛苦而獲得的喜悅里，他們衷心的感觸和奮發應該是可想像得到的。

自治領議會

印度自治領議會的第一屆會議已於十二月十三日閉幕，從這次議會的主要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一般趨向。這次議會共開會二十一次，結果却順利的通過了比開會次數更多的議案。原因是：隨着自由獨立的獲得，印度領袖們產生了一種新的責任觀念。議會里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反對黨，也使得辯論的進行減少許多阻礙；而且很多議案和修正案都是先在國大黨里經過辯論，通過之後才在議會里提出的。因此，議會里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一般議員都盡力支持政府，盡力避免意見的紛歧。本來國防預算的增加，在以往的議會中一向是辯論的焦點，這次却毫無異議的一致通過，甚至有人要求再增加，直到財政部長說：『政府有着維持強大軍隊的充分財力』時才皆大歡喜。鐵路運輸的加價，在以往也是不容易得到議會通過的，這次的議會却也一致同意提高票價和運費。

反對國防預算增加的人不是議會里的議員，而是甘地。他曾在『唔里真』週刊上闡述消極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和非暴力抵抗 (Non-Violent Resistance) 不可混爲一談的一封信里說：『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家們在英國的政權下反對軍備的龐大費用，但現在，政治的自由自來到了，我們的軍費却增加了，還有着再增加的趨勢，而我們竟以爲驕傲！在我們的議會里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關於鐵路預算問題，他並沒有表示意見。

糧食政策

在這次議會的各项辯論里，真有點辯論氣氛的只有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因爲這問題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切身福利，報紙和羣衆都特別加以注意。糧食部長普拉沙在宣佈這項政策時曾說，這政策的目的是在逐步的取消管制，以至整個的停止一切配給制度。他希望這政策實施後，糧食缺乏的區域價格會降低，

糧食過剩的區域價格會上漲，但他希望價格的上漲不會漲到目前黑市價格的程度。又說，假若這計劃萬一失敗，政府還可以厲行更嚴格的管制。至於政府取消管制的原由，第一是管制制度有整個崩潰的危險；第二，政府爲了維持這制度所須付出的費用相當龐大，由國外進口的糧食在國內售賣時，政府須從中補助；第三，取消管制後，希望能以比較現時稍微高一點的價格引出更多的存糧，同時刺激糧食增產。補救的辦法是：政府繼續由國外運進糧食，準備積儲五十萬噸左右的數量，作爲應付緊急之用。政府並將經常舉行會議，調查各省各地糧食情況。目前的管制機構保持不動，以便必要時採用最後的法寶——重新厲行更嚴格的管制。報紙上對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反對最激烈的是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該報曾接連著論批評，並且嚴重的提出一九四三年加爾各答的災荒作爲警告，說取消管制將造成囤積居奇，刺激一般消費品的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負擔和生產者的成本也將跟着增加，而購買力和生產品則將隨着低減，政府也勢必要使得公務人員和工人們的薪津跟着上物價，招致通貨膨脹的惡果。即使最後政府決定恢復管制，那時候的局面已是難於收拾。結果是『目前比較花費的安全可能會被花費更大的不安全來代替。』在自治領議會中，議員夏馬曾批評這新政策是開倒車，因爲目前整個世界都正走向計劃經濟和管制。另一位議員孔日魯則以爲政府的辯護薄弱而幼稚，糧食部長的聲明是自欺和虛偽，他焦慮着這新政策會引起嚴重的危險，給予消費者以極其厲害的打擊。他更直截了當的說，政府取消管制的真正原因完全是爲了甘地對於這問題的意見。

超然的力量

印度政治生活中有着一個最大特點，那就是，除了政府，政黨和民意以外，還另外有着一種超然的力量——甘地。甘地現在已是印度的國父，但他却不像中國的孫總理，老百姓有甚麼冤屈時，只有跑去『哭靈』。他不管住在甚麼地方，每天傍晚照例舉行一個祈禱大會，祈禱以後照例對聽衆發表一篇談話。國事家常，無所不談。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就是他先在祈禱大會上提到過，以後國大黨全印委員會通過了取消糧食管制的議決案，接着才是政府的決策在議會中正式宣佈。甘地曾在一次祈禱大會上說：『增加生產和民衆方面的自己控制就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他又表示希望農民仍拿出他們存積的糧食來，希望商人們不要放縱的牟利。他一向是相信人性的美，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着適度的道德標準的。因此，糧食部長普拉沙在議會的糧食辯論中說：『最近幾個月

來，聖雄甘地發出有力的呼聲，反對糧食管制，這就使得管制的繼續比以往更加困難。他又說明，在過去三十年與甘地的接觸中，他發現了甘地的直覺往往正確可靠，而他自己的智能與邏輯則恰好相反，他希望在取消糧食管制這問題上，甘地的直覺也將正確可靠。實際上，最近兩年來印度的糧食產量就已經低減，分治以後，重要的農業區域又多在巴基斯坦。將來消費者的受苦程度如何，顯然只有靠商人們的「道德標準」來測量了。

這里有一段插曲。據孟買出版的「閃擊」週刊的政治記者說，普拉沙的繼任國大黨主席和他的準備辭去糧食部長職務是由於他跟內閣中的同僚們對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意見並不一致，他本人覺得取消糧食管制將對印度有極大的害處。至於原任國大黨主席克里巴拉尼的自動辭職，則透露了國大黨與政府間的關係，該記者說，克里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內閣總理尼赫魯副總理巴特爾在許多問題上不跟他商量。這消息是否可靠，難於知道清楚。照常理說，假如印度不是以黨治國，那麼克氏的地位不過是一個政黨首領，內閣總理自無事跟他商量的必要。不過，克氏還在主席任上時，有一次重要演說中曾經批評現政府的行政效率，並且說：「老百姓現在依然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剝削，就像國旗沒有在新德里升起之前所受的一樣。」這篇演說的確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印象，有人甚至說：「即使這是真的，現在也不是家醜外揚的時候。」因為倫敦星期時報曾經把這一段話加以引用。於此，我們要知道，國大黨與政府之間到底保持着甚麼樣的關係呢？新任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就任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中，也不會明白的宣佈，局外人自然無從知道。有人曾經試作比較，說前任主席克里巴拉尼爽直的批評政府是一個極端，現在普拉沙可能是另一個極端。倒是國大黨秘書長最近曾對一位記者說：「國大組織與政府兩者是合作的，預料國大黨政府將聽命於國大黨全印委員會。」

克什米爾

在這次議會中，副總理巴特爾曾宣佈印度與巴基斯坦對於劃分所引起的若干重大問題，尤其是財政問題，已經達成了完全協議，大家都高興這種圓滿的解決象徵着印巴關係的融洽。但大家也都知道，印巴之間另外還有着若干重大問題須要解決，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克什米爾土邦的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將是決定印巴未來關係的真正因素。在原則上說，克什米爾土邦已經加入了印度自治領，而且是經過該邦土王和人民領袖阿布都拉的一致同意。印度政府接受了該邦的加入後，才派遣印度的陸軍和空軍去征討侵入克什米爾的「匪徒」。尼赫

魯曾經保證過，印度將繼續派兵援助，直到把「匪徒」完全趕出克什米爾為止。克什米爾現在有着兩個對立的政府，一個是克什米爾臨時政府，以阿布都拉為首，代表着進步勢力，效忠於印度自治領。另一個是自由克什米爾政府，以巴基斯坦作後台。因此，一部份人會把克什米爾局勢的性質和將來可能產生的影響比作內戰時代的西班牙。巴基斯坦當局對於「匪徒」的行動一開始就抱着「我不知道」的玄妙態度，但印度政府却有充分證據，認為「匪徒」們有着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的不肯甘心，單從巴基斯坦這名詞的起源上就可以看出來。因為 Pakistan 的 K 字就是代表着 Kashmir 的。假如巴基斯坦而不包含克什米爾在內，那就將變成巴依斯坦了。現在，克什米爾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了氣候關係，似乎將趨於停滯狀態，假若印巴兩政府能够趁這機會作友好的努力而獲得圓滿解決，那麼局勢的惡化可以希望避免，印巴的未來關係也會有一個更加穩固的基礎。

外交路線

至於印度的外交路線，尼赫魯曾在議會的外交辯論中重新宣佈：印度將不捲入強權政治的漩渦，印度將與美國跟蘇聯同樣保持友好。假若一旦戰爭發生，印度將盡量的避免參戰。但現代的戰爭，要避免參加是很困難的；假若環境逼迫着不能不參戰時，那就只有選擇對於印度有利的一方。在印度領袖中，尼赫魯比別人更負國際聲望者就由於他獨具遠大的國際眼光。也就由於他這種遠大的眼光，印度在分治以後雖然有偏狹的教派主義者一度狂熱活動，想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的國家，但他把這些教派主義者痛加指陳，終於領導着印度平安的渡過了誕生初期的險境。他現在舉着的旗幟是：一個富強康樂，自由民主的印度。他對於印度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表現的獨立作風深為嘉許，他說他們的作風雖然得不到某些集團的歡心，但却已贏得了許多國家對印度的尊敬與同情。難怪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在評論印度外交政策的一篇社論里說：「不管內部的紛亂如何，印度在外交上已向中國作為國際機構中東方領導勢力的地位挑戰了。」同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一位印度代表潘尼卡前幾天在新德里公開演講國際局勢，談到中國在聯合國機構中也是握有否決權的國家時，他曾經描淡寫的說：「根據定義，中國也是一個大國。」當時曾引起聽眾們的一陣哄笑。

——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

論商賈

袁方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五

「貴」與「賤」

孟子說：「鑄錢必較，此之謂賤丈夫。」在傳統社會中鑄錢謀生的商賈，總是佔着很低的地位。可是周禮所描寫出來的社會分層裏，商賈還沒有賤到末流。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而執之，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婦功。

這裏所謂旅，就是商賈。就其地位而論，僅在婦功與農夫之上，遠在王公士大夫之下。到春秋戰國，商賈的地位，在為政者的眼光裏，却降到農工之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興鹽海之利把齊國經濟繁榮起來爭霸的管仲，却是首先說「士農工商」的價值尺度的人。他建議桓公「成民之事」，把當時四民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勿使雜處。」於是「士」在其首，「商」在其末，「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好像形成我國傳統社會的格局。

周禮所記述的社會分層如果是事實，商賈的地位，在農夫之上。何以管仲把它顛倒過來，落在四民之後？依我看來，與其說是管仲描寫一個新的局面；不如說是他為了政治的目的，有意要把商賈的地位抑壓下去。這是當時商業發達和政權衝突的原故。

春秋戰國時代，國君都知道商賈於國有利，爭相招攬，使「商賈皆欲出於王之市。」衛文公有通商惠工以興國的舉措。「陶朱公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巨萬。」（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三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居，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倚頓用鹽監起，而鄆郭鄆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史記貨殖列傳）正是「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不如倚市門。」商業勃興，商賈的地位，事實上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在蒸蒸日上，甚至可說這是商賈在中國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

商賈運用他們鑄錢必較的手段，累積財富，有時甚至

富埒王侯。這是說，他們的經濟實力威脅了原有的社會分層的等次。富埒王侯，進一步將是權傾王侯了。商賈的抬頭也成為社會結構是否將予改弦更張的問題。若是不把這在分層裏原處於低級的商賈抑下去，就得承認他們的新地位，也就是說要把原來較高的階層，讓出個位置來，給商賈去占據。在這社會結構面臨改造的威脅中，原屬上層的，也是握有權力階層的不能不出來答覆這問題：退讓呢，還是保守？中國這段歷史的答覆是保守，不是退讓。在握有權力的王侯，守住了他們的地位，利用了原有的社會價值的尺度，賤商。把在社會階梯上躍躍欲上的新興財富階級，打擊下去，一直把他們貶到四民之下，連農都不如了。

貴和賤，原是指社會上看得起看不起的分別。「士農工商」的層次是社會價值的尺度。居於末流的商，也是說社會上最看不起的人物。要使社會上看不起商賈，一定得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商賈是從事交換經濟的人物，在這比較鑄錢的過程中他可以逐什一之利而累積財富。如果要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必須使商賈的財富有所不能買，使他們不能單憑財富就可得到對人們具有引誘力的享受和安全。而且還要在社會上另外開出能具有引誘力的路子來。這些另外的路子又要不威脅原有的權力結構。做不到這些，儘管想賤商。而商還不賤的。換一句說，要商賤，就得把貴賤之別，脫離財富多寡的標準，而把它繫於權力的高下的標準上。如果財富不能買到權力，一個人不能單通過財富去取得享受和安全，財富才不會成為最有力的引誘，商賈也不易被人看得上眼了。若是在另外的路上，却能得到更可取得享受和安全的財富時，商賈的地位，就更要相對的降落了。我們傳統社會中的特權階級，就從這些方面入手去抑壓商賈。管仲所安排出來的四民層次，後來竟成為事實的圖案。

千金之子竟死於市

大家也許會記得陶朱公想利用財富去保障他兒子生命

的故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裏說：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錫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遺少弟。是吾不肖！」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百金。至楚，莊生家貧，披裘戴，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計。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也；欲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莊生問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一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為救，弟固當出也；重千金，慮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弟令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歎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聞某星事，王言欲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

陶朱公在當時不可謂不富，而且曾貴為卿相。但是他的「貴」的來源是握有政權的王，離開了給他「貴」的王，也就沒有了勢。他固然可以用他的「富」去邀得王者的恩赦，可是赦不赦還在王者，不在「千金」本身。「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誠可以寫出錢能通貴的力量。可是有時錢也無法通貴，而使朱公長男持其弟喪回家。富而不貴，便將受皇權的威脅，談人權保障，與虎謀皮！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裏，何以「富貴」兩字，老是聯在一起，難分難解。委實有它的深厚的意義。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莊子罵孔子道：「搖唇鼓舌，以迷惑天下之主，所以謀封侯富貴者也。」俗話有一功名富貴，等，若是一加仔細的分析，「富貴」在一塊，不是偶然，這裏實在指出我國向來的社會一條真正的致富之路——由貴而富；不是由富而貴。

正因爲由貴而富，所以齊筦山海之利，秦有鹽鐵之權，漢置鹽鐵官以斂其事，又禁「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並且禁他們爲官吏，也不給他們田產，農民只出賦一算，可是商賈與奴隸則出賈算，對於商賈徵財致富，有種種限制的方策，凡獲利最巨的幾種商業如鹽鐵酒，一律收歸國營，於是中產以上的商賈，破產者不知有多少！隨高祖開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進，破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明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細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此種情形，商人的無法抬頭，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政策的壓制，其實是貴層的安全，不容許富層王侯的商賈暗中來威脅。不能「退讓」的絕對皇權，怎能再容許子貢之流，「分庭抗禮？」「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因之不是探商鞅的「事未利及意而賈者，舉以爲收拿，就是侯秦始皇的徙天下十二萬富戶到咸陽京城免生異端；或消極的加以約束——不得購置田產，錦衣玉食；或積極的加以侮辱——把商賈與逃亡的罪人一體看待。「天無二日，地無二主」，神的天子既操生殺予奪的大權，殆全然只有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的商賈壓下去，使財富不能通貴！

由賤而貴的道路

說到這裏，有人自然會問：爲什麼商賈不去取得「高貴」身份的來源——政治權力？使人們可以由富而貴，做到名符其實的「富貴」次序？商賈的受制於王者，財富成爲權力的報酬，而不成爲權力的根據，究竟是怎麼緣故呢？是不爲？還是不能？這就牽涉到我國社會一條主要變遷貴層的路線。

天子是我國傳統社會裏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可是天子

重英豪，特別知道「儒生有益人主」。於是「學而優則仕」，由士而大夫接近真龍天子，成爲常典。十年寒窗功名富貴，只要一舉成名，似乎就可以享受不盡，苟子說得好：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孰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熟慕我哉？鄉也混然深之人也，俄而並乎堯舜，豈不賤而貴矣哉？分是也，教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齊庸之人，俄而治天下大器舉於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備效稿）

要是商賈登貴層，「唯學」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學而優則仕，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才可以脫去原有「錙銖必較」的水色。身份的改變，地位的轉移，豈是輕而易舉的事？士大夫自有一套生活方式、思想、行爲；商賈的又是另一套。儘管士大夫路上，並不排擠商賈同登王朝；但是商賈要想從這條道路，直上青天，怕是不容易的；何況還有人爲的障礙加以阻擋；好比隋高祖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一類的設施，商賈欲想改行入仕，豈是難上加難。據說以前有兩位朋友，一貧一富，貧者科舉出身，有功名；富者經商發財。同鄉中有一武舉時常欺侮這位富翁，富翁奈何不得。於是去請教那位科舉出身的老朋友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老朋友建議再捐一筆錢買個官爵，提高地位。果然後來那位武舉不敢再小看他了。可是爵位是買來的，不是正牌，表面上別人不敢再加以白眼，實際上還是暗中受人譏笑。他再去請教老朋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真正使人心悅誠服的尊敬？朋友告訴他除了下一代讀書中舉外，別無他法，你這輩子可不行了。這雖是傳說，不足爲憑，但是從這裏不難看出，低層的社會份子，抑壓的苦衷。社會分層的迫力，看不見也摸不着。富而不貴，買來的官爵，顯不出真正的威風，裝不出炫耀的門面。

「毆民而歸之農」

賤商的對面是重農。可是賤商和重農却是同一的作用，就是政治壓倒經濟，使皇帝把握住控制人民的大權。中國的皇權一直是建築在農業基礎之上的；而且也祇有在這種農業的基礎上，這類皇權才能維持。商賈的抬頭地主的式微。所以爲了維護這皇權的基礎，商賈不能不加壓制

了。自「包攬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攷天下」以來，農始終是我們的國本。「壁土植谷曰農」。農業和土是何等直接，何等密切！即到現在，我國人民還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猶依舊在農業裏謀生。可見我們的生活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從土地上長大的，靠農業養活的，怎能不對土地不與農業發生親密的感情？詩經上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值得恭敬，對於培植桑梓的鄉土，又何必不油然而湧起愛戀之感？加以農業和土地難捨難分，因之農業人口，似乎也有固着鄉土的特性。不要說一父母在，不遠遊，「即父母已經逝世，也不能輕易地背井離鄉，忘却祖宗墳墓所在的地方。所謂「安土重遷」，就是導源於此。

農業的生活是安土重遷的。大家生於斯，長於斯，朝夕相處，有個共同的本無形的抓在一起。傳統的思想家，特別強調「本」的觀念，所謂葉落歸根。孔子也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於維持世俗人心，都從「本」字出發，這並不是思想家不着邊門的幻想。

這個本字實在就是農業的別名。農業既是國本，本之所在，何能忘恩負義。可是商業的社會是流動的，和農業的特性，針鋒相對。「本末」原是對比的兩端，傳統的社會裏，「本是農，末是商。」農業固着於地，商業脫離地——這是對敵的局勢，容易產生衝突的情緒！用實際的情形來說本末的衝突，也許較理論的引中，清楚明瞭。春秋戰國時代，在日常生活裏，工商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於是商人階級乘機崛起。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變遷，表現在「舍本逐末」的上面。舍本逐末，就是改農爲商。人民從土地裏跑出來，斷了根，變爲商賈；可是商賈的天下，不是祖宗的墳墓所在地，家神土主也管制不住他的行爲，懸遷有無，鶴鳴而起，遍走江湖，其目的在擊擊爲利。「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一財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量錯看見這些情形，怎不痛心的說：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實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染肉，忘農工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貴，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效，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春不得避風

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動若如此，倘復被水旱之災。(前漢書卷二)上食貨志上)

這看法是否正確，不加討論。若是從農本上看，商業實係破壞農業安定的因素。要是「資未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末業者。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叛？」(王符潛夫論卷三浮侈篇)諸如此類看法，歷史典籍甚多，可謂車載斗量，更僕難數。所以賈誼有「墮民而歸之農」的論調：「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今墮民而歸之農，特著於本。」感動帝王，躬耕以勸百姓。這不是書生之見，空發議論！

舍本逐末，顯然破壞農業生活的完整和安定。看不起商賈，賤商，不是偶然的事。自秦漢以降，傳流的社會，一貫的重農抑商政策，始終不變，也不是偶然的事。而且並非由於帝王的偏愛，思想家的空想，推本求源，都與農業有關。因為農民性情樸直，敬畏法令，商君曰：「屬於農則樸，樸則令。」商賈多好狡，且其經濟勢力危及人主。不抑商，不足以重農；要重農必須抑商。然後才可以做到「墮民而歸之農，以著於地。」

帝王——大地主

賤商的一個主要原因，固由於不忘本：重農。可是歷代都主張重農抑商，實際怕是農並沒有重，商亦沒抑，結果有如童語所說：「尊農人，農人已貧賤矣，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賤商，我想還要進一步加以分析，又要涉牽到前面所談過的兩個字：「貴」與「賤」。因為農夫雖受皇權的保護，可是不可不貴，依然在賤的領域與商賈同病相憐；比起商賈，實際上還受皇權的壓迫。商賈是流動的，儘管是末業，易於躲閃皇權的威脅；農民的老根深埋在泥土裏，易遭直接的摧殘。「四時之間，亡日休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除了挺而走險，搦桿為旗，那敢和皇權為敵！

「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崇高無比的天子面前：「士農工商」，本部是一視同仁，一樣沒有保障。富貴的天子可以使他貧賤；貧賤的天子可以使他富貴，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全是皇帝的私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韓愈原通)皇上的基業，「能以馬上得之，卻不能馬上治之。」一定得有人幫同管理；幫

君發號司令的人，不能不給他們以「功名富貴。」「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皇權獨占着天下之富，依他的主意，分賞給幫同他獲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臣僕家奴。

荀子在富國篇說：「人君者管分之樞也。」王霸篇解釋的意義是「農分田而耕，買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面，帝王實際到是一個全能的大地主。不是嗎？歷來做官的，作家奴的，都稱自己吃的是皇家的俸祿。因之政權何嘗不可看作是地權。「帝」和「地」在事實上相的。帝王一般的通稱是天子，可是在我們的社會上天與地又是一個不可分離的名詞。這也許由於與農業有密切關係。因為農業的生產，一方面不能盡地，同時也不能脫離天時。農民的生產，是靠天地的生產——皇天后土。鄉裏人在亂世都希望有「真龍天子」出現——龍是水，同時也是皇權的象徵。

帝王是大地主，家奴臣僕，不過是皇上的大小聽差。聽差們可以在大地主的私產裏分一杯羹，吃皇家的俸祿。自秦漢以後，仕宦的途徑，或由選舉，或由學校，隋唐至清，則出於科舉。所以行政全由官僚包辦；官僚幾乎全是地主的產物。士大夫可以說就是大地主下的小地主，歷史上的士大夫，不一定全身出地主；可是等到作了士大夫以後，搖身一變，也成為地主。皇上利用儒生維持自己的天下，書生也依靠皇上維持他們的利益。互相依靠，他們共同的利益是在維持這安定的生產基礎。農業和土地。他們不能容許末業者流：「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這真是「傷風敗俗，大亂之道。」(前漢書卷九一貨殖列傳)怎能容許資本逐末的商賈破壞其間的痛楚關係？

賤商，歷史的事實，利害的

產物！

這種利害關係的結合，商賈難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麼？「學而優則仕」，商賈明知此路十分困難；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土地是樞要的基業，於是只有把資本投入土地，作為上跳實層的橋樑。歷史上商賈兼併農民的現象，異常普遍，這莫不是傳統商改賤上貴的一幕戲劇！在對絕的皇權下，只容許買而富，不容許富而貴。「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希望的是「四海澄平」，「漢世基業」。誰要冒天下大不韙來破壞這個大一統的局面，誰要在太上頭上動土，斷子絕孫，誅滅九族！

桑巴特(W. Sombart)有一句名言就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人們由社會權力獲取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才能由財富取得權力。何以我們傳統的商賈，不能搖身一變，由財富取得權力？打破由貴而富的僵局？絕對的皇權，貴族的分層，賤商與商賈，也許是其中最為基本的、最爲主要的、個原因。財富在權力之下，談什麼保障，發展更是不容易了！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胡明編著。上卷廿六元。下卷廿四元。本書八十萬言，係二次大戰後中國出版界唯一完備及最新世界地理學專著，為研究治經濟地理史地學者所必需，特由印千部，發行特價，以享讀者，捷足先得。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百科全書版。詔華譯。十六元。本書提供了人類一切社會知識寶藏，其卓越價值，早有定評，現四版出書。增加哲學部門，尤為可貴。

蘇聯歷史教程 高爾基著。胡明譯。八元
我的大學 高爾基著。胡明譯。四元
夜店 傅爾曼諾夫著。胡明譯。四元
軌聲 莫斯科前衛戰 亮之韓譯。四元

郵寄掛號二成。航掛三成。多還少補
上海按六千倍計算
特價七折
★ ★ ★

光華出版社

南京五一路九七號
西九一八號
電話二四一四
電話三九四零

號九〇八箱信政郵海上：處信通總購郵
價特行舉念紀年週二立創

憑為戳郵天五長延。外止日十月一一起且元自
折八打再價特按購定或批現行同內期價特



蘇北實地視察錄

鄉少

(觀察蘇北通信)
秋天過去了，嚴冬正降臨人間。一千幾百萬的蘇北同胞，在國共雙方的軍事行動之下，田園荒蕪，廬舍為墟，就和這時序一樣，正步上大地之冰凍土慘裂的隆冬季節了。

假如處於承平的歲月，蘇北自然還算做很好的地方，她雖沒有江南的繁華煙景，但也可稱為「魚米之鄉」。元末的朱(元璋)張(士誠)之戰，清季的洪楊之役，和這次的中日大戰，江南人民，為避兵禍，成千成萬的渡江而北。五百年來，蘇北沒有經過大的屠殺浩劫。士宦之家，歡喜用「江左文人」的春聯，升斗小民則在牆上貼滿了「四季平安，丁財兩旺」論說經濟的報條。總而言之，無生活，社會思想，和人民心理那一方面而言，蘇北是和平的，靜止的，樸實的。

前秋勝利時，全境兩個省轄市，三十三個縣份，除了通、揚、泰、徐四州外，共軍可算完成了一統之局。大規模的國共內戰自去年七月開始，國軍使用了十五萬兵力，到冬天把全部縣市拿到手了。淮陰是共軍華中的首府，並沒有經過過大的戰鬥，就給國軍收復了。今年春夏之交，是國軍的鼎盛時期，縣府入境，難民還鄉，靖黃、揚泰、鎮揚、通如、泰泰各綫水陸交通，次第恢復，共軍如，泰、泰、靖四縣獨立團，為李天霞的一百師擊垮，泰與縣長張鳴舉，生俘不降而死。國軍在點綫以及附近一帶，總算能夠維持着一個小康之局。

但是這個可喜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得多久，人們平安地度過過端陽節，略帶憂懼的度過立夏節，憂心忡忡地度過過中秋節，今天連續靖司令部所在的南通城，清剿指揮部所在的興化城，富戶巨商們都忙着搬家了，各地小讓點不是自動撤走，就是為共軍一掃而光。過去反共激烈，和一個有機緣就成燎原

的鄉派長，還鄉團員，現在又秘密的找尋關係，向共軍悔罪自首，要做個「兩面通」了。政府指示剿共工作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今天無論是軍事政治，都是建築在流沙上面的，流沙是經不起地層的振動，軍事政治也面臨解體的危機了。

「自首自新」

下面是我的綜合性的報導：
共軍在蘇北有七年歷史，政府、議會、學校、醫院、銀行、商店……無不畢具。她又是相信組織運用羣衆的政治，工農商學，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個必須隸屬的組織，這些組織裏的組長、幹事、理事、委員……傾成爲官紳，抓得來「自首」「自新」的對象。一個鄉鎮公所，關閉着七八十個自首份子，一個區公所，關閉着二三百個自首份子，這是毫不稀奇的事。說起自首手續來，認爲麻煩固屬麻煩，認爲簡單也極簡單。寫海邊書，具連環保，這不用說，主要的還是所謂「

之勢的火種。官紳們雖恨入骨髓，但又不是容易抓得來「自首」「自新」的。倒楣的是那批不相干的「一擊」，譬如曾經跟在共軍後面搖旗吶喊過的，會後是工會、農會、商會、婦女會的小頭目的，自由職業性質如教師醫生的，甚至什麼也說不上的善良人民

「錢到，公事了」，就極其簡單。「錢不到，公事不了」。錢也極其麻煩。這種做法，在南面的五六個縣份，已成公開的祕密了。這筆龐大的「自首財」，真正用在自衛武裝上面的還不足十分之二三，其餘大部份，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歡喜。或者「先小人，後君子」，談妥條件。如，泰、兩縣的幾個區就是取用的「二、四、六」制，縣長六成，區長四成，鄉長二成，至於撥出多少來孝敬上司，恩賜僚屬，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自首份子真是世界上的至可憐至可悲之人，「獻槍」不足可以死，「策反」無功可以死，局勢惡化可以死，國軍吃敗仗可以死，共軍反攻進來以「反動派」論罪可以死，無緣無故被作爲內戰英雄們的「祭旗品」可以死；死的，方式有槍斃、殺頭、刀割、拋河、活埋……應用最普通的方式是黑夜裏活埋，人不知，鬼不覺。槍不響，刀不動，

現在局勢危險，地方當局更加猜忌毒辣，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都像患着怔忡之症了。靖江的自衛隊長把一個自首的民兵組長砍下了腦袋之後，挖出心來指着罵道：「入娘的！看你現在還能不能新（心）嗎？」殺之愈兇，逃之愈衆，逃之愈衆，殺之愈兇。本來是共產黨的，一聲呼嘯，「老兵歸隊」（這是共軍發動的運動）。本來不是共產黨的，事勢所趨，「逼上梁山」。說句公道話，共產黨倒應該感謝這批反共英雄，只有他們，才真真能替共產黨製造出有生的力量。

「算「算賬」，倒「倒租」，「三三」章程收田賦

「地方協進會」，「收租委員會」，這是

地主集團的兩大組織，前者是豪紳的衙門，後者是大地主的「花廳」，他們帶着自衛隊，延門挨戶的去算「算賬」，「倒「倒租」，共產黨的「算賬運動」是追溯到百十三年前，他們的算「算賬」也是點滴必較，分毫不讓。這些地主們有一個「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為人」的頭腦，以往本來也吃了些共產黨和泥腿子的苦頭，此時不報，更待何時？起初農民選編到一點中央的寬大政策，信以為真，但經過現實的教訓後，觀感便變了。見到地主下鄉，年青的標悍的就成羣結隊的狂奔逃走，弱者的懦怯的不及逃走的也成羣結隊的俯伏求饒。「土匪」比「共產軍」和「自衛隊」比「洋頑」。

（共軍稱國軍和省保安隊）更加不留情的，舉凡食糧、木料、豬隻、雞鴨……值錢的好吃的東西，一搶掠光，對於俯伏求饒的，還客氣一點，對於狂奔逃走的，往往什麼也不留下，連鍋、瓢、碗、盞也用大車裝回據點去了。如皋十三區盧家莊的某大地主憤憤的說：「這班窮狗入的！又可憐，又可厭，我要不是進的「道院」（蘇北迷信組織），看在「老祖」（道院的始祖）的面上，真要「鬥爭」，這是一把火把他們統統燒光的！」

中央和省府的命令，蘇北的田賦，從今年度開徵，以往積欠，一律豁免。命令是堂皇的，一到地方政府的手裏，而目全非，性質全變了。有些縣份，擅自訂定了新章程，所謂「田賦三三制」，根據田畝的正產收穫總量，佃農得三分之一，地主得三分之二，自耕農得三分之一。有些縣份是派兵跟着地主去收租的，所得米麥，地主得三分之一，鄉公所和自衛隊得三分之一，縣政府得三分之一，這是另一種意義的「三三制」，比前者對佃農客氣點了。今秋蘇北歉收，中等田畝只收到八九斗黃豆，政府和地主閉着眼睛昧着良心估計得多的，佃農所得，實在不敷種子、肥料、人工和農具的耗費。共軍的糧賦一畝十二市斤，夏季徵麥，秋季徵米，現在不但要徵收秋季的，而且補徵夏季的，她的「武裝工作隊」，一直活躍到南通城外，誰還敢不給呢？有些中小據點內的居民，也偷

偷地去繳錢完糧，唯恐共軍打進來了要「清算」，「鬥爭」。化錢求安，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思想。

老百姓還有一項難，以統計的財富損失。六年前來，共軍的「江淮銀行」、「華中銀行」、「鹽阜支行」和「蘇中支行」，發出了無數的「抗幣」，偽幣法幣，一度絕跡。現在「抗幣」等於廢紙了。廢紙尚可糊窗子，階屁股，派一點用處，「抗幣」即使用放在家裏也可能惹起不可測度的禍事，市場的使用當然不必說了。八年的抗戰，耗盡了所有的國民積蓄，透支了未來的國民所得，但是二年的內戰，將這禍害於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了！

清剿工作和軍隊紀律

整頓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統轄負責的，北部屬彭雪峰的清剿指揮部，駐宿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

百師，王鉄漢的四十九師。李部備配精良，紀較佳，戰鬥力也很強。常以精銳營團，編成機動部隊，夜行晝伏，四出游擊，共軍每聞風遠揚。春夏之交的小康局面，得力於李部者最大。後來李調山東，全部覆沒，李本人編押於國防部待審，最近報載已無罪開釋。王亦調東北，蘇北南部的能征慣戰部隊全走掉。目前南部的綏靖工作，由畢書文二十三師負責，畢師原係郝鵬舉偽軍，日寇投降時，郝部「還軍於民」（投降共軍收編「民主聯軍」），今郝「還軍於國」，郝部有幾個特點，殺人啼笑皆非的。第一，調至如皋泰靖後，立即下令將據點四周的民房限期拆光，時屆隆冬，民無歸所，老幼啼哭，慘不忍睹。第二，據副官處長講，中央對他們岐視頗深，經費從來不及其他師的，因此軍需糧秣，求之地方，稍不如意，自縣區團長以下，舉手就打，開口就罵，對老百姓的態度，更不用說了。第三，平日深居簡出，難得出動，偶而到附近地方走走，他

老百姓私下說是一「清箱」，連小孩子的撒尿布也給他們「清」掉了。第四，對於保安隊，自衛隊，甚至自家的部隊，坐看共軍襲擊，雖近在咫尺，從不救援。地方機關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請出來了，打勝仗要慰勞，打敗仗要賠償，共軍事先跑掉沒有接火，說你謊報軍情，要「嚴懲不貸」，而且真的「嚴懲」了，好多鄉長就被吊起來拷打過。大家都知道二十師是俗語所說的「一犍子的耳朵」，牌子眼。第五，駐在泰興縣屬黃橋鎮的旅部，不准人家稱過去的「和平軍」為「偽軍」，也不准人家稱今天的共軍為「匪軍」，他們自己是不拆不扣的「北平元老」，件件有三分的。北部的清剿情形尤為糟糕，戰略據點的鹽城，一度失守。現在連進陰五里內的據點，也給打掉了。李堡、斜角、拊茶……這些南北聯繫的要點，前幾天宣告失守。現在整個蘇北是支離離碎，寸寸斷斷。目前共軍管文蔚（軍區司令）梁靈光（行政專員）施亞夫（二縱隊司令）諸部，正由東海邊向腹地及沿江地帶滲透，如皋泰興

化諸城遭「圍攻」如皋縣長說：「我固的要變成長說的兩位嗎？」如皋第一任縣長就職三日，城陷被俘。第二任縣長尚未進入縣城，即與職員一百餘一齊被俘。泰州縣黨部委員的母親，在家裏唸南無觀世音菩薩，「我家世代忠良，你總要保佑，不要有什麼惡報」，泰興縣政府的機要文件，也搬到了兵艦上去了。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起什麼作用，備用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一水之隔，自衛隊防地隊被共軍解決了。共軍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團長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載。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以黃家市區區長和自衛隊長，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的，往日有怨，今日無仇，我們為啥要管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總得給我們留上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我們在兩個鐘頭裏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敵團部玩玩，不妨再見。」

共軍開始攻擊了，解決了三個碉堡，鎮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碉堡，區長在頑強的抵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敵團部玩玩，不妨再見。」

共軍開始攻擊了，解決了三個碉堡，鎮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碉堡，區長在頑強的抵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敵團部玩玩，不妨再見。」

共軍開始攻擊了，解決了三個碉堡，鎮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碉堡，區長在頑強的抵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敵團部玩玩，不妨再見。」

共軍開始攻擊了，解決了三個碉堡，鎮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碉堡，區長在頑強的抵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

台灣「總有一天」

鄭俠

(觀察台灣通信) 止商舖和用高於法定比率率套取法幣頭寸上，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日人心目中的「寶島」，如今正進行着飢餓癱瘓的不治之症。日本人在這裏是百廢俱興，到了中國政府却是百業俱廢，一切只靠通貨膨脹過日子。日本人留給我們的工廠礦床共有一萬多所，現在勉強可以冒烟的不過半數，其餘大部死停在那裏，護機器鏽得發臭。成千萬的工人，盡被無情的趕出廠門，變為失業後備軍。根據台灣地政統計記載，日治時期(民三十三年)工業人口共三十一萬五千人，佔全省職業人口百分之二一·六，礦業人口五萬餘，佔百分之二；我們來了之後，卅五年年底的統計，工業人口只佔百分之三·〇八，實數僅有十二萬人。礦業人口只佔百分之〇·五，實計二萬一千人。工業人口的銳減，將近百分之十一，職業人口的減少便是失業人口的增加。在農業方面同樣遭到極大的浩劫，由於今年八月一次可怕的颱風和最近羅東

物價驅匯率 災害祈鬼神

從光復到現在兩年間，物價飛躍上騰，迫得每個人都喘不過氣來。據官方統計，上月的物價指數是百分之七〇八·四七。顯要們為應付物價，穩定金融，想用台幣匯率以策得到些效果，從最初的一比二十(台幣比法幣)而提高到三十五、四十八、五十七、七十二、七十九，最近已再提高到一比八十四了。這種並非由於本身經濟安定所表現於貨幣價值之相對增加，不但沒有控制了物價，反而使物價驅匯率。而且每當匯率變更必然刺激物價上漲，這從現在限制高匯到停

政府觀亂的浪，在這裏也是高唱入雲。不論城市鄉村，到處可以瞻仰新鮮的標語口號，由抗戰而戡亂，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盤，的確是件大事。「節約勸亂」、「勸亂救國」、「勸亂必勝，建國必成」，這對於我們內地人並不新穎，因為與抗戰時期不同的只是數字之別，但對於台灣同胞確是一個最新奇的傑作。他們所奇的不是，抗戰已能勝利為什麼還要「勸亂，建國也並沒有看到一點影子，相反的台灣原有的建設現在却慢慢給破壞完了。

進行大選，實施憲政，也當今政府竭力標榜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台灣表面上看好像也很熱鬧，所有的報紙都在給候選人鼓吹，街頭巷尾，飯店茶室，幾乎每一個角落裏，沒有一個地方不貼着大幅的宣傳廣告，藉以逗引選民。但祇要注意他們的履歷時，全篇一律的都是日治時代曾任某某顯貴，現任某某要職。好像唱戲一樣，上次扮演秦檜，下次也可扮墨曹操，只是改頭換面而已。編鼓盡管打得震震，聲音盡管喊得響亮，但總

引不起人們的興趣。無人捧場已經夠丟臉了，最使人噁心的他還要硬請你捧場。前天竟有人跑到辦公室來，奉我們上官之命，讓我們推薦候選人X X，每張身份證都彙集在一起。在未投票前，「為防止選民棄權計，凡不投票者，不予配給食糖」。(新生報雙原說)如果不投票，甚至可能飯都不讓你吃，這便是在大選前夕的佳音。而今選舉完畢，僅以台北市而言，市民共有三十多萬人，而投票的只有九萬八人，據說其餘的二十多萬人都沒有投票權，這也是所謂「普選」。

「總有一天」

台灣同胞受日人教育前後五十多年，先後正需要努力掃除過去的毒藥，灌輸些新的血輪。但事實上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兩年來學校裏的課本仍然還是從前內容，我曾經親自到過很多學校去參觀，他們用的外國地理上，朝鮮、台灣還是屬於日本的領土。這樣真是天大的笑話。我在台東時曾經去參觀該縣最好的一個「文化小學」，一個

敬謝讀者感情

編者先生：物價狂漲至此，殆非一般民營刊物所能担負，貴刊是我們所歡迎的僅有的刊物之一，我們實不忍對其因受物價的壓迫致遭摧殘。在此時期只要貴刊表示願意接受讀者的協助，我想大家雖然一樣的貧苦，必皆樂於竭盡棉薄的。希望貴刊務即作此收啟。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如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貼足信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萬保龍 謹上 十二、十七、福州

編者按：萬先生的盛意，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仍在擇持中，至少目前尚未到要向讀者呼籲捐款的程度。餘見三卷十一期編者復陸樹人先生一函。謝謝萬先生。

戡亂與建國 選災與食糖

在抗戰而戡亂，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盤，的確是件大事。「節約勸亂」、「勸亂救國」、「勸亂必勝，建國必成」，這對於我們內地人並不新穎，因為與抗戰時期不同的只是數字之別，但對於台灣同胞確是一個最新奇的傑作。他們所奇的不是，抗戰已能勝利為什麼還要「勸亂，建國也並沒有看到一點影子，相反的台灣原有的建設現在却慢慢給破壞完了。

敬謝讀者感情

編者先生：物價狂漲至此，殆非一般民營刊物所能担負，貴刊是我們所歡迎的僅有的刊物之一，我們實不忍對其因受物價的壓迫致遭摧殘。在此時期只要貴刊表示願意接受讀者的協助，我想大家雖然一樣的貧苦，必皆樂於竭盡棉薄的。希望貴刊務即作此收啟。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如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貼足信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陸志韋及其研究

工作 余友才

簡歷：浙江吳興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生。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東吳大學文學士。九年（一九二〇）芝罘大學哲學博士。九年至十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前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兼系主任。十五年以後，歷任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文學院代理校長職。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以後，代行燕京大學校長職務。現年五十四歲。

上

十九世紀德國心理學大師艾賓浩斯（Ebbinghaus）第一個應用統計分析和數學的方法，從事關於記憶的研究。一八八五年，他發表了一篇實驗報告。說在剛剛背熟一些，無意義的字（Nonsense Syllable）之後的二十分鐘，會忘記得特別快，再過四十分鐘，所忘記的會超過所背熟的一半。到二十四小時，則所忘記的就沒有多少了。這事實，在他那轟動一時的「遺忘的曲線」（The Curve of forgetting）上表現得十分清楚。本來，人底記憶是一種神秘的經驗。在他以前，沒有人加以實驗。所以，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早年的陸志韋先生就是承繼着艾賓浩斯底研究的。一九二二年，他發表的那篇「記憶保存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Retention）曾經獲得了美國心理學家底注意和讚譽。同樣地，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也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陸志韋先生實驗的對象有兩組。一組包括一個芝加哥大學心理系的教師，三個華裔學生和六個中國留學生。實驗這一組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到八月。另外一組包

括一個教授，六個畢業學生和三個中國留學生。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十月到一九二〇年二月。材料也是些無意義的字。分成若干組（每組十二個字）。他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要看不同的條件之下，那條「保存的曲線」（The Curve of Retention），也就是那條「遺忘的曲線」的性質怎樣？不同的條件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實驗的方法（Anticipation）和重認的方法（Relarning）。

預期的方法就是當被實驗者背熟了若干組字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按原來的秩序，那麼一個個地顯現出來。叫他在每一個字出現之前兩秒鐘，先說是甚麼字，說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認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次記錄作好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顯現若干次，讓他溫習幾遍，然後重新實驗。另外一組是默認的方法（Written Reproduction），重認的方法（Recognition）和重認的方法（Reconstruction）。默認的方法就是叫被實驗者在一分鐘之內，把一組字默寫出來，默寫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重認的方法，就是叫他在九十秒鐘之內，從二十四個字裏挑選出原來的一組字來，挑選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認的方法，就是把一組字分開寫在十二張條紙上，同時把它們之間的秩序搞亂，叫他把原來的秩序整理一番，整理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另外一方面是關於學習的程度的。他分了四種不同的程度。一是百分之一百五十五。二是百分之一百。三是百分之六十七。四是百分之三十三。比如說，如果被實驗者讀十遍是百分之百的學習的話，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是讀了十五遍。百分之六十七是讀了六七遍。百分之三十三是讀了三四遍。

陸志韋先生底結論，關於改變實驗方法的部份，重認法和其他四種方法不同，在最初一小時忘記得非常快，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也相當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重認法從最初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得倒慢：從四小時到二十四小時忘記得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八，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九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二。重認法從最初二十分鐘到一小時忘記得倒慢，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得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八十八，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在最初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在最初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三，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從這裏，可以知道學習的程度愈深，所保留的也愈多。不過有一個限度，就是過份的學習，比恰到好處的學習，在經過長時期之後，所保留的反而要少。比如「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的學習程度和「百分之一百」的學習程度就是一個例子。

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默認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八十八，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預期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七，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八，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四。關於改變學習程度的部份，用默認法實驗「百分之一百五十五」，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八十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八。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〇。八，實驗「百分之一百」，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四。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五。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〇。二，實驗「百分之六十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一。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四。八，實驗「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二。七，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二，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三。七。用重認法實驗「百分之一百五十五」，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九〇。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三。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三。九，實驗「百分之一百」，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八。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四。實，實驗「百分之六十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三，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六。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一。八，實驗「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八。一，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從這裏，可以知道學習的程度愈深，所保留的也愈多。不過有一個限度，就是過份的學習，比恰到好處的學習，在經過長時期之後，所保留的反而要少。比如「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的學習程度和「百分之一百」的學習程度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〇五年，法國心理學家比納（Binet）對六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每一歲挑選了若干問題，開始了一項關於智力測驗的調查。一九〇八年，他編製了法國的兒童個人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三十二類。

一九一六年，美國士丹佛大學（Stanford）心理學教

特爾曼 (Terman) 根據比納底測驗表，重新編製了美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表 (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Scale)，問題一共有九十類。

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陸志章先生根據比納底測驗表，也重新編製了中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六十五類。在中國教育心理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那時候，他在南京，所以與北方的心理學家張耀翔先生遙遙相對。「中國比納西蒙智力測驗」雖然小有缺憾，但已經被他底高足吳天敏女士先後兩次訂正過了。到現在，他底測驗，在中國兒童國人智力方面，還是獨一無二的羣表。測驗的內容和方法已經變成了常識。這兒無庸多加介紹。

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 夏，陸志章先生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因為他從想從事思想的研究。但回國後，蘆溝橋事變跟着發生了，所以他底研究無從着手。他只好研究漢字改革和聲韻學的問題。到現在，他底研究已經有了結論。關於簡化漢字的路，在他說來，是行不通的。為了解脫漢字對思想的束縛，為了減輕經濟文化上負擔，他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文字上的激底革命。再有一年功夫，他底研究報告大概就可以問世了。

下

在燕園，陸志章先生常騎自行車代步。他身材細高，臉色有點兒黑，戴着眼鏡，可是眼鏡又常在手裏拿着。他是一位樸實的學者，生活刻苦，幾年來沒穿西服。同時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對人沒有虛偽。每天，他除去在貝公樓裏辦公之外，還兼着國文系和心理系的課務。他是民國十五年 (一九二六) 進燕園的。到現在，他服務燕京整整二十一年了。他下年度休假，決定在燕園專心著述。

陸志章先生從小經過了生活的磨煉，養成了獨立開創的意志。他底父親，他現在回憶起來，是一個厚道而寬大的人。他底家庭，本來也是那麼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後來漸漸地沒落，漸漸地衰頹了。

陸志章先生最初對莊子的「神祕經驗」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他決定學習宗教心理學。不過那時候，他是沒有一點兒關於心理學方面的知識的。所以他只好先從生理心理學入門，希望給宗教心理學打下一個穩固的基礎。後來，那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他從從事

思想的研究。這研究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要看人底思想的話和語言的關係。要看人底思想怎麼影響他底話。他底話又怎麼影響他底思想。另外一方面要看動物怎麼影響人的話單地表達一點兒思想。因為這，他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不過因為當時的關係，他底研究無從開始。這不但他個人底一個大損失。同時，這也是中外心理學界的一個大損失。

陸志章先生天資極高，興趣極廣。過去，他對文學、哲學、和神學都有研究。不過後來，他專以實驗心理學為體，以教育心理學為用。現在，他以漢字聲韻為研究的範圍。以社會心理學為教學的範圍。以教育心理學為應用的範圍。二十九年 (一九四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建國教育」發表了一篇「中國心理學最近的將來」的文章，曾經以桑戴克 (Thomdike) 自勉。實在，要是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他底成就的確不可限量。

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 七月，陸志章先生發起北平心理學家聚餐，每月一次，歷年不斷。之後，他又激周先庚先生和孫國華先生合辦心理學報。另外，他們又同心協力籌劃心理學會的組織。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 正月，中國心理學會正式在北平成立。

陸志章先生也是一個富於風趣的人，他愛收藏古畫。特別明期的古畫收藏得最多。同時，他也喜歡集郵。抗戰後，陸志章先生苦長燕京，對淪陷區域有志氣的青年，他給保存了一塊乾淨的土地。但限着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解散，他和司徒雷登先生一些人被日本人送進了集中營。後來，他又給轉押進了陸軍監獄。這其中，他受盡了日本憲兵底虐待與苦刑。一年後，在狼毒的「日支」親善的假而具下，他又給放出來了。由於日本底嚴密的聯保組織和經常的監視，他只能一直留在北平。這以後的幾年，他完全是靠他那些名貴珍奇的郵票維持生活的。這堅忍的高風亮節，在當時那種烏煙瘴氣的敵偽時代，實在難能。

燕大生活苦難裏。陸志章先生也生活在苦難裏。不久的過去，他把他底在南京的最後一幢房產賣了。現在，他就靠賣房產的錢貼補一家的生活費用。

(上接二頁) 鍋灶，針線，犁耙實際只是燒飯、成衣、種田所用的一種工具而已，這種工具絕對不能稱為他們的「工作母機」，毫沒有「母」的意義在裏面。

(二) 關於幾個名詞的中文譯名... (a) Turret Latha 在國內已通用「六角車床」，史先生譯作「炮塔車床」，那是日本譯名，吾國很少用。(b) Speed Lothe 史先生譯為「高速車床」，應該是「多軸車床」。(c) Plastic 一詞，在某期的大公報工業週刊上討論過，應譯為「塑膠」或「塑料」，史先生用的「玻璃」兩字是一般人的口頭語，毫無工程上的意義。

陸家徵 十二月廿四日 台灣台中

沒有錢結婚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汽車駕駛員，小學部未讀完(差一學期)，可是關於國際和國內局勢的演變，無時不在關心，最低限度我總得閱讀一種刊物或報紙，所以我便由多種刊物中選擇了「觀察」，尤其是一觀察通信「我最愛讀，關於軍事的剖解我更是百讀不厭。先生屢次的說：「觀察」是一種高級刊物，可是我這個低級的人每期總是非買不可(從前上城時才買一本，自三卷四期起每期都買了)，固然有許多論文我是看不懂的。軍隊免不了要移動，所以從未訂閱，零購則多付百分之五十的代價。

下邊說一些關於婚姻的事情。內戰在無限期的進行着，那麼婚姻問題便成了大多數青年男子的嚴重問題(貴刊還未討論過)。為什麼呢？窮的地方不得而知，在陝西有些地方定婚，女家要六七十綢緞花(每綢十斤)，合市價要兩仟多萬元。如沒有這些棉花拿出來，那麼祇有聽天由命了。

國家優待技術人才，上士駕駛兵每月八十萬元，如果一文錢不花(即鞋、襪、手中、肥皂、牙粉、烟捲都不買，新聞紙也不訂)，準備結婚還得準備上兩年多。如果顧慮到父母的生活(父母的生活豈能不顧慮呢)，那麼就是到四五十歲還是結不起婚。(一輩子沒有結婚的實在不少數，俗語有「剩男」而無「剩女」。)養家已成爲青年男子很普遍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在晉南(讀者是晉南人)，訂婚也要一二百石麥子(每石一百四十斤)。這大概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三省兩省的問題。

這不是開玩笑，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請政府能夠注意這個問題，設法幫助使結不起婚的人能夠結得起婚。

侯玉文 十二月三日 西聘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

原作者：朱光潛

原刊處：獨立評論社社論

顧名思義，自由份子不屬於一個政黨。惟其如此，他無須與任何政黨立於反對的地位。黨與黨反對，而自由份子在中間保持一個中立超然底態度。他不參加一個政黨，有時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業，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黨與黨的紛爭之中，一部份人如果能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底態度，那對於國家社會有健康底影響。自由份子可能缺乏政治興趣，但是生在近代國家社會中，大部份生活都要牽連到政治，不由得不對政治作思考和形成意見。他在思考時只須就事論事，無須為庇護某一條黨綱或某一種政策而去對某一件事情作偏袒底贊助或抨擊，所以他的意見往往較能從四方八面著眼，大公無私，穩健純正。如果他像這個人能在一個社會裏形成一個輿論，那輿論也必是公平正底，健全底，有助於社會安定底。

在定義上自由份子既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份子，他就不能有所謂「組織」。一切組織都要有一個共同底信仰與共同底紀律，每個份子都要犧牲個人的自由來保持團

體的完整，這信仰與紀律可能與另一組織的信仰與紀律相衝突，個別份子勢必放棄他的個人的立場而為團體鬥爭。這就是「阿其所好」，「黨同伐異」；這也就與自由份子的所以為自由份子底精神相反。但是自由份子雖無組織，他們的理想卻有一個重心與共同傾向。因為實際上自由份子在社會上往往佔多數，尤其是在目前底中國，而這多數人的立場既同是中立底超然底，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局着想，他們所見到底自然是公是非而不是黨是黨非。所以在像中國這種國家裏，真正能代表民意底是自由份子。自由份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底保持平衡底力量。

因為這個道理，站在任何一個政黨的立場，我們不應仇視自由份子。自由份子本不與任何政黨對敵，而且任何政黨如果在某個主張或某個措施上是對底，值得同情底，就在那個主張或措施上，自由份子必定成為他們的熱心贊助底朋友。自由份子總是站在全體人民的福利一邊，所以總是以公正底態度贊助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那個政黨。自由份子是否贊助，就成為測量一個政黨力量的最準確底標準。一個政黨看到自由份子贊助它，它可以增加自信，提高勇氣；看到自由份子不同情它，它也就該深自警惕，力圖革新。所以自由份子是政黨的清化劑。還不僅此，政黨向來有在朝在野之分，在野黨與在朝黨總是反對底，所以不免常起衝突，這種衝突有時惡化到引起內亂地步。在民主國家，解決衝突的辦法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或在朝黨退讓下野，由在野黨重新組織政府。在一個不大穩定底國家，無論取哪一種辦法，都足以引起社會的騷動。如果自由份子有力量，他們的意見就可以在這種衝突兩方中保持一種平衡，居中調處，找出一個折衷底方案，不致弄成僵局。所以自由

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來「黨員」與「自由份子」是互相矛盾底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提那種集權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送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却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棍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該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塞軍」，應該是有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任何時都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真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全底善意的。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的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捧場，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致使與兵鏖戰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一輩清流，被諸濁流！——

這個處置自由份子底狠毒底老辦法不圖復用於今日。

自由份子的勢力在今日中國幾乎被剝削完了。他們大部分散在文化教育界與實業界，本應該是社會上底中堅人物，而他們「實逼處此」，不能在地方事業上發生影響，不能在國家政治上發生影響，也不能在教育文化上發生影響。比如說最近這次選舉，一個臨時雜湊意在攬取一官半職底「政」黨，黨員不過數十人，可以提名選舉到幾百名代表，其中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知名底，而社會上許多真正有學識有才幹有聲望底人物就無人過問，他們的唯一罪過是不屬於任何黨派，不能討價還價。固然也有所謂「社會賢達」一類，他們是否真是賢達姑不必問，即使名副其實，那也就真是鳳毛麟角，數目少得可憐。

這種剝削自由份子的辦法，就在野黨而言，是所見不廣；就在朝黨而言，實無異於自失人心。彼此都是把可能底朋友驅遣到仇敵的旗幟之下。這樣一來，社會上就只有兩種對峙底力量，沒有一個緩衝底保持平衡底因素，結果我們只能有衝突，而衝突還是無結果，因為我們無法希望有一個較高一層底綜合或調和。在一般民主國家，最後底裁判者是民意；在中國誰知道民意到什麼時候纔有能力與興趣去行使這種最後底裁判？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於五十年底未來，中國真正底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底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份人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這是一個嚴重底問題，值得各方人士鄭重考慮一番。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見 觀 察

每份售七元

三十一年一月十日

逢星期六出版

第十二期



第三卷

專論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論反對政府

美國闊步世界
外論選譯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

瀋陽

湖南監委選舉原原本本

觀 察 通 信

蛻變後的中大選潮

(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闢欄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觀察文摘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

(長沙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讀者投書

時代的悲哀
廣東一角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農場近况
何厚此而薄彼
長春徵兵，有錢即免
寄還信袋，讀者響應

撰稿人

撰稿人

王 伍 呂 吳 李 李 周 李 宗 胡 柳 孫 高 許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何 任 王 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孝 希 有 修 東 沅 實 炎 瘦 友 德 竹 松 貽 敷 寬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鄒 錢 錢 錢 鄒 潘 趙 葉 楊 傅 曾 馮 章 黃 張 張 曹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何 任 王 王
錫 錦 文 鍾 歌 龍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翰 芸
羣 毅 藍 斐 書 川 欣 杰 且 豐 超 樞 剛 年 掄 隴 以 銘 昌 絨 堂 吳 核 哲 邁 遠 初 盈 麟 林 郊 浚 培 霖 昌 信 萬 燕 生

讀者投書

時代的悲哀

編者先生：我是現役軍人之一，於四年前抗日戰爭中入伍，艱苦地忍受敵人的打擊。我的熱血從未冷卻，信念從未動搖。我不曾為了捨棄學業，離別父母而傷感，我堅強的相信，將來會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敵人屈服兩年後的今日，我却仍在戰鬥。整年整月地行軍，殺戮。過去我是被保衛鄉土，「抵抗侵略」的國家意識所鼓舞激勵，現在我開始彷徨了。眼看著分明是良善的農民，被驅策着衝上來，而我不得不向他們掃射殺戮的時候，我懷疑究竟是對誰作戰？更爲誰而戰呢？我還記得投筆從戎的當時，年老的雙親淚眼滂沱的捨不得分離，但他們爲了國家民族，說不出一句自私的言語，他們爲了國家獻出惟一的愛子！

我曾參加平津保三角地帶諸戰役，殺死頗多與我毫無怨仇的同胞，同時也爲他們所射擊刺傷，炎日下，酷寒中，無論你疲乏、飢餓、都須要行軍、戰鬥、搜索和警戒，而這非人所能忍受的艱苦，原是可能身經我們所經受的苦況十分之一，上他們也許能在奪地盤、爭名額之頃，一爲轉念吧！

如今我自覺一切希望都幻滅了，我原因抗日而從軍，但現在成了被利用作維護幾個私人利益的武器，我的命運是被人所註定的。青春、學業、父母、生命、都將毫有意義的喪失，我現在懂得「雷馬克」的悲哀了！

編者先生：我這樣寫出我心中久已壓抑的話，原是無何意義的，倘使這能有什麼影響，也許今日中國早已和平康樂，邁步建設了。我明天就要開拔，參加另一戰鬥，在彈雨中的人，不能做伴太久，或者這封信將成一個小兵的最後遺言。

阮惠剛 十一月廿一日 天津

長春徵兵·有錢即免

編者先生：本地徵兵，不問體格如何，凡在三十以下二〇以上皆須應徵。但也有幾項條例

- 一、交流通券百萬元者免終身
 - 二、交流通券二〇萬元者免本年
- 所以窮人皆可當兵，不知貴地如何？
章英 十二月一日 長春
(註) 流通券一元合法幣十一元五角

廣東一角

編者先生：我離家已十五年，想不到家鄉大不如前。日昨接舍親來信報告原鄉情形，真有使人不敢想像者，茲照錄如下：

「家鄉近數月來共產軍(稱人民解放軍)發展甚速，盜匪亦隨之猖獗。梅屬各鄉，幾乎無處安靖。最初發生係縣城陳富源店主被綁，接着龍文鄉倉庫被破，管倉員吳其榮被殺害；大原警所遭劫，梅與公路在南口之橋樑被燒毀，荷田大和墟、酒部太平寺、大立水車墟、羅衣長沙墟等鄉倉被破；丙村丘省賢女媳被虜勒贖；官塘、杉裏搶擄；尖山、橫崗墟、上水車墟屋；五板橋擄劫過路客等。烽火處處，政府無力鎮壓，任其肆意行動，人心惶惶，有朝不保夕之慨！」

黃玉發 十二月廿八日 台灣新竹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業場近况

編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農業工程系中國研究生李克佐等八位先生一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以後，曾有許多讀者經我們轉寄信件，這些信件我們都督隨收隨轉，一一寄美。至於李克佐等先生給寄信人的復信，則由李先生等直接接洽寄去，不再由我們轉寄。李先生等曾於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有一封信來，已刊本刊三卷十期讀者投書欄。現在我們又收到他們寄來的信，並附來一封他們對來信人的復信，茲轉刊如左，以便一般關心此事的讀者知道他們最近的情形。他們的通信處是Mr. K. T. Li, c/o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 1, Minnesota, U. S. A. 以後讀者有函，請逕寄該處。本刊轉信階段，即告停止。原函如左：

先生：讀了先生的來信，我們真是興奮無已。我們所提出創辦生產業場的辦法和計劃，能得到先生以及其他若干人士的響應和贊助，實在更增加了我們的實行這個計劃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先將我們工作計劃進行的情形，奉告先生：並就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略舒管見，請先生指教。

我們計劃最初先辦三個生產業場：一個設在小麥區，一個設在棉作區；一個設在城市附近，以蔬菜爲主。麥作農場二百四十畝，附設工廠，主要在製造小麥加工的小型機械。棉作農場大概一千畝，附設軋花、打包和棉籽榨油工廠。菜蔬農場在二百四十畝左右，附設工廠，從事菜蔬果類加工以及大規模的養豬和養雞等。

各個生產業場的地址，尚未確定。至於這幾個農場的土地，是由小農組合而成，私人獨立，還是利用政府的土地，(因來信人士中，有的代表政府機關)，現在也未決定，必須回國後看看土地的實際情形再定。但是我們計劃的方針是一定不移的。祇要能夠符合我們的方針，達到我們實驗的目的，合作的對象，我們並無偏見。創辦生產業場的目的，我們願意再行申述一下：

生產業場是用機械耕作，工廠與農場配合的一個農村經濟單位。實驗生產業場的目的是在找出：(一)適合該農業區的農業機械和耕作方針；(二)適合該區的工廠性質及大小；(三)農場與工廠最好的配合方式；(四)生產業場的經濟價值。換言之，生產業場是在找出一種最適合於農業區的農村經濟單位，以作推行合作農場根據。這種實驗的結果，不論在任何政體下，都可推行。

關於前述三個生產業場的初步詳細計劃，我們已經草成。至於農場所用的農具和附設工廠的機具等，正向美國有關公司接洽中，大概不成問題。

自從「創辦生產業場芻議」一文發表後，國內熱心人士來信接洽和我們合作的，迄今已有五六十起。這種熱誠，實在使我們感動。可惜我們人手有限，不能一一應命。而且在開始，我們尤其希望能集中力量，做點成績出來。所以我們決定明年回國後先從來信人士所提供的土地中，選擇三處，辦三個農場。但其餘的人士，我們仍願竭誠幫忙。假若有人願意自辦農場，我們可以將我們這三個農場的詳細計劃，供作參考。其他如關於新式農具的性體和使用，土壤、灌溉、肥料等問題，希望先生提出共同研討；同時我們對國內農業上的實際問題，也可以增加認識。尤其在生產業場開辦後，實驗的過程和結果，我們特別願意和熱心此事的人士互通消息，切磋觀察。(編者按：以上爲原函之第一部分「工作計劃」，以下即爲分復各人所提出的問題。函從略)。

(下接十九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訂平寄七萬五千
半年（廿四期）
航空掛號：十一萬五千
平寄十五萬元
航空掛號：十六萬五千
航空掛號三十二萬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方顯廷：經濟評論主編
劉迺誠：武漢大學教授
嚴仁寶：浙江大學教授
羅忠恕：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
魯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顯廷

一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及其重要性

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於去年三月，先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決議，成立了一個「破壞區域經濟建設臨時分委員會」。這個分委員會的使命，在從事研究歐洲及亞洲受戰爭破壞國家經濟重建問題的性質及範圍，和利用國際合作方式以加速重建此等國家的途徑。該分委員會為工作上的便利，分為兩組工作，一為歐洲及非洲組，一為亞洲遠東組。亞洲及遠東組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舉行了一次臨時會議，嗣於去年二月在成功湖開第二次會，會後提出一個總報告（由兩個分報告合成），對於亞洲及遠東各國所受戰爭的影響，復興的範圍，和有關重建問題及國際扶助方式等，均有詳細陳述，並向社會經濟理事會建議，設立一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責担任上述工作的調查與設計。同時在另一方面，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五十五次全體會議時，鑒於受破壞區域急需國際援助與合作，亦曾建議社會經濟理事會應於次屆會議時，對於設置歐洲經濟委員會與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一事，予以迅速而贊同的考慮。因之遂於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產生了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

我們知道，這次大戰中及戰後所成立的聯合國，與第一次歐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在中心目標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想利用國際聯合的力量，來解決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並藉此以求得國際間普遍的合作。但聯合國與國際聯盟有一主要的不同點，就是國際聯盟是以國際大會來討論並處理有關世界和平的一切問題，而聯合國則對於個別特殊性質的問題，另設經常專門機構來研究處理；如關於戰後各國善後救濟問題，設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關於國際投資問題，設立了國際開發銀行；關於國際糧食問題，設立了國際糧食農業局；關於國際文化教育問題，設立了國際教育文化科學局等。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也是屬於這一類的；不過前述各國專門機構，是依問題的性質而分的；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相對的有歐洲經濟委員會），是依地方的區域而分的。它們雖同屬專門性的機構，但後者對於它所屬區域內有關全局的經濟問題，都得以研究設計，故它的工作範圍比前述各專門機構要廣大得多。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任務，根據聯合國大會常會所決議的，共有三大項：第一、發動並參與各種措施，俾能容易集中力量，以便利亞洲及遠東經濟的重建，以提高此區域的經濟活動水準，以維持並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各國間的經濟關係。第二、發動並從事亞洲及遠東區域內經濟與技術問題及發展的調查與研究。第三、發動並執行有關經濟、技術與統計資料的收集、計算與傳佈。根據此三項任務的性質，我們可以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會本身不是一個政策的決定及執行的機構，它只是一個有關經濟措施的研究及建議的機構。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忽視它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一個正確計劃或政策的決定，必須先對於問題與事實本身有具體的認識和研究，而尤其關於亞洲及遠東整個區域的經濟開發與重建，在此區域內，包括大小十幾個國家，她們彼此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在開發與重建上的困難和需要各異，她們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極密切，而彼此的經濟措施却未必一致，這樣要釐定一個亞洲及遠東區域整個開發計劃，勢必非

先對她們共同的問題和需要，各國在此次戰爭中遭受破壞的情形，以及可能復興的程度，加以全盤調查研究不可，遠東經濟委員會現在來擔任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一面可喚起國際人士對於亞洲及遠東經濟問題的注意與認識，一面可促成此區域內各國間經濟政策的配合，如此它就已經完成了亞洲及遠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初步工作；如果它能進一步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在由國際合作開發上提出具體的建議，那更具有莫大的價值與幫助了。亞洲及遠東這個區域，佔有全球四分之一的面積，擁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這個區域的經濟興衰榮枯，對於世界繁榮及和平前途，自有絕大的影響，現在各國的大政治家和領袖們，注意到了這個區域經濟重建與開發的重要，並成立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起實際推動開發工作的責任，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第一次亞洲及遠東有這樣一個大的經濟機構，我們生活在這個區域內的人民，是不能忽視這個機構的作用的。

二 菲島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

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去年六月於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那次會議只通過了一個工作大綱，和組織了一個小組委員會，去進一步研究該會會員資格，工作進行的方式和步驟；一切重要問題要到第二次會議中作詳細的討論和決定。第二次會議於去年十一月底在菲律賓的碧瑤舉行，其所討論的事項主要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會員資格方面，一為工作內容方面。在會員資格方面，會員國家初包括十一國，即遠東五獨立國家中、印、巴（巴基斯坦或回印）、菲、暹、三帝國英、法、荷，與遠東密切相關三國家美、蘇、澳洲等。此次會議對於會員國無甚變動，僅另承認新西蘭加入為會員國。但對會員資格有一新的重要決議，即添設副會員國一項。凡本區域內尚未取得獨立地位的國邦，均可由帝國的提議以副會員國資格參加會議；副會員國在大會中沒有表決權，但在附屬團體或分委員會中享有表決權。此次會議共承認六個副會員國加入，即英屬四殖民地緬甸、錫蘭、香港、馬來亞，與法屬二殖民地坎波加（Cambodia）與勞斯（Laos）。緬甸本月四日獨立，即可變為正式會員國，錫蘭將來獨立實現，亦可成為正式會員國。所謂法屬越南聯邦，除坎波加，勞斯而外，尚有東京（Tonkin）安南（Annam）及柯準支那（Cochin-China）三邦，此三邦現正聯合組織非南（Viet Nam）政府，與法對立，成戰爭狀態，故未加入。至於荷印聯邦，包括東印尼、西印尼與婆羅洲，此三聯邦中，東印尼亦正以武力求獨立，暫時無法加入。此外亞洲遠東區域國家，尚有日本與朝鮮，兩國尚在盟

軍麥帥統制之下，將來和約簽訂，當可加入為會員國。

其次，在工作內容方面，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組前曾提出三報告，一為遠東經濟的工作與方法，二為建設需要與問題概論，三為技術人員訓練與聘用。此次會議根據此三報告，通過六種重要決議：

第一、關於農業糧食生產計劃。在決議中列出七點：（一）目前本區域內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實際需要情形，與本區域內的生產數量。（二）擴充生產與改善本區域內的分配所能彌補糧食不足的程度。（三）關於肥料、殺虫劑、殺菌劑、獸醫設備的供給情形，與農用工具機械的現行狀況，及目前可以改良的程度。（四）有效防止囤積走私的方式，藉以使本區域的消費得維持在合理的價格水準。（五）如何擴張糧食與農產品輸出，藉以換取外匯購買必需設備；此種輸出自以不妨礙本區域基本需要為度。（六）利用家禽及無耕作能力的動物作食物，藉以保存耕牛的程度，及由其他區域運進以補充耕牛缺乏的可能性。（七）金融與財政情形影響上述各點的程度。

我們知道，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主要都是農業國家，不僅農業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平均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且這個區域的出產，也都是以農產為主。可是在此次戰後，這些農業國家，都普遍感到糧食缺乏的嚴重，這是由下面幾種原因造成的，（一）受戰時破壞的影響，如中國、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諸國，日本佔領很久，破壞極大，戰後農業生產一時不能恢復。（二）戰後繼之戰爭，如中國、印度、荷印、越南諸國，戰後都又發生戰爭，或為國內本身之爭，或為本國與帝國之爭，這些都使廣大農村變作戰區，無法耕作。（三）戰後世界經濟發生變化，如遠東有些國家，專依賴一兩種特產的輸出過日子，如馬來亞依賴橡膠和錫，荷印依賴橡膠和石油，以這些特產輸出換進糧食，以供給本國的需要；但在戰爭期間內，橡膠皮主要需要國家如美國已發明人造橡膠，可以不必依靠輸入；又糖石油和錫等的生產，因日人戰時的破壞，使產量大減，故一方面因國外的需要減，另一方面因本身的供給減，使糧食輸入發生問題，而加重了糧荒。此次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提出對糧食問題加以調查研究，決議與聯合國糧食農業局合作，組織調查團，從事實際考察，去擬定今明兩年糧食增產計劃，將來並擬組織糧食農業委員會，作長期的研究與設計。另一可喜的現象，就是在此次會議中，印度代表提出本區域若干國家，有剩餘糧食出口的，應自動減價輸往本區域內缺糧的各國，此提議已獲得產米國家的贊同。

第二、關於遠東各國政治經濟獨立與經濟政策配合問題。中國與蘇聯代表

提出，要亞洲遠東區域能重建與開發，其先決條件必須本區域各國政治不受他國干涉，經濟不受他國控制，即各國政治與經濟均須獲得完全獨立，使不致長期淪為他國附庸，而永遠處於農業國家的地位。同時在各國政治經濟獨立以後，從事經濟的發展，各國在經濟政策上又必須配合一致，相輔相成。此項提議，得全體代表一致贊同而作成決議。

我們知道，在戰前遠東這個地帶，是歐美工業先進國家原料的取給地，產品的銷售場，和殖民的角逐區。大多數國家不僅經濟發展的形態受限制，即政治也不能完全自主；就在這種先進國家爭奪或獨佔的壓制下，使這個區域的工業落後了差不多一整個世紀！現在各國既認識亞洲及遠東經濟澈底開發的重要性，同時承認要經濟能開發，應先讓各國政治獨立，這種觀點，自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其次，在戰前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在經濟上是各自為政而不相謀的。每一個國家只注視本國內的問題，對於他國經濟情形漠不關心；此次戰爭，對這種傳統情勢略有改變，大家在經濟上都變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漸漸明瞭了彼此的利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同時也認清了只有共同協合並依賴西方國家的援助，才能完成本身的重建或提高生活水準。現在有遠東經濟委員會這個組織，使大家第一次能在一個圓桌會議席上，共同商討經濟問題，還有西方國家的代表參加，討論如何扶助各國經濟的開發，與彼此經濟政策如何配合。此次會議通過組織實業（包括工礦交通）建設計劃調查團，由各國提出工業專家參加，再由其中選四人赴各國考察，籍以求得一統一配合計劃（有關資本、技術、勞力各方面），避免工作上的衝突與浪費，減輕各國在建設過程中的負擔。

第三關於各國貿易擴張問題。此次會議決議：（一）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應設立貿易促進委員會或貿易局，執行貿易促進工作，（二）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下應設一工作組，從事考慮與計劃本區域內各國間與本區域與其他各國間擴展貿易之途徑與方法，（三）秘書處應根據研究、調查、實驗所得的經驗，準備一報告，向第三次大會提出，以便考慮設立一永久特種貿易擴張組織。

我們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會所欲達成的目標有三：（一）增加本區域內各國的生產力，（二）提高本區域內各國的生活程度，（三）謀取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為達成這三目標，各國間貿易的擴張為必要的手段。此次戰後，遠東各國外匯資源一致感到缺乏，生產減少，故對外貿易趨於下降，如中國目前輸出輸入數量均較戰前大為減少，而日本則戰後海外佔領地盡失，貿易對它的損失很大，日本戰前以紡織品出

口為大宗，其市場為亞洲及美國，亞洲市場不復能保存原有的關係，美國向為日本出口生絲之最大市場，戰後日絲生產尚未恢復而新興的尼郎又起而代替生絲。戰前遠東各國的對外貿易為被動的，即僅為工業先進國產品的銷納和原料供給的貿易關係，今後為擴張貿易，增加輸出入數量，這種被動關係的改變是很重要的。

第四關於技術人員訓練問題。此次會議決議：秘書處應與有關各國專門機構（如國際勞工局）商洽設立一適當組織，負責（甲）供給會員國家關於亞洲遠東及本區域以外國家訓練技術與管理人員及交換該項人員現有便利的情報。（乙）研究可用以促進與擴大本區域內此種便利的方法，及在此項促進與擴大工作中遠東經濟委員會可能幫助與合作的情形。（丙）加強需要訓練設備的國家與可以供給此項設備的國家或機構間之接觸。（丁）由秘書處或各政府或各專門機構介紹專家的供應。（戊）研究技術訓練與專家供應有關金融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亞洲及遠東開發工作上，最感實際需要的是資本與技術兩項，有了現式複雜機器及機械設備，如果沒有高等技術配合，也不能使用；故技術人員的缺乏，是遠東重建與開發工作中最大障礙之一。此項技術人員的需要數量極大，短期內恐不能完全由各國本身訓練來供給，應自國外徵聘技術人員，作短期或長期服務；或請國外已有訓練機構，藉它們的設備完全，經驗豐富，代為訓練人員，如戰時中國會委託美國代為訓練中國航空及其他技術人員，成績甚好。同時廣義的技術，與一國文化水準，人民知識程度，均有莫大的關係，故重建受戰爭毀壞的教育系統，改進基本教育與高等教育，力求全體人民的知識進步，乃經濟改進的重要因素。

此外，這次會議還有關於遠東各國統計編製與出版遠東經濟年鑑兩項決議。在統計編製方面，規定所有政府包括日韓兩國統治當局，應將政府或適當機關所定期發表的統計資料，及所被要求提供的資料，供給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同時秘書處為便於所收集資料的分析，比較，應對各國政府統計工作上予以指導與協助，如使計算單位的標準化，與所用統計方法的劃一等。秘書處復應將所收集與分析的統計資料，廣為傳佈於各會員國及有關各機構之間，同時在第二次大會中向大會提出統計工作報告。在出版遠東經濟年鑑方面，秘書處應收集各會員國與副會員國有關亞洲遠東經濟問題的報告或文集。與各大學及研究機關所發表關於亞洲及遠東經濟性質定期刊物自由交換，彙編一包括各國經濟狀況與問題的廣博經濟年鑑，並在第二次大會中提出這方面的工作報告。

我們說過，遠東經濟委員會主要的任務，為對本區域內經濟技術等狀況加以調查研究，並編製傳佈這方面的統計資料，故編製統計與出版經濟年鑑工作，實可以說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中心工作了。過去遠東各國統計工作很幼稚，有些國家根本無完整的統計，有些國家即令有統計，也是精確程度不一，圖樣形式不合，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擬對各國統計加以統籌整理，對統計工作未成熟國家將給予積極的協助，使將來各國資料能互相比較，這自然是頗有義意的一件事。遠東經濟委員會對於編製遠東經濟年鑑，更為重視，將先由各國政府供給資料，每一門類由一專家執筆，年鑑中擬包括所得，人口、資源、農工礦生產、消費統制、財政、金融、物價、勞工、貿易、運輸、交通等類。這筆工作如能順利完成，更將是一件不朽的工作。

三 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遠東經濟委員會應有的認識

中國是亞洲及遠東各國中唯一的大國，以人口而論，在亞洲十一億人口中，中國佔五分之一；以土地而論，中國土地面積，亦較亞洲任何一個國家為大；至於文化歷史，資源埋藏，貿易總額等，無一不在亞洲各國中居於領袖地位。在戰前亞洲各國工業發展的程度，除日本以外，亦以中印兩國為首。中國人民又極富於創造進取精神，在此區域內其他各國中，有八百萬左右的華僑，均在各該國經濟上佔有相當的地位；以菲律賓而論，華僑人口不到菲島人口的百分之一，而非島的經濟財力，大部份握在華僑的手中。中國數千年來始終保持為一獨立國家，在此次反侵略戰爭中，中國貢獻極大，成為亞洲諸國掀起民族運動的發祥地。中國在亞洲中此種領袖地位，必須永久保持。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大家公推中國代表蔣廷黻先生担任，第一次大會也選在上海舉行；同時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又設在上海，這一切都表示國際人士對於中國現有地位的尊重；因之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以亞洲及遠東為範圍的國際經濟機構，就必須有深切的認識，並發生高度的興趣。我們應該以領袖的地位，同時以地主之誼，來支持和贊助這一個機構。以我國與遠東經濟委員會的關係而論，我國是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國之一，這個委員會既是來調查亞洲及遠東各國受戰爭破壞的程度，和從事這個區域重建計劃的設計的，我國作戰最久，破壞最烈，需要重建和開發也最殷切，更應與這個機構發生密切關係。我們在上面第二段裏，已舉出遠東經濟委員會在進行工作上的各項決議，

其中有很多項目是需要各國政府合作的，如統計的編製，資料的供應，有關調查工作上的便利，和技術人員與專家的供給等，這些政府應該盡量協助；目前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設在上海，政府已代供了辦公室及有關各項重要設備，上海房屋最感困難，希望政府對於該會重要人員的宿舍問題，將來也能代為設法解決。同時政府應向該會商請將其辦公處永久設在上海。

其次，我國既是以本區域內領袖國的資格列居於該會中，我們應該認識目前各國經濟問題的共同性，如目前各國一致感到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外匯枯竭、貿易入超、運輸困難、糧食缺乏、工業落後等，這些問題是大家所共同遇到的，在困難上只有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差別。為解決這些困難，大家應該共同協力，步驟一致，不可各自為政，反增加問題的嚴重性。我們要知道，整個亞洲本來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區域，工業不發達，生產力薄弱，國民所得水準低下，加以此次戰爭中劇烈的破壞，戰後各國經濟情形的惡劣，乃是必然的現象。現在要靠我們本身自力更生謀恢復，彌補破壞，重建工業，簡直等於不可能，我們非依賴外力援助不可；但我們要獲得外力的援助，並使援助能發揮極大的效果，則先應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聯繫，調整彼此間的經濟關係；過去本區域內經濟關係的不正常，可以分成三種的對立：一為本區域內各國間的對立；二為土著民族和統治國家間的對立，三為統治國家間的對立。後兩種的對立，我們只能希望強國能真放眼光，認清落後區域開發與共存共榮的重要，而前一種的對立，是本區域各國本身應設法調整的。現在我國應在這個遠東經濟委員會中，領導寬取此種調整的途徑，再共同努力爭取以西歐國家過剩的資本，進步的技術，用以開發這個區域。有人說十九世紀是美洲的世界，它利用了歐洲的資本技術，獲得了開發；那麼廿世紀應該是亞洲的世界，利用美洲的資本技術來從事開發了。

各界惠函，請寄新址
以後各界惠函，請寄「上海（5）四川北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觀察社」為荷。

優待定閱，尚餘五天

自一月十六日起，讀者定閱，將照下期所公佈的價目計算，一月十五日以前，仍照本期（三頁右上方）的價目計算。外埠以郵費為憑。郵費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劉迺誠

處現今貪污流行，行政普遍缺乏效率之時，各界人士同聲要求改革，文化份子盡量提供改革意見。政府雖屬一籌莫展，固非無動於中。部院首長相率主張懲治貪污，處罰失職。監察人員對於縣市低級人員，亦常舉發其不法行為，而由政府與法院分別判定其應得處分。

惟政府雖嚴其處罰，而身受處罰者，則為少數中之極少數，且為比較輕微的案件。要犯頗多漏網，多數違法份子亦能逍遙法外。因此，政府雖有改革政治之決心，實則收效至微，而不能挽轉頹風。蓋政府採取片斷行動，處理枝節問題，而又不能雷厲風行，除惡務盡，失敗固其所宜。並且貪污與失職均為腐化之象徵，消除象徵，未必即能收效，縱能收效於一時，未必能作澈底的改革，固可斷言。

自余觀之，有效的改革，不在消除其象徵，而在探求腐化之主因所在。以團體改革言，一方面要注意其內在因素，一方面又要注意其外界影響，前者為本文之研究範圍，後者當另文討論之。

本文所述團體，是廣泛的性質，或為自動的志願團體，如各種自由結合的會社；或為依法組織的團體，如各級政府機關與各級學校之類。小而如地方團體，大而至於政府國家，其範圍的大小與組織的方式雖大相歧異，其趨於腐化的傾向與實施改革的原則，則大致相同，舉其一以概其餘，當無重大誤謬可言。

在一切人類團體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份子是被動的，安於現狀，是靜性的，大有古井不波之勢，設無狂風疾雨，通常呈觀太平景象。因富於靜性，平時不能發生重大作用，但一受波動，並表現其傾向，則能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一個社會能否改革，視乎廣大羣衆能否接受，雖則羣衆祇有潛在力，而無策動力。

其中另有少數份子，因有特殊機會，或因得有特殊地位，而能享受特權。因能享受特權，故能運用特殊機會，發生鉅大力量，而對於特權之維護，感覺亦至為敏銳。此輩平日特別注意社會秩序之保持，社會秩序必為維持於不墜，其特權始能保全而無虞。反之，社會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隨之動搖。因此，

在社會動盪之中，此輩必奮其全力，以維護秩序，以恢復原狀。

更有少數份子，因為不能共享特權，而感覺被壓迫，被剝削，或更真實遭受壓迫與剝削，而加強其感覺，使意志堅強的份子，益覺不能忍受，而思有以打破現狀，廢除特權。或更有少數聰明才智特高，而環境亦復惡劣。因有非常才智，故能見人之所未見，覺人之所未覺，更因在惡劣環境中，目覩團體之陰影，或竟親身經歷其惡劣情形，而思有以改革之。此輩往往保有理想，更能推己及人，其所提計劃，通常能針對現實，如能澈底實施，當能裨益團體生活。

團體中亦有其統治部分，他們的職責，原在服務社會，但往往是剝削大眾；原在提倡公共福利，但往往是維護少數人之特殊利益，或竟圖謀私人利益；原在保障團體內份子之自由權利，但往往是壓迫大眾，侵害大眾權益。在不民主的團體中，這是必然的結果，縱有例外，亦是絕無僅有，不足以反證此種陳述之正確性。

但是這種情形何以是必然的？何以能成爲必然的？此即爲吾人所欲說明。在公家教育不發達之社會內，一般份子對於團體的設施之興趣較小，對於個別的工作與事業之興趣較大，祇要能安居樂業，祇要統治部分不過分壓迫與剝削，不願起而反抗。又因缺乏組織與領導，再經統治部分之分化，雖欲反抗而不可能，其反抗力量亦必不大。對於現實，既採漠視態度，對於各種理想，必更形冷淡。因為他們祇顧目前，不重未來，祇注重事實，不了解理想。故對打破現狀，擾害目前秩序之言行，必不願接受，且必同聲反抗，蓋惡秩序一旦破壞私人利益即將感受損失。

特權階級因能享有特權，必欲維持現狀，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將動搖。又因特權享有既久，且與秩序發生連帶關係，亦已形成其生活之一部，甚至以特權之維護，有利於大眾。故特權一遭攻擊，必奮力以維護，且必標榜有利於特權之言論，以資號召。

統治基層往往即是特權階級，或爲特權階級所翼卵之份子，故必能尊重特權，至少亦必同情特權。又統治份子之基本職責，厥在保持社會秩序，特權既經存在相當時期，致與秩序相互爲用，統治份子不能破壞秩序，乃不得不維護

特權。並且，特權階級之財產較厚，其社會地位亦較高，其勢既不可侮，統治份子亦不得不遷就事實，採取妥協態度。

基於以上數段之陳述，大體說來，一般團體於形成相當時期後，通常趨於守舊，力主保持現狀，以免動搖傳統社會關係，影響常態生活。而在不正常的狀態下，且可趨於腐化，而違反團體之真正目的。至於趨於腐化之原因，自作者視之，計有以下數種：(1)一般團體之形成，皆有其因，且於最初組織時期，抱有不可動搖之理想，努力以求實現。惟歷時既久，又於實現一部分後，其熱心銳減，甚或置諸腦後。(2)在組織初期，多數份子，至少多數相關份子，均能積極參加，以求貫徹其主張，實現計劃。經過相當時期，多數份子有生活之勞，不甚注意公共事務，致使此項機關逐漸落入少數份子之手。先之以壟斷，繼之以把持，以提倡私人利益，團體變為私人利益之工具。至是，甚或以少數人之利益，即為團體利益之所在，使特權合法化，則對團體之挾持，愈益鞏固矣。(3)團體存在既久，時代演變，情過境遷，前之為團體真正需要所在，此時或已無必要，而前此所宣揚之理想，亦即束之高閣。理想既失，精神不存，其不趨於腐化也，更復何待？(4)團體既為少數腐舊份子所把持，必不歡迎新份子，尤不接受新意念，新理想，甚或視如仇讎，而予以抗拒。因新份子增多，則舊份子不能維持其領導地位，壟斷其特權。新意念一旦侵入，則舊理想不得不演變，舊秩序亦即無法保存。舊勢力既不甘退讓，又不肯轉變其意見，則必採排外行動，拒之於團體之外。更必嚴守其門戶，以防新變化之侵入，守舊腐化，殆為必然之勢。(5)在公共精神不發達，團體意識不堅強之社會中，更因組織不嚴密，份子間每難密切合作。因此，吾國一般團體，往往在兩種情態下運行，或則在少數人把持之下，多數人被迫而不能參與；或則呈渙散現象，多數人不感興趣，而自然離散。一種團體中如有相當數量活躍份子，參與其間，則往往因意見不同，或更因權利衝突，而不能合作，且不能免於破裂，而終於分化，或甚使團體不能存在。

前段所陳各項原則，均有其實事根據。作者固非純為悲觀論者，雖則目前不能樂觀之事，所在皆是。亦非好作批評，妄自議論，雖則流弊之革除，有賴於無情的批評與更多的議論。並且，上述各種流弊，中外證例甚多，雖則吾國遠較惡劣。茲援用少數證例，以明吾言之不謬。

以職業團體言，其數甚衆，今以各省縣所組教育會為例。此會應由全省或全縣教育人士所組織，全部或大部分教育份子應能積極參加，協同改進此種組合。但考其實際，則此種組合往往由少數人所把持，一般人祇能被動的參加，

多數人通常不願積極參加。此種組織之目的，原在集合熱心教育之人士，研究當前教育上之重要問題，提出應興應革之計劃；改進教師之品質，使能在教育上有適當的貢獻；維護教師之權益，直接使能安心教學，間接更能增進教學效率。惟各省市往往空有其名，無所事事，而壟斷此機關之少數份子，往往假此會之名，以增高其社會地位，以鞏固其私人權益。例如，此次全國大選，此會負責人員即可依此而被提名，且有當選之可能，現今多種職業團體之存在，初不過實現此類功能而已矣。

以公共機關言，不論為行政機構，抑為各級學校，其情形大致相同。首長於受委，或當選主持一種機構之初，亦或有健全人事改良設施之計劃，惟因上下懸隔，意見不能溝通，甚或排除異己，進用無能，減低行政效率，遑云改進。一般行政人員大抵訓練不精，非必能人勝其職，又多墨守舊章，不求改進，對新方法與新設施，每抱懷疑態度，而拒絕採用。首長既不能領導於上，人員又習於敷衍與推諉，機關如何有改進可能。

以政府言，表面似為代表全國之機構，實際亦祇是一部分人，或一個政黨，或少數政黨之聯合。除責任政府對議事機關負其責任，須隨政治形勢與民衆輿論而變更外，不負責任的，非民選的，以及不民主的政府，於組成之後，其主要目的，似在嚴密其組織，鞏固其政權。對於外界攻擊，則指認為仇敵而予以排斥，對於內部批評，則稱為違犯紀律，而予以清除。既不尊重民衆輿論，又不注意國際意見，而惟墨守舊章，一意孤行，其不流於守舊，更復何待？雖或在某一方面，或在某數方面，略有建樹，而整個政局終必趨於退化。

總觀以上數段，可知在一般情形下，一切團體因缺乏新理想之輸入，新份子的參加，與新刺激的動盪，難免趨於守舊，而終於落伍。欲求其能全面改革，能促進團體進化，則須注意以下數點。

(一)提倡意見自由。使多數份子慣於公共問題之商討；意見必能自由，則各方面可以提供意見。(1)意見既多，對於公共問題之解決，較易覺得妥善辦法。(2)一般份子既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必較能注意公共事務，甚或能發生意識與興趣。(3)對於公共事務，既能參加意見，則團體設施必能大致符合大眾輿論，較能博得大眾擁護。(4)在意見自由之下，大眾亦必較能反映其需求，負責人員較能瞭解公共福利之所在。(5)一般份子既能注意公共事務，從而發生興趣，更能表現公共精神，是則可以訓練創造性的公民資格。

(二)保障反對意見，使能盡量批評多數意見之運行，並監督其實施；在自由民主的團體內，一般份子的意見，絕對不能一致，且不必求其一致。欲求

意志之統一，非特為不可能之事實，且可以貽害社會。自不同而強其相同，是使不同的意志遭受抑制，使相同的意見，失去革新與補益的動機，自難免於退化。實際言之，在志願團體中，反對份子固可以屏退，而不同的意見，則無法禁止其存在。在真正民主國家，政府不但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人民且希望反對黨能保持相當強大，使政府不得不注意其意見，並可對政府作有效的監督。當然，一般所稱反對黨，其對政府之反對，全在政策與原則方面，亦僅出以批評方式。不但批評政府黨之缺點，更必能提出比較妥善的計劃，而能博得民衆擁護，庶有主政之機會。反對意見之可貴，在其在野地位與旁觀態度，提出不同的計劃，以供人民之參考。逮民衆輿論一變，主政與反對可以交相輪轉，政府政策即可隨之轉變，而無引起政變之虞，並比較能順應民衆需求，而促成團體之進化。

(三) 吸收新份子，以加強新血素：團體於形成之後，往往為少數特權份子所操縱，不惜關閉其門戶，使進步份子不能踴躍其間，以免動搖其秩序。團體既為腐舊份子所蟠據，必墨守舊章，而不思改進。又往往為老弱所壟斷，以致故步自封。為加強其活力起見，團體必時時容納新份子，接受新意念，庶可與時俱進，而不落伍。又團體之存在，顯亦受新陳代謝原則之支配，為避免衰替計，更須加增青年份子。使團體趨於活潑，而表現朝氣，俾能積極活動，而無觀望與退怯之態。更必富有勇毅，而能邁步前進，不為障礙所阻，不為困難所懾。蓋新份子如新血素，青年份子如新活力，新血素可以補充有機物之消蝕，新活力更可以鼓動其進化。

(四) 採行新理想，與時代同進化：團體之組成，原必有其理想，理想是未實現之事實。有理想則政策有鵠的，設施亦必有計劃，因理想即為目標，而為計劃與行動之所趨附。有理想則有熱誠，有勇氣，有障礙則予以排除，有困難則設法克服，計劃不受頓挫，行動不遭阻礙，持之以恆，則理想終有實現之日，即或不能全部實現，亦必能局部完成，團體之不能無理想也明矣。

團體之無理想者，必須採行其理想，原有理想之已曾實現者，亦須採行新理想。理想應代表團體中急待實現之需求，惟多數份子之需求，絕非一成不變，應隨時代而變易，庶不致成為時代落伍，此為一切團體所須瞭解之點。又理想必有其久遠目的，而有利於大眾。團體生活之目的，厥在操偶大眾福利，理想之不能提倡大眾福利者，不復能稱為理想，而有變更之必要。故一切團體，自友誼組合以至政黨，必須時時批閱其政策，商討其主張，以斷其是否符合時代需求，能否提倡多數份子之利益，是則努力以赴，以底於成，否則迅予改絃

易轍，以免貽害社會。

(五) 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自社會生活高度發展後，社會中團體隨之增多。團體之外有團體，團體增多，所以表現社會生活之豐富，社會關係之密切。既有眾多團體，必然發生相互關係，不論各該團體樂意參加與否。亦必發生相互影響，不論各該團體樂意接受與否。團體間雖無固定協議，亦無固定計劃，而分工合作之逐漸形成，亦為必然結果，且為社會之急迫需求。

團體之組成，其運行一方面要維持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實現其目的。團體如能自由存在，前須容忍其他團體之存在；團體如能自由實現其目的，則須容許其他團體實現其目的。團體間非特應有忍讓精神，且須注意其他團體對於本身之批評，因旁觀之言論，最足以資發現本身之弱點。更須採其他團體之長，以補本身之短。實際言之，團體之能提倡內部批評，尊重外界輿論者，始足以言改革，其所改革，乃能促進其本身之進化，更必能以其個別貢獻，協同促進大團體之改革，而有助於人羣之福利，此則為團體存在之真正目的。

團體之組成，原有其目的與理想，惟往往目的一達，則理想無形放棄，團體亦即趨於退化。團體既經落伍，而不求改革，則必不能博得多數份子之擁護。改革之內在因素，在提倡意見自由，保障反對意見，吸收新份子，採行新理想，更須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依此而言，團體之能遵循此類原則者，必可繼續進步，日趨繁榮。反其道而行之者，則難免於落伍，而終致覆敗。願國人三復思言，各自放棄私人權利之爭，共維團體之進化。

航空郵資增加

自一月份起，航空信的郵資又已調整。最近郵資的變動，使我們這辦刊物的人，大傷腦筋。因為定戶中，有的是平寄，掛號的，有的是航空，航掛的，郵資每次調整一次，我們都要全部重算一次；而普通郵資與航空郵資，又不同時調整，一番手脚兩番做，恐怕讀者也不免要弄得糊裏糊塗。關於非航空信件的本刊郵資，我們已於三卷十七期上向讀者報告過：

平寄 每份 一百二十元
掛號 每份 三千一百二十元

最近航空郵資調整後，本刊航空的郵資為：

航平 每份 四十一百二十元
航掛 每份 七千一百二十元

現在本刊的售價每份不過七千元，定戶優待，每份祇合到五千數百元，而一份航掛的郵費倒要七千餘元，一份航平的郵資要四千餘元，真是不合理。路遠的，沒有辦法，祇好航寄；路近的，能不航寄，最好不要航寄，以資節省。致於航掛，我們勸讀者最好不要航掛吧，因為郵資實在太貴了！

自三卷二十期起，航空定戶（不論航平或航空），均請每份補付郵資二千元，可照各人訂單核算補下。否則由本社在寄刊的期數中酌量扣除，不再另函通知。

論反對政府

嚴仁廣

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設施，從沒有說能够讓治下的臣民人人滿意的。不問個人間或集團間，由於宗教、信仰、背景、學識年齡、財富、階層、職業之互異，對於是非評價的標準和利害關係，絕難期其一律。政策適於此者未必即適於彼，設施為一羣人所擁護者未必為另一羣人所贊成，衝突、反對為勢所必然。政府原不必以遭受反對為忤，因為勉求意見一致，既無可能，尤非所需，即使施用壓力，收效至多也只是暫時的。對付反對，莫善於尊重民意，並順從民意。

今日，反對政府來自三個方向：一為執政政黨本身，如最近因郵資增價專立法院之責難行政院，便是一例。近年豪門資本與政府的貪污無能備受各方攻擊，亦均未能逃執政黨內的嚴苛指摘，都是值得大家喝采的。雖然容有其他作用，究仍不失為進步的風尚。第二，反對政府來自在野各黨。在野黨和在朝黨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政策利於一方者往往不利於另一方。而且，在野黨希圖登台執政，可以不厭其煩的找尋執政黨的短處，有時不免做得過火，甚且可以抹殺事實、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然而近年執政黨肯在整飭吏治上稍稍用心，也未始不是開放黨禁以後的小小收穫，我們不能一筆抹殺這種反對的價值。可憐僅聞數載，反對政府的在野黨，被指為「匪黨」，或被命為「奸盟」，反對活動懸為禁例；或者目的既達，繼續反對亦無必需。一年來，反對呼聲消沉，促使政府進步的一股力量亦隨之泯滅。第三，反對政府來自一般老百姓。但老百姓至今尚未獲得直接發言反對政府的機會，尙只能假手知識份子代為表達。知識份子的利害關係本和老百姓的不一致，不過知識份子思想前進，頭腦清楚，富有正義感，喜歡抱不平，雖無代表老百姓的正式資格，又未受老百姓的囑託，但他們却永遠站在老百姓的前面，代他們反對政府一切違反人民福利的政策或措施。

這三種反對政府的形態，動機各異，效果亦殊。第一，執政黨內部反對政府的政策或措施，有時不免出發於派系間的私怨，或爭寵，即使從最好的方面來看，充其量也不過是為的保全本黨的政治生命，真正謀忠國家人民者殊不多觀。例如二三月間的金潮和五月間的學潮，對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損害不輕；即會

傳聞前者是因黨中某兩派的鬥法，後者又為黨中某系對某系的示威，人言嘖嘖，真假難辨。第二，在野黨反對政府，無非希圖分享執政黨的禁錮；不然就是想藉反對壓倒政府，以便取而代之。故一日在野，即咆哮不休，一旦入閣，就一聲不響，比個洋囡還乖。往填處說，在野黨的反對，徒以「為國為民」為招牌口號而已，大半數却是因私而害公的。但是知識份子的反對政府則不同。固然，因看中某部某行秘書顧問之類或看中一個出洋享福的機會方始反對政府攻擊個人的，並非絕無其人，這種人究竟只佔極少數中的最少數。知識份子絕非以反對政府為個人進身之階。這些人，既無官嚮，又非財迷；既不擬分享執政黨手中的一杯羹，更沒有夢想推翻現存政府，自己粉墨登場。僅僅是一羣服膺民主的人，看不慣不顧民意民瘼的政府，挺身而出替老百姓說句公道話，如是而已。政治未上軌道，需要這批人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間，衛護人民的利益，不使橫遭無端的侵害。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徵糧，這批人鬧得最兇，究其實，內戰砲火何曾打到他們頭上，徵兵徵糧何曾徵到他們身上？只要是政府侵害人民的利益，不顧人民的死活，他們就不容緘默。試想，老百姓哪一個願意內戰？哪一個不反對徵兵徵糧？知識份子不出來反對，又有誰能夠出來反對？政治若上軌道，下情苟能上達，何用這般書獃們終日叫罵不休？外面人總是批評大學裏的教授學生們整天專門罵人，不想建設。其實這是冤枉的。政府措施違背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固然反對；但政府措施有裨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稱頌之不暇，何用反對。可是抬頭看看，目今政府的措施，又有多少值得人們稱頌？

然而政府見不及此，它對待這一批諍友，這一批最珍惜它的過去和最擔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為不公。比方說，政府恐怕黨內的反對有失體面，雖可以假整肅黨綱一類的名堂鎮壓鎮壓，並非絕對靈驗，有時甚且格外姑息鼓勵之，以便維持派系之間的均勢，便於玩弄。其次政府對於有槍桿的反對黨，恨則恨之，尙有幾分膽寒不能無懼；對於無槍桿的反對黨，禁則禁之，還是要聽聽「友邦」的眼色，不敢放膽胡為。對待「友黨」，自然更加不敢怠慢，因為假使名額上位置上小有不滿，動不動就有翻臉退出政府之虞。惟獨政府對待知識

份子，一向是毫無忌憚可以信手胡來的，令人費解！譬如知識份子反對內戰和徵兵徵糧，明明是幫老百姓說話的，政府却硬說他們妨礙「戡亂」，幫助共產黨說話，其實共產黨何嘗反對內戰，其理難通。知識份子呼籲政府保障人權，明明是替人民爭取自由的，其結果反使自己的安全和自由受到最大的威脅，其故不明。今日軍人主宰地方行政，照着一般的直線邏輯，是共產黨既然反對政府，普天之下只要是反對政府的全都是共產黨，於是乎在「戡亂」的「非常時期」內防制共產黨的一切條例法規，幾乎可以用在任何一个人的頭上。近數月來，在各地大學任教從讀的教授學生，時因不滿現狀，不小心的批評政府幾句，被人報告，當局即可斷定某某大學裏有大批共產黨潛伏活動，即可動員全市軍警，如臨大敵；或則惶惶終日，草木皆兵。其實，天下本無事，純是自相驚擾，小題大做。涉嫌學生不幸遭其逮捕，縱無共黨或謀亂的確證，終仍不免絏

美國闊步世界

America Strides the World. — The Nation, Nov. 30.

英國拉斯基教授

這是拉斯基教授 (Prof. H. J. Laski) 對於目前國際政治所發表的三篇重要論文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歐洲完了麼？」曾譯載本刊第二卷第十七期。(譯者)

美國正像巨人般闊步着世界；雖鼎盛時的羅馬，和經濟地位最高時的大英帝國，也從未享有過這樣深遠直接和無所不屈的勢力。它正握有今天全世界一半的財富，一半以上的全世界生產能力，它的輸出更超過於輸入一倍。幾萬萬的歐洲人和亞洲人現在確切知道：他們生活的質素和節拍正繫於華盛頓的決策。下一世代的運命即將決定於此種決策的智識上。

可是從悲慘的歐陸遙望，這個具有無上權力的美國看來不像是一個足以引人欣喜的美國。在那裏，決策的大權好像正操諸一輩旨在回復「黃金時代」政策的人們手裏，他們所謂「黃金時代」乃指當柯立奇總統任內，胡佛氏正向人民宣佈已經解決了匱乏問題的時期。企業家任所欲為的神聖權利，曾在羅斯福總統任內遭遇過陰翳，現在共和黨正為這種權利在奮鬥。企業者不僅正獲空前厚利，更在洶洶然力爭減稅，為使政府費用不必由這輩所得額最高者所負擔。共和

身周圍，或竟「畏罪自殺」；似乎是苟不如此做法，就無以以一儆百，擒而故縱，更無以自圓其說。不知如此冤枉了多少人，引起多少次的學潮。政府本最需要安定的，社會更是需要安定的，然而這又豈是尋求安定之道？

這種發展是可憂的。保障人權成為徒託空言，政府的威信終有一日全部崩解，後患不堪設想。政府此時若尚有振作之心，既能容忍黨內與友黨的反對，何獨不能對於純出善意純受愛國心情驅使而反對政府的一批文人，也拿出絕大容忍的肚量？而且僅容忍尚不够，根本上，還應以真誠善意接納智識份子的一切批評建議，求自身的改善，知識份子，是今日或來日社會上的中堅和上層，國家社會的一般進步力量。這些人若尚不為政府所容，則甚麼人又可以為政府所容？

黨用「塔虎脫——哈特萊法案」(Taff-Hartley Act) 設法限制工會的發展。大戰前的「諾立斯——拉加蒂亞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 曾使美國人相信：司法機關對於罷工的禁令權，已因此絕跡。這次法案却又使這個制度復活，用以打擊罷工。共和黨更急切想法消除一般人對於 TVA 的嚮往；曾有夢想建立密蘇里流域計劃 (Missouri Valley Authority)，以媲美坦納西流域計劃之卓越成就者，現在除夢想外已絕無實現可能。聯邦政府對於教育的支助，雖為現時所急需，也絕難實現。甚至私刑 (Lynching) 惡習的重行猖獗，亦不够促使這個國會對於南部各州腐敗的選舉機構和流氓政治，從事改革。此外，共和黨對於平抑物價所採取視態度，和對於貧民住宅問題的重大錯誤措施，凡此種種，舉不勝舉，都足令人難於置信：二十世紀已快近五十年，而一九二〇多年的事物早已過去了一個世代。

對於美國政府的國際政策，兩個政黨都應負責，雖在執行方面杜魯門和其政黨負較重要責任。在這裏，他們的功罪互見。美國在「聯總」(UNRRA) 內所表現的，正是一種應付事變的偉大氣概，而為美國歷史中的特獨本色。立林翰氏的管制原子能計劃 (Lilienthal plan) 也將在最近將來不僅被視為有助

於世界和平，且為睿智的國際討議的一個無上範模。筆者尚未聽到蘇聯或其它列強能對之提出有效反對。筆者更相信：美國關於歐洲猶太人所堅持的公道原則——雖受到貝文的謾罵，國務院更不免有時躊躇——正迫使英國政府不敢摧毀「猶回分治試驗」(Zionist experiment)，而以此摧毀來博取其仇人亞拉伯封建貴族們的好感。貝文在聖地 Palestine 的政績不至於比現有的更壞——筆者這樣說，並非饒恕了該地恐怖政策的罪愆——是不因於貝文同僚們的勇毅，而是因於杜魯門總統的堅持，使貝文始終不得不顧到對此不幸事件的美國輿論力量。

II

美國雖有如上的功績，但是他的罪愆却較之更多。自從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表示過對於目前的大問題有所了解——對於俄國必需獲致一個相處的過渡辦法 Modus Vivendi。俄國素來是多猜疑，難應付，傲慢和陰險，但是他的領袖們却顯然明瞭：這次勝利會大有損於其國內經濟，不僅使他需要一個長時期來恢復舊觀，並且使他在下一次大戰中，果真孤立，將註定失敗。因此緣由，俄國纔努力建立衛星國，他的領袖們纔對麥克亞瑟將軍在日本的獨裁表示着憤怒，他們纔對中國反動勢力的重被武裝感到驚駭，最重要的，他們纔對美國政府決心重建德國工業，而阻止其社會主義化，表示着疑懼，因此結果將為美國和德國的鉅大企業的结合。

凡此種種，顯然需要一個富有理想而又不乏勇氣的對俄政策來應付。但是筆者却看不出美國政府正有這樣一個對俄政策。美國政府已助長了民間的反俄情緒至於發瘋的程度，這情緒使他們不再能了解：和莫斯科獲得友善並不同於和希特勒綽綽有餘。美國政府更已支助了歐洲的反動勢力。它懲罰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為了他們不能割絕他們的聯盟國，而這個聯盟正是他們不為反革命勢力所顛覆的保證。它一方面把俄國的一舉一動譴責為帝國主義的擴張，而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戰略性的帝國主義辯護為保衛民主和自由，雖在外國的觀察者看來，美國對於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事援助，絕難以此種辯護自圓其說。馬歇爾計劃的全部意義，雖現尚無人能够盡曉，但即使稍聽美國國會裏對此的辯論，我們已不難看出：這個出於美國貸款方式的援助，很容易會附有屈從美國的政治性條件，而和受惠國的獨立自主難於相容。若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已占多數的國家政府——像英國——竟因美金的束縛，必須遵依美國財政資本家的意旨，而不再能運依自己人民的意旨，行事施政，則整個歐洲將很容易為內戰所籠

III

罩。這是一個深遠鉅大的問題，而華盛頓好像尚未開始顧及：美國鉅大的生產能力所形成的東西兩半球世界經濟的失却平衡，必將產生不斷的危機，一直等到現存不平衡獲得了大規模的適調為止。歐洲和亞洲將不能向美國賣出，除非他們也能從美國買入；這個可能，必需在美國廢除了保護關稅，和歐洲亞洲急速提高生產能力之後，纔能實現。關於第一點，問題顯極複雜；雖已有了日內瓦協定，但更需要對於美國的企業家心理施行一種外科手術。關於第二點，據筆者看來，祇當美國政府具有足夠的偉大氣度和理想能力，而設計一個和平期的租借辦法 (Lend-Lease)，並且包括蘇俄在內，纔有可能。歐亞兩洲，除非能够參加這樣一個租借辦法，將永不能從美國買入貨物；這結果之一，將形成一個美國經濟恐慌，比了一九二九的恐慌更為嚴重，不然，將需要另一個美國新政 (New Deal)，其規模將遠超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新政。事實所示，美國兩大政黨內的任何一個，既都不相信美國企業家會支持這樣一個社會試驗的鉅大計劃，於是問題乃不在美國是否將發生經濟恐慌，而是將在什麼時候發生——假定和平還能保持的話。

III

美國自由主義的原子能化，更以如下的原因而愈形悲慘；正當對於美國經濟無忌憚的與無人性的猛烈衝激，最需要予以駕馭的時會，而美國國內却缺少一個有組織的左翼運動，可以出來領導。筆者知道美國不乏具有自由信念的男女人物——在國會裏，像亞來崗州的參議員摩斯 (Senator Morse)，在國會外，像韓德森 (Leon Henderson) 和羅斯福夫人。筆者更知很多在工會裏的人物，不問是屬於 C. I. O. 或 A. F. of L. 但所可注意的是，他們都缺乏一種有機性的結合。凡稍留心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中 P. A. C. 的工作者，不得不承認它祇是另一個從旁誘說的團體，和 N. A. M. 或天主教會一般，設法對於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獲致投票的誓言，不問在全國性或地方性選舉中。不僅是自由主義者的團體缺乏堅強團結，這缺點更減弱了他們對於政黨機構的影響。

說來似乎有些冒昧，筆者不得不疑慮美國政治的現狀最足以表明美國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的幼稚程度。此不僅得見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脆弱無力，尤以得見於兩大政黨間並沒有思想上重要的分歧。兩黨中的任何一黨都祇是一個爭取權力的機構，取得了權力，再替黨人爭取職業。任何一黨向選民所提出的候選人和政綱，都是以此為目的。在一個外國觀察者看來，這是一件殊足駭異的事

；例如杜威州長 (Governor Dewey)，他的欲入白宮的熱衷，乃人所共見，却一方面拒絕承認被提名為候選人，同時正用盡氣力在組織其選會前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對於任何重要問題竭力免透露自己的意見，深恐任何意見有損其被選的機會。同樣的奇觀是加立方尼州長華倫 (Warren)，他滿嘴說好話，但遇着當前大問題便閉口不談，希望這樣可以在明年共和黨選會裏被推為候選人。筆者殊懷疑「大智若愚」真是政治活動中一個有效原則。英國人至少會對於艾登 (Eden) 在下議院裏對於重大問題保守緘默而感到駭異，若是他認為任何意見的表示足以損害他代替邱吉爾而為保守黨領袖的機會。

四

沒有一個對於美國政治舞台的外國觀察者不感覺到：在那裏，一個大規模的政黨改革已嫌過晚。美國現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或是一個真正的自由黨。專靠新任總統一人的偶然置重點，而視之為全國唯一強有力領袖，實在是一個絕大錯誤。筆者更進而認為美國憲法亦有整個修正的必要，它所設立的許多制度和它們的運用，以至華盛頓與各邦間權力的劃分，很多是歷史的贅疣，正嚴重地阻礙着美國的發展。這些制度的運用應該是一種平民政治教育的源泉，但是現狀下美國制度的運用却正產生相反的效果。

筆者雖同意於佛郎克弗特大法官 (Justice Frankfurter) 的見解，認為國會的調查權是一個可寶貴的工具，它的範圍和權力應予維持，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調查權正被濫用着。它曾被濫用於珍珠港事件，更被「第斯委員會」(Dies committee) 和其繼承者，「蘭金——託墨斯委員會」(Rankin-Thomas Committee) 所濫用。一九一九年的歇斯的里亞乃是美國歷史中一段難於令人置信的插曲。現在，從任何曾經捐助過一九三八年西班牙共和黨人救助基金者，到任何參加過一九四七年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者，都會被認為危險份子，甚至被認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這個現狀，不僅令人驚異，尤足為之惋惜。英國的下議院和法國的代表大會中，都不乏愚蠢和不德的份子，但這兩者的程序和組織都不至於授權於這輩人使盡量發揮其惡性，而傳佈其毒素。我們尤應注意於在這個時代另一個助長此惡的因素，就是和民衆交接的媒介正是現社會的生命所在。

五

筆者不得不再猶豫地和惋惜地指出如下的覺感：今天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

中最反動的成份，都能直接溯源於一個黠武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影響。若是說共產黨是一個外國意志的表示，那末，這個天主教會尤其是如此。對於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沒有其它團體應該比天主教會更負責。更沒有其它團體像它一般地努力於仇化美蘇間的關係。它維護兒童勞工制，它建有幼稚院起到大學為止的教育獨立系統。它對於電影業，至少對於政治性的影片，有巨大勢力。它在壓迫言論自由方面是個主角。它放任神父哥林 (Father Coughlin) 的反猶天主教和麻塞邱色州和紐約的流氓主義。我們偶一回憶當年愛爾蘭主教 (Archbishop Ireland) 和里盎公爵 (Montignor Ryan) 的寬洪大度，對此現狀，尤覺悲痛，在天主教徒衆多的城市，這教會更用各種陰險手腕來控制當地工會。筆者懷疑現在美國國內有任何三個人會具有和紐約天主教會主教長 (Cardinal Archbishop) 一樣大的權力。尤足驚異和注意的却是：天主教士更有滲入外交界重要職務的特殊本領，這和在英國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的此種本領足令共產黨人對之遜色。凡注意現在天主教勢力的人，若是把它和一個世代以前的情形相比較，會對於它的生長速率和方向，感到絕大驚異。除西班牙外，筆者懷疑：在今天世界中天主教會在美國的勢力，還有何國能與倫比。

六

霍爾姆斯 (Dr. O. W. Holmes) 曾在醫學史上一個緊要關頭中說過：「我的至誠使我顧不到謙虛或虛偽，我祇懇求手握着生死大權的人們能够諦聽我的話。」唯有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們任何人纔能面對此刻的嚴重問題。此刻是人類歷史中一個無上的轉捩點，其重要性不下於馬丁路德 (Luther) 出席於伏爾斯會議 (Diet of Worms)，或是一九八九年各國將帥會議於凡塞爾宮的時會——這個具有歷史決定性的時會，更像列寧正在聖彼得堡的芬蘭車站步下他的「密封火車」的一霎那。對於現在人類整個文明的命運，沒有任何其它權力比了美國更握有決定性的影響。美國所享有的地位同時就是他的特殊責任。他沒有受到戰爭中暴風雨的摧殘，他的經濟不僅未受損害，並且繁榮無比。美國人民於民主政治已有久遠的經驗，但也不過於久遠，足使他們遺忘了獲致此種權利所經受的革命戰爭。他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民族。自然賦予他們以一個無主的大陸，和無盡的富源，歷史更賦予他們在建國最初四十年中以一羣睿智勇毅的領袖。他們國家的完整獨立會兩次經受危險，而在這兩次危險中——一八六一年和一九四一年——命運却都賦予他們以一個領袖，且會引起了舉世的景仰。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敏於試驗、富於熱忱的民族，當他們聽到痛苦的呼聲，尤其勇於慷慨赴義。睿智的美國人，現在應該正在聽到這種呼聲，因這呼聲現正響徹五大洲。美國人必須速於了解，他們手裏正握着生死之輪。自古迄今，從未有像這次的急切需要着他們的諦聽，他們對於所諦聽的了解能力，也從未有像這次的會發生深遠鉅大的效果。(本刊特約譯者譯)

與愛因斯坦先生的談話

羅忠恕

十二月三日我由墨西哥，乘飛機回到美國，參觀了田納西谷組織(T. V. A.)之後，在華盛頓住了八天，十二月十五日由華盛頓到了普靈士敦城，(Princeton)這是美國一個著名的大學城；普靈士敦大學今年才辦過了二百週年紀念大會，各國的學者都有來參加這慶祝典禮的。這是威爾遜總統曾任過八年校長的大學，但我主要來到普靈士敦，是因此地的一高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大家愛因斯坦即在此任研究教授，故特來此訪彼。這研究所是猶太人捐款設立的，愛氏因希特拉壓迫猶太人之故，離開了德國，而這研究所之設立，原有收容猶太籍學者之意，因有愛氏及其他世界著名的學者聚處此地，這研究所竟成為世界一個著名的學術中心。我國的華庚及其他幾位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張家瑞等，都在此地。我到普靈士敦後即由研究所的所長與愛因斯坦先生在電話中約定了見面的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我由友人蔣君陪同往研究所，由愛因斯坦先生的秘書，也是他的高足，一位猶太青年史陶詩(Staus)君引導，到了愛氏的研究室。這位鶴髮童顏的科學家，極親熱的與我握手。我剛坐下，他便首先問道：「聯合國文教組織的現況怎樣？墨西哥的大會成績如何？」我告訴他：「有人把聯合國文教組織與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比較，認為後者雖較前者規模為小，也缺乏各國政府的經濟支持，但後者因有柏格森(Bergson)、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愛因斯坦(Einstein)、及穆銳(Gilbert Murray)這一類的第一流學者在這組織裏，對世界學術界有一種精神上的引感作用，這是聯合國文教組織所缺乏的。」愛氏接着的說：「那是過譽了！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原來的目標雖好，後來因滲入了政治的影響，就把牠弄糟了，學術機關被政治利用及支配，是極其可惜的事」。我告訴他：「目前的聯合國文教組織是由各國政府擔任經費，用人行政，更易受政治的影響。但是由學術界各個人自由組

織的學術團體，推進世界文化合作，確是不可少的運動。我以為目前世界所急需的，是全世界的學者，組成一個大聯合，以智慧及善意，指導國際政治，不然世界的緊張局面日益增劇，我們終必受野心家所支配，又引起人類互相殘殺的悲劇。我們的責任太大，不可不早謀結合。」愛氏回答道：「一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但戰爭總難避免。現代的戰爭太殘酷了，將來的戰爭尤為悲慘。世界人士，若不急謀自救，必將同歸消滅。玩弄政治的野心家，把科學家及任何學者，都利用去作戰，科學及一切的知識，都被毀用了。」

我接着問愛氏：「何故善的力量不易結合，惡的勢力，倒可利用組織？」他回答道：「個惡意的人，為着自己權力的擴張，可不擇手段，力爭自己的地位與勢力。懷善意的人，則缺乏此種猛進心，不去爭權力。當今最缺乏的即智慧、善意、權力三者之結合。此三者不能結合，世界永無和平之望。有智慧及善意的人，得不着權力。是不能引導世界達於安全的。」

我告愛氏，丹麥物理學家波爾(Niels Bohr)今年六月同在瑞典開哲學會時，他說他除了研究原子能外，最喜讀儒家思想及康德哲學。我曾問他，原子彈是否應停止製造？波爾說道，原子彈是國際和平的保障。我問愛氏，這個見解怎樣？愛氏回答：「原子彈本可因其破壞力之大，使人畏懼戰爭，因而促進世界力謀合作，但並不能保障和平。現在原子彈全落在政客手裏，竟成了和平的障礙，引起了國際間的疑慮，不特未能促進國際合作，反而造成了更深的猜忌，實足痛心。我想原子彈最好的運用，即是一個投在華盛頓的白宮，一個投在莫斯科的克姆林宮，把野心家的政客先消滅了，世界方有和平之望」。後來我將這一段話告訴了華庚先生。他告我，原子彈的製造，愛氏與此大有關係。最早是由他向羅斯福總統提議，這是一種可進行的計劃；其後得羅氏的批准，故能在短期內製成原子彈。現在愛氏十分懊悔，不應促成此計劃的實現，因原子彈竟成爲國際政治的一個大問題，故發此憤慨之解

。我告訴愛氏，我在華盛頓時，有人告我，有些華盛頓的居民，願意出賣自己的房屋，因為怕赫蘇斯一旦能製造原子彈時，他們的房屋，不能保全，不如乘早出賣，還可收得同一筆鉅款。

我又告愛氏，我們是有善意的人，似應盡我們微小的力量，在能力範圍內，盡力挽此危機，促進世界和平。愛先生接着說道：「微小的作，豈非罪過？一般民衆，是容易引導的，因為民衆是愛好和平的。在今日的政治組織下，野心家發動了戰爭，任何人都同被驅入戰場。」

我又告訴愛氏，他德國的老友，量子論物理學家普蘭克(Max Planck)，我曾於十年前到他家中去訪問過，並且認識他的兒子艾爾文普蘭克(Erwin Planck)。普老先生本年逝世之前，我曾得着他的信，信上告我他的兒子艾爾文，因謀殺希特拉的計劃，被破獲了，被希特拉處以絞刑治死。這給普老先生晚年精神上很大的打擊。愛氏說道：「可惜艾爾文普蘭克是個不肖子，不學他父親的好學問，要去作政客。」

我最後告訴愛先生，可惜我不了解相對論，不能同他討論有關相對論的問題，但我告他：「八年前在劍橋大學與艾丁頓教授(Eddington)討論哲學問題時，艾氏曾告我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自認頗能了解，(艾氏是著名的天算家及以發揮愛氏的相對論見聞於世的一位英國學者，已於兩年前逝世)。但愛氏最近學說的發展，我也跟不上了。可見你的思想，不儘我們無數學基礎的人不能了解，以艾丁頓那樣的人都追不上你」。愛先生笑笑回答我道：「那是艾氏不贊成我的學說的客氣話」。

我又問他：「現在還拉提琴不？我在牛津大學音樂室，見你拉提琴的照像，常被學音樂的所瞻仰」。他說道：「我現在已許久不拉了，似乎很少有閒心拉提琴了」。談到此時，我一看我的錶快到十二點鐘了，足足談了一小時。友人蔣君取出他的像機，請愛因斯坦先生同他的高足史陶詩和我們同照一像，以作紀念，然後握手作別。愛先生那和祥的容顏，謙恭的態度已深深的印入我的腦海了。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

調兵遣將何時了，壯丁拉多少！

高超

(觀察瀋陽通信)
 幾場大雪，給瀋陽帶來了酷寒；隨着溫度的急遽下降，東北的軍事政治氣候，似乎也在零下結成了冰。「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豪語，言猶在耳，曾幾何時，瀋陽却較歷次攻勢更為危急地被重重包圍着了，而陷在四面楚歌之中了。

談到東北局勢，我們勢須從參謀總長陳誠主持東北大局時說起：陳氏剛來就任之初，共軍的五次攻勢，甫告止息。當時陳氏即以大刀關斧的手段，肩起重整東北的重任，並以一刷新政治，簡化行政機構，嚴懲貪污，加強工作效率」之語，一新東北人民的耳目。他在軍事上的重新佈置，和忙碌一時的調兵遣將，不啻予共軍五次攻勢過後疲憊不堪的東北人民打了一支強心針。當時人民確會興奮一時，認為陳氏之英明，或能倒轉乾坤，使東北局勢暫安一時，甚或完全收復。

然而九月中旬平瀋路的中斷，便給陳氏當頭一棒。於是昌圖告急，海城棄守，營盤不保，營口撤退；一大堆傷腦筋的消息，接踵而至。作為軍事慘敗的伴奏的，是物價如脫韁野馬般的狂漲，和人心的惶惶不安。那時報紙上雖一再發表「匪軍潰敗流竄不足為慮」，但是北寧路遲遲不能恢復，却是戰事失利的佐證。

六次攻勢，此緊彼弛地繼續了兩個多月，關內外的交通，便有多個月斷了氣。鐵路綫的暢通或梗阻，幾乎成了人民觀測軍事成敗的指標。儘管報紙上既得「匪軍無喘息餘地」，使國軍無喘息餘地」，運用「疲勞戰術」，使國軍無喘息餘地」，運用「疲勞戰術」，使國軍無喘息餘地」。

因為他來時平瀋綫暢通，軍事上還沒如此之糟，現在「匪軍」已偃旗息鼓，平瀋間亦勉強通車，他可以回去見江東父老。然而平瀋像一個癩老頭似的，蹣跚地爬了不到兩個來回，「匪軍」再次的蠢動，又使這道貫通關內外的唯一輸血管支離破碎了。

據云六次攻勢結束後，林彪曾在哈爾濱召開軍事會議，認為歷次攻勢的成果，認爲在各大攻勢間，軍事停止活動，予國軍以布署機會，是失策之處。所以這大發動的「七次總反攻」，運用「疲勞戰術」，使國軍無喘息餘地」。

南，三路犯瀋陽外圍，以「鑽隙」滲透戰術，使瀋陽和其他幾個大城陷于孤立。攻法庫的共軍爲第七、第一、第二縱隊約六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攻佔了法庫城，並大踏步南下，進軍瀋陽西北數十公里的大孤家子、沙面城、三家子、幾個據點，直叩瀋陽北門。其第一二兩縱隊並出動一支馬隊，經昌圖、通江西進，在彰武一帶，與第八九縱隊會師遼西，逼新立屯、新民，與國軍展開鏖戰。其第四縱隊則進攻遼陽，鞍山告急；海城國軍剛進駐十餘日，便不得不自動撤守。

同時煙台，亦有騷擾。煙台煤礦員工連忙撤至瀋陽，瀋南十五公里的蘇家屯遭遭騷擾。同時撫順東十數公里的營盤又再度危殆，本溪瀋陽間交通斷絕，那時真是風聲鶴唳，瀋陽的人心沸騰，趨於極點。

軍事機關及報館外，一律停止供電；因此一過黃昏給陽便成了死城。東北雖是產煤之區，但是各煤礦以受戰事影響，幾乎全陷停頓。彰武的六大礦除西安、營城子、北票、已爲共軍控制外，煙台礦在此次攻勢時，自動放棄，阜新則被包圍已久，情況不明。瀋陽的一部員工則準備遣散，所以六大礦只落了撫順一處，然而它在牛身不遂的狀態下，現僅有極高的產量。每日最高產量曾達六萬噸的撫順礦，現在只能維持三千多噸的產量，除去發電廠日需一千噸，及礦方本身消耗外，每日只能有一千噸外輸，因此守着礦產的瀋陽，便鬧着煤荒。瀋陽市民在少煤無電，既冷且黑的生活中心受着煎熬。東北物調會竟派人不遠千里去開瀋陽買煤斤，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使人哭笑不得。的確的十萬噸煤斤，也許準備着空運瀋陽罷？

這次攻勢，係自二十二月二日起，共軍發動了整個東北的精銳部隊，自遼北、遼西、遼南、三路犯瀋陽外圍，以「鑽隙」滲透戰術，使瀋陽和其他幾個大城陷于孤立。攻法庫的共軍爲第七、第一、第二縱隊約六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攻佔了法庫城，並大踏步南下，進軍瀋陽西北數十公里的大孤家子、沙面城、三家子、幾個據點，直叩瀋陽北門。其第一二兩縱隊並出動一支馬隊，經昌圖、通江西進，在彰武一帶，與第八九縱隊會師遼西，逼新立屯、新民，與國軍展開鏖戰。其第四縱隊則進攻遼陽，鞍山告急；海城國軍剛進駐十餘日，便不得不自動撤守。

八面受敵。在烽火遍地，滿天的火藥氣息中，瀋陽老百姓到了活命的最後限界。維持人命根的糧食，在這次所謂「第一次攻勢」上，便築起了一道高牆。高粱米由一千而兩千而四千，壓迫得人透不出氣來，並且十分鐘內，價格都會跳幾跳，使人徒歎觀止。在人們設法活命的時候，可就激起了春天的時候，全國各地的米潮。前天在繁華的南市場附近，有兩輛糧車經過，一個檢垃圾的孩子先割破了一隻口袋，於是一聲吆喝，有幾十個人上去，在十幾分鐘內，把兩車糧食搶得精光。不但趕車的苦笑着臉沒辦法，就連離得不遠的警察，也大模大樣地裝着沒看見。同日在清華街有兩輛豆餅車，被一羣難民搶光了。在鐵西區有三輛糧車，被搶光了。並且有一個叫王治國的搶糧暴徒被捕了。第二天遊街之後被槍斃了。但是有什麼用呢？恐怖已不能勝過飢餓；反正活不成了，「餓斃」也比活活餓死來得痛快。瀋陽老百姓說得好：「吃飯沒罪，誰願犯法的罪都沒這麼重！」那羣我們雖然不被人家常

人待，但是還能以「狗食」填飽肚子，現在是連「狗食」都吃不飽了。近日遼西的戰鼓播得正緊，殺聲震天。由瀋陽往山海關的客車在錦拋了鍋，進退不得。據說暫由鐵路局每人每日發二斤高粱米活命。同時逃亡來瀋的鄉下地主，日有增加。但是瀋陽不是也孤立在朔風中，岌岌可危嗎？徵兵令又急如星火，街頭強拉壯丁的事日有所聞。一般青年人都深自畏懼，不敢出門。真是「調兵遣將何日了，壯丁拉多少？」看淪落在街頭眼睜着斷了氣的難民，真不知超然法外，斷送國家命運的人，該如何自責，以謝國人丁了。

（編者按：下期本刊還有一篇關於瀋陽最近情形的詳細通信，請讀者注意。）

讀者惠稿，不用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寄貼回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退稿附郵

湖南監委選舉原原本本

黃潮如

(觀察長沙通信)

湖南監委選舉，省參會於二十六日閉幕前舉行

此次參加競選者計有十六人之多，監委名額共五人，而五名中有兩名是已先天的固定了，

一名是民青兩黨支持的，一名是女性，雖然湖南女監委也有三人提名，可是事實上談不上，

競選，三言兩語，就可以解決的。所以湖南此次競選監委，可以說十二位在角逐三隻鹿，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監委選舉，是採用直接投票法，不是由選民直接投票，而是由代表民意的參議員選舉，自然參議員大部是智識份子，有鑑別能力，應該能選出確為大家敬仰的人出來的。因此，在選舉前各方對當選人的預測，正是採有投一票權的參議員們絕好的參考，比較大家認為好的參中，以當選。不料二十六日選舉揭曉，大家認為應該當選的幾位競選人，均告落選。因日來輿論譁然，尤其長沙各

報幾家口一詞的貶責參議員和為幾位落選的競選人惋惜。

此次競選的十六位名單如下：

陳大榕、林式增、何漢文、唐鴻烈、仇鰲、魏德柏、向乃祺、何鍵、方鼎英、曹伯開、陳堅、李國柱、李不賡、徐國瑞、舒之鏡、黃堯軒。

上列名單李不賡是青年黨，徐、舒、黃，是女性，其他十二位，都是國民黨或社會賢達。

此十二位中聲望最隆的當推仇鰲，能力強的是何漢文，素有火砲之稱而不畏強權的是魏德柏，雖然魏過去放火砲有時并不準確，不能獲得人的同情。但以開放大砲那種精神，做了言官以後，貪官污吏一定對他有點頭痛，家鄉能把他選出來，確也是一個適當的人選。誰知揭曉以後，三人均告落選，無怪輿論譁然，人言噴噴了。

仇、何、魏、為什麼落選？要解釋這個謎，就不能不先檢討當選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的長公子，此公不足與仇、何、魏競選，但是唐家在昔日湖南有豪門之稱，唐伯球幹了多年的省

紡紗廠長，田運昇，富堪敵國，錢能通神，是大家所公認的。唐公子有了副議長的爸爸，自然近水樓台。他回省競選，本來最穩，然而在短短數天內竟給他獲全勝。於是外界羨短流

長，都說唐鴻烈化了多錢，才獲得監委。有些人繪影繪聲的說：唐鴻烈回到長沙，父親僅九五億活動費，但事實相差太遠，於是唐鴻烈要父親追加預算到十二萬元，唐父不允，以致父子決裂，唐鴻烈一度遷出住到妹夫章某家裏，後來經妹夫調停，由妹夫代出四億，唐父再追加三億，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這些話自然查無實據，不足憑信，不過以唐投票的情

形來說，不少大家公認揀守有疑團的參員諸公，在數日之內倒到唐的一邊去，是不能不令人

置疑的。

仇鰲在湖南，可以說去年監察院要任他兩廣監察史，他心中是淡

的幾位了。

此次當選的除民青兩黨一致支持的李不賡和女性黃堯軒外，其他三位是陳大榕、林式增、唐鴻烈。陳大榕是湖南老牌省黨委，在湖南黨團兩大壁壘中，陳大榕是黨方的主幹之一。

湖南黨團摩擦，黨方陳大榕，團方周天賢，是長沙新聞記者冠他們以「摩擦專家」雅號的人

物，也曾經總裁手令撤過職的。因為組織的關係，參議員中過去多數是黨組織支持出來的，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支持陳大榕，所以他以二十一票當選了。陳大榕既以黨的組織姿態出來競選，而湖南黨團素來不肯有一方甘於落後，的，黨既然捧一位上台，團如果無聲無氣，豈不遜色，尖銳一點說，黨有人支持，團不

一位出來，也顯不出黨團對立的形態，所以團方出來支持林式增，林有團的組織關係，所以也以廿一票與陳大榕平分秋色當選了。第三位是唐鴻烈，唐是省參

會副議長唐伯球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If only this weren't an election year..."

這種語氣已成了華盛頓官場談話中，對目前這似乎已弄得相當僵的局面，無可奈何的表示。不是選舉年，事情就好辦得多。這本來是從不可能的前提上引起的假定，所以並不發生實質問題，祇是「沒有辦法」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如果聽來以為此公有選舉延期的意思，那是以華度美，不對勁了。我倒並不是主張擱置開張，不得順延地刻舟求劍的；美國那種四年一大選，兩年一小選的呆板辦法，在政治制度上，很成問題。但是這却並非美國人所自覺的，他們還正在以為美國一切都是模範，從好萊塢電影起到種族歧視止，都不是例外，這種定期選舉怎能不是標準政治？我們那種查曆本式的隨意改動占日的辦法，固然不足取法；英國那種以信任票決定任期的傳統，在美國人看來，不說陳腐過時，也會說不穩定，沒有秩序，亂七八糟。

拉斯基教授用「無政府狀態」去形容美國的政治，美國人聽來是不會懂的，「無政府」亦作亂七八糟解，而美國定期選舉制度在形式上是有條理的了，像火車時刻表一般。美國司機對時刻表的感覺特別靈敏，假如開了快車，趕過時刻，即便前面並無慢車，也得在站外慢慢拖，拖到規定時刻才進站。這一點英國和意大利都不如美國。但是形式上的條理有時却正是內容混亂的一個原因。美國因為要轟轟烈烈熱鬧開闢的競選，有些像賽球，不能不有兩個政黨，於是民主黨、共和黨等名目出現了，形式上條理具備，但是這兩個黨內容有什麼分別？這問題愈研究愈明白，因為事實上它們並不能反映社會不同的利益，既得苛刻一點，這形式上的兩黨却正是特權階級改的花樣，去掩蓋和他們利益衝突的階層形成政治勢力的手段。

同樣也可說，定期選舉，加上國會兩年一選（參院改選三分之一，眾院全部改選）總統一年一選，形式上的到站停車的條理，正是用來割斷政策的連續性和安定性，也就是使政府的手腳縛住，放不出來好好做些事。這是制憲諸公的得意處，「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有政府無其能，有能政府無其形。有形政府是「民主」的，人民選出來的，誰能料得住它不做出不利於社會上有權有勢有錢的

集團呢？所以得使之無能。這個虛了之後，太上政府才能有實權。——無怪 Beard 先生要說，美國的憲法是私人企業利益的保險單了。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說這話的心裏滿是苦哀。他們似乎想要做些事，但是頭上有一個緊箍，動一動，就會痛一痛，這緊箍就是所謂 check and balance 四處都是箝制和牽平的美國政府注定了不配有談計畫的。實際政治，這個割喉性的經濟所操縱的活動，又是個不談計畫的。在看慣英國政治的學者，挑不出比「無政府」更好的形容詞去描寫美國政治了。

一九四八年正是選舉年，十一月二日大家要投票。八個月後兩黨就要推定候選人；選潮，像在八月裏的錢塘江口，已在升起。這場熱鬧必然會消耗很多筆墨，很多紙章，有趣是怪有趣的，至少不會低於看跑馬的興趣，刺激着大概深入我們本性的賭博熱。可是，如果太認真了，以為這場選舉將決定人類的運命，或是可以決定不會再發生大戰；甚至對華政策會不會改變；借款會不會送上去來；一千七百萬呢？三千萬呢？三億呢？十億呢？——那就不免過於認真了。美國這一套，選舉、咨文、聲明、官樣文章的作用，是消極性的，是另一套的掩護。——這是我從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裏得來的認識，學得的乖；如果這是我自作聰明，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我已經屢次說，千萬不要太相信了專聽取美國大小聲明的耳朵，眼睛在這時代比耳朵重要得多。我並不願相信美國政客軍人都是造謠學校裏訓練出來的，那是太不夠朋友了；但不論馬歇爾怎樣打他的如意算盤，美元能買得個為人民艱難的親美的中國政權，如不論杜威、周以德之流怎樣利用馬歇爾的煩惱去打擊民主黨的聲望，而對接華說得這樣甜；話始終還祇是話，美國在遠東想做，能做，已經做，正在做，還要繼續做的事，却另有其不得不然的邏輯。這現實和任何那個人說的話都是有的出入的，因為這套東西如果暴露露在嘴上，「對於中美兩國政府却是不利的。」否則為什麼重要的文件得加上個「頂密」字號，封在國務院的保險櫃裏呢？其實封在保險櫃裏祇是現實的官方

描寫，而現實却封不進去。這不利於兩國政府的「現實」既封不進保險櫃，於是需要一層人為的掩護體；人既然喜歡用耳朵，不善於用眼睛，這掩護體的性質也自然成了一聯串的聲明，談話，之類的話頭了。這是選舉年呀！那等是說：這年頭誰敢說真話呢？

或者有人會問我，這是什麼道理呢？選舉年說不得真話！我可以回答說：這美國就這樣。美國有形的政府是民主的，要選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美國憲法裏有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妙算；那個無形政府並不是民主的，是企業集團掌中物。有形和無形政府有差別，實虛之間種下了這說不得真話的病根。那就是說，無形的實權不能露面的，露面時，不是取消民主，就得屈服於民主，一部不好。於是在虛實之間要能活靈活用，那是美國人所謂 Politics，翻譯作「技術」兩字最合式，再通俗些，是騙取選舉票。選舉是 Politics，是詭語競技。美國社會結構的實質莫如永永遠遠存在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別，而同時一定要保存民主外衣時，Politics 的意義也走不出騙取選舉票的範圍。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話說比較好說一點，誠實一點；但是美國選舉太頻繁了，所以要美國政客說老實話，除非沒有選舉這回事。這都是不可能的假定，因之，最好還是明白這道理，不要把華盛頓向外放送的聲音太認真了，也就不會太錯。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很擔心明年美國的大選。有些怕杜魯門重選，這次他如果蟬聯，他不會有個反對黨操縱的國會，馬歇爾可以放手做了；馬歇爾放手做時，他可能又要開什麼中國應當民主，擴大政府基礎那一套玩意兒。南京當局當然知道馬歇爾的用心，現在雖有魯斯、蒲立德、周以德拉他的補子，結果還祇有一千八百萬那個數目。國會裏沒有了共和黨的勢力，那還了得？另一方面，也有人怕共和黨上台，不論是艾佛、麥帥，或是其他像杜威之流入主白宮，動兵援起華來，我們將成戰場，沒有噍類了。

他們常來問我的意見，那匹馬會跑第一。我能說的祇是：賭博是賭博，看運氣。但是把民主黨和共和黨看成兩個政策相反的政黨，根本是誤會。選舉中他們自有勝負可說，如果要我壓一寶，我會先用銅板丟一下，碰碰頭角。但是這種勝負和我們是無關的，意思是誰勝都一樣，對我們並無分別。高興或害怕都是多餘的。

這不是說美國對華政策不會變了麼？那却不然，天下沒有不變的事。我祇說，變不變的關鍵不在那個政黨上台

沒有不變的事。我祇說，變不變的關鍵不在那個政黨上台

，而是在美國實力的消長。如果美國保持住現在的實力，他的作風還是這樣的。怎麼樣呢？簡單說是馬歇爾路線，如果實力不變，即便杜勒斯做國務卿還是走這路線。這路線的內容是什麼呢？這問題我在半年前就早已回答過了。簡單重述一下是：建立東亞大陸鐵環（Iron Ring），從朝鮮、日本、琉球、台灣，一直到安南、泰國。這是軍事防禦線，防禦的對象是蘇聯。然後從這鐵環向大陸伸張，建立前衛陣地，大概是包括長江以南的區域；前衛陣地之前是哨防堡壘，包括西北、華北、東北各個孤立地帶。這合軍事形勢，得找一個順從美意，有效的看守政府。這政府要能可靠，必需不貪污，懂洋文，不有有志氣——一個中國傳統的官僚機構。這政府又得有能看守這些陣地，所以不能是驅民為共的助敵政府。這是馬歇爾路線中相當複雜的結構。馬歇爾繼續向這方面做，如果杜勒斯，或范登堡做了國務卿還得這樣做。做得通做不通，我不知道，他們想這樣做，是看得到的。另一個關鍵應當注意的，不論哨防堡壘，前衛陣地，都不是防線的次要部分。鐵環把握得住，太平洋上的優勢就可以保住。這是馬歇爾所謂：遠東形勢並不若西歐那種嚴重的話。以大陸上的民生說，遠東比了西歐嚴重得多。不嚴重，也是說，還可等待；慢慢來，不要緊。再進一步說，這大陸前衛陣地本來是消極性的，目的祇在防止敵人占據利用。「消極性」三字之內大有政治文章可做。中國內戰雙方並無他們直接的敵人；當然有一方，名稱不好，嫌疑太重，不能放心，但是如果美國真的五億，十億的援起華來，誰能保證這筆錢不成為引敵人入華的香餌呢？消極性的前衛地帶，不能促其變成積極性的侵略跳板，所以對於大陸上的政治行動也不能過於積極。——這個分析回答了為什麼到現在一千八百萬選票着不放，其中另有文章，乃意中事。但是當其做文章時，固然又會有很多聲明，很多文告，馬歇爾路線却還是馬歇爾路線。

什麼時候，美國對華政策會變呢？這問題暫時還可以不必問，因為這不很快就會發生的事。可是我可以說的是，明年選舉與此問題沒有多大關係的。蔣立德，周以德是值得中國一部分人感激的，但是不要忘記這是美國的選舉年，話和我們的鈔票一般，不應看得太寶貴；看得太寶貴了，其速率夠驚人的了。魏德邁的不講邏輯，正反自如口訣，「這是美國，這是美國」，祇有念一句

三十六年除夕於清建勝因院

何厚此而薄彼

(上接第二頁)

編者先生，我不反對新歌舞團這次訪問京滬，大家給以熱烈的招待，因為一方面是內地與邊疆文化的交流，一方面也表示內地同胞對於邊疆同胞的熱情的流露。但是從該團出發經南京到上海這一段日子裏，翻開所有的報紙，每天總有大號字的刊載，特別是這一週末，他們幾乎佔了本市全幅新聞欄，大衛們權貴們排定了接見的日子，你歡來，我宴去，拍影片，爭鏡頭，無法欣賞，但在十天他們的藝術究竟怎樣呢？我沒有錢，無從知道，但在十天東北青年訪問團過滬時，我却看過他們帶來的照片展覽，那是有血有肉有淚的東北同胞的生活報導；在十四年來日人的暴政下，成千成萬的無名英雄被敵人殺戮！這些沉痛的史料，為什麼新聞界却輕描淡寫，沒有給他們鄭重介紹；那些東北青年到上海時，沒有人們熱烈招待他們，也沒有市民給他們歡迎（多數市民不知道）悄然而來，悄然而去。同是訪問團，俱備着同樣重大的意義，為什麼偏重西北如此，輕視東北如彼？難道沒有「東北之花」同來的人，就不能引起人們熱烈歡迎的情緒嗎？

韓超倫 十二月九日 上海

寄還信袋，讀者響應

編者在三卷十七期向本刊定戶呼籲，希望將每期寄刊的牛皮紙大信袋，好好拆開，仍舊寄還我們，一方面減輕我們的開支，一方面也可減少紙張的浪費。半月以來，定戶響應我們的很多。現已收到南京施樹森柳信兩位先生寄來三十四個，四川自貢市曾讓學先生三十個，台灣周碧澄先生十七個，北碚馬永甲先生十五個，香港羅德新先生十五個，南京吳揆實先生十三個，廣州黃健先生十個，台北李寶勤先生十個，南昌吳鶴九先生十個，鎮江舒國華先生十個，貴陽戴理常先生七個，上海田德隆先生五個，香港梁子奇先生五個，福州卓繼祥先生三個，衡陽曾廣祥先生三個，漢口唐志仁先生二個，安徽含山王宜唐先生二個。上海沈子廉先生二個……這幾天我們正在搬家，編者這個報告也許不是完全的。我們收到定戶寄還的信袋，非常感激，同時覺得此事亦饒有意義。一方面表示這些定戶先生平時一定生活極有規律，所以能把這些信袋好好保存起來，一方面也表示讀者對於本刊的愛護，所以一經編者呼

籲，便專函響應。其中曾讓學先生的三十個，二十三個是觀察的信袋，還有七個是其他刊物社的信袋，他也一併送了給我們。我們現在的訂戶已到了一萬三千餘號，而北碚馬永甲先生的信袋，還有註明一千多號的，一面表示他是本刊的老定戶，一面也表示他愛惜刊物，保存的週到。我們認為這種寄還信袋的運動，它所代表的社會意義和友誼價值，遠超過它所代表的經濟價值。一切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當由於整個社會的合作，這種寄還信袋的運動，足以反映定戶讀者對於我們的關愛，我們希望以後能和全國讀者在心靈上感情上打成一片。以後繼續收到寄還的信袋，我們不再在本刊佈露，我們謝謝上列各位熱心的先生以及以後一切寄還信袋給我們的定戶讀者。現附刊梁子奇先生來信如左：（編者）

編輯先生：讀了先生的報告，其中「希望定戶寄還信袋」一節，我覺得很對，於是檢出了這幾個套袋寄上，可惜以前的信袋一時散失了，找不着，若將來能找到，當再奉上。

為了減輕信袋成本，貴社擬改用白報紙信袋，這一點，我認為不大好，因白報紙信袋破裂極易，用白報紙信袋的刊物，寄來香港，轉折不算多，但已破裂甚大，我有時真擔憂會將刊物漏出；因之，與其用白報紙信袋形式，例不如乾脆用白報紙膠膜將刊物捲實，這樣包裹，反結實而不易破裂。

其次，我還有一點辦法，似可節省信袋的用紙。現在普通採用信袋式寄遞的刊物，大家都是將週物對摺，然後入袋。我以為倘將刊物作三摺或四摺，縮窄了刊物寄遞時的闊度，則套封之信袋自然也可縮窄，省下了不少紙張。見解，先生以為有考慮之價值否？

梁子奇 十二月廿五日 香港

再：我以前寫給先生的信，總蒙百忙中賜覆，總覺過意不去，雖然先生為人，極負責任，但先生太忙，區區小事，懇請先生毋須費神賜覆。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文 摘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 獨立的意見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武漢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浙江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國立復旦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自從胡適之先生「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發表以後，沉寂已久的中國教育界，一時掀起了新的波瀾，儘管學者名流的意見側重各有不同，而要求學術獨立的意見却是完全一致的。這在戰雲瀰漫的局面中，真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敞開地區學校的爭辯不談，有兩個一般同意的原則是值得特別重視的。第一，學術獨立最主要的條件，是國內有設備完善的研究機關，和從事專門研究的人才，今後我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提高國內學術研究的風氣。第二，建設國內的研究院與留學政策其實是並行不悖的。學術原來沒有什麼國界，主張留學的人并非就認定中國學術永遠委為外國的附庸，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是說中國可以關閉孤立，固步自封。輿論所一致責難的只是今日

教育當局所奉行的留學政策——以留學為訓練高級人材的不二法門，不但失諸偏廢，而且又漫無目標，殊非明智的措施。

我們並不反對有計劃的派遣留學生。但是，既談學術獨立，要使中國學術從接受與批評的地位，走向獨立創造的途徑，則其根本就在建設國內大學的研究院，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相信，如果國內教育制度不加改良，如果國內大學研究院的設備不予充實，則中國縱有千萬留學生，還是無法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中國派遣留學生已有近八十年的歷史，以數額而論，簡直可以稱雄世界；但學術落後，却依然如故，此中原因雖多，而教育當局的無計劃無目標，是難辭其咎的。只知道迷信外國大學，而對國內大學研究所從不作積極的建設，使之名存實亡；所謂提高學術研究，不外是欺騙國人的口號而已！顯然的，國內如無設備充實制度完善的研究院，使留學歸國的專家能繼續研究工作，他們在國外學來的知識，最多只有幾年新鮮，不久便又落伍了。這不但是學者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

要提高學術研究的風氣，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首須有合理的研究制度，完善的研究設備。其次須使研究人員的生活，能有切實的保障。如果這兩個最起碼的條件辦不到，徒託空言，究與實際無補。我們都是國立大學的研究生，深知目前研究所制度，離上述的標準太遠。我們身受政府扼殺學術之痛，尤不願國運所繫的研究機關，任由因循敷衍，未成先毀。特將各大學研究所現狀，作一忠實的報導，并提出幾點建議，盼與社會人士共同研討，為搶救學術而努力。

三十五年十二月間教育部令廢止「修正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程」，另訂「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經過這次改制，從此研究所附屬於大學院系中，便重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了。現在研究所經費每學期

不過五百萬至一千四百萬元，除了購買信封信紙而外，就祇好訂幾份報紙，什麼參考室實驗室，是既空濶又淒涼。研究生想鑽研專題，幾致無從着手，這種現象是絕對不許繼續存在的。我們希望政府立即指撥巨款，有計劃的添置研究設備，并聘請國內外名學者為專任指導教授，然後研究的效率，才有增進的可能。

現在一般人都談重點教育問題，認為先要集中國家力量培植幾個第一流大學。但是因此又引起了地區學校之爭，而選擇的標準也很難確定，其實，學術獨立計劃既以發展研究院為中心，則重點教育的爭論自可迎刃而解。現教育部核准設立的研究所均歡迎而解。現教育部核准設立的研究所均較優良的大學中，研究所的數量並不多，只要有適當的經費，便可建立合乎標準的規模，而且在現行制度下，研究所與院系的關係極密切；因此，所的發展也就是院系的發展，二者相互配合，普遍的提高學術研究的水準，第一流大學自然由此產生。集中國家力量建設研究院，可說是一條排難解紛，不偏不倚的途徑。而時下名流却斤斤於地區學校之爭，很少想到這個辦法，我們深以為憾。

其次，談到我們的生活，真是每况愈下，戰前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補助費，每月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相當於助教薪津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藉此可以安定生活專心研究，這個合理的制度行之有年，深為各方所推許，不幸自抗戰發生以後，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助教薪津隨公費人員待遇調整而增加，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因教育部持不問不問態度，迄未作合理的調整，遂令良好的制度，完全破壞。試以南京為例，三十六年五月間助教待遇已提高到四十餘萬元時，研究生除領有公費外，僅得補助費五千元；十二月間助教待遇全部約合二百一十萬元，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僅二萬元，加上公費折合現金不過二十

萬元，還不及十分之一，後經研究生代表一再請願，生活補助費始漸由十萬元增至二十萬元，然與往日實得助教待遇四分之三的比率，仍相差太遠，如此類似諷刺的增加補助費要麼想說安定生活，簡直是癡人說夢了。

中國學術落後，政府應如何獎學崇才，轉移風氣，自不待論，今日中產之家多瀕破產，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非政府的特別獎掖，實難專心研究，不幸政府的措施，却恰恰相反。補助費徒具虛名，研究所空無一物，研究生層次請求改善，教育部總是拿經費困難搪塞。但是，據調查所得，是拿三十五年度在教育部登記之公費留學生，總數達四〇三二人。自費留學生每年照官價一萬二千元結匯美金一八〇〇〇元，若按目前牌價八〇五一〇元計算兩種匯價之差額，每一自費留學生實得政府補助費一億餘元，公費生全部津貼則約達二億元。反觀國內研究生每年僅得政府補助四萬元，相去不啻天壤。輿論中有主張完全移用這筆外匯津貼建設國內研究院的，所論雖極端，殆亦有感而發，政府願以鉅額外匯津貼留學生，而對國內研究生（總數不過三百人）竟刻薄如此，我們真不知道這種賤內貴外，本末顛倒的措施，是由於苟且敷衍，還是出自私人的偏見？古人說：「一政者正也」，為政就怕不公平，就怕存私見，任何漂亮話，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我們不敢有過高的要求，我們的要求祇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的建立。

呼願已深得社會的同情，即勝利前國民參政會及高等教育會議，均有充實研究設備改善研究生待遇的決議。教育部說詞具文，始終未見實行；而我們屢次向教育部具文，願所得結果總是推、拖、騙。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而學術與國運同盛衰，我們迫切希望教育當局能改弦易轍，尊重學術，建立合理的研究制度，發展研究院，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研究生的生活。政府是否重視學術，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我們尤其希望社會人士，能予熱烈支持，使國內學術研究的幼芽，不致半途夭折！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七千元

觀 察

元萬一第份第

日七十月一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禮

期一廿第



卷三第

希特勒之末日

瑞士三詠

書評

鄭慎山

凌卓

信 通 察 觀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
 又一報告(瀋陽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行憲與出殯(杭州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雛型中國

美國通信

史超禮

中國經濟問題

記 錄

趙迺博講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

專 論

費孝通

蕭韋戴鄭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曾馮章黃張張曹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翰蕭戴鄭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曾馮章黃張張曹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公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廉 彥 滿 構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守 今 蘇 長 秋 德 竹 松 珩 敷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撰稿人

撰稿人

書評

希特勒之末日

鄭慎山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by H. R. Trevor-Roper, Mac Millan and Co. 1947.

本書作者特里威羅爾，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當一九四五年九月希特勒的生死尚為一謎的時候，駐英軍一位管轄精報的旅長維特(Dick White)邀請特里威羅爾赴德，調查這件事。兩個月後，他的報告完成。英國佔領軍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宣佈希特勒的自殺情形。特里威羅爾因調查的結果，發現許多材料，并由准特氏之鼓勵與贊助，遂寫成本書。

此書除述希特勒如何死亡外，尚敘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德軍將領之陰謀叛變，希特勒之日常工作與健康，他和各將領之關係，戈培耳(Goebbels)之普爾曼曼計劃，斯皮耳(Speer)之抗命，希摩勒(Himmler)之奇怪性格，詭計，與猶疑，繼承之鬥爭，戈林(Goering)之失勢，及波爾門(Bormann)之陰謀與其在希特勒死後繼續保持政權之志願等。作者對於這些問題以及希特勒與其女友卜勞恩(Eva Braun)自殺後之焚燒典禮，與各納粹要人之逃散，無不根據可靠的事實，出以生動的文筆，夾以敏銳的批評。故本書不但是「一種政治歷史的名著，而且是分析權力變質(Metamorphosis)的傑作。

據特里威羅爾，希特勒末日中的政府，由內閣變為一朝廷(a court)。這個朝廷中的人物，大都是阿諛諂媚之徒，庸醫與星卜家。而朝廷所在地，即是柏林首相官邸的地窖。納粹德國常被認識為全權主義的國家，即全部動員與集中統制的國家。然納粹德國集中統制的，只是政權，而不是行政。德國政治和行政的機構，乃是「私人統轄範圍」(Private empires)，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

組織的混亂現象。結果，政治變為無責任的專制，(Irresponsible absolutism)，或封建式的紛亂(Feudal anarchy)。希特勒個人的權力，僅能掩飾這種紛亂，而沒有方法改變這種紛亂。

納粹哲學是虛無主義(Nihilism)。這虛無主義，在納粹運動的初期和希特勒的末日，都很顯明。其公式是「世界權力，否則毀滅」(World Power or Ruin)。所謂世界權力，是征服俄國，消滅斯拉夫民族和將歐洲東部殖民地化；這是納粹主義的真義。希特勒仇視英國，因英國愛干涉歐洲政治。所以德國對英法的戰爭，是傳統式的戰爭，即是為外交目的之戰爭。德國對俄國的戰爭，是一種十字軍東征的戰爭，是思想的戰爭。這思想是德國民族為主民族，斯拉夫民族為奴隸民族。希摩勒及S.S.軍隊，即是執行反俄政策的。納粹的反俄特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德國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希特勒，也就在對俄俄作戰一件事上。

德國的陸軍名將，大都是德國東部的貴族，由他們主持的陸軍參謀部，另有一種政策，即是想恢復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情形，使德國成為一強國，而保留舊有的軍隊。故陸軍參謀部在征服法國與波蘭之後，就想在一九四〇年停止戰爭。然希特勒為勝利所迷醉，不顧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將歐洲東部實行殖民地化，並進攻俄國。同時，陸軍參謀部的力量很弱，終屈服於希特勒專政之下。一九四一年十月，當德國軍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希特勒狂放到了極點，宣稱戰爭已了，「俄人已不存在」！他並不預先和陸軍參謀部商量，忽解散陸軍四十師人，使之復原工業；同時，又停止軍火生產。這年十一月希特勒自任總司令，不久更將精明能幹的參謀總長哈耳德(Halder)免職。復使「聯合參謀部」(Okw)成，陸海空軍之政治部，而由卑耶之凱得耳(Kaibel)和約得耳(Jode)主其事。

於是關於戰爭之發號施令，出自希特勒的柏林地窖中，而納粹黨已完全操縱軍隊了。自一九四〇年之勝利以後，納粹領袖日趨墮落。如航空部長戈林已墜為元帥，并成巨富，故疏忽職務，專事享受，即其一例。然在黨內，希特勒始終最高無上，即在其末日，依他的魔力，還能令他的黨徒從從。但希特勒一旦死亡，則繼承就成了問題。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曾明令指定戈林為第一繼承人，黨部部長赫斯(Hess)為第二繼承人。戈林性情殘暴，是最初創辦納粹特工之人，但毫無政治能力。赫斯則頭腦簡單，缺乏判斷力，信仰不合理，却是一個無害於人的人。然一九四一年，赫斯忽發神經，運飛蘇格蘭，被英國人拘禁

，於是第二繼承人出缺。這時，希特勒的私人秘書波爾門繼任為黨部部長。於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僅指定戈林一人為繼承人。從此，波爾門視戈林為眼中釘，畢竟戈林打倒了戈林，把他拘禁了。但論資格，還有希摩勒，波爾門又挑撥離間，希特勒終認希摩勒為叛徒了。可是無論如何，波爾門總沒有做繼承人的資格。所以希特勒的遺囑中，指定了海軍大將杜尼茲(Dönitz)為繼承人。這繼承人鬥爭的教訓，是值得任何專政者的注意的。

一九四一年年終以後，德國戰事節節失敗。戈培耳盡了他的宣傳之力，以求安定人心。他是納粹黨人中的唯一知識分子，而且品行頗好，長於行政。他主張全面戰爭，全面動員；他既沒有辦特工，也沒有奢侈習慣，可以說是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所以希特勒和卜勞恩女士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殺之後，戈培耳和他的夫人，在五月一日先毒死他的兒女六人，也就從容自殺。其他納粹要人都只知逃死偷生，遠不如戈培耳的忠於主義。

凡一政權在戰事失利時，除需要宣傳外，還需要特工，以防止陰謀叛變。因此，希摩勒的地位日高。他是一個極端殘酷的人，好殺無情，可命令毀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又絕無知識而貪財，可是他長於行政，善於用人，所以他的部下對他，都很忠實。他自己對希特勒，也異常忠實。然後來私託瑞典言和，為希特勒所不滿。杜尼茲繼承政權，將希摩勒免職。德國投降以後，希摩勒自行走入英軍防區，為英軍所捕，就立刻服毒自殺。這是納粹特工領袖的下場。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在拉斯登堡(Rastenburg)召開軍事會議。一軍官名叫斯陶芬柏格(Stauffenberg)的，置一炸彈於書包中，而以書包放在會議掉子的下面，藉詞離會。不久炸彈爆發，希特勒僅受輕傷。希特勒從此更不信任陸軍將領，因此案處死陸軍參謀部人員達五十人之多。希特勒的辦公總部，更成了阿諛諂媚的人們的朝廷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後，德國在東西各戰場都著着失敗。但希特勒狂惡不改，宣言：「我們決不投降」。然到了兵臨城下，就是納粹黨各要人，也不敢相信這話了。故各要人口頭上雖言勝利，然暗中多準備逃命，交涉投降。於是紀律和組織，全部崩潰。希特勒的應付方法，本於他的「世界權力否則毀滅」的原則，自居為毀滅之神。如不能毀滅敵人，即毀滅德國和他自己，亦所甘心。戈培耳隨身附和，重倡革命時代納粹主義的毀滅口號，對於聯盟各國在德國的轟炸破壞，表示歡迎。

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後，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廿萬元

掛號：十五萬元 航空：廿七萬元

航空：十八萬元 航空：三十七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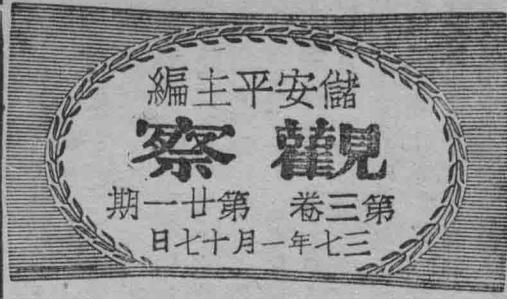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周叔原：國立政治大學
- 陳達：清華大學教授
- 史禮：清華大學教授
- 凌卓：清華大學教授
- 鄭慎山：清華大學教授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費孝通

華萊士的決定競選總統，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從政治打算上看去，華萊士競選勝利的機會，即使不能說完全沒有，（誰敢預測今後十個月裏世事的變化！）也是很渺茫。如果他明年會入主白宮，真將是美國歷史上的奇蹟。這位雖則久已被視作不諳「政治」的理想人物，豈會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他對於華盛頓官場的現形並不是太外行；四年的副總統，二年半的商業部長，以及他家世和華府的長久歷史，至少可以使他知道獵取高官厚爵的傳統路道。以他和羅斯福的關係，憑他的口才詞令，加上他能取悅選民的面貌，祇要肯在政治見解上遷就華府幕後人物的意旨，杜魯門是難於和他競爭的。華萊士如果想明年就進白宮，也就是美國人的所謂「政治」，決非難事，但並不能從現在他所挑選的路上走；現在所走的路，最後的終點雖則也可能是白宮，但是極迂迴曲折的。他知道這路是迂迴曲折而放大步子走去，顯然地他的目的並不是入主白宮而已了。

華萊士的競選已被歐洲許多怕共和黨當選的人引為「遺憾」，甚至批評他這一着是政治上的錯失。不錯的，他這樣做，把民主黨蟬聯的可能減少了。老羅斯福在第一次大戰前夕所領導的共和黨分裂運動給威爾遜遜選機會的教訓，在這時又拾出來批評華萊士是拆民主黨的台了。華萊士如果用他現有的聲望，還是可以和杜魯門講條件，分得一杯羹；拆民主黨的台，對他有什麼好處呢？拆台的結果，便宜了共和黨，而共和黨依普通的說法，是代表大企業利益，反動的。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資格來分取本來會投民主黨的票子，不是助長了美國的反動勢力了麼？這豈是華萊士的本意呢？因之，從「政治」立場來看，華萊士是錯了。

說華萊士走錯了路的歐洲批評家關心的自是他們指望已久的「馬歇爾計畫」。共和黨的塔虎脫已表示「不能這樣慷慨」，就是以進步派自居，並且曾被譽為威爾遜第二的司徒森也已說過，「不資助歐洲實行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人執政白宮，西歐集團能否靠美債來重建戰前秩序，大成問題。他們希望杜魯門聯任，或甚至馬歇爾升任；現在給華萊士這樣一搞，眼看民主黨分裂，怎能不覺得這是個「災難」了呢？

華萊士為什麼這樣決定呢？說他是個獸子是不足取信的，他必然權衡過他獨立參加競選的得失。他所求的不太可能是明年做總統的機會。不想做總統而去競選，不是想消極的向杜魯門報復麼？他如果是個胸襟狹小的人，也許可以憑着他的一點力量，損人不利己的搗一次亂，但這不是有平民世紀理想的華萊士。他並非不想成全民主黨，甚至成全杜魯門；他副總統的地位給杜魯門搶了去之後，還幫過杜魯門渡過艱難的戰後復員時期。他這次和民主黨分裂決非私人間的恩怨，而有着更大使命：他要挽回一次世界的浩劫，甚至可能是人類文化的毀滅。所以我說，他這個行動是富於道德意義的。

我說他這行動富於道德意義並非祇是一種讚嘆之話。他不是個宗教家，不是個良心主義者，也不是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諸葛亮，而是個明白道德力量是政治基礎的人，從這基礎上可以重建和平，完成這次世界大戰所未竟的使命，樹立一個新的秩序。他說「一個正義立場勝於百萬雄師」，就是在點明道德力的重要。但是道德力怎能化成實際政治呢？這問題裏包含了不能不和民主黨分裂的原因。

當前世界最嚴重的是道德基礎的動搖。我所謂道德並不是指行為不合社會所規定的標準，而是人和人之間喪失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憑藉。缺乏互相信任的人無法合作的。信任有賴於言行的一致，可是現在有力支配世界秩序的強權卻並不能言行一致。爲什麼呢？那是因爲強權在戰後實際上已取消了他們在戰時所許下的諾言，可是表面上却不便把現有真正目的說出來，於是言行分離了。美國是這次大戰中損失最少，而且因戰爭的刺激生產力加了倍的國家。他的原有社會秩序非但未受破壞，反而在窮困的四鄰的襯托中更見得難能可貴。在戰時，同盟國之間有着個相同的目標，爭取勝利，在戰後建立和平時，美國和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所要建立的秩序却大有差別了。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認爲祇有開放政治和經濟的權利才能激發勞動者建設這殘破的世界的熱忱，戰前那種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經濟的寡頭統治決不應適應戰後世界，因之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風起雲湧，亞洲各國獨立運動蔓延各地；——他們要求一個新秩序。但是美國呢？國內的人民並沒有感覺到這需要。在戰時平民階級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大企業家在政府保證定額的利潤下，從事軍備生產，累積了巨額資本，一切都可以繁榮兩字來形容。繁榮和改革是抵觸的，要一個滿意於現狀的人求改變是得不到同情的。儘管馬克斯說資本主義是剝削性的，而收入日增的美國勞工，對這說法却不會太認真。一般的平民看不到改革的需要，而一輩在現秩序中具有特權者却明白其他各國人民所要求的新秩序對於他們却是個威脅。新秩序對美國現狀的威脅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方面說美國之外的世界如果社會主義化了，他們國際性的經濟活動（美國的大企業早就就是國際性的了）將受到嚴重限制。這就是馬歇爾計畫在歐洲要打破單邊貿易的原因。擁有巨大資本的美國企業家需要一個不受政治勢力限制的世界市場，他們已不怕競爭，所以自由貿易成了他們競爭勝利的保障；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却將排斥國際性的獨占企業，打擊不負責的經濟權力，所以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也就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大企業利益。

美國大企業特權建立在美國現有秩序的維持上，而現有秩序的維持却靠了經濟繁榮。沒有人能比美國大企業家更明白美國繁榮，在現有秩序中，是不能關起門來的。現代的經濟是個動態的經濟（和我們自足的小農性靜態經濟性質不同）。美國在戰時生產力得到膨脹是因爲他担负了同盟國兵工廠的任務。大量的租借法案向外輸出，他們不必考慮到國外的購買力，依着戰爭需要儘量生產。生產軍備的過程中提高了從事這項生產的勞工的收入，擴大的他們的購買力，再刺激其他的生產，所以結果，美國雖則無償的供給了戰場上的消耗，

同時却提高了國內的生活程度，因爲他們所提高的生產力還超過了租借法案裏輸出的數目。這是一個值得世人注意的重大經濟試驗，一旦生產力打破了市場購買力的限制，那就是說採取了「計畫經濟」，人類享受的提高是可以突進的。——可是美國並沒有學得這教訓，他們的大企業利益不肯接受政治的控制，不肯向社會負責，他們要恢復市場經濟，而他們的市場却是國際性的，於是美國的繁榮也就倚賴於世界市場的「自由」和「安定」了。如果美國不能以政治力量控制世界市場，他們的繁榮就會發生問題。不景氣一旦發生，美國現有秩序也就難於維持。其他各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間接地威脅到美國現有的秩序。

美國要維持他自己現有的秩序不能不在其他各國恢復戰前的舊秩序，於是和其他各國人民對新秩序的要求相衝突了。恢復戰前舊秩序既不能滿足其他各國人民的要求，這也就不能成爲響亮的口號。如果他們言行一致的說明想藉戰爭中所形成的龐大經濟力，爲了維持美國利益，來控制世界政治，必然會引起其他各國人民一致的反抗；所以他們言行得分離了，爲了掩護他們的行動，他們得提出一套和實際不合的口號；民主和自由那一套內可以獲得美國人民支持、外可以吸引其他各國人民擁護的名詞；同時以反蘇作爲衛護民主自由的行動，從而達到以金元控制其他各國的政治，建立一個美國大企業可以「自由」發展的世界市場。

民主和自由是人類所愛護的，但是以衛護民主和自由爲口號的美國帶給世界各地的却是戰亂和殘殺。這裏引起了惶恐、猜疑、和不信任。真理被褻瀆是道德基礎崩潰的起點。

美國是戰後世界的領袖，單憑他們的財力，這地位是不易動搖的；美國有着爭取民主自由的傳統，祇要他們不背叛他們歷史的使命，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可以得到其他各國人民所擁護的，但是爲了眼前的富裕，他們却縱容了大企業家，篡奪這領袖地位去爲他們少數人利益作護符——這是美國人民的恥辱，是一切素來愛好美國的朋友們引爲痛心的事。美國人民豈是真的願意這樣賤價出賣他們歷史上難於再得的地位了麼？

華萊士爲了美國道德的傳統，放棄了他們政府裏的地位，退居於野，現在更在這「馬歇爾計畫」即將具體化的時候，勇敢的站出來，向全世界說明至少美國人民並不完全是口是心非的。「千萬萬美國人民要求我獻身於這一偉大鬥爭。人民是前進的！」他又說：「和平需要我們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和平與理解的奮鬥愈大，世界將愈加確定地知道美國人民並不站在兩黨的反動戰爭政策

後面，那種政策正在分裂世界為兩個武裝陣營，要使美國士兵穿了北極裝衣在蘇聯雪地鏖戰的日子成爲不能避免。」

爲和平而導向戰爭，爲繁榮而授予殘殺——那是矛盾的字句。華萊士就在指責這矛盾；讓撒旦說出撒旦的話，讓上帝的聲音歸回上帝，使人民在撒旦和上帝之間能有明白的選擇。是非辨別，名實的鑑定，那是道德；至於美國人民願意作什麼選擇，那是政治。他說：「人類面對着一個較任何時代更嚴重的威脅，——這威脅，在我讀來，是一個道德的威脅。戰爭、窮困、仇恨不應是，決不能是，民主和自由的註解。」

如果華萊士祇限於道德上的控訴，他以「新共和」雜誌主筆的地位已經够了，但是他還要走一步，這一步還不是美國普通所謂的「政治」，而是要使美國民意能在政黨機構中得到確切的表示。他要改革美國現有政治機構，因爲現有的機構已阻礙了民意對政治的控制，再換一句話說，除非美國本身實現了民主政治，才能轉變改變美國整個政策的方向，而獲得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領袖的地位。

我這樣說，包含了現在美國政治已經不受民意支配的事實。美國的政治決定於民主和共和兩黨，而這兩黨却受着相同勢力的支配。我在「初訪美國」中已分析過這情形。美國大企業集團是超黨的，同時對兩黨投資的，誰上台都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羅斯福總統會想改革這傳統，他曾想以有組織的工會力量來做民主黨的支持；他會想左右議員的選舉，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他最後還是遷就了現實，杜魯門的被挑作副總統是遷就南方民主黨保守勢力的例證。

英國政治學者常指出英美的政黨性質不同；英國政黨反映經濟利益，而美國政黨却反映歷史上的南北分歧。美國人可以驕傲說他們有兩黨同意的外交，其實這正說明了兩黨在重要政策上是沒有分別的事實罷了。一個民主國家利用政黨機構來決定政策的方式中，發生「他不過是我的應聲蟲」(羅斯福指斥杜威語)的現象是很耐人尋味的。這祇能發生在兩個可能的情形中，一是這國家經濟利益並不分歧，二是這國家的政黨並不反映民意。美國屬於那一種型式呢？我的看法是屬於後者。

美國政黨的不能反映民意一部分是由於所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的把持，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人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重要的還是在人民政治程度的低落。美國的歷史太短，在他立國的早年，人民所要求的是不管理事的政府，「政治」是壞的，「政客」是壞人。祇要政府不來麻煩人民就算是不錯了。這種歷史所滋下的基本態度深入人心，於是政黨也成了少數黨老闆

(Party Boss)所操縱的「機器」了。黨老闆們用政治做買賣，有錢人拿錢出來支持競選，發了台保險支持競選的後台的利益，作爲報酬。金元和政治在美國是分不開的。社會在演進，政權日見重要，個人還可以不管政治，可是却逃不出政治的控制。在美國普通人還是消極的壓惡這愈來愈管事的政府，並沒有覺悟到爲了配合時代，祇有積極的參與才能保障個人的利益。即使有覺悟的也會覺得無能爲力，因爲積重難返的「政黨機器」是消極政治中的產物，不適用於積極政治的。政策決定於政黨；而政黨却操縱在少數辦黨的人手裏；人民祇能在已有政黨中去挑選，如果已有政黨沒有如自己意的，他就祇能在兩個不如意之中挑一個。

組新黨罷？老羅斯福的教訓又歷上來了。新黨並不是不能組，但是要組得成，就得在社會裏已有個具有政治意見的潛在勢力，這勢力在數量上必須要超過對立的勢力加上投票時不加思索的人。美國這個政治程度極低的國家中，經過思索而投票的人本來已不多，他們獨立起來要能得到多數選票是不容易的。因之很少人願意嘗試，凡是嘗試的也不免被視爲斷送政治生命的「馱子」了。

華萊士對這世界面臨「和平抑是戰爭」的關頭上組織新黨是冒險的，他寧願冒險，至少告訴了我們說：第一，要希望現有的民生共和兩黨中任何一黨採取和平路線已屬不可能。美國大企業集團已下了決心，要把世界拉回到戰前秩序上去，沒有妥協。第二，這個對美國人民「自身以及子孫導向戰爭的政策」並不完全合於華萊士所代表的平民利益，所以他的號召可以得到一部進步人士的支持。第三，在他看來，現有政策不會得到結果，因爲他說「我們用糧食在政治上收買的人，馬上就會拋棄我們。他們暫時感謝我們，但轉過身來就會憎恨我們，因爲我們的政策摧毀了他們的自由。」第四，如果現有政策並不能控制一個美國大企業集團可以「自由」出入的世界經濟市場，就不能避免行將降臨的不景氣。第五，美國人民必需有一個新的理想，新的方向，才能渡得這不景氣，這理想，這方向要能成爲一個政治力量，就得有一個新的政黨。

華萊士的競選並不表示他已有把握於本年十一月裏被選爲美國總統，而表示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政府並不會改變他們戰後所採取的政策。除非這政策把災難帶到了現在碩果獨存的繁榮孤島，這政策是不易改變的。華萊士競選的政治作用將發生在不景氣之後的美國，以現在來說，他的動作的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

一月七日於清華勝因院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顧問

委員會

周叔厚

民主國家的議會形式，各國不一：有採獨院制者，有採兩院制者。在兩院制中，其中一院代表全體國民，大率由人民依普通、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則，選舉議員組成，通常多稱此院為「下院」。我國憲法中的立法院，其性質與「下院」者相似，而民選的立法委員，亦復與下院議員相當。

我們考察各國議會議員，有許多不過是濫竽充數，備一席位而已。尤其是關於立法上的問題，簡直無力勝任。蒲萊士 (James Bryce) 說過：「由於現代表立法之繁複，以是許多呈請立法者之前的問題，實非對此具有專門智識者所能理解」。議會議員的職責，主要的乃在國家法律之制訂。但因現代文明的進步，社會上種種問題，皆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而政府職掌日趨繁重，不獨對內行政為然，即國際間事件亦常與政府行政大有影響，凡此又均須議會立法，以為人民生活或政府行政的準繩。所以議會的立法範圍，亦日趨擴大，立法事業也日漸繁複，對於某一問題若無專門智識，自然不易理解。蒲氏之言，實有至理。所以我國憲法，特在第六十七條規定：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有關係人士，到會備詢。用意就在於民選的立法委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立法，未必具有充分的智識，得請求對某一問題有獨到見解的人士到會備詢，提供意見，以為參考。

但是「備詢意見」，僅止於提供參考。立法委員尚須綜合各項意見，使之條文化；而對於其他院部提出的法案，有不同意者，亦尚須加以修改，這種「條文化」的字句應如何草擬，或修改的字句應如何斟酌，這些都涉及立法技術。這種立法技術，乃是一項專門性的學問，非常人均能通曉；這對於一般奔走活動於黨派官場之間的議員或立法委員，不免是一大難題。美國大學法學教授們所組織的立法起草研究會 (Legislative Drafting Research Club)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強白侖 (J. C. Chamberlain) 領導時代，亦承認法案起草工作，絕非那些奔走活動於官場的議員所能做到，必須要懂得立法技術的專家才可勝

任。一九一六年美國議會審議船舶局組織法，在這件法案草案中的法條字句及法條排列的先後系統，皆極模糊，破碎不堪，這時強白侖適派其會員白滿教授 (M. Beaman) 往華盛頓為議員們義務擔任法案的起草工作，白滿氏乃趁此機會，即將該法案妥加修正，把條文字句以及條文排列先後的系統，弄得十分合理，使一般議員深為嘆賞。自從這件工作做了之後，美國議會，遂深感於法案起草工作，實在需要對此有專門技術的人才担任。因於一九一八年，兩院各自成立了一個立法顧問處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延聘法律專家協助議員起草及修正凡屬聯邦性質的一切法案工作。由於此項工作效果昭著，各聯邦議會遂亦有此種類似性質的組織出現。如衣阿華、麻沙諸塞、阿拉巴馬、北達科他、康涅狄格、坎沙斯、維琴尼亞、拉布拉斯加、伴里諾斯、羅得島等皆設立一個立法參考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塔克沙斯、南達科他、威斯康辛、威爾遜、印第安納等，都置設一個立法參考兼起草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and Drafting Bureau)，加里福尼亞亦有一立法顧問局 (Legislative Counsel Bureau) 的設立。此外，美國律師公會也有一個立法起草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Drafting) 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用意，就是因為議員們立法技術的修養不夠，特設置此種組織，協助議員，使立法工作能够勝任愉快。美國教育水準已高，但民選議員尚不免有此缺陷，我國民選之立法委員，以現況推論，此種困難，恐亦難免。所以這種立法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民選的立法委員，是值得顧慮的一個問題。

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列舉內政、外交等二十餘委員會，負內政、外交等項立法審查工作。同條第二項規定必要時得增置其他委員會。依此規定，作者建議，可否在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之後，仿第一項規定的名稱，增置一個「立法顧問委員會」，聘請社會上超然於黨派之外的法律專家如法學教授、律師

等人任之。若當選之立委中，有具備此種法律修養者，亦可兼任。

我這項意見，曾于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中央日報上建議當局，請予採納。近見報端公布之修正立法院組織法，其新增之第六條，規定在各種委員會中置專門委員一至三人負法案草擬之責。但該組織法所稱之專門委員，係指當選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一門學問者而言，並未包含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我們就本屆各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看來，其中為法律專家者，為數不多，以此寥寥可數的法律人才，欲負全部法案草擬之責，是否足夠分配，近代立法範圍擴大，立法內容，極其繁重，尤以民、刑、商事等委員會之工作與立法技術關係更切，若依修正案之規定，則同為民選代表，而令此極少數人担負如此繁重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 達

之工作，不獨影響工作效率，且因立委多有黨派關係，更易騷擾立法之弊。至于忙閒不均，猶其餘事。所以無論為增進立法工作的效率及完備起見，在立法院中特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實有必要。此種委員會，因與立法院其他委員會之純由立委自己分別担任者，性質不同，其組織不妨另以法律定之。

同樣，在省市縣議會裏，也可以設置類似性質的組織，其名稱可擬定為省市、縣議會立法顧問處，市議會立法，附設於省市、縣議會組織法之內，以協助省市、縣議員的立法技術工作。

(三十七年元旦)

現代的政府，有許多工作需要技術人員來担任，人口普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我國的戶政，素沿舊習，除擬公文及辦公文以外，服務人員大致不注重技術訓練。歷史上的人口數字，其可靠性甚低，固不必說。即民國以來的官家人口報告，比較翔實者亦絕無而僅有。其主要關鍵，在担任這種工作的人員，缺乏適當的訓練。

所謂人口普查，是指由直接訪問所得的人口資料。通常由政府派員向各人訪問，由各人直接答復；將這些答案整理出來，然後編撰報告。自始至終，是技術人員的工作，今簡述於下：

(一) 指導人員 負指導人口普查之責者，必需是高等專門人才，不但精於普查的技術，並須對於人口學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必需經驗豐富，有判斷力，有堅強毅力的人員。他們是應該對於普查有全盤的籌算，並能提綱挈領的人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計劃，監督與指導，普查的成敗，大部份是由於他們的稱職與否。所謂計劃，不應專憑空想，實應求於可能範圍內通過事實。所謂監督，對於普查進行時，要負責管理。所謂指導，對於全部份工作，要加以廣義的教育與啓示。

指導人員應由一人總其成，並有數人相助，才能分頭負責。他們的工作至少要包括下列各項：(1) 人口普查區的劃分，(2) 普查表格的擬訂，(3) 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4) 工作人員須知的印行，(5) 調查工作的視察，(6) 統計

方法的選擇，(7) 統計表格的擬訂，(8) 人口報告的編著等。

(二) 技術工作的概述 人口普查雖可分行政與技術兩個部門，但行政所佔的成分不多，因整個政府是行政機構而普查的行政不過是一個部門，凡屬各級政府官吏，對於普查必需負行政之責。至於普查的內容，大部份係含有技術性的工作，雖技術的程度是不等的。扼要言之可舉數例如下：

(甲) 普查表格的擬訂 人口普查是現代行政最基本的的工作，其材料又為社會科學所必需者。因此普查表格內必需僅列最基本的問題。我國以前的人口問題表，往往列入不甚重要的項目。例如有一種表格列入(1)是否收藏鎗枝？有一種會列(2)是否天足？還有一種會列(3)是否國民黨黨員各問題？可以看出主持普查者尚未了解普查的意義。最近內政部人口局所擬者尚有「在本縣市居住是否滿六個月」一項，凡此俱足以表示擬表格的專員，未曾將問題表的項目，縮減至最低限度，以致調查進行時，浪費人力與財力，找些不是最基本的資料。尤可疑者人口局的職責，應該是劃一全國的表格，乃於全國普查計劃草案第二十七條，允許「各省市因地制宜，得視察實際需要，酌加項目」。其流弊或至於各省市隨意增加問題，以致最後關於全國擬製統計表時，無法編製全國一致的統計表。從前各省區自擬表格，犯了各自為政的毛病。不想人口局明文規定，授權於各省增加問題表內的項目，以增加統計的紊亂程度。不知此種指導，對於全國人口普查，有利抑或有弊？

(乙) 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 人口普查所需要的技術人員，可以擇要舉例如下：(1) 普查區的技術主任，(2) 巡查員，(3) 監察員，(4) 管理員，(5) 調查員。因各人所需要的技術不同，所以訓練的方法亦有區別。訓練時必須將適當的技術知識，編成講義，從詳講解，並輔以實地練習，才能使受訓者於結業後勝任愉快。普查區的技術主任應由大學畢業生專修社會學或經濟學者選任，巡查員由中學校長委任，監察員由中學教員充任，管理員由鄉保甲長兼任，調查員由小學教員擇優委任。上列各種人員俱須受訓，然後擇優委派。以調查員論，其主要教材，應為對於普查表內各問題的了解與分析。他們的重要任務是在關於這些問題如何得着答案？對於答案如何鑑別錯誤？如何糾正錯誤等？其餘人員亦各有專責，訓練的目標與內容，應以協助達成其專門任務為目的。

(丙) 調查工作的視察 當普查進行時，在一個普查區裏，應有分級的督察人員。他們的職責是在指出並糾正調查的錯誤。關於這些人員，直接管理調查員者有監察員，直接管理監察員者有巡查員，直接管理巡查員者有技術主任，他們應在普查區內巡迴旅行。調查員遇到困難時，往往有監察員在旁，可負糾正之責。監察員即使當時不在場，亦必在臨近的調查區。監察員不能解決時，請教於巡查員或技術主任。不論何人遇到調查工作發生問題時，可於最短期間設法解決。如此，不妨礙調查的進行，亦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巡迴旅行是一個新的原則，在抗戰期間關於普查工作收效甚宏。有些成績優良的督導人員，尚能根據實際經驗，提出各種建議，預防關於調查錯誤的發生。

前述巡迴旅行的辦法，與我國從前的習慣迥然不同。記得民國十七年時，河南省某縣辦理保甲戶口，調查員遇到困難後，向上峯請示，層層向上遞呈文，最後遞至南京，俟內政部復文到河南時，該縣全部工作業已結束。當民國三十年內政部舉辦戶政訓練班時，我被聘為主任教官兼實習指導，即在四川巴縣舉行人口普查。在普查進行時，部中勸我選擇一個適中地點，在公事房內坐守

，任憑調查員遇見困難時前來請示。我不接受此種辦法，自己在二十餘保內巡迴旅行，協助調查員於最短期內，在當地解決各種問題並討論新問題。

(丁) 統計方法的選擇 我國現有的戶口統計，大致依賴劃記法，但容易發生錯誤，實是人口資料不可靠的主因之一。此外尚有一種人工整理法，謂之條紙法，原為德國拜凡利亞所發明，但為印度所採用。自一八八一年以來，印度的人口統計，普通係採用此法來整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九年，在雲南呈貢縣舉行普查以後，將劃記法與條紙法作一比較研究，結果如下：(1) 以所需的統計時間論，劃記法比條紙法要省百分之八，(2) 以經費論，條紙法要多百分之三，(3) 以準確論，條紙法要減少錯誤至百分之八十六。視此，條紙法為較優的方法，已無疑義。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內政部頒布『各市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實施程序』時，業已決定採用條紙法來作統計。

人口普查資料的整理，應否採用機器法，我們可以考慮。依準確的程度論，無疑的機器法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工作效率。但機器法的經費必然大量的增加，因大量的入口需要大量的卡片，而卡片是很貴的。我國在舉辦人口普查之初，因內容簡單尚無採用機器法的必要。印度自由英國主持舉辦人口普查以來，自十九世紀末期以迄於今，即用條紙法來整理資料。印度的人口略與我國相等，其人民的知識水準，亦與我國相似。印度的工資低微，國計與民生俱不充裕。每次人口普查以後，整理材料與印行報告，未聞稽延時日，其統計的準確程度頗高。我們經審慎考慮的結果，應以採用條紙法為適宜。

由以上的簡單敘述，我們知道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實是含有技術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可以擔任的。我國以往的缺點，在不拿人口普查，當作一種技術工作，所以各級工作人員，俱由普通的公務員抽調負責。上層人員與基層人員俱非由技術人員來參加，以致結果往往是不可靠的。自今以後，為要提高人口資料的準確性起見，關於人口普查必需要從訓練技術人才開始。

中國經濟問題

趙迺搏講
揚子記投

改。(編者)

編者按：這篇稿子是北大大一位同學投來的，是北
大經濟系主任趙迺搏先生、演的記錄。編者曾將此文
送請趙先生過目，趙先生復信說：「大體正確，惟數
字尚有舛誤」。趙先生關係他人文字，榮光作任何修

「中國經濟問題」，這個題目很大，也最為人關心，
很多人要談論，但我得先聲明，所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

的問題，研究起來，有幾個困難。第一，不能十分正確；
因為社會現象無法實驗，也無法有適當的數字，可以衡量，
第二，社會各方面的現象是變動不息的。書本上的理論
與事實不會太相符合因為理論是靜態的，而應用起來，却是

動聽的。第三，我們去研究的人，本身是在社會中的一份子，研究社會問題時，不免有偏見。難得客觀。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可分四點來解釋。

(甲) 中國經濟的病態

第一、半殖民地經濟，戰前不必說，東北是日俄的侵略範圍，華北是日本的，華中是英美的，華南是英法的，那時候中國是外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外國資金的投資市場，戰後不平等條約雖經取消，但是很多地方還要求人家割地，因此處處受限制，仍是半殖民地經濟。第二、地大物博，以前人們以為中國地大物博，其實，地雖大，可耕種的却不多。譬如英國平均用來維持一個人的生活，的土地是二畝半，美國是四畝半，而我們中國只有一畝或半畝。至於物，也不博，工業化中所需的基本原料很缺乏。第三、腦力血經濟：今日中國財富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戰前這種現象已經相當顯明，八年抗戰的結果，豪門與官僚資本操縱了一切。大多數人貧苦，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因此說是腦力血的經濟，腦力血是要人，中風半身不遂的。第四、顯微鏡的經濟：真看到近處，而沒有遠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第五、部落思想，藩鎮割據，區域觀念的經濟：各省之間互相限制，有多餘糧食的省份不肯把糧食運去接濟缺糧的省份，區域互相隔絕，使全面經濟政策無法推行。

(乙) 中國經濟建設的遠景

先談(一)理論方面：我可以先用兩句成語來說明，那便是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經濟建設應該遠大，我盼望能做到三點。第一、一點的建設：那便是航空建設的發達。昆明與瀘陽之間，一飛即至，可以聯繫得很緊。第二、線的建設：如鐵路線兩旁的建設，譬如平津鐵路沿線各地可以聯繫好。第三、面的建設：如水利，電氣工程的成功，惠及好多省，譬如長江水利計劃，如果成功利益可及十多省。綜合這三點，將來經濟建設的遠景是很美的。其次可以用另外兩句成語，來說明經濟建設的理想。那便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經濟計劃應為子孫後世着想，要使將來的國民工資所得，依他們的勞力和貢獻而有合理的分配，各種生產應有平均的發展，生產要素需按需要平均發展。個人所得平均了，生產建設也平均發展了。我們的子孫才能有飯吃有衣穿。(二)經濟建設的政策：我們應採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不可諱言的，資本主義已過時了，社會主義正在抬頭。然而二者中間的界限很不容易分。今日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英美制度中有社會主義的成分。蘇聯制度中也有資本主義成分。英國有位大經濟學家說：「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可以看見社會主義的小島；在社會主義的大陸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湖泊」我常愛說笑話，我說資本主義是白色的，社會主義是紅色的，而事實上世界是粉紅色的，是桃紅色的。

(丙) 中國經濟近景

第一、物價上漲：軍事政治，社會人心都很受物價的影響，一般重物價不重精神。物價上漲，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生產不夠，奸商操縱等，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通貨膨脹。戰前法幣發行數為十四億元，勝利後，三十四年據我估計是一萬億元，三十五年十二月時，估計為四萬億元。今年，經過二月份的金潮後，四月份的估計為七萬億元。現在，卅六年十二月，估計法幣發行額已超過十萬億元。通貨膨脹，購買力就小了。說到通貨膨脹，可分幾個階段：(一)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這時候法幣發行額多，而物價漲得少，因那時生產力尚未十分破壞，法幣流通率平穩，大家還願意讓法幣在家裏停留一些日子。(二)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生產力被破壞得很大，人民對法幣信心漸小，法幣流通率大，物價上漲率趕上了，而且超過了法幣的發行量。(三)勝利初期，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的人們對國家前途具有希望，因此物價下跌了，落到僅為戰前物價的二三倍。那時上海一帶的「收復區」中物價本來只到戰前的二三倍，但因法幣與偽幣的比率訂錯了，訂成了二百與一之比，因此，三個月中，上海物價上漲到一千三百倍，此後又普遍漲到八千倍。三十六年二月金潮後，物價上漲到三萬倍，十一月時，上海物價已漲到十二萬倍。物價上漲就是法幣貶值。最初法幣發行量比物價上漲數大，現在物價搶了先，目今鈔票增加加一萬倍，物價的上漲則為十萬倍。人人對法幣沒有信心，因此非改革幣制不可。有人認為非先使財政平衡，不能改革幣制，有人認為須籌備借款成功，有了大批基金才能改革幣制，我認爲平衡財政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內戰不會停，而美援仍遲遲不來，美國的態度也沒有決定。然而改革幣制與預算平衡成了惡性循環，總得打破一個才行。我以為改革幣制，主要的應先改變人民的心理，人民對將來，對國家，對政府沒有信心，幣制是無法改革的。外國朋友常說：「美國與加拿大節衣縮食送來中國的救濟

物資，老百姓得不到，太不公平。而且中國的豪門巨富有大筆錢存在南美洲，為什麼要盼美援？」抗戰以來，黃金六萬兩，外匯九億元，都浪費在宋子文手上。現在應該改用金本位了，但仍用法幣，以黃金作基金。每月新幣的發行應該嚴格管制，決定發行數的機構應該由政府特權階級以外的人士參加，而且發行新幣的數量應該公開，幣制問題解決後，才能解決物價問題。第二、說到財政平衡：歷來政府所公佈的預算都成了具文，總是不夠得很多，而後追加若干，因此講到財政平衡，我們應注意兩點：一為數量問題，二為質在價值問題。這二件事是應該分開看的。二十六、七年時，預算的數字增加，實在價值也同時增加，因為那時法幣的購買力還大。到二十八年以後，數量增加，實在價值反而減小了，預算中的絕對數增加，相對價值減小。三十五年，據政府宣佈，支出為九萬億元，收入只有七萬億元，差額二萬億元，這從那裏去彌補呢？其實這個數字是不確實的，三十六年四月，緊急經濟處置案中俞鴻鈞部長再三說財政困難，八月，政府宣佈三十六年將支出二十萬億元，最近的報上說三十七年的預算為九十六萬億元。按政府的辦法是下一年預算以前年決算的一倍為準，因此，等於政府在宣佈三十六年已用去四十五萬億元。由此可知，我們的預算不平衡得厲害。其次，預算太不民主，支出方面，錢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太少，據政府宣佈的預算看，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支出，不過百分之二十。收入方面也不民主。有錢者不出錢，無錢者多出錢。三十六年的收入據政府宣布，三萬億為稅收，而間接稅比直接多稅了一倍。間接稅是稅收中最不好的。我們應該有革命的財政，打倒特權階級利益，多從民衆福利着想。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希望有兩個預算，一個文預算，一個武預算。打仗的錢由豪門資本去擔當，他們在南美的存款大概可以以再支持兩年。文的預算專為老百姓的福利着想，這些錢可以由老百姓擔當。這樣把打仗的預算與福利的預算分開，可以讓老百姓吐一口氣。其次政府應嚴懲貪污，今日有吏皆貪，無官不污，要多來幾個武松，多打幾只老虎，這對老百姓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臨時財產稅應多徵，因為在道義上說，發國難財者應在今日國家危難時多出錢，從財政觀點說，錢多者負擔應重些。還有社會的理由，富人多出錢，老百姓的氣可以因此平一平。我有個小建議，現在要行憲了，我建議國大代表們在開會的那一天，全體捐出他們個人的財產的一部來，這對人心會有很大很好的影響。

(丁)三十六年年終結賬

最後，三十六年過去了，我們來為政府這一年的經濟政策算算賬。這是筆流水賬：(一)黃金問題。無疑的，黃金政策是大大地失敗了。宋子文的法寶是拋出黃金、美鈔，取得外國物資，用來平抑物價。這回拋金引物的政策，結果是金盡而物不來，外匯率訂得太低，黃金美鈔都到了澳門資本手上。同時，所來的物品，都是奢侈品，民生日用品沒有，黃金政策一失敗，就掀起了二月間的滔天大金融潮。(二)物價政策：限價政策的結果，是物價越漲越厲害。(三)外匯政策：二年來徘徊不定，首先採放任政

策，後來放任政策不行了，又採管理政策，於是美鈔兌換率由二千二百元到了一萬二千元。八月後，更來一個市價，外匯定得離平遠，故意想壓低，於是逼出了黑市。其次，走私太厲害，香港成了大本營。走私與黑市無法取締，外匯政策因此失敗。(四)貸款政策：工農農用原原本好，但是事實上普通農民借不到錢，仍須受層層剝削。工資呢，普通人也借不到，借得到可是有特殊關係的人，他們拿了錢不去生產，反而到市場去囤積操縱，投機把持，因此貸款政策也失敗了。(五)貼補政策：用意本也很好，但是政府補貼不住，公用事業反而成了領導物價上漲的東西，而且補貼航空公司，這與多數老百姓福利沒

有好處。貼補政策也是失敗的。(六)節約政策：節約不是節約消費，而是節約浪費。老百姓的消費已很低了，地無法再節，要節約的是豪門巨富的浪費，而且政府自己浪費外匯太多，也該節約。但事實上沒有做到，節約政策也失敗了。

算完三十六年經濟政策的流水帳後，我們可以總結地說，經濟要恢復，須政治上軌道，今日中國的經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現在要行憲了，希望那「七分政治」好好的幹，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的。政治沒有經濟便沒有內容，經濟沒有政治是行不通的。

雛型中國

——美國的華僑社會

史超禮

美國的「中國城」恰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雖然生活在「中國城」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來自國內一省——廣東，甚至一縣，——台山，然而其間鄉土觀念的濃厚，派系的複雜，並不下於國內的「十八」行省和四萬萬人口。所不同的，國內是這省同鄉會和那省同鄉會的對立，這兒是這一「堂」——「宗」，和那一「堂」——「宗」的相峙，範圍更來得狹小罷了。

若說在美國的「中國城」今天仍生活在世紀封建的宗法社會裏面，也不算太過。試想五步之外，跨出「中國城」是二十世紀燦爛的資本主義社會，五步之內，「中國城」却維持着幾千年來「家長」和「紳仕」統制的社會傳統，這情景不得不令人驚異。

土，向大城市的「中國城」裏一躲，就十分安全，不易為美國警察查出。因此美國政府對華僑人口的統計顯不完全，只有少，沒有多。實際上確數究有多少，實在是個謎。就華僑本身領事館一般的估計，美國華僑總數約在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這十餘萬華僑遍佈在全美各地，甚至幾千人口的小鎮都可看到「手工洗衣」華僑洗衣館的招牌。然而主要却集中在美國的東西兩岸。東岸紐約為中心。西岸的中心則是舊金山。中西部(Mid West)一帶為數較少，南部和西部山岳區的華僑人口最稀。如南部喬治亞州首府的大西洋城(Atlanta)計有三十萬人口，華僑在該城不過二百人左右，而在東部，稍大一點的城市如紐華克(Newark)人口雖也只有四十萬，却有一個小小的「中國城」，擁有數千名的華僑人口。

華僑在美國差不多全部成為小市民(Urban People) 依賴都會生活。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市郊如紐約長島(Long Island NY)開設小農場，耕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中國飯館。全部華僑人口照美國政府人口的統計是77,000。(美國政府人口調查統計：中國僑民77,000，菲律賓僑民45,000，日本僑民117,500，黑人18,000，

實際上却絕不止此數。因為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偷運進口的華僑親戚同宗為數不少；另一方面，許多華僑海員在美國港口常有離船不同的事情。中國人只要一達美國本

最精彩的主要數洛杉磯(Los Angeles)的「中國城」該城的建築幾全部新建，影閣書樓，朱戶飛檐，一派東方色彩。和附近立體式流線式的西洋建築冷烈烈的對比，東西互相輝映，蔚為大觀。除了這二處外，其餘美國名城，東部如紐約，費城(Philadelphia Pa.)，巴的摩爾，(Baltimore)，華盛頓，波斯顿，西部如薩克拉克門圖(Sacramento，加州首府)，西雅圖(Seattle)，波

• 祭 觀 •

特蘭(Portland)，中西部如第特律(Detroit)，克利夫蘭(Cleveland)，坦福，(Denver)芝加哥，匹茲堡(Pittsburgh)：南部如新奧里良(New Orleans)，都莫不有個「中國城」存在，成為一個小小的特區，——城中之城。

所有的「中國城」無論大小，其外表總差不多。(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中國城」除外)。試以紐約的「中國城」為例，狹小的街道，擁擠的佃房(Tenant House)兩旁林立着雜碎餐館，洗衣館，玩意店海鮮乾貨店和中藥舖。走進「中國城」最引人注意的是氣味，差不多一跨進「中國城」的街道就可聞到，有的美國人稱之為「中國城」氣味(The Smell of China Town)。這氣味很複雜，似乎是魚腥、臘味、飯香味，再加上中藥氣味的總混合。在街上走時，還可隱約聽到店家後面劈劈拍拍的聲，有的甚至寫明內有賭桌歡迎入場叫廣告。廣告文字是另一種體裁，不是內行縱看也難猜出其中妙意。

美國大部會的「中國城」幾成為遊人必到之區。紐約最熱鬧的四十二街和時報方場的街口就經常站有頭戴高帽的導遊者以「中國城」來兜攬遊客。在「中國城」也可經常看到一羣羣的遊客跟在導遊者後面，睜大眼睛聽他講解導遊者口中的故事。加上週遊奇異的環境和奇異的人物，

自然地在遊客們的心上造成一種奇怪的印象。然而這些遊客們只看到「中國城」的表面，假若他們果真能看看到「中國城」內在的真相時，當不知更要驚異多少倍。

「中國城」在一層東方神秘色彩的後方藏着一個社會，另一個「政府」——「政府裏面的政府」。這「政府」有時連美國的憲法也不易輸入。「中國城」的「政府」在組織形式上雖有「公所」、「堂」、「宗」等區分，然在精神上却一致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

「公所」普通以地區而分，各地的「中國城」有其獨立的「公所」。大一點地方的「公所」管轄的地區廣，權力大。最主要的，一在東部紐約，一在西部舊金山。紐約的，平常稱為「中華公所」(或稱中華慈善會，Chinese Charitable and Benevolent Association)。不但紐約市的華僑，其權力範圍之內，連附近的小城和新英倫區幾州的華僑都在其統轄之下。「中華公所」成立於一八八四年，曾在清廷備案，初起時雖然打的是救濟海殘失業僑胞的旗號，然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慈善機關，如字面所示，和一般美國人所信。實質上它是一個「政府」。

它徵「稅」，而且統治。「稅」的種類很多。最基本的是「會費」(凡是華僑必須做會員)此外，華僑返中國時有「口岸費」(Port Fee)餐館或洗衣舖搬家時有「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店舖營業頂費時有「頂替費」，「中國城」的每間商店又有「月費」。(「月費」的多寡以生意的大小而定)但「公所」方面不但可以收各種的費，而且可以處罰金——又是「公所」大收入。華僑在繳知上各種費之外，當然還得納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種的稅。換言之，他們要繳納雙重的稅。

「公所」的負責人怎樣產生的呢？是選出的。然而不但競選人需具備有錢有勢兩個條件，甚至投票權也只限於「中國城」一些殷實的商人和「紳仕」。就選時雖然要花一筆本錢(普通華僑出不起)，但勝利後的報價是更豐厚的。

「堂」和「公所」不同。假若「公所」的統治權表現的是「文治」精神的話，那麼「堂」的統治權可以說是「武治」。所謂武治，顯而易見不脫槍桿和拳頭。「堂」的組織發源於舊金山。第一個「堂」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主要目的在團結幾個較小的宗氏抵抗大族的

統治和壓迫。那時整個美國西部還在未定型，無法律的狀態之下，因之「堂」自然傾向採用武力來作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等到第一個目的——保衛小族氏的權利——達到以後，「堂」進一步，便利利用它的武力和打手來發展它自己的「企業」。這「企業」包括賭場、妓院、烟窟。這一類「企業」當然比普通的生意利潤高得多。因此第一個「堂」中在一事業上的成功，接着崛起一大串新「堂」。

這許多「堂」隨着華僑的足跡遍佈全美。不但美國本土的「中國城」，連中南美，加拿大，凡華僑入煙所到之處，都有它的勢力存在。「堂」最興旺的時代約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之間。當時，單單西部就有五十個「堂」存在，而以舊金山為總樞紐。「堂」的數目既多，彼此在「企業」上不免有利害衝突，再加狹隘的宗族和鄉土觀念，於是「堂」與「堂」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堂戰」(Tong War)——換為國內熟悉的口語，可叫做「幫口械鬥」。「堂戰」在美國非常出名。每逢一次「堂戰」在「中國城」爆發時，馬上便成為該地報紙的頭號新聞。舊金山「堂戰」發生的次數最多。多到不但舊金山警察局要動員安定社會秩序，甚至華僑社會本身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結果由華僑本身的努力，並藉警察局的協助總算把「堂戰」消滅。舊金山以外全國性的「堂」並不多，最出名的有「安真」，「協勝」和「致公」三堂。「致公堂」在美國的勢力已經衰退，主要的力量在中南美如古巴一帶。政府的意識勝過幫會的意識。最近已改組為正式的政黨(致公黨)準備參加國內外的政治活動。「安真」和「協勝」二堂則是對立的。「安真」是最高的堂，據一位洗衣舖老闆說，只有富有的商人才能加入「安真堂」。「二者在紐約的中國城」，各佔一兩條街道，各有各的勢力範圍。直到一九三三年為止，彼此間沒有一年沒有「堂戰」。「堂戰」不但犧牲性命，而且耗費鉅資。(武器，彈藥，和安家費)有時竟達幾萬。近年來彼此間大規模的「堂戰」已經絕跡。較小的衝突雖然還不免，然而已夠不上資格稱「堂戰」了。

「堂戰」雖已近絕跡，然「堂」的統治力量並未消滅。在東部，「堂」和「中華公所」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從前「堂戰」過激烈時，有時藉「公所」作調停人來出面收箱，為雙方圓場和解。近來「堂」的勢力已逐漸打入「公所」，起代替作用，紐約，芝加哥一帶的「公所」主要的力量是「安真堂」，二者幾混為一體。這恐怕是由於「安真堂」人多財富的原故。在西部舊金山一帶，恰恰相反

，「堂」和「公所」之間沒有多大關係。「堂」在今天所經營的「企業」和幾十年前相較，除了煙館已絕跡外，賭窟的存在毫無疑問，娼寮則退隱到更機密的所在，大體上並沒有多少「退步」。

其實在美國華僑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織應該算「宗」或「祠堂」。換言之，即是宗法社會裏面基本單位——「家族」的組織。這，需得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華華僑初移植到美國時的情形才能了解。那時，移植美國的華僑直接來自滿清帝制時代的宗法社會。惟一有效的組織便是家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華僑絕大部份來自廣東省的某幾縣，如台山等，甚至某幾鄉。因此同鄉同宗的來團結在一起。這便是今日許多多族團體(祠堂)力量的來源。其中如「李氏」、「伍氏」、「司徒氏」、「王氏」、「陳氏」等公所均擁有眾多的族人，都具有不可輕侮的力量。有些較小的氏族為避免勢孤力單起見，合幾小族為一家。(例如劉、關、張、趙算一族。採的是三國演義的故事。謝、許、譚、談也算一族，因為廣東話裏這幾個字音相近。)其力量也差可和大姓分庭抗禮。光分宗族還不算。宗族裏面又分化為「房」。通常某一家族，多半為某一「房」或某幾「房」操縱。其情形之複雜，國內雖最保守的省份，最守舊的鄉村，似也不過如此。

這許多家族的統治權差不多全部操在「長輩」稱「紳仕」們的手裏。其身份約略相當於國內小縣城或鄉村裏的「讀書人」和「紳仕」，或大城市裏面的一「名流」和退休的「顯宦」之類。一個華僑只要一旦躋身入「紳仕」之林，幾可一生享用不盡。因為身為一族或一房的領導人，便成為該族或該房「光榮」和「體面」的具體的代表，永遠有被支持和被擁護的權利；相對地，該族或該房便持有支持他擁護他的義務。

整個地講來，「公所」、「堂」和「宗」三者構成美國華僑社會的主要骨幹。由基本組織的某「房」某「族」，旁出為某「堂」某「社」，達到最高的統治機構，「中華公所」其精神是一貫的。——封建的宗法社會，加上近代的幫會組織。

今日僑界的一般所謂「僑領」，沒有一個不和這三者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位「僑領」由他的出身、業務、工作等追本溯源一直推上去，最後必可找出：他也許是某「房」某「宗」的領導人物，也許是某「堂」的「大爺」，也許是「公所」裏的要員。假若一概都不是，那你的確從沙裏淘出金來了。

這些「僑領」們和國內政府關係之密切，可由各次盛大的歡迎會和歡迎會看出。當然是歡迎政府的要員。通過這些「僑領」來「治理」僑胞，正如在國內通過「紳士」一官條一「治理」老百姓一樣，其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然而這正是目前以及已往所走的路，而且看樣子，最近的將來並無改變的象徵，還是老一直走下去。

因為華僑社會基本形態大致還停滯在封建的宗法社會裏，所以表現在文化、教育、藝術方面的也不離它的範圍。且「中國城」的演說所是粵劇。多半以角來號召的「中國城」還有一家專演粵語影片的電影院。影片由香港輸入，不脫「香豔肉感」一值「武俠」的色彩。文藝談話到。不但沒有新文藝和西洋文學，連中國文學也只有香港出版的黃色新聞點綴，甚至還夠不上一七七五義的水準。這由報紙的副刊也可以看出，例如一家最大的中文報紙（還是由國內花外派來主辦的）社論和新聞不必說它，單就副刊說，除了照抄一些欄文而外，就只有些「詩」，不新不舊，非牛非馬。若說帶稿圖，乾脆可以扔掉。若說非不要不可，也可抄些國內有名副刊上的文章。然而均不，一切依舊，一切仍舊行下去。硬是白糟紙跟油墨和外匯。教育方面「中國化」的效果也不樂觀，年青一代華僑多半不識中文不說中國話。這不能完全歸咎於華僑學生不用功。主辦教育的當局將負更大的責任。

這兒似乎還得稍提一下由國內來的中國人，如學生，外交官員和商人等。因為語言以及社會地位和出身等關係，他們和華僑不易談得攏，自在意中。在紐約，中國人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的華僑，大部生活在狹狹條條街的「中國城」，靠洗衣開飯館過日子。另一種稱為「公國路華人」(Park Avenue Chinese)。「公國路」是紐約的富人區，平常人住不起。簡單地說即是「高級華人」。這包括國內來的達官和巨賈。有時美國人提到捐款給中國救濟國內的災民時，暗示說「為什麼不向「公國路華人」活動活動，他們還較一般美國人為富。」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華僑今天在美國所有的只是一「那門的社會」，社會地位顯較美國人低。這是毋庸置辯的事實。可是，為什麼會如此？什麼原因造成今日的結果？追根究底，這除了美國人的種族成見和公平的特遇為一重要原因外，歷史上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當華僑初期移入美國時，多半抱的「金山客」弄點錢即回中國去養老的宗旨。很少打算久居。等到回不去時，又守着舊有的習慣，拒絕美國的公民資格。一旦白人發動反華潮，因為沒有公民資格，沒有選舉權，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力量足資反抗，便隨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第二，當一八八四年美國西部薩州的政客和議員利用反華作政治資本在國會運

動，想通過「禁止華人移民律」時，正是清廷和美國商條約的時候，由於清廷外交的顛覆和骨痛，使那些政客們更有藉口，終於把該律通過，根本上斷絕了華僑來源，在公民資格，具有選舉權，在西部薩州政治上作有效的反抗。(當時華僑有九萬人口，團結起來，力量並不太小)同時，「禁止華人移民律」未獲通過，華僑得以源源而入，那麼今日的加尼福利州在究竟變成怎樣，以及整個華僑在美國居有何種地位，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估測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便是，華僑的地位絕不似今日這樣低。

華僑社會之少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一般華僑的被动性和保守性。這與我國幾千年歷史和社會傳統有關，說來話長。然而不，當與一般華僑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說來話一般巧點者得以乘機而出，利用各種機構如「堂」，「宗」和「公所」之類的組織來達到自私的目的。簡言之，被动性和保守性助長並延了畸形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存在。怎樣才能使華僑的地位在美國提高呢？這是個大問題。似乎不是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的。然而撇開外來的救星不談(例如加美國人突然拋除了種族成見之類)單就華僑本身說，似只有一條路可走。——自救。

所謂「自救」，是指依賴本身的力量。不靠國內特派大員們的「空慰」，不賴僑領們的「指導」。走出「中國城」，擯開封建宗法社會的桎梏，打入美國社會，做一個足夠斤兩的美國公民。盡量利用美國公民應有的權利。說話，做事，和美國人爭。爭平等的機會，爭平等的地位。西洋社會重視事實和力量，假若你能依據事實顯出你的力量，他自會用另一付眼光來估量你。

華僑生活在美國，一切須依賴美國的社會生存。故作一個有斤兩的美國公民是必要的。做一個美國公民並不是失去了中國人的血統，脫離了祖國的血緣關係，丟掉了扶助祖國的機會。正相反，假如無敵有斤兩的關係，通過美國政府機構和社會來幫助中國，其力量是更大的。例子有的是：前紐約市長近已逝世的拉地亞氏(Florence H. Laguardia)祖籍義大利，現任紐約市長奧德華氏(Bill O'Dwyer)祖籍愛爾蘭。他們二人不但為紐約市的義務和愛爾蘭籍僑民作了無數事，而且對「西洋彼岸的祖國」也有很大的貢獻。如戰時賑災，平時移民，發展祖國的教育文化事業等。甚至德奧的「愛國公民」今天在努力幫助德國建設，企圖使德國復興。假若他們根本上不是美國有斤兩的公民，其成就決不會如此之大的。

(上接二頁)希特勒的生活放蕩，正午起床，早晨五六時安睡。他疑懼叛變，大發神經，與人隔絕(少數的無用親信除外)，與事隔絕，不知道德國軍隊的慘敗真相，不知道德國城市的破壞情形。悲感之餘，他戀愛卜勞恩女士更深。曾說：「對我忠實者，只有卜勞恩女士和我的愛犬罷了。」一代專政者的末日，不過如此！

希特勒的毀滅政策，為軍械部部長斯皮耳所反對。斯皮耳原來是一個建築師，他的性格與他納粹要人不同。他認社會進步，在乎公路鐵道運河橋樑工廠等的建設。而與政治無關。到了希特勒和戈培耳的集土政策妨礙他的主張的時候，他就抗命而盡保全的責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礦山工廠，荷蘭的運河，芬蘭的鑛礦，匈牙利和波蘭的油田，巴耳幹的礦產，以及德國很多的工廠和橋樑，都賴他的力量而保全。因此，我們可以稱斯皮耳為納粹朝廷的特出人才。然他以前目視納粹政府的輕舉妄動和荒誕政策，從未加以干涉；到了他願保全德國工業的時候，德國已經毀滅了。

本書作者引了愛克頓勳爵(Lord Acton)一句格言，說明納粹黨人的失敗，很有見地。那句格言是：「一權力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換句話說，權力能影響和改變行使權力的人物。在納粹主義的初期，希特勒曾表示他的天才；他的政策一貫，而方法各異。在一九三〇——四一年，他志滿意得，自以為永無錯誤。他始則忽然解散四十師兵，繼則向美宣戰，放棄他以前的政治技術，捨掉忍耐和彈性，并拋棄一切機構(Institutions)。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除陸軍中的反對派，於是納粹政權成為絕對的，而所謂政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權力之直接表示。

不負責任的權力，即專政者也無法集中行使，必分裂為許多「管轄範圍」(Empires)，由同樣不負責任的豪門去主持。各家門閥幸祕密競爭的紊亂狀態，為專政者的統治所掩飾。加以專政的另一特點，是知識孤立，結果消滅了一切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和科學進步。希特勒朝廷中的人物，都是孤陋淺薄之流；而在他末日的軍機會議中，由他一人揮霍意見，沒有人敢批評。所以他的軍機會議散了，他還在發動，竟成紙上談兵，豈不可笑？

希特勒的末日，即種因於他的成功初期。凡歷史上的專政者，大都最初具有一種革命思想，與人民的心境相符合。他成功之後，將革命力量變為軍事力量。革命時期的許多語言，後來都不履行，於是專政者運用赤裸裸的權力，以政治手段和秘密警察做根據了。這權力一失敗，專政即被推翻，這就是希特勒成功和失敗的理據。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新年似乎應該說點吉利話，不該談一些兵兇戰危的事，可是看了一些報紙的元旦刊，頗多一年來軍事概況和檢討的文章，這些宣傳品敵人讀後有一個總的感想——「只談過五關斬六將，不談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而現在中原軍事，自去年形成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後，八方風雨會於中州，平漢路南段變成了平漢北段，戰事湊巧也在從新野，樊城，當陽，到夏口這條線上演變着。河南全境遍地烽火，大別山，桐柏山，伏牛山似乎都有了寨主。大別山的戰事並沒有因為九江指揮所西移漢口而結束，相反的，桐柏山麓以至江漢之間又成了新戰場。因之共軍入川的謠傳又一天的普遍起來。長江分區設防，準備着迎擊共軍渡江和入川。在過去一年中各方認為華北主要戰場的山東，

已經被共軍丟在背後，浦濟得以通車。可是魯西南的荷澤，膠東的萊陽，龍口烟台的外圍乃至沂蒙山區，最近也還有戰事。晉南方面運城孤立據點也於歲尾丟掉，國軍地方幹部損失甚重。東北瀋陽外圍激戰時，共軍為牽扯華北國軍，於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平外圍發動了一次攻勢，一夜之間使得平保、平津、平綏、平古四路不通，北平成了孤島，戰事蔓延到河北全境，經傅作義部拚戰，才又通了平綏平古，恢復了平津交通，平保車站南僅通涿縣。共軍主力向平保南段轉移，接着津浦北段也發生了破壞，津榆間的交通也時斷時續。吉長一部國軍已南下至四平街，瀋陽外圍情形稍穩。這是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歲尾年頭的軍事簡括形勢。

共軍劉伯承、陳賡、陳毅的南下，和東北林彪的發動第六次攻勢，可以說共軍的攤牌，把所有的精銳拿出來反攻。國軍方面陳長官出主東北行轅，白部長出任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也可以說共軍的攤牌。兩方部已經攤牌了，但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乾脆說一句話，國共之爭，並不是單純的軍事所可解決的，因為他的本質上不是改朝換代的爭奪政權，他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積累下的社會問題需要及時解決，如果離開政治觀點，是無法理解今日的軍事的。這不是對外的民族抗戰，這是持着槍的政爭，這種政爭雖然全是全民厭惡的，但是演變到現在，似乎沒有方法制止的了。可是世界上沒有算不清的賬，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問題，攤牌了，雖不能馬上解決問題，畢竟是離解決問題的邊線又近了一步。迷信武力嗎？武

力也不過是如此，如果國民的良知還沒有完全泯滅，應該面對着現實有所考慮與覺悟了。可是聽說有一個內戰英雄最近對着他的部下的知識份子說了，「現在我的責任加重了，中國的道路僅有一條，就是裁亂，裁亂到底，任何人不准再對政協一類的東西有超現實的幻想，目前的現實是什麼呢？是攤牌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是聰明的英雄們今後不會再有的反省機會。」

圍困瀋陽 冰雪攻勢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時，抱病坐鎮東北的陳總長宣稱，「不准他再有七次攻勢。」當共軍六次攻勢告一段落時，政府方面的軍政要員也一致判斷，東北冰封以後，雖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然而軍事這個玩藝有時是不能以常情判斷的，因為他不是愉快而安適的旅行，他是個「玩命」的東西，置之死地而後生，同時敵對的兩方，恆常是你希望他來，他偏不去，你希望他去，他偏不去。你所判斷的或許是不錯的，但在對方却想竭力跳出你的判斷，而從你的判斷上找空隙中來反擊。唐生智的三湘健兒在駐馬店，是在大雪沒壓的不利軍事行動的雲夜裏被楊虎城解決的。

關東軍北門戶，破壞交通，是共軍六次攻勢的目的，在六次攻勢中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但是國軍有生力量消耗了兩三個師，在交通方面是北寧路通體斷傷，中長、吉長兩路均因之不通了。交通線外的一些小據點如楊家杖子等地也因之易手，因之更增加了東北國軍在狹長地帶作戰的困難。遼寧北五省剿匪總部成立前後，侯鏡如傅作義的部隊又相繼調開來，使得北寧路守備兵力，又形薄弱。在這時候，東北大地冰封了，可是港口也冰封了，鐵路破壞容易，搶修困難，同時東北狹長地帶的幾十萬國軍和各種城市密集的人口，因為工廠的破壞及產糧地帶和鄉村的不能控制，取

取取飽餒極都非當困難，共軍就在以上諸條件下發動了東北當局所不願提起的而一般人習稱的第七次攻勢。也可以叫做「冰雪攻勢」。共軍攻勢的力量還不夠，說他「打下瀋陽來過年」嗎？這不免是誇大的。至於他是否曾經如此說過呢？那也不見得有人聽到。共軍這次攻勢的目的，企圖關東軍北門戶，是希望打下瀋陽。他希望瀋陽陽變做長春，而把關內的北平變做瀋陽。攻勢開始是在榆關內外，以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進攻錦州錦西遼寧一帶，破壞北寧路，阻止關內國軍出關應援。隨後以近十萬之衆向法庫、彰武、新民等地猛攻，奪取瀋陽外圍，縮小國軍地區，使得以逸待勞的國軍，不得不集中兵力，放棄小據點，固守瀋陽。當共軍於歲尾接近了瀋陽時，戰局就愈轉直下，共軍散去了，瀋陽轉瞬，沒有戰果的轉瞬，充分的可以說明共軍是主動的撤離，也充分的說明了共軍這次冰雪攻勢的目的。

孤懸在瀋陽北面的吉長，被共軍丟在背後，除了吸引少數共軍兵力外，不能援瀋陽，同時瀋陽國軍也難以援助吉長，使得關外的國軍機動範圍，已縮至四平以南、本溪以西、新民以東的狹小地區。國軍放棄吉長的聲浪一陣陣的傳出，關內增援不易，只有撤吉長之兵來鞏固東北的心臟瀋陽比較合算，一來可減輕不必要的負擔，二來可以加強心臟的防禦力量。長春國軍已一部南下抵四平附近，瀋陽外圍共軍已大部分退過遼河，瀋陽的穩定，或許就是吉長緊張的先聲。鄭洞國副主任年前的飛京，傳與調整東北的部署有關。怎樣調整呢？主要關鍵恐怕是對於吉長的守衛。東北將如何熬過冰天雪地的冬天，在經濟與軍事兩方面都是相當費籌措的。

在榆關、營口、瀋陽、阜新這個方形形地帶內，國軍仍有堅強的軍事力量。共軍以後也許在這個區域裏繼續利用鑽隙戰術，破壞交通，拔除小據點，吃掉少數守軍，繼續進行其圍困瀋陽的計劃，大的主力戰可能在冰雪未期閉港以前。瀋陽現在不會有

攤牌後並不能解決問題

問題，不過在這個時期，共軍的攻勢也不會休止。

剿總成立後 的華北情勢

北平行轅轄區內張垣保垣兩級署撤銷，成立了華北五省剿匪總部，由傅作義任五省聯帥。察綏軍由沙漢流長城走向海洋，這是華北的一件大事。察綏軍在塞外維持一個小局面，除了特殊地形和整體幹部兩個原因外，還有幾點與關內不同的原因：

(一) 蒙古同胞對內戰多不感興趣，他們願意中立觀望，看將來的發展。(二) 那裏天主教的勢力很大，天主教徒是先天反共的，崇禮案由此而來。(三) 察綏同教徒也相等的多，共軍與同教徒的胃口也不甚相同。在河北居民的情形却不同於察綏，這裏人煙稠密，共產黨在鄉間比較有根基，塞外的騎兵在溝濼遍地，村落相望的河北平原上，却不容驕驕自足了。

傅作義自己原來有三個軍——三十五、暫三、暫四——一個騎兵師，升為五省聯帥後多指揮了河北境內的五個軍——新二，六十二，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和熱河的十三軍。山西雖亦包括在剿總範圍以內，太原級署的部隊還是不便過問的，而且因為陸上的隔絕，事實上也沒有法過問。以現有的軍力來維持現局，對付蔣榮臻，李運昌和賀龍蕭克，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不過華北五省剿匪總部除了本身任務以外，還需要支援東北，東北華北唇齒相依，冬季寒流如果從滿州吹來，會使得華北戰線的

因爲「人」和「地」的情形不同，傅作義在察綏的一動的綏靖——在河北不甚應用，李運昌在冀熱遼邊境上威脅着長城線內北平段的交通，傅作義到任之初，即令唐山駐軍向冀東掃蕩，共軍倒繞到國軍背後，襲擊唐山，前方的部隊一時抽不來，只好放棄寧撫兩縣，增援唐山，於是樂撫兩縣製造出了兩三萬的難民。

剿總成立後，傅作義心積慮想表演一番，以振奮民心士氣，共軍方面也給傅一個當頭棒喝，結果是共軍先下手，上月廿七日夜，傅自張家口來北平，專車到昌平出了軌，換乘護送的長勝號鐵甲車來，不曉得共軍已經偵得傅作義在那時候過昌平呢，還是時間湊巧，當傅的專車起上軌時，共軍蜂擁而上，攻來，當然撲了空。同時平綏路清河、沙河、昌平、南口到康莊各地被破壞了一百多處，不但華北惟一通車的平綏路不通了，其餘的平津、平保、平古三路也同時就被破壞了，使得北平孤立起來，一時情勢相當嚴重。二十八日平報某報上的標題是「北平成孤島，鐵路寸寸斷」。剿總派員訪問了該報以後，到三十日又刊出了一條條鐵路通北平」的頭條大新聞。

傅作義專車在昌平出軌，嚇得他的北平聯絡處的人一夜沒有睡覺，察哈爾方面他的基本部隊三十五軍也趕下來。無獨有偶，傅的戰將蔣開平專車二十八日在平保路上高碑店附近觸雷，幸路他的專車上載有自備汽車，共軍襲來時，他坐上汽車跑往新城王風閣那裏去了。傅孫兩個人都在鐵路寸寸斷中逃險脫險。共軍這次在北平外圍的攻勢，仍然是着重於破壞交通，開始以進攻平綏路南段爲主。獨二師營大南師在東永寧堡，獨四旅馬輝部在冀西北迫近楊坊一帶，左右兩鉗均以冀察咽喉口爲主要目標，以期破壞境內外的聯絡切斷。傅部主力三十五軍警戰，將平綏路東西兩側的共軍都打通了，而後戰事南移平漢路，傅作義又派縣西將共軍打退。目前保定大體已經解圍，平保交通尚未恢復。這一週間的鬥門，傅作義是相當傷腦筋的。元旦在李宗仁的酒會上，胡適之先生向傅作義將軍說：「共軍已開始向你找麻煩了，你怎麼辦呢？」傅氏以兩指撫前額，作沉思狀，然後握起拳向前伸了兩指，對胡氏做其還還打的表示。不過傅的局勢還得看東北的變化，一動的綏靖——在河北實施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五省聯帥雖然想着繼續主動的打，還得防東北寒流的進襲，東北和榆關外如太原才去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存在即

晉中保壘 與閻錫山

山西雖然包括在華北五省剿匪總部內，但是太原級署的部隊，依然是由閻錫山直接指揮，向中央負責。他還有二十萬部隊，守着晉中十六縣的土地，以蔣守靈石，趙承授守壽陽，王清國守太原和忻縣，來與山西境內十數萬共軍對抗。他有一套套想法，他有他的一套說法，他有他的一套做法。他在想以克難攻一隅還難熬到抗戰，接收了山西，現在晉中十六縣及山西首府，只要控制的嚴密，還不容易一天接收全省。所以他是在軍事上採取着守勢，來鞏固晉中，以兵農合一與平民經濟兩大政策來鞏固他的政權，太原外圍五十里內有新型大砲臺三千餘座，閻錫山自豪的說：「共軍如果敢拿我的太原，除非他死的人與太原城齊了，太原才會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存在即

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他號召他的部下反左右傾，左傾右傾何所指呢？他說「左傾是超越了現實，右傾是被現實丟在後面」。看情形共軍是一時不會大太原的，萬山叢中的孤島，也沒有力量向外開展，山西的局面，如大局沒有變化，山西也不會有什麼劇烈的變化。可是山西是華北的膏粱，環山帶河，是重要的軍略地點。到全國或華北有了變化時，還有他舉足輕重的地位。閻錫山雖然是在山西還有他的施展抱負的機會，他說他要走民衆路線，他的做法是他自己的兩大大政策，他不相信軍事力量可以打垮共軍，他也不信世界美蘇兩大集團會妥協，而國共可以受外部的力量而能合作。他算盤打的最精，對省內一切控制得最嚴，他也提倡清算鬥爭，來打擊他自己以外的舊勢力。

西北的現 在和未來

國共兩方在北方的戰略，去年有這末一種

傳說——國軍方面希望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共軍方面則希望鞏固東北，控制華北，鑽隙西北。兩方面都有一個「三北政策」。另外傳說計劃在亞洲大陸的防蘇計劃中，準備要中國修一條從廣州到新疆的大鐵路。可見中國的西北在未來美蘇大戰中其重要的軍略價值。現在西北雖然不是內戰的主要戰場，國共雙方也都曾密切的注意他。在去年一年中，春季國軍攻下延安，是政治的；目的重於軍事的作用，但是當國軍兵力分散後，共軍又恢復了他在陝北延安以外的控制權，而且以延安換得了兩次包圍榆林，榆林雖未攻下，而榆林的威脅仍未解除，從河曲到瀘關的黃河線嚴密的控制在共軍手裏，晉陝打成一片。一條平綏路以榆林爲前哨，隔絕着西北與東北的共軍的塞外聯絡。東北戰局如果仍有變化，榆林大同將來仍然是共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傅作義已經從沙漠到海洋了，西北的防務還不能不使他操心。榆林二次解圍得力於馬鴻逵，馬傅之間過去有不少的不和諧，經過這次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

黎深

這是關於瀋陽最近情形的一篇極詳細的報告。原文作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在十一月五日一天收到好幾封瀋陽來信，檢視各信郵戳，日期不一，大概係受郵航停飛影響，所以一批同時收到。上期本刊已先刊「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一文，本文較長，所以延一期在東北發動以瀋陽為目標的七次攻勢，此文發表時，與此文撰寫時，瀋陽各種情形，一定又有相當變化。我們為存真起見，對於原文，除文字上稍為修飾外，未作內容上之刪節。(編者)

(觀察瀋陽通信) 定，內裏恐慌，因為不吉長膠局轉穩以後，近頭在趕修堡壘，就是瀋陽兵工廠等機關，也在月餘，擴展在遼北，遼西、遼南及吉長廣大地區的「共軍六次攻勢」，已經過去了。目前這種膠着沉寂的狀態，只能算是「休息休息」，因為此方雖然宣稱「不讓再有七次攻勢」，而在彼方來說，則根本攻勢無盡，更不替你「讓一不讓」，這正如目前的戰爭一樣，根本無甚麼前方後方之別。而且，謠言頗傳，說甚麼年頭歲尾必有一兇，說甚麼攻瀋陽，不特別處是專攻瀋陽，不特別處是瀋陽的人心是表面靜

上却也得見「陳總長胃病嚴重」，以及從南京請醫生等消息。分析起來，這種病由，恐也不純然是屬於「生理的」。這種「騎虎」的局面，確乎令人扼腕，而又難乎為繼。據說陳總長曾表示願讓張垣傅將軍來接手，但傳說：「不敢不效！」

工礦淪陷破壞殆盡，中長路北至開原南至鞍山，中間經常遭一滋擾，其餘地段，只怕要內戰打完纔得修補。平瀋線六次攻勢後隔斷五十餘日，現在若斷若續。「觀察」記者在三卷九期「東北共軍六次攻勢」一文中謂：六次攻勢後的東北，如關內放的一隻風箏，真是妙喻！如今這單線風箏實在再也經不起任何風險了！總之，把東北今後的情勢看樂觀點也不過這樣：不是你多佔點地盤，就是我多佔點地盤，一守一攻，一殺一衝，夾在中間吃苦的，無非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仗恐怕是永遠也打不完的。

陳辭修李德鄰本都是政府的「硬牌」，已經對北方大局一籌莫展。現在北方的局面，完全靠傅宜生來支撐。遼西緊張，傅部增援；保定臨危，傅部援濟；平津缺糧，綏德運保；即素稱穀倉的東北，現在在張垣購糧。傅將軍能於戰亂之中，把綏察不毛之地弄成小康局面，不能不說是難得。近日國府主席手令：派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負責指揮冀魯熱察綏五省軍隊，這還是政府對北方最後的一張「王牌」了。然而，今日之中國大局，又豈是那「個人」所能挽救的嗎？

軍事方面，國軍固然已成招架撲打之勢，而其危險，實表現於經濟的險惡情勢和物價的急遽上漲上。尤其在共軍的攻勢聲中，物價更是一日三變。當局實施限價，然而有價無市。物價的黑市仍然依舊何級數昂貴過進。一年來，瀋陽主要物價增漲情況，可列簡表如左：

戰役，兩方互相宣傳友誼甚篤，篤到了什麼程度呢？外方還不得而知。宣傳很久的西北剿匪度被召機構，馬福遠雖兩度被召到京，還沒有實現的可能，只好維持現局，仍以民主將軍張治中為西北行轅主任，而以寧青兩馬做副主任，來支撐西北局面。政府多年在西北扶植的胡宗南的威望，經過陝北之戰後，給外邊人看穿了。原來他也不過如此。因之政府在西北還得另謀安計，從補系以外想辦法。但是複雜的西北，又找不到合適的統一指揮的人，這是使得南京方面非常困難的問題。

入川過江是今年共軍的兩大企圖

間開始不安寧了，漢公路上也有戰事。川西北大巴山國軍雖已撤防，共軍到這些地方來是重遊舊地，而且共軍將領和幹部中以川湘人士為最多，入湘入川在中原戰事向西南移動中均有可。有人說共軍除了「三北策略」外，打算在今年「突入江南，號召東南，影響西南」。這又是一個「三南策略」。從新野經樊城常陽到漢皋的這條線上，在共軍入湘入川之前，一定還要有一場惡戰。內戰在過去一年中的變化是相當的大，有生力量的折損與轉換不用談，就是根據官方的戰報，比照去年這時候的一股變化來看：國軍拿得了延安、烟台、龍口，打通了津浦路的徐濟一段。在東北共軍七次攻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移，時間上的距離一次比一次短。河北丟掉了滄縣石門，山西丟掉了晉南晉東。河南全境烽火，戰火向南蔓延，長江交通時常感受威脅，江交時常感受威脅，防線後，美援物資運到，軍事以外政治經濟上的銷長變化，恐怕比作戰地圖上的紅線與藍線的變化還大。在軍言軍，記者就不談那些了。元月五日

共軍攻堅的力量還不夠，前已指出，毛澤東在聖誕及元旦的廣播中也似乎指示他的部下儘量利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來奠定反攻的基礎。共軍就是在佔有絕對優勢的東北，一年來七次攻勢中，也多是越點攻擊，而不是逐點攻擊。這樣子一方面可以節約兵力，保持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也可擴大鄉村的佔領區，肢解並分散各地國軍，以鄉村圍困城市，吃掉小據點，孤立大據點。陳毅、劉伯承、陳聲離開根據地，大踏步的南進，也可以說是根據以上的戰略而來的。現在從黃河到長江，遍地烽火，國軍大的據點雖未丟掉，而平漢南段已經變成平漢北段，武漢數度戒嚴，汴、鄭、洛、徐一度吃緊。大別、桐柏、伏牛山都已經插遍了紅旗。鄭州信陽閩河南的腹地現在圍剿進行中。共軍反圍剿的戰術不會著在一個地方挨打，他在中原的勢力已經向西向南伸出了觸角，江湖江漢

瀋陽市批發及零售物價調查表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單位：流通券

分類	物品名稱	品質花色牌號	批發單位	發售價格		零售單位	價格	單位	說明
				批發價	零售價				
糧食類	大小高粱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220,000	市斤	2,500	廿五年	從上表，可知一年間瀋陽白米上漲的程度四二·三倍，高粱米上 漲一〇五·八倍，豬肉漲二一·六倍，花旗布上漲一五·四倍，塊煤 漲一〇五·八倍，其餘各月均為該月末日市價。 2. 所列單價除廿六年十二月係該月十五日市價外，其餘各月均為該月末日市價。 一年比漲比率（以年初等於一） 十二月 五九 十一月 一一〇 十月 一〇五 九月 一〇四 八月 一〇三 七月 一〇二 六月 一〇一 五月 一〇〇 四月 九九 三月 九八 二月 九七 一月 九六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150,000	市斤	1,800	廿六年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150,000	市斤	1,800	廿六年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85,000	市斤	900	廿六年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95,000	市斤	1,000	廿六年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55,000	市斤	600	廿六年	
其他類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140,000	市斤	2,300	廿六年	
	大小高苞	米	中等品	百市斤	210,000	市斤	2,300	廿六年	
其他類	肉帶皮骨	中等品	百市斤	2,000	市斤	2,600	廿六年	煤上漲一六·六倍，五項主要物價平均上漲亦達三八·六倍。市場存貨缺乏，供求相差太大，且都有上漲的趨勢。待記者此文送達讀者的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380,000	市斤	4,0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50,000	市斤	55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53,000	市斤	6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30,000	市斤	35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400,000	市斤	4,3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35,000	市斤	4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18,000	市斤	2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18,000	市斤	2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24,000	市斤	250	廿六年		
其他類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18,000	市斤	200	廿六年	左：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49,000	市斤	5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380,000	市斤	4000	廿六年		
	肉油	中等品	百市斤	186,000	市斤	2,000	廿六年		
衣着類	花緞	長緞	每捆20支	捆	450,000	支	4,700	眼簾時，又不知上漲若干了。如以目前白米每市斤流通券二千五百元法幣，則為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元，其價格之高，實遠較京滬為甚。其他，布疋、日用品等，一向仰給關內，比平津高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此刻之瀋陽物價，已為全國之冠了。茲附瀋陽批發及零售物價如左：	
	花旗布	大五福牌	疋	疋	115,000	市尺	300		
	陰丹士林布	滑冰牌	疋	疋	177,000	市尺	1,700		
	大尺布	當地織白色	疋	疋	300,000	市尺	3,000		
燃料類	塊劈火	煤	黑市價格	公噸	370,000	市斤	200	據估計：國軍區最盛時期，曾佔有東北全面積百分之廿以上。五次攻勢之後，境縮到百分之六·九，一六次攻勢以後，則僅佔百分之三四了；而人口比，除數不清的中央機關和雲集的大軍外，尚有十個省政府，十個省市黨團部，好幾個省市的	
	塊劈火	煤	雜木拌子	百市斤	15,000	市斤	180		
	塊劈火	煤	小盒安全	箱	140,000	包	1,400		
材料藥類	木磚	紅白松木	百方寸(才)	百塊	4,500	塊	17,000	參議會，及十省市的公務人員和雜工。這些人都是要吃要喝的，而又大多從事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工作，換言之，都是消費份子；消費多，生產者少，瀋陽的物價如何不漲，而就大的方面說，產資有限，破壞無盡，物資的供給有限，戰事的需要無窮，物價又如何不漲？今日東北，煤糧兩	
	洋磚	紅磚	裝50公斤紙袋	百塊	29,000	塊	3,800		
雜項類	豆燒香	餅	50斤塊	百塊	1,850,000	塊	17,000	參議會，及十省市的公務人員和雜工。這些人都是要吃要喝的，而又大多從事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工作，換言之，都是消費份子；消費多，生產者少，瀋陽的物價如何不漲，而就大的方面說，產資有限，破壞無盡，物資的供給有限，戰事的需要無窮，物價又如何不漲？今日東北，煤糧兩	
	香	酒	60度高粱酒	百市斤	360,000	市斤	3,800		
	肥	煙	中等本地製10支盒	包	8,800	盒	400		
	紙(模造)	皂	洗衣用大塊	百塊	100,000	塊	1,200		
	白	紙	錦州製	疋	240,000	塊	1,200		
	原	紙	中等品	疋	165,000	塊	1,200		
	廊	煤	中等品	公噸	150,000	市斤	130		
	谷	子	中等品	百條	780,000	條	80,000		
	稻	子	中等品	百斤	78,000	條	80,000		
	類	子	中等品	百斤	90,000	條	80,000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柴漢詩

編者按：我們剛剛把本期稿件編好，又收到柴漢詩先生託人帶來的書信，現在也一併刊出。這篇書信也是在共軍七次攻勢之前——十二月十五日寫的。作者附函云：

編者先生：東北局勢最近一週間異常嚴重。在李立三、林彪飛往伯力請求軍事援助魏德邁報告中主張暫時聽任東北惡化的兩種傳說聲中，放棄東北之議，甚囂塵上。筆者置身此間，已十四日，對此一廣大地區之無辜同胞在大殺聲中之慘況不勝同情，每欲一灑同情之淚，苦于無處申訴。現草此文，擬假貴刊刊出，促請大多數人對東北局勢注意。茲防此文在郵寄中「遺失」起見，特請××君專誠送上。

(觀察瀋陽通信) 職)幾位將軍担任兵團東北地方，在最近三個月司令官，又把各部隊軍中接連遭受了兩種攻勢，其一是人為的，即共軍對國軍的第六次攻勢(一般人均稱之為國共雙方在東北的「第六回合」)；其二是天時的，即寒冷的攻勢。「第六回合」開始在十月下旬，其時陳誠總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已經一個多月，國方預料在冬季來臨前再來一次攻勢是必然的事，於是在陳總長指導之下積極的完成應戰準備，先後成立四個兵團，分由廖耀湘、孫渡、周福成、陳明仁(筆者按陳氏現已解

的楚漢春將軍担任防守司令，積極進行防護瀋陽的工作，而最大的改革是部隊的番號不再公開使用，每一部隊都有它的號碼，稱之為某某號碼之部隊，如果某軍所編的號碼為一二三四，該軍對內對外稱一二三四部隊；該軍軍長即稱一二三四部隊隊長，不得用原有的番號。攻勢一開始，共軍即切斷國軍陸上補給綫北寧路，由遼西開始進犯瀋陽，瀋陽亦被破壞不能通車，最緊張時，一般達官貴人和他們的眷屬除了少數能搭上飛機「逃難」外，大都被迫留在危城中與哀哀小民共生死，因為他們沒有來得及跑，對老百姓內心裏所起的安慰作用，(我這裏沒有用「安定作用」)是因為他們人被迫留在瀋陽)很使人大大快。市面安穩如恆，這種安穩是「第六回合」開始以至激烈進行時與「第五回合」時迥然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物價像脫韁野馬似的開始飛騰起來，領導上漲的當然並無例外是黃金，漲得最利害的却是香煙。且不用提非力浦，多美羅等美國煙，就是國產的大象牌和咖啡牌，大象在最高價時賣到流通券二千四百元一包，咖啡則為一千七百元，折合成本幣一個是二萬八千元，一個是二萬元。其次便是食糧，儘管防守司令部的緊急戒嚴令十三條中的一條說「抬高糧價者死」，儘管瀋陽市政府再三強調平抑糧價安定民生的重要，並且公佈許許多多的管制辦法，然而關外人主食的高粱米却一馬當先由流通券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由法幣二千三百元到一萬元)高粱米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也就在這個時候，西伯利亞的寒流經由興安嶺注入松遼平原上，十一月二十三兩日整日大雪紛飛，延至十二月初，情形就很可觀，瀋陽市一家報紙登載出這樣一限文字：

未除，昨復飛雪竟日，厚可逾尺，街路為雪所蓋，天地一片銀光，過午狂風驟起，風捲雪花，擊面如石，行人稀少，三輪車，行人稀少，三輪車，行行絕跡，即日前威赫一時之流線型汽車亦緩緩行駛，似若不勝步履艱難者焉。雖掩住污濁却掩不住難胞的呼聲，天寒地凍，難胞的救濟更不宜遲，雪後物價頗不相讓于天氣之轉寒，食糧日用品扶搖直上，一日三行，是為瀋市天氣第一話題。大雪中另一話題。天氣既已開始寒冷，照理說應該燃煤取暖，解凍寒冷的威脅。但由于戰爭是破壞性的，戰事的激烈進行影響到各種工礦事業的正常生產，煤礦當然不能例外。再加以額外的軍運使得僅能出產的一點煤亦無法運出，如是一煤荒「煤荒」的聲音伴隨著日夜呼號的北風傳了出來。當局為了增產，為了讓礦區員工能安心工作，除派重兵保護外，同時阜新、北票兩

處都由飛機空投流通券三億元，資委會副委員長孫越崎也表示各工礦員工只負生產的責任，並不負守土之責任，必要時可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放棄工作區。孫氏並以「玩笑的口吻說，現在東北的煤是倒「霉」，鐵是「貼一本」的確，像眼前東北這種情形，政府真是大傷腦筋，心頭的苦惱是可以由孫氏的談話裏聽出來。由陳總長迭次邀集東北工礦負責人談話，看出了當局是用盡方法想增加煤的產量。但事實上剛好相反，反之與煤的生產息息相關的電力也發生了問題。煤的出產更漸惡劣，有的甚至連供應自己本身都不夠。在小豐滿水力發電久已無法供電的今日，各處電廠都是火力發電。火力發電用的就是煤，於是，電又因無煤而不能維持。煤電互相關連，互相影響，再加上數十年來未有的嚴寒，今年冬天更難渡過。目前在瀋陽塊煤是五十二萬元流通券一噸，一個小火爐子每天最低的消耗量是五十斤，一個月一個家庭單是燒爐子就得四十萬元。東北公務員文官簡任武官少將每月收入約為三十至四十萬元，請試想他們的薪俸對他們維持生活最低的要求能發生多大的作用？簡任官或將官都已如此，科員階級及升斗小民的情形，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想像力所能及的事。而最慘絕人寰的是各地輾轉流亡亡鄉的義軍及他們的眷屬，大部分則是由哈爾濱、旅大和兩年來幾次在遼北、松江、吉林、安東幾省會戰逃到瀋陽來的難胞；他們的土地已被清算，經濟來源久已斷絕，在這樣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度的氣溫中，無衣無食，無處可歸宿。他們事實上已經談不到「生活」，只能說是維持劫後餘生的最後一口氣，正如儲安平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評瀋立特一文中所說的：「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瀋陽市經濟委員會委員王化一先生在看過難胞們真正的生活狀況之後，曾有一難胞說「難胞們之艱苦」一文發表，他說：「……難胞情形之悲慘，遠超乎我理想之外。在空曠高大的巨室裏，聚集着六個不同的家庭，每個屋裏

部可聽到顛抖而無力的呻吟聲，靠在居室一旁停着業已餓得無法餓葬的義軍家旗，這殘酷的寫實，又豈僅「無衣無食嗷嗷待哺」一而為菜色骨瘦如柴」的呆板文字所能刻劃？尤其義軍，他們顛頭顛腦熱血，背離鄉井轉戰萬里，他們受盡了人世間的艱辛痛苦，渴望着勝利來臨，甫返家鄉，十四年來他們飢寒交迫未能見到國土重光，而與世長辭的竟達總數五分之四，勝利後兩年有餘，他們從遼遠的大西北又回到日夜焦思的故鄉的懷抱，該是何等的快意？然而過眼煙雲，踏入故土未及三月，就遭遇到這種人間地獄，就遭遇到無情的掙扎在死亡線上！名馳中外的抗日英雄王德林及鄧鐵梅兩位將軍的遺族也，都在與難民為伍，與飢寒搏鬥。……在每天都有凍餓以死的現今，且死亡率在加速地增大中，我們需要立刻行動，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不能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了。」「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真是一針見血之談。就在這種救災之議未定而徒有廣泛宣傳的空氣中，難胞

有不少因為實在忍受不了，拒絕再吃一口施捨的飯和水而死的。在十二月三日和十九日行轅政務委員會兩次召集各省市負責人員商討具體救濟辦法，同時瀋陽各界發揚十萬寒衣募集運動，陳誠總長特地把他的一件絲棉袍和一身呢制服送去。另外他還有電報給南京行總寶樹副長，請霍署長把最近對共方解凍停運的五萬噸物資和這次中美救濟協定撥款東北的一份早早運來。

難胞的情形既是一慘至于如此的地步，在普通救災聲中，南京蔣夫人和莫德惠先生都先後募集了數目上很可觀的錢；蔣夫的賬款是十億元流通卷，由王德溥先生攜來，按九省三市平均分配的办法發放，莫先生的三億元是專門救濟大連災民的。因為受災的地區太廣，須要救濟的人太多，有限的錢所能發生的一點作用也是有限的。募集寒衣的成績聽說不太好，難怪一位記者為文時，對一些捐一雙破布鞋，一個破帽頭，其或一百元錢指之為「濫竽捐款」，並且感慨的說「一類的同情心，豈真是這樣的微薄嗎？」其實在這

今日東北，真正有財力，能拿出的人，在這樣冷的時候久已是深居簡出，坐在家裏面，對着熱烘烘的暖氣，或者熊熊的火爐品茗，看看梅花，欣賞雪景，或者約二三知己作爐邊閑話，以羊羔美酒自娛，再或者三妻四妾左擁右抱的思淫慾作淫行去了。他們那裏會想到在這個悲慘世界上有人拖妻攜子在死亡線上掙扎，有人在飢寒交迫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們又那裏曉得他們取暖所燃燒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骨？給他們吃着發熱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血。

飽暖的人飽暖，飢餓的人飢餓，然而最近這兩種攻勢顯然將要改變這兩種人生活的觀念的，在目前這種可恥的狀況不能改善，亦不能寄以希望它可能改善，且日漸惡劣的情況下，兩者之間互相交換位置的必然性是愈見其增大。瀋陽外圍最近一週間更見緊張，遼南軍事上順利的進展又被日來錦州附近瀾漫的戰雲所遮沒。平瀋軍線甫修復，日又被破壞，瀋陽西北方法法庫戰爭正在劇烈地進行着，官方的廣播說在這次侵犯中查明晉甯

的共軍有第一至第十一總共十一個縱隊。一縱隊的兵力等于國軍一個連，他們的裝備聽說都不算太壞，在李立三、林彪飛往蘇境伯力請求軍事援助以後兩星期的今天，這樣大規模的行動是很使人感到震驚的。說到物價，照例又是暴漲不已，前面說的高梁米由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的事實已是成為歷史上的陳蹟，時價是每斤三千伍百元（法幣是四萬元，不知此刻京滬大米每斤若干）；而且還看漲，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難得過，一小時雨欲來山滿樓」的姿勢是完全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另外，在防守大瀋陽聲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是瀋陽市工務局局長兼城防工事構築委員會工程師組組長李榮倫在修建城防堡壘時，利用職權貪污流通券四千四百萬元被判決死刑。行刑前照例遊街，臨刑時他含笑說：「這是在公務員的下場，我流亡十四年，回來死在瀋陽也甘心。希望執刑時最後一棍火柴之後，歸宿在每一個朱門的燈火輝煌，歌舞歡樂聲中吧！」

行憲與出殯

包安

（觀察杭州通信）于子三慘死後，陰森寒流便侵入這人間天堂，恐嚇和謠言，集中投向浙大，自校內的××導報到校外的大小大小揚聲筒，一致地向浙大「戳一起」亂來。在三十七年四月一日，那皇皇的行憲文告墨跡未乾，一幕特務毆打學生的暴行又在浙大發生了。

於子三慘死至今，已兩個多月。最初的一切控告撤查，都已落空。退而求其次，大家希望將靈柩迎回來，早日安葬。由同學公祭一番，以表示我們一些哀悼。但連這點小小希望，也遭重重困難。首先在葬地及出殯的儀式上，學校當局與同學間發生爭執。同學的意思認為於子三是農學院同學，應該安葬在華家池農學院附近。學校方面則堅持不得葬在華家池附近，因為這一帶地方學府力爭，并保證學生無越軌行動；但未得結果。於是只得同校強令同學遵從省府這一「命令」。同學代表接到這一



瑞士三詠 孝隱女士凌卓

我在讀過多少篇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在遊過多少次瑞士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又在寫過多少回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瑞通訊。

我對於瑞士有幾個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自然，這是我個人所獨有的特殊觀感：(一)瑞士美人少；(二)瑞士好遊不好畫；(三)少婦山水高得動人。我願將這些一報專出來，「發前人所未發之論，」來大顯小做一下。關於我個人所獨有的這三點特殊觀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我都有詩為證。

我以這三個觀點作過三個短歌，現在唱給讀者一聽：先唱「瑞士美人少」這歌，這就是我的美人哲學了：瑞士山水好，瑞士美人少。虛心聽我言，瑞士人莫惱。山奇復水奇，人而未必麗。山清而水秀，美女人天生。我聞「長安水邊多麗人」，不聞岳極嵩高降洛神。麗人生水死亦水。(曹子建洛神賦)水流花放共長春。高山峻嶺產丈夫，巖谷美人曠代無。強將西湖比西子，西子亦不遜西湖。山容凝滯湖水止，湖山難產美女子。美人遊湖逐山日，山靈湖神羞欲死。瑞士山水大名垂，不產美人不足悲。寄語瑞士人莫惱，傾城傾國兩無危。

無論何人，一想到瑞士山水之美，就容易想到瑞士一定也產生美人，而且應該產生絕色的美女。事實告訴我們就大大不然。我在瑞士沒有尋到也沒有遇到幾個婦女，稱爲美人的。這個，大約與瑞士的水土直接有關，瑞士的時裝服飾及修容藝術也間接有關。這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表之外之表」的事。不過，讀者不可誤會。瑞士婦女也不能說是醜陋。公平而概括的說，大都是「中人之姿」。拿牠先聲奪人的山水兩相比較，有些「遜色」而已。

他的湖山呢，確是又多又美。但又有第二件出人「意表之外之表」的事：沒有幾處風景是可以特別入畫的。不獨我這區區畫家感覺無限的失望。就是瑞士畫家也少有作

畫。這是一件怪事，所以我又寫了「瑞士好遊不好畫」一歌。

現在我來唱這第二個歌：平生讀畫已萬千，瑞士風景無幾篇。今日才知大手筆，對此湖山亦徒然。百遊不厭瑞士湖，湖光怪難入畫圖。百看不厭瑞士山，山色偏偏入畫難。誰說湖山不美觀，畫來畫去不出奇。水晶球內畫水晶，八面玲瓏無妙題。(我將這首詩譯給瑞士當代大畫家古樸爾君看，他讀到這兩句，拍案叫絕，說打動了他的心坎。深處。)湖上水，水邊天，畫天畫水又畫船。雲外山，山中雲，畫山畫樹又畫人。山水人物一大片，幅幅畫成亦常見。漫遊瑞士不留圖，我與古人無怨。旅行畫客不必考，瑞士名家亦不少。本地風光本地人，幾人曾將大筆掃。瑞士畫史大天才，先教賀本賀德萊。(Halbhart, Hodi) (Mannuel, Witz) 畫筆大醉無小疵。看遍馬恩與魏茲，瑞士山水亦無之。我來處處正花開。看遍馬恩與魏茲，(冬天也有冬天的花香鳥語。)山靈知我無畫興，故畫蝴蝶入夢來。夢作蝴蝶更喜花，飛入花叢認老家。蝴蝶雖遊不作畫，細向家人說根芽。不來瑞士祇說好，來遊瑞士方知巧。瑞士好遊不好畫，蝴蝶莊周兩了了。

少婦山 Joudhano 在瑞士南部，高四千五百米突。在瑞士與在歐洲的高山中，牠算高了，但不能謂之高出一切。然而當我遊到少婦山頂之時，就覺得牠高得動人，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者因為我也是一位少婦的原故吧。

請聽我這個「少婦山頂放歌」吧：我到人間第一峯，人問說我在天中。山下萬家開燈火，峯頭猶照落日紅。嗚呼！嗚呼！巍巍乎高哉高哉！自古曾有幾人直上峯頭來。到此問天天應語，到此飛雁雁應回。(最遊南岳山有高峯曰回雁。)數千百里大口笑齒對天開。(一笑天無際，蔓延道士法國意大利，高峯錯落，均以齒名。)望天胡爲不公道，問天胡爲不悲哀。莽莽衆生天所生，生老病死白骨便成堆。忽忽浮生數十載，紅羊赤馬又戰爭。奪殺我輩作劫餘灰。何必生人又死人。何苦不許花長春。深山何必生老虎。春和何必生蒼蠅。杜子美，蘇東坡，德歌特，法葛賊，文豪詩家生得好，胡爲又改文人厄運一生受苦磨。希特拉，末路時，報死說，人猶疑。何必生此瘋狂漢，舉世皆欲廢其皮。黑衣宰相稱雄二十年，嗚呼一命到黃泉。泰陪埃太其，四足都倒懸。何必生惡魔，殺冤殺人萬萬千。嗚呼！

這次大戰，瑞士幸而沒有捲入漩渦。自然，在戰時一切社會生活也大受戰事的影響。戰後兩年以來，到現在衣食住行，可謂完全恢復了舊觀。當戰事初停，我即來遊歷瑞士。當我清檢行李時，我有過一首「口占」：『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算來件件都要帶，亂世旅行似搬家。』以上十四件，琴是樂歌琴譜，米是麵包餅乾等沿途備用的冷食，醬是果子醬，除了柴字一項報了虛賬，(或者用火柴一項也可充數)其餘十三件，件件齊全，應有盡有。我這次來遊瑞士，絲毫也無這些感想。到瑞以後，除了「生活昂貴」一點以外，物質方面也無任何困難。總之，這次的遊，確是旅行而不是「搬家」了。

在日內瓦的舊國聯，已經成了和平古廟。現有聯合國許多機關分設廟中。廟中香火，稍現熱鬧。在日內瓦城中，今年國際會議，已有七八次之多。這城中惟一的主顧。中國圖書館與惟一的中國國際飯店，都添了不少的主顧。中國飯菜，人人喜吃。中國古老文化的書本，也有不少的外國人喜讀。等到中國文化與中國飯菜一樣受人欣賞之時，和平廟中的菩薩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後二日寄於日內瓦盧羅島吟旅舍

讀看先生：我們最近已兩度增加售價，自本期起，又將售價提高爲一萬元一份。我們過去每次調整售價時，都有詳細的說明。現在又要增加售價，真是尷尬之至。但是既然希望刊物持久出版，就不得不謀收支的平衡。最近紙價的狂漲，言之心悸，最高竟沖到二百三十萬左右一令。排印工也漲了價，員工的新薪金亦須提高，各種開支激增，不得不再提高售價，希以讀者原諒。

合訂本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冊售十萬元。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本刊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本刊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本刊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本刊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一萬元

每份售一萬元



今日之糧政！

編者先生：憲政雖已實行，但在動員騷亂的大前題之下，「有糧出糧，有力出力」似乎是農民專有的義務。本年度田賦徵一借一，農民負擔已加重一倍，納糧時還要受種種的無理挑剔和留難。本縣（安徽和縣）糧吏於收糧時總是用手插入米中，手拿出來若有一點糧，或發現一粒稻兩粒稗子，即令重行過風過篩，稱的時候，名為市秤，實際稱得加二還要出秤頭。在擁擠不堪的情況之下，運道來的，總要住兩三天飯店，才能把完糧手續辦好。歸去時一身輕鬆，滿以為可以過平靜日子了。不料納糧以後，又接二連三的奉命當伙子去輪運糧米，善良的小百姓，祇好唯命是從，去盡那無了無休的義務。以本縣西北的高皇鄉為例，每保每次要出一百十名伙子，（有的保長實帶一百二十名，其餘二十名每人納賄十萬左右，即不可去。）負責運米一萬斤。（頂上等糧米再發出米已重運實，又有稻又有稗子。）由高皇殿倉庫運到石跋河，相距五十里（有的伙子猶住在高皇殿二十里外），挑到該處接糧人員並不就收，要等運糧船到了才肯接收，保長叫伙子們回去，自己帶着幾個人和米住在飯店等候交糧，有時要等二十多天，許多保長聚在這小鎮上，就大吃大賭，一切開支出於保民。等船到了，接糧人員過秤收數，無一保運的糧是夠數的，立即要買米賄，少的賄二三百斤，多的賄到七八百斤。因為發糧的倉庫發得不足秤，接糧人員又用加一出頭的稱法收數，壞的保長或許也在玩花樣，自然是不夠數了。伙子們有冤無處伸，賠了工賠錢還要賠糧，

（來往三四天，一路食宿每人要化十多萬）賠了之後還要負責裝包，總包每包一名伙子要攤五千元，裝成二百斤的大包後，再僱車子推到江邊上船，每保五十大包，又要花一百多萬，這才算功德圓滿。保長回到了本保，宣布用費數百萬，賠米數百斤，一律按田畝攤派，可憐小百姓，誰敢不從。（十紳及地方軍政人員等豪門是免攤的）如此運糧，現在已是第三次了，目前石跋河還住着許多保長在等着交糧，這次各保究竟賄多少？用費多少？還是未知之數，以後還要輪送幾次？也是未知之數。以上是該鄉幾個可憐的農民親口向我申訴的苦況。

如 一月五日 和縣

龍套自述

編輯先生：南京一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第五版上有那麼一段本埠新聞，標題是「滿族國大選舉械事」原文如下：

（本報訊）本市滿族國大代表選舉，昨（十三）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分別在夫子廟民毅館及建康路國民小學兩投票所舉行，計在民毅館投票者有六千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多數選洪明敏。在建康路小學投票者有三千五百零二人，上午以選吳雲鵬為多數，下午投王煥輔票者，亦復不少。該兩所地方均甚狹小，選民擁擠，一若電影院之售票窗前者，民毅館之大門左扇竟遭擠破。投票準時完成，市民政局定於今日上午九時在市政府大禮堂開票。

選舉後第二日（十五日）的中央日報又發表了結果，說某某人得二千餘票，某某人得一千餘票云云。那天本人也是被朋友拉去參加投票之一，但我所選的人，我自己根本不認識也不知道，完全是間接而又間接的朋友關係。現在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選舉實在情形，告訴大家。滿族國大

代表選舉，被選的人固然限於滿族的國民，即選舉的國民，應亦以滿族人民為限。可是在南京，我們已無法確定誰是滿族人。所以那天的「跑龍套選民」，有摩登太太小姐，有機關職員子女，有兵士學生。甚至還有夫子廟上的秦淮歌女；依本人所知，他們都不是滿州人。競選的這幾位滿族先生，事先都請過了選民的客。請客以後，選託在南京的熟人，向區保甲長或警察在老百姓那裏借到了沒有用過民選票權證，然後到選舉事務所登記選民數目。到了選舉那天，再由朋友們去拉到了許多機關裏的職員子女眷屬老媽子等，分證投票。所以那天投票的人，袋內都放了許多選舉權證，不斷的從前門擠進去，從後門出來，再從前門擠進去。每人的選舉權證當然都不是自己的名字。選舉開始時，對號簿的人向稱認真，一個人進去只准投一票。不料到了後來，職員們看君來不及，於是變通辦法，一個人進去一次可以投三四票，也不對名冊號碼。到了下午三時許，看君預定的票未投的太多，所以一個人進去可以投上二三十票。那天說是共有六千多票，其實去跑龍套投票的，實在不到一千人。本人那天被拉去，一共投了十四票，共進五次之多。這種民主選舉，那真只有上天知道。我還在偶然中聽說選舉事務所本來要把選舉權證收回，但有人要拿回去結賬，每票一萬元，所以不領收回。

其實那天根本不必有勞這批龍套選民，只要由選舉事務所把選舉票按選舉權證的數目交給競選的自負，投入箱內，就行，何必浪費這些選民去擠一天呢？我又看了這種情形，真笑死；回頭一想，我死了這種情形，真代表我個人的意見：我們不需要這種騙人的民主憲政。

編者先生：在目前的高壓之下，大家有話不敢說，有文章不敢發表。尤其我們年青學生，更是遭人歧視。自從大學入學門徑多元化以後，素稱純潔的學府，各同學之間就處處表現着特忌，說話須要小心，看書須要小心，甚至交友也有所顧忌。外來的特務易防，內面的間諜難察，隨時有戴紅帽子的可能，比方除夕晚會演出大塊匿名揭帖，說什麼毛澤東自甘墮落的這一類無聊話。真正自由主義的自治會競選勝利以後，遭到百般污蔑，有些少數人甚至主張不納會費。但是自治會主辦的平價火食團以及草墊登記等福利事項，他們却爭先恐後。學府裏的摩擦，這是誰的罪過，是不用說的。

其夫提到九龍折屋事件，這是國恥，難道我們學生不知道嗎？我們感覺到恥辱，比任何人都切，每個人都沉痛到暗地流淚，歎息國家地位的低落，憂慮到國難的無窮，但是為什麼沒有行動的反應呢？老實講，學生運動已經遭受了徹底的摧殘，從去年起，學生被殺，被打，被槍，被刺，連續演出以後，誰也不願出頭。尤其對於政府對我們的防範和壓迫，莫不垂頭喪氣，暗地啼啞。以前不准我們談國事，頒佈緊急法令，取締遊行，後來連我們自己園地裏的自治會，也要定出欽定憲法，御用什麼理事了。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還有什麼生氣呢？老實講，反內戰是對雙方發的，我們要到共區宣傳，政府不肯；我們要求飛機到共區散放傳單，政府不給；而且乾脆地連「內戰」二字也不准講而代之以「戡亂」，假使政府不作這種毫無迴旋餘地的斷然處置，我想今日也不至於這樣糟。九龍事件可以說便是內戰招致的惡果，假若沒有內戰，英國人敢這樣做嗎？今天武漢日報在呼籲學生行動，似乎說學生麻木，而在學生本身看起來，却不能怪我們麻木。

學生之言

黃龍生 一月十五日 南京

文 杏 一月十二日 珞珈山
(下接十六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平寄：十二萬元 寄：廿萬元
 掛號：十三萬元 掛號：廿七萬元
 航空：十五萬元 航空：三十七萬元
 航掛：十八萬元 航掛：三十七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廣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施復亮：前四川省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芮沐：北京大學教授
 蔡維藩：前西南大學教授
 謝南陽：
 蔡王侯：國立編譯館副理編審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最近香港方面的一些左傾朋友對於我所主張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又加以任意的曲解和「不停地抨擊」，但我還是保持緘默的態度。原因正如楊先生所說：「在這力量強弱之爭代表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強力而只看重理論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為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為助長內戰的工具。」（「觀察」三卷十期楊人樞：「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然而正如楊先生所說：「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不能緘默，我們要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同上文）人人「要活」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怎樣才能活得成？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嚴正考慮和答覆的問題。

國民黨當局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是「戡亂」，中共對於它的答覆是「革命」；因此，它們雙方的道路都很明顯，而且形成強烈的對照，絕無被人誤認的危險。假定說道路只有這兩條，那我們每個人都要被逼選擇一條。

可是自由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似乎並不那麼簡單，似乎還不想作一決定性的選擇。最近楊人樞先生的「關於中共往何處去？」李孝友先生的「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觀察」三卷十九期），「大公報」一月八日的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以及其他許多同性質的論文（例如最近樊弘先生與張東蓀、梁漱溟兩先生在「觀察」上所討論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政治的關係等問題，也牽涉到這一點），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那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楊先生語）。

在這內戰已經全面化和持久化的局勢之下，自由主義者還應不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個人認為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够走這條道路。

說到這裏，首先我們要了解何謂「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關於這一問題，楊人樞先生在他的「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觀察」二卷十一期）一文裏有過很好的說明。他說：「自由主義是個創造的力量，因創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反靜態即反現狀，反現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於鬭爭，鬭爭的持續有待於教育，鬭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妥協的精神始可發揮鬭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根據現狀，他們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標準：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復古尚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惟有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才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換句話說，今日中國的「現狀」是違反上述的三個進步標準的，「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以「不妥協的精神」跟這種反「進步」的「現狀」「鬭爭」。這就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這種道路，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因為它是「根據現狀」的，而「現狀是綜合已往歷史的結果，根據現狀就是根據歷史」。（楊先生語）

從表面上看，今天在國際上有「美蘇對立」，在國內有「國共對立」，好像「非此即彼」，再沒有別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倘若要在這兩條道路以外，走一條自己所願意走的道路，那就難免要被人斥為「空想」，「夢囈」或「逃避現實」。這在某

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然是對立的，但不能說在任何時間和空間都可以適用。在複雜的階級社會，即使同屬被壓迫的階級，其政治要求和鬥爭方式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兩個目標相同的政治集團，其採取的政治路線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這是政治史上和革命史上的常識，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假使中國當前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末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有選擇後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可是從當前國際和國內的情勢看來，上述的第一個前途固然絕無實現的機會，而第二個前途也還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所能實現的前途，恐怕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正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要走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的實現，自由主義者要負極大的責任。只要自由主義者堅決地向着這條道路走去，我相信今天譏評或抨擊自由主義的人，明天必然會改變他的態度。

不錯，內戰是殘酷的現實，自由主義者必須正視並應付這種現實。無論如何，自由主義者決不應支持這種內戰，必須用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設法結束或縮短這種內戰。在這一點，必須「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大公報」語）一個人是否配稱為自由主義者，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

然而事實上，內戰並不因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而終止，甚至還有些自由主義者被迫去參加內戰的一方。這也是自由主義者被人譏評的一個原因。可是我們要知道：假使大多數人民惡厭內戰，反對內戰，則自由主義者所號召的反戰主張，遲早會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會變成一種終止戰爭的偉大力量。自由主義者要有這種信念，也要有這種勇氣。

自由主義者自己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別人同路，而且極端歡迎別人同路。自由主義者必須認識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完全實現。因此，自由主義者必須跟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認自己是廣大人民中間的一部份或一份子，以廣大人民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為自己的要求。這樣，自由主義者的目光才會看到多數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必須以自由的性質、種類、範圍，以及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來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自由程度。在國共兩黨統治之下，哪一個區域自由比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這種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者不但不滿意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現狀」，也一樣不能滿意共產黨統治區域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黨統

治之下也要有勇氣爭取「自由」；但他所爭取的應當是多數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中國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要有一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只須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穫一定屬於自己。自由主義者應當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現，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自由主義者所應爭的是實際的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績。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

自由主義者往往過份高估知識或理性的作用，重視「理論是非之爭」，輕視「力量強弱之爭」。這也許就是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原來政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力量強弱之爭」，誰有力量，誰在政治上就有發言權。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兩句話，的確道破了政治上的秘密。昨天的「王」，可能變成今天的「寇」；今天的「寇」，也可能變成明天的「王」。古今中外的全部政治史，都證明這一點。今天被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就是過去被滿清政府詬稱為「寇」或「匪」的一人。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自由主義者不是不知道，不過總不大願意這樣作，又不大願意跟別人去作「力量強弱之爭」。這在政治上雖然是自由主義者的弱點，但在教育上未始不是自由主義者的優點。現在是人民逐漸覺醒而且逐漸獲得解放的時代，「力量強弱之爭」必然要與「理論是非之爭」連結在一起，而且「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是」的「理論」遲早會變成一種「強」的「力量」。假使現在「力量」「強」的一方站在「非」的方面，終有一天會被那「是」而「弱」的一方所打倒。假使鬥爭雙方都站在「非」的方面，縱令今天它們都異常強大，也會有一天被一個新的「是」的方面所戰勝，近代歷史的發展，早已證明這一個真理。所以認識或理性，在近代政治鬥爭中，依然有它不可輕視的作用。自由主義者應當善盡這一個作用，幫助「是」的一方，打擊「非」的一方。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看來，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和自由的實際內容（從人身自由起而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止）是判斷「是非」的最好標準。標準應當客觀，不可由個人任意規定。

統治者剝奪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義者便要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反對統治者，為人民爭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權不會建立起來或人民的自由不會獲得切實保障以前，自由主義者必然要跟廣大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去反對統治者。自由主義者多半希望採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

的進步，但當他發見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法國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歷史，都是最好的證明。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不見反應以後才決心投身革命，也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樣的事實，不僅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即在眼前也到處可以遇見。自由主義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頑固的反動。革命是反動的結果，不是反動的原因，假使要反對結果，首先要消滅原因。因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當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義者始終要求進步，不斷從變革現狀中求取進步。進步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沒有進步，就沒有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進步的環境中才能實現。所謂「進步」，就是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反動派侵害人民的自由，也即阻礙社會或國家的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要反對反動派。革命雖然要流血，為自由主義者所不歡迎；但它可能產生進步，也就不應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決不可因為害怕明天可能遇到的個人的某些不自由而就容忍或助長今天多數人民所受的種種不自由。假使明天得到自由的人多於今天，也就是一種進步。追求這種自由的力量，也就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這種進步的力量，也許比自由主義者更進步，其鬥爭的方法也許非自由主義者所能贊同，但也不可加以敵視。楊人極先生說：「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段而無法逃出困難。」（「觀察」三卷十期）我很同意他這種看法和態度。團結進步的力量，聯合進步的力量，推動中國走上進步的道路，這應該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人民固然沒有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也不見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或者有人說：國民黨固然不肯給我們自由，共產黨也不見得肯給我們自由。二十多年來，我所居的都是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其實際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至於中共統治區域的實際情形，因為一則我沒有到過，二則反共的宣傳我不敢相信，三則共方的報導似乎又說得太好，而且我所能看到的也不多，所以無從完全了解，也就無從作一客觀的評判。不過在這裏，我只想說明兩點：第一、中國國民黨不等於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不等於蘇聯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我們不可用完全歐美政黨的眼光和標準來衡量這兩個政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當前的事實。第二、在內戰時期，尤其在戰爭區域，為了軍事的目的，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的，也不會真正的實現民主。在還時期，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要實現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只有在內戰徹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復以後。

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賜的。老實說，不僅國民黨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產黨也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國的政權真正被掌握在多數人民的手裏，由多數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一國的政策，才算真正實現了民主，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永遠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照顧人民一同爭取並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義者倘若能够跟廣大人民共同爭取自由和民主，能够在民主運動中表現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够保障自己和廣大人民的自由。我以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義者自己。而且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要是用來保障廣大人民的自由的，不僅是用來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義者能够這樣來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够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我認為這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爭取自由的正確道路。

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於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義者所應走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必須首先認清自己的道路，然後才能根據這個來衡量國共兩黨的道路。自由主義者自己接近，誰跟自己相背。我之一再說明中間派應有自己的政治路線，也就是這種意思。這樣的一種政治路線，當然是一種民主路線，決不能被曲解為站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或以外的一種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待於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面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

自由主義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條」，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他肯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中間，始終「反靜態」，「反現狀」，「干涉」，「求進步」，「求創造」，跟特權者（即壓迫者）「鬥爭」，我相信必然會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犧牲了生命，也會獲得他應得的代價。只要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便不妨堅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芮沐

論「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國府明令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開始行憲。在理論上有了根本大法，人民有權問政，政府有所遵循；說民主基礎由此奠定，亦不為過。

但是，我們希望一部憲法不祇是一冊條文的彙集。中國往昔的法典，常有「皇帝王裝飾門面，而不預備實施的情形。大明會典中李東陽說：「今之善者雖寢亦書」。這意思是說，凡是流行的思想，祇要是好的，雖不一定適用，都可安放在法典裏。我們希望現行的憲法不是這樣的一部法律，不是抄襲人家的制度，表示我們也有這樣一部憲法，作為近乎裝飾品的一個文件。

行憲最起碼的任務在保障人民的權利。但人民所要求的是：這些權利的保障，除在條文規定之外，尚須有一種積極的保障行動。依現行的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有十二條之多，規定不可謂不周詳。但普通立法有時難免不和憲法發生抵觸，假如有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必須立刻加以糾正。

歷史上政府侵害人民權利所採用的手段，其影響最普遍的有下面幾種：一、土地或實物的徵收；二、過甚稅則的規定；三、特殊刑法的訂立。此中尤以特殊刑法的訂立為獨擅政府所最樂用。眼前就有一件事實證明這點，並且對我們的行憲給予慘酷的嘲弄。

在憲法施行前三日（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見附錄），國民政府立刻公布施行。這條例把普通的罪刑特殊化，把罪罰提高到最重刑的程度。普通的擾亂治安罪和妨害金融罪，在這條例下都可成了特殊的刑事。這樣的條例很容易流為溯及既往（*ex post facto*）的法律，違反着刑法上的最基本的原理。

這條例裏面還規定了特種刑事法庭的設置。（第八條）。設立這種特種刑事法庭的動機為何，不難想像。憲法所以規定人民犯罪由普通司法機關審判，是因為普通法院有完備的程序，獨立的判決，和上訴的機會，凡此目的皆在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一切特殊的審判，也就是一種規避由普通司法機關依普通法律去處理的審判。把普通刑事特殊化，再將它交給特種法庭，這完全違反憲法規定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自由的基本精神。

不僅如此，有了這種特種法庭的設置，憲法第八條以下各條中所規定的一切程序上的限制，人身權的保障，以及普通司法機關的提審權，就將剝奪殆盡！既有特種法庭，人民就不再「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審判了。既有特種法庭，人民也就不能再向普通法院聲請行使提審權了。所以所謂特種法庭的設置，實際上等于把法院軍事化，而同時却避免「軍事審判」的惡名。

我們的憲法不應該祇是抄襲他國現存憲法的語調，排列出一串不準備切實保障的人民權利和自由的東西。我們有了憲法，就應恪遵憲法的精神。現行的憲法或許尚有好多的缺漏，但若加以良善的解釋，我們人民所應享的各種自由和權利之保障，實際上都可以於此中求得其存在。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節第二段說：「人身權（*Writ of Habeas Corpus*）的特益不得予以剝奪。……」第三段說：「褫奪公權或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訂立」。據一般學者的認識，所謂「褫奪公權法」（*Bills of Attainder*）。是指任何不經由普通司法程序，而對於假定叛國罪或其他認為嚴重的犯罪處以最重刑或死刑之特定的羅織的法規。在此定義下，今日政府所頒行的這個「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無疑的便是屬於這「褫奪公權法」的一類。最近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以命令擅行郵電加價，會有聲有色地嚴重抗議，而對於人民公權的明顯被侵害，竟毫不措意，貿然通過這樣一個違憲的法律，其矛盾突兀，出人意料。

「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的頒行，對於行憲誠意是一個極大的政敵。輿論對此若不警覺，這種「違憲之法」將會一天一天增多起來；憲政基礎必至全被推翻。政府人員若不自慎其行動，彼等亦將會成為加害于民主政治的罪人。大部分人民都不善於透視法律彼此間的連繫，往往祇看到法治的門面，而忽略了法治施行的實例。政府若以人民為可欺，以為言行儘可以不相符，這真是自欺欺人，遲早將被人民所棄。

違憲的法律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作無效。但這無效究應由何人宣告？循何程序宣告？憲法規定解釋權屬司法院，但解釋的過程如何，並未確定。我們是否仍將因襲現制，由人民先提聲請，隨後作抽

象的解釋？還是在具體的訟案中由人民隨時提出違憲的抗辯，因此使不合法的程序進行中止？或竟對違憲的案件一律許以上訴於大法官的機會？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在將來，謀取人權的保障上，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再就本文所討論的一件事而言，依照「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的規定，政府即須將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予以修正或廢止。「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顯然是與憲法精神不符的，政府既將修改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規，為什麼在行憲的前夕，還要製訂這樣一個違背憲法的特種法律？我們希望政府能早日廢止這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以示政府行憲的誠意。

附錄：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於戡亂時期適用之

第二條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預備或陰謀犯前二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條 參加以前條犯罪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四條 依前二條之規定自首而免除其刑者，得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間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如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於法定期間之範圍內酌量延長之。

美蘇鬥爭的影響

去年四月，筆者為本刊寫「美蘇間的恐懼」一文，（觀察二卷八期）從幾個比較顯著的問題，看美蘇兩國之間恐懼些什麼以及他們心理的勢力怎樣增加和擴大恐懼。九個月來，這兩國彼此間實在有所恐懼，並且相互增加和擴大他們的恐懼。美國恐懼蘇聯，乃領導着反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蘇聯。蘇聯恐懼美國，乃領導着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美國。他們基於恐懼心理而領導出來的鬥爭，不僅是他們兩國間的鬥爭，而實是全世界反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勢力間的鬥爭，也可說是他們把一個世界分裂成爲「兩個世界」的鬥爭。這兩國居於領導地位展開這樣鬥爭，影響惡劣。

第五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將軍隊交付匪徒或聽其指揮訓練者。二、率隊投降匪徒者。三、將要塞軍港軍用場所建築物、軍用船隻、橋梁、航空機、鐵道車輛、軍械、彈藥、糧秣及其他軍需品、電信與器材一切供通訊轉運之器物交付匪徒，或毀壞，或致令不堪用者。四、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或不守紀律，或逃叛者。五、以關於要塞軍港軍營、軍用船隻、航空機及其他軍用場所建築物或軍事之秘密文書圖表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匪徒者。六、為匪徒招募兵役工伙或募集錢財者。七、為匪徒之間諜者。八、為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品或製造軍械彈藥及其原料者。九、為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被服之材料，與可充食糧之物品者。十、意圖妨害勦亂，擾亂治安，或擾亂金融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六條 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條 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除軍人由軍法官審判外，非軍人由特種刑事法庭審判之。前項特種刑事法庭之組織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部定之。

第九條 依動員勦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之規定應處罰者，其審判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十條 前二條案件之審理，得許辯護人員出庭辯護。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由國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蔡維藩

所謂美蘇兩國促成「兩個世界」，他們並未能將世界清清楚楚一分兩半，而事實上卻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分兩半，甚至將一個團體或一個家庭一分兩半，有時也可能將一個不太頑固者的腦海一分兩半。所以，這樣的「兩個世界」，不是東面一個蘇聯世界和西面一個美國世界，而是在「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促成甚多的「兩個世界」。在這樣到處出現「兩個世界」的環境中，許多地方所已表現的和將表現的，不外「分裂」、「對峙」、「紛亂」，甚至於「同類相殘」，一個不太頑固的人，則內心不免因「矛盾」或「徘徊」而充滿「苦悶」。以上所說，皆是無須舉例證明而為大多數人

所能認識的美蘇二國鬥爭出來的影響。這二國鬥爭不停止，這類影響總要一天一天的擴大和加深。

是的，美蘇二國這樣鬥爭下去，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筆者揣想，下次大戰不一定經過洋洋大觀的作戰宣言才出現，出現之後，也不一定是像一般人所謂「按鈕扣」式那樣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而很可能是一個不讓人容易看出如何爆發，又不讓人容易預測如何結束的長期大混戰。「兩個世界」不但是將戰的陣容麼？一旦大戰出現，在「美國世界」和「蘇聯世界」之內，都將不免出現「兩個世界」的戰爭。說好聽些，世界上許多地方為主義而戰爭，在反共產主義世界之內，有共產主義勢力和反共產主義勢力戰爭，在共產主義世界之內，也可能有反共產主義勢力和共產主義勢力戰爭；說可怕些，許多地方將打其一分兩半自相殘殺的戰爭。在現代戰爭中，新武器殺人已經殘酷，但人殺人尤為殘酷，這可在二次大戰期間德日兩國行為中找出甚多例證。看看今日「兩個世界」的實情，再想想將來大戰可能的表現，長期混戰不知如何結束？同類相殘不知演至何種程度？全人類不知終將面臨一種什麼樣悲慘命運？誰都不敢想像下去！有人說過，將來可怕的大戰，很可能由各地所謂「內戰」的延續和擴大而形成，如果這話不幸而言中，我們真不敢想像大家所認為可怕的大戰是不是已經開始了！然無論如何，今日已成的局面和將來可成的局面，皆應歸咎於美蘇鬥爭及其影響，他們鬥爭不停止，將來必有更悲慘的局面出現。

三次世界大戰是不一定短期間必然實現的，但今日美蘇鬥爭影響確已阻礙世界許多地方的進步，甚至摧殘進步的力量。先就一國政治來說。世界進入民主時代，民主須賴多黨政治，而多黨政治下的民主，要有自由，要有平等，要能寬容，要能互讓；可是受了美蘇鬥爭的影響，一國政治上往往保持不住民主必需的這些基本條件和美德。如果一國共產主義政黨主政，那一國內根本不容許再有其他政黨存在，凡為反共產主義者，皆為反政府的叛逆，即為同情反共產主義者，亦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既同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亦必同視為反政府的叛逆；政府與叛逆是不能並立的，因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主政者，絕對不容許反共產主義者及同情反共產主義者和他們並立於一國之內。反之，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如因美蘇鬥爭關係，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國家，其主政政黨，也因同樣關係，由非共產主義的政黨，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政黨，這一國主政的政黨，固可能隨時把共產主義的政黨看作叛國的政黨，有時也可能把同情共產主義的或不反對共產主義的政黨也看作幫助共產黨叛國的政黨。質言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必然的視反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也極可能的

視非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一個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很可能的視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也可能視同情或不反對共產主義者為支持或協助叛逆的政黨。這頗像法國大革命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恐怖時代所謂「反革命的是反革命，不革命的也是反革命」的那樣狹窄到無可狹窄地步的情形。這不全是理論關係，而大半是由事實逼出來的，但既走到這狹窄地步，一國主政的政黨，就不得不專斷獨裁，本來固未必存心要摧殘自由、平等、寬容、互讓這些有關民主發展的基原本則美德，結果，確使他們皆受摧殘。這情形出現於共產主義的國家，本不足為怪，但出現於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卻不能否認他們民主政治進步遭受了打擊。一國之內，一黨專政，必定阻礙那一國政治的進步，同樣的，一個文化來支配世界，也必阻礙世界文化的進步。儘管「兩個世界」之內各有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但凡以領導者自居的國家，總要拿他自己的文化勢力，來排斥和他敵對的文化。姑不問這樣領導出來的文化，是否適合世情和國情，文化之求「清一色」的勢力，發揮了數年，可以阻止文化數十年不得進步，發揮了數十年，可以阻止文化數世紀不得進步。像這樣的例子，讀歷史的人可以尋出甚多。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想像美蘇鬥爭之給予一國政治及世界文化的惡劣影響如何鉅大。

美蘇兩國，一面鬥爭，一面恐懼，他們恐懼到極點，一方何嘗不想以他所領導的世界來吞併對方的世界，這不問做到做不到，每一方總要儘量批評、攻擊、詆毀對方，充分利用科學，展開宣傳戰，把自己宣傳得像天堂，把對方宣傳得像地獄，弄得許多國家頭昏眼花，滿呈紛亂之象。青年人理想多，幻想更多，一時未能親自看見的多半會被他們認為最合乎理想或幻想的；美蘇兩國鬥爭中宣傳戰，由兩國擴張到其他的國家，最強烈的首先影響許多國家的青年。如作冷靜觀察，我們能看出許多青年，情感強於理智，偏見遮掩真理，以及心理上徘徊、苦悶、煩惱，甚至於懊喪或頹廢，多半由於「兩個世界」的影響所致。「兩個世界」如此影響青年，當要影響一國乃至於世界的進步。

美國前遠東司長范宣德說過，中國居於遠東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這似是一言之成理」的說法，因為法國也可居於歐陸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美國也可居於世界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一些中小國家也可居於某區域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大家皆宜於站在橋樑上，促使美蘇關係改善，以消弭「兩個世界」的鬥爭。可是從實際情形來看，美蘇間是否留有橋樑？他們是否容許他國站立於橋樑之上？頗成疑問。地球面積有限，美蘇在「兩個世界」鬥爭中的擴張企圖則無止境，他們像一國主政的政黨不寬容其他政黨一樣，不喜歡，也不

容許他國站在他們中間，而必用種種方法逼着他國擇邊站立，所謂「橋樑」，根本無從建立，即或他國勉力支撐起來，他們也會站在兩頭，把它拆去。話說回來，他們如果真能逼着許多國家各個完整的擇邊站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事實上，他們逼着許多國家擇邊的結果，卻是先把每一國一分兩半，而形成上面所說的「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有甚多小的「兩個世界」。局面演進到這地步，美蘇二國在主觀上要繼續擴張「兩個世界」中的各自世界，但許多客觀條件卻使世界許多地方出現甚多小的「兩個世界」，而這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不一定加強美蘇各自世界的鬥爭力量，往往容易表現普遍的分裂、對峙、仇視、紛亂以至於自相殘殺。這與其說，美蘇兩強在彼此鬥爭中領着世界上

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勿寧說，他們自己並未怎樣激烈鬥爭，倒鼓勵了其他國家或民族老打或將打很難結束的「自相殘殺」戰爭。姑不問這悲慘局面是他們有意造成的，或是無意造成的，這局面已在許多地方出現，很可能還要蔓延更多地方。一旦等到他們全部覺悟，看出自己已無力控制這局面，情不自禁說一聲：「太悲慘了」，那時全人類的命運才真悲慘！

無論從何角度看，美蘇鬥爭的影響皆已嚴重，要挽救這局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美蘇二國相互瞭解，一是中英法三國合作，由緩和而消弭美蘇二國所造成的「兩個世界」危險局面。這兩條路能否走得通，關係重要，將來另文詳論。

日本政局

(東京通信)

謝南陽

一 所謂三月危機

日本政治家在這八十年來，養成一種奇怪的脾氣，喜歡宣傳危機，使民衆不斷地緊張起來，將民衆的注意力集中在那裏，以便實行自己所想要執行的政策，民衆也不斷在求新的刺激和興奮，所以，經常可以聽到日本人在那裏倡「某月危機」。最近共產黨在倡二月危機，勞動省在倡着「三月危機」，這兩個危機都是指着勞動政勢而言，其理由如下：

(甲)共產黨的二月危機說，其根據在於十二月間片山內閣受「全選」及「國鐵」兩大工會的攻勢，放棄標準工資一千八百元的主張，在年底臨時時支出「生活再建資金」二、八個月分的新津，並同意在一月間將標準工資提高至二千四百日元，這就是和田政策的瓦解，西尾已經發表談話，二月將改訂物價，如此，即二千四百元的標準工資，工會也要迫它改訂，政府不改訂，新的勞動攻勢就來了。

(乙)勞動省估計，物價於二月間改訂後，工人要求改訂工資的運動將於三月間發生，並且預料社會黨大會萬一片山不能再選為委員長，或左派完全勝利，片山在內閣與黨內將失去威信，勢必於一月底或二月間下野，繼任的自然

是保守派的聯立內閣。至此，工會為反對反動內閣，左右派工人將聯合開始勞動攻勢，三月危機於此來臨了。

工會左右派對於二、三月的危機認為有經濟性與政治性的兩面，經濟上是企業整理與行政整理所引起的大批失業者的生活不安和工資標準的提高問題，政治原因就是新黨運動和政民兩黨對立所激成的政治危機與社會黨大會的反片山西尾運動所可能激成的政變，由於政變所將造成的失業不安與社會不安。去年的三月危機的主因在於經濟問題，二、罷工被禁止後吉田依然不能解決工潮，終於被迫實行總選舉，在大選失敗後不得不總辭職。今年的情勢比較去年來得嚴重，應付危機的對策亦來得困難。只要社會黨不分裂，盟總將以最大的努力幫助日本政府渡過其危機。如社會黨分裂或片山落選委員長的話，盟總扶倒的辦法自然就不多，只得讓它經過一番的變化再加援助。所謂危機的本質歸根結底就是片山內閣存續問題。自古以來名醫也不能救起「無命人」，壽命該終的人，誰也不能救它。所謂三月危機的前途，可以看社會黨大會的動向決定其命運。

二 社會黨的內訌

社會黨內訌的原因很多，一言難盡。其中，去年六月片山內閣成立的時候，西尾所用的計策種下極大的禍根，就是「右派做官，左派辦黨」的方針。在這種策略下，一時左右兩派各得其所，宿望得酬，自然可以相安無事。但是經過半年來的發展，情形大不相同了。左派在中央與地方勢力蒸蒸日上，右派昇

官發財以後，回頭一望在黨內的勢力已被蠶食其大半，做官不過一時，一旦在黨內失勢，將來自無再做官的機會，於是恍然大悟，以其金力與權力開始爭回地盤。至此，左右派在閣內與黨內的對立日益尖銳化。片山西尾原以右派及中間派為其基本力量，結果不得不將其老同志最右派的健將平野力三拿來開刀了。這是社會黨的最大悲劇。同時，平野也為着維持自己的勢力，為着對抗左派與下屆政權繼續維持其權力起見，不惜賣友，棄社會黨而與自由黨的吉田秘密勾結，推行倒閣運動。這使片山首相不得不揮淚斬馬謖。馬謖自有其該斬的理由，而社會黨的內訌從此爆發了。

平野派在平野被革職的時候，曾宣傳他們在社會黨內的同志，在國會有議席的有七十六名，當其參加「新政治協議會」的時候，即稱有卅名可以加入新黨。一月五日正式宣布脫離社會黨的有十六人，黨大會後可能再離黨的有多少，現時尚屬疑問，能達到原來準備參加新政黨的卅人，要看大會中左右派的動向，假使左派完全勝利，右派脫黨者自然可以增加，否則平野派的前途依然寥寥無幾，大會後片山在黨內的地位一旦安定後，對於隱退藏物資問題開始積極追究的話，保守新黨與勞農新黨的前途都不可樂觀。自由黨急於倒閣運動的原因，從此觀點看起來，也就是一種的自衛戰。在自己政權下來善後隱退藏物資問題，受傷者可以減少，這對於它們的政治前途也是有其絕大的影響的。吉田與平野極力促進社會黨的內訌，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三 社會黨大會的前夕

社會黨大會定一月十六日起在東京開會，到會的代表約有六百七十人。當日究竟有多少代表到會，到會者左右各派誰占多數，目前尚難預料。右派估計自派可佔十分之七，左派稱左右兩派勢力相等，大勢取決於會場的空氣，即是中立派的去就。報界的中立者估計右派尚可佔十分之六，左派佔十分之四，誰

是誰非，不到一月十六日，究竟代表中誰將缺席，尚難預料。大會的中心問題是人事問題與政策問題。人事問題的焦點在於委員長及書記長的改選。政策問題左派有政務調查會案，右派亦有右派及中立派聯合的政策提案。政策方面的妥協比較容易，人事上的妥協比較困難。右派為平野革職問題而埋怨片山與西尾，左派為野溝繼任農相問題被片山首相拒絕而反對片山與西尾。因此，反對片山與西尾的空氣，在左右兩派間均甚濃厚。但在黨內有一共同的利害關係，即是將片山打倒以後，片山內閣自然將因此而瓦解。片山內閣瓦解，在其對於下屆總選舉的準備未以前，倒閣對於左右兩派都有共同的不利。同時將片山打倒以後，繼任者將選誰出來，左右派各有其候選人，但是並沒有兩派共同可以支持的後任者。

平野派退出以後，左派的中心勢力是日勞系做主體與中間派的木曜會及S C S 結成中心勢力。一月九日提出人事問題的解決方案，以片山為委員長，淺沼為書記長，細野為會計，菊川及松本等所提出的松岡委員長案，現在已自動取消。左派有推松本治一部為委員長，以加藤勘十或鈴木茂三郎為書記長，但左派自身對此案並未決定，松本自身亦表示不接受委員長的推舉。可是平野派為打倒片山極力分頭勸說松本出馬，這是社會黨內訌中的一種怪現象。平野派的目的只在打倒片山，不管其繼任者是左派的松本或右派的松岡，在左派本身對於片山繼任問題可能讓步，對於後任書記長即認為勢在必爭。西尾曾為此問題囑淺沼與鈴木疏通，鈴木拒絕與西尾會見，且向淺沼表示左派有爭取書記長的決心。左派的委員長候補者是大山郁夫。可是大山本人在目前也沒有接受的可能性，同時大勢也沒有成熟，書記長的候選人是加藤勘十。

就大勢而言，社會黨左右派目前尚無倒閣的決心，自然在內心雖不甚願意再選片山為委員長，但是大勢將同意片山重任委員長。致於書記長問題，西尾自身亦認為此時應該引退，以準備將來的大成，結果將形成淺沼與加藤的決戰。大勢有利於淺沼。現在淺沼是代理書記長，同時提出加藤對總的動向也有顧忌，這是有利淺沼的條件。社會黨的內訌，一星期後可以得到初步的解決和安定。

(一月十二日)

「中風」與芸香精

蔡壬侯譯述

自從羅斯福總統溘然長逝以來，世人對於「中風」這毛病，都不免有點寒心。事實上，中風也確是古來無法對付的兇症之一，老年人更覺得害怕。因為就醫理上講

，所謂中風，就是人體的組織漸趨衰老，微血管壁逐漸硬化，成為很脆的東西，一個不小心，腦部的微血管破了，影響那聯接這些微血管的大血管也裂開來，於是血液噴注

在腦腔裏，壓壞腦組織，因此人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知覺；結果，有的變成牛身不遂，有的變成呆子，有的就是死。

這成微血管的細胞，是變形的，它們並排在一起。微血管壁的厚度，就是這麼一層細胞。它們在人體內的工作，却十分重要。人體各組織，靠了它們的聯繫，才能從大血管中獲得氧氣和養料的供給；另一方面，也才能把組織中的廢料輸送出去。

人體到處佈着微血管，有人估計，假使把這些微血管平展開來，差不多可以遮住一個英畝的面積。微血管在人體既有這樣大的數量，而其工作又如此其重大，那麼它的因一種如命不能測知的原因，會逐漸硬化，脆化，以致威脅生命，實不能不說是人類的一種悲哀，一種隱憂。

微血管破裂，多半可以使人發覺，但有時它們因為少量的破裂，人體外表雖未感覺，內部實在已經起了大大的變化，也很多。比方第一次大戰告終，奔走和平的英國大總統威爾遜，本來興緻勃勃，光明磊落，不意一夜之間，忽然變得猶豫寡斷，猜疑不決，和會也沒有完美的成功；歷史家們都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找理由，替威爾遜惋惜，其實他的病情也和羅斯福相仿，不過羅斯福是腹部大血管上的微血管破裂，影響大血管也起了裂縫，終于不治身死；威爾遜呢，僅僅于他的腦部，破裂了像釘尖那麼一小塊地方的微血管，影響他的人格，起了急驟的變動而已。

微血管在腦部破裂，果然是最不幸的，但是它們在消化道上破裂，比如胃潰瘍等，足以引起人身體的貧血，也並不是好玩的，而且這種出血病，也常常容易被人們在患著的時候，忽略的。其次網膜微血管的破裂，造成瞎子；患糖尿病的人，關節部的微血管容易破裂，造成關節炎等，也都是很麻煩的。

微血管硬化，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如此，也不一定非到老年，血管壁才硬化；據一般的統計，大約患血壓過高的人，每五個中，有一個血管硬化。這類人，是最容易得中風的。

多少年來，對微血管硬化的現象，雖沒有很好的辦法，甚至像羅斯福這樣偉大的領袖，我們也祇能惋惜地看他死去。但最近却無意中在美國東部的農事實驗室中發現了一味神藥，可以醫治「中風」。

這藥發現的歷史，有一段很有趣的經過。大約在一九四〇年前後，美國東部，非立但而非亞州設立了一個農事研究所。這研究所設立的目的，是專門研究這一區生產的農作物，有沒有新的用途。

那時，東部所產的煙草，質料非常壞，栽培的人賣不出錢，於是這個農事研究所便專門先來解決這個問題，看

看這些煙草，是不是還有別的用處。

領導這個工作的，是一位早年在哈佛大學畢業的化學家柯起博士（Dr. James F. Couch），那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人們快要把他忘記了。他在那個實驗室裏，領導了一隊人馬，按照他擬定的研究程序，默默地，專心地在玩着那些化學上的把戲。

煙草中含有一種「尼古丁」，是害虫防治上一種極見效的毒藥，是人們對煙草葉的一種最普遍的知識，但是柯起博士，却並不想從煙草中製取尼古丁了。他希望在煙草中，能發現別的有效成分。

有一天，他用那些煙草葉來提煉，第一樣得出來的，仍是見慣的一種結晶物，化學名字叫作芸香精（Rutin）。這芸香精早在十八四二年，就被一位德國的化學家發現過了。這東西在當時，根本無人過問。因為那時的化學家，祇研究發現新東西，並不管它有沒有用。於是像磺胺藥類（Sulfadiazines），D. D. T. 一樣，老早為人們所發現。却在架子上睡過了一個世紀，才被近代的人們想起來；芸香精，也是在架子上過了一個世紀，積滿了灰塵的陳物了。

柯起博士這一次提出了芸香精以後，他便站到黑板前去用粉筆把芸香精的化學結構式溫習了一遍。他站在黑板前面，對着這寫下的結構式看了又看，忽然發現這個結構式，和維他命（Vitamin P）極相似。

維他命P，本是匈牙利的一位醫學博士，名申九戎（Dr. Albert Von Szent Gyorgyi）的所發現。這位申九戎博士，先曾發現了維他命C，得過諾貝爾獎金。他之發現維他命P，也是很偶然的。他因為觀察到他所養的動物，因為專吃某種食品，而有小血管流血的現象。便用粗製的維他命C來治它們，結果既然見效；但是用精製的維他命C，含有一點雜質的來治療它們，便毫無功效。他便斷定那粗製的維他命C中，含有止血的成分，結果他就發現了維他命P。這種維他命P，後來用來治療消化器管等出血，都能見效，凡檸檬，橘子之中，都含有這成分。

柯起博士既然發現了芸香精的分子構造和維他命P的類似，他便想到它也許也有止血的功效，便決定來試驗它究竟有沒有這種性能。第一步，他要考慮的是這個東西，對生物有沒有「中毒」作用，便大量地拿去給家養着的動物們吃，結果證明無毒。

第二步，他便大膽地想應用到人體上去。於是他就跑到賓雪凡尼亞州立大學，動脈及心臟病的權威格力夫斯博

士（Dr. J. Q. Griffith）那裏去求助，格力夫斯博士很樂於接受他的提議。當時，有一位瑞典的醫生，戈士林博士（Dr. G. F. Gohlén）發明了一種簡單的檢驗微血管壁硬化不硬化的方法。格力夫斯博士便先用這種方法，集起了一些微血管壁硬化的人們，讓他們每人每天吃芸香精造的丸粒三顆，看看有沒有變異發生。

兩個星期過去了，這些吃了丸藥的人們再來格力夫斯博那裏受檢驗，結果毫無改變，微血管仍然是硬化的，芸香精似乎是毫無作用的樣子。但是所謂「水到渠成」，這些病人們繼續服了兩三個月丸藥之後，再去受檢驗，那結果便大大地起了變化，硬化的微血管壁，一個個都堅韌了；我們雖不知道芸香精怎樣在工作的，但它的確工作得很好。

這樣，芸香精用來預防微血管的硬化，也就是說預防中風，在美國大大地風行起來。格力夫斯博的記錄表上，記下了成千的治愈了的病人的記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芸香精祇能微預防的藥，假使一個人已經中了風，或者一個人已經因微血管破裂而成瞎子，芸香精却不能把他們治愈，但是可以阻止疾病的繼續加深，那自然是不成問題的。還有，血管硬化，經芸香精治療後，應當繼續終生服用，不能因為已經治愈，便停止服用。有一個病人，就因為治療後，不再服用芸香精，微血管壁又硬化起來，結果仍然中風而死。

芸香精除了上述的功用之外，它似乎還能幫助硫氰酸鹽（Thiocyanate）來治療血壓過高症。硫氰酸鹽，有使血壓減低的作用，但是它一方面却能使起微血管壁的脆化，所以醫生們不敢應用。現在醫生們正在試驗，用芸香精作為保護微血管壁硬化的藥，然後再用硫氰酸鹽來治療血壓過高，如果獲有了十分把握，那在醫學上，便開闢了一條大道了。

其次芸香精能使經X射線燒焦的組織，很快地恢復起來，對於醫學上，也是一個新發現。那些患癌症的人，醫生們不敢施用大量的放射素來攻擊那些癌細胞，因為放射線往往也破壞體中的好組織，不易恢復，現在芸香精既有那種功效，那麼在癌症治療上可能會造成新的局面。

含芸香精的植物，除了煙草之外，柯起博士發現了許多植物，都含有它。八仙花，連翹，三色堇，番茄葉，接骨木等部是。尤其在青葙葉裏所含的，較煙草多八倍至十二倍，一英畝青葙葉，能提煉五十磅的芸香精，足夠造百萬粒丸。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之詳細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一個月前，各地大都鬧得熱熱的在辦大選。中央決定的辦法，一面是三黨提名，一面是簽署提名。簽署提名者謂之「社會賢達」，還不選得出來，得憑自己的運氣手腕，政黨提名則由政府保證選出。天下未亂獨先亂，不幸在四川却出了亂子。原來三黨提名的德意，未能為一愚頑的川氓「所感應」，第一大黨只當選了百分之六十，第二大黨只當選了三位，約佔提名人數的十幾分之一，第三大黨則得了一枚鴨蛋；再仔細分析一下，第一大黨當選入中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地方勢力所選出的，所以實際說來，經政府壓力選出的三黨提名候選人不過百分之四或五，其他的一百多位，雖也有達官貴人，道德君子，但全是些具有地方潛勢力的「社會人士」。所謂社會人士者，也就是哥老份子；他們之被選出，在理論上確可被視為符合民意

的。在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下列三點：(一)四川民衆對政黨並不發生興趣，對政府和執政黨也不服從，反之，他們倒集中興趣在哥老會方面，他們也自動的或被動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被哥老所統治。(二)看出保甲長在中國政治中所生的巨大影響，他們可算是基層政治的主宰，他們把握住幾乎全部的選票，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的選出中央政府省府縣政府所不願選出的候選人。(三)看出一般民衆在生計維艱的環境中，是如何的看重政治：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得到利益，他們的選票可以一千元至一萬六千元之售價出賣，或三兩斤肉一二斗米換出；他們也可以受到驚懼，因為有些保甲長們告訴他們，你若不選某人，那嗎明年的壯丁就要派到你家來；他們也常常被人引到美麗的幻境中去，因為有些候選人對選民聲稱，他當選了，大家就會有平價

布穿，平價米吃，但是幾天後，他們明白了那不過是一句欺騙良善的謊言。雖然選出的人有的連一個字也認不得，可是他終於被選出來了。有一位認不得字而又抽大煙的X某，他以哥老勢力得了三十三萬多張選票，佔全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但是問題也就來了，這些問題也許在別省的省份也有，但在四川確是集其大成；其他不說，單說政府不維護法命問題。我們的政府對內外宣稱這一次是自由民選，一方面有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一方面也有獨立派(社會賢達)的候選人。政府又保證政黨提名人可以當選，偏偏政黨候選人不爭氣，他們不與選民聯絡，結果多則數千票，少則數票，很多落了選；落選的就要求政府履行諾言，維持威信。(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不被選出為有損選民損傷他們的名譽，侮辱他們的人格(國民黨

黨國代候選人聯誼會曾言，見十二月下旬成都新新聞，會員有楊銳、陳斯孝等三十餘人)。於是政府就公佈了選讓的變通辦法。可是誰願白白的花費一大批法幣呢，於是護權的也呼籲起來了。就成了一面要職讓，一面又不讓的僵局。再一項糾紛是職業國代的當選資格，先由政府一再的規定職業國代不能冒稱競選，不幸國民黨提二十四軍副軍長伍培英當選了農會第一代表，國民黨提前川康綏豐參謀長現任省委的牛錫光當選了工會第一名代表；這樣就爆發了另一爭執，若農工團體與工會團體提出抗議，農會的抗議是由四川大學農學院同其他農專和部份市縣農會提出的，領導人是國民黨員彭家元(川大農學院長)等。

談到護權，又有一件事趣聞。去年政府公佈了選選省市參議員條件，選選省，正值四川會參議會同成都市參議會開大會，立刻就得到一個不悞執政者心意的反應，省參議員們在會中大聲疾呼者五六天，聲言誓死反對，據稱，若這一批違背憲法產生的選選參議員要來出席，他們就全體退席。接着青年黨在報上刊了一個強硬而帶挑戰性的啓事，辯護選選參議員與前選出之參議員是二而一，若謂前者不合法，則後者亦不合法。他們理直氣壯的指出，以前選出的參議員是在一黨專政的時期選出的，政府根據的是國民黨的臨時約法，如今選選出的乃是根據三黨施政綱領，皆同與憲法無關，而且憲法雖行定出頒布，事實上海未行使，理論上也是遲些日子(法定行憲日是十二月廿五日，這糾紛是在十二月中旬)以非法的參議員而罵人違法，豈不可笑。這一來大傷參議公的面子，乃在市參議會的同達三四十起，主犯被逮捕到了。十一月月中旬在成都

又出了一件輪姦案，事情是一個成都婦女中的學生，午後放學回家，在公路上被三個哥老份子姦姦了，告到縣府去，縣府不敢受理，過了幾天，受害人捉了兩名兇犯交由學校送到成都警備部；當時就有哥老徐X(十年前是力夫，後來由警備部調查長起家，如今是成都市第一名候補國大代表)出面保釋，並代為辯護，認為是事主誣告，並用非法手段威脅治安當局。治安當局在壓力下，遲遲不敢審訊；引起教育界及新聞界的不滿，中小學教師們同中小學生天天到省府教廳遊行請願，官方與非官方報紙天天著論抨擊。過了十多天不得結果，那些教師與學生們一再的去電行轅呼籲，報紙也一再的宣傳行轅已電令治安機關依法搶決。這一邊的壓力加大，那一邊地方出了一件輪姦案，主犯叫何三錫公，起先縣政府以他頗具潛勢力，不敢動他絲毫，後來經重慶行轅判定死刑。此後九十個月間，全川各地出了同類案件不少，據大型報紙所載，亦達三四十起，主犯被逮捕到了。十一月月中旬在成都

又出了一件輪姦案，事情是一個成都婦女中的學生，午後放學回家，在公路上被三個哥老份子姦姦了，告到縣府去，縣府不敢受理，過了幾天，受害人捉了兩名兇犯交由學校送到成都警備部；當時就有哥老徐X(十年前是力夫，後來由警備部調查長起家，如今是成都市第一名候補國大代表)出面保釋，並代為辯護，認為是事主誣告，並用非法手段威脅治安當局。治安當局在壓力下，遲遲不敢審訊；引起教育界及新聞界的不滿，中小學教師們同中小學生天天到省府教廳遊行請願，官方與非官方報紙天天著論抨擊。過了十多天不得結果，那些教師與學生們一再的去電行轅呼籲，報紙也一再的宣傳行轅已電令治安機關依法搶決。這一邊的壓力加大，那一邊地方出了一件輪姦案，主犯叫何三錫公，起先縣政府以他頗具潛勢力，不敢動他絲毫，後來經重慶行轅判定死刑。此後九十個月間，全川各地出了同類案件不少，據大型報紙所載，亦達三四十起，主犯被逮捕到了。十一月月中旬在成都

搶決了，以鬧嚷嚷過久，人們的心理所受影響過大，由於報紙抨擊時每提及何三雞公，人們的嘴上也就天天離不了「雞公」，省市兩議會的議員先生們就天天過不了三雞公，他們每通過了，或是同意的議案未被通過，就大呼「三雞公」或喊「三雞公那樣了」不已。

政府之故為矛盾，也自有他的「苦衷」同一「作用」，下面就是一條很好的例子。在十二月中旬，省參議會開始開會那幾天，政府人員一致強調共軍有窺川可能，大巴山軍情緊急，懇請參議員們設計保衛四川。參議員中們受寵若驚着了迷，煞有介事的作了起來；有一位起草大巴山設防案的參議員某公開的以民軍總司令自命，一位姓賀的自稱何總司令的參謀長。一番鬧熱過去，省參議會通過把中央應還四川的幾款，幾年積欠共數千萬元石，現值數十萬億元，撥充大巴山設防經費。此案一通過，政府人員和政府報紙就改唱共軍不會，不敢，不能窺川的調子了。

這真讓我來穿插一段貧富間矛盾的生活寫照。十二月廿四日寒流再襲成都，一夜之間凍死了五十四個貧民；就在這夜裏，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買大風雨從康定趕到成都來給他的兒子主婚。這婚禮在四川或許可稱大作。據成都第一空報的新新聞聞劉文輝私人辦的報紙西日日報載：有幾十位邊民士司從西康來祝賀。全川名伶齊集唱戲三日。備席一千六百餘桌，以每桌最低五十萬計，共約十億元。嫁奩中有八百付繡枕，值一億餘元，四十八兩重金碗三個，金蝴蝶等甚多。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前面提過他）送的禮品中，有一件是黃金作線，穿珍珠並綴以鑽石寶石的門簾。成都磁器業宣傳他們在十日內作了十多億元的生意。此項生意大都是送劉府的。

就擴大起來。但是侮辱師長的事，是不會得到大家同情的，就轉而為要求改國立；改國立，教部不准，增經費，校董又不願，（據學生說董會起而辯護謂有四億元）接着董事長長鄧錫侯（四川省主席）負起解決學潮的責任，他一面佈告開除肇事學生，一面派三四十個原級警第二處的偵緝人員（土特務，上項數目絕對正確可靠）去逮捕他認為思想不正的學生；事實出意料之外，他們不但未捉住學生，反被學生捉住四個，當即由一千多學生押同進城遊行，並送往法院。即夜鄧氏命令法院把人放了，成華學生大憤，事態愈不易解決。這時已是十一月的末。十二月省參議會開會，學生一再的進城向之請願示威，事情成了拖延局面，一點轉圜的餘地都沒有。十二月下旬，成華大學學生數百人跑到省府去請願，其時省務會議正在舉行，省主席也就是他們的董事長，見狀不佳，就隨之大吉。學生們憤憤之餘，就把衣被炊具等物搬到省府中去，在各辦公室住起來，並且在省府外張貼「成華

大學伙食團」的招貼來。此事共黨電台會廣播稱「三千革命青年攻佔川省府」一說，雖是過甚其詞，但「佔領」二字確稱得起。他們共在內面住了七八天，省府主席不敢到府辦公，也無法遣走學生。直到二十九日，鄧氏與學生代表議定他「自行辭去董事長」，交換學生的一概出省府，當經鄧氏簽字協定，並由學生在報端公佈，住在省府的學生，乃決定於三十日遷出省府。在遷出後不到二小時，省府就又被另一批大中學生共約七八千人佔領並搗毀了。

十一月下旬，國大選舉，四川大學的學生同部份市民擁戴官箴子競選。官箴子是著名的市參議會大炮，一連作了幾屆議員，都愛與市長作對；現在這位市長李鐵夫上台時，就被他在法院告了一狀。國大選舉後，官箴子只當選作第二二位候補，他就又告了李市長一狀。接下去，他又在省市參議會中對李氏大肆攻擊。一天，他在赴會途中，行經郵政總局附近，那裏也隔警察總局很近，突然有十多人把他抓住，口稱是李市長派來找他算賬的，就在街上打了

他一頓，當時為上午九時半。另有數名參議員路過，當即激動旁觀的民衆，上前相助，並捉住打手六人，送往法院。十二月廿九日，四川大學部份學生一千餘人，遊行示威，並到省府請願，聲稱他們擁戴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官箴子在二十六日晚上被特務逮捕了，並指稱在行憲的次日，當黨部特委會的秘書徐中齊竟作出這樣的事，實在是自打「民主」的嘴巴，所以要叫人擁護憲政就要廢除特務制度與非法逮捕。次日，中央社播發並經各報刊載一項消息，內稱官方宣佈「官箴子為民主同盟要角，勾結共匪，陰謀暴動，現依照總動員法予以逮捕嚴訊，現已供認不諱，即行嚴辦，」並告諸市民不得妄議，以免取咎。此訊一出，一般人都感到詫異，因為官氏的言論，向來是主張階級利益的，而且他是舊軍閥出身，競選國大時也一再宣傳為共產黨所反對的憲法為聖經，怎的會又是共產黨呢，同日午前八時，川大學生四千餘人出動遊行請願，當得各大學及專科學校中學校學生共八千多人的支援，又進入省府，造

成空前未有之搗毀事件。此中看來很簡單，其實內幕曲折離奇，實全部中國政治與官場的寫照。當官箴子一再的抨擊每任市長，又一再的與現任市長李鐵夫過不去之後，李氏沉不住氣，就商於同鄉徐中齊（他們與黃季陸同是川南敘永縣人），而徐氏當年之從省會警局之跌下來，也是官氏領導幾個參議員炮轟下來的。徐以與CC有關，改任了特委會秘書，早也對官不滿，今又有李氏求助，順水人情，落得做一做，就答應下來，並由李氏借用省參議員成都市銀行總經理盧堯衡的汽車，把官氏逮捕了。官氏是一部分川大學生擁出來競選國大的，自然給川大學生一個刺激，於是他們去請求校長黃季陸（國民黨川省黨部主委），准許他們遊行一次。黃早對川省主席一職表示興趣，聽說學生要去省府，自然高興，當即電話詢問徐中齊，徐告知他是一「董家山」的要求。（董家山是政學系中小派系名稱，在抗戰中空襲緊張時，何北衡吳景伯李鐵夫余中英等同疏散

在東郊董家山。）黃氏一聽，立即電告鄧錫侯，稱逮捕官氏而不通知他，簡直是侮辱他。鄧氏却對他故事態嚴重，自然要秘密從事。黃氏大為憤怒，心想你要秘密，我就不要秘密；他就告訴學生吹集合號，准許遊行。擁護官大炮的學生認為官大炮是民盟份子，完全錯了，正如官方稱他是民盟份子是一樣的錯誤；因為他早已秘密加入了民社黨。在民社黨看來特務逮捕官箴子，無異國民黨侮辱整個人民社黨，就由民社黨省委主委張凌高兩邱氏要他解釋，並從速釋放。學生一開始鬧騰遊行，徐中齊就怕了起來，一旦發生事情，他担當不起（他未奉上级命令擅自逮捕的），趕忙跑去找李鐵夫；李也慌了，跑去找任首委及廳長的何、吳、余、求計。商量結果，吳氏去找鄧錫侯告知此事，說徐中齊中央命令逮捕，但中央又來命令要地方負責，就是要鄧氏給徐氏一張手令作逮捕根據。兩入算是把責任輕了。同時張凌高的信也送到鄧氏手中，鄧自然信然

豫鄂川陝邊區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

豫鄂川陝邊區綏靖司令官由康澤擔任，司令部設老河口，四省邊區的軍政統一指揮問題獲得決定。當劉伯承部竄抵監利，企圖渡江的今天，當局對於這四省邊區，山岳連亘的這一塊地方，防務不致放鬆，戰爭的觸鬚早已觸及這一地區。戰鬥的重心在鄂陝邊境，最近旬日來陝南土共又有騷動，鎮安、安康間據說有土共數千人在活動。

最近南京所召集的西北剿匪軍事會議，主要的是清楚地區分胡宗南與馬鴻逵之間的職權。傳說胡宗南部的的主力將西移入晉，任務是負責收復晉南，馬鴻逵部接防陝北，(延安仍由胡部鎮守)配合新成立的四個保安團，任務是保持現狀。共軍在胡部尚未能將主力結集完畢以前，對運城發動第四次決定性的攻擊。孤立在運城的二個軍團的國軍雖然抵抗了十一晝夜，可是仍被「吃」掉了。這次運城的失守，

直接地增加了胡部的負擔。運城雖是一個孤城，可是存貯的物資却不少。單以軍械一項而言，便可配備兩個師，存的糧秣也足敷全軍半年之需。自共軍盤踞晉南後，運城即成爲晉南各縣流亡縣長集中地。以運城與榆林比較，富貧之分有如霄壤。在共軍於上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攻勢最猛時，胡宗南部即已由平陸渡河急馳往援，終未能及時解圍。現在胡部的精銳部隊分由平陸、永濟兩地向運城夾攻。攻陷運城的王庸部，加緊搬運物資，據由運城逃出者稱，共軍利用晉南民兵大隊據守運城，老百姓有向晉方進犯之趨勢。由中可共軍企圖於胡部入晉時，伺機再滲入關中邊境。

今後川陝邊區的防務，將全仰仗於康澤所指揮的六個師。經過一年來的教訓，國軍對民衆組織工作已特別注意。康氏以組織能力見強，四省邊區司令部成立後亦特別着重訓練地方

武力。現川北設防三十縣發動青年從軍運動，報名者已有五六千人。當局以自衛衛國，自救救鄉相號召，藉地方武力以協助兵力有限的國軍。附近鄂邊之萬縣、雲陽、奉節、利川、石柱等五縣已成立聯防指揮所，防務由獨立新第九旅負責，並組織民兵一團。陝境之大巴山區將成立機動總隊，約兩個師兵力，以萬縣、梁山爲空軍基地，協同防守，防務現由整編第七十九師師長方靖負責指揮。大巴山沿綫的情報網亦積極設立，由中央負擔架設鄉村電話及設立電台之費用，四川公路局派出四隊搶勘川北設防區，公路綫業已完竣。漏夜趕修公路，並將成立川北設防區公路局辦總經。這一連串緊張的場面，都是預防共軍萬一窺川時的舉措。

車項均架輕機槍。當局鑒於宛西民團戰績頗佳，擬於洛潼以南伏牛山以北地區成立民團統一指揮機構，加強地方武力，以填補胡部渡河入晉後之地區。

西北剿匪軍事會議後之國軍新戰略，重心將置於晉南。晉南不能控制，陝豫隨時受威脅。此一沈重任務已由胡宗南部担任。馬鴻逵部迄今尙未與共軍正式交手，馬部入陝後，共軍是否將對此生力軍挑釁，亦將爲今後戰局演變中之重要問題。共軍置於陝北者多係基本隊伍，已遭三次圍攻之榆林，或將爲共軍向馬鴻逵挑戰之媒介。共軍爲應付國軍收復晉南的戰略，必將在陝北發動攻勢，可能之目標爲延安與榆林。延安在國軍是勢在必守，剩下來，只有榆林是共軍可能的攻擊目標了！

屬的話，把張氏的信當作無理取鬧，拋在一邊不理。(三十一日的中央社新聞引張氏第二函證實了這一點)。

二十九日的請願不得結果，中央社的官方消息也刊了出來。學生們憤怒了，三十日大清早，川大學生四五千人集合，並通知其他大中學參加是日的請願。午九時，大隊到達華西，高呼歡迎華大同學參加，當時華大同學正在上課，並以闊地廣大，彼此間不易聯絡，所以沒有人參加。但是華大附屬的協合高中初中是參加了的。大隊七八千人進同署熱鬧的民衆，約有萬人，擁到新南門外中央社，把它搗毀了；跟着到春熙路搗毀了中興日報；去搗毀新新聞時，因爲川大僑那裏展覽病蟲，經在館前同學阻當作罷；大隊又去北新街打了成都快報；其他各報聞風關門，未受禍。據學生們說搗毀報館爲的是刊載中央社訊息。十時後大隊到了省府。

本來成華大學住在省府，省府辦公已遷讓到鄧公館去了，這天早上，成華學生遷走，省府舉行遷府大典，省

務會議改回府內舉行。正在開會，外面守衛門警被繳了械，學生衝入，鄧氏逃到隔壁綏署去了。其他省委在飽挨一頓綏署同榻橋之後也逃到綏署去了。警局立時派了三車武裝警察到府增援，也被繳了械；不得已，鄧氏命保安處長王元輝，警備司令劉嘯虎，警局局長劉崇模負責調停。劉王二氏見情勢不佳，也自行逃走，剩下嚴氏受了不少侮辱。學生因鄧氏不允學生要求釋放官兵，于是把整個省府搗毀後，決定把嚴氏綁上汽車遊行。差幸在場各省委的汽車早已被學生把機器破壞了，纔沒有遊行成，不然流血慘案必將發生的，因爲事後警部官員稱：只要綁嚴氏的汽車一動，他們就要下令機槍掃射，寧讓嚴氏犧牲，也不讓這無辜受累的人受辱。

鄧錫侯半夜逃回公館之後，立刻請來張凌高，答應釋放官兵，並且用自己的汽車把張氏送到新津機場附近的集中營去接官大砲。官兵是被釋放了，並且政府保證今後的安全；可是省府也被搗毀了，有誰又能保證它今後不再被搗毀呢！

事情是過去了，但是問題還在，三十一日同元日，大中學生還在開會遊行，他們呼籲廢除特務制度，禁止非法逮捕。在學生們的標語中，令老百姓感到憲政原來還是在三十日午夜。更不幸是在三十日夜裏在學生所貼標語中，新混有一打亂XXXX的標語很多。當政府雖然挨了一頓打，又認了輸，可是難題仍然待解決，昨天的中央日報同其他日晚報一致刊載「一記者公會」的聯合宣言，聲稱「一年來各報被學生搗毀一二次不等，記者也一再被毆辱，三十日更發生空前未有的暴行，所以一致暫行停刊三日要政府辦到下列各點：一、賠償損失。二、緝兇懲兇。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四、整頓學風。五、參加暴行學校負責人向公會正式道歉。若不得結果，還要繼續停刊。

依記者看來，這樣一個地方政府已無絲毫威信足以安定地統治這一個已成內戰前綫的四川。矛盾的施政會把它投在憤怒的火花中燒去了的。

政治大學遊行記

尙呂

編者先生：一向認政大為黨權的人是，顧多刊載本校消息的。這次政大遊行，中央社僅說政大有宣傳小組在街上呼口號，貼標語，沒有提到半句遊行的話。各報館也都不登這次政大遊行的新聞。別人是不會知道的。我今天寫這篇通訊，也並不存很大的希望。因為我知道，貴刊可能不願刊載我這篇通訊的。但是我還是要寄給先生。因為這篇通訊裏面有一段記敘此次遊行所發生的沉痛的衝突事實。這種事實，可以增加社會各階層人士對於政大的瞭解。可能的話，請先生代我保守秘密。

陳雪屏先生沒有說話。反而有一位同學站起來，言辭清楚，態度鎮靜，有條有理地駁了李先生與陳先生的理由。同學們報以雷聲的掌聲。最後是顧校長談話，他顯得很「可憐」，以「可憐」的態度感動了同學的心，當即舉行一次「假表決」，結果是不遊行的多數。在表決的時候，同學兩方的意見發生衝突，打架四起，使三位部長都有點發慌。（恕我不肯詳敘）

午飯後，禮堂上擠滿了同學，標語，旗子，漫畫，宣言，在各人的手上發光。但領導的同學被學校當局阻止，一羣無主的同學祇得擠出操場上去排隊，準備出發。大布旗高高舉在前列。

非常緊張的爭奪戰，但我並不願多寫。「馬歇爾」是不會成功的，儘管外面有憲警阻止遊行，但遊行的同學仍要遊行。大門被大漢阻住，遊行的同學從後門飛出來，飛得遲一點的同學又被大漢攔住，再加上一部分同學在打的時候跑了，所以飛出來的同學僅佔一小部分。但小部分同學的心却比鋼鐵還強，在小巷裏，隊伍終於出發了！

經過莫愁路，漢中路，新街口，中正路，淮海路（聽說建鄴路有憲警阻止，故由此路轉灣），太平路，中山東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出乎意外的，顧校長和訓導主任都趕來和我們遊行。呼口號，貼標語，哄動了街市。更意外的，後來有警官和「憲官」來領導我們遊行。到了外交部，門警在兩旁排列着，當中讓出一條大道，我們浩浩蕩蕩進去，在辦公廳的前面，我們高呼：「打倒硬頭外交！」「採取強硬外交！」「武力收回港九！」牆壁上被我們貼滿寫滿標語，辦公大廈的每一個窗口都伸出許多頭顱聽我們喊口號，他們的鼻孔顯得很

就在大使館的門口，大門口，我們高呼英文，一句中文，我們站着高呼了一週，因為我們怕他們沒有完全聽到。到了滄江門，天色已暗，警官抓了三輛大卡車，很安全地把我們送回學校。（一月十六日）

自從九龍事件消息傳來後，立刻激起政校同學的憤怒。各種標語貼滿了全校。在這樣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十三日下午的代表會議通過罷課三天，並定十五日遊行示威。

十四日開始罷課。在這一週內，發生了許多波折。政府和學校當局禁止遊行，教授會議不贊成遊行，一部分同學對遊行一節也不贊同，這些都使代表會的議決案反覆了好幾次。但結果仍舊決定遊行，成立行動委員會，加速度進行工作。到十四日下午四時左右，校長出了佈告，說今晚請李惟果陳立夫陳雪屏三位部長

來校演講。演講的用意，每個同學都很清楚，但聽講的人仍很擁擠。開始是李惟果先生演講，他先將中英關係，香港割讓的歷史，以及此次九龍事件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再說起現在國際的形勢，然後說到本題，說蔣主席對本同學不要遊行，他叫遊行是最後一張王牌，我們不能馬上攤出。他是很會說話的外交家，一小時的演講，說得很合體，同學們以掌聲送他下台。第二位是陳立夫先生演講，他已經有好幾個月不來本校，這次來好像是位客人，滿面紅光，白髮參參，儼然是位慈祥老人。他是政

顧校長和許多先生趕到，連忙在衝鋒的地上帶做「馬歇爾」，想不到一個水桶飛到顧校長的頭上。他沒有叫痛，用一隻手壓在頭部受打處，還拚命用他滿是白沫的嘴，向遊行的同學勸解。「內戰」仍在進行，同學的頭髮腫了，嘴上下流血來，大部分同學哭了，顧校長眼淚也流了下來。這是一幕

編者先生：去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招生，竟忘了在西北設置考區，這是使我們西北學生十分失望。我們認為政府該三三大學考區，分佈考區一點上，不盡合理。政府早在喊開發西北，教育家也曾喊過要提高西北的文化水準，可是事實上這些國內第一流的大學對於西北的學生連一個便利的投考機會都吝於賜予，要他們從遙遠的西北跑到內地去應考。學校當局難道沒想到那些沒有錢，跑不動的學生嗎？他們應該被剝奪這種升入第一流大學的機會嗎？

過去的不誤。今年我們渴望三校當局能到西安（或蘭州）設個考區，也讓我們西北學生有一個踏入第一流大學的機會

賀毅 馮秀凡 楊白俊 李書相
王昌秀 王冰 一月十六日 西安
(下接二十頁)

希望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今夏招考時增設西北考區

（上接二頁）



西歐靴底煩惱處

費孝通

真能決定馬歇爾計畫失敗的決不是華府 Capitol 裏政治球場上的議員們，而是西歐億萬的細民。法蘭西的第二回合表面算是打了個平手，說馬歇爾得了半分也可以；第二回合像是在魯爾，罷工還沒有解決；同時第三回合却開場已有相當時候，在西歐靴底，意大利，勝負未分。

說起這靴底，給人的印象是不佳的。我十多年前在凡尼思，那歐洲的蘇州，初次踏上歐陸，第一個衝動是想學故鄉的頑童，在牆壁上畫個「五車」，旁邊寫上：「在此小慎的就是——」。第二天，我同行的朋友失落了個皮箱，雖則他們車站上沒有「謹防毒手」的照相展覽。義大利真有一點像我們中國，不但表面如此，本質也類似。烹飪技術的高超一點上相似在其次，經濟上，除了少數工業孤島和風景名城外是小農的世界，沒有地的貧農依一九三一年的普查有六百萬。據說黑衣宰相上任前沒有火車不脫班，這位法西斯創造者惟一的功蹟也在火車可能按時到站。火車按時到站，我們在戰前也做到過，但是對於坐不起火車的貧農是無關的，更不能說藉此打通了農業和工業的脫節。相反的，集中精力在為坐得起對號專車的人們服務，也表白了這政權的性質了。經濟的畸形發達給墨索里尼雄飛一時的機會，這機會是在少數特權階級如果不採取極權形式，是應付不了瀕於飢餓線上人民的改革要求的。窮困造下極權，極權維持窮困，狼狽相依，分不開手。

歐洲法西斯毒菌就是在這靴底裏培養出來的，雖則當墨索里尼初實現這種極權主義時，迴避他的人們說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尤其是當希特勒傳了這衣鉢，移植到德國去之後，曾倡言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對策。在一種意義上，就是用政治力量來作經濟計畫，多少是和經濟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早已有人指出，資本主義的後期，獨占企業的龐大和相互配合以及其控制政治的力量在本質上早已實現了墨索里尼的發明，祇少了些怪名稱罷了。這也就說明了這些獨占的統治，德意志人民的生活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除了更窮困了些。所以當這些統治被揭走之後，我們在這些地方所能見到，把爆彈和砲彈的遺痕填滿了，還是二十年前的面目，一軍沒有地的貧農擠滿的大地。

義大利貧苦的人民可以感激墨索里尼祇是他所給他們的教訓；康樂的生活絕不會是賜予的禮物；此外，還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當墨索里尼慘敗於盟軍時，他的統治萎縮之際，這些明白了怎樣自求多福的人們，建立了自身的組織和力量。這力量並不小，在盟軍進入北意之前，他們居然靠自己的努力，占領了米蘭，多釐和基諾。就是這個力量現在却成以馬歇爾的煩惱處。

為了軍事，盟軍在戰爭期間不但鼓勵當地的反法西斯活動，而且秘密的也不斷予以接濟。戰事結束，這些當地的人民勢力中盼望繼承政權的却失望了，因為盟國的占領軍已擺出一「真弓藏，獵狗烹」的技術，毫不記得他們戰時的功蹟。佔領軍在歡迎聲中到達北部已經被人民解放的都市，第一件事是要人民交出武器，甚至警察部由南都帶來。佔軍領任命的行政人員接收了人民在抗戰中所建立的機構。義大利的人民開始惶惑，英美要在義大利幹些什麼事？

英美所打算的現在已經大白於世了。可是義大利和希臘並不完全一樣，因為義大利是「敵國」，沒有流亡政府，這真是麻煩，如果墨索里尼不把他女婿殺死，而早幾年放他出來，像赫斯一般，更飛得遠一些，一直橫渡大西洋，情形可能不同些。可惜的是墨索里尼並沒有太賤得起英美，所以沒有下這着棋。等到軍隊衝進了羅馬，自然不好意思立刻和墨相握手聯歡。「敬手，友乎」，一早就弄錯了。早知今日，真是悔不當初。

在戰時，到戰爭結束之後，義大利人民是團結的，反法西斯陣線是鞏固的。他們有三個派別：義共，基督教民主黨，和行動黨。天主教的教師和社會主義的工人手拉着手作戰。米蘭的主教 Salazar 會公開的說：教會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許許的真理」，因為這個時代人民起來反抗過分的資本主義是要求財富公平的分配。——這種義大利復興所必需的合作，假如盟軍不加以破壞，很可能繼續下去。

可是，像其他英美美國勢力所達到的地方一般，中間陣線分裂了。杜魯門接希士的聲明發表前八人，助理國務卿羅維特公開警告義大利，如果義共執政，美援立將停止。美元的政治魔力真不小，天主教所領導下的基督教民主黨選擇了石傾的 De Gasperi 到美國去朝拜了一次聖地，他回嘴，從此不談土地改革和基本工業的社會化了。聯合政府倒了台，法蘭西的餘孽四處蠢動，像 Giannini 一類的人物，又活躍了。如果義大利的中間分子跟着這趨勢走，採取反共路線，義大利將是第二個法蘭西。所不同的是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拋棄了 Saragat，而支持 Zenni。Zenni 拒絕反共，堅持了兩大之間的緩衝地位，一個煞費苦心和不見易功的地位。但是他的支持却給義大利不願傾倒在兩大懷裏的人一個培養實力的基礎。

中間地位可以表示不左右袒，但是像法國一般，却並不能遠得左右排中運動約打擊，終於趨向式微。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方案不易不得「恢復戰前秩序」的保守勢力，也不易滿足要求激速改革的左翼勢力。剛從戰爭裏出來的國家，有耐心走溫和路線原本已經不多，加上國際間美蘇的爭霸，各自選擇極端勢力以作爭鬥工具，情形自然更艱苦。「太多」和「不夠」的夾擊下，很可以成爲「沒有」。但是義大利的左翼勢力在 Togliatti 領導下却是很穩重。義共的容忍社會主義是有原因的。在法西斯統治下，義共在地下活動的範圍不大，祇有少數幹部。但是在戰後短期間却增加了二百萬的黨員，一羣熱烈但沒有經驗的羣衆。Togliatti 避免太短兵相接的爭鬥是爲了實際的力量還待長成。而且義大利政治中最嚴重的是土地問題，在這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堅定的，所以義共和社会主義聯合陣線有着客觀的基礎。一九四六年九月裏農民罷工勝利更加強兩黨的團結。

Zenni 集中他的政策在土地問題上是聰明的。一個還帶着封建性的農業國家要進入現代世界，這是第一個必需擺脫的鎖鍊。而且土地改革在本質上和英美資本利益並不相衝突。英美要抵禦蘇聯的勢力必須在中間地帶建立經濟壘，那是豐衣足食的平民。農民，有了一小塊土地，原是保守的，最不喜歡變的。豐衣足食的農民軍是英美工商勢力的肥沃市場。從政治經濟雙方看，英美不會對溫和的土地改革取仇視的態度。——這樣給義大利社會主義勢力一個游刃的餘地。法共建築在工會基礎上，而法國却又是一個工農並重的國家。戴高樂的右傾勢力多少獲得鄉間小農的支持，

(下接十九頁)



八根火柴

匈牙利 Tadi 作

原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

期語：

諸位：在這漫長的戰爭歲月裏，我們曾經用自己的血和肉去體驗過生與死的故事，從這些血淋淋的殺戮中，我們懂得了生命的寶貴，更懂得了保衛生命的偉大，然而，有些人却竟是如此的卑鄙無恥，還在叫囂着戰爭，迷信着武器，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着用全人類的毀滅，來締造它血腥統治的王國。看吧這就是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個幻想故事。

甲：三個穿着破衣服的人，正坐在一個被戰爭毀壞的城市的一條大街上。

乙：……傷腦筋的是我們的房子離火綫太近，最後一戰，是巴西人在洗澡房裏守着，幾個瑞典人一下子就衝進了客廳……

丙：（不耐煩地）你沒有完沒有完，一天到晚講，講，講，講來講去還不就是戰爭！

乙：君他的神氣，好像是他已經經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似的！（也有點怒了），喂！老兄，我們全知道這是個艱苦的時代，受難的不仅仅是你一個人！

丙：（對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的嘴從來就沒有閉過。

乙：讓我們感謝上帝，至少在這個大毀滅之後，我們三個人還活着，想想看，全世界二十萬萬人，只有咱們三個人活着，真的，我們還要抱怨什麼？

甲：我想，我們現在應該開始討論討論，怎樣用最妥善辦法，來維持未來的世界和平，這個世界不能再有戰火了。

乙：（對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的嘴從來就沒有閉過。

丙：對，對！

甲：你說到火——（他從口袋裏拿出一盒火柴）噯，對了，這就是我們所贖下的全部財產——火柴八根。

乙：（煩惱地）所有的地方你都找過了嗎？

甲：當然，全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區域，我都找過了，結果我發現只有幾個香煙製造廠沒有受到什麼損失，香煙的資源足以維持我們用兩千萬年。但是火柴廠却只賸了一個，而且火柴全燒光了。

丙：馬德里還在燒嗎？

甲：早完了。

乙：羅馬呢？

甲：還正燒着哪。

丙：那我們就老拿它代替火柴好了！

乙：那，那兒能永遠着着哪，紐約才燒了兩年，我們一定先要討論討論這個火柴問題，這真『是』一個大問題。

甲：我想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譬如，領土分配的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呢？

乙：對呀！我們應該來討論一下，（對乙）那我們就選他當主席吧！

甲：贊成。

乙：請。

丙：好！我接受這個艱巨的任務，我願意不辜負你們的委託，盡我的能力，來作各樣的事情。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討論吧！

甲：（舉手）主席。

丙：（站起來）諸位：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了全世界，但是，只有我們三個人還能活着，勝利的渡過了這個災難，粉碎了所有的反動勢力。

乙、丙：（同時）勝利聯盟萬歲！

甲：（繼續）我們這些經過最大災難而仍然生存的人，應該負起這個最艱巨的責任。我們必需為全人類爭取永久的和平，奠定永久的安寧。（坐下）

乙、丙：（大鼓掌）

丙：現在請先發表諸位的領土要求吧（對甲）你想要那一洲？

甲：我要南半球——包括非洲，澳洲，南美洲。

乙：（向乙）那麼，你呢？

甲：我要亞洲——還有歐洲。

丙：（憤怒地）這麼說，你們光給我贖下了北美洲！

甲：別火，別火，北美洲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大陸，從前美國就在那兒。有一萬七千四百萬人口，你想想看，現在這麼大的一塊地方，就給你一個人住，還嫌不夠嗎？

乙：好，好，好……格陵蘭也算你的吧？

丙：這樣分配，我不贊成！

乙：算啦，算啦，諸位，千萬別加深這個危機啦，（向丙）北美洲是又大又好，它兩面都有海洋保護着。那麼你——

丙：至於我之所以要了亞洲又要歐洲，是因為歐洲是亞洲在戰略上的門戶。我必須要保障我邊境的安全。

甲：（向甲）為什麼你不給我南美洲？

乙：我不是傻瓜，請你別忘了，我為贏得我們共同的勝利所付出的代價。

丙：諸位，（摸手槍）我不准許這次爭執再繼續成再一次的戰爭。

甲：你不能威嚇我！別以為你有了世界上唯一一賸下的手槍，我就會怕你啦。

乙：諸位，得啦，得啦，「歸了包堆」就賸下我們這三個人啦，你想，整個地球給我們三個人，還不夠大嗎？

甲：你既然覺得夠大，為什麼你不肯放棄澳洲？

乙：好，好，好，那就算不夠大。

丙：你瞧，可是你們就給我一個北美洲！

甲：我要提供一個意見，顯然的，我們已經不能在領土分配問題上得到任何的協議，在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之前，我提議暫時擱置這個議案。

乙：那麼我們另換一個問題討論吧！

丙：贊成的請舉手。通過。現在，我提議把議程回復到火柴分配的問題上。

甲：火柴必須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我建議把火柴平均分配給我們三個人。

乙：我認為這個意見不合理：第一，火柴是我發現的，你們不能把他當作全人類的共同財產。第二，八根火柴，根本就不可能分成三份。

丙：那麼你說怎麼辦呢？

甲：我提議給你們每人兩根火柴，賸下四根，連盒歸我。

乙：（站起來）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幕十五頁）

書評

馬開維里代表

思想選集

吳恩裕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achiavelli,
By Count Carlo Sforza, Cassell
and Company, London, 1945, 3s. 6d.

(北平法文圖書館代售，美金一圓五角)

馬開維里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但可惜他的著作，除了那本「霸術」(The Prince)之外，其餘的書，都不易得到。從政治方面說，他那部「論拿破之前十卷書」(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如果不比「霸術」更重要，至少和它有同等的重要性。但那本書便絕對是一部不易得到的書。這本選集之值得介紹，這也是一個理由。

本書題為 Living Thoughts，直譯該是：活的想。但這在中文不太成話。其實選輯者本意只是說現在仍有價值的。和現在仍能發生關係的思想。那麼，我們姑且名之為代表思想選集，似乎也沒有多大問題。

這本書是由三種來源選輯而成的。其一是「論拿破之前十卷書」，其二是「霸術」，其三是馬開維里的私人信件。而其他馬氏關於歷史及外交的著作，概未收入。選擇與排列的方法，完全是 Sforza 的見解。我們下面先批評這本選集編排上的問題，然後再說明這本書何以值得一讀。

就編排上說，這本書顯然有一個大的缺點。這缺點就是編者忽略了「霸術」一書和「論拿破之前十卷書」根本論點的不同，而把它們勉強擠湊在一塊兒了。比如本書的前十三段都採自「論拿破之前十卷書」，第十四段插入「白」，「霸術」中的一段，由十五至二十九段又採自「論拿破」，三十段又是「霸術」，三十一「論拿破」，三十二至三十七「霸術」，三十八「論拿破」，三十九至四十一「霸

術」。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認為一個人所寫的兩種著作，便可以編湊排成一個簡編。因為這兩種著作可以是完全性質不相同的東西。馬開維里這兩部書就正是如此。「霸術」一書是講專制政體的。其中又包括着如何得到政權的實例，又如何保持這種權力，最後又怎樣失掉了它。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完全適應這個基本目的而發的。反之，「論拿破之前十卷書」則是贊揚共和政治的，因之，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也自然要適應這個根本目的。把這兩種相反態度的著作，編排安插在一起，恐怕不能窺馬開維里的本面目，倒反給他加上一重幕障了。

舉具體的例子來說。比如在「霸術」一書中，馬開維里簡直把人民看成工具，祇要治者把這些工具安排，使用得好，能保持治者的地位和力量，則不必談什麼人民的自由。而在「論拿破之前十卷書」中，因為他主張的是共和政體，所以不但談到人民的自由問題，並且給予人民自由，還被認為是這種政治制度下的一個主要的任務。這其間的距離相差該多麼遠！把它們拉扯在一起，如何會拉扯得上？就這種觀點言，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種缺陷。我認為「選集」這類東西，最好原屬何書，仍歸何書，選者祇能做「霸術選粹」或「論拿破之前十卷選粹」之類工作。若把兩者混而為一，則上述的毛病是不能避的。

何以我推薦這本書給讀者呢？馬開維里這個人書寫得雖然不大，不多，但他的影響却是很大的。過去有些人認為他是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我個人却覺得他祇是見人之所能見，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已。這句話怎樣解釋呢？

先說自私。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類必然要有自私的習性。這件事實是人類所共見共知的。其他政治思想家又何嘗見不及此？馬開維里和其他政治思想家的區別祇在：旁人多半不是迴避這問題不談，便是變心苦口地勸勉人家不要自私。迴避固然是欺己欺人，勸勉也終於勢而無功。因為祇要有私產制度存在，則人們是不能不有自私表現的。馬開維里獨勇於立言，指出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的，政治的措施必須適應這自私的人性，政治家必須懂得人性！這一點，我們按諸實際，馬開維里確有他的卓見。如果自私是人性性的話，那麼違反自私的政治措施，政治措施，都是不會生效的。關於此點，我認為他影響了霍布士，影響了斯賓諾莎，而且也影響了馬克思。這幾個人的關係，很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人注意。

其次再講他為目的不擇手段的主張。這可以說是由自私推演出來的道理。既自私，則自然可以祇為達到一己之目的而不顧及所採手段的性質。實則我們認為：實際的政治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所謂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不但國際政治是這樣，即國內政治也何嘗不然。當一人在那裏夢想以「善意」，「容忍」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馬開維里至少提醒我們：「那些辦法的效力是有問題的，沒有「力」的支持，善意或容忍的呼聲，恐怕就太脆弱了，他至少提醒我們「力」的效能，技巧，手段，在取得政權，保持政權中的功用，雖然我們不同意他的人性觀，也不同意把力，技巧，和手段，都用到自私的政治目的上去。總之，在今日讀這本馬開維里代表著作選集，至少可以提醒我們：怎樣去了解政治，並怎樣去了解當代世界的政治，及中國的政治。如果真能如此，那麼這本書就不能算白讀了。(一九四七，十一月，一夜，北平)

(上接十七頁)形成北部工業區和沿海商港區對待中部農業區的形勢，使社會主義的中間勢力失去羣眾的基礎。Nenni 的堅定使英美找不到一個反共而同時能有着千羣眾基礎的勢力。英美除非和法西斯舊勢力合作，很不易在歐洲確立立足，而法西斯勢力在人民眼中又太清楚，而且又是太腐化，拖不上柱的「過剩」。美國固然把 De Gasperi 的舊基督教民主黨收買了過來，但是他却脫離了羣眾，如果逼得緊，祇有伸手去拉住墨索里尼的陰魂來壯胆了。

馬歇爾怎麼辦呢？義大利大城市的罷工已經此起彼伏，農民的參加還會使局面更嚴重。這是在歐爭霸的第三回合。這裏比法蘭西更令人頭痛。

放眼歐洲，美國最可合作的朋友，也許祇有佛朗哥，這個不祥的象徵，誰不因他會而想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悲慘結局呢？馬歇爾不致於走這道路的吧。

一月十四日於清華勝因院

本刊電報掛號

本刊新向電報局登記，電報掛號為「五九〇〇二七」，謹希各界注意利用為荷，此啓。

儲安平啟事

讀者惠函，逕寄本社，請勿寄復且大學，以免延擱，或轉遞遺失，此啓。



今年的起碼希望

原作者：陸志韋
原刊處：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公報

新年新歲，有閑錢的人家換一副新門聯。前些年，北平已經有窮唸書人編過這麼一副滑稽對聯：
人過新年二上八下
我辭舊歲九外一中

「二上八下」，說的是包白菜羊肉餡子，兩個手指頭在邊上一撿。「九外一中」當然是形容高頭的姿勢了。窮人的希望，何等低，何等的可憐呀！棒子麵今天是一萬塊錢一斤。一個人一天吃個半飽，四個大窩頭，就是兩萬多。還說什麼餓子？

放下一點說，我希望往前的一年，我們中國人，不論大官小官，國大代表，立委，老百姓，共產黨，別忘了一件最基本，最簡單的事，那就是大部數的中國人，沒有飯吃的，吃不飽的。他們美國人，俄國人，是有飯吃的。美國農人用新機器跟新的噴射方法種稻子，一個人能抵一千個日本人使。俄國人呢，前年還不夠吃，可是按去年一年的收穫，給他算一算，一個人平均輪到二千斤的糧食。（這是美國人

的統計，並非特別情報。）這都是他們辛苦勞力的報酬。他們有秩序，有辦法，不比我們老百姓有地不能種，知識分子只關意見，說空話。凡是中國人，都要要下一次大決心。吃不飽的人決不給吃飽的人當工具使。這世界還沒有到大同的程度。儘管名詞好聽，實際上吃的人只會跟沒有吃的人開玩笑。當然囉，這年頭誰給我們一點吃的，不管是從哪方面來的，我們都應當雙手捧着，感激涕零。

這倒不是沒出息的話，天都有生存的權利。禮記檀弓載有一段離奇的故事：「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二十世紀的黔敖斷不會「終不食而死」。幾萬萬挨餓的人也靠人救濟，總不是辦法。這樣下去，再過一個短時期，這號稱四萬萬同胞，眼看着要打個大折扣。也許中國人還沒有死絕。張獻忠說：「天生五穀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看報上說，某處打了一仗，「積屍如山」。二十世紀最大的爭奪戰在史達林格勒特，積屍也只有六七人高，沒聽說積得象山那麼高的。道民國三十七年也許會變成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屠殺年。

我們真的非死不可了麼？非得靠人救濟活不成麼？不見得。英國人能化美國的錢去買俄國的糧食，我們為什麼不能？英國人真有自知之明呀！當然在香港的還有例外，可是一般的英國人早已放棄老大帝國的迷夢了。他們知道沒有飯吃了，趕快退出印度，退出希臘，還在找機會退出巴力斯坦，退出德國佔領區，退出。再不然，像俄國鐵幕之後的捷克斯拉夫，他們也忍氣吞聲的活着，不但是找

在人家的懷抱裏。再不然，回到春秋時代，鄭子產懲厲救國的？總而言之，他們都以人民的生存為前提。

三民主義第一是民族，第二是民權，第三是民生，就是憑的意識我們儘夠了。現在的病態，就是想這樣的民生，我們配不上談民權。這民族還沒有生活下去的保障。從某種立場看來，這一類回話是不許說的。這是「反動」的話，「法西斯」的話。今年咱們就「行憲」了，可是我們何不想想，我們用什麼方法能教老百姓，那怕十分之一的老百姓，對於這憲法發生一星半點的興趣呢？打開天窗說亮話，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宣布政策，要把這世界弄得 Safe for Democracy，三十年來，隨時隨地會發現「民主」的騙局，騙的是美國人的錢。美國也不儘是冤大頭。他們熱心人有熱心人的看法，政客有政客的看法，軍人有軍人的看法。請看對日本，他們也頒布民主憲法了，只好像脫漏了一條，「夢帥第一，天皇第二。」

這「你騙我也騙你」的局面，也會在這一九四八年「明理化」。希望他們只騙口飯吃也罷了，別鬧別的了。中國人呢，既我想到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我們應當抱頭大哭。

我還是迷信，中國人是有良心的。且不談政治，經濟，科學救國那些大道理。單求良心發現，不惜任何犧牲，在這民國三十七年，讓中國人多吃一口飯，當然會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為無事。要不然，這這民國三十七年會看見人吃人。人吃人不只見於水滸傳。中國人真是會吃中國人的，歷史上明明的記載着。到了那時候，有何結局，歷史上也明明記載着。中國人為什麼不想念自己的歷史呀？

(上接十六頁)

關於「立法顧問委員會」

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廿一期周叔厚君所撰「論立法院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一文，論點頗多不能令人同意，且有一大錯誤：周君謂「修正立法院組織法」於各委員中有所增設之專門委員，當係指當選之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專門學問而言，並未包括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又謂各黨所提立委候選人中，法律專家不多。據筆者當時旁聽立法院討論所知，行憲後之立法院所將增設之各委員會專門委員，絕非由當選之立委出任。原組織法並無專門委員之設置，其所以增列者，一部份作用乃在容納若干現任立委之將來未能當選者，此輩在立法院已有相當歷史，儘可稱為「法律專家」，徒因人事關係或誤觸地雷，將來未能選出，為補救計，乃有此一規定；當然將來專門委員，不致全由此輩出任，一部份當由法律專家任之。

至各黨所提立委候選人，確多不學無術之輩，然三分之一左右尚可稱法律專家，尤以現任立委而續被提名者為然。周君對於立法委員當時討論修正五院組織法紀錄未能詳細研究，於組織法條文亦欠研究，致有此種錯誤，似有指出必要。龍子 一月十七日 上海

關於安南地名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廿一期方顯廷先生「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一文中關於安南五邦的譯名，除安南、東京外：Cantabodge (非Cambodia) 應作柬埔寨 Laos 應作老撾 Cochinchina 應作交趾支那。至於 Vietnam 實係越南，不應作非南。法國人越組代他，替安南人把文字(實即漢文)拉丁化了，而官書及身份證，往往地名人名，仍不能不註漢文。所以上西文譯名，實係漢名之音譯。懷沙一十。上海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壹萬元

見 觀 察

元萬壹百份每 日一十三月一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三十第



卷三第

專論

關於中國出路的眼光

張東蓀

雄聖甘地論習文史

費孝通
陳夢家

華盛頓通信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楊慶堃

外論選譯

解放區印象記

一個聯總工作者

觀 關內外的烽火 (觀察通信) 觀察記者

察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

信 與全盤戰畧的新部署

(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通 西北局勢報告 (蘭州通信) 特約記者

廣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

(廣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欄欄

幹部之累

田汝康

文藝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讀者投書

「九龍事件」在北平 北平日報來函

撰稿人

撰稿人

蕭 顧 韓 戴 鮑 錢 錢 樓 蔡 趙 雷 楊 費 傅 馮 郭 竺 張 張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卞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趙 海 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廉 彥 滿 構 宗 繇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孫 長 秋 德 竹 松 珩 敷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鮑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傅 曾 馮 章 黃 張 張 曹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何 任 王 王
翎 鏞 文 劍 凱 凱 大 光 彥 公 人 斯 培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頁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瀚 雲
壽 乾 龍 強 書 川 欣 杰 且 鯨 超 樵 剛 年 華 蘭 以 錦 昌 款 堂 吳 棣 哲 迥 迥 初 盈 驪 林 列 浚 培 霖 昌 信 萬 盛 生

「九龍事件」在北平

編者先生：本月六日，九龍事件在北平成爲頭條新聞，大小報紙都議論呼聲收同港九，平津冀三參議會也通電抗議港警暴行，學生中間也有過罷課的消息，情緒高漲，彷彿一個風暴就要到來似的。但事至今日，一切都成過去，報紙上也偶爾看到一點兒九龍的消息，學生們也不會有什麼行動了。看看廣州等地熱烈的遊行，古城顯得也太冷靜了。是不是這裏的人民不愛國？不關心同胞的生命？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首先令人費解的是：爲什麼九龍的消息要由中央社獨家發佈？九龍事件，並不自今始，爲什麼這個時候政府才特別重視？這幾年來，僑胞在國內，國外受壓迫與凌辱的眞不知有多少，欺侮中國人的也不只英國人？爲什麼中央社不詳細報導？……這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就造成了九龍事件的複雜性。因此，許多關心國事的人這時都閉口不談了。清華的吳晗教授等對訪問的學生，都以「眞象不明」爲詞，採取保留態度，張奚若教授甚至說：「不要上人家的當。」北大胡適校長也婉言拒絕談這問題。北平學生的遲遲不採取行動也造因於此。

不過，學生們終久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的。鐵院，朝院都曾拍電抗議港警暴行，最近北大又建議華北學聯宣言反對英帝國主義。但，他們的行動是持重的，對於整個事件的發展，他們有過冷靜的分析。北大的意見，夜星，黃河，風雨等壁報都發表出來了。據他們看：政府不會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英帝國主義者。政府之

有反英行動，在政治上，是因爲香港成爲民主人士的避難地；在經濟上，是因爲華南成爲英美商業的角逐所，美國人要「復興華南」，自然不容許有第二個跟他競爭，於是宋子文主事，於是中有港協定，於是九龍事件擴大；再，政學系與C.C.的衝突，政府的企圖分散人民的視線，造成一種盲目的仇外心理，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政府並沒有決心跟英國人下不去，因此事件擴大到相當的程度時，態度又軟弱了。

聽聽學生們的意見，再讀讀各報的社論，覺得學生們說得也不錯。經世日報是極力主張收回港九的，根據一月十六日「三論港九問題」一文，知其所持理由，一爲經濟方面的，「例如香港當局企圖香港的繁榮，不惜操縱投機，救黃金美鈔黑市的開價，上海仰香港息，國內其他各地再依上海黑市的昇降而昇降。隱隱然，香港成爲中國金融市場黃金美鈔黑市的發源地。香港政府更縱容走私，我政府禁止輸入的物品，可從香港偷運進來。」一爲政治方面的，也是骨子裏的一大苦痛，「二年多以來，香港當局在各方面，還是抱着抗戰以前的那套老帝國主義的辦法，來對付我們，所以港九不僅成爲破壞吾政府金融管制，貿易管制的大本營，更成爲叛逆份子的收容所以及策源地。」

世界日報向被稱爲C.C.的報紙，在幾篇抗議九龍事件的社論中，言詞激昂，但重心却側重於外交局的攻擊，「至少如果政府當局早提抗議，全國人民亦必將爲援助政府表示其嚴正的態度，我們不相信英國政府不會重新考慮一下，不見得會要爲此彈丸之地與人民爲敵而無所顧忌。可是政府並沒有這樣做，所謂「尋求友好方式解決」的結果，是人家拿着槍逼着我們搬家。如果那二千多同胞因不甘屈服而流血犧牲，不知負責當局何以自解？何以對得住這些應該受保護的人民。」

此次事件演變至今天這樣的情形，固然是由於香港政府若干年處心積慮的陰謀的結果，同時也顯然是由於我們外交當局之未能及早採取有效的措施，以致因循貽誤。因此，我們主張：一方面應該從速支持九龍城同胞反抗暴力的行動，而對外交員負責人員辦理不善，也應該予以懲戒撤換的處分。一語是說得響亮的，但外交部不是還有人負其金費嗎？誰開這個不談，單攻擊「依題作文」的外交人員，不也令人難解嗎？

華北日報維持了其一向的作風，每有一次運動，就得瀆罵一次「共匪」。九龍事件發展至高潮時，它也很重視學生的行動，凡有提出抗議的，便給以「願堅決支持政府」的小標題。沙面事件發生後，又高呼防止「共匪」進行類似的行動，其對沙面事件的評論是這樣的：

「爲什麼奸徒們要在此時發動義租圍式的暴行呢？那真是爲了九龍城的主權，九龍城居民的利益嗎？不是的，他們的行動只有使我的外交當局進行主權的交涉時，發生意外的周折與困難，只有使我們九龍城居民更受到香港當局的嫉視與迫害。他們此時要排外，特別是要反英反美，完全是爲了要轉變國人的視線，分散國人的注意力，使國人不再注視他們自己在東北所進行的那類出賣民族利益，斷送領土主權的勾當，而使國人發生一種錯誤的幻覺，以爲中國當前的民族危機，還是在南方而不在此東北或西北。這與當初寇在我國宣傳反英反美是同樣的動機與作法，今日的好徒們，自然是反美之心更切於反英。可是，現在找不到美國有什麼損害於我國的行動，剛好此時九龍城事件發生，他們就先從反英入手，希望使事件愈益擴大，擴大到不可收拾，一面使政府捲入不必要的對外糾紛，一面將運動發展爲一般性的排外。他們要藉口反帝國主義的動人口號，掀起反英美的狂潮，以便他自己在這紛亂之中，偷偷進行其建立第二滿洲國的陰謀。」

這真是個複雜萬分的時代，同胞受了壓迫，國人們還在做大做其反共文章。「夫入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現在，九龍事件日趨沉寂，同胞的血白流了！這該是誰的罪過，這該是誰的罪過？

以上算是对九龍事件在北平反響的一點報導。 曹乾 一月廿三日 北平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二十一期所載「歲末年頭戰局總分析」一文內，第十四頁第三欄有如下一段記事：「二十八日平某報上的標題是「北平成孤島，鐵路寸寸斷。」一則總派員訪問了該報以後，到三十日又刊出了一條條鐵路通北平」的頭條新聞。文中說，按即指敵報而言，該項標題選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及三十日的敵報，這係事實。但需要特別辯正的，則總派員不會派員到敵報訪問過，不但在那個時候沒有，就是到現在爲止，根本沒有見到總派員任何人員到敵報。

北平日報來函

我們還願意提及一點：平綏綏二十七日被襲擊切斷的消息，敵報於二十八日即已刊載，當日情形顯得更惡化，平綏，平保，平津，平古四大幹線發生問題，所以二十九日的報上現出前一個標題。我們的記者曾經冒險隨槍修列車赴清河前線觀察，獲知搶修的詳情，則總於二十九日的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特別各路通車情形提出報告，并強調「北平成孤島」的形勢變成過去，語意當有所指，因此三十日有後一標題。我們不說「鐵路暢通」，不說「通車情況良好」，而謂「一條條鐵路通北平」，聰明的讀者當然可以意會，我們自問對讀者是很忠實的。我們辦報，僅有這點點可以自信，也常引以自慰。貴刊記者所述總派員訪問一節，想係傳聞之誤。這封信希望登載在最近一期的一觀察」上面。

北平日報編輯部敬啓 一月二十三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掛號：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電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平寄：十萬元 掛號：廿萬元
掛號：十五萬元 掛號：廿七萬元
掛號：十八萬元 掛號：三十七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真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陳夢家：清華大學教授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生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關於中國出路的眼光

張東蓀

再答樊弘先生

樊弘先生再不吝賜教，（觀察三卷十八期）本不想再在雜誌上刺刺不休。後來想一想，我亦不妨仿照樊先生的榜樣，只說我自己片面的話，對於樊先生所說的不加辯駁與討論。正想下筆而適值學期結束的考試，爲了評閱考卷一直耽誤到現在。

我在頭一次答復樊先生時曾說，中國不能照抄蘇聯的現成藥方，亦不能照抄現在英國工黨執政的現在藥方。（觀察三卷十六期）當時我的意思絕對沒有以爲中國將來的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與任何國完全不同。就「類型」來說，蘇聯是一個類型；英國亦是一個類型。

此外還有一個類型，在樊先生第一篇文章中沒有提起，我却以爲中國反可以吸納在這樣的一個廣汎類型之中。這個類型就是戰後東歐幾個國家所實行的，他們自稱的，新民主主義。當然這幾個國家亦不完全絕對相同。就中，依我看，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標準。芬蘭有其深厚的根底。波蘭亦決不如此外間所傳的那樣偏倚。南斯拉夫的情形究竟如何，決不能如美國一方面的反共宣傳而即加以斷定。

這只是講類型，並不是說把本國的國情完全抹煞。恕我用一個不切的比喻。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講到定義，以爲類加差德。如云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動物即是類；理性是差德。人屬於動物一類，但他有理性，這是其特別的地方。以此比喻來說，中國就廣汎方面說是可歸入於這樣的類型，即屬於這樣的一類。但就其特別的地方來說，不能不有其差德。我對於梁漱溟先生同情的地方亦只在於此。他的全部議論可以接受，亦可以不接受，但他提出這一點是可以感激的。就我的個人看法，我和他不不同的地方很多，不過在此不願討論，免生枝節。

再說一說東歐式的民主與蘇聯的不同點。第一在政治上是不僅有一個黨（如蘇聯），而是多黨並存。只是因聯合而執行一個統一的政綱。第二在經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資本；有些是國家資本；有些是合作社經營。至於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為如果把這幾點當作原則，這都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尤其我所贊成的是學術自由純粹採西洋文化的傳統的自由空氣。

以上所說只限於講一個國家的內政。至於其國際關係並不必併爲一談。人人都知道內政與外交在現世界是分不開的。不過凡一個獨立國家總是內政決定外交，不能是外交決定內政。故我們只能先談內政。

至於談到國際，我以為今天全世界於戰後反陷於紛亂，其原因都在於美國對外的錯誤政策。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使全世界不安的唯一原因。今日要使全世界得到和平與繁榮必須在美蘇以外，由美蘇共同承認有一個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內當然有許多的國家。但有一個條件：即在這個地帶中的國家，其政治經濟制度由美蘇看來，都不感到威脅。東歐式的民主國家，在蘇聯不感威脅，已不成問題。問題只在美國。美國如果認爲這樣的制度都不容許其存在，而想用種種方法破壞之，則美國如何能不被視爲帝國主義呢！所以今天解鈴繫鈴，完全在於美國。美國如能翻然覺悟，承認有一個

中間地帶的必要，以作緩衝，則在中間地帶的國家們亦只有是這樣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總之，今後世界和平的關鍵即在於這樣類型的國家能否在美蘇兩端的中間存在與繁榮起來。不論美蘇，那一個國能讓這種國家自強起來，他便有前途。否則即是戰爭的製造者。最近英蘇特訂商約，這是一件可注意的事：即商務關係與政治不混淆在一起。這事可給美國以教訓：即美國不必害怕這些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和他通商。美國的貨物如不是傾銷，而仍為別國所需要時，依然可以出口，或大量出口。美國因此即不必害怕將來會迫得非拋棄資本主義不可。誠如斯大林所說，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並存，且可通有無。只須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品生產變一變種類。當然在私人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這樣做去是會使有些資本家吃虧。不過這樣的吃虧當不致於根本把資本主義逼得倒場。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有週期性的經濟恐慌與週轉不靈。倘使這些資本家中能有些有遠見的把他的工廠改變一下，其出產品改為別的國家（即社會主義的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則資本主義必不會從根本上顛覆。所以我認為美國如果是為了維護他的資本主義，怕蘇聯的緣故，而向這些中間地帶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壓迫，正乃是自畫見鬼。殊不知只要這些國家能站得住，他的資本主義反可不倒。我相信這個很明顯的道理，美國人中必有許多能够見到。所以拿這個道理向美國人說是可以的。至於有人罵我對美尚存「幻想」我願回答：如果這是幻想，這個幻想與中國前途我看不出有絲毫的惡影響。

正寫至此，忽接「主流」雜誌社送贈我的第十三號，其中有數篇文章是反

雄聖甘地

雄是一時的，聖是永久的；雄是權變，聖是常道；雄是術，聖是理。雄和聖要能相合，使一時的成爲永久的，使權變不離常道，使術不悖理，是難能，因而也可貴。不擇手段是雄而背聖，用行舍藏，懷道隱遯是聖而棄雄——歷史以上這種例子多得很多。雄聖聯不上，使人懷疑現實和理想，政治和道德，總是相排斥的。甘地在人類歷史上是僅有的人物；被認爲相排斥，相對立的將在他的「一生事業中證明是相合的，相輔的。雄和聖將結合在甘地身上。祇有像甘地這種堅毅的靈魂，凝聚的氣魄，苦鍊的肉體，才能當得起這真理的考驗。這考驗真無情，在他自稱已是「垂死老人」時，還不給他安息的暮年，還要他在這人

對我的，我不願一一加以討論；不過其中竟有下列的話：

「我們要終結資本主義集團與共產主義集團間之矛盾與衝突，防止世界暴動與法西斯餘孽之再起……一方面提昇了資本主義集團的落後性，而另一方面亦可消除共產主義集團的偏差性。在精神上承受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而揚棄了其落伍的制度與觀念；肯定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原則，而却否定了其極權與殘暴的思想」。

這話說得很漂亮；但我願意告訴讀者：這條路已爲東歐的幾個國家走上去了。如果把東歐國家亦認爲是共產主義集團，那就只是說來好聽。誠如該雜誌的通信上所說的，「美麗的文字，滿篇的謊言」了。

以上的話，我本不想說，只是因爲樊先生逼迫得太緊了。後來我又一想，一個書生來談政治，最好還是態度要斬釘截鐵地光明。固然不要顧忌，却亦不可投機。此一番話是我個人的固定尺度，超過了這個與否當然要看時局推移，但我個人却是不會有絲毫變化的。此外我還有一個私願：即如果大家認爲這是一條路，大家應得暫時把不同的意見收起來，而齊向此爭取。所謂收起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不許人家立異，乃是必須出於各個言論家的自願。意見一致在主張上會發生一個力量。倘使有人同意這一點，出而發言，或許比我更爲有力，因爲我自己覺得似乎在爭民主的言論戰場上應該讓別人佔在第一線了。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日

費孝通

類文明被雄而忘聖的人物所威脅，道德基礎被凌辱，人格國格被金元所變賣的關頭，再度標象出迷惑了的人羣自救的道路。

他如駭的肢體，他如絲的喉音，還要被歷史借用來警醒這面臨空前災難的世界。他說：「我沒有足夠能力說話或行動的日子已不遠了，但是他繼續說，「在上帝的手裏，就是死，我也不怕。」——「上帝使余開始絕食，故唯有上帝能使余終止絕食。」

他這次絕食是由於印巴衝突而引起的。絕食是甘地常用的武器，以非暴力抵抗暴力的武器。可是這次他所要抵抗的對象却不是外來加於印度的暴力，而

是外力消除後所爆發出來內在的暴力。這使他更痛心，因為他的仇敵，暴力，並沒有離開他，已進一步逼入印度的魂靈。他的仇敵並不是什麼人，什麼國，而是暴力本身。誰使用暴力就是他的仇敵，但是誰放棄暴力也就是他的朋友。暴力像是魔鬼，附着人體，去打擊人類的文明，甘地並不因這魔鬼所附着的人和他的親疏而改變他的態度；他會自殺，如果這魔鬼附着他自己。

甘地所不肯屈服的是暴力，他向暴力宣戰。這似乎是矛盾的說法；多少人譏笑甘地，一說起武器，一說到宣戰怎能不包括暴力？向暴力抵抗，向暴力宣戰，自己就得用暴力，也就是對暴力屈服了。非暴力就談不到抵抗和宣戰。

——這表面的矛盾也正包含在我們「止戈為武」的訓話裏。我們的歷史卻沒有證實這種訓話並非不可能；這是甘地，在為這訓話作見證。

暴力不能以暴力來消滅，這樣做不過是以暴易暴，暴力換一個附着的軀體。戰爭，暴力的衝突，正是暴力滋長的沃土。暴力會傳染，會像瘟疫一樣的蔓延。所以克服暴力決不能是暴力，但是什麼呢？甘地要答覆這難題。

許多人譏笑過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譏笑他的人認為不以暴力去回擊暴力，將永遠被暴力所壓制。暴力本身無所謂好壞，當自己能用它來壓制別人的時候，這是個好工具，如果被別人用它來壓制自己的時候，這才是該咒詛的，其實該咒詛的並非暴力，而是為什麼自己不能有效的使用暴力來壓制別人。好漢要自強，那是承認了人和人的關係祇是力的平衡；不是去取消力，而是自己增加力。

忽略人和人之間有着力的平衡是錯誤的。人從禽獸的水準裏冒出來，但是骨子裏還是充滿着獸性。禽獸的水準，大體說來，弱肉強食是一條原則，存在是力的平衡；但是認為人與人之間祇有力的關係，也是錯誤的。人在個體肌肉之暴力之上發現了有組織的團體之力。靠這力量人吃了禽獸，不被消滅就被家養。團體之力在其在外的表現上也可以是暴力的，但是這更強的對外暴力却是從否定了對內暴力裏得來的。否定暴力是道德，是團體間合作的保障，是和平，友愛的基礎。

譏笑甘地的人認為暴力決不會消滅，那是因為他們認為天下一家，人類是一個大團體，全體合作來創造文化是幻想。這種幻想被視作不切實的宗教，即在宗教裏，他們甚至可以說，和平的世界也祇是已失去的伊甸園和身後的天國，不是這個人間的世界。在人間，不會有統一的利益，永久是分着壁壘，分着團體，也永遠有衝突，解決衝突的方法最後也祇有暴力。和平不過是休戰，友愛不過是假面具。現實是政治，是權變，是玩手段；甘地錯認了現實，相當殘

酷的现实。他是個幻想者。幻想者應當做個小說家，至多是個宗教家，但不能是政治家的。

但是甘地却是個實行家，他在兒時就有印度統一的夢，現在沒有人能否認印度有今天的獨立應當歸功於甘地。他在把理想現實，在依着他的理想改變現實，決沒有停留在幻想的虛無飄渺間。但是他的「政治」却有別於普通的「政治」。他是超出現在所謂政治家所默認的前提。西洋的政治家有着「一個至今沒有變的前提：世界上永遠有着主權分立的國家，國和國之間依賴暴力維持平衡。戰爭是一切計算考慮不能少的坐標。他們也談「天下一家」，而實際是「一家天下」。天下一家是指全體人類是一個團體，所謂一個團體就是有一個道德基礎，道德原則適用於一切人，不因所屬團體而加以分別。一家天下是某一團體獨占暴力，統治其他一切團體。

甘地放棄了這前提，他要以同一道德原則來應付一切事變。他反對英國統治印度，他也反對日本統治中國，他更反對印度統治巴拉斯坦，或巴拉斯坦統治印度。他歡迎一切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但是他不相信暴力是解放的手段。他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曾發表過一封公開信，這封信也會引起英國政府對他的懷疑。他在原則上同意日本要趕走西洋在東方的統治，但是他指責日本，用暴力來做這事，結果將是以暴易暴。他反對印度參戰，但也反對印度利用日本來趕走英國。他這種被認為不切實際的政策，我相信到現在也許可以使一般人瞭解了。

他一直在警告人類，暴力會腐蝕人性。戰勝國家靠了他所使用的暴力獲得了勝利，但是會喪失他的靈魂。我想目前的美國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為了自由，為了民主，他培植了暴力，希特勒是死了，但是希特勒的鬼魂却戰勝了美國。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人民自己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喪失了罷工的自由；美國的傳統民主精神在戰勝納粹之後會遭到內在的腐蝕，在事前很少人會相信，但是甘地却早預言了暴力的危險。手裏握着暴力的人，面目是相同，不論出身是什麼。

甘地的任務是在建立一個大同的天下；除非我們認為這是不好的或是不必的，這如果是人類的目標，努力的方向不能是秦始皇式的兼併，不是拿破侖式的征服，這些在歷史上證明是無效的；這裏甘地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不是暴力的統一，而是道德的統一。

譏笑甘地的人忘記了人類的歷史。歐洲曾經有過兩度的統一，一是羅馬帝國的統一，一是基督教的統一。前者是暴力的統一，後者是道德的統一。在馬

槽裏用生的拿撒勒人耶穌憑他道德的武器，繼承了羅馬的天下。這並非神識，而是人類羣體生活的原則。暴力的統一是一時的，而道德的統一是一永久的。

印度是一個極複雜的羣體組合；宗教，文化，種族把這大陸上的人民割離分碎，成了無數不相瞭解的團體。世界上最嚴格的社會階層是印度的 Caste；世界上最排外的宗教是印度的印回兩教；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是印度的一滿哈拉加一和平民。在這充滿着紛爭的大陸上，在過去幾百年來又加上了個曾是最強的大英帝國的統治。這裏甘地勾出了個統一的美夢。印度如果能統一的話，世界的統一決不能是更艱難的事了。暴力會表面上做到了印度的一體，那是英國的統治；但是沒有人比甘地更清楚，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從來沒有真正成爲一個團體，因爲在這紛爭擾亂的局面中，缺乏一個道德的統一。他很堅決的否定以印度社會任何一個團體來代替英國的統治，那是以暴易暴；他拒絕以暴力革命的手段來趕走英國，取得獨立；並不是因爲他認爲以暴力去趕走英國是做不通的，在兩次大戰時，甘地確有充分的機會採取革命手段獲得獨立的。但是他拒絕這種試探，他爲了暴動而屢次絕食過。爲什麼？暴力會腐蝕他道德統一的成就。以暴力來傾覆英國統治是可能的，但是以暴力來建立統一的印度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他的認識是正確的，如果印度統一的障礙祇是英國的統治，這次獨

論習文史

大約四五年前，當我尚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常常與朋友談起的一件事，是抗戰勝利後文史科學的研究，必有更新與大發展的可能。當時的想法，以爲對日戰事勝利後，國家漸漸回復常態，國人受此次大戰慘痛的經驗，必然更能想到樹立現代國家的百年大計，在理工農醫等實用學科以外，文史的研究，對於維持過去文化與發展未來事業的重要。那時候的大學，不但文史少人問津，即純粹科學如物理算學，其學生人數與投入工科與經濟系的相比，也是懸殊太甚。此種畸形的現象，在長距離中看來，實是極不合理的。現在試看戰後的諸種情形，可以說全與當時的期望相違，而文史研究的重要性，仍不爲人所注意。我寫此短文，希望有志此學的青年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我在外時，常遇到外國友人問及中國政治何以如此糟的原因及智識份子對

立之後，不應再有印回的衝突了。甘地是現實的，他要在根本上工夫。他去和被視爲污穢的賤民相接觸，爲的要在社會階層的鴻溝上架一道橋樑，逐漸把鴻溝填平，他調解印回的歧異，他淡食單衣和貧民同甘苦。他在這許多阻礙統一的界線上跨過去，象徵了印度的真正一統。沒有仇恨！沒有成見，他在建立道德的基礎。

雄聖甘地——這一個億萬人所信賴的道德標準，不但瞭解人間道德的力量，而且是明白怎樣去應用道德力量去實現理想的人。

六天的絕食終於消弭了印度的內戰。我們帶着羨慕而又有一點嫉妒的心情，慶賀印度人民逃過了一個劫難，更慶賀印度能有這一個萬民的領袖；寄言印度的人民，善於愛護這雄聖兼有的甘地，不但爲了印度，更爲了這面臨毀滅的世界，愛護他；也就是愛護一個爲人類建立道德基礎的功臣。願他的聲音超出國界，我們全世界的人民，不願在暴力中毀滅的億萬生靈，需要他。我們慚愧，同是東方的文明古國，我們竟這樣不肖，辱沒我們祖先的光榮，在使用西方的暴力殘殺自己的同胞。東方！這和平的名詞，這會拯救過西方文明的力量，現在蒙受了自己給自己的恥辱。在惶恐中，我們祇有把眼睛望着我們鄰居，背着東方的傳統使命的雄聖甘地。

一月二十二日於清華勝因院

陳夢家

此應該負何責任。我的回答是，民元以來的中國政府與其以前朝代絕不相同處在于良好的智識份子逃避政府職務，而治理地方的人皆不經考選制度而來。因無考選的制度，故官吏無需學問。有學問的人，除非名利權勢之心甚切，決不屑于入政府。此因政府在三種人手中，一日軍閥，一日黨徒，一日無聊政客。此三種人，並非說全是目不識丁。行伍出身的軍人，亦往往想讀書，或告訴人他有二十四史某某叢書等。政客等等亦念佛，亦作舊詩。黨徒等亦有講中國舊道德，以及六藝教育，古代歷史等。後者的人並不知古代六藝是什麼，所謂六藝是否周代真正實現的制度；他們也可以隨意引易經引論語來證成他們的理論。其實他們與中國學問有什麼關係。試想管理國家是何等的大事，負此大任者應如何因過去歷史的蹤迹知道國家締造之不易，應如何眼觀八方知道立國于現

在的種種應付之道，應如何為未來百年千年後的子孫打算。此種人至少應有文史的智識，藉此知所以為政，藉此知所以修身成良好的公僕。我們不必細論中國何以糟，何以亂，何以貪污與目無綱紀至此。我們只問為何這般人在國難時發國難財，在勝利後發勝利財，在國家危急時只想自己，不想國家。簡單言之，此等人全無對自己國家菁華所在的文化稍稍留心，從不想到這個國家有什麼值得愛之處，從沒有想做一個老實人可以留名于歷史，貢獻他們能力所及于國家。此等人無暇思念及此，或根本不能。

我並非提倡讀中國舊書即能救國。我們在科學上必需追步西方，是毫無疑義的。我只說凡為中國人，必須對他自己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必須由研究此等文化而發生真正愛國之心，而至使其人有理想懷抱而不作惡敗壞國家。凡真正受中國歷史文化薰陶的現代人，決不會說「中國模樣好，樣樣有」，或「古代比現代好」；也決不會以國家為沒有法子，去信佛或讀莊子，或作無聊的舊詩詞自以為放達或典雅。這種人也不是消極的好人，諸事不管，有飯吃飯，有書讀書，閉口無言，或言而不行。他們在太平時作好百姓，在危急時仗義直言，臨難不易其初衷。他們可以埋沒一世無聞，亦可以作英雄豪傑的大事。然而，現代的英雄豪傑與古代的究竟不同，他們不能是單個的殺身成仁的志士或獨善其身的賢者，無大補于當世而僅為千載以下所追慕所嗟歎。他們必需入世，與志同道合者相結合，為追隨他的領導，作一番實際的事業以改變現狀，而又非盲目的革去一切，而是合理用他的事業上承既往，下啓來者。我嘗環顧左右

，有多少人是在這等人？這等人又如何出現？他們決非憑空出現，也決非一定要在太平盛世時才會，艱難與困苦的環境，加之以語習文史，不斷的修養自己使能抗拒惡勢力有餘而倡導善良與明智的拾頭。

我總以為國事如此，挽救尚不為晚。不能徒託空言，必有非常之士才能當非常的大任。果然在未來五年十年之中，我們的青年第一發願作一個好人，第二發願作一個現代人，第三發願作一個中國人。如此中國或者有望。要作中國人，必需知道中國是什麼，若于中國文史毫無涉獵，那只是中國所出的石頭草木。記得一二年前芝加哥開了次中國學生的夏令會，請一美國的中國學教授去講演。此人于講前告訴我他所說的大意如下。一你們遠道來此，為的是學習西方的文明，但有一事在你們未來以前必已有了研究的，即是你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在某一方面說是遠勝過我們的，是為我們所渴求學習的。有了它，你們才能權量輕重，知道你們在此最應該學習的，以及如何將它和固有文化配合起來，庶幾乎不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你們雖求學于此，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來答覆所遇到的美國人對你們的問題。他們希望知道中國。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論所習何科，皆都已具備上述的資格來作交換文化的使者」云云。此人所說的，以及未說的含意，皆極顯然。我對於他之譏刺中國留學生的忘本逐末，實是非常贊同的。在外國，我們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學生，而且是中國學生，在國內，我們他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的中國學生，而且是現代的。無論如何，我盼望他們時時刻刻不要忘記多多學習中國的文史。 三十六年十二月清華園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華盛頓通信)

楊慶堃

一 謠言和心境

新年前後，美國北部各州風雪特別重，許多人怕汽車的水箱會冰裂，於是到汽油站去買防凍液，但多半是找了幾十家汽油站沒有一家找得到。我聽見一所油站的管理員對顧客說：「在平時，總公司對這站每年度發給防凍液約四百二十加倫，但今年祇發了六加倫，貨一到就賣完了，此後再也沒有來貨的消息。我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全國製造防凍液的工廠，正在日夜開工，出產量超過以前任何一年，為什麼市面來貨反而這樣短絀？許多同業說，政府正在大量

收儲防凍液，以備對俄的不測，因為萬一美國對俄開起仗來，北極地區將成主要戰場之一，坦克車和一切軍用自動車輛若沒有大量的防凍液，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就走不動。美國軍隊在許多北部高山，不斷的操練雪上行軍，和市上防凍液的短少，是互有關係的。」

油站職員這席話，除了操演雪戰一節，確會屢見報章之外，其餘是否可靠，不易斷定。然而，這些話總反映出美國人心的動盪。自大戰結束以來，表面上，世界是渡過了兩年多的和平日子，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在心理上和行動上真正的解除武裝，恢復和平。以世界新霸主自任而與蘇俄對壘的美國

，更不能例外。

美國去年生產了二千三百一十億元的物資，工商旺盛，工資高漲，失業數字之低為十八年所僅見。至少在目前，這是經濟大繁榮的黃金景象，但美國朝野人士，却缺少了與經濟繁榮相伴而來的樂觀和愉快心境。他們的口袋裏儘管塞滿着繁榮景象帶來的鈔票，吃得飽，穿得暖，戲院舞場，座無虛席，耶誕前夕紐約報上登載着一萬元一隻的黃金和鑽石交織而成的自來火盒 Automatic lighter。但這豪華千金的氣概底下，似乎處處藏着『有花堪折直須折』的意味。

紐約百老匯路上的一家夜總會裏，除夕那晚上的舞伴遊人擠到沒有插足的餘地。香煙化成的重霧覆壓下的人裏裏面，有三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少女，圍桌漫漫地喝着『高球』酒、談起時局來。三個青年男子都是這回大戰的退伍軍人，其中有一個說，他雖然真心傾愛了一位小姐，但總不敢提到婚事，因為自己不知道明年或是後年，就會再給國際局面追上征途送命。另一個青年也點頭低聲的說，一年前，他的太太要把他的軍友捐給寒衣救濟運動，但他對太太說：『這幾套軍衣還很完整，不獨不能捐掉了，而且還應及早洗乾淨，燙光滑，好好的藏在箱子裏，將來儘有用得着它的日子。』他們低微的談話聲音，不久就給震耳欲聾的舞樂所淹沒了。

美國人這種心情，可說是美國目前外交內政很自然的反映。在外交方面，去年一年間美俄關係的惡化，是顯明的事實，就是素來政治意識不強的美國人，也總能看得出來。在戰後的世界裏，美俄能否和平地相處？這在去年年頭還是大家猜測的謎語，但是到了給倫敦會議失敗所送走的年尾，雙方斷難妥協的局面，顯已鑄成，在五六年內的將來，縱使是和平，最多也不過是武裝的和平。

已發展起宏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雜誌，在十二月十五日的一期，發表了『對德新政策』一篇社論，裏面說：『一場舊的戰爭方才了結，一場新的戰爭又已開幕。』在一片『冷仗』聲中的年底，這話絕非美國輿論界裏孤立的呼聲。我們可以再看看政論家 George E. Sokolsky 氏（此公原是上海的白俄，五四運動以後才來美國，現在成了美國右派輿論代表人之一），在今年元旦迎新歲的文章裏說：『在國際上，一九四七年可謂獲得了兩大進展，一是美俄友誼的假面具，從此折穿，二是聯合國機構之虛弱無能，已成公開事實。……美國與蘇俄間哄騙式的甚至污穢不潔的友誼，從此告終，美政府今後不必再以對俄友誼一類的字眼，去蒙騙人衆。』事實上，去年入秋以來，在美當局對俄的詞令

中，就連口頭的友誼字眼也沒有提過幾次。

二 『軍人的引進』

在美國之內，透露出火藥味和襯托起戰禍重臨的心理的政治措施，隨處可見，其中尤以美國軍人大批干政，意義最為重大。自從去年的年頭，馬歇爾將軍從中國回美任國務卿以後，軍人在決定政治方向中的地位，就日益重要。羅斯福死後就缺少超羣人物的美國政府裏面，馬歇爾可說是美國人民視線最集中的一顆新星。Time 雜誌奉他為一八四七年的首位名人，稱他做『命運的決定者』。開年後杜魯門總統向國會全體，報告國務，國會在場議員對他的反應，冷若冰霜，但馬歇爾一入國會報告外交政策，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對他的歡呼熱烈，却得未曾有。除了馬氏的例子之外，還有麥帥和艾森豪威兩位大將軍的參政空氣，一部份的政客要擁他們出來競選總統。麥帥的政治空氣，近來雖已沉寂下去，但刻下我們若數三名至四名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總免不了數到艾軍。

以往半年來，美國輿論界中提述軍人干政的文字，很有幾篇，左派的言論對於這趨勢，更是強調地指摘。但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 Harper's 雜誌，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裏，也登載了『軍人的引進』一文，文章作者又是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包爾德溫(Hanson W. Baldwin)氏。包氏認為：『美國生活中的軍人勢力，日益膨脹，頗足以危及美國的民主自由。』他列舉一九四七年身膺美國中央政府要職的名單，作為佐證，這單子包含下面的職務與名字：

- 德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Lucius D. Clay 中將
- 陸軍部副部長 William H. Draper 少將
- 駐巴拿馬國大使 Frank T. Hines 準將
- 駐南非洲聯邦大使 Thomas Holcomb 上將
- 奧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Geoffrey Keyes 中將
- 駐比利時大使 Alan G. Kirk 海軍上將
- 美總統顧問及白宮幹部人員長官 William D. Leahy 海軍上將
- 日本總督 Douglas Mc Arthur 上將
- 國務卿 George C. Marshall 上將
- 國務部副部長 Charles E. Seltzman 準將
- 駐蘇俄大使 Walter Bedell 中將

訪華特使魏德邁中將

民用航空局局長 Lawrence S. Kuter 少將（本年一月委任，故未在包氏名單之內）

這名單所提示的最顯明的意義，是軍人之操縱美國外交政策。馬歇爾的權勢地位，不必贅述。現在對社魯門總統的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是一位海軍上將 (Leahy)。決定美國對外關係的樞紐國家是蘇俄，而駐俄大使是位陸軍中將。巴拿馬運河握着太平洋大西兩洋咽喉，是西半球的軍事要害，而駐巴拿馬國大使是位陸軍中將。戰事結束後，日德奧等國的美軍佔領區的行政管理，照例應屬國務部，但現在都直屬軍人系統。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牽涉美俄間以至世界和平，而代表美總統訪華以決定對華方針的專使大員，前後兩次都是軍人——馬歇爾和魏德邁。美國和平時期的慣例，是軍部行政首長不用專業軍人，但戰後至今，專業軍人充塞了軍部行政要津。民用航空局這機關，祇有戰時才發生軍事作用，但在名義上已轉入和平的現在，這機關已由軍人去掌管。

而且，上面這名單祇列出主要角色，次要的行政幹部軍人，並不在內。但除此之外，美國還派出了十三個軍事團，散駐南美洲各國，握有軍事和政治大權。這批海陸軍人和軍事組織之參加政治，操縱外交樞紐，自然替美國政治塗染上一層軍治色彩。「軍人干政」一詞，若用於近代的中國，是指軍人靠着槍桿去打入政府，造就私人的政治地位。但在軍隊已經國家化了的美國，是沒有這危險。除了幾個例外的貪污壞蛋之外，這批軍人都是才識優異，盡忠國家的公僕。但溫和保守如包爾德溫氏，也覺得他們之大批參政，有把美國政治鑄成了軍事模型的危險。他們既出身軍籍，所以都素有發號施令，厲行紀律和着重服從的習慣，以及他們軍事生活淘養出來的逢事以武力取勝的基本觀念。

三 軍事的措施

美國軍人之大批參政，在美國政治措施上發生重要的作用，這是很自然的結果。下面是幾件年內發生的事例：

海陸軍合組了國防部，海陸空軍副部長共三人，這正副部長四人都可以承總統之命，列席內閣，這一來內閣裏軍人所佔席數比例，就很龐大了。

海陸軍部內關於政策與政治的機關，已和國務部成立了密切聯絡的混合組織。從此，外交和軍事政策，打成一片。

軍事機關對於科學研究，大規模參加，僱用大批成名的科學家，以至資助和指揮學術研究機關的工作。美國學術機關中的物理學及其有關科學的研究和

教育方針，現已受到軍事政策的重大影響，而享受不到全部的學術自由。美國各學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大為擴充。和平時期全美普及軍事訓練一案，勢將在本屆國會提出討論，贊助此議的議員，人數甚衆。

海陸空軍改組案，規定以長官一百人，組織參謀首長會，並設總領大元帥，在危急時，給他操縱全國命脈的大權。查自俾斯麥以來，參謀本部實際統治了德國，而這參謀首長會的性質和組織，和德國的參謀本部，同出一轍。

美國工業與海陸軍事機關，維持極密切的聯絡。並且，美國經濟權力之集中，極便於軍事的指揮和動員。（一九四七年的美國工業資產，約有一半是落在二百家大公司手裏。一九四一年以後，好些新公司或原有小公司利用戰時市面的需求，大大的擴張業務。樂觀者因此就說，美國的經濟權力日益從集中而變成分散，他們指出一九四一年以來，新立的和擴充而成的大規模工業組織，不下八百家。其實，新成立和新擴張的大公司之數目衆多，是美國歷史上戰時和戰後所慣見的過渡現象，等到經濟完全恢復常態，這些新興的公司中，會有很多倒盤。縱就目前的過渡時期而論，這新起的八百家祇握有全國工業資產的六分之一，比起最大的二百家握有全國工業資產之半數，二者難以相提並論。）

戰後美政府以廉價大量拍賣剩餘的軍事物資，但許多的軍事物資現已停止拍賣，由政府自己保留，以備不測。

武器的製造，事關國防機要，外間知道的很少，但報章期刊不斷登載關於祕密武器的試驗和製造的傳說。從超聲速的飛機，毒菌戰，以至原子彈的威力和產量的大增，都帶給了美國人高度的刺激。

現在美國的武裝軍人，還有一百五十萬強，其中陸軍人數的衆多，僅在俄國之下，空軍已擴充至三十三萬五千人，海軍無疑問地全球之冠。而且，海陸空軍在今年繼續招兵擴充。

和平以來，美國軍費每年超出一百億元，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要負擔軍費七十餘元。現在杜魯門總統所提的四百五十億元預算，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龐大的。這新預算中，四分之一以上是直接用於軍費，而資助和救濟各國如馬歇爾計劃一類的間接軍事經費，還沒有包括在裏面。

四 幾種揣測

上述的一串事實，在許多美國自由分子看來，很危險，因為它會剝奪了美國人民的和平與自由。美國立國元勳的傑弗遜，早就警告國人，說和平時代的

政府如果包容多量的軍人和龐大的軍事組織，結果會傾覆民權吞滅自由。從傑弗遜至今，幾代的美國人都很能尊崇這遺教，在和平時期積極的節制常備軍數目，和壓抑軍人力量，歷來認定軍國主義和民主自由，不能兩存。然而目下美國大部份的輿論，對於上述的和平時期的軍人勢力和軍事活動，並無積極的反抗，祇有消極地接受，其間一部分原因，自然是美俄間空氣惡劣，人民總覺得這些現象是一時國防自衛的需要，而不覺得這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反常狀態。四方八面的宣傳，叫他們感覺到戰事還在他們的心境裏繼續，德國和日本投降，祇引進了暫時休戰，而沒有帶來真正和平。

上述的軍人參政和軍事措施，是不是美國武力對俄的第一聲？美俄大戰假如是無可避的惡運，那末，人類交這惡運的時間，是否近在目前？這套謎語恐怕一時誰也猜不出伯究竟。俄國在最近的將來？不願戰和不能戰，大約是公論。

解放區印象記

譯自一月廿四日密勒士評論報

自從四個月以前來到解放區，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冀縣（冀南）的農耕用引機的設計上，該地控扼河北平原的往還交通。在那時候，我雖則沒有充分時間去細察當地的情况，但總覺得既經在一箇地方耽擱了許久，對於那箇地方多少有些印象。

印入心目中的第一件事，便是那被八路軍所解放而現在由人民解放軍保衛着的廣大的地區。外界一般都以爲中國共產黨是穴居於崇山峻嶺，或局處於延安那種荒蕪不毛之地的。但在這兒，在世界大平原之一的河北平原上，一個人可以駕了一輛吉普車，行駛上三天兩天，却還沒有走盡頭。在那樣漫長的平原上，長着豐盛的五穀——數千英方哩的麥子、高粱、稻子、棉花、落花生、甘薯、洋番薯、蔬菜等類。這兒是一大平原，是一豐腴之區，並且是自古以來用武的戰會。

表面上是一樣的

表面上，這兒和華北其他地區沒有什麼兩樣。同樣的木輪車子在泥路上吱吱推過，同樣的艱苦農人拉着慢施調

。另一方面，據熟悉美俄形勢者以至一些和美國當局有深切關係的人物的見解，美俄關係無論爲何惡化，在三四年內，兩國開戰的可能性極少。就以往的事例去推測，除非有很大的變故，美國祇是一面作有備無患的行動，一面盡量犧牲金錢和物資，喚使第三者去抗俄，而不會以主動地位，親手對俄發難。但這不過是一些揣測。大局的演變怎樣，很難由有關的一方面單獨地去決定，而須由有關的多方面的態度，策略和行動，互相推演而成。這錯綜繁複的世界，連杜魯門或史太林也不會預知。芸芸衆生一分子的汽油站管理員和夜總會裏的退伍軍人，直覺上受到火藥味的刺激，祇有跟着本能的指使，去覆述幾句謠言，和囑咐妻子把方才卸下的戎裝，善藏備用而已。

（一月十六日華盛頓）

一個聯總工作者

遊歷者希望革命會改換了鄉村的面目，但往往是失望的。土地改革在稻田裏看不到蹤影。鄉村自治在街鎮上也不顯著。但倘使一個人仔仔細細地觀察一下，那麼他將發見目前的中國，已經不是他從前所知道的中國了。

我居處的地方，絕少兵士，甚至連市鎮上也是如此。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城門口往往駐守了重兵，平常百姓進進出出，總得經過一番檢問。政府機關左右都駐了兵，地方團隊到處巡邏徘徊。但在共產黨的後方地區，兵士是稀少得很。老百姓自由自在的走路，自由自在的進出城市，自由自在的進出政府機關。偶然在路上也會發現一兩個兵士，那明明是從前線告假回里或公休回家去的。他們往往帶着武器一道走，那也是很新鮮的。在國民黨區域裏，很少看到一個離職的兵士帶着槍的。這兒有些地區是用來練兵的，在公路上，軍隊時有調動。但作爲一箇戰時鄉

村者，兵士是異常稀少呵。

另一方面，民兵雖然很多，每天清晨，就可以看到他們在莊子裏打穀場上操練着。有時可以看到肩頭吊着槍，頭上圍了一條白毛巾的高大農人，到城市裏去。有時可以看到他們在公路上大隊動員開拔，或在路旁樹蔭裏休息，有時二百人，有時三百人。在當地，所有的人民都武裝起來了。

無用的城牆

武裝了的人民顯然不須要城牆。任何地方的城垣都將破，或已被拆卸。這和華北別些地方的急急重修城垣，或將城垣而高加廣，恰好相反。在東北有些城市，過去是沒有城垣的，今年却急急的圍起一道土垣來了。但是在臨清（Linching）中共區，他們却用城牆來修補河堤。城市的人把千萬塊城磚拿回家去修補被日本人所毀壞的房屋。農忙時期過了以後，同樣的城磚便用來修築公路。在邊區地帶，城牆是各種建設材料的豐富資源。由於城牆剝平了，城市開始和鄉村打成一片，不再是土豪地主們藏積財物

的堡壘。

來到此地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衣着的兩樣。任何地方你看不到有穿得很華貴的人，除非那些剛從天津到這裏的商人。任何地方你也看不到有衣衫襤褸的人。通常你所看見的，都是自紡自織自染的衣着。紗線固然比較粗糙，織工也比較惡劣，印染也不能耐久，但却是穿得耐的，同時老百姓所穿的僅是他們的人工。

辛勤的工作

冬天到了，男男女女穿上新棉絮製的衣着。整個的夏季和秋季，婦人們就為了這事利用餘暇辛勤地工作着了。我們到處可以看見她們在紡紗，有的在家門首，有的在戶外樹下，孩子們就在她們身邊玩耍。我們也見到她們在織布，在糊墊棉絮，在縫製衣着。有一時期，婦人們也在為兵士縫製冬季的制服。

今冬這兒的老百姓可不憂凍餒了。雖則今春旱災嚴重，但是夏季裏穀物豐收。當地的人都說，這箇地區，有好些年沒有像現在這樣廣泛地努力地耕作了。今夏穀物的意外收穫，使種田人儘量的種下麥子。以前從來沒有種過許多麥子，因為過去即使年成好，豐收了，種田人所得還是有有限，大部分都讓地主和政府拿去了。自從共產黨解放了那地區，穀物都歸種田人所有，他們現在祇希望風調雨潤了。

過去冀縣在特殊的環境下，有千萬畝荒地，但我在冀南一帶所見到的，除了極少的零星阡陌未墾種外，其他都是熟田。我曾經探問臨濟農事試驗場附近約有五畝大小的一片荒地，據場主張君說，那是一個地主的，他從未墾種過那片地，他所有的田地自己都不能耕種。

種棉競賽

這兒對於老百姓的種植棉花，解放區政府有一箇給獎的競賽來鼓勵他們的興趣。那競賽似乎頗見成效。到處都種了棉花。從南宮往南去，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土地都種的是棉花。

人們也許會猜測像這樣一箇化外的地區，商業大概是振不撥的了。但適得其反，像臨清、威縣、鄆縣、南宮等城市，商業非常繁盛。店舖裏堆滿着土產。商人和商店的數量，比較日本人佔領該區的時候，要多出一倍以上。農民因為成了土地和穀物的主人翁，在他們的生涯中第一次有自己鈔錢可花了。商人和小販都有供不應求之感。

在這些城市裏所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乞丐的絕少。我不能說在解放區中一個乞丐也沒有，在武安地方我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在大街上拿着討飯碗。我也曾看到三個瞎子手拿銅鑼在蹣跚街頭，但他們也許是有什麼買賣的，總之，於短短的時期中，很難相信乞丐是絕跡了，但確有這樣的趨勢。娼妓也是同樣的情形。我曾日夜在這區域中最大城市裏的大街小巷閒逛，却沒有看到一個娼妓。

最奇特的是在解放區中沒有犯罪行為。你可以開車到一箇處所，車子裏滿載着行李，你下車進入屋內，談了三小時話，當你回到車前，那兒有一大羣人圍聚着在看車子，但車子裏的東西不會遺失一件。在冀縣農耕車引機設計處，我個人有幾箱子的私下東西，散放在屋子裏。房門常是開着，而進門戶也從不下鎖，但在四個月裏，我未嘗遺失半點東西。

為了維持那些農耕車引機，我們有許多貴重的零件和剩餘部分。我們因為工作繁忙，沒法檢點那些零件，十天半月的野外工作，每天有許多箱零件拿出去，但我們從來沒有遺失過一點半點。

還有一個關於農耕機械化設計的故事，也非常有趣。那些耕作機械工場，由聯總總運到中國來的數千百噸的機器，是最貴重值錢的東西。有兩個運到解放區來的工場，內中還包括特殊的部分，是在上海海關密封了的。國民黨員是不主張把那些東西送到解放區裏來的，但不知怎樣弄錯了，把那些機械件用船裝到滄縣。後來滄縣失陷，那兩個農耕機械工場便成爲解纜的了。上海聯總機械工場裏的一批人，自以爲他們是懂得中國的，便和派到解纜來管理機械工場的人員打賭，以爲等到派來的人到達目的地，那些機械早已不知去向，被人偷光了，因為像上海許多工場裏的機械，雖則門禁森嚴，却是被偷盜得一乾二淨，所以他們中間打了賭，賭五塊錢的美金。殊不知等到派來的人員抵達臨清，那兩大箱的機械却原封不動，還是他們在上海裝箱寄出時的老樣子。

有些外國遊歷者會報道那箇地方的反美情緒。他們說他們曾受到嘲弄並且遭到打擊，爲了他們有白皮膚高鼻樑。但我自己却從未經驗到過。那兒的人對一部分反動的美國人雖不喜歡，對於我却很友善。我曾在生過赤痢以後的一箇復元期間，在滄縣病院裏住過些時。每當晴明的午後，我常常在大運河堤岸左右盤桓。國民政府的軍隊那時正衝向城市反攻。頭頂上是戰鬥機向南飛吼，遠處傳來的機槍聲漸漸可聞。但是，一河兩岸的老百姓見我去，總叫

我坐下談天，常常有人讓我在他所坐的板凳的另一頭。

人民是和善的

任何別的地方我都發見同樣的友情。當我告訴軍士和民兵我是美國人時，他們也會驚奇的，但是不久，他們便和善地和我談話，並且問我許多問題了。聯總的同事們對我說，那是因爲我們工作在新解放的地區，共產黨員在那裏還沒有時機煽動老百姓的反美情緒哩。可是當我去到晉冀魯豫邊區首府的山岳地帶時，老百姓的態度也還是同樣的。我是傍晚時分坐在驛車上到達目的地，登時便有一羣孩子圍聚，攔索着我的衣服並且問我下面的問題。

「你們國家是那一個？」「我是美國人。」
「美國人！多稀奇！喂，這箇傢伙是美國人哩！」
街上頓時傳遍了這箇消息。許多人都擁擠着來攔望，並且問我說：「你對於解放區覺得怎樣？」或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是幫助蔣介石的麼？」

邊區政府對待我們很優渥，供給我們的一切費用，並且要使得我們滿意和快活。不幸的就是不讓我們隨便東跑西走。有些聯總的工作者就覺得受了委屈，因爲正在戰爭狀態下，有些地區便不讓你遊歷，也不許攝影。他們憤怒這種個人行動的束縛，並且由於其不說明真正的理由，使他們格外憤怒了。在中國一般的習慣，假如說那兒的路不好走或是天氣太壞，那便是說不要遊歷者跑到那些地方去。共產黨員比起國民黨員來，固然坦白得多，但是他們還沒有認識西洋人是更愛理智的，只要你打開天窗說亮話，那麼什麼事情都能說解了。

個人的障礙

行動的束縛，雖則絕無僅有，但鑒於戰爭的殘酷，在一般外國人看來，就認爲這是人身權的減削，同時是極權主義和官僚傾向的泛濫。這種個人的障礙，頗影響到對解放區的認識。解放區中的每個人雖說確實把握了真正的民主，但由於這種個人行動的束縛，使得一般人容易誤解，對於解放區下一箇箇的斷語。

對於一個新近來自殺遠的引機設計人員看來，解纜和行總之間，距離太遠了。在國民黨區域，主管人員是至高無上的。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倘使他的下屬不願意，只有想法怠工）。他離開了職位，一切的決定便蕩然無存。沒有人負責做下去。但在解放區便兩

樣了。負責的人前後相繼，在一貫的政策之下互相協調。在重大的事件上，這兒是沒有獨個兒的決策，毋寧是開會議決的。高級會議似乎也不願意壓迫下級會議。他們中間的關係，毋寧說是解釋的和輔導的。

沒有獨裁

偶然我和解總的陸清首腦杜老先生談起，爲了曳引機設計的順利進展，「那類事情是必須做到的。」是的，「我會同他對我說，『我深信你是對的，但我不能就此下命令去。我們得討論一下。讓每個人都知道爲什麼必須這樣做的道理。我們必須爲此開箇會來服服他們。』這是箇迂緩曲折的做法。往往開會也可能開到牛角尖裏去，但在一個任重道遠的當口，便祇會有好的結果。老百姓假如不同意這箇命令，他們會愈工的，無論是誰來發號令，都是一樣的。共產黨人，至少是解總方面的共產黨人，都知道怎樣由理論上去說服人民，並且從而獲得老百姓的援助。至於曳引機設施的本身，民主主義是其基調。幹部和練習生定期會集，來共同討論許多問題，倘使他們高興的話，並且可對主管人員提出批評。練習生決定他們日常的工作表，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研究時間。他們選舉出他們自己的頭目和分隊長。因爲每一件事須經過大眾的批判，並且須忍耐他們的決斷，使得一個外國顧問人員的工作比平常格外紛繁，可是同時却也十分有趣。

設計處首腦張君差不多每天到我的地方來申訴，或報告那些練習生的理想——他們不依照同等機會開車啦；那野外工作的時間延長了，使他們沒有研究的時間啦；以及我浪費了氣油啦等等。他們再三的要求我增加講授有關馬達和耕作機器知識的時間。因爲我自己是一個主強植物致知（由經驗累積知識）的人，再加以從聯總的立場上看，我們必須在大地凍冰以前儘量開墾，所以我儘可能拒絕了課室內的講習工作，爲了這件事情，我們中間經常起了劇烈的爭執。到後來我們中間獲得了妥協。我同意每逢天兩便在室內講授。那裏知道從此以後一連天晴，所以對此事我終於獲得了勝利。

當問題轉到既開墾的土地如何利用時，每個人部徵說到了。上至縣長，下至貧農，都暢所欲言。那些有牲口和未耨的富農，是把土地分出來給那些能種田的人去種。而在另一方面，貧農們便在每個村莊分了田共同耕作。關於這箇問題，在各村莊裏召集了許多次會議加以討論，村長和區長再三的接洽，結果是貧農佔大多數，他們佔了上風。

細土地分派着耕種了。

特殊的給養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解放區政府人員是忠誠而且刻苦。他們對於自身毫無奢望。但是因爲我是一個外國人，他們認爲要給我特殊的飲食，在最初幾天裏，設計處的幹部和早晨，我在進餐時發覺只備下兩客，是給我和翻譯喫的。其餘的人認爲我飲食的標準太奢侈了，和一般當地人民的食物相去太遠了，所以他們自動的在另外一處喫着簡單的食品，而把我放逐於豪華的孤獨。對於這個隔離，我盡我所能地抗辯了，最後我們獲得了妥協，便是我們大家在一塊兒喫粗糲的東西。結果，冀縣的飲食，對於聯總工作人員，是出名的最粗惡的了。

當去年夏季的旱災時期的最後幾個禮拜，我得到一個機會發見那些人是怎樣地去克服危機。八月裏，冀縣的穀物額已受到數月不雨的影響。當地的老百姓都惶惶不安了。他們開始挑水到他們田裏去，希望少能救活一部分穀物。年老婦人和小童都掙扎在灼熱的田壟上提水灌田。我們有一輛輸水專車，和四輛大的運貨車。還有些空的汽油桶。大家決定把空汽油桶也利用來運水。在一切未定當以前，那主持人早知道了那些人最須要援助，算總殘廢生病的人，他們自己不能幫助自己，於是我們便代他們運水。

艱苦的工作者

這兒政府人員的艱苦工作，打動我的決心不止一次了。有一天我到區公所去找一位余先生，他是冀縣第三區區長。除了書記之外，區公所裏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人都專到村莊上去了。我們決定到村子裏便會遇着余先生，我們隨後登上一輛曳引機車去追蹤他。那次真是大兜圈子，因爲我們所要找的余先生是騎自行車走的，而他却偏偏的在那天須訪問很多人家。每當我們駛抵一村，就有幾十個村童搶着告訴我們余先生到北頭去了，南頭去了，東頭去了，或西頭去了。那些村童和余先生顯然是很熱誠的。最後我們在和鄰縣交界的地點終於找到了他。

在我們討論了農耕曳引機事務以後，我問起農民收穫以後究竟繳納多少租稅。余先生的答覆是：每一單位的土地都有標準的產量估計。租稅視實際收穫的比例而徵收。凡是與標準相近的，納稅較輕。但倘使農家的收穫超過了估定的標準，那稅率超過標準的部分便無須納稅。又如備

使每畝收穫在標準以下，小過了最小限度的估計，或其總收穫小於他家屬的最低需要，那麼也不用納稅。

基本需要

拿麥子舉例來說。倘使每畝收穫少於十六石，那末農人便無須納稅。再如農家每人的總收穫小於三百石，也無庸納稅。這個政策是這區土地政策的典型。這政策的決定，是拿每個人的生活基本需要做準繩的。

在某一次鄉村旅行中，我遇着了這典型政策的又一例。我返避一位冀南銀行的人員談及旱災地區來戰踏災情。他是來考察「」的情況，藉以決定今年的放款原則——往常的八厘至一分五厘的利息照否收取，或減輕利息甚至無息貸款。這人是實際生活在農村裏，以求得正確可靠的消息。他那銀行是政府的機關，但却沒有一成不變的借貸政策，完全視人民的需要而適應之。

但是這兒不僅一般低級公務員如此的艱苦卓絕，如此的生活簡單，同時努力去理解解農民的需要。我曾和兩位同等才幹的解放區政府高級官員共事過。內中的一位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民事局局長袁先生，他同時是解總的一位委員。他常年東跑西走，從一地跋涉到另一地，有時坐車，有時騎馬，有時甚至徒步。他們到各地去考察訪民瘼。有一次雨夜，我們一大批人帶着六輛車子被雨阻在臨清縣西數里之遙的泥塗中。雨一下下了十五箇鐘頭，途上的泥潭積有三尺深。我們弄得進退維谷，最後是住到一家村店裏的冷坑上過了一宿。就是在這一夜裏，袁先生騎着他的馬滿夜經過我們那箇地點，趕到臨清去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兩天以後，他又到別處去了。

像這種人，他們所注意的，並非局限於農業問題的一方面。他們也顧慮到一切運輸和工商業的發展計劃。事實的證明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數天以內看到漫長的一條公路築好了。在邯鄲縣有一個巨大的 motor pool 和運輸倉庫正在修建中。那 motor pool 的工作人員——機械師、車掌、和政府中人——正在建造他們的寄宿舍。邯鄲公路也正在重修。

黃河堤工設計

最艱巨的工作，自然是黃河堤工的設計了，但這箇卻不是我親眼所看見的。可是我見到那些政府人員和老百姓怎樣地拌着命動員所有的人力物力，用來防止黃河洪水泛濫的威脅。在八月裏，河道裏水位高漲了。在幾天以內，

增築了三百數十里長三尺高的河堤。堤身薄弱的地點弄堅固了。河灣處添設防禦。每隔數百碼，設有守望台，派人晝夜守望着。夜裏我們可以看到黃河的轉彎處守望台上的信號燈。水位曾漲到離緊急防堤三寸高的地方，後來慢慢的退了回去。由於共同的努力，大禍總算是防避過了，而黃河依然如故，未曾決口。直等到後來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唐官屯以南深溝熟地掘開了河堤，冀中平原遂致一片汪洋，盡成澤國。

人民的爲了自衛和福利而採取行動，在這兒是認爲當然的。但在一個遊歷者看來，總是不加贊歎的。舉個實例來說，在臨清和解縣的人討論到已熟地的無須訓練而施以耕作，以及促使老百姓立刻行動等問題的困難，常使我頭痛；但等到我回到冀縣，那成問題的地上，已經種下了麥子。當我離開冀縣去臨清晉謁時，這兒已舉行過村莊會議，種籽也分發了，計劃早已打好，差不多有一萬畝的土地都已耕作好了。老百姓乾脆把所有的牲口、播種器、轆轤以及所有的人力統統放在田隴上。十四箇村子的集團在一箇下午天便種了五千畝地。說實在話，像這樣的魄力，我相信連他們自己也要贊歎的。

互助團體，八十至一百家攤派人工、牛馬、車耜等來共同耕作，這風氣已廣播各處。但在這兒，人民的總動員依然如故。便是連小孩子也得參加社會服務，倘使可能的話。小孩們不僅要上學唸書，還要幫助田裏的接濟，甚至組織了先鋒隊，到公路上去保衛公路，同時捉拿奸細。他們對於那個工作非常認真。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老百姓可以自由自在走路，自由地出進城市。但是如果遇到孩子們在執行他們的任務時，便有了例外。在那個時候，無論你是誰，都得被阻止下來查看你的通行證。

看到下面的一箇故事，往往使人發笑。一個六尺高的小伙子，插了手槍，攜了公文包，急駛着自行車通過城門，突然後面一個不到三尺高的孩子，追上了那個人，對他說：「你到那裏去？」那個大傢伙粗魯地回過頭來，似乎說：「與你什麼相干？」但一看到那張凜然不可犯的小臉，他立即微笑了，彷彿有點抱歉似的，對着下面俯立的人看看，彷彿說：「那有什麼辦法呢？」同時伸手到衣服裏去摸出他那通行證。那個孩子展開了通行證，但是他却不認識上面的字，他嚴肅地拿走了那通行證，去給路過該處的大人驗給他聽。直到進行證驗過疑誤，纔把手讓來人過去。有時那小小民兵拿了俯着紅繩的帽。

在中共區域裏，每幢亭廊由共同的努力和艱辛工作獲

致成。人民的頭腦和筋肉是唯一的資源。照現代的標準講，中國離工業化還遠得很，不過解放區作比較，那麼國民黨的統治區便是工業巨人了，在他們那裏有汽車，汽船，火車和飛機，工廠，鐵礦，以及動力站。通商巨埠和城市都有郵信，電報，電話以及無線電相貫地。在解放區，電話線是稀世之珍。雖說這兒沒有那些交通利器，但老百姓仍能互通音信。馬車和自行車在大道上往還不絕，新聞紙照常分佈着，郵信照常遞寄，假如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了，每個村民是由揚聲筒通知的。

初來解放區的人們，往往會喫驚的，當我來到這兒的第一晚，對於那一陣像驟死的牛鳴和驢子叫喚的揚聲筒的鬧音，就被嚇得一跳。後來問起這事，方纔知道是村子裏的播音人在高屋頂上通報來了一個外國客人。有時我也懷疑這種方式的廣播，聽的人是否清楚究竟是些什麼。我曾問過他們，他們都說他們聽不清楚。可是有一次這種方式的交通效果便顯了出來。我去到一箇小村落裏，找一位名叫韓大明的，他是晉冀魯豫邊區的第二個勞働英雄。村長告訴我韓大明住在離村半里的一箇小莊上，他於是登到屋頂，手裏拿着揚聲筒，像黃牛叫似的召喚那位韓大明。幾分鐘後，韓便來了。

勞働英雄

這位韓君，是從連年戰禍和革命中露出頭角的。他現在已是四十三歲了。六尺高的個兒，瘦削而堅強。他滔滔敘述年來他和他的村莊怎樣從千災百難裏歷練了出來。他以前曾經有過十次被擄地。後來日本人來了，接着便是洪水爲患，水災過了又是旱災。農民們把他們所有的牛羊和犁耙都賣了，以支持幾箇月的生活。過後成千成百的死亡了。韓自己却偏偏不肯死。他試着喫那些草根樹皮和秀草的種子，發見其中有的頗滋養。他組織了羣衆專門蒐集那種滋養的植物。活下的人都隨着韓大明要求土地耕作。他們頭項上曳了犁耕地。他們打了柴拿到城裏去賣。他們和日本鬼子開仗。於是接着便是抗戰的勝利，內戰的爆發，和土地改革。現在韓大明有三十畝耕地，和一匹精壯的牛，那匹牛是他在勞働英雄選舉中得到的獎勵品。勞働英雄先由鄰人推舉他，再由區裏推舉他，此後經縣裏和省裏，最後由整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勞働英雄會上通過。他現在雖則仍工作生活在他那一小塊土地上，但他已成爲地方的領袖和全國的英雄。

人民的渴望

當我和韓談話時，別村莊子裏的人聚了攏來參加了討論。在韓所談到的以外，每個人都增加了一些意見。當話題轉到將來時，他們有的稱述他們希望重行申請耕地，有的說到正在組織中的互助合作，有的說到今冬的收穫，有的說到區團隊和劃境的可能性，他們衆口爭發，彷彿火花爆發。

和這些人在一起談話，便不禁感覺到這地方有很大的希望。四千年歷史的累積，他們突然的向前推動了，或許步伐並不一致，或許不依同等的速率。可是今年的生活已勝過去年，明年的計劃已經存在他們心裏了，他們並且想出種種新方法來增加生產，來增加耕地，來共同努力。

這個新氣象是土地改革和大衆生活改善的結果。我未見到什麼羣衆大會。我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究他們在怎樣地改革，以及蒐集關於土地再分配各種統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些被沒收的土地和財產，的確分給與人民大衆了。土地的重分派是事實，同時是人民所要做的。原來耕那處田地的人即是其所有者。在路上問每個老百姓，他將告訴你「我家得了三畝地，一輛車和三間屋子」，或「我們得了一條牛，五畝地，八畝穀」，或「我得了兩畝地。其餘便折了現錢」。

人民願意鬥爭

在這地區，人民有土地改革作後盾，他們願意爲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而鬥爭。就在一月裏，我到山裏去，遇着六百個青年在趕路。每人背着破服，還帶了幾隻器皿。他們三三兩兩的走着，有說有笑。他們都是一區裏的志願兵，趕進城去入伍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穿制服的，也沒有一個武裝的督隊人。三天工夫的動員令，單在縣縣便結集了四千個志願兵。許多有因爲體力單弱或性情羸弱，和一部分家庭方面分身不開的，都落選了。現在祇有些最精壯的人方能入伍。

這個分明使人想起有些地方的徵兵，是用繩子牽半毫無抵抗的老百姓的頭項，強迫入伍的。（費新譯）



關內外的烽火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一年來軍事的演變，使得戰場山東被丟在背後了。津浦路的徐濟段暢通無阻，而且很少破壞，似乎比平津京滬間的交通還安全。看來是個奇蹟，一語道破也是主要的戰場，長期的城鄉分治中，一方需要糧食棉花，一方需要日用品，有這等一條鐵路南北相通，毫無互易，兩方都是有好處的。共軍似乎現在不再破壞那條山東輸血的鐵路了，輸血是兩方都需要的。這其中絕沒有什麼一默許，有的只是經濟流通的自然規律。經濟生活是一幅變化無常的網，聯繫着人民的生活，儘管有人力謀自足自給，却難能「遺世孤立」。天下一家暫且不必談吧，中國是需要統一的，而且必然要統一的。人為的軍事上的割裂，只是一個暫時的變態，經濟生活會迫使中國統一；因此我們用不着過分

悲觀，戰爭雖則是個長期的，但是也絕長不到十年二十年。今年的戰爭是向南北兩端發展，山東是被丟在背後了，中原也有被丟在背後的，建從石門到德州到德州鐵路，現在已經開始培土方鋪石。以往作為副戰場的河北，為了支援東北與維護政府在北方的治權，在軍事向南北兩端發展中，今年春天可能是個相當重要的戰場。華北五省聯帥傅作義將軍適逢其會，我們要看看他與聶榮臻李運昌的鬥法了。

當頭棒下馬威

傅作義上台之後，一般人就料不到不是傅作義給聶榮臻一個下馬威，就是聶榮臻給傅作義一個當頭棒，結果是共軍與國軍都未定先下手，這幾年頭頭的河

擊潰共軍抵抗時，傅作義交通恢復時，戰爭重心轉移於平漢北段，傅作義部自稱以排山倒海的形勢，從涿縣沿鐵路西側追擊共軍——直到了保定外圍滿城西面的吳村鎮。傅的大兵團南下後，共軍却在退縮向山地以後，悄悄的向北繞來，與潛伏在涿水以南定興以東地區的共軍相呼應，突襲平漢路西側的涿水——並謀攻佔松林、高碑、切斷南下的傅作義部的後路。這一仗是相當激烈的。駐涿水的國軍兩個營，被共軍嚴密包圍猛攻，如果進攻一個小地方，一定是以絕對優勢兵力來幹，另一方面截擊伏擊援軍，以達到他百打百準，一吃一光的戰法。駐高碑店的傅作義基本部隊三十五軍團長魯英應，在涿水被圍。派他的部下卅二師師長李銘鼎前往援救。途中卅二師與共軍阻援的部隊遭遇在北義安莊村地

區，戰鬥還算相當順利，擊潰共軍抵抗時，傅作義交通恢復時，戰爭重心轉移於平漢北段，傅作義部自稱以排山倒海的形勢，從涿縣沿鐵路西側追擊共軍——直到了保定外圍滿城西面的吳村鎮。傅的大兵團南下後，共軍却在退縮向山地以後，悄悄的向北繞來，與潛伏在涿水以南定興以東地區的共軍相呼應，突襲平漢路西側的涿水——並謀攻佔松林、高碑、切斷南下的傅作義部的後路。這一仗是相當激烈的。駐涿水的國軍兩個營，被共軍嚴密包圍猛攻，如果進攻一個小地方，一定是以絕對優勢兵力來幹，另一方面截擊伏擊援軍，以達到他百打百準，一吃一光的戰法。駐高碑店的傅作義基本部隊三十五軍團長魯英應，在涿水被圍。派他的部下卅二師師長李銘鼎前往援救。途中卅二師與共軍阻援的部隊遭遇在北義安莊村地

區，戰鬥還算相當順利，擊潰共軍抵抗時，傅作義交通恢復時，戰爭重心轉移於平漢北段，傅作義部自稱以排山倒海的形勢，從涿縣沿鐵路西側追擊共軍——直到了保定外圍滿城西面的吳村鎮。傅的大兵團南下後，共軍却在退縮向山地以後，悄悄的向北繞來，與潛伏在涿水以南定興以東地區的共軍相呼應，突襲平漢路西側的涿水——並謀攻佔松林、高碑、切斷南下的傅作義部的後路。這一仗是相當激烈的。駐涿水的國軍兩個營，被共軍嚴密包圍猛攻，如果進攻一個小地方，一定是以絕對優勢兵力來幹，另一方面截擊伏擊援軍，以達到他百打百準，一吃一光的戰法。駐高碑店的傅作義基本部隊三十五軍團長魯英應，在涿水被圍。派他的部下卅二師師長李銘鼎前往援救。途中卅二師與共軍阻援的部隊遭遇在北義安莊村地

，與前方部隊當時完全失掉了聯絡，或許他自己想，涿水沒有了，北義安也沒有了，三十五軍團傅總司令的老本錢，這回教他犧牲光了，於是他在十四日晨部隊沒有集結完，他從容自戕了！他的自戕是副總發佈的消息，並沒有留下什麼遺囑。軍方說實際上他的部隊僅去了兩個團，涿水北義安均屹然未動。共軍經過這次劇戰也有氣無力的退却了，涿水解圍，聶榮臻這當頭一棒打擊得傅作義不輕，傅氏痛心他的部屬的傷亡，聽說心傷非常。共軍這次傷亡也不少，官方宣稱共軍死傷萬餘人，根據國軍俘獲估計，至少有兩個半團。下馬威對着當頭棒的一幕是過去了，這並不是主力大會戰了，這不是一個基於「表演性質」，藉作宣傳與序幕的演出。真正的大會戰，兩方還需要再作重大的部署。

需要負責支援東北，可是他的有限兵力除了照付境內的共軍外，已經沒有餘裕的力來支援。東北。而東北共軍六、七兩次攻勢，都是着眼在關內外交通的切斷，使得關內國軍不能向關外增援，而達成他長期圍困大據點軟化國軍的企圖。東北國軍不必說向外開展，就是要想守住心臟瀋陽和其他如吉、長、四、錦等大據點，也非有關內的援濟不可。長城一條歷史上的痕跡，劃分着東北華北兩轄區，共軍是慣於乘隙找縫的，他不放鬆在兩個轄區邊緣上的攻擾。東北華北雖然人盡皆知的唇齒相依，但唇齒之間有個空隙，極容易給共軍以可乘之機。北軍走哪不通這是主要的。原因。前一個月，盛傳楚漢春將出任冀熱遼邊區副總司令，最近政府才決定了以范漢傑兵團來打這個補綻。范兵團的兩軍人已在山東開始北進，即將登陸葫蘆島，駐紮錦西一帶，指揮部已決定設在長城線的終點榆關。這兩軍人到達以後，北寧路的守衛力量，當可加強，但能否保其暢通不受破壞，恐怕還成問題。至於整個扭轉東北局勢，當然更談不到。范本人有了新任務後又回廣東去了，聽說他的老母在大埔原籍被匪綁去，勒索美金二十萬元，他不得不回去設法營救。冀熱遼邊區的匪運沒有清剿，關邊境上的匪將不得不使他分心了。將來看他這一張補綻的力量吧，如果打得牢靠，東北可以稍鬆一口氣，華北也可以減去後顧之憂，安心在河北境內的攻剿。

陳誠總長出主東北行轅，雖然撐過了東北共軍六七兩次攻勢，但東北局勢並沒因為他這一張王牌打出而好轉。共軍繼續圍困着東北門戶，圍困瀋陽。要強好勝的陳總長，在東北病榻上患着胃病，他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而且兵力也感覺到單薄。最近一次瀋陽軍事會議前，他曾希望傅作義派出兵，但是傅的防區已經擴大到河北，沒有力量去增援東北，有禮貌能週旋的傅作義，當蔣主席到瀋時，他兵不

到人了，攜帶一些北

打漢統

華北剿匪總司令部

保垣設署的任務，除了維護華北交通線，保護大城市工礦港口外，還

保垣設署的任務，除了維護華北交通線，保護大城市工礦港口外，還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與

全盤戰略的新部署

褚光明

(觀察南京通信)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要范漢傑兵團來打補給。可是陳總長的胃病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設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發病。這件事和陳衛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衛立煌的新任命發表後，四五天來，忙碌異常，並參加國防當局擬訂的新戰略。新戰略的內容，綜合各方面的消息和就現勢予以判斷，大致如下：
將大江北以靜河以南，劃分為十六至十八個縱橫區，加強民衆組織，協助國軍，軍政配合，防範匪軍，以逸待勞，不使流竄入境。

冬去春來前
在東北冰融港開之前，共軍對圍困瀋陽的冰攻勢是不曾停止的，而且很可能在東北開港炮兵團，腳未定以前已有大打。現在衛立煌已飛瀋就職，去接迎共軍的新攻勢。這個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他僅有的把握是說，那裏有他不少的舊日的僚屬。他的黑髮與肥潤的面龐，還是戍守中條，遠征緬甸時的風度，但是面對着東北這個艱鉅的責任，沈默不語對記者多發一言。他不僅是抗戰名將，也是剿匪名將，在抗戰前與劉經扶打下豫皖皖邊區的大別山，進入金家寨，設立了紀功的立煌縣。但是這次出任東北重任，去保衛東北的心臟瀋陽，瀋陽是否也會有一天改爲立煌市呢？現在還難以知道。

衛立煌表示政府絕不放棄東北，就是吉長也不能放棄。關於東北剿匪的人事和未來的計劃，他說都還沒有決定，一切須到那裏與陳總長及各將領決定。他說他還是第一次到東北去，東北的將領在那裏共戰兩年了，一切他們都有經驗，他要以他們大家的意見來決定他的主張做法。傳衛立煌到東北去，將起用一部分東北軍的將領如萬福麟張作相等。衛氏對此也只是說，一切須到東北去。他先給林彪一個下馬威呢？還是林彪先給他一個當頭棒呢？後者的可能性恐怕比前者還要大一些。
元月廿二日

西北局勢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西北爲什麼還安穩？

(觀察蘭州通信)

政府有兩隻放在空中的大風箏，一隻是以平瀟鐵路爲牽線的東北，另一隻是過去以隴海鐵路爲牽線的西北。隴海鐵路不通已久，但以隴海鐵路爲牽線的西北（指甘寧青新四省），比起東北以至中國其他地方還安穩得多。這有好幾個原因：

(一)就中共言，遠在十餘年前他們便在此一地區的東角——隴東，建立了基地，前歲冬季他們向黨內提出的西北地區鬥爭綱領中也有以此基地爲根據，南圖平涼，進出蘭州的決定。但隴東的各主要城鎮如慶陽、合水等地，去春已爲國軍攻克，同時自和談之門關閉後，中共的戰略中心轉移向國內主要地區的爭取，不願把武力分散到政治、戰略上不甚重要的西北。

安穩的矛盾

西北地區的安穩對政府是有利的，因爲它能給政府以時間來鞏固這安穩，並製造力量幫可以幫助「綏靖」陝西與四川北部。這一點政府早已體認到，但是新疆首先妨礙了政府的步伐。

三十五年夏新疆勉強步上了「和平」的道路，但歷史積因太久，政府與伊方的心理距離無法縮短，到去歲夏天終於分裂。伊、塔、阿三區的特殊化，不但使政府不安，以致對軍事的佈置不能竭力進行，就是新疆甚至甘肅人民，也備懼於新局前途的變化。政府對新疆現在陷於矛盾的苦悶中：第一、對伊方之和談恢復斷已處於絕望，但還不能不伸出試探的手，這隻手能否爲伊方接握，表面上西北的關鍵在新疆省府能否改組，成組後的

之像蘭州這也算做中國大城市之一的地方，竟能安穩穩穩地度過了民國三十六年，至於西寧、寧夏，甚至在物價上也無較大的波動。

人事能否吻合伊方的口味。在目前對麥斯武德主席這一班人，除了爲迎合伊方外，實沒有更易的理由，但不應更易，還須特別支持。第二、爲了爭取新疆永遠和平，必須在教育與經濟上下工夫，必須集中財力人力，爲推動此兩大工作而前進。但是伊方的威脅，赫然存在，大部份財力遂不得不用在軍事配備上。從內地運兵到新疆要一筆大款子，到新疆後又是一筆大負擔，對土著人民也最進幾年來由於政治場面的急遽變化，封建勢力與新興勢力漸漸形成了對峙形式，雖然還不太嚴重。封建勢力對當局比較可靠，但支持他們只能於目前相對的效能，而不會於打造未來基礎上有何幫助；新興勢力，則無易把握，且彼等在人民中尙未起較大作用。第四、新疆在目前所需要的安定與發展的資金非常浩大，當局只有仰賴於貨幣膨脹一途，現在已發行二千元票面的新幣了，因而物價高漲，直接影響民生。以上這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去年一年間，當局爲加強控制新疆，曾以巨款完成了青新公路。這條公路通過的柴達木盆地，多係無人煙的沮洳地帶，必須經常拋出巨款來養贖它，否則如任其自然存在，有事時還是不能運用。以現在政府財政上的貧困及人事制度的腐化，我們對此路前途，非常擔心。其次政府對泛濫於新疆的貪污濁流，未始沒有決心來清除，但因為人事制度，公教人員的待遇（觀察三卷十八期中求生一文便吐露了此中矛盾）及其他種種關係而無法澈底施行。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經理周崇勳被捕決不久，省府庫房竟發生監守自盜的醜案，這是夠說明今天的新疆食積風氣之可怕。

就甘肅講，它是今天西北的中心，負有安定全省的任務。在表面上看，這一省地瘠民貧，似不克有大作爲，但民貧只是老百姓窮，實際上服務於封建勢力與各別私人的財富並不貧乏。甘肅省主席郭寄嶠可以說是一位廉吏，滿想自力更生，但帶同根深的舊社會體系限制了他的舉措。即以民食一項講，以蘭州市爲例，目前麵粉百市斤已達九十餘萬元，白米一市石逾二百三十萬元，價格竟超過京滬。這個畸形現象之發生，私人囤積係主因之一，當局對之束手無策。

就西北的東部講，去年三月以來，當局出兵隴東，一時曾將各主要據點收復。但不久共軍反攻，環縣復失，合水一役，付出很大的代價。東部是一個不安寧的地方，而且地方凋敝，須以大量資金來支持它。

就河西講，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以來，警惕着此一走廊的安全堪虞，去歲九月間酒泉酒類濟納旗的公路（酒泉線）完成，於控制上略獲方便，同時散在河西各地的新疆省哈薩克流民區大部被遣還新疆，於內部治安上減去一種威脅。但河西仍係窮苦地方，酒泉黨營池蓄水庫，縱已落成，開發農田，尙需時日，如果駐兵太多，老百姓委實負擔不起。

以動制動——每一區內，配備一強大兵團，對於已入境共軍，追來追去，四圍圍剿，使無立足及喘息餘地，予以殲滅或迫使出境。過境不追，再由鄰區以同樣戰略對付。這樣，共軍的流竄技術，將無法使用。

東北方面，亦將增設綏靖區，可能爲九個。確保吉長瀋三角地區。守衛方式，不採據點守衛法，而將重兵散置據點兩側。可以稱之爲釘形守衛。加強地方團隊組織。

此外，關於華中剿匪的設立，不過是統一名稱而已，並無新的意義。

一年來的戰事變化，說明了現行戰爭不如若干人所宣稱的在短期之內可以解決。三十六年內，國軍銳意進攻，連據要邑，企圖迅速結束戰事。然而戰事的變化往往往是無情的，不能純憑主觀。今天的國軍祇注意攻，而今天的新部表示，戰事在今年內，至少是沒有解決的可能。

當本文寫稿時，衛立煌尙在南京，而東北又傳來新的消息，謂陳總長即將返京，共軍又將發動新的攻勢。美國駐瀋領事適於此時飛美述職，傳美方又有新的建議提出。這一切都表示，戰事最嚴重的地方，目前還在東北。

業。所以選擇幹部的標準亦以忠實為第一，換言之也就是吃我的飯的就得聽我的話。在這樣情形之下，自己有理想有見解的人自然無資格做幹部，大致也不願意做幹部。不過這樣的標準在專心想找碗飯吃的人看來，那豈不是件容易事？講理想和見解也許困難，說能力和才幹也許沒有，但是唯唯否否，吹吹拍拍，誰做不到。養幹部的人不察覺，認為忠於自己的人愈多，大致自己成事的希望也愈大。實際上那兒有這回事。幹部之忠於長官，目的在為了吃飯。所謂「扶你成事」亦可以做到，條件亦看是否與自身利益有沒有好處。養幹部的最後真能做一番事業的，自然有問題是對所謂事業定義如何，而憑良心說，大多數養幹部的是受幹部之累而不自覺，有的或許感覺到這樣的痛苦，但苦於騎虎難下，有苦說不出。

大家知道，今日做長官的一旦得權得勢之後也未嘗不真能做點與國家民族利益有關的事情。不過做事的計劃還沒有擬好，調解幹部間的糾紛已經煞費苦心，政治地盤一大，幹部之下得更有幹部。做幹部的目的，如上面指出，就不外在長官的權勢中得點好處。不過有時長官的好處並不能遍及全體幹部，也無法遍及全體幹部，那問題的複雜程度自然可以想見。即使長官給幹部的好處，照外人看來，已經算是公平了，但人心不足，長官有個人事業野心，幹部又未嘗沒有個人事業野心，誰不有夢想自己也能發率領自己的幹部也做做長官。而幹部甲有此野心，幹部乙又未嘗不有此野心。照理論講大家同是一個集團，彼此不僅應有禮讓，並且還得有犧牲精神。但事實上那簡直不可能，幹部甲可能作此想，但幹部甲的幹部便不一定會有這種精神。所以幹部政策的發展一旦到達了幹部之下有幹部的階段，換言到連做幹部的同時還得照料他自己的幹部吃飯問題的時候，則做長官的便得集中全力來注意幹部間的糾紛問題了。機構地盤愈大，問題自然愈多。在最初幹部本來是為長官的個人事業野心而產生的，而實際上今日做長官的却是因為幹部的吃飯問題而存在。有時做長官本也不想再幹下來了，但以幹部們的飯碗問題無着落不得不繼續下去。最後弄到長官竟在幹部間的矛盾衝突中求生存，有的甚至於被一般幹部完全包辦變成了傀儡。有的長官即使尚不致完全變成木偶，而實際上亦被一般幹部完全包圍封鎖與整個現實社會脫離了關係，在如此情形之下，做長官的再想有什麼「親賢禮士」之心自然是不可能了。

所以中國，官愈做大，選擇幹部的機會也愈少。其理由說起來很簡單，因為在今日中國經濟情形之下，可做

的事雖然太多，但不勞苦工作便能豐衣足食的職位却太少。在一般養幹部看來，長官的好處既已經有限，不添新幹部已感分配不均，那兒還能容再有搶飯碗的人，基於這種的心理，於是與高級幹部利益發生競爭的人決無法加入集團工作，萬一有機會加入，可能不久亦會被排擠出去。後進想做幹部的便僅有機會做幹部的幹部，或是幹部的幹部的分配不以為能為標準，而以先後排輩次序來決定，一切機會的分配不以才能為標準，而以先後排輩次序來決定，做是祇不過弄到大家幹部都有碗飯吃，減少些幹部間的衝突糾紛而已。

上面所指出的祇不過是就一個幹部集團中相互關係而言。而在今日中國有個人事業野心的長官自然不祇一個，於是無堅不摧整個中國的社會組織在目前局面下，便分裂無數的大小幹部集團。要是這些集團能數有個目標和理想作為前導，則今日政治局面，當然不致於如此。而可惜的是大家不祇找不到共同的目标和理想，甚至於連最實際的共利利益都沒有。由於個人事業野心的作祟和中國經濟環境的限制，不僅在各不同集團間存在着敵對的關係，即使就在同一集團中也同樣有摩擦。

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演變最多也不過是些不同幹部集團的興衰起落而已，你出我進，走馬燈似的絡繹不絕。一般民衆的心理觀感暫且不變，弄來弄去，恐怕就連各幹部集團負責人都有點不快樂了。但不知一般做幹部的又作如何的看法，因為有時候飯碗真成問題的話，大家想來同樣也會把整個問題重新思考一番的。時至今日再希望全中國各大小不同幹部集團中重新回頭談理想討論時代需要，自然太理想恐怕做不到。但幹部之一累，一日不解除，不僅整個政治局而無法進步，恐怕就是一般長官的個人事業都會遭到嚴重的打擊。

(上接十七頁)萬元；而事實上西江下游獅山對河沙壩地方，近來設置了許多各種「匪卡」，大小輪渡經過，都有被搶掠的危險，沒有充足武裝力量的，大都已自行停航了。這樣，東江河道實際上已全部停航，西江也部份停航了。雖然由肇慶到廣州比較寧靜，可是西江船舶必須經過珠江三角洲，三角洲的「匪徒」是著名的。自梧州順流而下，

計有「土匪」營口十個左右。

廣州至三單間的交通，是經常有幾艘龐大的拖渡行走的。四邑是華僑的故鄉，資金雄厚，所以輪渡上的武裝設備比較完善。前些時，由於華僑接續回鄉，頗引起「土匪」的垂涎，信打單也就發現了；更由於日甚一日的交通「警報」頻傳，各輪渡也都在緊張狀態中。在由三單啓行來穗的時候，也許為了壯壯胆，示威威風，船上的護航隊照例先向天放了一排火，然後開動的。在目前來說，這條航線比較上是安全一點。

在四邑恩平到陽江的那龍，公路是恢復通車了，但「匪徒」却斷續性地，有時來一個突然的洗劫。在南路電白以下一帶，內戰的火正在燃燒，廉江、花縣大有「此路不通」之概。大多數人經電白起赴合浦，欽縣等地，是改由海道前往湛江，再由湛江搭輪到合浦的北海登陸，然後再往目的地的，因為吳川、花縣、廉江一帶治安不堪聞問，旅途安全大成問題了。

從梅菴管理局赴湛江市，經黃陂至高嶺的電船，也是經常被「匪徒」「光顧」的。高嶺到東營的汽車，更是「匪徒」注意的目標了。環繞着湛江市的週圍，是人匪不分的地帶，與治安成問題一樣，交通是在癱瘓狀態中，極端缺乏安全感的。

看來廣東的面線都在各種各樣的「匪黨」掌握之中了，城市將被迫近因得不到營養而日漸僵掉的日子。

提高稿費 (自十二次調整)

最近物價漲得利害，本刊稿費，自二月一日起，作比較大一步的調整，每千字致奉國幣十五萬至二十萬元。

又：本刊前因寬屋遷址，支出鉅大，所以將稿費，漸已回復正常狀態，關於稿費一文到即奉一行的辦法，較原定期限提前半月，自二月十五日起回復。

華北讀者公鑒

本報華北各埠，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第四卷第一期以後的售價，現在還無從決定。讀者如早受訂加價的影響。此啓。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楊慎「丹鉛總錄」里有一段話說到文章的工與神，這樣說：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這是把神與工分成了兩截，神於文者與工於文者是有差等的兩種人物。但又不然，「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則至工與神仍是一回事，所謂「神非工之所可至」，這「工」乃指普通的，一般的，或非真實的「工」。所以歸結起來，還當分別清楚，「神」只是與非真實的「工」有別，而這「神」，却正是過去的文論中含糊說慣了，往往有人會攪不明白。例如「白石道人詩說」中就有這樣的兩節：

「詩之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為！」

「意法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句字，亦未末。故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應該求工，但不應該「只求工於句字」，應該求的是可以至於「神」的「至工」，不應該求的是「只求工於句字」之間的非真實的「工」——低工。並不是句字之間就不必求工，但若只在這上面用力，便成了捨本逐末，欲求工而「至工」愈遠。求工的根本之道在那里？白石指點得精透：「得從情意上去「精思」，去力求其「深遠」，一定要再三精思力求而後作，否則，寫得再多，再好，也不過白費吧了。」

這令我聯想到了外國作家的兩段文字，一段是屠格涅夫在他的「春潮」里所說的：

「這是無數的刻苦地寫成的劇作之一，這類劇本乃是許多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家，着意地，却又笨拙地寫成的，用的是一種漂亮語言，却又沒有一點生氣，一點深刻或激起情趣的思想，而在其中，表現着他

們所謂的悲劇的鬥爭時，他產生出一種煩悶，有人特意稱之為亞細亞的，好像這名稱是含有一種虎列拉似的」。(馬宗融譯文)

另一段是吉辛在他的「四季隨筆」里所說的：

「哥德對於浮士德是用了充分心思的，但是在他的成就中同樣珍貴的青年時代的抒情詩，是儘筆所能寫的速度，歪斜着在紙上寫下來的，因為他不能停下去將紙扶直，那又怎樣呢？藝術家是天生的，不是養成的，這種可敬的真理，即使給我自己的眼睛看，我敢寫下來麼？這時代常常聽到對於斯各得得輕視的批評，根據他沒有藝術的良心，他一點不想起風格便草率寫作，他從不在開始以前細心計劃，你當然知道福樓拜一定很不像他這樣作的；在這樣時候，寫下這個真理，似乎不算多餘吧。我們為什麼就不聽到，有一位威廉莎七比亞用類似犯單的粗心，產生他的所謂藝術作品呢？一位名叫西萬提斯斯的拙工，對於他的藝術這樣不認真，在一章書里描寫山柯的斑駁破偷，不久只是因為忘記，又為我們寫出山柯騎在斑駁上面，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這不是事實麼？一位塞克萊不是在一部極「主觀的」小說最後一頁上，無恥的承認他在「一頁上將法希爾爾的母親殺死，在另外一頁上又使他活了麼？這些對藝術家犯單的人還同樣列於世界上超越藝術家之林，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意義上，在一種程度內，為他們批評家所不解，而且他們的藝術，是生活妙趣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李雲野譯文)

這兩段話，我相信他們所說的都有普遍事實的根據。而可注意的是：我們雖沒有詳細說清，他們對於問題的瞭解却是跟屠格涅夫白石幾乎完全相同的。這證明對於文藝問題能作精密的觀察體驗的，便都有獲得同一認識的可能。在我們古代的文論里，還有一種「有形病，無形病」的說法，以為有形病可以醫，無形病則不能醫。所謂「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品，正亦就患着不能醫的無形病，因為這種作品在外形上很可能整齊漂亮，無可指摘，你說不出它在語言上邏輯上有什么缺點；可是你到心底發生不出好感，你總只覺得它的沉悶，無趣，沒有味道。反過來，有些「粗心」的，「不認真」的，在某些點上可認為「對藝術犯罪」的作品，雖然患着不少的「有形病」，可是你却並不因此就不喜歡它們，你反而從「一粗心」中感到了生氣，從「曠野」中感到了一股新鮮的力量，甚至在你們入了迷

的時候，這一「粗心」和「曠野」竟也成了一种難得的美。可以說，屠格涅夫那段話里所說的正是患着「無形病」，亦就是，它有「工」而無「神」。吉辛那段話里所說的正是患着「有形病」，亦就是，它雖不甚「工」，可是有其「神」。為什麼呢？

那位劇作家因為沒有一點深刻或足以激起情趣的思想，所以就陷於無生氣和沉悶之中了，反之，因為莎士比亞他們有生活，「他們的藝術是生活妙趣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所以作品雖然有些瑕疵，却仍能激動一般人的心，列於超越的藝術之林。誠如白石所說，藝術是應該「始於意格」，然後才「成於句字」的，莎士比亞他們在基本上走對了，所以雖在句字之間有點小疵，畢竟仍無害於其「神」，那位劇作家只因為在基本上已經走錯，所以雖在句字間十分斟酌費力，便只落得仍是白費氣力，慘敗了。原來這位劇作家所到達的不過是「非真實的工」的境界。所謂「非真實的工」，倒並非說他不曾真費過力氣，是說他力氣用在不應當多用的地方，結果成了勞而無功。因為，他所求得的「工」，原來和文章的真正的「工」並無多大關係。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如果沒有思想的能培養出思想，思想錯誤淺薄的能培養成正確深遠，那麼，所謂無形病實在也不是不可救藥了。思想雖然是無形的，事情却非常明白。同時，有形病雖然無傷大雅，却也不能因此，或因一時的潤滑，便不去醫，或竟認為不必醫。情意深遠了，句字常常有毛病，這毛病必然也會影響到情意的本身，影響到整個作品的效果。以實為主導，然後求其「文質彬彬」，做人如此，作文亦一樣。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一個作家為什麼從賤到了安樂，從掙扎到了成名，他的作品往往會「退步」，「落伍」，「惡化」的原因了。安樂成名之後，他躊躇滿志了，無所追求了，或者追求的不過是一些個人的利祿了，這樣以後，對人對事，他就再不會有什麼深遠熱烈的情意，同時也不再會有什麼「不得已而言」的需要，於是他便擱筆了，即使不擱筆，也便只好寫些應酬文字，或者整齊而無才氣的東西，因為他的才氣，也早隨着他的貧賤和掙扎，一道成為過去了。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部京警電字第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壹萬元

見觀察

本期篇幅增加
售一萬八千元

元千八萬壹售 日七月二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四廿第 卷三第

風浪·熬煉·撐住

專論

儲安平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

劉子健

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儲安平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

蔡維藩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劉緒貽

風雅裏的悲劇

生活與文化

戴文賽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科學叢談

觀察記者

觀 歲寒談大局

(觀察專稿)

觀察讀者投寄

察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開封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通 西南邊疆見聞錄

(滇西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信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自述

觀察讀者投寄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袁國弼

我的事業苦悶

書評

顧頤剛講

觀察三卷目錄索引

袁方

世界知識社大貢獻
 美 James Alleh 著 沈志遠 譯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揭露戰後世界全貌 窺測未來發展動向

識叢書

世界知識

社址：上海（○）
 河南中路八二號

這是美國著名政論家艾倫近作。艾氏以經濟為主題，舞其犀利的筆，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政治，作橫斷縱切的剖視。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勢力關係的改變以及蘇聯與世界其餘部份的新關係，均有詳盡而扼要的論述。面面俱到，務大而不要，娓娓動人，說理却不枯燥。誠為研究國際問題者最佳的基本讀物。原書出版以來，風行歐美，茲由沈志遠先生精心譯出，允稱名著名譯。全書二十萬言，業已出版，定價十萬元外埠郵費掛號一成，航掛另加二成。

每册十萬元
 書已出版

德國問題內幕
 英 Wintemitz 作實符譯
 這是一本對德國問題最明白、簡潔、扼要的觀察分析的小冊子。它把這個世界和平的鎖鑰，德國問題的全貌，全部對德無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定價一元。

本書將要告訴你
 德國問題的政治背景是什麼？
 德國問題與世界經濟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法的关系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公義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和平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安全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合作的關係如何？
 德國問題與國際發展的關係如何？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世界現勢十講

你要知道

那麼請看 李純青等大名師執筆

第三次大戰會爆發嗎？
 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會再起嗎？
 世界和平有辦法嗎？

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國際問題讀本，由十位專家集體執筆。以最簡短的篇幅，分析千變萬化的國際現勢，行文明白流利，深入淺出，絕無艱澀之弊。每講附有問題討論大綱，凡初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具有時事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冊。全書三十二開本，共約一百四十餘面，印刷精美，裝幀美觀定價每册四萬五千元。外埠郵資另加，掛號五千元，航掛一萬元，欲購從速。

本書特點：
 文字通俗 · 分析詳盡 · 附有提綱

本書特點：
 明白簡潔 · 扼要觀客

華孚工商實業公司

★ 專營進出口業務 ★

介紹科學設備 增益工礦生產	砂	礦	器儀學科	出口農礦物產 輸入機器原料
	油	桐	器機	
	絲	生	料顏	
	鬃	猪	料原學化	
	貨	雜	藥西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
 漢彌登大廈一〇一五一室
 (電報掛號 NATDEV CORP)

電話：一三七一四號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Yu Industrial Co. Ltd.

上海四川南路一號

電報：Chungyn Shanghai
 0195 上海
 電話：89802
 87019

經營工廠及進出口業務

國內外分支機構及代表：

重慶 · 天津 · 紐約 · 倫敦 · 孟買 · 香港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郵寄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刊：三月（二期）半年（廿四期）

零售：每份四分

航空掛號：每份五分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劉子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處秘書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蔡維藩：昆明師範學院教授
- 劉維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 袁國弼：前湖北農學院教員
- 袁方：清華大學教員

風浪·熬煉·撐住

「觀察」第三卷報告書

儲安平

經過這緊張的、困頓的、並且富于戲劇性的半年，我們欣幸我們終得向讀者宣佈：「觀察」第三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刊兩週，以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這半年真是一段熬煉人們靈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氣，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機，一面是經濟性的壓迫——後者尤較前者使我們疲憊吃力。但是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風險，經費如何艱難，我們的一貫方針是：撐住舵，沉住氣，向前撐。我們相信，這僅僅是遭過困難的一個開始，更大的困難也許還在後面。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整個的局勢愈來愈搖擺顛盪，反應在經濟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來愈困難。法幣愈來愈不值錢，物價也就愈來愈跳得快。就本刊說，創刊號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漲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價亦僅上漲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萬元，在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却漲了三倍多（如將發行數的增加和篇幅的減少兩點一併算入，這半年間售價的上漲，並不止三倍多），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來各種物價及工價激增的程度。在這一卷中，我們最感重壓的就是「紙」的負擔。我們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兩次專文陳述此事，紙的問題確已成爲目前國內文化界出版界最嚴重的問題。在三卷一期時，紙價約爲三十萬左右一令，其後四十萬、五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百五十萬、一百八十萬、二百萬，最高曾一度冲到二百三十萬一令，在六個月內大約上漲百分之七百。現在本刊每期紙的成本，佔到每期總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這半年來，我們幾乎天天在爲着紙的問題焦慮緊張。

排印工及裝訂工也一再漲價，茲將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種價目比較如左：

種類	三卷一期	三卷二十四期
五號字排工（千字）	四萬三千元	十三萬二千元（日內又將加價）
六號字排工（千字）	五萬元	十五萬三千元
印工（每令）	八萬元	二十六萬元
封面印工（千頁）	二萬七千元	九萬元
紙型（每頁）	三萬二千元	十萬元
訂工（每份）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	三百〇七元

根據右表，排印工及訂工的上漲，在這半年中，約爲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費三卷一期時爲千字五元至六萬元，現在提高爲千字十五元至二十萬元，亦約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員工的薪金開支，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九月份（三卷一期時），每月員工薪金總額僅七百餘萬元，現在（三十七年一月份）已達五千萬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調整了，一方面由於業務上的需要，職員的人數也有增加，因此每個月的新金開支，也成爲本社目前一項不輕的負擔。其他一切雜項的開支，都隨着增加。全部開支合攏來算，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當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價的增加則僅爲百分之三百三十。因爲第三卷的發行數，比較第二卷的發行數增加了百分之百

五十，所以收支兩方還勉可求得平衡。

銷路

本刊的發行數，第一卷約為八千份，第二卷一萬六千份，第三卷二萬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約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銷路如此激增，我們自愧並無任何足堪重視的貢獻；一切應歸功於作者的支持和讀者的愛護；同時也可以說，這充分反映今日國內對於這樣一個真正沒有背景之言論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臨末各期發行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發行一萬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華北航空版」，委託北平新實書店代理發行，每期發行三千份。華北航空版發行後，在平、津、華北、東北一帶，上海本社即停止寄發，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萬六千份，滬平兩地合為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的發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發行數即從二卷二十四期的一萬七千份跳到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在這半年之中，根據北平代理發行人新實書店的報告，迄為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這可能因為東北及華北各地的戰火，使刊物的銷路愈來愈狹，因之難望推廣。上海方面的發行數則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迄在上漲的趨勢中，三卷十一期以後，發行數即停滯不前，逗留在二萬四千份左右。戰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價及郵資的增加，都足以影響刊物的銷行。茲將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數及第三卷發行數報告如左：

第一卷 第一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一〇一〇份
第二期	六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五〇份
第三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七三〇份
第四期	四版	一、一八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五期	四版	一、三〇〇份	第二十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再版	一、二二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三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再版	八一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一六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八三〇份
第九期	再版	八二〇份			
第二卷 第一期	三版	一、二〇〇份	第九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二期	再版	一、三三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二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六五〇份
第五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六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二五〇份	第十四期	三版	六〇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〇六〇份	第十五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三卷

第十六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五〇〇份
第十七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一期	再版	一九〇〇份	第十三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第二期	再版	一九五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三期	再版	二一〇〇份	第十五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二一五〇份	第十六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第五期	再版	二一〇〇份	第十七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二一〇〇份	第十八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二二〇〇份	第十九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二二〇〇份	第二十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九期	再版	二三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第二十三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二四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二五〇〇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三卷的發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後半期是穩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發行數是否能夠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夠保持已有的數目，我們不作任何樂觀的預期。主要的原因是戰爭使大家越來越窮，而普遍的貧窮使買得起書刊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書刊本身的售價，由於成本的增加，勢不能不再調整，另一方面郵資的加價使書刊在發行上遭受極大的不利——後者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尤較前者為甚。售價的增加，在京滬東南一帶比較說來還不發生任何太大的影響。即以本刊目前售價一萬元一份來說，現在這一萬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無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場電影連車錢就要花到五六萬或七八萬，吃一碗最起碼的肉絲麵連小賬就要花到兩萬元，坐一次公共汽車也要一萬元，三輪車夫或黃包車夫對於一萬元的生意簡直已經不感「興趣」；說到後來還是刊物最便宜，化一萬元買一份「觀察」可以消磨一個寧靜的週末。但是在遠地，情形就不同。遠地寄刊，勢須航空。定戶航空，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掛每份要七千多元。同業批購，用航掛寄遞，每份的郵資平均均合三千元左右。這一筆郵資的負擔可觀，而這筆負擔最後當然仍落在讀者頭上。遠地同業還要加上他們的利潤，這樣一來，本刊在後方各城市的零售價格，亦就可觀。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京滬一帶為低，現在却要他們付出一較京滬一帶讀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價購買書刊，這個情形所發生的困難，可以想見。本刊在發行上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真正的全國性，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佈在大後方各大小城市鄉鎮之間以及遠邊地區，因之郵資的加價對於本刊業務上所生的影響，大於僅僅以京滬杭三角地帶為發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們一方面希望後方的讀者儘可能的向本社直接定閱，同時我們也懇請全國各地同業，能和我們合作，暨各種方法以減低批購的成本，從而減低門售的價格。我們希望各地同業儘可

龍的「航空圖書小包」寄遞而不用「航掛」寄遞，因為「航空圖書小包」的郵資祇合到「航掛」郵資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圖書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掛」慢。假如當地同業共同約好，都用「航空圖書小包」，則大家仍都同時收到，亦不致增加業務上的競爭困難。此外各地同業在規定本地的門售價格時，我們亦希望他們儘量採取薄利多銷主義。過去有些地方的同業利潤定得太高，比如在貴陽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時，他們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這樣的情形，對於讀者、經售書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們又希望各地同業對於本刊的門售價格有一個標準，不要把「航掛」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價格。譬如在臺灣，就有這種現象。當我們售六千元一份時，最先到的一批「觀察」，在市面有時喊到台幣一百五十元一份（合國幣一萬四千元左右），過了幾天，售價從一百五十元減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這種情形也非我們所願聞。其實當本刊售六千元時，在臺灣售八十元台幣，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平時一貫的方针是想盡可能的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要求各地同業在精神上能和我們配合合作。

自從「華北航空版」出版後，華西及華南的讀者來函希望我們出華西航空版及華南航空版，以期減低內地讀者的負擔。在原則上，這不僅是我們願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許多條件，不若想像中那樣簡單。本社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發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發行勢非委託當地書業代理不可。但我們還沒有得到合適的代理對象，代理對象最主要的條件是負責任，守信用，按期和我們結賬。假如我們不能按期收回賬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這不啻是一種「自殺」。我們當然願意隨時留意並儘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還無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僅沒有好的消息，我們反而要向華北讀者宣佈：我們的華北航空版也終於祇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擬繼續發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發行本刊華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實書店未能履行契約，按期和我們清賬，拖欠的數目在全部應付的賬目中所佔的比例太大，而且勢必越欠越多。新實書店也有新實書店的困難：戰火的蔓延使他們無法推廣銷路，收款的困難使他們週轉不易，北方紙價的昂貴也加重他們的負擔；我們對於他們的困難是同情的，瞭解的。但就新實書店和我們的「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上講，這樣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所以我們考慮結果，祇得將華北航空版暫停發行；將來如有可能，再設法恢復。

定戶

關於定閱部分，第三卷中最大的改動是將「按期計賬法」改為「硬性規定法」。以前是預取若干訂費，一期一期的扣除，款盡通知續定。但定戶對於這個辦法，感覺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規定：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因為照以前的辦法，定戶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訂費什麼時候完，以致續定時常常中途脫節。況且硬性規定以後，刊物假如加價，讀者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多少可以得到一點保障。我們認為讀者的要求非常

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規定法。

定戶在這半年中仍有增加。茲將過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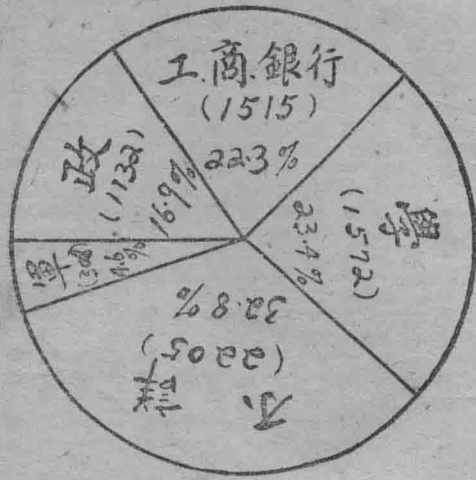
卷數	定單號碼	定單數目	實際定戶
第一卷	一——二七〇九	二七〇九	一千六百左右
第二卷	二七一〇——七六八二	四九七三	二千五百左右
第三卷	七六八三——一四四一四	六七三二	三千三百左右

根據上表，在第二卷的半年中，定單的數目約為第一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在第三卷的半年中，又約為第二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增加的比率穩定而有規律，與一二三卷發行數的增加的比率大體近似。我們向例每一個讀者來訂，不論是新定戶或舊定戶續定，每次都給以一個新的定單。一卷有二十四期，但定戶有定三個月十二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單總數，並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實際定戶數目，絕大部分的定戶在半年中都佔着兩個定單號碼，因之我們在第一卷中，實際的定戶大約在一千六百左右，第二卷的實際定戶大約在二千五百左右，第三卷的實際定戶約為三千三百左右。第三卷因有華北航空版的發行，華北的定戶大都運向北平方面定閱，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閱，其間減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戶數目。

第三卷定戶的地域以及職業分佈我們援例統計製表如左：（見圖）

關於徵求定戶的工作我們實在沒有盡力去做，沒有主動地去爭取。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人手太少，沒有專人負責設計推廣的責任。我們僅僅在每一卷完了以後，向本刊的讀者呼籲一次，希望讀者幫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過去兩次呼籲的結果，成績很好。由於最近物價的波動，我們現在益覺有增加定戶的迫切需要。本外埠同業和我們來往的雖然很多，但總不免有拖欠貨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發生。譬如有些同業，特別是本埠的同業，總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算一次賬，而結賬時還要給我們「期票」。以目前物價的波動，上一個月的法幣價值和下一個月的法幣價值，相距極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常吃虧；有時在賬面上不賠，而在法幣的實值上，等於賠了。這樣做下去，我們的資金勢必愈來愈小，而終有一天不易維持；事實上，我們現在也越來越感到週轉的困難。因此在本刊一方面，祇有設法增加直接定戶，才足以保障我們的財務基礎。至於在讀者方面，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說，定閱總比零購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購之煩，又可避免中間書店所增加的一層負擔。譬如以台灣來說，以零購八期的代價，至少可以訂閱十二期，定閱明明比零購為合算，為什麼不直接向本社定閱呢？匯款即使麻煩，每半年或三個月也祇麻煩一次。我們對於直接定戶的刊物，向例是付郵，比較當地書店早日到達。特大號對於定戶並不加價，售價漲了定戶也不受影響；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將出版叢書，所有本刊定戶，一律可享八折優待。我們在此特別向廣大的讀者呼籲，未直接定閱的，希望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已經定閱的，希望再幫我們介紹幾個新的定戶。本刊的定價，大體上總比別的刊物便宜，就是漲價也比別家漲得慢，這就因為本刊印得多，成本

6732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編製，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6732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色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
「西北」包括甘、陝、青、寧、新、康等省。
「華中」包括湘、鄂、皖、贛、閩、桂、台等地。

合得穩。所以一個刊物的銷路大，刊物與讀者兩方面都是有利的。幫助本刊增加銷路，也就是間接減低自身的負擔。一件社會事件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攜手合作，大家合作於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關心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給我們幫助，自動的，出於本心的，盡可能的替我們多介紹幾個新定戶。

最近我們常常收到讀者來信，建議我們接受讀者捐款，以增加我們的經濟力量。我們對於這些熱心的讀者先生，心中不勝感激。但是我們總不敢接受這個建議。一方面，事實上我們到底還沒有到非向讀者呼籲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們平時一貫的做人原則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權利與義務必須平衡。在讀者，無條件的捐助我們，固然是出乎一片熱心，但在我們，則不免受之有愧。我們憑什麼白白地收讀者先生們的捐款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公，違背我們的良心。我們現在想起：一切願意捐款幫助我們的朋友，與其用捐款的方式幫助我們，不如用介紹定戶或贈送朋友的方式來幫助我們。你們可以訂閱幾份，分送給你們的朋友親戚，一方面我們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戶數量，一方面你們的朋友又可因你們的贈送而讀到本刊，同時也擴大了本刊言論的影響。中國還沒有贈送刊物給朋友的風氣，而這風氣在歐美早已十分盛行，並可作為過年、過節、或慶賀生日喜慶的饋贈禮品。現在正是陰歷年關，訂閱本刊贈送朋友最合時宜。一切願意支持我們的讀者先生，請考慮我們的建議。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

編輯檢討

關於編輯部分，在內容上，大體說來，第三卷要較第一二兩卷充實。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極明顯：第一卷顯得疏落，缺乏勁兒，第三卷似乎緊湊得多，味兒濃一點。雖然自三卷十期起，我們因故不得不將篇幅自二十四頁減為二十頁，但自三卷一期起，我們即已一方面擴大版面，增加每頁容納的字數，特別是儘可能的多排六號字，另一方面我們除了封面一頁以外，自第二頁至第二十頁，每一頁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頁都是文章，沒有一點浪費的地方。所以，平均講來，本刊所容納的文字數量，要比其他頁數相同的刊物所容納的文字數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們每期平均總刊載十篇左右文章，有時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讀者投書不在內）。這種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結果，至少在數量上可以幫助刊物充實其內容。

專論部分是我們最感困難的一欄。說起來，每期三篇，一個月也祇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編輯時，常感捉襟見肘之苦。稿件的不寬裕，一方面使編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質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響專論欄的質量。我們自問還沒有隨便發稿填湊篇幅的行爲。但是專論欄的不夠結實，却是我們自己深深感覺到的。編刊物的工作，本來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實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確是一件難事。但讀者可以如此原諒我們，我們自己不能如此解釋。我們應當再加努力，來增加專論欄的份量。

關於「觀察通信」這一部分，成績比一二兩卷為佳。在第三卷中，大體上，每期的「觀察通信」都還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當出色。「一二兩期中的三篇有關魏德邁的通信，都包含着若干特殊材料，特別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許多都是根據原始材料——直接從魏德邁嘴裏得來的材料寫的。三卷七期的「劉伯承南下記」，博得廣泛的重視和讚賞，三卷二十一期上的兩篇瀋陽通信和二十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三卷「觀察通信」欄中最出色亦最受讀者推崇的，當然要推本刊專稿關於戰局分析的文字。我們希望本刊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標準，除了我們自己繼續努力外，還希望全國讀者源源稿，大家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國外通信第三卷選較第一二兩卷為充實。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國外通信，這個成績不該算壞。除美、英、法三國本刊原有的通信網外，第三卷的通信網復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東京。國外通信不若國內通信那樣容易接洽，我們希望國外的朋友們繼續幫忙。

外論選譯這一卷祇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這方面的材料。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讀者對於這一欄都有熱烈的要求。我們現在已約定專人分担這一部分的工作。

書評是第三卷開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關於科學與文藝，第三卷比較第一二兩卷有顯著的減少。這也是我們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而決定的。讀者大都不歡迎本刊刊載科學文字。關於文藝，也有許多讀者希望減少，主張由其他文藝刊物負這一部分的責任，認為「觀察」應當多騰出篇幅來登政論的文章。因之我們在第三卷上，即很少刊載科學文字，文藝則不規定每一期都有。文藝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時我們乘此向讀者表示：我們的確相當接受讀者的意見，並見之於事實。

關於投稿的情形，我們也願在此附帶報告。一個言論刊物本來應該是為全國作者讀者所共有的，我們極其誠懇的希望本刊能成為全國作者讀者共同發表意見的園地。我們自問在取稿上並無成見，祇要文章好，有分量，我們都登。這一卷中，在投稿中錄用的很多，尤其是觀察通信。我們現在發表統計如左：

欄別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數	投稿錄用篇數	百分比(約數)
專論	七十二	十七	百分之二十五
觀察通信	八十	三十九	百分之五十一
其他各欄	八十五	三十七	百分之四十五
共計	二百三十七	九十三	百分之四十

讀者投書一欄本來是供給一般讀者發表意見的，但發表的意見應以與公共生活有關或有公共的意義者為限，純然屬於個人生活的苦訴，不在錄取之列。提出的問題太限於地方性質的，我們也不一定發表，因為投書很多，其間不得不有大小輕重之別。對於

任何個人的批評，願以政治性質的批評為限，不願涉及法律性質的私人政評。最不能使我們同情的——種投書，就是不負責任的攻擊任何機關或個人的投書，投書人既不署名，也無地址。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極其自私，極不公道。投書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須將真名及地址，讓編者知道，投書人至少應對編者負責。這一點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接受。

政治危機

在第二卷報告書中，我們曾宣布：「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們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難。毛病出在三卷九期，其所寫的一篇「評蔣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上面。國民黨在上海的領導人物對於這篇文章，引起極大反感。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觀察」的發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會局曾以公函召本刊發行人於十一月七日在社會局談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秘書長於十月二十七日來訪未遇，後來約期於十一月九日談了一次。兩次的談話都沒有什麼嚴重。除此以外，則未有任何人（無論是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國民黨，或以朋友身份）和我們談過有關「觀察」的問題。正在社會局和市黨部方面約我談話的時候，聽說中樞已有急電到滬，致吳國楨市長，方治主任委員，潘公展議長及吳開先局長四人，不主張查封本刊。這個案子似乎應該可以過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編者個人的安全發生困難，不得不被迫暫時離開原來的寓所。

新聞界有許多朋友對於本刊極其關切，上海市黨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們的。南京的急電，不主張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聞界朋友告訴我們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首先揭露本刊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其後上海、香港、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報紙繼續記載此事。新聞報導引起各地前輩、朋友，以及讀者的懇切的關懷。由於各方前輩朋友發乎內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漸漸地緩和了下來。

在這一風浪時期，本社同人始終照常工作；編者雖然暫時離開寓所，但工作並未中斷，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環境縱有波折，我們的心境始終寧靜。在我們的心裏，我們有一種無可搖撼的信念：我們必須本着我們的良心，為祖國的前途努力奮鬥。我們一切都為了國家，除了國家，我們另無其他。請看今日天下，芸芸眾生，奔波終日，究為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是為了幾張鈔票，為了若干權勢。可是國家已經精到這個地步，假如我們每個人選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頭，絞腦汁，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假如人人祇知為私，國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非薄，隨波逐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有我們的勇氣，向前邁進，義無所辭。人與人的相交，經久知心；刊物與社會的相交，亦復如此。祇要我們自問無他，我們亦不需戰戰兢兢慮他人有無誤會；僅僅站在一黨一派的利益上來打聽

我們的，那祇是一種過失；國事靡爛，已至於此，我們還有何暇來計較這種過失！

我們今日所處的一個社會，是一個神經極度衰弱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充滿着謠言、曲解、和沒有根據的憂慮。各地既通傳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舊按期出版，於是以為其中必有「道理」。這情形可以香港讀者魏子奇君投書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辦的香港華商報所刊的消息為代表。香港華商報的記載云，

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評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國政府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期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閉本刊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不是南京的中央黨部。要求封閉本刊當在十一月初，不是十月十日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紐約華僑日報也刊有與香港華商報同樣的記載，文句一樣，大概是同一來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獨者的到過陳立夫李惟果公館去「請罪悔過」，假如本刊真的出賣給什麼人了，我們還居然刊載梁子奇君的投函並一字不改的轉載香港華商報的記載，那我們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們既然才不及奸雄，自問亦不致愚如傻瓜。編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識的，編者和陳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為止，無論在私人酬應或公共集會上，還沒有晤過一面。編者在那一個時期也沒有去過南京。我們的一貫態度是我盡我心，不求人諒。打擊來了，以寧靜堅定應變，不以張皇失態應變。當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點多鐘，我因為無處可住，要到某處尋覓一宿，踽踽獨行，經過外灘江邊，想到這地方白日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何等熱鬧，而這時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個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構成一幅淒涼的人生畫圖時，我心中亦仍寧靜雍容，既不悲傷，亦無憂慮。意外的風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假期，利用難得的閒暇，整理學校的講稿，寫信和朋友敘舊，並獲得機會在太陽中作時間較長的沐浴。好漢做事，來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們對於一切謠言、傳說、曲解，也不急急於辯護、闢謠、或解釋。祇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刊物幸能繼續存在，但許多人又說我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了，這也是目前這個神經衰弱的社會中極易發生的心理狀態。在這個社會中，祇要你批評國民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蘇聯或者共產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整個的社

會已陷入一種嚴重的神經錯亂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讀者楊光時君等十位投來的一篇文章後，許多人便傳說「觀察」右傾了。這次查封之說既成過去，便有人以為「觀察」轉變了！我們對於這一切傳說，素不作任何辯護，我們認為最好的解釋與辯護就是每期「觀察」的內容。舉一例言之，當我們業已知道本刊已發生政治危機時，我們對於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來的關於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時進先生投來的對於民盟事件的評論，毫不猶豫的照常發稿，在心中絕無任何有關利害得失的考慮。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肯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祇能說些含糊糊糊沒有斤量的話，那老實說，今日中國言論界，担當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着我們再來獻身言論，從事於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素來是主動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變環境，而非欲為環境所改變。儘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機，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對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減少我們在理知上對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罵我們，我們不會被人罵得衝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嚇我們，我們也不會被人嚇得後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處的局勢如何混亂動盪，我們必能撐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猶豫或張皇中失去其方向。

政學罪言

(出版預告)

潘光旦著 觀察社出版

說童子操刀
文明往那裏走？
歐洲局勢與思想背景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
荷文科學與塞爾論解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派與匯
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
圍難與教育的懺悔
再論教育的懺悔
說鄉土教育

預約：每册捌萬元（三月十日截止）
預收到貨：掛號八千元 航掛四萬元（多退少補）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劉子健

中國不能忘掉日本，但中國對日本實在是認識不足。

因為認識不足，所以九一八發生以後，慷慨激昂則有之，守土禦敵却沒有辦法。初則無抵抗，繼則長城抗戰，後來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糊塗政策。因為認識不足，所以七七抗戰以後，有人以為中國必敗而做了漢奸。有人却以為日本必敗而無需努力。媚敵與輕敵，立場雖異，其滅弱抗戰的力量則一。因為認識不足，所以勝利以後，先以為日本從此完了，大可高枕無憂，後來又聽說經美國扶植，日本的復興進展很快，又忽然大吃一驚，彷彿日本即將捲土重來。這兩極端的看法，都是幼稚的錯誤的。

唯有增加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才能樹立我們對日本應採的方針。今日的日本，已在美國掌握中，因此，我們要認識日本，必須站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上來看。

第一個問題是先決問題，日本的復興，前途如何？

我以為日本復興，前途相當光明。戰爭的摧殘，只限於少數都市。佔領的施策也沒有動搖了它的社會組織。解散後的政治，夾雜着頻發的工潮，也漸趨於平穩。不是右派中較左的執政，便是左派中較右的上台。所謂「保守新黨」與「社會黨右翼」，其間的差異並不太大，所以從整個看來，日本內部是相當安定的。

美國負責佔領日本當然更希望安定。馬歇爾計劃想安定西歐，其實這毫不新鮮。麥帥在日本早已不聲不響的在執行這種政策了。以救濟糧食與援助物資，加上國際貿易的指導，美國的物資力量確已在日本壓倒了共產黨的策動。至少從美國的眼光看來，日本的安定，已經不成問題。

一個安定的國家，它的復興是循軌而進的。日本經濟相當困難。「不均」的問題，其嚴重性遠不如「沒有」的問題。例如關人雖然在買黑市菜蔬宴客，

窮人至少也能領到一份配給。如果能增加配給，則黑市自趨沒落。因此全國下的興趣，集中在再建工業，提高生產，增加出口貨，換得進口貨。這在心理上已經決定了日本復興的途徑是工業性的，貿易性的。

日本人的工業技術，刻苦耐勞，小巧，學的快，美國人早已覺得可愛。加以日本人的慣於服從，善於逢迎，更深得美國人的歡心。恰巧美國人個個都有商業腦筋，對於工業和貿易，深感興趣。於是美國的對日政策便走上了扶植日本的途徑。

當然國際局勢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蘇的對立與中國的內戰都增加了美國扶植日本的決心。但麥帥所執行的政策，與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都是一貫的美國傳統作風，主要的目標仍舊是工業增產和貿易繁榮。

用一個譬喻來說，美國看中日本，是頗堪發展的一個工廠。有的是好工人，却缺乏資本和週轉的能力。美國投資以後，可以大批進原料，進新機器，進燃料來轉動機器，進糧食來配給工人。出來的貨，除去供本地需要以外，還可以推銷外國。目前呢，因為和約還不能簽訂，只能小規模的進行。將來，等和約訂好，放手做去，的確是筆好買賣，賠償是拆遷舊機器，來清償舊債務。只要有新廠主，自能有新機器，拆去些舊的，有什麼關係。

具體的例證已經有了。現在駐日美軍的供應，例如餅乾可口可樂之類，都只從美國運原料來，就地由日本人製造。美軍的小機械也是同樣，在日本製配零件，在日本加工修理。去年開放貿易之後，美國紙煙商已經和日商訂約，運煙草來在日本製紙煙。駱駝牌吉士牌將來會有(Made in Japan)的。

據筆者觀察，美國佔領日本這兩年來的趨勢，將來復興的日本一定是變為美國的「分廠」。復興的日本是一個「工廠國家」，而其大權，在和約簽訂佔領結束以後，也仍舊是操諸美國手中。

第二個問題才到本題，是日本的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

所謂威脅，普通可分軍事與經濟兩方面來說。軍事方面，日本不會威脅中國的。美國雖然優容日本，其實何嘗不知道日本的虛偽。珍珠港的教訓，一二十年內不會忘記的。只因爲美國自己負責，所以他不肯對外承認。日軍侵略思想並未完全肅清，日本右翼份子仍在暗中活動，退伍軍人與解組財閥仍在幕後經營商業。其實筆者所看到的美軍對日本的郵電檢查新聞檢查，還是戰時體制，一點也沒有放鬆。

一般都說，美國爲了準備三次大戰，頗有再武裝日本的可能。其實，原子時代的戰爭，雷達，新式飛機的使用，既不是臨時訓練的日本人所能運用的，也不是多幾十萬日本軍人就能有大幫忙的。美國對於再武裝日本，恐怕還考慮日本人會洩漏軍器秘密呢！去年在日本，一度謠傳很盛，說美軍徵集日本飛機師。後來才曉得是例行公事，美軍命令日政府，以往空軍人員，應予登記，機械工應予安插。而日本人自高身價，自抱幻夢，到處誇大宣傳。據一位歐洲朋友告訴我，這種謠傳在德國已經司空見慣。每兩三個月，一定出一種新傳說。

即使不幸而有三次大戰，我想美國最多也不過用日本爲一重要基地。勞工當然可以徵發，工廠也可以改製軍需。某種小兵器也許會發給日本警察，（他們現在只有手槍）必要時也許可以編些日本壯丁作輸送隊，救護隊。這不足爲奇，現在的佔領軍在日本，到處都是一兩個小兵帶着一羣日本工人，搬東西，動工程。再武裝日本，既沒有必要，美國人自己亦未必放心。何況資本家對於工廠裏的工人，是不願意他們有武裝的。假定前節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末美國是扶植日本成爲一個「工廠國家」，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焉能飛渡？

• 察 觀 •

關於經濟方面，我想日本的工業復興起來，也不能威脅中國的工業建設。因爲以往日本工業，對中國的高壓是依仗着不平等條約、租界、中國關稅不能完全自主、走私。甚至於在那樣不利的條件下，中國工業還是慢慢在生長。廿五年廿六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使日本軍閥覺悟，唯有以武力侵佔，掠奪中國的原料，霸佔中國的工廠，才能使中國永遠停留在農業階段。今後日本工業，不能享受特權，有何可怕？即使日本貨，因爲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爲美國貨，也不是與其他美國貨一樣嗎？如果價錢低廉，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

最近有些日貨，由中央信託局買去，在國內出售。另有些日貨，走私到香

港，再走私到中國，引起國內商工界的憂慮，輿論界的呼喚。但這實在並不是日貨的威脅，而是國內經濟的枯竭。只要中國安定，廣大的農村在沖洗之餘重新滋長起來，其原料之多，市場之大，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擔心日貨。在某一個階段，如果中國的農村復興速度超過工業生產速度，恐怕還需要一部份日貨來補充需要。例如現在鄉下人都缺衣服穿，兩個太平豐年，就可以把國貨布疋一起銷光。這時候我們難道不買日貨，偏要去買英國布嗎？日貨進口，也決不能輟斷市場！

進一步澈底的說，就中國國內市場而言，問題是中國能不能安定，工業能不能復興。如果不能，那末任何國的工業都會擠進中國來，豈獨日本？如果復興，儘有遠大的前途，就是美式工廠，林立三島，竭力推銷，也不過是一小部份的貿易，有何威脅？當然，國貨出口，難免與日貨發生競爭。但這我們就不能怪人家了！我們要向國外市場發展，他們也要。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阻擋人家不許在國際貿易上和我們競爭！這全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假定中國工業復興，農村逐漸工業化，以如此廣大的資源，加上新的技術，想來也不應當競爭不過日本的。

日本復興，成爲工廠國家，對於中國軍事上無威脅，經濟上也只有競爭，我們實在不必忽而疑懼，忽而猜忌。這都不免有點阿Q心理，不責備自己的失敗，却深怕人家的成功。有人把中國對日的不放心，與法國對德的態度並列。這不太正確，因爲德國的面積，人口，原料與工業對法國的比例，的確是威脅。以巨大的中國，而怕小小的日本，焉能相提並論？麥帥袒日，日人媚美，事出有因，却也不如渲染之甚！我們何嘗不希望美國援華？何嘗不希望改善美國對華的不良印象？何必自責寬而責人則苛呢？

王世杰外長自美返國，申途視察日本，到上海發表談話，認爲中國報紙所傳日本情形，與事實不盡相符。這話大約也是這種意思。不久，蔣主席在北平談話，認爲中國但求自強，不怕日本復興。這態度是正確的。這估計也是對的，可惜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指出日本走上復興，我們應當如何樹立對日新政策，這一步是不可少的，因爲儘管不是威脅，却仍舊是問題，而且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是不是因爲日本不能威脅我們，我們就可以聽由美國去支配日本，不必理會呢？這却大大不然。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是遠東全局的核心，豈容我們忽視？我們暫時撇開對蘇關係不談，因爲至少就目前看，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惟想在兩大之間，有所周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一鐵

壁」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不以美國為馬首是瞻。除去對蘇關係不談也就等於除去國防不談。此外，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就是中日美的三角關係，而道三角關係，主要的也就是彼此之間的經濟關係。

這問題好像國內還不大有人談及。筆者不敏，在此提出一個方案，請讀者不吝指正。

中日美的三角關係，分析起來，恰巧可以分成三條邊來說，這三條邊是，

(一) 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二) 中日之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

(三) 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

先要解釋的是「合作與競爭」。一般誤解，以為合作與競爭，二者水火不相容。這是觀念論只講名詞，不問事實的錯誤。只要一體會現實生活，就立刻悟到二者時常並存。而外交的要諦却在既合作而又競爭的妙用。舉一個相關的例證，近年澳洲外交，相當活潑。在聯合國中，澳洲不辭仇蘇，但關於太平洋島嶼託管，却反對美國的一網打盡。對日和約，澳洲領導英集團支持美國主張，而漁權與商權，澳洲却又反對美國獨吞。這就可以說明，唯有用合作，才能取得競爭的力量，唯有競爭，才有外交，否則只有點頭畫諾，求人援助，有何外交可言？

(一) 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是說中國建國，日本復興，很自然的有相輔相成之處。中國如果不合作，日本需要的許多原料，都成問題。日本如果不合作，中國也難免失去了許多買便宜貨的機會，不得不從其他各國去高價訂購。這後一點，國內有許多人沒想到。但問一問交通部，機頭枕木，是不是日本的便宜，便可知道。問一問工廠，化學藥品，顏料五金，是不是有的還得用日本貨？更加明白。反過來說，中日兩國都要發展工業，却又難免競爭。筆者主張，中國應當採取兩點態度：

甲、學習性的合作競爭——許多日本的商工技術，中國很需要。而在美國，因為他們已經進步到大規範的方式，反倒學不着。日本技術者，國內一時用不了，許多人希望去中國，中國也不妨聘用。我們幫他們解決失業問題，甚至於局部的入口問題，而我們利用，借此學習，他們的技術，因為工業上的競爭，應當先注意技術上的競爭。

乙、選擇性的合作競爭——有的工業，中國適於發展，有的工業，日本已經很發達，中國一時可以從緩的，我們不妨暫時給日本留一條路。換言之，在

部門上，或至少在數量上，不妨通盤籌算，互通有無。表面上，中日合作，是中國對日本在競爭上讓步了。其實不盡然。我們儘可以在不必要的部門上讓步，避免無益的競爭，而把握住必要的部門，減少日本在這方面的競爭。這如果能做到，不是讓步，而是勝利。

這些問題，希望國內工業家，經濟家加以研究。在計劃經濟時代，中日間的經濟區分關係，也應當有所計劃。至於計劃之促成，則有待於外交當局的努力。

(二) 中日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這一方面，筆者特別要提出來

說，中國輿論反對美國借款給日本，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中國反對，美國還是借。反對了，美國也不會另借給中國，我們應當換過立場，贊成美國救濟日本，却同時向美國指出，如果目光遠大，應看到中國前途的發展，遠在日本之上。也可以分兩點態度來說：

甲、優越性的合作競爭——美國援華是長期的遠大計劃，美國援日是急效的小額投資。性質不同，彼此有合作可能。尤其如果中日之間的工業能取得分工合作的約定，美國的遠東援助顯然可以分為兩種。相信中國採取這樣一個正大光明的立場，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會有所改善的。

這倒也並不是什麼說漂亮話。從趨勢上看，美國勢力跨過太平洋，走上亞洲大陸，無可諱言。她對於中日兩國，都不會放棄的。中國內戰，她只能先投資於日本。中國安定，當然她要協助中國建設。遲早會演變出這樣的局面來的。我們大可不必為了五萬萬借給日本，而不借給中國，自低身價，和日本爭風吃醋。我們應當以十個二十個五萬萬做目標，不借則已，一借就要超過日本。同時要先看到美國既援日，又援華，她也不願意兩筆投資，自相衝突。我們應該早定方案，有的不與美國援日衝突，有的希望美國考慮對華的長期建設借款而修改她對日的投資。

乙、領導性的合作競爭——日本不能與中國平等較量。她是戰敗被佔，跳不出美國的如來佛掌心。中國却不同，雖然需要美國協助建設，却仍不失為東南亞的盟主。我們不會全面開放，由美國主動的任意投資。中國的自主不應該因為借款而喪失。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領導日本。因為日本何嘗甘心，聽憑美國支配？我們如果能樹立榜樣，使日本政治界經濟界領袖有所覺悟，那末美國對日本的投資也會逐漸的受到其應受的限制，使日本的經濟稍稍可以恢復她的自主和獨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固然是與日本合作，同時也會影響到使我們對日本

的競爭有利。因為日本爲了恢復自主，不惜拒絕美國過度的投資，在這時候，這一部份剩餘的美國資本，又很可能轉向中國，遷就中國的條件。

說起來，這又像迂闊的夢想。但國家要強，外交打起精神來辦，未必不可能？在這裏面不僅是公式的外交，狹義的交涉，而是全面的外交，包括經濟磋商，政治運用，新聞宣傳！我們一方面固然不願意日本的復興走在中國的前面，應當競爭。另一方面，日本的復興加上中國的復興，若相配合，豈不相得益彰？而對於美國，中日二國同樣的站在被協助的立場上，是不是應當攜手來，共同爭取較有利的條件？是不是應當合作？

(三)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這與上述兩項問題，完全不同。這是抗戰十四年應有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勢力應當伸展到日本去。暫時因爲內戰而誤了機會，但如果安定，未嘗不能挽回。日本的復興，不應當由美國完全支配。因爲這有兩點不利。第一、美國完全支配日本，久而久之，會養成他對東亞視同「經濟殖民地」的心理，而企圖將這套辦法，也移用於中國。第二、美國完全支配日本，對中國是一種近逼的壓力。太平洋變爲美國內海，非中國之福！

是不是能打破美國的包辦日本呢？佔領日本完全歸美國負責，目前當然無法打破。但和約訂立，美國便不能繼續包辦，澳洲之主張早訂對日和約，正也爲此。而且中國也有一項極有利的條件，可以抵制美國，使其不得不遷就中國，和中國合作的——那就是原料。別國雖有原料，但價格不如中國低廉，運往日本，也不如中國近。憑着有原料的力量，中國應當採取兩項態度：

甲、參加性的合作競爭——美國資本，日本人工的「工廠國家」，究竟不能確保原料的取得。中國不應該把原料輕易出售。而應該主張以原料入股，使這「工廠國家」變爲美國的機器股本，中國的原料股本，和日本的人工股本。中國在日本的華僑，水準太低，在現代競爭下，當然失利。可是如果政府援助華僑，以原料來配合華僑對於日本的知識和關係，以外交來打通美國的關係，頗可一爭長短。

乙、支配性的合作競爭——中國不但要參加日本的復興，在某種程度下，除了美國的資本支配，中國實在也握着相當的支配權，不過看我們自己如何運用罷了！支配的方法就是統制中日之間的貿易，而着重以貨易貨的方式。中國供給日本工業原料，但是有條件的，中國要訂購一定的貨物。例如煤鐵，中國可以賣給日本，但日本必需買給中國多少機器，多少火車頭。中國的鹽和日本木材都是自然資源，好吧，用鹽換枕木。

換言之，中國的原料附上易貨條件可以在無形中鼓勵某種日本工業，而抑制其他日本工業。這便可以簡接的減少中日之間其他工業的競爭。所鼓勵的日本工業，多數是中國復興的過程中，需要日本配合的。這是一種極有利的支配。日本要原料，不能不答應我們的條件。美國只圖賺錢，也不一定堅持要做那一種工業。只要我們努力去力爭，實在大有實現的希望！

講了三角的三邊，其實只是一個三角。這中日美的三角之中，有多少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既有協調，又有矛盾。有的問題是這一方面相合，另一方面相反。這全在各種專家的多方面的推敲，然後在外交上去執行。在矛盾之中去競爭，在競爭之中去合作，而合作再換得競爭的力量。

筆者的意見只是門外漢的芻議，也許是過於樂觀的理想，也許是和事實相反的預測，但最後願意提出一些基本的態度來，供各方參考。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通觀遠東全局，面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我們應當確立方針。

立國之道，需要生存競爭。和平之本，故需要共濟合作。中國對於日本，既無理由結不解之冤，永相反對，亦無理由盲目寬大，自甘落後。中國有中國的前途，日本有日本的出路。問題是大的中國與小的日本，如何適應而能各得其所。中國對於美國，一方面雖然希望美國合理的協助中國建設，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反對美國商業勢力在遠東的過度發展。其理由極簡單，希望協助是爲了建國，反對美國勢力過大也是爲了建國。中國對於美日之間的關係，也是同樣，贊成日本發展爲和平的「工廠國家」，却不贊成全由美國去支配！

在這種光明正大，不偏不倚的立場上，深盼國內早日安定，在外交上樹立旗幟，取得美國的信任博得日本的欽佩。進而發揮合作競爭的原則，謀求整個遠東經濟調適的基礎。這才可以底績抗戰的光榮，跨過內戰的挫折，而名正言順的把握東南亞盟主的地位。(一月二十六日東京)

華北讀者公鑒

本刊華北航空版決定出到三卷二十四期爲止。以後華北各地讀者，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第四卷第一期以後的售價，現在還無從決定。讀者如早日訂閱，當仍照現在的價目計算，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此啓。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

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儲安平

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載：律師程孟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郵局「欠資」一千五百元的一封信，程律師認為郵電加價還沒有完成立法程序，郵局補收「欠資」等於收受「不當得利」，因于第二天向法院控告上海區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這個案子經上海地方法院推事凌元慶「不經言詞辯論」，判決程孟明敗訴。判決理由，認為此次郵電加價，係經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國務會議依法為國府之最高國務機關，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並依歷辦成案，國務會議以修正法律規定而先飭執行者已有實例……因此認為國務會議有權宜處理之權，也就是說，郵局執行法令加收郵資，非不合法。

一月二十八日同報又載：程孟明律師經地方法院判決敗訴後，復親撰訴狀，向地方法院控告承辦此案的推事凌元慶濫職，原文如左：

「為自訴濫職事，按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為枉法之裁判者，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有處罰明文。被告為上海地院民庭推事，有審判之職權，其審理自訴人與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為欠資不當得利事件駁回自訴人之訴，應認為枉法之裁判。查原判所持駁回自訴人之理由，係採本月八號南京之電訊，謂國務會議有制定立法原則之權；郵電加價案既經國務會議通過，即可生效，且已經有實例云云。而判決之時間係在本月二十日；自訴人曾於本月九日具狀續陳理由，駁斥該項電訊（即原判所持之理由），被告不得謬為未睹。於本月二十日作判決時，對該狀隻字不提。蓋自訴人在該狀申述國務會議固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但無制定法律之權，立法原則並非法律，故國務會議之權宜處理似不能發生法律之效力，即不能認為有法律上之原因；已往實例，顯屬錯誤，憲法公布以後不容再誤，理由至為充分；一經斟酌，即無從駁回自訴人之訴，久為被告所深悉。故一筆抹煞，隻字不提，竟以駁回，實屬故為枉法之裁判。」

我們對於程孟明律師個人，一無所知。我們在此要評論的是這個案子所代

表的精神：

一、這個案子的法律目的在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而在這個要求的背後，表示自訴人否認這次郵電加價為合法。我們若以常識判斷，將無人能承認：程孟明律師控告的真正目的乃在追回那「一千五百元」！程孟明所爭的，不是那「一千五百元」的法幣，而是「不承認任何非法行為」的一個原則。他爭的是原則，不是金錢。

二、程孟明第一次控告的對象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但是我們必須假定：程孟明和李進祿之間並無任何私人的恩怨。程孟明所要控告的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而不是李進祿先生。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與控告李進祿先生，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公事的，後者是私人的。這個案子，程孟明要控告的實在是在上海郵政管理總局，而這個被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的代表人恰巧是李進祿。這個案子雖然涉及李進祿，但與李進祿私人並無任何關係。我們已假定程孟明與李進祿私人之間素無恩怨，因之，程孟明不因與李進祿個人無恩無怨而不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同時控告了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後，並不表示程孟明和李進祿在私人之間已有任何糾葛介蒂。我們必須分清，這是兩件事。程孟明在第二次控告中控告地院民庭推事凌元慶，其意義同。

三、這次的郵電加價，即使在政府自身，也曾引起極大的波瀾。立法院和監察院都強烈表示過反對的意見。但是在我們這個「法治」二字已失去嚴峻的解釋的國家裏，各種事情都在糊裏糊塗中渾，在郵電加價業已在「無聲」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實下，程孟明律師獨獨要提出法律控訴，否認這個郵電加價的合法地位；這就表明，程孟明律師這箇行為在這個混亂、消沉、沒有是非的社會裏獨具一種意義。程孟明律師大概是一個個性堅強而又具有正義感的人，再加上不幸他又是一個律師——一個以維護法律為終身志職的人物，使他在他良心

及性格的混合感情中，很自然地發生這種爲維護法律爭取正義的行爲。在常軌上，在目前這種社會情形之下，他這個「官司」打得贏打不贏，恐怕人人都不能不先知，但是他却要幹一下，幹一下不算，還在幹下去，連判決他敗訴的推事他都控告起來。他第一次的控訴業已敗訴；他第二次控訴的結果如何，現在不知。但我們要注意的，不是他那「官司」的贏輸，而是他在這個案件中所表現的精神，一種爭是非而不計成敗的精神。

我們于敘述事實並加分析以後，茲願一述其感觸。我們認爲程孟明這種精神，正是今日中國最缺少並最需要的精神。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已是一個祇有權力而無是非的時代。一切有權有勢有鈔票的人，都可橫衝直撞，逍遙自在。甚至知識在這個年頭也變成了壓迫弱者的工具，知識已與道德脫離，良心與公道在這夜霧中幾乎不能發光。前些日子，上海有一家正餘紙烟店藏有白銀一萬多兩，被官方沒收，當局竟擬處分：銀圓每枚以法幣一元強制收兌。照這個辦法，那一大箱白銀，祇能換得一萬元法幣兩張，該店店主十九年的積蓄，到頭落得祇够買一包香烟。然而當局却說，這個強制收兌是有根據的，因爲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使用法幣以後，當時規定法幣一元兌銀圓一枚，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財部公布的「銀幣銀類兌換法幣辦法」也是規定法幣一元兌換銀圓一元的。合理不合理是另一問題，法律如此規定，是沒有辦法的。（見三十六年十一月廿六廿七上海大公報）。執行的人祇管根據法律，然而存在的法律是否合理近情，却無人過問。一切與人民福利權益脫節的法律，竟沒有人加以廢止或修改，而一切剝削人民福利權益的法律，則如雪天的雪片，源源而降。社會上不是完全沒有正人，但法律不能保障正人，結果正道被邪道壓伏，誰出頭誰就倒霉。在這種情形下，大家都懼惶惶恐，戰戰兢兢，到處是「明哲保身」。好人既都明哲保身，壞人自然越來越無法無天，以致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完全失却了道德範疇的沒有生氣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政府正用各種力量以求社會的安全，企圖維持現存的局面，但在現局下，却到處潛伏着不平、積怨，和難於遏制的憤怒。目下到處流瀟着不穩的情緒，而有爲都變成爲消沉，建設都變成爲破壞。照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但是國家到底是我们大家的。有志氣有血性的人還是應當自動起來，爲正義爭一爭，爲是非爭一爭，成功失敗是一件事，我們責無旁貸又是一件事。今日中國最缺乏的精神就是一種戰鬥的精神（fighting spirit）。全神貫注，勇往直前，或者與惡勢力奮鬥，或者向新事業創造，方面雖異，戰鬥則一。這種戰鬥的精神是今日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力量；假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完全沒有這種戰鬥的精神，我

們的國家實已名存實亡，毫無希望！我們想我們的國家有其前途。就我們的體臉言，在今日中國，無論那一地域，那一階層，那一職業，那一年齡，都有不甘自棄的有志之士，憑其熱血，希望把國家弄好。我們號召今日中國一切有志氣有血性的人們，應當提高我們的情緒，堅定我們的信念，喚起我們的勇氣，不要放鬆我們的勁道，向我們的理想邁進。程孟明律師這種打官司的精神就是我們極好的榜樣。在落伍的、沒出息的人的想法中，以爲這是胡鬧，以爲這是神經病，聽說上海有些報紙記載此事，所用標題，都帶些挖苦味道，但在我們看來，這是頭等有價值有意義的行爲。我們並不知程孟明律師爲何人，但這個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關，我們不管這個人姓張或姓李，我們所提倡的是這個案子所代表的精神。我們要將這個社會從舊變到新，必須先使我們自己的觀點從舊變到新，我們對於一切事情應有一個嶄新的看法，一個跳出舊圈子的看法。我們要和舊的奮鬥，戰勝舊的，打倒舊的，才能將新的提長出來。時局越來越使我們苦悶！但苦悶何用！苦悶是消積的，我們要從苦悶中衝出來！

本人心中有一個意思，多年迄未吐出，現在乘此一述，請求讀者指正。我常常感今日社會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我們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應當使之合理公平。改革社會有兩個方式，一個是以暴力在根本上推翻這個社會，一個是在既存社會制度中求其改變。現已有一部分人走着前一條路，我們沒有走前一條路，但我們應該在後一條路中多做一點事情。做總比不做好，多做總比少做好。現在一般老百姓受的欺侮太多，受的委屈太甚，「法律」究有多少尊嚴，此處不談，但我們的正路是在法律之下控訴。「打官司」有三個條件，即有錢、有時間、有法律知識。這些條件非人人所能具備，因之，我們認爲，在律師界中，不乏有志之士，他們不是願意犧牲一點時間和收入，來做一點公共事業，替我們的國家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在理想上，一切受非法壓迫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我們應當替他們打官司，爲他們申不平、雪冤枉、解苦痛。這個理想是偉大的，但在實際上，也許一時未必辦得到，因爲今日一般人民中要申雪的冤枉苦痛實在太多了。但是我們不是可以暫時規定一個範圍，挑幾件有關大原則的事件做一做。譬如政府如有任何違憲違法的行爲，我們即進行法律訴訟。打官司要錢，但我們相信社會各界必有很多熱心的人士，願爲這種爲公共福利而奮鬥所需的費用，捐出錢來。新聞界言論界的朋友也必有人願意參加，來共同討論訴訟的應否進行或傳播案件的情形。官司一級一級打上去，一直打到底。打贏了，全社會有利，打輸了，至少可以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與瞭解，從而促進法律的改革。這是一個促進法治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改

革運動。

我們願意再進一步說。在爭取言論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認為言論界自身所負的責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同樣，在爭取司法的獨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負的責任也比其他人士為重。司法界的朋友不要以為我們這種建議是和司法界為難，我們的目的實在毋寧說是幫助司法界的朋友爭取司法的獨立。所謂司法獨立，就是要不受權勢的干涉。按照戴雪教授（Albert Venn Dicey）之言，法治的真正意義是「武斷權力之不存在」。要爭司法獨立，必須堅決抗拒任何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蔡維藩

一月三十日上海

人們都承認，今後世界危機的解除，須求之於美蘇二國相互瞭解，然而問題就在於她們二國能否相互瞭解？

去年六月十六日，華萊士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主張杜魯門與史達林在柏林舉行會談，解決一切糾紛，消弭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他提出的辦法是：

(一) 杜魯門與馬歇爾應邀請史達林與莫洛托夫，在柏林舉行和平商語，以求成立解決兩國間一切問題的協議，倘杜魯門二氏能和史莫二氏誠懇商談，協議必能成立；

(二) 美英二國須將她們在近東控制的大量石油資源讓一部分給俄國；

(三) 美國須提議，完全禁止一切武器的國際貿易，以為將來美蘇成立原子能管制協議的初步；

(四) 美國全部軍火工廠立即收為國有，由人民掌握這些工廠的控制權，而不許私人從保衛國家安全的忠誠職責上尋獲私利；

(五) 放棄杜魯門主義及以武裝供給俄國政治仇敵的反動政府的政策

(六) 貸款給俄國，協助俄國戰後建設，並為美國工業換取俄國原料

最後，他說，「如果我們記取在社會主義的思想中是不包含犯罪成分的，我們是能够在和平中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往來的」。

這是華萊士去年遊歐返美後最動人的一次演講。姑作華萊士這建議完全成

武斷權力的侵犯。司法界的朋友假如感覺力量單薄，我們全社會來做他們的後盾。我們上述的建議，乃在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今日中國法律的效力及其尊嚴。我們要幫助司法界的朋友在法治的精神下完成其任務。我們和司法界的朋友是合作的，不是處於對立的。和我們處於對立地位的乃是壞的法律、壞的法官、以及一切破壞法律侵犯法律的人，而非法律、法官，或一切維護法律的人。

為事實的假設，我認為結果不過是美國依照他的辦法，在「退讓」和「給予」兩個條件上，和蘇聯完成類似雅爾達或波茨坦協議的協議，其距離一般人所希望於美蘇二國為消除今後世界危機而求相互瞭解的程度，依然甚遠。

我並不否認美蘇二國主政者皆具有企求彼此相互瞭解的心願。

美國前國務卿赫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七十五歲生辰那一天，發表一篇呼籲世界團結的書面談話，他說：「我們所接受的最艱巨的一項責任是竭盡我們世界領導的地位，以爭取世界團結與合作，為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而努力。接受為這種工作的領導是每一個愛好和平國家的責任，而大國的責任特別重，因為它們幅員廣大，歷史悠久，賦有巨大的軍政與經濟力量。……大戰期間，美國與其他大國都曾一致努力於促成戰時團結，並為戰後愛好和平國家繼續團結奠定基礎，而今日美英蘇中法的亟須團結，也不亞於當年戰事最艱危的時期。……只要大國能一致到底，那末不論工作如何艱巨，一年以前的軍事勝利，一定會變成為持久和平。如果這些國家內部或國際之間存有不可挽救的分裂，那末後患之巨，無可計量。今天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家的最大任務，就是對於和平、正義、自由三者關聯的思想要保持信仰，這種思想會促成戰時團結，也會促成確保戰後團結的努力。當代的政治家們果能在這個歷史最危險的關頭，運用其勇氣，力量以及百折不撓的毅力，堅持上述方針，那末全人類將永遠對他們感激無已，我相信在這種嚴重的試驗之中，他們是不會辜負人們的期望的」。

斯退丁紐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號「讀者文摘」發表以「美蘇能和平」為題的

文章，他從羅斯福對蘇聯的態度說到聯合國的精神，在結論中，他說：「我們不要把美蘇間思想上的爭端過分誇張，這些爭論還不致引起戰爭。在十字軍東征期，有人會以為回教國與基督教國不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時，也有人以為天主教國與基督教國不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這種思想都已證明是謬誤的。我們以為私有資本國家與公有資本國家不免一戰，也犯了同樣錯誤。我們的方針是使聯合國組織內外的國家共同合作，力求共同福利，唯有這種福利，積極的福利，才能化險為夷，化凶為吉。」講到和平合作，他強調的說：「為和平而加強合作，我們就可減少在觀念上的爭論，事實上，我相信，爭論一定會減少，爭論減少是對我們有利的，蘇聯對我們世界合作的性質了解越多，他們自己的生活亦將越自由。」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日貝爾納斯由巴黎回國，發表談話，外國觀察家認為係「美國對蘇聯的最後呼籲」，他說：「吾人決不以自己之意願強制他人，但吾人必須明白他人並不認為彼等可以彼等之意願強制吾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國務卿馬歇爾發表授歐演講修改杜魯門主義，並會促成戰後英法三國首次為歐洲經濟復興而召集的外長會議。十一月卅日「華盛頓郵報」發表其與「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磋商寫成的「馬歇爾計劃」與「援歐方案」一文，認為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歷史中可以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真正和平開始的日子，而馬歇爾對歐洲復興的方針是積極的，他打開大門，請蘇聯在復興方面合作，而非對共黨加以阻礙。

兩年來，美國經由這幾位主政者連續不斷的表現其對於美蘇二國由瞭解而合作的信念、願望和方針。

在一九四六年九、十及十二月，史達林三次答復美英方面私人向他提出關於美蘇關係的詢問，並於事後予以發表。

九月廿四日發表史達林給予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的書面答復，他否認「新戰爭」的真正危險的存在，否認美英有意製造對蘇的包圍，否認蘇聯具有利用德國抵抗西歐的政策，否認西歐共產黨聽受蘇聯指揮，他承認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是無條件的可能的，承認蘇聯本身為向共產主義前進，蘇聯與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愈增加，承認共產主義實行一個國家之內是十分可能的，而在像蘇聯這國家之內尤其是可能的。

十月廿一日，合眾社總經理白里提出三十一個問題，電請史達林答復。數日後，史達林在答復中，否認貝爾納斯所謂美蘇間的緊張關係已形增加，希望戰時盟友間建立友好關係，並能在前軸心國家方面消除戰爭爆發的危機。

十二月廿一日小羅斯福訪問史達林，二人關於美蘇關係的問答：

小羅斯福問：「你相信，像美國這樣的一種民主政體。和像蘇聯這樣的一種共產主義的政體，共處在這個世界中，而任何一方沒有企圖對另一方的國內政治事務實行干涉，還是可能的嗎？」

史達林答：「是的，當然相信，這不但可能的，還是實明的，而且是完全在現實的範圍以內。在最奮發緊張的時代，戰爭期間，政體方面的差異，並不會阻撓我們兩國聯合在一塊，以消滅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代，繼續這種關係，就更加是可能的了。」

小羅斯福問：「自從羅斯福逝世以來，我們兩國之間友好關係與了解的減少，你認為應歸罪於什麼呢？」

史達林答：「……正相反，關係已經增進了……但是，就破壞和平或軍事衝突的意味說，我並看不出關於這方面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沒有一個大國在目前能够驅使大軍去對別一個同盟強國作戰，即使它的政府很想這麼幹的話，也是決不能夠的，因為在目前一個國家，如沒有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打戰，他們都對戰爭厭倦了，而且也沒有大家可以理解的目標來替新戰爭辯解。人們將不知道為什麼要打仗，因此，關於美國政府的一時代代表們正談論我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一節，我看不出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鑒於所有這些考慮，我認為新戰爭的危險是不實在的。」

小羅斯福問：「你贊成我們兩國之間廣泛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嗎？而且你也贊成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嗎？」

史達林答：「當然贊成。」

赫爾，斯退丁紐斯，貝爾納斯及馬歇爾都是大多數人認為能够為美國優良傳統有所表現的代表人物，而史達林則是蘇聯國內說話最有分量，最能負責任，也最具指導其人民的勢力的領袖，我們讀了他們各人上面親口說的話，怎能相信美國或蘇聯當局會有一時，領着他們的國家，向着兩國相互瞭解的相反途徑走去？然而今日事實上美蘇之間能否相互瞭解，確成問題，豈非怪事！

我們不必作空論，且拿幾件實事作參考。

上面說過，小羅斯福訪問史達林，問他是否贊成美蘇之間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當時史達林的答復是：「當然贊成」。真的，美國許多社團已經這樣做了，美政府並且協助他們怎樣做。一九四六年他們很熱烈的做。二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杜賓博士，經由蘇聯駐美大使館，邀請蘇聯若干著名學者，包括卡比沙朗道、代維諾夫等教授，參加該大學

之二百週紀念；同時，洛氏基金會亦向維諾格拉杜夫與龐特利亞勒兩教授發出請柬；三月，波士頓交響樂團團長凱伯，經由美國駐蘇大使館，轉致蘇聯外交部邀請書，邀請列寧格勒交響樂隊指揮馬文斯基於十月或十二月赴美，為波士頓交響樂團之上賓；五月，美國駐蘇大使館代波士頓交響樂團，轉致蘇聯外交部一函，建議蘇聯政府，允許該團自費赴蘇，演奏兩週，門券收入，聽憑蘇方指示，捐贈當地公益機關，藉以酬謝戰時蘇聯對美偉大合作；七月，美國商務部覆普與羅溫訪蘇，與蘇聯高等教育處商討美國康乃爾大學敦請蘇聯研究生四名赴美從時研究工作，並担任若干俄語講授課程，而美方並不堅持以派遣美國學生留蘇為交換條件，蘇聯高等教育處有意接受；八月，蘇聯戰爭救濟處代表訪美時，美國楊格博士建議以設備完整之盤尼西林工廠一座，供蘇聯使用，並建議美蘇兩國互相交換科學家，尤以醫藥科學家為主，此後，楊格會就此事與蘇聯衛生處商討；十二月，美國權威地質學家耶魯大學弗霍特教授，致函蘇聯科學專學校長，建議他與蘇聯地質學家共同進行實地研究，並就蘇聯洪積期之地質特徵與彼等會商；十二月，美國婦女俱樂部聯盟主席迪金生夫人，應蘇方邀請，考察蘇聯善後工作，並研究蘇聯福利計劃，當時決定以聯盟名義，在美國設置蘇聯女生留學獎學金一名；一九四七年一月間，美國大使館代轉兩項建議，一是美國舞蹈經理赫洛克，建議邀請蘇聯歌舞團參加一九四七年春節紐約的都城劇場舉行的國際跳舞會，一是美國公共衛生處總醫官，建議要求蘇聯政府准許霍契加，希姆及希爾等三位美國醫師，訪問蘇聯，從事研究癌症治療方法。這些建議，邀請及要求，除迪金生夫人的設立蘇聯女生留學獎學金事，不久接獲蘇方通知表示謝絕外，蘇方全都未予美方答復。二月三日，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綜合上述建議，致函莫洛托夫代為重申前請，他在函中首先說：「最近報載史達林元帥於接見小羅斯福之時，曾鄭重表示，渠贊成美蘇兩國交換文化與科學情報以及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與教授等。余對於此事，極感欣慰，因余素來竭力主張此種交換，此為閣下所知者。此種交換足以推廣接觸之基礎，以便貴我兩國人民能瞭解彼此文化生活為目標。最近吾人在此一方面，已有若干進展，尤其關於文化與科學出版物之交換，但在通盤計劃方面，仍有不少須待完成者。余拜聆史達林所發表之意見後，大受鼓勵，用特請閣下注意上述交換性質之若干建議，此等建議均為美國各團體交由本大使館轉達者，現正等候貴方之同意，以便付諸實施。」據二月十九日華盛頓美國新聞處電稱，史密斯大使迄未獲得蘇方回訊。一九四六年九月間，美國前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致函史達林，提議由美國商人組織委員會，赴蘇考察，以便通過

貿易關係，促進兩國合作與瞭解，他在函中這樣說：「很明顯的，我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好的了解，互相猜忌祇會妨害大家的利益。……你可以回想一下，當我們訪談期中，我們曾經研究過組織一個美國商人志願訪蘇團的計劃的，這訪問團可以和由蘇聯經濟及生產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共同研究如何發展兩國之間貿易的計劃與方法。不知道你現在是否仍舊相信這計劃可以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趨於密切？憎恨仇怨是很難在一種愉快的與互惠的商業關係中產生的，我們在促進彼此繁榮之中，將進一步有更深的了解。」納爾遜這封信也沒有下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美國向蘇聯建議舉行兩國商務會議，美政府準備貸款蘇聯十億美元，美國商務部俄國司並就蘇聯建議需要分別估計。一年以來，商務會議及貸款，皆未成事實，上面說的種種建議，也沒有消息，連一九四六年九月及十月美國向蘇聯兩次要求舉行一百一十二億餘元租借結算談判，遲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國務院提出第三次要求時，蘇聯迄未答覆。去年下半年，美國人士希望遊歷蘇聯，多被婉言謝絕，向蘇聯使館請發護照，使館人員往往以莫斯科旅舍設備不週，住食不方便為不發護照的理由，後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要趁遊歐之便遊蘇，蘇聯公開表示不歡迎，雖以考察美國駐蘇使館工作為理由，蘇聯亦不同意，莫斯科廣播及報章甚且說：「蘇聯不是可以讓人偵察的國家」。在美國人看來，美國團體建議和蘇聯作文化工作及人員的交換，蘇聯不理睬，要求遊歷蘇聯，蘇聯不允准，蘇聯抱着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從蘇聯方面來看。我記得讀過這樣一則新聞：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蘇聯消息報、真理報及紅星報記者，應邀赴美觀光，美國團體熱烈招待，他們走了幾個都市之後，美國招待人士問他們：「你們看美國怎樣？」他們答稱：「你們美國這一套甚對，但我們蘇聯那一套也是對的啊。」後來美國招待人士對他們作進一步建議的說：「給你們再到我們美國私人家庭中住幾星期，看看我們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蘇聯這幾位記者婉言謝絕。

最近蘇聯頒布其最高蘇維埃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禁止人民與外僑談話法今，規定外交部為對外交換情報之唯一機關，此外，除對外貿易部及店員，侍者與售票員依照限制範圍得與外人接觸外，違反法令者須受刑事處分。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美國之急求蘇聯瞭解她或求瞭解蘇聯，似乎都急得有點像太寒信，又有點像太暴發戶的樣子，要從自家到人家，大擺其富，而蘇聯之不急求美國瞭解她，或她瞭解美國，其表現則似乎有點像鄉下姑娘，害怕，害羞，老是左右躲避。為什麼美蘇兩國是這樣

風雅裏的悲劇

劉緒貽

風雅及其所包含的價值判斷

人類知識活動可以分成好幾個方向，其中一個，主要是以發抒自己感情并供給旁人娛樂為目的，大體上說，包括文學和藝術兩個領域。在一個分工很簡單的社會裏面，專門靠販賣知識為生的人極少，文學和藝術的遺產有限，於是，這一類的知識活動，大都和當時當地大眾的實生活緊密的聯繫着，脫節的時候，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我們不必在別的原始社會中去找例子，我們的詩經，便大部是有周時候各個地方民眾生活的反映。就是在一個分工比較複雜的社會裏，專門靠販賣知識為生的人很多，文學與藝術的遺產相當豐富，但如果社會變遷迅速，傳統的力量小，這種知識活動和當時當地大眾的實生活也不會離開得太遠。比如，美國目前的文學和藝術，便是和美國社會裏一般人的生活很接近的。但如果在一個社會裏面，一方面，分工的程度可以養活一批專門靠販賣知識為生的人；另一方面，文學與藝術的遺產豐富，而這種遺產，又因社會變遷小，遂藉着傳統的力量，控制或影響當時的文學與藝術，於是，以發抒自己感情，供給讀者娛樂的知識活動，往往會慢慢的和當時當地的大眾生活脫節。這種脫節的現象，在我們知識生活的傳統裏，稱為風雅、典雅、風流，或者其他類似的名詞。

造成風雅的過程，大體上說，可以分成兩種：一是脫俗，一是返古。所謂脫俗，便是在文學與藝術，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之間，做一種隔離的工作。比如說，在大眾的生活經驗中，時常沒有錢不夠用的感覺，然而文學與藝術很少描寫這種大眾的經驗，因為一談到錢，便落了俗套。又比如，社會裏面，尤其是非工業的社會裏面，大部的人，都是不能離開生產勞動的；而且在生產勞動之中，往往有許多痛苦的經驗，文學與藝術，尤其是我們民國以前的，和歐洲工業革命以前的，文學與藝術，大都不喜涉及這種經驗，因為也有不能脫俗的嫌疑。反過來說，風花雪月，才子佳人，觀魚躍，聽鹿鳴等等，都是和日常生活，尤其是在大眾的日常生活，距離得很遠的事物。這些事物，往往是文學與藝術，尤其是舊時代的文學與藝術。

術，描寫的對象，也便是風雅的大來源。從另一個觀點說，日常生活的，尤其是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些活生生的事實；日常生活既然不雅，活生生的東西也便是俗，反過來，有很多風雅的東西都有幾分死意。一顆年青花盛的梨樹不雅，但一株枯梅，幾片花瓣，便雅意十足。一個年青力壯的女人正在廚房中工作，簡直沒有雅意，一個骨瘦如柴的老僧靜坐在禪房之中，才了無俗態。舊詞中有一首：「枯藤老樹橫橋，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是大有死意的，可也十足風雅。其次，日常生活是眞的，不雅；要雅，便得是假的，至少有些假意，所以畫家們筆下的釣翁，往往持着一個沒有魚鉤的釣竿，因為真釣魚，或者為了生活而漁，便有俗氣。所謂返古，便是在現代人的文學與藝術的作品裏面，參加一些古代人留下來的文學與藝術的遺產。（其實這也是一種把文學與藝術和實際生活分開的勾當，但為了分析得比較清楚起見，所以我們將之另列為一類）。這種返古的活動，大略也可以分成三類：有仿古，便是讓古代人文學與藝術的體裁，指導現代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字要顏、柳、歐、蘇，文要漢、晉、六朝，詩有仿李、杜、仿蘇、黃；畫有仿米、董、唐、伯虎等等。有引古，（恕我自造一個名詞）。或者把古代的字引用在現代的文學作品裏面，不獨字形要古，連字音字義也要古，所以「和」字要寫成「絲」字，「予」字要看詩經裏是怎樣用法怎樣讀音；或者把古人作品裏的詞語和情節引用在現代人的文學與藝術的作品裏面，普通稱為用典，往往一篇文章，完全是典，用從現代生活經驗中所得知識去了解，簡直不可能。也有冒充為古的，玩金石字畫的商人，尤其是販賣金石字畫的商人，為了要把金石字畫弄得古色古香起見，甚至用各種方法，例如把銅器埋在土裏，用烟熏字畫等，把現在的金字字畫，裝成古代的，藉以魚目混珠。

綜合以上所說，凡是離開實際生活，尤其是大眾實際生活的：或者是返古的，文學與藝術的活動，便是平常我們所謂的風雅。

所謂風雅，往往包含着一種價值的判斷。那就是說，凡是風雅的，便是高尚的，美的，好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凡是不風雅的，或者是俗的便是低級的，壞的，醜的，不平凡的，受人鄙視的。普通人說太陽、月亮、眉毛、口等，既不華美，也不高尚，要使這些活生生的東西變得華美，變得高尚，便應稱之為赤烏、桂魄、新月、櫻桃等。普通人說，「發生肉體關係，一醜得很，文學家應該是：「體口侵香腮，軟玉温香抱滿懷。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才不醜，才風流蘊藉。普通人挑着糞担到田裏去加肥，推着獨輪車在路上擗扎，平凡得很，畫家們筆下顯不到這些平凡的事，要平凡，便得畫天女散花，月下彈琴等等。

既然風雅的東西便是高尚的，好的，美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東西，當然風雅的人，便是高尚的，好的，美的，不平凡的，受人敬愛的人。如果風雅的人只有一個兩個，當然彼此之間沒有什麼競爭。但是，風雅的人往往是一大羣，為了要比人家風雅，也就是更高尚，更好，更美，更不平凡，更受人敬愛，只好提高文學與藝術活動的脫俗境界或者是返古程度。所以寫楷書的人，不及能寫魏碑或隸書的人有地位；寫魏碑或隸書的人，不及能寫篆字的人有地位。同樣的，一個僅有文字學常識的人，不如一個能懂「說文解字」的人；一個能懂「說文解字」的人，又不及一個能懂甲骨文的人；一個偶談風雅的人，遠不如一個終生不談柴、米、油、鹽，而盡興琴、棋、書、畫為伍的人，受一般人的尊敬。這便是中國社會看重袁才子，章太炎，以及時下模仿這些人的一流人物的緣因。

風雅建築在俗人的勞苦上

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一文中曾經提過，知識份子的生活與知識的關係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第二，他們獲取與運用知識的活動和生產勞動沒有直接的關係。風雅的人是知識份子，他們也是完全須要社會養活的人；這些負責養活他們之責的人，對他們而言，便都是俗人。風雅的人原也可以變成俗人，或者原來本是俗人，但因家裏有財產，或由戚族朋友，甚至政府的幫助，可以衣食無虞，儘可挪出時間來，從事於與風雅有關的各種知識活動，時間一久，便慢慢變得風

種了。不過，平時我們注意到的，只是某人家裏有財產，某人受戚族朋友或者政府的幫助，但不再進一步的去分析，看某人家裏的財產，或其戚族朋友的財產，或者政府的財產，究竟是怎樣來的。用從前中國社會作例來說，這種來源，大約有三種：一種是地租。我們如果讀過兩晉南北朝的史籍，便可以發現南朝的王，謝，北朝的李，鄭，崔，盧都是些出風雅人物最多的家族，但同時也是大地主。一種是高利貸。在中國舊社會裏，放高利貸的人，多半也是大地主。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剩餘財富，沒有別的路路；只好用高利貸方式剝削農民，所以研究王安石的英國學者威廉遜（H. R. Williamson）認為這是北宋地主階級（同時也是知識階級）反對青苗法的重要原因。在農業社會裏，只有這些大地主們，是很有能力收繳大批典籍，并養地一大批閒人，讓他們走上風雅之路的。另一種是賦稅，中國歷代政權，除了養活一大批臣妾以外都把一部份賦稅收入用來養活讀書人，西漢元帝便會免過天下通一經者的賦稅，隋煬帝也會發給在野讀書人的薪金。明太祖以後，在官立學校讀書的人，完全由政府發養，國學學生的家屬生活，有時也有政府負擔。（起源於漢時博士弟子制。）賦稅不足的時候，便產生了苛捐雜稅。（產生苛捐雜稅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緣因，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風雅之成，都是有代價的。

儘管我們文學與藝術的歷史裏面，有許多叫窮的詩人、詞客、文士、畫家，但是，假如他們沒有祖先留下的遺產，不靠戚族朋友幫助，不由政府用稅來養活，卻要成年累月的在田間，在工作場所，為了最簡單的衣食，用手足不斷的勞動，即使他們是風雅份子，又如何能脫離實際生活，優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變成風雅人呢？他們之所以能如此的，都是由於他們所稱的俗人，用賦稅、地租、高利貸，以及其他各種方式，把財產集積起來，通過政府、家庭、或戚族朋友的手，讓他們不必為生活勞動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風雅是建築在俗人的勞苦上的。

悲劇的來歷

我們前面說過，要變得風雅，先得優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凡是沒有機會獲得此種經驗的人，是沒有了解與欣賞風雅東西的能力的。在農業或工業程度不高的社會裏，大部份人都沒有獲得此種經驗的機會，因此，凡是風雅的東西，便往往是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的東西；而且愈是風雅，了解與欣賞的人便愈少。平常我們所說的「雅俗共賞」中的「俗」字，乃是指的雅的程度很淺的人，并不是完全不雅的人。試問白居易的詩，柳永的詞，大家認為是非常近俗的，在全人口中，有多少人能了解與欣賞呢？俗話說：禮尚往來。人家請你一次客，你得還一回席；人家送你一盒紙烟，你也許得還一包糖，要是不還，心中多少有點不安，或者慚愧。但是，社會上一大批俗人，用他們的血汗，他們的勞苦，建築成少數人的風雅，而此少數風雅的人，卻完全沒有感覺，不知慚愧，颯頭的製造出一些東西來，讓那一大批俗人完全不能了解與欣賞，我們如果仔細想想，這該是如何深沉的一個悲劇！

尤有進者，風雅的人，除了對於那些用血汗勞苦建築他們風雅的大批俗人，完全不知圖報以外，往往還不知自足，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便故意看不起那些俗人，譏貶那些近俗的雅人；罵他們愚笨、浮淺、粗野，俗不可耐，

誹謗誹盜等等。不和俗人接近，怕惹了俗氣，頂多，也不過學大觀園裏的一羣雅人，帶着一種可憐的心情，對待劉姥姥一樣，偶爾和他們開玩笑。有時候，他們攻訐那些近俗的雅人，簡陋和他們無地自容。所以明清兩朝戲部很好的白話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作者都不敢用己真姓名發表，便是怕受不住風雅人士攻擊的緣故。再者，物以稀為貴，社會上風雅的人愈少，則這些風雅的人的地位也便愈高。因此，為了要保持或增加獨佔的利益，這些風雅的人，往往有意無意的，竭力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盡量和實際生活拉開，加長由俗入雅的過程，以實減少由俗入雅的人數。南朝時候，沈約，任昉等的聲韻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近事說，我們只要看一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便可以發見，民國初年反對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等白話文學運動的人，都是那些主要以典雅與風雅等取得社會地位的人，如嚴復、林紓等。林紓在民國八年，有一次批評白話文學運動，說是：假如照提倡白話文的人的辦法做文章，則豈不是引車賣漿者流，都可以變成文學家？這種說法，深深表現了那些風雅人的糊塗與自私。林紓的典雅，是間接的由引車賣漿者流以及和他們類似的人，用血汗與勞苦建築起來的，為什麼反過頭來，卻要阻止那些引車賣漿者流，沾點風雅的餘潤呢？為什麼要用古文辭，讓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呢？也許林紓等一流風雅人，在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悲劇；然而他們所作所為，不管是看不起俗人也好，企圖獨佔風雅也好；卻都深深的加重了這個悲劇的成分。本文的目的，乃在說明這個悲劇，讓我們知識階級中，有風雅傾向的人，早早的，澈底的覺悟，用各種方法，盡量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和此時此地大眾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洗刷這個歷史的悲劇。

三十七年一月六日 珞珈山

兩種曆法。兩種文化

戴文賽

剛過了年，現在又過一次年。一個多月前才度了一個除夕，現在又度一個除夕；一個多月前才在給人家拜年，現在又給人家拜一次年。在我國，活七十歲的人簡直就等於活一百四十歲。那也不錯，我國人不是認長壽為福氣嗎？不過，年輕的姑娘可不答應了：二九佳人，你若說她已經三十六歲了，那她非同你打架不可。

今日我國同時在使用兩種曆法，正表示今日在我國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一種是舊的，一種是新的。舊的不一定完全不好，完全錯；新的不一定完全好，完全對。剛過了兩次年，梁道機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先從曆法談起吧。曆法是計量長一點的時間的方法。科學越發達，人類無論計量甚麼也都越來越求其準確精密。長度，重量與時間是三種最基本的數量。今日世上最通行的度量衡制度就是「米突制」。長度的單位是公分（或釐）（公尺（或米）），公里。重量和質量的單位是公分（或克），公斤。時間的單位是秒，地球赤道圓周等於四萬公里。一立方厘的水等於一克。時間的單位和天文學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時間是甚麼？這個問題好像可以不必要問。誰不曉得時間是甚麼。詳細一想，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牽連的問題多得很多。時間甚麼時候開始？時間有沒有終止的一天？物質宇宙甚麼時候開始？生命甚麼時候開始？物質宇宙以後會變成甚麼樣子，有終止的一天嗎？生命將來如何？這些問題太深了。剛剛過年，還是輕鬆一下好。暫時把這些問題交給哲學家去思考吧。

我們住在地球上，我們的頭上有天，天上有太陽月亮星星。我們計算時間推算曆書的方法就是從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相互關係得到的。地球老在自轉。有這種自轉，我們才看到日月星辰每天東升西落的現象。每天的「天」（或日）就是這樣子得出來的。我們把每天分為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分為六十分鐘，每分鐘分為六十秒。地球自轉之外，同時又在繞太陽轉。這第二種轉叫做「公轉」。用自轉的時間去除公轉的時間，很可惜所得到的不是一個整數，不然的話，便不會有「閏年」的麻煩了。公轉的時間我們叫它做「年」。一年等於三百六十五日再四分之一日弱。

地球繞太陽轉，好像是太陽的衛兵。地球本身也有衛兵，就是月亮。月亮一面跟地球繞太陽轉，一面又繞地球轉。月亮繞地球一週所需要的時間，叫做「月」。『月』與『日』的比率又不是整數的；不然的話就不會有『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的麻煩了。實際上，月亮繞地球一週只需要二十七天多（對恆星而言）。為了地球同時也以同方向繞太陽轉，新月（朔）和再來一次新月（或望月與望月）相隔的時間便不只二十七天多，而是二十九天半多一點，所謂『朔望月』（Synodical month）。

現在的問題就是『年』要以月亮繞地球為標準呢，或以地球繞太陽為標準？前者就是陰曆年（學名太陰曆年，lunar year 或會合年 synodical），後者就是陽曆年。古代的人多半採用前者，因為他們認為月亮之盈虧是最顯著最重要的天文現象。我國和日本之外，許多信奉回教的國家也都使用陰曆。不過十二個朔望月只有三百五十四天多，和地球繞太陽所需要的時間相差十一月之多。四季的變化和和陽曆年同週期。因此陰曆便常有閏年，五年內約有兩個閏年，閏年在十二個朔望月之外加上一個閏月，總共十三個月。因此陰曆年的長短差得很多。這是它最大的毛病。

四季變化的原因就是地球的自轉軸線和公轉軸線成了一個二十三度半的角度。沒有這個角度的話，地球上便沒有

有四季了，冷的地方便永遠冷，熱的地方便永遠熱。陰曆的長處便是和季節同週期。我國的陰曆裏有二十四個『節氣』。這些節氣在陰曆裏總在不同的日期上面。比方說今年的立春日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去年是正月十四日；今年的夏至在五月十五，去年則在五月初四日，相差十一天（去年閏二月）。在陽曆裏則二十四節氣總在同一個日期，最多差一兩天。立春去年在二月四日，今年在二月五日；夏至去年在六月二十二日，今年在六月二十一日。春分總在三月二十一日左右，秋分總在四月十五日左右。立夏五月五日，立秋八月七日，清明總在九月二十三日，立冬十一月七日，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北平計算冬天都講三九，四九等，就是由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期，三九和四九是最冷時候，過了四九嚴冬便漸漸過去了。如遵守陽曆，便無須三九，四九這些名詞了。每年三九和四九總是陽曆一月十日到一月二十八日這一段。

陽曆是從羅馬帝國初期的曆法改良出來的。當初每年只有十個月，由三月開始，所以九月的西文是 September, December (十二月) 是『十』的意思，October (十月) 是『八』，大家縮在房間裏不活動，所以曆書上空著兩個月。紀元前七世紀羅馬皇帝 Numa Pompilius 把 Januarius 放在最前面 (Janus 是天的看門者，英文裏的 Janitor 一字便是從它來的)，把 Februarius (Februa 是潔淨的節日) 放在最後面。紀元前四五二年 Februarius 那一月被移到 Januarius 之後。三月叫 Martius，紀念戰神 Mars。四月叫 Aprilis，拉丁文 Aperiere 是『開』的意思，表示那一月是花開的時節。五月叫 Maius，紀念女神 Maia。六月叫 Junius，那是一個羅馬望族的姓氏。七月叫 Quintilis (第五)，八月叫 Sextilis (第六)。

愷撒 (Julius Caesar) 得到天文家 Sosigenes 的幫忙，於紀元前四十六年修改曆法，定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每四年加一日。為要紀念他自己，便把第七個月改名做 Julius 他的繼承人奧古斯都 (Augustus) 也步其後塵，把第八個月改名做 Augustus。愷撒定每個奇數的月包括三十一日，二月二十九日，其他為三十日，閏年加一日在二月裏頭。奧古斯都任內的議院為要詔媚皇帝，便從二月又取出一天加在八月上面，九月和十一月改為三十天，十月和十二月改為三十一天。

愷撒對曆法的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年並不是剛好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而是比這稍為少一點，因此每

四百年多出三天，到了十六世紀已經多出十天了，春分本來應當在三月二十一日，變到三月十一日去了。天主教皇格里哥利 (Gregory) 第十三得到天文家 Clavius 的幫忙，於公曆一五八二年重行修正曆法，下令那年的十月四日的第二天跳為十月十五日，又下令以後『世紀年』不能以四整除的便不必算做閏年。比方說，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二一〇〇 都不是閏年，一六〇〇 和二〇〇〇 是閏年。這種曆法，後世稱它做『格里曆』 (Gregorian calendar)。天主教國家立刻就採用它，信奉希臘派天主教和新教 (基督教) 的國家也不馬上採納。英國到一七五二年才由國會通過採用它。日本於明治維新的時候開始採用它。我國到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蘇聯到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到一九一九年才採用。

格里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現在所定的是每四百年取消三個閏日。如要更準確一點，得每一百二十八年取消一個閏日。如果那樣做的話，這種曆法可以使用十萬年不必再改。現在每年錯半分鐘，所以每三千年得扣去一天。格里曆還有一個短處就是每個月某一天不一定是星期的某一天。曆去年的一月一日是星期一，今年則為星期四。十幾年前有人主張把曆法再改良一下，使一月、四月、七月、十月都有三十一天，其他各月都只有三十天。這樣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四天。多出一天名叫『年終假日』，擺在十二月三十日之後。逢閏年則在六月三十日之後多一個『閏日』。一、四、七、十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日；二、五、八、十一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一；三、六、九、十二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五。年終假日和閏日不算星期幾，一定要算的話，便算是多兩個星期六 (六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十日總是星期六)。這樣一來，每個月的某一天永遠是星期裏的某一天。每季都有十三個星期，九十一天，都在星期日開始，星期六終止；而且每個月都有二十六天工作 (星期日不工作)。這種曆法叫做『世界曆』；紐約有一個會社，專門在促進這種曆法的普遍使用，出一種雜誌名叫 Journal of Calendar Reform。

另外有人提議把每年加上十個月，每個月都有四個星期，又和世界曆一樣地加上年終假日和閏日。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任何國家準備採用這兩種新曆的一種。

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名義上採用陽曆，就是格里曆；不過陰曆一直還是有許多人使用它。十幾年前，政府一度努力推行陽曆，並且用各種方法想把陰曆完全取消 (比方說陰曆新年不許放假)。抗戰期間當局無暇顧及這種

事。也許爲了這個原因，這幾年來全國各地慶祝陰曆新年總比慶祝陽曆新年熱烈得多。商店於陽曆新年大多數只營業一天，陰曆新年則停了五天之多。

兩種曆法同時存在，象徵兩種文化同時存在。在我國的都市裏可以看見西洋式的房子和中國式的房子並排着，可以看見最新式的汽車和人力車、馬車、轎子摩肩接踵。有的人穿西裝，皮鞋；有的人穿長掛，布鞋。吃有中餐有西餐。娛樂有電影，有平劇，有「橋戲」。運動有網球，籃球，也有太極拳踢毽子。在鄉間，可以看到最新式的飛機在天上飛，也可以看農夫使用着原始工具和方法在耕田在車水，村姑使用着原始工具和方法在織布在磨穀。在河裏在海上可以看到輪船汽艇也可以看到舢板木船。寫字有用毛筆硯臺的，有用派克五十一號鋼筆的；有橫寫的，有直寫的；有用白話文的，有用文言文的；有用中文的，有用洋文的；有用手寫的，有用打字機打的。計算有用算盤的，也有用電力計算機的。都市裏多半有電燈，極大多數的小城鄉鎮則還在用菜油燈煤油燈，蠟燭。這種種和其他許多一樣明顯的對照表示我國的文化正在經過一個過渡的時期。不只我國如是，許多其他的國家（如土耳其，印度，波斯等）也如是。這些變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代科學的發達。科學發達使交通比從前便利很多，因此世界好像天天在縮小。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各方面都可以自給自足，總有些原料或工業製品需要從國外買進來。在今日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孤立。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之後，總跟着文化關係。有時候也可以說今日在幾乎每一個國家裏頭都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近代科學在歐美兩洲發達得最快，因此文化的潮流主要是從歐美伸展到歐美以外的地方，不只科學文化的潮流傳出去一切生活方法，藝術，思想，也都傳了出去。幾百年來歐美以外的地方流進歐美的東西比從歐美流出去的少得多。所以在歐美以外的地方，兩種文化成對照的現象比在歐美顯著得多。我國是個歷史悠久自己曾經開過好多次文化之花的大國，今日爲了科學落後，不得不閉大門讓歐美的科學進來。很自然地，大門一開，不只科學知識工業技術流進來，歐美全部的文化也都跑進來了。文化在廣義上是幾乎無所不包，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就已經牽連到許多東西了。所以廣義的文化包括各科學，藝術，娛樂，哲學，科學，也包括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信仰。

在第二次大戰裏，科學和工業又作了一次跳躍式的進展，交通比以前更方便，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交流也以前多。我國人對存在我們國內的兩種文化，應當採甚麼態度呢？選擇其中的一種嗎？選擇那一種呢？好幾年前就有人主張「全盤西化」。這種主張太極端。難道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改穿西裝，改吃西餐，改講西語，不許再用毛筆，不許再用筷子，不許打麻將，繪中國畫，做中國詩詞嗎？也有人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作者還沒有聽過任何人對這兩句加以滿意的解釋。如果說精神上完全保留我國文化，物質上完全接受西洋文化，那也不是最善的方法；因爲西洋文化的物質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採納的地方，而我國文化的物質方面也有許多應當保留的地方。而且精神與物質有時候不容易分清。如果把藝術和哲學列入精神方面，那麼西洋的文學音樂美術和哲學都是值得我們研究，欣賞，參考的。吃沒問題是物質方面的；那我國的烹飪法難道應當取消嗎？

已經有了兩種文化同時存在的現象，我們是否可以不管它們，而聽它們順其自然發展。這種放任的政策在幾方面可以使用，在另外幾方面則不能使用。曆法和度量衡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不求劃一，必將引起許多的麻煩和糾紛。所以文化的問題，因爲包含太廣，不能全部給它一個簡單的通則，像「全盤西化」或「我國的東西全是好的，外來的全不好」。我們可以把文化各方面分做六大類：（一）在幾方面兩種文化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只有互相增益，互相輝映。（二）在幾方面我們一開頭就曉得那「一種好一點，不過爲了種種限制，不能馬上就採用它，只好先讓兩種同時存在，慢慢地改用那好的一種。（三）在另外幾方面我們開始還不曉得那「一種好，所以先讓它們同時存在，等到我們看出那「一種好，便把不好的一種淘汰了。（四）還有幾方面，希望它比原來的兩種都配合起來，產生一種新的選擇。假使兩種都用便將發生不必要的紛亂。（五）還有幾方面，我們也許要覺得兩種都不夠滿意，便從新找出一種新的，比原來兩種都好得多的。

屬於第一類的最多，日常生活方式（衣食住）和娛樂藝術的大部分都屬於它。中西西裝，中餐西餐，中式房子西式房子（指式樣）都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各聽人之所好去享用。藝術和娛樂的大部分也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輪流地使用不同的兩種，這樣可以多享受些人生的樂

趣。今天吃中餐，穿西服，踢毽子，打太極拳，讀莎士比亞，聽聽多芬，看中國畫。明天則吃西餐，穿長掛，打乒乓球，打網球，跳舞，讀李杜蘇韓，聽二黃西皮，看西洋畫。

第二類包括許多和科學有直接關係的東西：交通，農業，工業等等。飛機輪船火車汽車比舢板帆船馬車轎子快得多，方便得多。我們還不能夠大量製造這些近代的交通工具之前，只好讓老舊的交通工具繼續存在，慢慢地用新的來代替舊的。農工業也是這樣。在我們還沒有把近代的工廠和機械化的農器大量建立起來之前，只好讓原始的手工業和耕種方法暫時存在。

屬於第三方面的有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這方面，我們還不能說西洋的都好一點的。我們正在試用它們。若是發現西洋的制度比我們的好，便應該全部或部分採納它們。

第一類和第三類裏有一分也可以屬於第四類，把中西西調和配合起來，採長補短，成爲一種比兩者都好的東西，或者成爲一種新的東西。在建築，戲劇，音樂上面我們都已經有一點成績了。在建築上，我們把固有的美觀式樣保存，如宮殿式的屋頂，彫刻的天花板等；同時應用近代建築原理使房屋更堅固一切設備更舒適，更合衛生條件。我們的作曲家也開始應用西洋音樂的原理技術寫出帶有民族色彩的樂曲。十幾年來在話劇方面也有很顯著的進步，那也是採納西洋話劇的結果。

屬於第五類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度量衡制度和曆法。我國已經廣泛使用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採用的米突制了。在這過渡時期我們選定出了幾個輔單位，如市尺，市斤，使已經用慣了的標準不至於和新標準差得太多。一市尺等於三分之一公尺，和從前的尺差得不多。一市斤等於半公斤，比老斤小差不多兩成。希望過些時候，市尺，市斤，老斤，磅里，英里都完全停止使用。都被「公」字所代替。再過些時候，希望公里，公尺，公斤，公分的「公」字都可以取消，因爲到那時候全國以及全世界只有一種尺，一種尺，一種斤。那時候的小孩子一想到尺，只有一個一公尺長的長度映現在他的前面，完全沒有舊的尺的觀念了。這是促成天下一家促成世界大同的一種方法，不能因爲它沒有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而忽視它。曆法也是這樣的。新世界裏只有兩種曆法。格里曆雖然不盡善盡美的，現在世界上極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採用它了，我國政府也是已經採用它了，我們如愛護國家，（下接三十頁）



歲寒談大局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大局在苦悶、混沌

無辦法中拖。一年來職局最危急的地帶始終是東北。據估政府在東北最盛的時候曾控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面積，現在則已降為百分之三四了。仍舊有人在說，政府有收復東北的信心，但却不說明信心的根據在什麼地方！地方丟得一天多一天，局勢來得一天危一天，沒有辦法，仍作誇言，徒然降低政府的信用。本刊三卷二十一期上兩篇瀋陽報告，字字血淚，不忍卒讀。但今日我們所處的一個時代，正是一個血淚的時代，到處是殘暴、遍地是私心，祇願權力，不顧人道；政府第一，百姓該死！幸而有入報導，各種悲慘的情形遂得為世人略知一二，沒有人報導的事情，正不知道還有多少！對於守東北，從來就有兩種看法，一主嚴守，一主放棄。放棄的人認為守東北，

得不償失，因為負擔太重，徒然消耗，不若鞏固本部，建設自身。美國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政府中也有許多人附和這個看法。但是政府對於放棄東北，確無壯士斷臂的胆量。政府一怕放棄東北後，共方即將成立政府，致在外交方面多添一重困難，二怕放棄東北後，共方蓄意經營，挾東北之富，窺略全國，其勢更難抗禦。所以明知守東北是一重負擔，也還是拚着死命在下注。傳說其吉或可放棄，瀋陽總要死守。政府認為守住這個據點，將來還可「徐圖發展」，要是連這個據點都沒有了，將來要「回去」就更難了。所以，現在政府的守瀋陽，在局勢上和心理上，都已實主顛倒。本來的局勢是：東北是政府統治的，共方要來搶；現在呢？東北是共方的，政府不甘讓共方全得。於是你殺我斬，勝利屬於誰呢？失敗皆歸百姓，總倒臺的就是國。

但是瀋陽能守得多久，無人敢拍胸脯。過去拍胸脯說硬話的人，話雖硬而骨不硬。照一般人民的感覺，好像瀋陽之失，遲早間事。這個感覺是沒有根據的，但却是「一般」的。假如東北全失，東北方面可能有一個政權出現。不過這個政權未必受毛澤東節制，將以李立三為靈魂。瀋陽如失，則華北就變成東北第二。事實上，華北也早已半個丟了。不過習慣上的幾個大城市，總算仍在政府手裏，所以還撐住場面。北方的局面要弄到由傅作義出來總縮，也可說明當局確已聲嘶力竭。假如自己已有辦法，為什麼要輪到傅作義？但是即使是最新觀的看法，也不相信在最短時期內傅作義能有什麼奇蹟表現。照最樂觀的看法，假如能讓傅有一個時期的部署，或者還有些辦法。但共方是否坐讓傅部署，是個問題，而傅在北方是

否能一切放手做去，也是問題。照有些人的看法，認為共方非不可取平津，但共方不欲即取平津。共方目前要的不是門面而是實惠。至少他們到目前止，還沒有到要取大城市的時候。譬如北平，就是個破爛的破落戶，拿到了手還得化一筆錢去養！還是乾脆讓政府去化錢養，搞得你不養又不行。共方現在北方的政策是增加生產，增強軍力，使北方平原變成了他們的「糧倉和兵源」。上期本刊所載一個聯總工作者的「解放區印象記」，可以供給我們對於解放區一個大致印象。共軍的騷擾是越伸越南，本刊記者在多次的軍事分析報導裏已有詳論，據傳春天以後共方企圖渡江，並企圖一把長劍一直伸到廣東，把東西兩部割斷。南京這兩天正在開會，檢討局勢，以應付共方的「五月渡江攻勢」。共方另一目標是入川。入川之局如標，則四川新疆便可連成一線。這一個局面也是一個吃重的局面。

從整個看，政府所處的局面是一個下坡的局面。但是政府面對這個局面，它將如何應付？我們就各種事實看，我們看不出政府有什麼辦法。我們和政府或接近政府的人談話，也聽不到他們有什麼辦法。死硬的人，高喊截斷；消沉的人，搖搖頭嘆嘆氣；想做一點事的人，都說苦悶，沒有辦法，都不打也沒有辦法，祇好在本身崗位上盡力盡職！這三種不同的答復就構成了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混亂、苦悶、消沉的局面。政府在道大危急中，惟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命掛在華盛頓。自從馬歇爾奉命返美以後，美國對華一直抱觀政策。魏德邁來時，空氣稍趨波動，但也像一陣風，兩選是下下來。在整個的國際局面中，美國要利益，當然是要對美國有利益；我們不能拒絕這個大前提，天下那兒能要求人家做無利於他自己的事，但除了這個大前提外，美國對於中國的援助，也有他另外的條件和原則。美國對於中國政府這種貪污，無能，腐敗，不民主的作風，實在看不過去。除了在大前提下援華必須有利於他們整個的世界政策一點以外，他們的確想利用援華為武器，給政府強大的壓力，以改革中國政府的本質。本刊

記者曾於三卷三期「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一文中分析過去幾年中奉派來華幾個美國人物如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馬歇爾等和蔣主席接觸中所表現的性恪，其中關於馬歇爾部分，記者說：「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先鋒，他會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得勝利。另一個是指揮全世界陸海空三軍打垮了赫蘇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的數字榮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心 and 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個人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強制對方而不為對方屈服。」現在美國的外交實情，操於馬歇爾手，因之馬歇爾的性恪以及馬歇爾與蔣主席之間的感情，外交談判響中美之間的多談要點。合衆社南京一月十四日電告「某地位頗高的中國人士」的談話，謂美國援華問題係由於蔣主席與馬歇爾兩人個性不同而弄僵，馬歇爾的主要條件就是魏德邁聲明書中所說的，希望政府在政治及經濟各方

援助，則援助我，如不願，我將自行設法。」一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這個評論是很正確的）據我們所知，馬歇爾在華時，特別是在廬山的一段，和蔣主席的談話，常常是不歡而散的，蔣主席和蔣夫人，有時不得不和馬歇爾及馬歇爾夫人散步或下下棋，藉以稍為調和彼此之間的友誼。馬歇爾以一代尊榮，奉命返國，不能不耿耿於心，所以對於中國便採袖手態度，後來因為美蘇之間的裂痕日大，幾次國際會議都無結果而散，馬歇爾看到和莫洛托夫簡直無合作可能，同時又受到國內援華派的包圍，所以回心轉意，又對中國問題稍作過問。然而美援美援，把中國報館裏的編輯先生弄得頭昏腦脹，一天一個消息，一天一個曲折，連我們的政府也被弄得眼花心亂，如墮五里霧中。「一援」叫了幾月，現在還是一文不名，一切計劃和希望都掛在空中，得不到一個究竟。在馬歇爾肚子裏，援華總是要援的，但有條件，最主要的條件就是魏德邁聲明書中所說的，希望政府在政治及經濟各方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公刊

(觀察閉封通信)
中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河南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一部戰爭史的縮影。在現下「戡亂」戰爭激烈進行時，河南遭受戰爭的蹂躪，在歷史上也是必然的了。

追溯史事，能掌握中原者，必能縱橫江河南北，進而掌握天下。河南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七省為鄰，全國的省份中很少有七個鄰省的省份。鄰者多，重要性就大，四面八方都是路。掌握中原者可以循着四面八方的路，向外發展：南向可以渡江，東向可以抵海，西向可入關中，西南可入四川，北向可與晉冀打成一片。

自去年中央以全部軍力掃蕩沂蒙山區時，所犯的錯誤是將此一軍事行動過分重視，打着結束黃河以南軍事行動如意算盤。大江南北的隊伍全向山東集中，河南幾乎成爲真空地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收復了沂蒙山區一塊滿目瘡痍。

燒炮火洗刷的山地，而陳毅的主力早化整爲零，並隙竄出，會同渡河接應的劉伯承部在魯西紫丁的根。本來花園口的堵口完工，以爲可以憑藉天險，永遠將黃河南北截開，劉部機敏渡河後，花園堵口的軍事價值才等於零。

劉伯承以快速部隊的姿態越過離海線，以一夜二百里左右的速度，連下州縣，直奔大別山區，並分部試渡長江，破壞津浦。鄂皖名城迭陷，京畿爲之震動，浦口宣佈戒嚴。這個時期京中空氣之沉重，大約可以比卅一年日本陷桂林直趨貴陽時重慶所受的震動，情形相同。

同時山西的陳賡部也於數處渡河策應。豫西大據點陝州陷後，潼關危殆，蘆氏陷後，孔從周部循山路西趨維南，西安大受威脅，宣佈戒嚴。豫西伏牛山區，在這幾個月，因爲國軍無力控制，遂成爲了沂蒙第二。

目前河南局勢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感覺。豫北有太行山區轟榮榮

及徐向前部，只剩了兩個據點，即安陽與新鄉，前者只有空運交通一途。豫西有伏牛山區的陳賡、孔從周部，祇餘下洛陽和陝州兩大據點。豫南有大別山區劉伯承及李先念，餘有信陽一個大據點。豫東黃泛區中有根深蒂固的土八路魏鳳樓等部。魯西陳毅實際上已與黃泛區打成一片。隴海路津浦段時斷時續，近兩個月來乾脆無限期的停車，已經足以說明成爲陳賡部南北來往的大道，形成爲魯西與大別山的走廊地帶了。

面有徹底的改革。要求改革是一個原則，如何改革呢？美國不好一筆一筆開賬單，因爲這樣便等於干涉中國內政。他們心中有個尺度，却要中國自己合上去。而政府方面，非不知他們所謂「改革」者，指何而言，但既無決心，又有些捨不得，於是做上三黨共同執政的一套，以在平漢鐵路爲目標，結果是平漢路的命運與隴海無分軒輊，只剩了一小段（信陽以南）勉強維持行車。並且聽說因鐵路破壞後的損失太大，不但「鐵」已不見，即「路」也沒有跡象可尋，又因「抗路」隨時可扒，當局已放棄修復計劃。

十二月攻勢，除平漢徹底破壞外，失許昌三十餘縣，其中以許昌漯河爲最重。二者均爲商業中心，河南財富除汴鄭外，就要數到許昌了。許昌又是煙業集散地，上海各廠都有人駐徐收購，國產煙，除了美國佛爾吉尼亞的煙葉外，多半都是用許昌煙葉製成的。只就煙葉一項損失，即難估計。

十二月攻勢開始，共方先攻汴鄭，在最緊張時期中，城外十幾

拖上民膏，說是取消專政，開放政權，步向民主。然而美國所要求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政治本質上的改革，而不是精神上的改革，或者公文面上的改革。結果一方面說是「改革」了，一方面認爲你還是沒有「改革」，甚至認爲這是一種欺騙的改革，這真叫「隔靴抓癢」，越抓越癢。所以局面就這樣拖，一拖半年，又拖半年，大家咬緊牙關在喘氣，但是美國等得起，中國却拖不起。

在這種拖不起的局面中，各種情形越來越壞，社會危機所表現的程度也便越來越深刻。經濟方面一點沒有辦法，物價一級一級的跳，人民受不了。人民受不了，社會秩序便不穩，可能出亂子，要影響政權的存在，所以不得今天想一個辦法，明天想一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既不通，那個辦法也不靈，辦法儘管想，物價照樣漲。現在在中國，可說人人苦臉，到處怨氣。譬如這兩天的上海，幾天之內連續出了三個大亂子，一個是同濟風潮，報載連市長也被挨打，一個是舞女請願，社會局被搗，又一

個是劫工潮，出了命案。歸根結底，人人一肚子怨氣，拖上機關就發。人民怨氣就像黃河的水，政府的軍警就是堤，天天用堤來防水，倒頭還是開缺口。政治若清明，人人有飯吃，社會有公道，國家像個樣子，還有什麼人鬧事！

我們向來以爲一切根本在政治。政治不上軌道，軍事經濟都沒辦法。但在政治上至少到目前爲止，我們看不出一點點光明。譬如這次選舉，醜史遍傳，道德盡失。最妙的是，這次

的選舉，等於國民黨自己分化自己，自己拆自己的台，弄得衆叛親離，不啻幫助共產黨打了個大勝仗。行憲甫頒，成都捉議員，杭州打學生，簡直使人祇好搖頭，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政治上沒有激底的整頓，何能收拾人心。但當局若無決心，又那能有什麼激底的改革！現在雖稱三黨執政，實際上仍爲一黨掌權。掌權的國民黨若無決心改弦更張，這個局面無論如何是挽回不來的。

平心而論，今日政府裏面非無好官，國民黨裏面也非無開明進步的份子，祇是好官不生

作用，國民黨裏的開明進步分子也抓不到權力。悲哀就在這個地方！照我們的看法，譬如上次與其提民青兩黨一些不干相人上台，毋寧在國民黨本身多提幾個開明進步年青而現代化的人出來。因爲今日中國人所要求的，是政治本質上的改革，不是表面形式上的改革。政府僅僅拉幾個不相干的人上台，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政府不過是利用利用他們，點綴點綴，真正的權力不肯放，根本的作風沒有變。惟有在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作風，才能使全國人民耳目一新，而要改變作風，便得改變執行作風的人物！我們認爲，一切頑固，死硬，自私，腐敗，落伍，狹窄的人物和作風，徒然增加國內的紛爭，變建設爲破壞。化玉帛爲戈矛。惟有開明，進步，公正，寬容，現代化的作風及人物，始能化全國各方合作，領導國家步上新生。我們始終相信：惟有和平以後，始能從事建設。二三年來的實際情形，充分表示當局胸襟狹窄，缺乏勇氣，現在則是天天拖泥，和尙撞鐘。有辦法的拖已經是不定拖得下去，何況是沒有辦法的拖。時間將證明目前的這種和尙撞鐘的局面是維持不了好久的。

西南邊疆見聞錄

蔣篤才

(觀察滇西通信)

回憶起來，我的這一趟滇西邊疆的意外旅行，彷彿一場大夢。有些現象，或許有人認為不是一動員騷亂一期間的現實的；然而，這却是一九四七年歲暮天寒之際的邊疆寫真。雖則一鱗半爪，但是「一葉知秋」，明眼人大可由這些點滴故事中看出中華民國的邊疆真面目。

盧比世界

且不提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南京政府在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乃至於十二年前(一九三五)的改革幣制法令，在中國的任何通都大邑，外幣總是吃香的寶貝。在怒江兩岸的廣度邊疆，更是緬幣比當權得勢的世界。在任何貨幣流通的場合，盧比客總是天之驕子。任何交易，買賣雙方都以盧比為計值單位。遠官顯宦，富商鉅賈，每夜賭博聯歡，莫不以盧比為賭博的通貨。土司區域，更視法幣如敝屣。芒市土司衙門的代辦方克

勝，近為其任方御前——未來的土司舉行婚禮，其用費亦以六十萬盧比為預算；這數額，按照一個月前盧比與法幣一比四〇、〇〇〇的紀錄折算，就要合到法幣二百四十萬元了。較之英國王儲伊麗莎白公主以及我們國府副主席孫科女公子的婚禮的用度，亦不遜色。

除盧比之外，中開銀元在邊區也還得寵。零星輔幣，則滿清末葉和民元以後所鑄的紅銅通洞錢乃是唯一的通貨。法幣猶如癩瘋乞丐一樣的令人嫌惡，防之無微不至；避之唯恐不及。五百元以下的鈔券，通稱「小票」。連保山的中國農民銀行也公然拒絕。保山縣政府更如絕古今的公布了一個「單行法規」——「大票九成，小票一成」，益使市場日趨紊亂，金融行情日見波動。任何交易，通常都發生「二價現象」：大鈔十萬可購到的，小票却非十三萬買不着。因之，肩挑背負的小民，憑白地橫遭了一種意外的苦難：小票災。

在噶町——中國的西南國門，我碰到一個久在曼德里教書的重慶新聞界朋友。他曾擔任副員，參加過滇緬邊疆區的游擊戰，對邊疆情形有着比我們內政部方域司裏任何人都豐富而實際的知識。我們在噶町的行程被極力的旅舍中縱談邊界開放：邊境人民怎麼因種烟而把界樁往內(向中國這面)搬移，邊區漢官和土司如何鼓勵人民種烟，英國教士怎樣引誘邊境，最值錢介紹給國人的是麻栗場拱手而送與緬甸的經過情形。

麻栗場是怎樣喪失的？

據說：麻栗場又名果敢土司，位於怒江沿岸，居民漢夷雜處。現任土司楊仲虎，原是傾向中國的漢人。在抗戰以前，雲南省政府也時常行文給他。緬甸的英國殖民政府同樣視之為屬地而對他發號令。那兒出產的鴉片烟原係「雲土」中的珍品。土司的收入自然很豐，為

里內共軍活動自由，國軍則縮到城裏。只就開封情形說，每次緊張的象，是軍隊大批向城裏開，牛車，馬車，汽車，裝滿了眷屬及眷屬們生活的必需品。十二月十三日前後，城裏各處，民房，商店，學校，公共場所，都擠滿了軍人。城門半開，各巷封的城防工事。本來開封的城防工事，一揭再揭，這次工事建築，不論民工木料，一律強徵，無代價地強強被搶去；至於麻袋等物，均是徵派，更不用說。城防工事修築草率，毫無統盤計劃。當情勢稍為鬆懈時，即棄之無人過問，木料磚瓦被盜殆盡，一緊張又行徵料築修。老百姓在「緊一鬆一」的薄貢獻力量一天一天的薄弱了。城外附近鄉村，圍城時期，反而鬆了口氣，因為這時的負擔都轉嫁到城裏人身上去了。

修築工事，時被時廢，目下似乎已經有整個計劃，用小火車運沙填坑，西北城角大坑填滿後，又加上將華北運動場折除後的面積，要在城內修飛機場以備圍城後對外交通之用。南關的飛機場，位於防線之外，當上月緊張時，業已放棄。開封即連天空的交通也斷了幾乎二十天之多。物價上漲不可想，一般外日用品價目都超過上海二倍以上。

圍城時城中的兵力就所知者，是劉汝明部的六十八師及五十五師。前者是劉司令的弟弟沈汝統率，後者師長是及砲八團各一部，同保安團隊等。一般人對這些部隊的素質及數量缺少信心。徐澤失守後，美式配備營轉戰滇，緬，的開封局勢總算鬆了一口氣，直到新五軍以一小部進駐開封，人心方稍安定。

圍城圍城後，幾十萬人抱聽天由命，因為誰也逃不出去。許多富官達人，尤其是頭等要人諸劉家的眷屬，也沒可奈何。

據某團長的私人談話，他們部隊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曾被共方俘虜過的。俘虜很受共方的優待，他們多半是苦不丁八路士兵生活的苦而又被迫送回來的。入路吃得壞，一日要有能走一百七八十里的腿腳，他們吃不消，被遣送回來時還給足夠用的旅費，所以他們對八路印象還不壞。現在土氣的低落不在物質，還在精神。在抗戰時期，物質比現在簡陋得多，但他們有基本的作戰意識，他們認為犧牲光榮。

如今作戰意識都很模糊，誰也不願犧牲。又據說，當雙方將要打白刃戰時，八路就高聲呼喊：「弟兄們，我們都是窮光蛋，為啥打咧，我們死是白死，人家還是住洋房，坐汽車」，這種刺激的話，當然是有影響的。

八路在河南縱橫，並沒有吃到大虧，打過硬仗，只是陳賚犯西峽口時，戰鬥激烈，吃了敗仗。守衛西峽口是當地的團隊，鎗械優秀，他們的意識是「保家鄉」，所以打了勝仗，河南宛西團隊是創自北大畢業生鍾平人彭禹廷。彭有計劃、眼光、與魄力。他樹立規模未久，就被當局所忌，被人暗殺了。當時在上的人認為鄉村自治就是一獨立，獨立不聽指揮，自然是不能容的。這次圍城的戰績，就在蔣主席元旦致詞中也曾予以贊揚，想現在有些人才認識自治自衛的力量，悔不該將彭氏暗殺，將自治自衛團長的幼苗摧殘。現在既難也進行着激烈的戰鬥，以該縣北大畢業生丁叔恆領導地方團隊為骨幹，使陳賚一籌莫展，難入該縣。那縣也是屬於宛西區域內的。

河南經十二月總攻軍事以後，在一百一十一縣中，只有榮陽、汜水、廣武三縣，尚保持完整。中央已核准了六十縣為綏靖縣，省政府吳請的三十八縣不久必定批准，六十加三十八是九十八縣那慶非綏靖縣中只有上述三縣完整，而三縣合起來的人口不比開封多，面積比開封也大不少，其富力則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中央為應付河南的局面將河南化分為五個綏靖區，以王凌雲駐汝陽，孫震駐鄭州，劉汝明駐開封，張軫駐信陽，周炎駐靜邱。這樣的硬性區分以靜待動可以爭取主動應付變動的共軍似乎仍有困難。(一月二十日)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和意見

袁國弼

我是剛從一個小農業崗位上退下來的人。我本來是武昌湖北農學院的教員，三十五春秋，應朱懽冰先生之約，在湖北黃岡主持農林場以及赤壁公園的設計工作。最近離職，寓居鄉間，偶讀「觀察」三卷三期留美同學李克佑等八位所作「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感想極多。李克佑等文中所述述的理想，如不支薪金，僅由農場供給食宿，以及和農民接近，農場工作人員兼教附近農民子弟讀書，竭力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如解決病蟲害問題等等，我大體上都去過了。我們在黃岡時，同人中有許多都穿上草鞋，親持鋤頭，而其待遇之低，僅及武漢同等底薪的三分之一，一百五十多畝的土地，生產收穫，猶不足養活場內職工。茲願自述過去經驗，以供有志農事者的參考。

一、水利與肥料問題。這個問題看似平淡而極重要，因為它是影響作物生死存亡繁榮孱弱的基本條件。幾十年來農業機關着重試驗場的育種和推廣，往往一種作物在試驗場上是極優良的品種，可是推廣到農家去，由於肥料的不足，往往生長情形反不如土種作物。筆者在黃岡雖試驗金大二九〇五大號小麥，即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充份使用肥料，不僅未能顯示出牠的優異，反而生長較差。筆者戰時曾走遍兩南省，遠及西康滇西，往往看見農民勞動如恆，其他一切條件似均具備，而作物則仍萎疲，可憐，可見肥料問題若不解決，其他問題便無從談起。至於水利，中國人向來吃盡了水災旱災的苦頭。最妙是水利發生了困難或災害時，學農的人一面祇得徒喚奈何，一面却認為這是管理水利的人的事。可是管理水利的人却說，他們要做的事很多，還管不到農作物上面來哩！於是所有中國的老百姓，今日還是和二千年前沒有兩樣，仍然靠天吃飯！肥料和水利那大問題若不解決，則所謂「增產」，「擴大栽培面積」，都將成爲不能兌現的空話。

二、工作效率問題，要增進工作效率，不外乎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我們現在來看就現制度情勢之下是否能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大家知道，剝削制度在封建社會裏較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更加嚴厲殘酷。中國社會剝削的殘酷是舉世聞名的，在農村社會中爲尤甚。黎明即起，既昏方息。如果逢到雨水不調，還要加開「夜車」，沒有禮拜，也沒有假期！這樣還要加強工作強度，實在太不人道！當然有人會問，爲什麼不減少時間加緊工作呢？筆者也曾在黃岡農林場這樣做過，但並無效果，實際上要增加工作的效率，還得在工作工具上想法。但根據過去國營金水農場使用曳引機等新式農具的結果，證明在中國還是人力便宜，機械最貴。現在雖然人工昂貴，但在經濟情形沒有基本的改變以前，這現象也依然不會改變。即使我們可以訓練農場裏的工作人員使用機械甚至自己駕駛修理，可以節省一部份費用，但不可節省的汽油（或柴油），機油，零件等，其費用仍將佔農場總支出中極大的比例。因為中國這落後的農業國不比美國，處處需要向外匯去買。就這一點，已經注定了李克佑君等文中所說的生產農場必須緊靠近都市。不然費用更大，甚至機器還會「罷工」——發生故障而無法修理！（筆者在黃岡曾爲了買幾個螺絲釘而特去漢口。這豈是在美國即使是在上海的人所能想像！）但這並非說工作強度無可加強；或者農具不必改良。相反地，這兩條途徑都不失爲增進工作效率應取的途徑。祇是其中困難太多罷了。尤其要特別注意的是新式農具必須適合當地使用。理修補都要毫無問題。像救濟署發給黃岡的農具，因為原來在澳洲美國，是用雙畜（馬）拖的。而在中國，一頭水牛拖不動，兩頭水牛不會拖，水田尤其無法使用，因此幾百架運洋軍而來的洋農具祇好堆在那裏鏽爛。

三、工作人員的態度與農民接近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問題。凡是決心下鄉改進農民生活的人，他們應該對於工作具有高度的熱忱，對於四周的農民應該謙和而竭力設法和他們接近。李克佑君等說：「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不過問題並不簡單。李又說：「工作人員數目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爲限；一人負農場責任，一人負工廠責任」。這一人負責自然是指職員一人負責。（沒有提到工人，當然是盡量少用，同時職員工人沒有界限，打成一片）。但依筆者在黃岡農林場的經驗，認爲工作熱忱雖屬必需的，但亦有其限度。一個農場（祇要牠堪稱爲一個農場）僅有一個能寫能讀的負責人是無法應付的。除了我們體力虛不如人家會發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形之外，並常常會感到無法分身之苦。因爲一個農場的雜務是相當繁瑣的。如運輸販賣以及一切事務處接洽，委託一個目不識丁的，或智識程度甚低的工人常常反而出醜。中國農村絕非美國農村所可比擬，其困難有時超出想像。如果這個生產農場除了示範作用以外，還想做點影響其周圍的推廣工作的話，那末一個具有農業常識「文武全材」的技術員兼推廣員更是不可或缺的了！所以這個農場的工作人員，勞力者（工人）之多少視面積大小而定，勞心兼勞力者（職員）則無論如何除了主要負責人以外，必須有一個助手。因此就這一點，已經決定了這個農場的面積不能太小（不能小於五百畝）。否則農場負擔太重，太不經濟。至於要和農民接近，僅僅「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顯然是不夠的。譬如黃岡農林場的工作人員就豈止「一樣的種田」，連生產方式和技術也沒有多大的不同。甚至農林場的農具雜物都不分彼此，和農民共用。可是我們並沒有達到「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界。不錯，我們相處甚洽，曾替他們教育子弟，解決一些小的疑難問題。然而他們最多也不過是把農場當作「實業」而已。這問題的基本原因是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並不一致，而農場又不能解決農民切身的問題如水旱、肥料、田賦、稅捐等等，所以形成漠不相關的狀態。其實，把擔任問題的軍心，祇要能謀取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一致，替農民解決困難問題，使農民深受受惠而有休戚相關之感，那末農民自己都會來和農場接近的。否則，即使和農民相處得好，彼此也不過是相敬如賓而已；要是關係差一點的，不僅漠不相關，甚至還會因妬忌而敵視起來！

四、交通和治安問題。交通便利的程度和治安狀況直接相關。無疑的，一個農場的位置最好是在城市不遠的上下游，而城市的大小一般也是和治安的好壞成正比的。所以就交通問題而言，這個農場最好在大城市而有一舟之便的近郊。固然大城市近郊的農村往往不足以反映整個的中國農村，但爲了使這生產農場易于成功而不致中途夭折，開始的時候也管不了那許多了。這想來是不會成多大問題的。

• 察 觀 •

。成問題的是治安。治安問題主要的是土匪和軍隊的破壞和騷擾。請到土匪，當然在現在烽火燃燒着的地方，遍地是匪不必說，就是在平時，土匪的威脅也是很嚴重的。筆者家在戰前就有七八百畝田地，在蘇北運河東的贛土地帶，那裏作物生長得相當好，可是因為土匪的威脅，每年的收穫竟沒有一點把握。也許有人想起美國當初開發西部的時候土匪也是很利害的，可是情形不盡相同。中國人口稠密，農村普遍破產，問題嚴重得多，如果組織自衛隊或請政府派兵保護，那又不是幾百畝的一個農場所能負擔得了的。最好當然是場內人員都能武裝自衛，雖不一定能確保安全（尤以洋機器最惹人耳目）但總比較行得通。那末開辦費中不可不列一筆槍枝彈藥費了。其次講到軍隊，李文中也實提到「希望政府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要政府保障？不成問題，政府一定會保障的。譬如用最高的機關出的最嚴重的佈告，給當地政府和有關機關以命令嚴防保護等等，凡是文字上所能盡的努力，政府絕對會竭誠盡到的。但實際負責的人切莫就此引以為足！不要忘記這個國度是一個公文政治的國度！這裏舉幾個實例藉以窺其概略：筆者五年前在貴陽一個公園裏負責技術工作，因為不堪軍隊砍伐樹木之擾（僅有幾十株粗不及飯碗口的洋槐），向省政府取了一張吳主席（時兼滇綏綏靖副主任）的保護佈告猶嫌不足，又設法弄到了一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命令軍隊保護樹木的佈告，高高地掛在樹上。可是還是來了十幾個士兵，附有三四枝步槍護行。筆者當即上前請求停止砍伐，並指着佈告解釋說：「蔣委員長和吳主席都有命令軍隊須保護樹木，不得任意砍伐」。其中一個武裝同志立即大聲喝道：「那你為什麼不請蔣委員長和吳主席多發幾個柴火費呢？不許多講話！我們砍了這兩根就走的！」當時受了一肚子悶氣，心想「他們的理由也許是比我還充足呢！」又一個例，年前的黃岡是湖北的實業模範縣，縣長是曾經當過軍閥的中委朱德溥，這位憲法注意的事，至少在湖北，真是誰人不曉？為了響應省政府綠化武漢，綠化湖北的號召，縣政府在黃岡城內外也造了不少林。在城內部份，因與農林場毗連，故由農林場負責保護。為防出於未然計，除會同警察局共同保護外，並四處遍貼朱中委的佈告。然而武裝同志依然來找麻煩，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朱氏為政甚勤，有一次他到造林區域去巡視，正遇見一個士兵在砍樹。他問那士兵：「誰叫你來砍的？」那士兵說：「因為柴火費不夠，班長叫我來砍的！」朱氏說：「下次再來砍，我先把你眼睛挖下來！」

來！」那士兵嚇得渾身發抖，抱頭鼠竄而去。但朱氏不能天天去巡視，所以不愉快的事情還是接連而至，終于在幾個月以後，被一把火把所有的馬尾松燒得乾乾淨淨！和這件事相隔不久，另外一部份有名的部隊來了。他們把農林場的稻草全部拿去，我們說明這是公家的，稻草是準備冬季餵牛的，請求他們不要全部拿去。他們回答說：「公家用？」結果冬季兩頭牛祇好挨餓。此外農林場準備做積畜的木板杉木被全部拿去，留下了一張數目不足，不署名也不蓋章的收條。這些事是發生在曾任軍長，現為中委做縣長的小小的縣城裏，「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難題，但誰也沒有想出的確妥善的應付辦法來。

五、農場內附設小型工廠問題。這在為久遠的中國農村着想，尤其是為中國的工業化着想是應該的——安頓農村過剩勞力，儲備工業生力軍。但不知道這工廠的產品將是些什麼東西？從李文中看起來，這工廠似乎是訓練技術的機械工廠。那末絕不不同於鄉間的粗砂場打鐵場是可斷言的了。這裏必須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底過於落後和生活水準出乎意料的低落！要知道中國農村是連一顆螺絲釘都沒有有的啊！不錯，我們應該提高，應該改善，但必須注意那組織那機構是否的確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否則也和以前一些要人先生們一樣，心血來潮，發了願心以救苦救難者的姿態到農村去，利用他們特殊的地位，廣設些特殊的機構。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這些機構本來就沒有能生根，等到他們一竿一倦動，於是那些「德政」也隨之一人亡政息」。中國的一些輕工業，尤其是小機械工廠，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像上海漢口那樣大的大城市裏。牠們的產品像螺絲釘，鉸鏈，風鉤，洋鎚等，也都是以城市為對象的產品，和農村根本不會發生關係。所以一個機械工廠在農村並未機械化或生活水準會提高以前，牠在農村裏的生存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當然，我們不能等待「機械化」的生活水準提高——自天而降，可是為了使這個工廠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供應農村的需要），又不失為訓練技術的機構，這個工廠雖不同於粗砂場打鐵場，然而牠們的產品像犁頭，鋤，耙，鍬，鏟等則必須全部包辦，然後從改良品質着手，附帶製造些供應城市需要而在訓練技術方面所必需的產品。從這裏又可以看出，受了鋼鐵等原料，工具，配件等限制，這個工廠必須緊貼住大城市，其距離不得超出牛車行程（一日往返）。至於其他設立工廠所必須的條件如

原動力等，我們當然也應加以考慮。像黃岡縣去年集中了鉅大的財力和注意力去購買榨糖機，想設立機器榨糖廠，因為燃料昂貴又不能源源供應，和技術人員缺乏，結果功效垂成，始終未能使機器轉動起來。

農場的組織問題。本文中提到的是向政府或私人租地。土地是荒地或現成農場。經費是貸款。這就是說，這個生產農場和其他的民營農場在創辦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區別，祇是希望政府保障工作，免除苛捐雜稅，予以各種方便；希望社會人士鼓勵，協助合作而已。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是一個由貧食入辦理的私立農場。這裏很有商討的餘地。首先我們把私立農場和公立農場作一個概略的比較。私立農場須繳納租稅，不能保證工作人員避免兵役，貸款的限制較大，沒有領取救濟物品的方便（像黃岡的救濟農具，種子等物資，雖說雖已撤銷，但救濟種子，肥料等仍可能來奉），沒有公事上的方便和名義上或精神上底憑藉等等。這些缺點却正是公立農場所能佔便宜的地方。公立農場的缺點呢？公事手續，尤以會計公文手續麻煩得等於浪費。經費，法令等的限制太多，影響工作效率；人事制度底不合理，不能放手做事；工作內容的限制等等。這都是公立農場的缺點。從上面這簡略的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私立農場底不易經營和公立農場底不易見效了。在目前一些民營農場為了工作人員能夠避免兵役，或因農資底限制，不得不假借公家的名義，打出合作農場的招牌。一些公立農場為了要取得救濟物資等，又不得不假充私人農場，甚至這些營營農家的冊子。這種不倫不類令人不愉快的現象，雖然曾被外國人嚴厲地指責過，但中國始終是中國，這種「國粹」短期間恐怕還不會滅絕。現實是最冷酷的，我們就事論事，為了適應這惡劣的環境，要建立一個農場能集公私農場之所長而去其短，最好是公家的名義而用私人農場經營的方法。這似乎不可能辦到。那末退一步，公立農場的一切權利都應該盡量設法享受，不錯，政府曾經幾次三番地公佈獎勵墾荒，獎勵開辦農場，優先發給農貸等條例。實際上，因為沒有保障，有志之士多裹足不前。墾荒辦農場往往由一些外行或無以為生的人去幹，農貸在農村裏也多半沒有產生牠應得的效果，反而給了農村裏一些土豪惡棍放高利貸的資本。這當然不是政府的本意，也並非國家之幸。現在李克佐等八位同學不願意當受授，做工農官，誠如陳師範先生所說的，是「不常遇見

的！」。政府給發免賦的土地，免息農貸，免除一切苛捐

的！」。政府給發免賦的土地，免息農貸，免除一切苛捐

的！」。政府給發免賦的土地，免息農貸，免除一切苛捐

我的事業苦悶

顧頤剛請

整理國故

辛亥革命後我到北京讀書，時蔡元培先生主北大，學府雲集，尤其文學院各系有不少古文家，其中以崔適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原來漢代有今古文之爭，清季學者對漢學研究極深，當時常州學派推崇公羊穀梁，提倡今文，崔先生承受常州學派的思想，在北大講授公羊穀梁等課。在這以前，我只愛讀章太炎的文章，而看不起康有為的東西，因為章提倡民主而康主張君主。崔先生介紹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我讀了之後，深覺必須接受今文學以打倒古文家，再跳出今文學以宏觀態度研究歷史，這多少也受了些胡適之先生的影響，我整理國故的心願就從這時奠下基礎。後來到燕京大學教書，環境安靜，又無人事上的紛擾，每時就感覺進步很大，這時我完全投入了學術之宮。

現實的刺激

但是我受辭繪畫的影響，總以為田園村景是極樂天國，所以假期常常到各地遊玩，華北西北各省我都跑遍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雅片白面海洛因普及到了每個角落，記得有一個小縣城總共只有兩百多家店舖，但其中做雅片白面之類生意的就有四十多家，這就是說五分之一店舖經營雅片白面的生意。洋車夫拉車時流起眼淚來一定是發了煙癮，小孩子生下地就靠吸煙才能生存。吃白面的人死後，骨頭可以煉出海洛因，於是吃白面吃得癡極無聊，甚至有預置其身體（當時大致可賣四五十元）來買白面抽的。記得有一個抽白面的兒子偷母親的褲子去賣，母親發現後說：「你何必不就把我賣了！」這位「孝子」當真就把他母親賣了來抽白面。

西北一般人都住在窯洞，一個炕和一座爐是僅有的家產。除了櫃上的一把刀可以使我認識他們是在鐵器時代，除了過年寫春聯的紙使我們相信他們至少是東漢以後的人以外（因為東漢以後才有紙），那就只有雅片白面海洛因是最現代化的了。

軍隊裏兵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染有梅毒，軍紀壞到極點

記得有一次我們同行的有一位社會系的教授，當軍隊盤查時，見到這位先生的名片上印有「社會」字樣，就以爲他是信奉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而把他扣留。

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這是鬼界，不是人世；這是兵國，絕非民國。我由這些現實的刺激，覺得非做些社會工作無以挽救這瀕於毀滅的國家，也對不起國家民族，更對不起人民。

民間文學和民衆教育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各校成立抗日會，燕大也有這種組織。我參加了燕大抗日會的宣傳工作。

向民衆宣傳必須用民間語言，我早年就有這個經驗。因爲留北大的期間，曾主編「歌謠周刊」，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時，我曾仿照民間大鼓詞，寫了一首傷心歌，流傳很廣，在各處牆頭可以見到人民自己錄下其中的一兩句，街頭巷尾也常聽到人唱。這件事使我們相信只有用人民自己的語言寫的東西才最受他們歡迎。

根據這個經驗，在民間文學的舊形式中，我選取了大鼓詞，因爲這只需兩個人就可連打帶唱，不像詩劇歌詠之類須動員大批人馬，因之這種形式就可深入民間。我登報徵求大鼓詞，還提出了幾個題目，記得其中有一個就是「二八抗日汽車夫胡二毛跳黃浦江」。我們最初只印了五千本，發行不幾天就全部賣空，以後繼續增加，漸漸地各家書報老唱本的舊式書冊也都要批發經售，後來他們就自行翻印，反正我們也不講什麼「版權」的。

當時我們還特地聘請了一位唱大鼓唱得很好的瞎子先生，每個作品在正式刊行之前都請他試唱，那些句子不通俗，什麼字眼不順口，我們都遵照他的意思修改。改定之後就請他發一批給宣傳工作的青年人學着唱，青年們然後再從事民間宣傳，我們新內容的大鼓詞就這樣傳開了。

至於不識字的鄉村老百姓，圖畫是最好的宣傳方式。鄉間過年每年都要貼「楊柳青」一類的年畫，我們就利用這個舊形式來作農村宣傳，一年銷售二十萬張。

這些工作當時都是由「通俗讀物編輯社」主持的，因爲收效很大，日本人深惡之，一再向黨務政務委員會抗議，日本向政委會開舉抗日份子的名單時，我曾因此名列前茅。何應欽主持政委會時每每照日本之請願迫我們，宋哲

維稅，給予一切優待，是應該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何況政府又曾經公佈過獎勵的條例。不過事實上儘管是公地，私人的投資恐怕是免不了的。那末李文中所說的「不取薪水，僅由農務供給食住」不免就顯得「勞資合作」的合同訂得含糊而有點感情用事了。這是不必的！難道這農務能生存於這五年的「犧牲」時期嗎？中國人重人情，輕法理。這都是封建社會的特徵。也就因爲這種原因，很多事業無法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有規律而容易發展。多少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抱了犧牲的決心去實地苦幹，也爲了這種原因，結果對公地，好「老闆」都是吃力不討好！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規程辦理，好「老闆」不必事前就犧牲人情的成份而結果終于犧牲在「一人情」之下！但是李文中所述的生產農場終究不是一個尋常的農場，牠是以合作農場提高農民生活爲其目標的。那末從基本上就應該與衆不同，才符合一爲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初衷。因此，採取了資本主義的進步的耕作方法，又全盤接受了資本主義農業的內容，儘管經營的結果是成功的，也不過是幾個人賺了一點錢，發了一筆財而已。對於整個中國農業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也不能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因爲時代是不同了！中國這古老的國家，自然的環境，人文的條件，在在都不容許我們能像歐洲當初開發新大陸那樣自由的了！我希望我們一開始就是一個合作式的農場！這個農場所有的工作人員（姑且分爲職員與工人）和投資人（其實他們都是農場的主人），從這項原則去商討他的細則。投資人既許是農場的一切的工作人員也必須以五年爲期。投資人更不消說，五年之內是不能發生異議的（當然這不是說五年以後大家就散了）。這裏值得提出的是一個農場在開發時的三五年以內是最艱苦也是報酬最少的階段，經過這艱苦階段以後步內平坦道路則報酬增加而困難減退。近年來辦農場的呼聲甚囂塵上，然農場的自己辦農場的人却並不多。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或是自己有了錢有地的，不願吃苦或「一運頭之利」，而當官或經商有錢無錢無地的，怕苦愁計。像爲多數投資的人都擺出一副老闆的神氣，這種例子極多。因爲重慶北碚附近某農場請了一位學農的替他經營之兩三年，規模頗具，一切上了軌道。主人嫌開銷大了，解雇了他的兒子去「協助」，結果不到一年就把這位學農的解雇了。這同學太不公平也太不含有志之士寒心了！我們相信應照八位同學的先生們一定是具有遠見的開明之士，這也許是些過慮的話。不過時代是不容情的！現在要想提高工作率，增加生產總額，僅僅靠使用有限的工具，加強工作管理，顯然是最後的途徑，並且有其一定的限度。要提高效率，增加生產的推動力就是給予工作人員以所有權，使得每個人都自覺他是農場的主人之一。這一點特別提出供有志出錢出地之士的參考！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抄

元則採開放政策。因為我們曾就二十九軍在長城轉抗日的事情寫成「宋哲元大戰喜峯口」的鼓詞，在廿九軍兵士中普遍流行，宋本人因是行伍出身也較能欣賞這種通俗讀物。他不便公開補助我們編刊社，就聘我為政委的顧問，月支二千元，實際上就是每月給我們二千元的補助。我們平均每月出八種這類通俗讀物，各種賣唱本的書舖和地攤都來批發，鄉間的塾師和小學教員也買去教學生和農民。

這種工作自廿二年一直到七七事變，抗戰後通俗讀物編刊社就轉聘遷徙，最後搬到成都，因為受物價等因素的壓迫，無法支持就停辦了。總計我們前後共出版了通俗讀物約六百種，共印了五千萬本，別人翻印的和圖書部未計算在內。

勝利後回來上海，辦了「民衆周刊」，銷路不好，我們起初還以為是上海人不大欣賞這種用國語寫的讀物，就運到北平出售，但是我們的老地方也不能銷，不少都退了回來，為什麼呢？人民窮了，戰前化一兩分錢買本大鼓書不算回事，現在最少也要五元，我的民間文學和民衆教育的事業於是遭到了大大的困難。

邊疆工作

我第三方面的事業就是邊疆工作。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綏遠、西藏一些地方我去過。簡單說來，滿清入關後對各族採分裂政策，使各族力量互消，以減少對滿族的反抗。對於漢人行科舉制度，用利祿引誘，對於蒙藏行喇嘛教，每家二子者一人為喇嘛，三子者兩人為喇嘛，喇嘛就是當和尚，於是蒙藏人口減少，並且因性慾不能滿足，於是發生亂交，梅毒盛行。至於宗教信仰虔誠團給堅固的回民，因行多妻制，人口繁殖力強，於是就利用漢人前往征勦，回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弄得時常發生西北問題，結果總是殺人盈野，處處都是白骨塔萬人塚。這種事實培植了民族仇恨，回民父母教育子女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替祖先向漢人報仇，回教教主也欺騙回民，說：「殺一漢人免入地獄；殺三漢人可到天堂。」

邊政不修，每為外人利用。例如英國傳教士到西藏，根本無法向喇嘛教的藏人宣傳基督教，他們只是和邊民聯絡感情，常常送些茶葉布疋之類的禮物獻點小殷勤，衣著頭髮也都仿照藏人，並且選取面貌相近的藏人來為他們照像，拿像片去宣傳說英藏本是同源，由此破壞西藏的內向性，並且運入槍械，促成反抗和脫離中央。

民國以來，政府也是繼續清季的邊疆政策。中央派

去的安撫大員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橫暴之極。例如有一年班禪到拉卜楞寺，邊民困於迷信，羣起朝拜，買五十元票的可入廟向班禪磕頭，買二百元票的除磕頭之外還可蒙班禪用手板打一下頭，買五百元票的班禪送他一條手巾，人民就這樣被剝削，窮了只得流為匪盜，那一年這個區域就匪盜倍增。又有一位中央派去的縣長，邊民因好奇而偷走了他的手電筒，他於是召集保長罰款六百元，其實當時偷了一個電筒要不到一塊錢。保長按層攤派下去，老百姓的實際負擔至少要一萬元以上。

漢人到邊疆經商，多半採取欺騙方式。法幣初行時，商人欺邊民不識漢字，有以冥國銀行鈔票冒充法幣欺騙邊民的。在雲南，甚至有人剪下罐頭上的商標紙來充鈔票向擺夷人騙購物品。

邊疆在各方欺壓之下真是走途無路。有一年到百靈廟時，德王正聯合內蒙各旗爭取自治，組織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中央本允月給經費三萬元，但是並不發給。我去時德王正在捆腰包發屬下的薪水。日本人乃乘機勾誘之，九月給經費三十萬元。但是我聽見他們說當時實在是走到了三岔路口：第一條路是傾向中央，但是中央不理他們，只想到剝削他們；第二條路是傾向蘇聯，這利於一般老百姓，却不利於貴族；第三條路是傾向日本，這只是願目前却有將來子孫。我回北平後勸何應欽，他不理，結果德王就走了日本路線。

二十六年我和陶孟和先生因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到西北考察，我在那裏住了一年。我沒有像一般中央大員向他們索取羊皮多少狐皮多少，也沒有像商人那樣欺騙他們。他們對我漸生信仰，甚至有向我告狀的。他們不知我是什麼官銜，狀紙上寫着「中央救苦大員」，好像視我為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樣，可見邊民望治之切。本來邊民是不肯學漢文的，他們覺得「漢因得」（他們把漢文當作一種宗教）要消滅他們的宗教，我因得他們的信仰，勸他們利用下午時間學一點漢文以免受欺，他們也就接受。此外我見獸疫盛行，建議他們聯合內地請一獸醫，他們也樂從。可見只要不刮他們，真為他們辦事，一切邊疆工作都可順利進行。

有些人主張在西北開墾，其實西北並不宜於耕種，只宜於發展牧畜。邊疆商品種數不多，很歡迎內地運去的物品，只要商人不欺騙，貿易大有發展前途。喇嘛文化並不在漢文化之下，例如最大的喇嘛廟拉卜楞寺，共有房子四萬間，佛像供物多係金銀，瓦是銅的，日光照上去，燦

爛奪目。喇嘛多半治學勤勉，除研究宗教外，也研究天文曆法醫學。廟中不時舉行專題討論或辯論會，每每為一個問題的徹底了解而連續討論幾天，這種研究精神，內地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總起來說，漢文化高，滿已與漢同化，蒙藏文化也高，缺點在亂交和梅毒，同文化較低，只知瞭解不解其意，優點是身體好。我們如何發展各族優點，消滅各族缺點，使大家成為一家人，實在是一項有待許多人去努力的工作。

但是目前環境不安，物價日跌，加以其他各種困難和阻礙，通俗的民衆教育工作，集腋成裘的國故整理工作，邊疆的開發工作，都遭受莫大打擊，雖然我決心盡我餘年的全部心力從事這三方面的事業，但我因它們的意外阻礙而深深陷入了事業的苦悶。

元月廿二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講「華錄

(上接廿二頁)如願意大同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永久和平的世界早日實現，便應該捐棄成見，從此只使用陽曆。陽曆比陰曆更科學的，每年的長度很相同，相差最多一天。四季變化，二十四節氣都遵照陽曆。四季變化比月亮盈虧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要大得多。朔望的週期總會寫在陽曆的曆書上。我國目前把陰曆新年稱為春節，那是再滑稽沒有有的。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歲月是增了，春却還沒有回到大地上來，春光還沒有充滿乾坤。今年的正月初一，長江以北大部分的地方都蓋滿茫茫的白雪。春光得到三月初才開始照射到地。最理想還是回到羅馬帝國初期的辦法，把三月當做第一個月。這麼一來，頭三個月是真正的春天，第二季是夏天，第三季秋天，把二月份的日期增加一下。不過改變曆法是一件大事，會引起很多的麻煩。比方說許多人會把生日弄丟了。我們最好還是把「正月初一」完全忘記。在真的新年多放幾天假，多給些人拜年，多吃點年糕。要慶祝春回大地還是留在四月五日的清明節。那時天氣不冷了，樹葉綠了，百花開了，鳥兒的歌聲更甜了，那時候才好出門去郊遊野宴，植樹賞春。端午節可以定為最近夏至的望月之前十天，中秋可以定為最近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的望月。反正一個時候可以定為最近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的望月。反正一個神話而已，所以七夕最好不必紀念。要欣賞這個神話隨時都可以欣賞。

文化的各方面都應當屬於第六類。科學時刻在進步，人類的理想，生活方式，藝術創作，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也都應當不斷地進步。

書評

生育制度 袁方

費孝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定價七元

「生育制度」是個新名詞，著者從這新名詞裏把人類生活中的男女們的求偶，互相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成人——這是一套社會活動的體系，也就是著者所謂的生育制度——加以一番系統的描寫。

著者引用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作為分析和解釋生育制度的解剖刀。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介紹到我國的社會學裏來，不僅是介紹，而且選用這種觀點去分析和解釋我國的社會，本是近十年以內的事。在這一方面，著者無疑是個打頭陣的人。

原來功能學派的創始者，人類學大師B. Malinowski，他的理論和方法一向都是把初民社區作為試驗的園地，似乎還很少拿在所謂文明的社區裏表演過。著者承受了他老師的戰略，於是離開了他老師作戰的場所，並不像他的老師一樣，專門尋找那些住在森林的原始民族開刀；而回過頭來，把刀尖指向文明的領域。這個原因也許是著者不單是人類學家；還具有社會學者的身份，當他把人類學者的武器，接到手上時，怎能不想起自己的社會？

生育制度可以說是著者解剖所謂文明社會的嘗試之一，所根據的理論，是從馬氏出發的。著者不是劈頭就接授B. Malinowski在「文化論」一書中給的社會制度的定義嗎？所謂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務上和永久團體著的一羣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及技術；任何社會制度也都是建築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頁一）

人類生活裏，有些什麼基本的需要？馬氏回答說：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

如營養，生殖，安全等。人們並不是直接的和個別的在自然環境裏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用工具，和別人合作；於是發生了第二類手段性的需要，如技術，社會組織等。生產技術須有知識的累積和傳佈，社會組織須有道德和宗教的維持，於是發生第三類綜合性的需要。這是馬氏理論的中心（頁二）

生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種。它所滿足的需要是屬於那一類的呢？若是根據馬氏的理論出發，很顯然前者所需要講的生育制度是在滿足人類基本的性的需要的。有這種需要，才發生這一套的行為體系。可是人類的性的滿足即使沒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樣可以得到的。求偶，婚姻和家庭，正是限制人們獲得性的滿足的方法。

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的性需要；一方面又要限制人類的性需要。這豈不是一個矛盾？在馬氏的理論裏，就我所知道的，他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矛盾解決，於是批評功能學派的人，乘機而入，找到這麼一個進攻的好岔子。若是一切的文化現象，直接或間接在滿足人類的性需要，人也許可以像禽獸一樣沒有軒輊，一切都以鞏固體去經營，用不著堂皇富麗的文物制度了。本來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這「幾希」裏，人們也許並不是個別的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彼此分工合作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於是產生了社會組織，更進而產生了道德和宗教。儘管馬氏可以一層一層的在這個「幾希」之中建立他的文化論；可是什麼是這個「幾希」？馬氏卻沒有充分發揮。

這也許是著者寫生育制度的一個主要的動機。他要幫他的老師一臂之力，解答這一個「謎」。儘管在生育制度一書裏，著者一再的宣佈：「我認為我們理論的出發點是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上：人的活動是求生，求生就是滿足他生物基礎上所發生的需要，食，色等等。需要的滿足有賴於物質的利用，生活是人利用外界物質來滿足需要的活動。」（頁一三五）求生原是人性的第一件大事；可是社會上偏偏有許多，慷慨就義，視死如歸。違反原來的原則？這又是什麼呢？

著者替他的老師製造出一塊擋箭牌，解馬氏的難。這塊擋箭牌，用四個字說就是「社會完整」（Social Interfection）。因為人不能單獨的生活，早就是一句極普通的話，這說明了「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個人間互相配合別人行為的分工體系，這體系使各個人均力量不相抵消，而能組成相加」。（頁一六）

這種一來，使得著者不能不這麼推論下去：「在基本生活上，我們總得預先定下個分工合作的結構，……但是這結構却必須完整，必能容納每個人全部的，依賴於別人的，生活需要。」（頁一七）

在生育制度一書裏，儘管著者是在如何念念不忘他的老師的理論：滿足基本的需要；一再的申述他所持的基本觀點來自功能學派。申述儘管申述，實際上著者已經演變成爲「另外一套」了。如果馬氏的文化論是以制度作為研究的單位，以個人作為出發點；著者的文化論是以制度作為研究的單位，他雖仍以制度作為研究的單位，出發點不是個人而是團體。這是著者所演化出來的一「另外一套」。要是我們回到本文前面的話，著者不但是人類學家，還是社會學者，這「另外一套」的產生，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類學家的解剖刀，落在社會學者的手上，運用之妙，又何必全然相同？

我不知道著者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若是上面的說法不錯，我可以說：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馬氏理論的推演，不如說是馬氏理論的補正。說得更實在點，著者處處在費了不少的苦心，替馬氏理論的漏洞，加以填補，加以設防。因之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著者在分析這個制度，不如說是著者更加充實功能派的文化理論。

社會完整和新陳代謝，在我看來是著者補充馬氏的理論中心。用著者的話來說：「一個個人生活放開的是社會結構的完整，在這生活參差的一間謀社會的完整，就得維持最低限的人口，於是社會一定得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機構，使死者儘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來填補他的遺缺，新人物的供給，在人類裏並不完全是靠自然的保障，所以得添上人為的保障，這個人為的保障，就是生育制度。」（頁二九）

維持社會的完整，顯然不是從個人的觀點上看生育制度，實在已走入了社會的領域。「從社會完整的觀點上看生育制度，有著者就過幾句似乎不合於常識的話：我說在人類中非得有活著的別人才有活著的自己，我又說：人類有死才有生，人類有孩子才有婚姻。」（頁一三六）表面上這似乎是不合常識的話，實際上却是真實的。在這裏我們不難感覺到社會完整的力量。著者似乎是在這個「力量」上，重建功能派的力量。從基本的需要，演變爲社會完整，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

在我們的出版界，像生育制度這種體裁的書，是很少見的。全書二百頁，將近十五萬字，「吾道一以貫之」，自成一家之言。理論的探討向來是乾枯的，事實的除述向來是呆板的，可是這些在「生育制度」裏經過著者富於文學的情調，流利活潑的筆鋒，深入淺出的手法，一一描繪得栩栩欲生，引人入勝，我想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

觀察第三卷目錄索引

編輯者言

政治·內政

風浪·熬煉·撐住
 動員、觀亂、行憲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大選與時局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副主席的謎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觀察文摘)

作者 儲安平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觀察文摘)
 團體改革之內在因素
 論反對政府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

李孝友

二十四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釋「左」與「右」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
 改革地方政治制憲議
 評滿立特約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犯罪究審權屬於何種機關之意見(觀察文摘)

周東郊 嚴仁寶 王遵明等 劉迺誠 儲安平

五五五五五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美國與德國(紐約通信)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問答
 歐洲仲夏夜之夢
 千言萬語抵為「煤」(倫敦通信)
 「黑百分明」(美國通信)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中國的對美政策(外論選譯)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小疵與大謬(外論選譯)
 歐洲各國的局勢(觀察文摘)
 鋼鐵國會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倫敦通信)

許德珩 楊一剛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九八八七六

國際·外交

從民主到帝國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斥一種謬論(觀察文摘)
 政府的度量(觀察文摘)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論這次的大選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論不滿現狀

蔡福衡 谷春帆 楊人楩 周炳林等 董時進 韓德培 陳之邁 孫克寬 周叔厚 上海益世報 天津益世報 韓德培 儲安平 楊邦彥 吳世昌 朱自清

十九

美國之機器(華國通信)
 美國記行(一) 英國
 論琉球歸屬問題
 西歐記行(二) 法國
 西歐記行(三) 意大利
 新大陸的餘音(美國通信)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倫敦通信)

田汝廉 錢能欣 錢能欣 楊慶堃

十四

經濟·財政

歐洲完了麼?(外論選譯)
 萊那門的機曾(美國通信)
 蘭西河底的魏瑪陰影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美國關步世界(外論選譯)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美國通信)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雜型中國(美國通信)
 美蘇鬥爭的影響
 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西歐靴履類惱處
 雄聖甘地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華盛頓通信)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論中約議給民營的方法
 論經濟與政治
 當前幾種經濟救濟方案效果前估計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觀察文摘)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二四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幣制非改不可(演說記錄)
 小康經濟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中國經濟問題(演講記錄)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思想·學術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共和黨擬率運動(紐約通信)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外論選譯)
 從冷仗說起
 歐洲完了麼?(外論選譯)
 萊那門的機曾(美國通信)
 蘭西河底的魏瑪陰影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美國關步世界(外論選譯)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美國通信)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雜型中國(美國通信)
 美蘇鬥爭的影響
 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西歐靴履類惱處
 雄聖甘地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華盛頓通信)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論中約議給民營的方法
 論經濟與政治
 當前幾種經濟救濟方案效果前估計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觀察文摘)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二四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幣制非改不可(演說記錄)
 小康經濟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中國經濟問題(演講記錄)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思想·學術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思想·學術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思想·學術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思想·學術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田汝廉 費孝通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報

八八八七六

論人性與私產

吳恩裕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木源

論存儲反應(觀察文摘)

吳世昌

自由乎?平等乎?

張述祖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

政治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梁漱溟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敬答樊弘先生

吳恩裕

一個歷史的教訓

樊弘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張東蓀

關於中國出路的眼光

張東蓀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徐述綸

論紳士

費孝通

戰後中國教育(外論選譯)

Nathaniel Peffer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羨林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觀察文摘)

胡適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

「觀察文摘」

論知識階級

嚴仁褒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費孝通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儲安平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生全國專

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論發展學術的計劃

儲安平

論師儒

儲安平

陳序經

胡慶鈞

費孝通

儲安平

劉緒貽

袁方

國立七大學研

究所同學會

陳夢家

劉緒貽

我的事蹟苦悶(演講記錄)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經驗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福澤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論劇語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甫及其漫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遺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表現

談詩歌的晦澀

人物素描

瑞十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書評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王琦

金克木

凌卓

朱自清

吳吟

裴多菲

徐中玉

戴韜

Theophrastus

凌卓

Tabi

徐中玉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王琦

金克木

凌卓

朱自清

吳吟

裴多菲

徐中玉

戴韜

農 業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經驗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福澤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論劇語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甫及其漫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遺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表現

談詩歌的晦澀

人物素描

瑞十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科 學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經驗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福澤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論劇語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甫及其漫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遺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表現

談詩歌的晦澀

人物素描

瑞十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文 藝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經驗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福澤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論劇語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甫及其漫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遺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表現

談詩歌的晦澀

人物素描

瑞十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觀 察 通 信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經驗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福澤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論劇語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甫及其漫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遺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表現

談詩歌的晦澀

人物素描

瑞十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法國革命史

「開一多的道路」

評英文新字辭典

王澤農

劉述綸

袁國弼

胡先驕

丁驥

蔡壬侯

戴文賽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遠

人 物 及 事 業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獨立煌煌具東北剿匪總部與全盤戰略的新佈置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聯誼·行總·解總的官司
談談大局

南京

國民黨團合併前後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記羅隆基招待會
重陽風雨
邏輯上的「排中律」

吳有訓出國記
南京初冬

中大競選武劇前後
政治年度總結賬

乾坤一擲
說變後的大選潮

北平

新年新政
政治大學遊行記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海題案
納粹西遷錄

蘇僑北撤記
北平學生被捕被釋記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追悼·示威·探監
看今日河北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瀋陽

蔣主席抵平後的北方政軍
秀才遇着兵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中長路一月見聞
哈爾濱歸來

迪化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伊方人士撤離迪化後的新疆

二十三

蘭州

開封

成都

重慶

武昌

長沙

鮑爾漢與麥斯武德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亡
西北局勢報告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揭開豫西的內幕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川局近視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調報告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武大自治會普選記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湘繼開禁重禁前後詳記

十五

南昌

合肥

淮南

蘇北

廣州

杭州

台灣

滇西

湖南縣選舉選原原本本
從數字看江西
夾在銀齒間的皖中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

淮上血淚
蘇北實地視察錄
廣東的走私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
行憲與出獄
台灣總有一天
西南邊疆見聞錄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一

十九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十九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觀察第三卷作者索引

目 期 數

作者
丁 驥
王 琦
王 鐵崖
王 繩祖
王 選明
王 澤農
方 顯廷
田 汝康

題 目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杜濬及其漫畫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法國革命史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
一條出路」的後面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言萬語祇為「煤」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廠內部困難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標子
幹部之累
黑白分明
美國的機器
樂刑門的機會
離型中國
論期滿詩
論雅俗共賞
論不滿意狀
論厚孔與民主的矛盾
梅月滄與清華大學

史超禮
朱自清
朱本源
俞才友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跋一多遺集
大選與時局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論人性與私產
國家與道德
自由乎？平等乎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一個歷史的教訓
馬爾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
主義者的道路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論琉球歸屬問題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從民主到帝國

吳 晗
吳之階
吳世昌
吳恩何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孝友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 達
谷春帆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跋一多遺集
大選與時局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論人性與私產
國家與道德
自由乎？平等乎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一個歷史的教訓
馬爾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
主義者的道路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論琉球歸屬問題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從民主到帝國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孝友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 達
谷春帆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孝友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 達
谷春帆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孝友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 達
谷春帆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孝友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 達
谷春帆

茵沐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二十二
宗白華	略論文藝與象徵	二
季羨林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十二

費孝通	皮爾通強姦案翻案事同霄	二十一
-----	-------------	-----

錢能欣	西歐記行(一)英國	一
-----	-----------	---

廣告價目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訂

全面：一千五百萬元

半面：八百萬元

1/4面：四百五十萬元

